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



契诃夫精选集

山东文艺出版社

李辉凡　编选

契诃夫精选集

山东文艺出版社
1997

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
契诃夫精选集
李辉凡 编选
*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3.625印张 6插页 547千字
1997年3月第1版 199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7—5329—1382—1
I·1217 定价29.60元

出版说明

外国文学的译介进行到一定阶段，精选集的出版便成为迫切的社会需要。精选集是社会文化积累的最佳而又最简便有效的一种形式。为了同时满足阅读欣赏、文化教育以至学术研究等广泛的社会需要，为了便于广大读者全面收集与珍藏外国文学名家名著，本社隆重推出“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

每卷以一位著名作家为对象，务求展示该作家的文学精华，成为该作家的一个全貌缩影。

书系以“名家、名著、名译、名编选”为目标，分批出版。

对译者、编选者以及有关出版社的合作与支持，我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编选者序

常读常新的契诃夫

李辉凡

契诃夫的精美的短篇小说及其优秀的戏剧作品瞩目于世界文坛已有一个世纪了，而一百年以后的今天，我们仍然喜欢他的作品，仍然阅读他的作品，仍然研究他的作品，这是因为真正的好作品、优秀的世界名著是百读不厌、常读常新的。俄国著名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得好："契诃夫的这一章还没有结束，人们还没有像应有的那样读完它，还没有深刻领会它的底蕴，而过早地把书合上了。希望人们重新打开它，钻研它，读完它。"①

契诃夫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俄国一位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短篇小说大师。他首先以写短篇小说著称，也正是以其精彩绝伦而又朴实无华的短篇小说跻身于世界经典作家之列。他一生写了许多中短篇小说和一系列的优秀剧本。契诃夫作品的伟大意义在于，他无情地嘲弄和鞭挞了现实生活中一切庸俗的东西、丑恶的东西和奴性的东西，唤醒人们同它们进行斗争，并坚信美好的生活必将到来。与此同时，他对人生丑恶的种种形态的披露又是用一种诗人的崇高的语言、用幽默家温和的

①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第 1 卷第 327 页，中国电影出版社 1979 年版。

微笑表现出来的。这也许就是契诃夫独特的艺术风格及其美学魅力之所在。

1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1860—1904)出生在罗斯托夫省塔干罗格市一个三等商人的家庭。他的祖父是农奴。1841 年契诃夫的祖父以三千五百卢布的代价赎得了他自己和全家的自由。后来契诃夫的父亲开了一间杂货店。年幼的契诃夫除了上学外,也帮助父亲看小店和算账。父亲笃信宗教,并要求自己的孩子们也认真做礼拜。但是,小契诃夫对宗教并不感兴趣,他最高兴的事是到当地的剧院看戏。这是他对文艺爱好的最初的萌芽。由于父亲不善于经营,1867 年杂货店倒闭了,全家迁居莫斯科。由于家庭经济拮据,契诃夫只好一面读书,一面打工(当家庭教师)。1879 年中学毕业,同年他考进莫斯科大学医学系;1880 年用安托沙·契洪特的笔名开始在杂志上发表作品。1884 年契诃夫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梅尔波梅尼的故事》问世。大学毕业后又于 1886 年和 1887 年出版了两本小说集《五颜六色的故事》和《黄昏》,从而奠定了作家在文学界的声誉。

契诃夫的早期作品数量很多,良莠不均。青年契诃夫由于生活和上学的经济困难,为了多发表作品,有时不得不迎合当时报刊的口味,写过不少逗人发笑、无伤大雅的"急就篇",如《在剃头店里》等(大多署名契洪特)。契诃夫后来反省过这一时期的创作,在出版文集时删去了很多不成熟的作品。但与此同时,他也发表了许多重要的和优秀的小说,如《一个文官的死》、《胖子和瘦子》、《胜利者的胜利》、《变色龙》、《普里希别耶夫军士》和《在钉子上》等。这些作品题材广泛,内容深邃,文笔幽默而凝重。

《一个文官的死》写某庶务官在看戏时打了一个喷嚏，把唾沫星子溅到了前排一位文职军官的秃顶和脖子上，庶务官从而神魂不安。虽然他三番五次地对将军赔礼道歉，仍旧是惶惶然不可终日。结果不过几天便一命呜呼了。故事表明，在专制主义的不平等的社会里，大人物的淫威，灵魂被扭曲了的小人物的奴性心理达到了何等的令人难于置信的地步。《变色龙》中的小警官奥丘梅洛夫则是一个阿谀权贵、看风使舵的奴才。广场上发生了一起狗咬伤人的案件。开始时警官以为咬人的狗是一条普通人家的狗，便扬言要把狗打死，还要给狗主人一点颜色看。但当听说这是日加洛夫将军的狗时，警官被吓出一身冷汗，顿时改变腔调，替狗辩护起来。这时将军家的厨师出来说，这狗不是将军的。话音未落，警官的态度又 是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其实厨师的话并没有说完，他接着说，这是将军哥哥的狗。结果警官又换了一副脸孔。作者通过警官的三次变脸，活脱脱地勾勒出了沙皇鹰犬的丑恶嘴脸，并且给这种“变色龙”式的典型形象赋予了深刻的社会内容。《普里希别耶夫军士》的同名主人公也是一位奴性十足的专制主义的卫道士，他虽然已经退伍了，却仍旧自愿地为专制制度卖力，继续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他不许人们唱歌，不许人们笑，不许人们点灯……这位军士的奴性已经渗入骨髓，深深地体现了沙皇专制警察统治的反动实质。

又如《胖子与瘦子》，写两位老同学不期而遇，见面时称兄道弟，问寒问暖，亲密无间。后来知道瘦子已做了八品文官，胖子只是三等文官时，两人关系骤然巨变，立即从嘘寒问暖变成了打恭作揖，小官对大官的那种阿谀谄媚、低三下四的丑相，简直令人作呕！在《胜利者的胜利》中的柯祖林和库里岑等几个小丑的那种奴才对上司、上司对奴才的精彩表演，更是令人啼

笑皆非。

从上述作品我们看到，契诃夫无疑继承了果戈理、谢德林讽刺幽默的创作传统。他通过诙谐、揶揄的笔触针砭了沙皇统治下的种种野蛮和黑暗，抨击了倚仗权势、阿谀奉承，以及俄国国民性中庸俗愚昧的奴性心理。这些作品有的令人愤恨，有的令人发笑。即使是笑，也不是开心的笑，而是使人压抑、催人泪下的苦笑，同时充满作者忧郁的谴责的调子。不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凡是有辱人格、有损人的尊严的东西，都在作者的讽刺、贬斥之列，只是契诃夫的讽刺比较含蓄，它不是让你放声大笑，忘乎所以，而是不动声色，含而不露，笑声里带有苦涩的东西，使读者不能不思考，不能不动情。

2

契诃夫 1884 年大学毕业后参加了地方的医务工作。他一面行医，一面继续从事文学创作。随着生活阅历的丰富，作家的思想和艺术工力也不断得到提高和发展。反映在他的创作上，是从滑稽可笑的题材转向了对日常生活和劳动群众的关注。这一时期发表的优秀短篇如《哀伤》、《苦恼》、《万卡》、《渴睡》等都是反映下层劳动者生活的作品。作者通过细腻入微的观察和深刻的心理分析，描绘了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劳苦大众的悲惨境遇，并寄予深切的同情。《哀伤》中的格里高里本来是个优秀的工匠，在正常的社会中他本可以过幸福的生活，但他却贫穷潦倒，醉醺醺地、半睡半醒地过了一辈子。老婆讨饭，生病无钱医治，终于死在上医院的马车上。直到这时他才清醒过来，哀叹自己“四十年如同在云雾里一样过去了”。《苦恼》中的马车夫死了儿子，心里极度悲伤，多次想向人倾诉内心的痛苦，但

是在这冷漠的社会里却无人同情他，因此只好对自己的老马去诉说。《万卡》写一个小学徒的遭遇。九岁的万卡没有父母，由爷爷领他到一家鞋铺当学徒。在那里挨打受骂，吃尽苦头；他举目无亲，无法向人诉说，只好写信给爷爷诉苦和求救："来吧，亲爱的爷爷，求你看在基督面上带我离开这儿。求你怜悯我这个苦命的孤儿吧……我的日子苦极了，比狗都不如。"一字一泪，读来令人揪心。《渴睡》也是写一个小姑娘当保姆的悲剧故事。十三岁的瓦尔卡在一个老爷家当小保姆。她白天干繁重的杂活，马不停蹄地东跑西颠，晚上照看孩子的摇篮，还挨打受骂。孩子哭闹不停，她得不到一分钟的休息，被折磨得精神失常了。她为了想睡个觉，竟无意识地犯罪——把小孩掐死了。显然，等待着她的悲剧是可想而知的。

这些故事，在生活中是平常的、真实的，同时又是可怕的。契诃夫善于把这些日常现象如实地描写出来，成为一幕幕动人的又是血淋淋的悲剧，并从中揭示其重大的社会内涵，抨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为劳动者的悲惨处境呐喊。

这一时期，契诃夫还写了一部著名的中篇小说《草原》。《草原》的中心人物也是一个小孩。但它从题材、内容到风格都与上述作品迥然不同。它不是写人的悲剧故事，而是通过九岁小主人公叶戈鲁什卡的一次旅行的观感，抒写了俄罗斯大自然的美丽景色，反映草原人民的生活，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高尔基赞叹说："这一篇小说是发香的，轻快的，并且有一种纯粹俄罗斯味的沉思和忧郁。"① 契诃夫自己也说："我写的时候，觉得四周弥漫着夏天和草原的香气。"② 的确，契诃夫所写的草原

① 《高尔基回忆录》第17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② 《契诃夫论文学》第6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形象是同草原人民的生活、同作者对祖国及其大自然的美的思考结合在一起的。这里写了清晨、日出、白昼和静谧的月夜，写了田野、树林、五谷飘香、鸟儿虫儿，人影绰绰。整个草原是那么有声有色、多姿多彩，既忧闷淡泊，又馥郁芳香，确实有一股“纯粹俄罗斯的味儿”。有人说，《草原》的主题是“被白白浪费的美”；也有人说，它的主题是“人与自然的对立”。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实际上这部作品的基本主旨和作者的全部激情已明显地体现在作品的下面一段独白中了：在唧唧的虫声中，在可疑的人影上，在古墓里，在蔚蓝的天空中，在月光里，在夜鸟的飞翔中，在你看见而且听见的一切东西里，你开始感到美的胜利、青春的朝气、力量的壮大和求生的热望……在美的胜利中，在幸福的洋溢中，透露着紧张和愁苦，仿佛草原知道自己孤独，知道自己的财富和灵感对这个世界来说白白荒废了，没有人用歌曲称颂它，也没有人需要它……

3

十九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是俄国最动荡也是最黑暗的时代，国内形形色色的理论、宣传、说教层出不穷。沙皇统治者曾叫嚷要把整个俄国冻结起来。契诃夫是一位严肃、正直的作家，面对这种丑恶的现实，他开始深切地感受到，一个作家如果没有明确的世界观和信念，不仅将一事无成，而且是“一种可怕的事”[①]。随着作家声誉的日益增长，他的艺术责任感也越来越重了，他明确指出：“文学家不是糖果贩子，不是化装专家，不是给人消愁解闷的，他是一个负有责任的人，受责任感和良

① 《契诃夫论文学》第126页。

心的约束。"① 他这个时期写的许多作品都是有意讨论世界观和生活目标问题的，如《没有意思的故事》中的老教授尼古拉·斯杰潘诺维奇，他虽然德高望重，知识渊博，胸前挂满了勋章，但是却缺乏一而贯之的完整的世界观，没有远大的生活目标，回答不了"怎么办?"的问题。他直到晚年才醒悟过来，才发现自己缺乏最重要的"中心思想"，可是为时已经晚矣。

九十年代是契诃夫创作的成熟阶段。这个时期的一系列作品如《在流放中》、《第六病室》、《带阁楼的房子》等的最大特点，是有明确的针对性和更强烈的批判性。《第六病室》是直接针对当时知识分子中流行的托尔斯泰主义的"不抗恶"理论而发的。医院的第六病室是一间精神病室，但是关在这里的并不都是精神病患者，有些不满现实或"不安分"的人也被当作疯子关进这个病室，例如格拉莫夫就是一例。他在大学念过书，知多识广，作风正派，道德纯正，但是他对现实不满，激烈地批评社会上种种不合理现象："坏蛋吃得饱、穿得好，正人君子却忍饥受寒"；社会"像野兽一般生活"。格里莫夫由于自己说了许多激越的话，下意识地感到害怕，觉得自己随时都有可能被捕。后来他终于被关进了第六病室。作品的另一位主人公是医院的医生拉京。他虽然正直、善良，却是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信奉一套"不抗恶"的哲学；他没有受过苦，也不知道是非、善恶。当格罗莫夫问他："你们为什么把我关在这里"时，他说："一切都要看机会，谁要是被关在这里，谁就只好待在这里。"他甚至说："不诉苦，痛苦就会消失。"然而拉京万万没有想到，与格罗莫夫谈话后不久，自己竟也被当作"精神病人"关进了这个病室。这一结局本身就说明了托尔斯泰主义的破产。第六病

① 《契诃夫论文学》第35页。

室是一间黑暗地狱，到处是污秽、恶臭，管理人员贪污腐化、违法乱纪，殴打、虐待病人，一片乌烟瘴气，阴森可怖。作者把它比作监狱。它何止是监狱，简直就是整个黑暗俄罗斯的缩影。

《带阁楼的房子》则主要是批判“小事论”这一错误理论的。这种理论宣扬的是小修小补的自由主义的“改良”，给人小恩小惠一点安慰，而拒绝对社会的根本改造。作品中的莉达就是“小事论”思潮的受害者，她虽然满腔热忱，但关心的都是小事，整天忙于学校啦、图书馆啦、医疗所啦！诚然，就事论事来说，这些都是善举，但是作者看到，在反动、黑暗的专制制度下，这些办法都是不可能根本改造社会。他通过一位画家的口说：“照我看来，医院啦，学校啦，读书啦，药房啦，在现在的条件下只是为奴役服务的。人民已经被一条巨大的锁链拴住，你不去砍断这条锁链，反而添上一些新的环节。”作者在如何建设新生活方面，也许未能提出正确的方案，但是号召“砍断锁链”，砸烂旧世界这第一步的行动却无疑是正确的。

4

“庸俗习气是巨大的祸害”。庸俗、保守、愚昧是契诃夫的大敌，反对庸俗也是他创作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他一生都在跟庸俗作斗争，他嘲笑它，用一支锋利而冷峻的笔描写它。《套中人》、《醋栗》、《关于爱情》、《跳来跳去的女人》、《文学教师》、《约内奇》等，就是契诃夫揭露庸俗、贬斥保守、愚昧的力作。《套中人》中的中学教员别里科夫是保守派，顽固派的典型，是旧制度的卫护者、新事物的反对者。他性情孤僻，像寄生蟹或者蜗牛那样极力缩进自己的硬壳里去。他晴天上街也要带上雨伞，穿上套鞋，而且一定穿上棉大衣；他的雨伞有伞套

子，怀表有表套子，小折刀也有刀套子；他走路时把脸藏在竖起的领子里，戴上黑眼镜，耳朵用棉花堵上……总之，他总想用一层硬壳把自己包起来，以便隔绝人世，不受外界影响；他怕现实生活的刺激，老是称赞过去，甚至把思想也极力地藏在套子里。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哎呀，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这种描写不是夸张，在现实生活中是完全真实的，而且不是个别现象，正如作品中的布尔金所说："我们埋葬了别里科夫，可是另外还有多少这种套中人活着，将来也还不知道会有多少呢！"契诃夫塑造的这个典型具有极大的社会性和广泛性，是一切保守、落后的顽固分子的一面镜子。

《醋栗》中的尼古拉也是一个胸无大志、只贪图个人幸福的庸人。他一辈子最大的理想，就是要拥有一个自己的庄园，庄园里栽上一些醋栗树。他常幻想着有一天："在凉台上一坐，喝一喝茶，自己的鸭子在池塘里泅水，各处一片清香，而且……而且醋栗成熟了。"后来他的"理想"实现了，他终于成了一个俗不可耐的庄园主，心满意足地吃上了那"又硬又酸的醋栗"。作者通过他哥哥伊万的口对这种"幸福"进行了分析批判，指出这不是幸福，而是"麻木不仁"。这是一种自私自利的幸福，庸俗之徒的幸福。

《约内奇》的主人公亦是一个堕落知识分子的形象。地方自治局的医生约内奇原是一个充满幻想的青年，他来到省城行医后，跌进了省城庸俗、闭塞、空虚的染缸里。这里的人只知道打牌、吃饭，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懂，也不感兴趣。你若对他说："人必须工作"，"生活缺少劳动不行"，那他们就会生气，会把这些话当作训斥。只要话题不是吃玩，比方谈到政治或科学问题，他们就一定茫然不知所措，或者讲出一套愚蠢的大道理来。久而久之，这种空虚、无聊的生活把约内奇仅有的一点热情和

思想也消蚀了。现在他也成了一个除了吃饭打牌外，就只会清点钞票的俗物了。

除上述各种庸人俗物外，契诃夫也塑造了一些美好、纯正、憧憬未来的新型知识分子的形象，如《醋栗》中的伊万·伊万内奇、《跳来跳去的女人》中的德莫夫医生等。“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就是伊万·伊万内奇告诫人们的一个警句。还有一些是不同程度上开始觉醒的人的形象，如《文学教师》中的尼基京、《带狗的女人》中的古罗夫、《三年》中的柯斯佳和《我的一生》中的主人公等。他们觉醒后才惊讶地感叹道：“我的上帝，我是在什么地方啊！我给庸俗、庸俗，团团围住了。乏味而渺小的人、一缸缸的酸奶油、一坛坛的牛奶、蟑螂、蠢女人……再也没有比庸俗更可怕、更使人屈辱、更使人愁闷的东西了。我得从这儿逃掉，我今天就得逃，要不然我就要发疯了！”

5

契诃夫从萨哈林旅行回来后，便全家迁到莫斯科近郊的梅里霍沃村居住。由于他扩大了接触面，密切关注社会各阶层生活，创作视野也进一步开阔了。除知识分子主题外，同时把目光投向了农民和妇女等许多具有迫切而重大社会意义的问题，从而写出了《农民》、《宝贝儿》、《在峡谷里》和《新娘》等后期的许多重要作品。

《农民》真实地再现了十九世纪末俄国农民悲惨的生活景况。在沙俄，自从宣布取消农奴制以后，农民的处境非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更加贫困化了，因为农民进一步受到了地主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和剥削。《农民》写的虽然是一家农户的状况，反映的却是俄国千百万农民的共同命运。《在峡谷里》则主

要表现了俄国农村向资本主义演化的过程，同时揭露了农村新兴资产阶级的残酷性。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阿克西尼娅。她本是一个普通妇女，但自发的资本主义势力却可以吞噬人的灵魂，她一步步地变成了一个贪婪、残忍的杀人犯。为了夺得家产，她竟残暴地用开水把小侄儿活活地烫死，并把年迈的公公撵出家门，使他沦为乞丐。作品还安排了与之对立的另一个形象丽巴，她善良、勤劳、老实，在这场残酷的争夺中，她是一个牺牲者。不过，丽巴这个形象在作品中未免过于软弱、无能了，连一点点自卫的能力都没有。这使人联想到《宝贝儿》中的女主人公奥莲卡。她也是一个唯唯诺诺，完全没有主见、只满足于小市民幸福的女性，是一个“驯服的奴隶”。所不同的是，契诃夫对奥莲卡采取的却已经是批评、揶揄的态度了。

在另一个短篇小说《新娘》中，作者一反过去忧郁、深沉的调子，发出了一种坚定而又响亮的声音。《新娘》中的女主人公娜佳完全是一个新人的形象，她毅然地告别了猥琐、庸俗的过去，勇敢地走向新的生活，并且义无反顾，坚信美好的明天必将到来。“在她的面前现出一种宽广辽阔的新生活，那种生活虽然还朦朦胧胧，充满神秘，却在吸引她，召唤她。”《新娘》是契诃夫晚年（1903 年）写的最后一个重要短篇小说，这时他的情绪空前高涨，作品的风格也变得分外清新、明朗，充满激情。这无疑与二十世纪初俄国高涨的革命氛围是分不开的。可惜这个时期的创作还没有完全展开，契诃夫便于 1904 年 7 月 2 日与世长辞了！这不能不令人惋惜。

契诃夫是杰出的现实主义短篇小说大师，所著多为短小、精悍的精品，然而作品的题材极为广阔，思想内容精深博大，就是说，他通过细小的、微不足道的、最普遍最平常的生活素材，

揭示出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内蕴及其本质。从审美意义上说，是从微观的具现，即从一人一事，甚至一个生活碎片，不夸张，不修饰，按生活本来的面目加以描写，达到了宏观的总体把握，即多角度全方位地反映复杂多彩的现实生活。这就是契诃夫创作的最基本的艺术手法。

从艺术风格上看，契诃夫的早期创作多为讽刺性作品，如《胜利者的胜利》、《一个文官的死》、《变色龙》等，诙谐幽默，都是喜剧或悲喜剧。中期作品的基调转为冷峻、忧伤，特别如《哀伤》、《苦恼》、《万卡》、《渴睡》等描写小人物的小说，往往都流露出一种淡淡的哀愁。接着是一批揭露小市民知识分子庸俗生活的作品，如《套中人》、《醋栗》等。晚期创作则开始走向明朗，富于时代气息，如《新娘》等，只是时间不长，刚刚出现就熄灭了。

契诃夫创作的最大特点是文体的简朴和语言的洗练。他把质朴、简练看作是衡量作品的最高标准，也是他追求的最高目标。他说过，“学会写得有才气，也就是写得简练”；“简练是才能的姊妹”①。他的作品，篇幅都不大，有的作品只几百字。他没有写长篇小说，曾经试写过，但没有成功。据他自己说，主要是害怕“冗长”，而“对一切短的东西却有一种狂热”②。

情节淡化也是契诃夫简朴的特点之一。他的作品都不以故事情节取胜。它既没有引人入胜的性格冲突，也没有故意安排的悬念，更没有插科打诨的噱头。它只写日常生活，笔调舒缓、平和，从容不迫，甚至使你感到有点漫不经心，但掩卷之余，你的心却不能不为之而颤动。

---

① 《契诃夫论文学》第152、154页。

② 同上第144页。

文字洗练是达到作品简朴的主要手段。不论是节约篇幅还是淡化情节都离不开文字的功夫。契诃夫的语言文字是极其简洁、紧凑的，他要求做到字斟句酌，不允许有一个多余的字；他要求“无情地删削”，“用刀子把一切多余的东西都剔掉”①，真正达到言简意赅。托尔斯泰认为，在这方面，契诃夫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高尔基则把他同普希金、屠格涅夫等艺术大师相提并论：“作为文体家看，契诃夫是不可企及的，将来的文学史家在谈到俄国语文的成长的时候会说：‘这种语文是普希金、屠格涅夫和契诃夫创造的。’”②

6

剧本是契诃夫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的戏剧创作的最初的尝试，是写一些短剧——独幕喜剧、戏剧小品等。从八十年代后半期开始写多幕剧、正剧和讽刺喜剧。1887年契诃夫创作了第一部正剧《伊凡诺夫》，随后是几部讽刺喜剧如《蠢货》（1888）、《求婚》（1889）、《纪念日》（1891）等。这些剧本故事诙谐，情节轻松，把抒情、幽默、叙事、悲剧、喜剧因素都揉合在一起。从这里可以看到契诃夫戏剧艺术革新的端倪。

契诃夫戏剧革新的最重要的标志是《海鸥》（1896）。《海鸥》的成功，第一次把契诃夫与莫斯科剧院的名字联系了起来，第一次把他与俄国戏剧革新运动联系起来。继《海鸥》之后，契诃夫又连续写出了《凡尼亚舅舅》（1896）、《三姊妹》（1900）和《樱桃园》（1903）等几部堪称经典的戏剧佳作。从此戏剧家契

① 《契诃夫论文学》第144页、243页。

② 高尔基《论文学·续集》第4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诃夫的名字蜚声世界文坛。

就内容而言，契诃夫的上述剧本主要写知识分子，写平凡无奇的生活，通过最平常的现象，反映现实的本质。在《没有意思的故事》、《醋栗》、《跳来跳去的女人》等许多中、短篇小说里，契诃夫已经描写过世纪末知识分子精神失落的形象。在这些剧本中继续了这个主题。具体地说，写的都是当时俄国知识分子在生活中找不到出路的悲剧命运。如特里波列夫和特里果林（《海鸥》）、沃伊尼茨基（《凡尼亚舅舅》）、普洛佐罗娃三姊妹（《三姊妹》）、郎涅夫斯卡雅和加耶夫（《樱桃园》）等，都属于这一类人物形象。

《海鸥》中的青年作家特里波列夫有朝气，有才华；他不满于戏剧界的现状，反对文艺界的保守派，要求革新，创造新型艺术。但是他脱离现实生活，只求形式上的花样翻新，思想内容上却悲观、空虚，实际上是用形式主义去反对形式主义。由于方向不对头，他终于在艺术上走进了死胡同。他后来不得不对妮娜承认自己的失败："你已经找到了你的道路，你已知道了向什么方向走；可是我呢，我依然在一些梦幻和形象的混沌世界里挣扎着，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写，为谁写。我没有信心，我不知道我的使命是什么。"妮娜曾与他真心相爱过，但后来看清了他，对他失去了信心而离开了他。特里波列夫遭到了艺术上和爱情上的双重失败，终于走向了自我毁灭的道路。《海鸥》里还有一个与特里波列夫不同类型的人物——特里果林。他是一位名作家，艺术上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一本接一本地出书。然而他却沉溺在庸俗猥琐的小市民生活圈子里，缺乏一个"中心思想"。在作者笔下，他也是生活中的失败者，正像他自我嘲讽时所说的："我像一只鸭子被一群猎犬追逐着似的，东撞一头西撞一头地往前跑，可是越跑越觉得落在生活和科学后边，就像

一个乡下人追不上火车似的。”

与《海鸥》写于同一年的《凡尼亚舅舅》同样是一出“生活琐事的悲剧”。主人公沃伊尼茨基（凡尼亚舅舅）是一个忠厚、勤劳的知识分子；他有才干，热爱生活，也有过美好的憧憬，但他胸无大志，没有崇高的生活目标。他经营庄园，辛勤劳动二十多年，到头来却发现，自己的劳动原来是一种无谓的牺牲。契诃夫以饱蘸同情的笔触描写了他的不幸，指出他的才能在旧制度下如何被埋没，他的人性如何被扭曲、被糟蹋了。他的遭遇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就精神实质而言，《三姊妹》的主人公们亦是俄国世纪末的“多余人”。普洛佐罗娃三姊妹奥尔加、玛莎、伊里娜以及她们的哥哥安德烈都是有教养、有知识的人。三姊妹聪明伶俐，热爱生活，有过抱负，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处处充满无聊、懒散和虚伪，“寂寞得像沙漠上一样”。所以她们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却饱尝了生活的艰辛和失望。她们都被“向往美好生活而不得”的苦闷煎熬着。她们最终也成了生活的失败者。她们与凡尼亚舅舅不同的地方只是：后者是一个毫无出路的人，明知自己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却又不得不继续过这样的生活；而普洛佐罗娃三姊妹虽然被逐出了家门，但毕竟还是开始了新的生活，尽管她们自己也不知道，这后来的生活将会怎么样。

《樱桃园》是契诃夫生前创作的最后一个剧本。在这部剧作中，作者终于把俄国文学中的最后一批“多余人”送入了历史的博物馆。《樱桃园》的主人公们是俄国末代贵族的遗少。郎涅夫斯卡雅和哥哥加耶夫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为人单纯、热情，但是他们从小娇生惯养，只知道吃喝玩乐，过寄生的生活。这些少爷小姐们坐吃山空，终于把家产花完了，最后把樱桃园也抵

押了出去，而且抵押期就到了。这意味着，他们就要离开这座“亲爱的、甜蜜的、美丽的樱桃园”了。对于郎涅夫斯卡雅和加耶夫来说，“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怅惘之情是可以理解的。作者一方面通过樱桃园的拍卖，显示出贵族地主阶级的没落和人们对旧生活的告别，同时反映了旧的封建制度正为新的资产阶级所取代的新陈代谢的历史规律，但另一方面他又把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描绘成一个既精明能干又凶猛残忍的暴发户。这就表明，作者既没有为贵族阶级的哀亡唱挽歌，也没有把新兴资产阶级视为未来生活的真正主人。这正是作者的英明之处。

樱桃园的毁灭无疑是旧制度崩溃的象征。但作品给读者留下的却不是惋惜、悲怆，而是乐观的人们对灿烂明天的憧憬。它告诉读者，旧制度、旧生活的根基的确已经动摇了，我们应当用自己的双手去建立真正美好的生活。樱桃园本身是美的，就像落日晚霞的美丽那样。但是在这里作者赞颂的不是落日本身，而是晚霞的美。美是应该受到赞赏的，永恒的。美也是要我们去创造的。作者坚信，旧的樱桃园被毁了，解放了的人民将会建造出更多更美丽的樱桃园来。这就是剧本自始至终洋溢着的抒情底蕴。因此《樱桃园》不啻是一出悲剧，也可以说是一出喜剧，或者至少是一出悲喜剧。

小说家契诃夫与戏剧家契诃夫是齐名的，他既是短篇小说大师，也是戏剧艺术大师。就题材、思想、风格各方面而言，两种体裁的作品也极为相近：同样是那些命题，同样是那些人物，同样是那种手法。他的剧本和小说一样，最基本的特点是真实、朴质。我国著名剧作家曹禺对契诃夫的戏剧作过很中肯的评论：“在这伟大的戏里，没有一点张牙舞爪的穿插，走进走出，是活人，有灵魂的人；不见一段惊心动魄的场面，结构平淡，剧情

人物也没有什么起伏生展，却那样抓牢我的魂魄。”①

的确，契诃夫的戏剧可以说具有三无的特点：无主题，无主角，无激烈的性格冲突。第一，你很难对每一部契诃夫的剧作说出其明确的主题。《海鸥》的主题是什么？《凡尼亚舅舅》的主题是什么？《三姊妹》和《樱桃园》的主题又是什么？恐怕很难说得具体。如果有的话，也恐怕只能说是下面一个共同的主题："世纪末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生活"。第二，契诃夫的剧本几乎都是多主角的，或者说是无主角的，因为多主角实际就是无主角。《海鸥》里的主角是谁？《樱桃园》里的主角是谁？《三姊妹》中的主角又是谁？这一无主角的特点在《三姊妹》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大姐、二姐、三姐，哪一个是主角？都不是。剧中的其他人物则更难于充当主角的角色。实际生活中也是如此，他们这些人中确实没有一个是能够主宰生活的人。而且说实在的，生活该是什么样子？连作者本人也不清楚。第三，契诃夫的戏剧不能说完全没有戏剧冲突，或者说完全没有性格冲突，完全没有动作，若是完全没有的话，戏也就不成戏了。但他又的确不像自己的前辈如莎士比亚、莫里哀、奥斯特罗夫斯基以及其同时代的易卜生那样，主要靠人物的性格冲突，靠戏剧情节获得戏剧效果。契诃夫的戏剧创作所追求的似乎并不是这种戏剧效果，而是他对生活的内在感受，是从现实生活出发，写出生活本身的流程，正如作者所言："在舞台上得让一切事情像生活里那样复杂，同时又那样简单。人们吃饭，仅仅是吃饭，可是在这时候他们的幸福形成了，或者他们的生活毁掉了……"②

---

① 曹禺：《日出》跋。

② 《契诃夫论文学》第420页。

但是，这种平平淡淡的生活剧为什么能打动观众、能“抓牢我的魂魄”呢？奥妙在哪里？这是因为，在他的戏里有一种潜在的精神、一种特有的情绪在起作用。正是它沟通了作家、剧中人物和观众三者的心灵。我们看到，契诃夫剧作中的主人公几乎都是生活的失败者，都是想过美好生活而不得的人物。而这种“想过美好生活而不得”的根本原因又是现实本身造成的。因此，在契诃夫的剧本中，戏剧冲突主要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不是天使与恶魔①之间的冲突，而是人与环境的冲突，人与外在世界的冲突。契诃夫笔下的人物几乎都是被生活、被环境压得喘不过气来，苦闷不堪、痛苦万分的人。他们怨恨黑暗的、非人的现实，憧憬美好的生活。“再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这一喊声正是许多作品的基调，也是契诃夫营造的一种戏剧心理场。这种情绪一旦传达出来，就能使观众和读者产生心灵的感应。这也许就是契诃夫戏剧艺术的奥妙之处。

无主题、无主角、无激烈的性格冲突——这种三无手法却恰恰打破了欧洲传统戏剧的规则。难怪有人称契诃夫是戏剧革新家，现代戏剧的开创者。契诃夫的戏剧创作有很多特点，很多创新，而“三无”则可以说是他戏剧艺术的最基本的特点，也是他艺术革新的实质所在。

契诃夫不仅是著名的经典作家，同时也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他的作品，据不完全统计，仅早期的短篇就有一千多个。本书所选中、短篇小说十九篇，剧本四部，在伟大作家的丰厚遗产中当然只是小小的一部分；有许多重要的、有意义的作品，由于篇幅

① 契诃夫说过：“我要与众不同：不描写一个坏蛋，也不描写一个天使。”（《契诃夫论文学》第54页）

所限，只好割爱舍弃。不过，顾名思义，既然是“精选集”，我们只能精而又精，选而又选。入选的就必须是那些最优秀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当然我们并不奢望本书能穷尽作家创作的全部丰富性。不过通过这个集子，读者仍然可以从中品尝到作家的主要创作成果，领略到他的最基本的思想艺术特色。

编选者简介

李辉凡，广东兴宁人，1934 年生，1958 年哈尔滨外语学院研究生毕业，1959 年至 1961 年在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进修。先后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员、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俄苏文学研究室主任，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俄罗斯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俄比较文学研究会理事、《外国文学评论》编委等。著有《苏联文学史》（合著）、《二十世纪初俄苏文学思潮》、《文学・人学》等专著和论集；翻译有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名著《复活》、高尔基的中篇《老板》（合译）、涅克拉索夫的长篇《在斯大林格勒战壕里》等；理论翻译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学》、巴赫金的《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合译）等。

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
编　委　会

目　录

中短篇小说

戏　剧

中短篇小说

胜利者的胜利

——一个退休的十四等文官[①] 的故事

汝 龙译

在忏悔节[②] 的星期五那天，大家都到阿历克塞·伊凡内奇·柯祖林家里去吃油饼。您不认识柯祖林；对您来说，也许他无声无臭，不算什么；对我们这班没有飞黄腾达的人来说，他可就算得伟大、万能、绝顶聪明了。凡是做他的所谓“喽罗”的人，都上他那儿去了。我也跟着爸爸去了。

先生，油饼好得很，简直没法跟您形容：肥厚、松软、绯红。鬼才知道，只要拿起这么一个饼，蘸一蘸滚烫的牛油吃下去——跟着另一个饼就自个儿钻进嘴里去了。还有酸奶酪啦、鲜鱼子啦、鲑鱼啦、碎奶酪啦，那都算是细节，点缀，陪衬。葡萄酒和伏特卡多得像是汪洋大海。吃完油饼，大家就喝鲟鱼汤；喝完了汤又吃酱汁鹧鸪。大家吃得酒足饭饱，我爸爸悄悄解开了肚子上的扣子，为了不让大家看见他这种自由作风，就用餐巾把肚子盖上了。阿历克塞·伊凡内奇呢，既然是我们的领袖，那就什么事都可以做，索性把坎肩和衬衫都解开了。饭后，大家没有离座，承领袖恩准，抽着雪茄烟，闲谈起来。我们洗耳

① 帝俄文官分十四等，这是最小的官。

② 基督教节日，在四旬斋的前一周（复活节前四十日的持斋，谓之四旬斋）。

恭听；他老人家阿历克塞·伊凡内奇哇哇地讲。话题大半带点幽默性质，跟忏悔节相关……领袖侃侃而谈，而且分明想卖弄俏皮。我不知道他讲了什么可笑的事没有，我只记得爸爸一个劲儿地戳我的腰，说：

“笑啊！”

我就把嘴嘻得大大的，笑一下。有一回我甚至尖声笑起来，引得大家都注意我了。

“行，行！”爸爸小声说，“有你的！他正在瞧你，而且笑了……这挺好；真的，说不定他会给你一个助理文书的位子呢！”

“是啊！”我们的领袖柯祖林说过一些别的话后，喘着气，呼哧呼哧地说，“现在我有油饼吃，有挺新鲜的鱼子吃，有细皮白肉的老婆相亲相爱。我还有个女儿，长得可真美，慢说你们这班小人物，就是公爵和伯爵见了也要看得出神，赞叹一声。住宅吗？嘻嘻嘻！……瞧瞧这所房子！你们呢，只要还活着，那就用不着唉声叹气，发牢骚！什么事都会发生，人事是千变万化的……比方说，现在你无声无臭，不算什么，如同碎碴子……小葡萄干——可是，谁知道呢？也许慢慢有那么一天你就……你就交运啦！什么事都会发生的！”

阿历克塞·伊凡内奇顿一顿，摇摇头，接着说：

“讲到先前，先前是什么样啊！不是吗？我的天！我都不相信自己的记性了。脚上没有靴子，身上只穿一条破衬裤，提心吊胆，浑身发抖……要挣一个卢布，往往要做两个星期的工。而且就是这一个卢布，人家也不是好好地给你，不是的！他们把它揉成一团，往你脸上一丢：拿去！人人都可以糟蹋你，欺负你，揍你一顿……人人都能跟你为难……有一回，我带着呈文去进见，一瞧，门道里坐着一条小狗。我就向这条小狗走过去，想要握握它的爪子，握握它的爪子。我说：‘对不起，让我走过

去。早安!’可是小狗却对着我：汪汪汪……看门人用胳膊肘撞了我一下!我就对他说：‘没有零钱，伊凡·波达培奇!……对不起!’不过顶要命的是这条熏鲑鱼……是这条鳄鱼，我为他受了多少罪啊，挨了各式各样的骂!都是为了这个小人物，为了库里岑!”

阿历克塞·伊凡内奇指着一个跟我爸爸并排坐着的、伛偻的小老头。那个小老头眏着疲倦的眼睛，带着嫌恶的神情抽一根雪茄烟。他平日从不抽烟，不过如果大人物请他抽雪茄烟，那他就认为回绝未免不成体统了。他一看见那根向他指着的手指头，就十分窘，在椅子上扭动起来。

“承这个小人物的情，我受了不少的罪!”柯祖林接着说，“要知道，我一开头就做了他的部下。他们带着我去见他；我呢，低声下气，土头土脑，一副寒酸相；他们把我安置在他的桌子旁边。他就开始虐待我……每一句话都像一把尖刀，每看一眼都像一颗射进胸口的子弹。现在他看起来像一条蛆，样子可怜，可是当初他是什么样子啊!海王星!好比狂风暴雨!他把我折磨了好久!我为他抄写，跑去买肉包子，修笔尖，陪他的老丈母娘去看戏。处处讨他的欢心。还学会了闻鼻烟!嗯……样样都为讨他的好……‘不行啊，’我想，‘我得经常随身带着鼻烟盒，防他万一要用。’库里岑，你还记得吗?我妈现在是去世了，老太太生前有一回上他那儿去，求他准她儿子，也就是我，两天假，好到我伯母家去分遗产。他呀，数落她，瞪起眼睛，哇哇地叫：‘可是你儿子是个懒汉，他是个寄生虫；别忙，混娘们儿，你瞧着吧!……’他说，‘非送到法院去不可!’老太太回到家，就躺下了，吓出了病，当时差点没死了……”

阿历克塞·伊凡内奇用手绢擦了擦眼睛，一口喝干了杯中的葡萄酒。

“他还打算叫我跟他女儿结婚，可是当时我……幸好害了一场热病，在医院里躺了半年。啊，从前是什么样子！大家在怎样生活啊！现在呢？呸！现在，我……我在他上头啦……该他陪我的丈母娘上戏院去，他给我鼻烟盒，他自己抽雪茄了。嘻嘻嘻！……我给他的生活里洒了点胡椒……胡椒！库里岑！！”

“您有什么吩咐？”库里岑站起来，挺直身子问道。

“表演悲剧！”

“是！”

库里岑挺直身子，皱紧眉头，举起手来，做出一脸的苦相，用嗄哑的、破锣样的声音唱道：

“死吧，变心的女人！我要眼看着你死！”

我们笑得前仰后合。

“库里岑！把这块面包加点胡椒，吃下去！”

已经吃饱的库里岑，拿起一大块黑面包，洒上胡椒，在大家的哄笑声中嚼着。

“人事是千变万化的，”柯祖林接着说，“坐下，库里岑！等我们站起来的时候，你再唱个歌呀什么的……那时候是你，现在却轮到我了……可是……老太太就那样死了……是啊……”

柯祖林站起来，摇摇晃晃……

“可是我——一声也没响，因为我渺小、寒酸……刽子手！……吃人的生番！……可是现在不同，我出头啦……嘻嘻嘻！……可是喂，你！你啊！我跟你说哪，没留胡子的！”

柯祖林伸出手指头戳了戳我爸爸的腰。

“绕着桌子跑，学小公鸡叫！”

我爸爸赔着笑脸，快活得涨红了脸，踩着碎步绕了桌子跑起来。我也跟着他跑。

“阁——阁——阁！”我们两人叫着，跑得更快了。

我一边跑，一边想：

“我就要做助理文书了！”

1883 年

（汝龙的《胜利者的胜利》等译文，选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1962 年版《契诃夫小说选》）

一个文官的死

汝　龙译

在一个挺好的傍晚，有一个也挺好的庶务官，名叫伊万·德米特里奇·切尔维亚科夫①，坐在戏院正厅第二排，举起望远镜，看《哥纳维勒的钟》②。他一面看戏，一面感到心旷神怡。可是忽然间……在小说里常常可以遇到这个"可是忽然间"。作者们是对的：生活里充满多少意外的事啊！可是忽然间，他的脸皱起来，眼珠往上翻，呼吸停住……他取下眼睛上的望远镜，低下头去，于是……啊嚏！！！诸位看得明白，他打了个喷嚏。不管是谁，也不管是在什么地方，打喷嚏总归是不犯禁的。农民固然打喷嚏，警察局长也一样打喷嚏，就连三品文官偶尔也要打喷嚏。大家都打喷嚏。切尔维亚科夫一点也不慌，拿出小手绢来擦了擦脸，照有礼貌的人的样子往四下里瞧一眼，看看他的喷嚏搅扰别人没有。可是这一看不要紧，他心慌了。他看见坐在他前边，也就是正厅第一排的一个小老头正用手套使劲擦他的秃顶和脖子，嘴里嘟嘟哝哝。切尔维亚科夫认出小老头是在交通部任职的文职将军③ 布里兹扎洛夫。

"我把唾沫星子喷在他身上了！"切尔维亚科夫暗想。"他不

---

① 这个姓可意译为"蛆"。

② 一出三幕小歌剧。

③ 帝俄的文官，相当于三品或四品文官。

是我的上司，是别处的长官，可是这仍然有点不合适。应当赔个罪才是。”

切尔维亚科夫就嗽一下喉咙，把身子向前探出去，凑着将军的耳根小声说：

“对不起，大人，我把唾沫星子溅在您身上了……我是出于无心……”

“没关系，没关系……”

“请您看在上帝面上原谅我。我本来……我不是有意这样！”

“哎，您好好坐着，劳驾！让我听戏！”

切尔维亚科夫心慌意乱，傻头傻脑地微笑，开始看舞台上。他在看戏，可是他再也感觉不到心旷神怡了。他开始惶惶不安，定不下心来。到休息时间，他走到布里兹扎洛夫跟前，在他身旁走了一忽儿，压下胆怯的心情，叽叽咕咕说：

“我把唾沫星子溅在您身上了，大人……请您原谅……我本来……不是要……”

“哎，够了……我已经忘了，您却说个没完！”将军说，不耐烦地撇了撇下嘴唇。

“他忘了，可是他眼睛里有一道凶光啊。”切尔维亚科夫暗想，怀疑地瞧着将军。“他连话都不想说。应当对他解释一下，说我完全是无意的……说这是自然的规律，要不然他就会认为我是有意啐他了。现在他不这么想，可是过后他会这么想的！”

切尔维亚科夫回到家里，就把他的失态告诉他的妻子。他觉得妻子对待所发生的这件事似乎过于轻率。她先是吓一跳，可是后来听明白布里兹扎洛夫是“在别处工作”的，就放心了。

“不过你还是去一趟，赔个不是的好，”她说。“他会认为你在大庭广众之下举动不得体！”

“说的就是啊！我已经赔过不是了，可是不知怎么，他那样子

有点古怪……他连一句合情合理的话也没说。不过那时候也没有工夫细谈。”

第二天，切尔维亚科夫穿上新制服，理了发，到布里兹扎洛夫那儿去解释……他走进将军的接待室，看见那儿有很多人请托各种事情，将军本人夹在他们当中，开始听取各种请求。将军问过几个请托事情的人以后，就抬起眼睛看着切尔维亚科夫。

“昨天，大人，要是您记得的话，在‘乐园’[1]里，”庶务官开始报告说，“我打了个喷嚏，而且……无意中溅您一身唾沫星子……请您原……”

“简直是胡闹……上帝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您有什么事要我效劳吗？”将军扭过脸去对下一个请托事情的人说。

“他话都不愿意说！”切尔维亚科夫暗想，脸色发白。“这是说，他生气了……不行，这种事不能就这样丢开了事……我要对他解释一下……”

等到将军同最后一个请托事情的人谈完话，举步往内室走去，切尔维亚科夫就走过去跟在他身后，叽叽咕咕说：

“大人！倘使我斗胆搅扰大人，那我可以说，纯粹是出于懊悔的心情！……这不是故意的，您要知道才好！”

将军做出一副要哭的脸相，摇了摇手。

“您简直是在开玩笑，先生！”他说着，走进内室去，关上身后的门。

“这怎么会是开玩笑呢？”切尔维亚科夫暗想。“根本连一点开玩笑的意思也没有啊！他是将军，可是竟然不懂！既是这样，我也不想再给这个摆架子的人赔罪了！去他的！我给他写封信就是，反正我不想来了！真的，我不想来了！”

---

① 帝俄时代夏季露天花园和剧院常用的名字。

切尔维亚科夫这样想着，走回家去。那封给将军的信，他却没有写成。他想了又想，怎么也想不出这封信该怎样写才对。他只好第二天亲自去解释。

“我昨天来打搅大人，”他等到将军抬起问询的眼睛瞧着他，就叽叽咕咕说，“并不是像您所说的那样为了开玩笑。我是来道歉的，因为我打喷嚏，溅了您一身唾沫星子……至于开玩笑，我想都没想过。我敢开玩笑吗？如果我们居然开玩笑，那么结果我们对大人物就……没一点敬意了……”

“滚出去！”将军脸色发青，周身打抖，突然大叫一声。

“什么？”切尔维亚科夫低声问道，吓得愣住了。

“滚出去！”将军顿着脚，又说一遍。

切尔维亚科夫肚子里似乎有个什么东西掉下去了。他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退到门口，走出去，到了街上，慢腾腾地走着……他信步走到家里，没脱掉制服，往长沙发上一躺，就此……死了。

1883 年

胖子和瘦子

汝　龙译

尼古拉铁路① 一个火车站上，有两个朋友相遇：一个是胖子，一个是瘦子。胖子刚在火车站上吃过饭，嘴唇上粘着油而发亮，就跟熟透的樱桃一样。他身上冒出白葡萄酒和香橙花的气味。瘦子刚从火车上下来，拿着皮箱、包裹和硬纸盒。他冒出火腿和咖啡渣的气味。他背后站着一个长下巴的瘦女人，是他的妻子。还有一个高身量的中学生，眯细一只眼睛，是他的儿子。

"波尔菲里！"胖子看见瘦子，叫起来。"真是你吗？我的朋友！有多少个冬天，多少个夏天没见面了！"

"哎呀！"瘦子惊奇地叫道。"米沙！小时候的朋友！你这是从哪儿来？"

两个朋友互相拥抱，吻了三次，然后彼此打量着，眼睛里含满泪水。两个人都感到愉快的惊讶。

"我亲爱的！"瘦子吻过胖子后开口说。"这可没有料到！真是出其不意！嗯，那你就好好地看一看我！你还是从前那样的美男子！还是那么个风流才子，还是那么讲究穿戴！啊，天主！嗯，你怎么样？很阔气吗？结了婚吗？我呢，你看得明白，已经结婚了……这就是我的妻子路易丝，娘家姓万采巴赫……她是新教徒……这是我儿子纳法奈尔，中学三年级学生。这个人，纳法尼

① 在莫斯科和彼得堡之间的一条铁路，以沙皇尼古拉一世命名。

亚[1]，是我小时候的朋友！我们一块儿在中学里念过书！”

纳法奈尔想了一会儿，脱下帽子。

“我们一块儿在中学里念过书！”瘦子继续说。“你还记得大家怎样拿你开玩笑吗？他们给你起个外号叫赫洛斯特拉托斯[2]，因为你用纸烟把课本烧穿一个洞。他们也给我起个外号叫厄菲阿尔忒斯[3]，因为我喜欢悄悄到老师那儿去打同学们的小报告。哈哈……那时候咱们都是小孩子！你别害怕，纳法尼亚！你自管走过去，离他近点……这是我妻子，娘家姓万采巴赫……新教徒。”

纳法奈尔想了一会儿，躲到父亲背后去了。

“嗯，你的景况怎么样，朋友？”胖子问，热情地瞧着朋友。“你在哪儿当官？做到几品官了？”

“我是在当官，我亲爱的！我已经做了两年八品文官，还得了斯坦尼斯拉夫勋章。我的薪金不多……哎，那也没关系！我妻子教音乐课，我呢，私下里用木头做烟盒。很精致的烟盒呢！我卖一卢布一个。要是有人要十个或者十个以上，那么你知道，我就给他打个折扣。我们好歹也混下来了。你知道，我原来在衙门里做科员，如今调到这儿同一类机关里做科长……我往后就在这儿工作了。嗯，那么你怎么样？恐怕已经做到五品文官了吧？啊？”

“不，我亲爱的，你还要说得高一点才成，”胖子说，“我已经做到三品文官……有两枚星章了。”

瘦子突然脸色变白，呆若木鸡，然而他的脸很快就往四下里扯开，做出顶畅快的笑容，仿佛他脸上和眼睛里不住迸出火星来

---

① 纳法奈尔的爱称。

② 希腊人，公元前356年放火烧掉了以弗所城狄安娜神庙，因而闻名。

③ 希腊人，公元前五世纪初，为波斯军队带路，出卖同胞，引敌入境。

似的。他把身体缩起来，哈着腰，显得矮了半截……他的皮箱、包裹和硬纸盒也都收缩起来，好像现出皱纹来了……他妻子的长下巴越发长了。纳法奈尔挺直身体，做出立正的姿势，把他制服的纽扣全都扣上……

“我，大人……很愉快！您，可以说，原是我儿时的朋友，现在忽然间，青云直上，做了这么大的官，您老！嘻嘻。”

“哎，算了吧！”胖子皱起眉头说。“何必用这种腔调讲话呢？你我是小时候的朋友，哪里用得着官场的那套奉承！”

“求上帝饶恕我……您怎能这样说呢，您老……”瘦子赔笑道，把身体缩得越发小了。“多承大人体恤关注……有如使人再生的甘霖……这一个，大人，是我的儿子纳法奈尔……这是我的妻子路易丝，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新教徒……”

胖子本来打算反驳他，可是瘦子脸上露出那么一副尊崇敬畏、阿谀谄媚、低首下心的丑相，弄得三品文官恶心得要呕。他扭过脸去不再看瘦子，光是对他伸出一只手来告别。

瘦子握了握那只手的三个手指头，弯下整个身子去深深一鞠躬，嘴里发出像中国人那样的笑声：“嘻嘻嘻。”他妻子微微一笑。纳法奈尔并拢脚跟立正，把制帽掉在地下了。三个人都感到愉快的震惊。

1883年

变　色　龙[1]

汝　龙译

警官奥丘梅洛夫穿着新的军大衣，手里拿着个小包，穿过市集的广场。他身后跟着个警察，生着棕红色头发，端着一个粗罗，上面盛着没收来的醋栗，装得满满的。四下里一片寂静……广场上连人影也没有。小铺和酒店敞开大门，无精打采地面对着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像是一张张饥饿的嘴巴。店门附近连一个乞丐都没有。

"你竟敢咬人，该死的东西！"奥丘梅洛夫忽然听见说话声。"伙计们，别放走它！如今咬人可不行！抓住它！哎哟……哎哟！"

狗的尖叫声响起来。奥丘梅洛夫往那边一看，瞧见商人皮丘金的木柴场里窜出来一条狗，用三条腿跑路，不住地回头看。在它身后，有一个人追出来，穿着浆硬的花布衬衫和敞开怀的坎肩。他紧追那条狗，身子往前一探，扑倒在地，抓住那条狗的后腿，紧跟着又传来狗叫声和人喊声："别放走它！"带着睡意的脸纷纷从小铺里探出来，不久木柴场门口就聚了一群人，像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一样。

"仿佛出乱子了，长官！……"警察说。

奥丘梅洛夫把身子微微往左边一转，迈步往人群那边走过去。在木柴场门口，他看见上述那个敞开坎肩的人站在那儿，举

---

① 蜥蜴类动物，其肤色随环境不同而改变。

起右手，伸出一根血淋淋的手指头给那群人看。他那张半醉的脸上露出这样的神情："我要揭你的皮，坏蛋！"而且那根手指头本身就像是一面胜利的旗帜。奥丘梅洛夫认出这个人就是首饰匠赫留金。闹出这场乱子的祸首是一条白毛小猎狗，尖尖的脸，背上有一块黄斑，这时候坐在人群中央的地上，前腿劈开，浑身发抖。它那含泪的眼睛里流露出苦恼和恐惧。

"这儿出了什么事？"奥丘梅洛夫挤到人群中去，问道。"你在这儿干什么？你干吗竖起手指头？……是谁在嚷？"

"我本来走我的路，长官，没招谁没惹谁……"赫留金凑着空拳头咳嗽，开口说。"我正跟米特里·米特里奇谈木柴的事，忽然间，这个坏东西无缘无故把我的手指头咬一口……请您原谅我，我是个干活的人……我的活儿细致。这得赔我一笔钱才成，因为我也许一个星期都不能动这根手指头了……法律上，长官，也没有这么一条，说是人受了畜生的害就该忍着……要是人人都遭狗咬，那还不如别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好……"

"嗯！……好……"奥丘梅洛夫严厉地说，咳嗽着，动了动眉毛。"好……这是谁家的狗？这种事我不能放过不管。我要拿点颜色出来叫那些放出狗来闯祸的人看看！现在也该管管不愿意遵守法令的老爷们了！等到罚了款，他，这个混蛋，才会明白把狗和别的畜生放出来有什么下场！我要给他点厉害瞧瞧！……叶尔德林，"警官对警察说，"你去调查清楚这是谁家的狗，打个报告上来！这条狗得打死才成。不许拖延！这多半是条疯狗……我问你们：这是谁家的狗？"

"这条狗像是日加洛夫将军家的！"人群里有个人说。

"日加洛夫将军家的？嗯！……你，叶尔德林，把我身上的大衣脱下来……天好热！大概快要下雨了……只是有一件事我不懂：它怎么会咬你的？"奥丘梅洛夫对赫留金说。"难道它够得到

你的手指头？它身子矮小，可是你，要知道，长得这么高大！你这个手指头多半是让小钉子扎破了，后来却异想天开，要人家赔你钱了。你这种人啊……谁都知道是个什么路数！我可知道你们这些魔鬼！”

“他，长官，把他的雪茄烟戳到它脸上去，拿它开心。它呢，不肯做傻瓜，就咬了他一口……他是个无聊的人，长官！”

“你胡说，独眼龙！你眼睛看不见，为什么胡说？长官是明白人，看得出来谁胡说，谁像当着上帝的面一样凭良心说话……我要胡说，就让调解法官[①]审判我好了。他的法律上写得明白……如今大家都平等了……不瞒您说……我弟弟就在当宪兵……”

“少说废话！”

“不，这条狗不是将军家的……”警察深思地说。“将军家里没有这样的狗。他家里的狗大半是大猎狗……”

“你拿得准吗？”

“拿得准，长官……”

“我自己也知道。将军家里的狗都名贵，都是良种，这条狗呢，鬼才知道是什么东西！毛色不好，模样也不中看……完全是下贱货……他老人家会养这样的狗？！你的脑筋上哪儿去了？要是这样的狗在彼得堡或者莫斯科让人碰上，你们知道会怎样？那才不管什么法律不法律，一转眼的工夫就叫它断了气！你，赫留金，受了苦，这件事不能放过不管……得教训他们一下！是时候了……”

“不过也可能是将军家的狗……”警察把他的想法说出来。“它脸上又没写着……前几天我在他家院子里就见到过这样一条狗。”

---

① 帝俄时代的保安的法官，只审理小案子。

“没错儿，是将军家的！”人群里有人说。

“嗯！……你，叶尔德林老弟，给我穿上大衣吧……好像起风了……怪冷的……你带着这条狗到将军家里去一趟，在那儿问一下……你就说这条狗是我找着，派你送去的……你说以后不要把它放到街上来。也许它是名贵的狗，要是每个猪猡都拿雪茄烟戳到它脸上去，要不了多久就能把它作践死。狗是娇嫩的动物嘛……你，蠢货，把手放下来！用不着把你那根蠢手指头摆出来！这都怪你自己不好！……”

“将军家的厨师来了，我们来问问他吧……喂，普罗霍尔！你过来，亲爱的！你看看这条狗……是你们家的吗？”

“瞎猜！我们那儿从来也没有过这样的狗！”

“那就用不着费很多工夫去问了，”奥丘梅洛夫说。“这是条野狗！用不着多说了……既然他说是野狗，那就是野狗……弄死它算了。”

“这条狗不是我们家的，”普罗霍尔继续说。“可这是将军哥哥的狗，他前几天到我们这儿来了。我们的将军不喜欢这种狗。他老人家的哥哥却喜欢……”

“莫非他老人家的哥哥来了？弗拉基米尔·伊万内奇来了？”奥丘梅洛夫问，他整个脸上洋溢着动情的笑容。“可了不得，主啊！我还不知道呢！他要来住一阵吧？”

“住一阵……”

“可了不得，主啊！……他是惦记弟弟了……可我还不知道呢！那么这是他老人家的狗？很高兴……你把它带去吧……这条小狗怪不错的……挺伶俐……它把这家伙的手指头咬一口！哈哈哈！……咦，你干吗发抖？呜呜……呜呜……它生气了，小坏包……好一条小狗……”

普罗霍尔把狗叫过来，带着它离开了木柴场……那群人就

对着赫留金哈哈大笑。

"我早晚要收拾你！"奥丘梅洛夫对他威胁说，然后把身上的大衣裹一裹紧，穿过市集的广场，径自走了。

1884 年

普里希别耶夫军士

汝 龙译

“普里希别耶夫军士！您被控在今年九月三日用言语和行动侮辱本县警察日金、乡长阿利亚波夫、乡村警察叶菲莫夫、见证人伊万诺夫和加夫里洛夫，以及另外六个农民，而且前三个人是在执行公务的时候受到您的侮辱。您承认犯了这些罪吗？”

普里希别耶夫是个满脸皱纹的军士，生着一张好像有刺的脸。这时候他垂下两条胳膊，两只手贴着裤缝，用闷声闷气的沙哑嗓音答话，咬清每个字的字音，仿佛在下命令似的：

“老爷，调解法官先生！当然，根据法律的一切条款，法庭有理由让双方陈述当时的各种情况。有罪的不是我，而是另外那些人。这件事全是由一具死尸惹出来的，祝他的灵魂升天堂！三号那天我跟我妻子安菲莎正在心平气和、规规矩矩地走路，可是抬头一看，却瞧见河岸上站着一大群各式各样的人。我要请问：老百姓有什么充分的权利聚在一起？这是什么缘故？难道法律上写着人可以成群结伙吗？我喊道：‘散开！’我就动手推那些人，叫他们散开，各回各的家，我还吩咐乡村警察揪着他们的脖子把他们赶走……”

“容我插一句嘴，您根本就不是县里的警察，也不是村长，难道赶散人群是您的事？”

“他管不着！他管不着！”从审讯室的各个角落里响起人们的说话声。“他闹得人没法活了，老爷！我们受他的气有十五年了！

自从他脱离军队回家以后，大家就恨不得逃出村子去才好。他骑在大家的脖子上！”

“正是这样，老爷！”作证的村长说。“我们整个村子都在抱怨。说什么也没法跟他一块儿生活下去了！不管我们抬着圣像游行也罢，办喜事也罢，或者，比方说，出了什么岔子，他处处都管，嚷啊叫的，吵吵闹闹，老是要人家守规矩。他拧小伙子的耳朵，暗地里监视娘们儿，深怕出什么事，好像他是她们的公公似的……前几天他跑遍全村各户人家，吩咐大家不许唱歌，不许点灯。他说，根本就还有一条法律准许唱歌。”

“请您等一下，回头您还有机会发言，”调解法官说，“现在先让普里希别耶夫继续讲下去。您接着说，普里希别耶夫！”

“是，先生！”军士声音沙哑地说。“您，老爷，多承指教，说赶散人群不是我的事……好……可要是乱了套呢？难道可以容许老百姓胡闹吗？法律上有哪一条写着老百姓可以由着性儿干？我不能容许，先生。要是我不把他们赶走，不管他们，还有谁来管？谁都不懂什么叫做真正的规矩，全村子，老爷，可以说，只有我一个人才懂得该怎么对付那些老百姓，老爷，我什么都懂。我不是庄稼汉，我是军士，是退役的军需中士，在华沙的司令部里当过差，这以后，不瞒您说，我堂堂正正退了伍，进了消防队，后来因为身体不好，我又离开消防队，在一个古典男子初级中学当过两年看门人……所有的规矩我都懂，先生。可是庄稼汉是普通人，什么也不懂，应当听我的话，因为我是为他们好。比方就拿这件事来说吧……我赶散人群，可是在河边沙地上却躺着一具从水里打捞上来的尸首。我要请问，他有什么理由躺在那儿？难道这合乎规矩？本县的警察是管什么的？我就说：‘你，本县的警察，为什么不报告长官？也许这个淹死的人是投河自尽的，可也许这件事里头有西伯利亚的味

道呢①。说不定这是犯刑事罪的杀人案……’可是县里的警察日金满不在乎，只顾抽他的烟。他说：‘这个人是谁，在这儿指指点点的？他是打哪儿来的？’他说，‘难道缺了他，我们就不会办事？’我就说：‘既然你站在那儿，满不在乎，可见你这个傻瓜就是什么也不懂。’他说：‘昨天我就已经报告县警察分局的局长了。’我就问：‘干什么报告县警察分局的局长？这是根据法典里哪 一条？像淹死啦、吊死啦，和这一类别的案子，难道能由县警察分局的局长办？’我说，‘这是刑事案子，民事诉讼嘛……’我说，‘眼下得赶紧派专人呈报侦讯官先生和法官先生。’我说，‘你首先就得打个报告，送到调解法官先生那儿去。’可是他，县里的警察，一直听着笑。那些庄稼汉也这样。大伙儿都笑，老爷。我敢为我的供词发誓。这个人就笑过，那一个也笑过，日金也笑过。我说：‘你们干吗龇着牙笑？’不料县里的警察说：‘这样的案子不归调解法官管。’我一听这话，简直火冒三丈。警察，你不是说过这话吗？”军士转过脸对县里的警察日金说。

“说过。”

“大家都听见你当着所有老百姓的面说出这种话来：‘这样的案子不归调解法官管。’大家都听见你说过这种话……我，老爷，顿时火冒三丈，甚至都吓坏了。我就说：‘你再说一遍，混蛋，你把你说过的话再说一遍！’他就把那句话又说一遍……我走到他跟前。我说：‘你怎么能这么说调解法官先生？你是警察局的警察，居然要反对官府？啊？’我说：‘你知道吗？要是调解法官先生高兴的话，他们就能因为你说过这话而认定你行为不端，把你送到省里的宪兵队去。’我说：‘你知道调解法官先生们会因为你

① 意谓“这可能是凶杀案”；在帝俄时代，杀人犯要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工。

说出这种有政治色彩的话而把你发配到哪儿去?'可是乡长说话了:'调解法官根本就不能管他职权以外的事。只有小案子才归他审。'他就是这么说的,大家都听见了……我就说:'你怎么敢藐视官府?'我说:'喂,你不要跟我开玩笑,要不然,老兄,事情可就要不妙。'当初我在华沙,或者在古典男子初级中学当看门人的时候,一听见有什么不成体统的话,就往街上瞧,看有宪兵没有。'老总,'我说,'你到这儿来。'我就把事情原原本本地报告他。可是在这村子里,你去跟谁说呢?……我心里的火就上来了。我看见如今的人又放肆又犯上,心里就有气,我就抡起胳膊来给了他一下子……不过,当然,不是打得很使劲,而是正正经经而又轻轻地随手给了一下,让他不敢再用那样的话说老爷……县里的警察却给乡长撑腰……于是我也打县里的警察……这一下子就乱打起来了……我是一时性起,老爷,嗯,不过话说回来,不打人也不行。如果你见了蠢人不打,你的灵魂就背上了罪过。何况这是为了正事……出了乱子……"

"容我插一句嘴!出了乱子自有人管。县里的警察、村长、村里的警察就管这种事……"

"县里的警察不能样样事都管到,而且警察又不如我这么明白事理……"

"可是您要明白,这不关您的事!"

"什么,先生?这怎么会不关我的事?奇怪,先生……人家胡闹,却不关我的事!那该怎么样,要我称赞他们还是怎么的?喏,他们对您抱怨,说我不准唱歌……可是唱歌有什么好处?放着正事不干,他们却唱歌……还有,他们养成风气,晚上点起灯坐着。应该躺下睡觉才对,可是他们又说又笑。我已经记下来了!"

"您记下了什么?"

"记下谁点起灯坐着。"

普里希别耶夫从衣袋里取出一张油污的纸片，戴起眼镜，念道：

"'点了灯闲坐着的农民计有伊万·普罗霍罗夫、萨瓦·米基佛罗夫、彼得·彼得罗夫。大兵的寡妇舒斯特罗娃同谢苗·基斯洛夫私姘。伊格纳特·斯韦尔乔克行巫术，他的妻子玛夫拉是巫婆，每到夜间就去挤别人家奶牛的奶。'"

"够了！"法官说，然后开始审问证人。

普里希别耶夫军士把眼镜推到额头上，惊讶地瞧着调解法官，那个法官分明不是站在他这一边。他那对暴眼睛发亮，鼻子变得通红。他看了看调解法官，看了看证人，无论如何也不明白何以调解法官那么激动，何以从审讯室的各个角落里时而响起抱怨声，时而响起抑制的笑声。法官的判决他也不理解：坐一个月的牢！

"这是什么缘故！"他说，大惑不解地摊开两只手。"根据哪一条法律？"

他这才明白过来：这个世界已经变了，在这个世界上无论如何也没法活下去了。他脑子里满是阴郁沮丧的思想。然而临到他从审讯室里走出去，看见农民们在那儿互相拥挤和谈话，他却拗不过老习惯，把两只手贴在裤缝上，用沙哑的气愤声调嚷道：

"老百姓，散开！不许成群结伙！回家去！"

1885年

哀　伤

汝　龙译

镟匠格里高里·彼德洛夫在加尔庆诺乡一带地方是早已出名的优秀工匠，同时又是早已出名的最没出息的农民。他正在把他那生病的老太婆送到地方医院去。他得赶着车走三十俄里的路，那一段路糟糕得很，就是公家的邮车工人都不容易应付，像镟匠格里高里这样的懒汉就更别提了。刀割一样的冷风迎面吹来。四面八方不管你在哪儿看，只有雪花的迷雾在打转儿，弄得谁也说不清这雪是从天上落下来的，还是打地里钻出来的。由于这片迷雾作怪，田野、电线杆、树木都看不见了；遇到一阵特别大的风刮到格里高里身上来，往往连马轭也看不见了。有气无力的、又弱又小的马勉强地往前爬着。它费尽力气从深雪里抽出腿来，把脑袋往前探出去。镟匠急着要赶路。他在前面车夫座上不定心地把身子耸上耸下，不断地拿鞭子抽马背。

"你啊，玛特辽娜，别哭了……"他喃喃地说，"稍为忍一忍吧。求上帝保佑，咱们总会赶到医院的，那你马上就有办法了……巴维尔·伊凡内奇会给你一点药水，或者叫人给你放血，要不然他老人家发了慈悲，拿点酒精什么的给你擦一阵——那就会……把你那点病打腰里赶出去了。巴维尔·伊凡内奇会尽力的……他固然会嚷啊叫的，会跺脚，可是他仍旧会尽力……他是个好老爷，心善，求上帝赐给他健康！……等我们到了那儿，他马上就会打他房间里蹿出来，把我骂一顿。'怎么样？为什么会这

样?’他会叫道,‘为什么你不挑好了时候来?难道我是一条狗,得整天价跑来跑去地伺候你们这些鬼东西?为什么你不早上来?走开！巴不得你死了才好。明天再来!’我就说:‘大夫老爷啊！巴维尔·伊凡内奇！您老人家呀!’可是快走啊,他妈的,你这鬼东西！快走!”

镟匠拿鞭子抽马,没有看老太婆一眼,只顾自己唠叨下去:

“‘您老人家！皇天在上,说老实话……我凭十字架起誓,天刚一亮,我就动身了。既是主……圣母……发了脾气,降下这么一场大风雪,我怎么来得及赶到呢?您看得出来,……哪怕头一流的好马也到不了;我这匹马呢,您也瞧得见,算不得马,简直丢人!’可是巴维尔·伊凡内奇会把眉头一皱,嚷道:‘我们知道你们这班家伙！你们老是没理找理！特别是你,格里希卡！我早就知道你！大概你一路上进过五家酒馆吧!’我就对他说:‘您老人家！难道我是坏人,还是异教徒?我的老太婆正在把灵魂交给上帝,快死了,我还有心从这个酒馆跑到那个酒馆！您这是什么话呀,求主恩典吧！什么酒馆不酒馆,滚它的!”于是巴维尔·伊凡内奇吩咐人把你抬进医院里去;我呢,在他的面前跪下来……‘巴维尔·伊凡内奇！您老人家！我们十分感激您！饶了我们这些傻瓜和混蛋,别生我们这些乡下人的气!照理该抓住我们的脖子,把我们赶出去才对,您却费了不少心,您的脚都让雪给弄脏了!’巴维尔·伊凡内奇就瞧着我,仿佛要揍我似的,说:‘傻瓜,你与其噗咚一声跪在我面前,还不如别灌伏特卡,怜恤怜恤你的老太婆的好。该拿鞭子抽你一顿才对!’‘真该抽一顿,巴维尔·伊凡内奇,求上帝打我,真该抽一顿！不过,您既是我们的恩人,亲爹,那我们怎么能不跪在您面前呢?您老人家！我说话算话……就跟在上帝面前一样……要是我骗了您,您尽管朝我的眼睛唾吐沫好了:只要我的玛特辽娜,就是这个老太婆,大好起来,

复了原，您老人家要我做什么，我就给您做什么！要是您高兴，我就用有密纹的白桦木给您做个烟盒……做些打槌球用的球，我还会镟顶洋式的九柱戏用的柱子呢……我为您什么都肯做！我不要您一个钱！在莫斯科，像那样的烟盒，人家要卖您四个卢布一个；我可是一个钱也不要。'医师就会笑着说：'好了，行，行……我心领了！只可惜你是个酒鬼……'……我呀，老妹子，老太婆，会应付那些老爷。没有一个老爷我不能应付几句的。只求主保佑咱们别走出了大路才好。风好大！满眼睛都是雪了。"

镟匠没完没了地叨唠下去。他顺嘴说下去，为的是哪怕能稍稍减轻一点他那沉重的心情也好。他舌头上的话很多，可是他脑子里的思想和疑问却更多。哀伤出其不意地、神不知鬼不觉地、不请自来地钻进镟匠的心里，现在他没法摆脱它，没法恢复常态，没法定心想一想了。这以前，他一直无忧无虑地生活着，好像在醉醺醺的半睡半醒中生活着，既不知道什么叫做哀伤，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快乐，现在心里却忽然感到了剧烈的痛苦。这个逍遥自在的懒汉和酒徒突然发现自己没来由地成了忙人，满腔忧虑，心慌意乱，甚至在跟大自然做斗争了。

镟匠记得他的哀伤是从昨天晚上开始的。他昨晚回到家来，照例有几分醉意，按照早已养成的习惯，开始骂街，摇拳头；老太婆呢，却用以前从来没有过的眼光瞧着跟她吵嘴的人。往常她那老眼的眼神总是殉教徒的眼神，像一条常挨打、吃不饱的狗那样的温顺；这回她却严厉地、呆呆地瞪着他，就跟神像中的圣徒或者临死的人的眼神一样。从她眼睛里有了那种古怪的、凶狠的眼神起，哀伤就开了头，镟匠吓呆了，就央告邻居，借来一匹马，现在正在把老太婆送到医院去，希望巴维尔·伊凡内奇能用药粉和药膏使得他的老太婆恢复往常的那种眼神。

"你啊，玛特辽娜，记住……"镟匠嘟哝着说，"要是巴维尔·

伊凡内奇问你我打不打你，你就说‘根本没打过！’我呢，从此再也不打你了。我凭十字架赌咒，决不打了。就说从前吧，我打你难道是出于恶意？我想也没想，就那么打了你。我对不起你。换了别人，就不肯费这么多事，我呢，却送你上医院去……尽我的力。雪下得好大，好大的雪！啊主，这是您的旨意！只求上帝保佑我们别走出大路才好……怎么样，腰还痛吗？玛特辽娜，你怎么不说话呀？我问你哪；腰痛吗？”

他觉着离奇：老太婆脸上的雪没有化。真怪，不知怎的，那张脸显得特别长，变成淡灰的、浑浊的蜡色，显得庄重严肃。

“哎，你这个傻瓜！”镟匠嘟哝着说，“我就像在上帝面前一样，跟你讲良心话……你呢，却……你这个傻瓜！我干脆不送你上巴维尔·伊凡内奇那儿去了！”

镟匠放松缰绳，沉思起来。他不敢回过头去看他的老太婆：可怕！问她话却听不到回答，也可怕。末后，为了把这个疑团解开，他没回头看老太婆，只去摸一下她那冰凉的手。举起来的手像鞭子似的掉下去。

“那么，她是死了！糟糕！”

镟匠哭了。他的难过还及不上他的懊恼。他想：这世界上一切事情发生得多么快啊！他的哀伤刚刚开头，就完了。他还没有来得及跟他的老太婆好好生活，也没有来得及向她表明心迹，怜惜她，她就死了……他跟她一块儿过了四十年，可是那四十年如同在雾里一样地过去了。尽是醺醉啦、打架啦、贫穷啦，根本没有觉着是在生活。事情多么不巧，正在他觉着可怜这个老太婆，觉着没有她就活不下去，觉着对她十分抱歉的时候，她偏偏死了。

“可不是，她常沿街讨饭！”他回想，“是我自己打发她出去要饭的，糟糕！她应当再活十年，这蠢货；照眼前这样，大概她以为我真是那样的人了……圣母，我这是在把车子赶到哪儿去啊？现

在用不着去看病，却要下葬了。往回走！”

镟匠拨转马头，拿起鞭子用尽力气抽马。一个钟头连着一个钟头过去，路越来越难走。现在连马轭也完全看不见了。雪橇不时撞着一棵小枞树，一个黑糊糊的东西抓伤镟匠的手，在他眼前闪过去；凡是眼睛看得见的地方，都变成白茫茫的一片，又在旋转了。

“再从头生活一回才好……”镟匠想。

他想起四十年前玛特辽娜年轻、漂亮、快活，出身于一个富裕人家。他们把她嫁给他，是因为看中了他的手艺。幸福生活的一切条件都有了，可是倒楣的是如同在婚礼以后喝醉了酒，躺在炉台上一样，他好像从此就没醒过，直到现在。他的婚礼，他还记得，可是结婚以后怎样过日子，除了还记得喝醉酒，躺着，打架以外，别的事就是打死他也想不起来了。四十年就这样白白过去了。

白雪的云雾渐渐变成灰色。天黑下来了。

“我在上哪儿去啊？”镟匠猛地想起来，“应当去下葬，我却赶到医院去了……倒好像我疯了似的！”

镟匠又拨转马头，又抽马。小马使足了劲，喷着鼻子，用细碎的小步跑起来。镟匠不住地用鞭子抽着马背……他身后传来什么东西的磕碰声，他即使不回头看也知道那是去世的女人的头撞着雪橇。空中越来越黑，风越刮越冷，也越刺骨……

“再从头生活一回才好……”镟匠想，“那我就要添买新工具，承揽定货……把钱交给老太婆……对了！”

随后，缰绳滑出了他的手。他找着了，想捡起来，可是不行；他的手不听使唤了……

“那也没关系……”他想，“反正马自己会走，它认得路。我现在睡一小觉也好……在下葬或者安灵祭以前，养一养神总是好

的。”

镟匠闭上眼，昏昏睡去。过一忽儿，他听见马站住了。他睁开眼睛，看见前面有一个黑糊糊的东西，像是茅草屋，又像是草堆……

他想爬下雪橇，看一看到底出了什么事，可是他觉着浑身发懒，仿佛与其动弹，还不如挨冻的好……他就平静地睡熟了。

他一醒，就看见自己在一个大房间里，墙壁都是粉刷过的。明亮的阳光从窗口照进来。镟匠看见面前有些人，他头一件事就是想表明他自己是个明白事理的规矩人。

“诸位老兄，应当给老太婆安排安灵祭！”他说，“应当告诉神甫……”

“哦，行，行！躺下吧！”一个声音打断他。

“哎呀！巴维尔·伊凡内奇！”镟匠看见医师站在面前，惊奇地叫起来，“您老人家！恩人！”

他要跳起来，在医师面前跪下去，可是觉得胳膊和腿不听话了。

“您老人家，我的腿上哪儿去啦？我的胳膊上哪儿去啦？”

“跟你的胳膊和腿告别吧……它们冻僵啦！得了，得了！……你哭什么？你已经活了一辈子，那就感谢上帝吧！大概你已经活了六十年吧——那你也够了！”

“我伤心！……您老人家，我真伤心！求您开恩饶了我！让我能再活五六年才好……”

“为什么呢？”

“那匹马是人家的，得还给人家……还得给老太婆下葬……这世界上一切事情发生得多么快呀！您老人家！巴维尔·伊凡内奇！顶好的、有密纹的白桦木烟盒！我给您镟几个球……”

医生摆了摆手，走出了病室。镟匠——完了！

1885年

苦　　恼

汝　龙译

我向谁去诉说我的悲伤？①……

暮色昏暗。大片的湿雪绕着刚点亮的街灯懒洋洋地飘飞，落在房顶、马背、肩膀、帽子上，积成又软又薄的一层。车夫约纳·波塔波夫周身雪白，像是一个幽灵。他在赶车座位上坐着，一动也不动，身子往前伛着，伛到了活人的身子所能伛到的最大限度。即使有一个大雪堆倒在他的身上，仿佛他也会觉得不必把身上的雪抖掉似的……他那匹小马也是一身白，也是一动都不动。它那呆呆不动的姿态、它那瘦骨棱棱的身架、它那棍子般直挺挺的腿，使它活像那种花一个戈比就能买到的马形蜜糖饼干。它多半在想心思。不论是谁，只要被人从犁头上硬拉开，从熟悉的灰色景致里硬拉开，硬给丢到这儿来，丢到这个充满古怪的亮光、不停的喧嚣、熙攘的行人的旋涡当中来，那他就不会不想心事……

约纳和他的瘦马已经有很久停在那个地方没动了。他们还在午饭以前就从大车店里出来，至今还没拉到一趟生意。可是现在傍晚的暗影已经笼罩全城。街灯的黯淡的光已经变得明亮生动，街上也变得热闹起来了。

① 引自宗教诗《约瑟夫的哭泣和往事》。——俄文本编者注

"赶车的，到维堡区① 去！"约纳听见了喊声。"赶车的！"

约纳猛地哆嗦一下，从粘着雪花的睫毛里望出去，看见一个军人，穿一件带风帽的军大衣。

"到维堡区去！"军人又喊了一遍。"你睡着了还是怎么的？到维堡区去！"

为了表示同意，约纳就抖动一下缰绳，于是从马背上和他肩膀上就有大片的雪撒下来……那个军人坐上了雪橇。车夫吧哒着嘴唇叫马往前走，然后像天鹅似的伸长了脖子，微微欠起身子，与其说是由于必要，不如说是出于习惯地挥动一下鞭子。那匹瘦马也伸长脖子，弯起它那像棍子一样的腿，迟疑地离开原地走动起来了……

"你往哪儿闯，鬼东西！"约纳立刻听见那一团团川流不息的黑影当中发出了喊叫声。"鬼把你支使到哪儿去啊？靠右走！"

"你连赶车都不会！靠右走！"军人生气地说。

一个赶轿式马车的车夫破口大骂。一个行人恶狠狠地瞪他一眼，抖掉自己衣袖上的雪，行人刚刚穿过马路，肩膀撞在那匹瘦马的脸上。约纳在赶车座位上局促不安，像是坐在针尖上似的，往两旁撑开胳膊肘，不住转动眼珠，就跟有鬼附了体一样，仿佛他不明白自己是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为什么在那儿似的。

"这些家伙真是混蛋！"那个军人打趣地说。"他们简直是故意来撞你，或者故意要扑到马蹄底下去。他们这是互相串通好的。"

约纳回过头去瞧着乘客，努动他的嘴唇……他分明想要说话，然而从他的喉咙里却没有吐出一个字来，只发出咝咝的声音。

---

① 地名，在彼得堡。

“什么？”军人问。

约纳撇着嘴苦笑一下，嗓子眼用一下劲，这才沙哑地说出口：

“老爷，那个，我的儿子……这个星期死了。”

“哦！……他是害什么病死的？”

约纳掉转整个身子朝着乘客说：

“谁知道呢！多半是得了热病吧……他在医院里躺了三天就死了……这是上帝的旨意哟。”

“你拐弯啊，魔鬼！”黑地里发出了喊叫声。“你瞎了眼还是怎么的，老狗，用眼睛瞧着！”

“赶你的车吧，赶你的车吧……”乘客说。“照这样走下去，明天也到不了。快点走！”

车夫就又伸长脖子，微微欠起身子，用一种稳重的优雅姿势挥动他的鞭子。后来他有好几次回过头去看他的乘客，可是乘客闭上眼睛，分明不愿意再听了。他把乘客拉到维堡区以后，就把雪橇赶到一家饭馆旁边停下来，坐在赶车座位上伛下腰，又不动了……湿雪又把他和他的瘦马涂得满身是白。一个钟头过去，又一个钟头过去了……

人行道上有三个年轻人路过，把套靴踩得很响，互相诟骂，其中两个人又高又瘦，第三个却矮而驼背。

“赶车的，到警察桥去！”那个驼子用破锣般的声音说。“一共三个人……二十戈比！”

约纳抖动缰绳 ，吧哒嘴唇。二十戈比的价钱是不公道的，然而他顾不上讲价了……一个卢布也罢，五戈比也罢，如今在他都是一样，只要有乘客就行……那几个青年人就互相推搡着，嘴里骂声不绝，走到雪橇跟前，三个人一齐抢到座位上去。这就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该哪两个坐着，哪一个站着呢？经过长久的吵

骂、变卦、责难以后，他们总算做出了决定：应该让驼子站着，因为他最矮。

“好，走吧！”驼子站在那儿，用破锣般的嗓音说，对着约纳的后脑壳喷气。“快点跑！嘿，老兄，瞧瞧你的这顶帽子！全彼得堡也找不出比这更糟的了……”

“嘻嘻，……嘻嘻……”约纳笑着说。“凑合着戴吧……”

“喂，你少废话，赶车！莫非你要照这样走一路？是吗？要给你一个脖儿拐吗？……”

“我的脑袋痛得要炸开了……”一个高个子说。“昨天在杜克马索夫家里，我跟瓦西卡一块儿喝了四瓶白兰地。”

“我不明白，你何必胡说呢？”另一个高个子愤愤地说。“他胡说八道，就跟畜生似的。”

“要是我说了假话，就叫上帝惩罚我！我说的是实情……”

“要说这是实情，那么，虱子能咳嗽也是实情了。”

“嘻嘻！”约纳笑道。“这些老爷真快活！”

“呸，见你的鬼！……”驼子愤慨地说。“你到底赶不赶车，老不死的？难道就这样赶车？你抽它一鞭子！唷，魔鬼！唷！使劲抽它！”

约纳感到他背后驼子的扭动的身子和颤动的声音。他听见那些骂他的话，看到这几个人，孤单的感觉就逐渐从他的胸中消散了。驼子骂个不停，诌出一长串稀奇古怪的骂人话，直骂得透不过气来，连连咳嗽。那两个高个子讲起一个叫娜杰日达·彼得罗夫娜的女人。约纳不住地回过头去看他们。正好他们的谈话短暂地停顿一下，他就再次回过头去，嘟嘟哝哝说：

“我的……那个……我的儿子这个星期死了！”

“大家都要死的……”驼子咳了一阵，擦擦嘴唇，叹口气说。“得了，你赶车吧，你赶车吧！诸位先生，照这样的走法我再也受

不住了！他什么时候才会把我们拉到呢？”

“那你就稍微鼓励他一下……给他一个脖儿拐！”

“老不死的，你听见没有？真的，我要揍你的脖子了！……跟你们这班人讲客气，那还不如索性走路的好！……你听见没有，老龙①？莫非你根本就不把我们的话放在心上？”

约纳与其说是感到，不如说是听到他的后脑勺上啪的一响。

“嘻嘻……”他笑道。“这些快活的老爷……愿上帝保佑你们！”

“赶车的，你有老婆吗？”高个子问。

“我？嘻嘻……这些快活的老爷！我的老婆现在成了烂泥地啰……哈哈哈！……在坟墓里！……现在我的儿子也死了，可我还活着……这真是怪事，死神认错门了……它原本应该来找我，却去找了我的儿子……”

约纳回转身，想讲一讲他儿子是怎样死的，可是这时候驼子轻松地呼出一口气，声明说，谢天谢地，他们终于到了。约纳收下二十戈比以后，久久地看着那几个游荡的人的背影，后来他们走进一个黑暗的大门口，不见了。他又孤身一人，寂静又向他侵袭过来……他的苦恼刚淡忘了不久，如今重又出现，更有力地撕扯他的胸膛。约纳的眼睛不安而痛苦地打量街道两旁川流不息的人群：在这成千上万的人当中有没有一个人愿意听他倾诉衷曲呢？然而人群奔走不停，谁都没有注意到他，更没有注意到他的苦恼……那种苦恼是广大无垠的。如果约纳的胸膛裂开，那种苦恼滚滚地涌出来，那它仿佛就会淹没全世界，可是话虽如此，它却是人们看不见的。这种苦恼竟包藏在这么一个渺小的躯壳里，就连白天打着火把也看不见……

① 原文是“高雷内奇龙”，俄国神话中的一条怪龙。在此用做骂人的话。

约纳瞧见一个扫院子的仆人拿着一个小蒲包，就决定跟他攀谈一下。

“老哥，现在几点钟了？”他问。

“九点多钟……你停在这儿干什么？把你的雪橇赶开！”

约纳把雪橇赶到几步以外去，伛下腰，听凭苦恼来折磨他……他觉得向别人诉说也没有用了……可是五分钟还没过完，他就挺直身子，摇着头，仿佛感到一阵剧烈的疼痛似的；他拉了拉缰绳……他受不住了。

“回大车店去，”他想。“回大车店去！”

那匹瘦马仿佛领会了他的想法，就小跑起来。大约过了一个半钟头，约纳已经在一个肮脏的大火炉旁边坐着了。炉台上，地板上，长凳上，人们鼾声四起。空气又臭又闷。约纳瞧着那些睡熟的人，搔了搔自己的身子，后悔不该这么早就回来……

“连买燕麦① 的钱都还没挣到呢，”他想。“这就是我会这么苦恼的缘故了。一个人要是会料理自己的事……让自己吃得饱饱的，自己的马也吃得饱饱的，那他就会永远心平气和……”

墙角上有一个年轻的车夫站起来，带着睡意嗽一嗽喉咙，往水桶那边走去。

“你是想喝水吧？”约纳问。

“是啊，想喝水！”

“那就痛痛快快地喝吧……我呢，老弟，我的儿子死了……你听说了吗？这个星期在医院里死掉的……竟有这样的事！”

约纳看一下他的话产生了什么影响，可是一点影响也没看见。那个青年人已经盖好被子，连头蒙上，睡着了。老人就叹气，搔他的身子……如同那个青年人渴望喝水一样，他渴望说话。他

① 马的饲料。

的儿子去世快满一个星期了，他却至今还没有跟任何人好好地谈一下这件事……应当有条有理，详详细细地讲一讲才是……应当讲一讲他的儿子怎样生病，怎样痛苦，临终说过些什么话，怎样死掉……应当描摹一下怎样下葬，后来他怎样到医院里去取死人的衣服。他有个女儿阿尼西娅住在乡下……关于她也得讲一讲……是啊，他现在可以讲的还会少吗？听的人应当惊叫，叹息，掉泪……要是能跟娘们儿谈一谈，那就更好。她们虽然都是蠢货，可是听不上两句就会哭起来。

“去看一看马吧，”约纳想。“要睡觉，有的是时间……不用担心，总能睡够的。”

他穿上衣服，走到马房里，他的马就站在那儿。他想起燕麦、草料、天气……关于他的儿子，他独自一人的时候是不能想的……跟别人谈一谈倒还可以，至于想他，描摹他的模样，那太可怕，他受不了……

“你在吃草吗？”约纳问他的马说，看见了它的发亮的眼睛。“好，吃吧，吃吧……既然买燕麦的钱没有挣到，那咱们就吃草好了……是啊……我已经太老，不能赶车了……该由我的儿子来赶车才对，我不行了……他才是个地道的马车夫……只要他活着就好了……”

约纳沉默了一会儿，继续说：

“就是这样嘛，我的小母马……库兹马·约内奇不在了……他下世了……他无缘无故死了……比方说，你现在有个小驹子，你就是这个小驹子的亲娘……忽然，比方说，这个小驹子下世了……你不是要伤心吗？”

那匹瘦马嚼着草料，听着，向它主人的手上呵气。

约纳讲得入了迷，就把他心里的话统统对它讲了……

1886年

万　　卡

汝　龙译

九岁的男孩万卡·茹科夫三个月前被送到靴匠阿利亚兴的铺子里来做学徒。在圣诞节的前夜，他没有上床睡觉。他等到老板夫妇和师傅们出外去做晨祷后，从老板的立柜里取出一小瓶墨水和一支安着锈笔尖的钢笔，然后在自己面前铺平一张揉皱的白纸，写起来。他在写下第一个字以前，好几次战战兢兢地回过头去看一下门口和窗子，斜起眼睛瞟一眼乌黑的圣像和那两旁摆满鞋楦头的架子，断断续续地叹气。那张纸铺在一条长凳上，他自己在长凳前面跪着。

"亲爱的爷爷，康斯坦丁·马卡雷奇！"他写道。"我在给你写信。祝您圣诞节好，求上帝保佑你万事如意。我没爹没娘，只剩下你一个亲人了。"

万卡抬起眼睛看着乌黑的窗子，窗上映着他的蜡烛的影子。他生动地想起他的祖父康斯坦丁·马卡雷奇，地主席瓦列夫家的守夜人的模样。那是个矮小精瘦而又异常矫健灵活的小老头，年纪约莫六十五岁，老是笑容满面，眏着醉眼。白天他在仆人的厨房里睡觉，或者跟厨娘们取笑，到夜里就穿上肥大的羊皮袄，在庄园四周走来走去，不住地敲梆子。他身后跟着两条狗，耷拉着脑袋，一条是老母狗卡什坦卡，一条是泥鳅，它得了这样的外号，是因为它的毛是黑的，而且身子细长，像是黄鼠狼。这条泥鳅倒是异常恭顺亲热的，不论见着自家人还是见着外人，一概用脉

脉含情的目光瞧着，然而它是靠不住的。在它的恭顺温和的后面，隐藏着极其狡猾的险恶用心。任凭哪条狗也不如它那么善于抓住机会，悄悄溜到人的身旁，在腿肚子上咬一口，或者钻进冷藏室里去，或者偷农民的鸡吃。它的后腿已经不止一次被人打断，有两次人家索性把它吊起来，而且每个星期都把它打得半死，不过它老是养好伤，又活下来了。

眼下他祖父一定在大门口站着，眯细眼睛看乡村教堂的通红的窗子，顿着穿高统毡靴的脚，跟仆人们开玩笑。他的梆子挂在腰带上。他冻得不时拍手，缩起脖子，一会儿在女仆身上捏一把，一会儿在厨娘身上拧一下，发出苍老的笑声。

“咱们来吸点鼻烟，好不好？”他说着，把他的鼻烟盒送到那些女人跟前。

女人们闻了点鼻烟，不住打喷嚏。祖父乐得什么似的，发出一连串快活的笑声，嚷道：

“快擦掉，要不然，就冻在鼻子上了！”

他还给狗闻鼻烟。卡什坦卡打喷嚏，皱了皱鼻子，委委屈屈，走到一旁去了，泥鳅为了表示恭顺而没打喷嚏，光是摇尾巴。天气好极了。空气纹丝不动，清澈而新鲜。夜色黑暗，可是整个村子以及村里的白房顶，烟囱里冒出来的一缕缕烟子，披着重霜而变成银白色的树木、雪堆，都能看清楚。繁星布满了整个天空，快活地眨着眼。天河那么清楚地显出来，就好像有人在过节以前用雪把它擦洗过似的……

万卡叹口气，用钢笔蘸一下墨水，继续写道：

“昨天我挨了一顿打。老板揪着我的头发，把我拉到院子里，拿师傅干活用的皮条狠狠地抽我，怪我摇他们摇篮里的小娃娃，一不小心睡着了。上个星期老板娘叫我收拾一条青鱼，我从尾巴上动手收拾，她就抓过那条青鱼，把鱼头直戳到我脸上来。师傅

们总是耍笑我，打发我到小酒店里去打酒，怂恿我偷老板的黄瓜，老板随手捞到什么就用什么打我。吃食是什么也没有。早晨吃面包，午饭喝稀粥，晚上又是面包，至于茶啦，白菜汤啦，只有老板和老板娘才大喝而特喝。他们叫我睡在过道里，他们的小娃娃一哭，我就根本不能睡觉，一股劲儿摇摇篮。亲爱的爷爷，发发上帝那样的慈悲，带着我离开这儿，回家去，回到村子里去吧，我再也熬不下去了……我给你叩头了，我会永远为你祷告上帝，带我离开这儿吧，不然我就要死了……”

万卡嘴角撇下来，举起黑拳头揉一揉眼睛，抽抽搭搭地哭了。

“我会给你搓碎烟叶，”他接着写道，“为你祷告上帝，要是我做了错事，就自管抽我，像抽西多尔的山羊那样。要是你认为我没活儿干，那我就去求总管看在基督面上让我给他擦皮靴，或者替菲德卡去做牧童。亲爱的爷爷，我再也熬不下去，简直只有死路一条了。我本想跑回村子，可又没有皮靴，我怕冷。等我长大了，我报这个恩，养活你，不许人家欺侮你，等你死了，我就祷告，求上帝让你的灵魂安息，就跟为我妈佩拉格娅祷告一样。

“莫斯科是个大城。房屋全是老爷们的。马倒是有很多，羊却没有，狗也不凶。这儿的孩子不举着星星走来走去①，唱诗班也不准人随便参加唱歌。有一回我在一家铺子的橱窗里看见些钓钩摆着卖，都安好了钓丝，能钓各式各样的鱼，很不错，有一个钓钩甚至经得起一普特重的大鲶鱼呢。我还看见几家铺子卖各式各样的枪，跟老爷的枪差不多，每支枪恐怕要卖一百卢布……肉铺里有野乌鸡，有松鸡，有兔子，可是这些东西是在哪儿打来的，铺子里的伙计却不肯说。

① 指基督教的习俗：圣诞节前夜小孩们举着用箔纸糊的星星走来走去。

“亲爱的爷爷，等到老爷家里摆着圣诞树，上面挂着礼物，你就给我摘下一个用金纸包着的核桃，收在那口小绿箱子里。你问奥莉加·伊格纳季耶夫娜小姐要吧，就说是给万卡的。”

万卡声音发颤地叹一口气，又凝神瞧着窗子。他回想祖父总是到树林里去给老爷家砍圣诞树，带着孙子一路去。那种时候可真快活啊！祖父咔咔地咳嗽，严寒把树木冻得咔咔地响，万卡就学他们的样子也咔咔地叫。往往在砍树以前，祖父先吸完一袋烟，闻很久的鼻烟，讪笑冻僵的万卡……那些做圣诞树用的小云杉披着白霜，站在那儿不动，等着看它们谁先死掉。冷不防，不知从哪儿来了一只野兔，在雪堆上像箭似的窜过去。祖父忍不住叫道：

“抓住它，抓住它……抓住它！嘿，短尾巴鬼！”

祖父把砍倒的云杉拖回老爷的家里，大家就动手装点它……忙得最起劲的是万卡喜爱的奥莉加·伊格纳季耶夫娜小姐。当初万卡的母亲佩拉格娅还活着，在老爷家里做女仆的时候，奥莉加·伊格纳季耶夫娜就常给万卡糖果吃，闲着没事做便教他念书，写字，从一数到一百，甚至教他跳卡德里尔舞。可是等到佩拉格娅一死，孤儿万卡就给送到仆人的厨房去跟祖父住在一起，后来又从厨房给送到莫斯科的靴匠阿利亚兴的铺子里来了……

“你来吧，亲爱的爷爷，”万卡接着写道，“我求你看在基督和上帝面上带我离开这儿吧。你可怜我这个不幸的孤儿吧，这儿人人都打我，我饿得要命，气闷得没法说，老是哭。前几天老板用鞋楦头打我，把我打得昏倒在地，好不容易才活过来。我的生活苦透了，比狗都不如……替我问候阿廖娜、独眼的叶戈尔卡、马车夫，我的手风琴不要送给外人。孙伊万·茹科夫草上。亲爱的爷爷，你来吧。”

万卡把这写好的纸叠成四折，把它放在昨天晚上花一个戈比买来的信封里……他略为想一想，用钢笔蘸一下墨水，写下地址：

寄交乡下祖父收

然后他搔一下头皮，再想一想，添了几个字：

康斯坦丁·马卡雷奇

他写完信而没有人来打扰，心里感到满意，就戴上帽子，顾不上披皮袄，只穿着衬衫就跑到街上去了……

昨天晚上他问过肉铺的伙计，伙计告诉他说，信件丢进邮筒以后，就由醉醺醺的车夫驾着邮车，把信从邮筒里收走，响起铃铛，分送到世界各地去。万卡跑到就近的一个邮筒，把那封宝贵的信塞进了筒口……

他抱着美好的希望而定下心来，过了一个钟头，就睡熟了……在梦中他看见一个炉灶。祖父坐在炉台上，耷拉着一双光脚，给厨娘们念信……泥鳅在炉灶旁边走来走去，摇尾巴……

1886 年

渴　睡

汝　龙译

夜间。小保姆瓦丽卡，一个十三岁的姑娘，摇着摇篮，里面躺着个小娃娃。她嘴里哼着歌，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睡吧，好好睡，
我来给你唱个歌儿……

神像前面点着一盏绿色的小长明灯；房间里，从这一头到那一头绷起一根绳子，绳子上晾着小孩的尿布和一条很大的黑色裤子。天花板上印着小长明灯照出来的一大块绿色斑点，尿布和裤子在火炉上、摇篮上、瓦丽卡身上投下长长的阴影……小长明灯的灯火一摇闪，绿斑和阴影就活了，动起来，好像被风吹动一样。房间里很闷。有一股白菜汤的气味和做皮靴用的皮革味。

小娃娃在哭。他早已哭得声音嘶哑，筋疲力尽，可是仍旧嗥个不停，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会止住哭。瓦丽卡却已经困了。她的眼皮粘在一起，脑袋往下耷拉，脖子酸痛。她的眼皮也好，嘴唇也好，都不能动一下，她觉得她的脸好像枯干了，化成木头，脑袋也小得跟针尖一样。

“睡吧，好好睡，”她哼着，“我会给你煮点儿粥……”

火炉里有只蟋蟀在叫。老板和帮工阿法纳西隔着门，在毗邻的房间里打鼾……摇篮悲凉地吱吱叫，瓦丽卡本人嗯嗯啊啊地

哼着，这一切合成一支夜间的催眠曲，要是躺在床上听，可真舒服极了。然而现在这种音乐反而刺激她，使她苦恼，因为它催人入睡，她却是万万睡不得的。求上帝保佑不要发生这种事才好，要是瓦丽卡一不小心睡着，老板就会把她痛打一顿。

小长明灯不住地眨眼。绿色斑点和阴影活动起来，爬进瓦丽卡半睁半闭、呆然不动的眼睛，在她那半睡半醒的脑子里合成朦胧的幻影。她看见一块块乌云在天空互相追逐，像小娃娃那样啼哭。可是后来起风了，乌云消散，瓦丽卡看见一条布满稀泥的宽阔大道。顺着大道，有一长串货车伸展出去，行人背着背囊慢慢走动，有些阴影在人前人后摇闪不定。大道两旁，隔着阴森的冷雾，可以瞧见树林。忽然，那些背着行囊的人和阴影一齐倒在地下的淤泥里。“这是怎么了？”瓦丽卡问。“要睡觉，睡觉！”他们回答她说。他们睡熟了，睡得可真香，乌鸦和喜鹊停在电线上，像小娃娃那样啼哭，极力要叫醒他们……

“睡觉吧，好好睡，我来给你唱个歌儿，……”瓦丽卡哼着，这时候她看见自己在一个乌黑而闷热的农舍里。

她去世的父亲叶菲姆·斯捷潘诺夫正躺在地上打滚儿。她看不清他，然而听见他痛得在地下翻腾，嘴里哼哼唧唧。据他说，他的“疝气发了”。他痛得厉害，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有吸气的份儿，牙齿不住地打战，就像连连击鼓那样：

“卜——卜——卜——卜……”

她母亲佩拉格娅跑到庄园去，对老爷说叶菲姆就要死了。她去了很久，这时候也该回来了。瓦丽卡躺在炉台上，没有睡，听她父亲发出“卜——卜——卜”的声音。不过，后来她听见有人坐车到农舍这边来。原来老爷打发一个年轻的医师来了，这个医师刚巧从城里到老爷家里做客。医师走进农舍，在黑暗里谁也看不见他的模样，可是听得见他在咳嗽，而且咔嚓一声推上门。

“点上灯，”他说。

“卜——卜——卜，……”叶非姆回答说。

佩拉格娅扑到炉台这边，动手找那个装火柴的破罐子。在沉默中过去了一分钟。医师摸一阵自己的口袋，点亮一根火柴。

“我去去就来，老爷，去去就来，”佩拉格娅说，跑出农舍，过了一会儿拿着一个蜡烛头走回来。

叶非姆脸色通红，眼睛发亮，目光显得特别尖利，好像那眼光穿透了农舍和医师似的。

“哦，怎么了？你这是想干什么呀？”医师说着，弯下腰凑近他。“哎！你病了很久吗？”

“什么，老爷？要死了，老爷，我的大限到了……我不能再在人世活下去了……”

“别胡说……我们会把你治好的！”

“随您就是，老爷。我们感激不尽，不过我们心里明白……要是大限已到，那可就没有办法了。”

医师在叶非姆身边忙了一刻钟，然后直起腰来说：

“我没法治……你得到医院去才成，在那儿人家会给你动手术。马上动身……一定得去！时间迟了一些，医院里的人都睡了，不过那也没关系，我给你写个字条就是。你听见吗？”

“可是，老爷，叫他怎么去呢？”佩拉格娅说。“我们又没有马。”

“不要紧，我去跟你的主人说一声，他们会给你马的。”

医师走了，蜡烛熄了，“卜——卜——卜”的声音又响起来……过了半个钟头，有人赶着车到农舍来。这是老爷打发一辆板车来把叶非姆送到医院去。叶非姆收拾停当，就坐车走了……

可是后来，一个美好晴朗的早晨来临了。佩拉格娅不在家，她到医院去探望叶非姆，看看他怎么样了。不知什么地方，有个

小娃娃在啼哭，瓦丽卡听见有人用她的声调唱道：

“睡吧，好好睡，我来给你唱个歌儿……”

佩拉格娅回来了。她在胸前画个十字，小声说：

“他们夜里给他动了手术，可是到早晨，他就把灵魂交给上帝了……祝他升天堂，永久安息……他们说治得太迟了……应该早点去才对……”

瓦丽卡走进树林，在那儿痛哭。可是忽然，有人打她的后脑壳，弄得她一头撞在一棵桦树上。她抬起眼睛，看见她的老板，那个鞋匠站在她面前。

“你是怎么搞的，贱丫头？”他说。“孩子在哭，你却睡觉？”

他使劲拧她的耳朵，她甩一下头，就接着摇那个摇篮，哼她的歌。绿色的斑点、裤子和尿布的阴影摇摇晃晃，对她睒眼，不久就又占据了她的脑子。她又看见那条布满稀泥的大道。那些背着行囊的人和影子已经躺下，睡熟了。瓦丽卡看着他们，恨不能也睡一觉才好。她很想舒舒服服躺下去，可是她母亲佩拉格娅却在她身旁，催她快走。她们两个人赶进城去找活儿做。

“看在基督份上赏几个钱吧！”她母亲遇见行人就央求道。“发发上帝那样的慈悲吧，善心的老爷！”

“把孩子抱过来！”一个熟悉的声音回答她说。“把孩子抱过来呀！”那个声音又说一遍，这一回粗暴中带着怒气。“你睡着了，下贱的东西？”

瓦丽卡跳起来，往四下里看一眼，才明白是怎么回事。这儿既没有大道，也没有佩拉格娅，更没有行 人，只有老板娘站在房间中央，是来给她的孩子喂奶的。这个身材肥胖、肩膀很宽的老板娘一面喂孩子吃奶，一面哄他安静下来，瓦丽卡站在一旁瞧着她，等她喂完奶。窗外的空气正在变成蓝色，天花板上的阴影和绿色斑点明显地淡下去。早晨很快就要来了。

“把孩子接过去!”老板娘说,系好衬衫胸前的纽扣。“他在哭。一定是有人用毒眼看了他。”

瓦丽卡接过小娃娃,放在摇篮里,又摇起来。绿色的斑点和阴影逐渐消失,再也没有什么东西钻进她脑子里,弄得她脑子昏昏沉沉了。可是她仍旧犯困,困极了!瓦丽卡把脑袋搁在摇篮边上,用全身的力气摇它,想把睡意压下去,然而她的眼皮仍旧粘在一起,脑袋沉甸甸的。

“瓦丽卡,生炉子!”房门外传来老板的声音。

这是说已经到起床和干活的时候了。瓦丽卡就丢下摇篮,跑到小板棚去取柴火。她暗暗高兴。人一跑路,一走动,就不像坐着那么困了。她拿来柴火,生好炉子,觉得她那像木头一样的脸舒展开来,她的思想也清楚起来了。

“瓦丽卡,烧茶炊!”老板娘叫道。

瓦丽卡就劈碎一块小劈柴,可是刚把它们点燃,塞进茶炊,又听见新的命令:

“瓦丽卡,把老板的雨鞋刷干净!”

她就在地板上坐下,刷那双雨鞋,心里暗想:要是能把自己的头伸进这双又大又深的雨鞋里,略为睡上一会儿,那才好呢……忽然间,那双雨鞋长大,膨胀,填满整个房间,瓦丽卡把刷子掉在地下,然而她立刻摇一下头,瞪大眼睛,极力观看各种东西,免得它们长大,在她眼睛前面浮动。

“瓦丽卡,把外边的台阶洗一洗,要不然,让顾客看到,多难为情!”

瓦丽卡就洗台阶,收拾房间,然后生好另一个炉子,再跑到小铺里去买东西。活儿很多,连一分钟的空闲也没有。

然而再也没有比站在厨房桌子跟前削土豆皮更苦的事了。她的头往桌子上耷拉下去,土豆在她眼前跳动。刀子从她手里掉

下，那个气冲冲的胖老板娘卷起衣袖，在她身旁走来走去，说话声音那么响，闹得瓦丽卡的耳朵里嗡嗡地响。伺候吃饭、洗衣服、缝缝补补，也是苦事。有些时候她恨不得什么也不管，往地下一躺，睡它一觉才好。

白天过去了。瓦丽卡看见窗外黑下来，就按住像木头一样的太阳穴，微微地笑，自己也不知道笑什么。傍晚的幽暗抚摩着她那总也睁不开的眼睛，应许她不久可以美美地睡一觉。晚上，老板家里来了客人。

"瓦丽卡，烧茶炊！"老板娘叫道。

老板家里的茶炊很小，她前后得烧五次，客人才把茶喝够。他们喝完茶，瓦丽卡又呆站了一个钟头，瞧着客人，等候吩咐。

"瓦丽卡，快去买三瓶啤酒来！"

她拔脚就走，极力跑得快点，好赶走她的睡意。

"瓦丽卡，快去买白酒！瓦丽卡，开塞钻在哪儿？瓦丽卡，把青鱼收拾出来！"

最后，客人们总算走了。灯火熄灭，老板夫妇上床睡了。

"瓦丽卡，摇娃娃！"传来最后一道命令。

蟋蟀在火炉里叫。天花板上那块绿色斑点，那些裤子和尿布的阴影，又爬进瓦丽卡半睁半闭的眼睛，不住地向她眨眼，弄得她的脑袋昏昏沉沉。

"睡吧，好好睡，"她哼道，"我来唱个歌儿……"

那个小娃娃不住地啼哭，哭得声嘶力竭。瓦丽卡又看见那条泥路、背着行囊的人、佩拉格娅、父亲叶菲姆。她什么都明白，个个人都认得，可是在半睡半醒中，她就是弄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力量捆住她的手脚，压得她透不出气，不容她活下去。她往四下里看，找那种力量，好躲开它，可是她找不着。最后，她累得要死，使出全身力气，睁大眼睛，抬头看那不住摇闪的绿色斑点，听着娃

娃的啼哭声，这才找到了那个不容她活下去的敌人。

原来敌人就是那个娃娃。

她笑了。她觉得奇怪：这么一点小事，以前她怎么会没有弄明白？那块绿色斑点、那些阴影、那只蟋蟀好像也在笑，也觉得奇怪似的。

这个错误的念头抓住了瓦丽卡。她从凳子上站起来，畅快地微笑着，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连眼睛也不眨一下。她想到马上就可以摆脱这个捆住她手脚的娃娃，不由得感到畅快，心里痒酥酥的……弄死这个娃娃，然后睡吧，睡吧，睡吧……

她笑着，挤了挤眼，伸出手指头向那块绿色斑点威胁地摇一下。瓦丽卡悄悄地溜到摇篮那儿，弯下腰去，凑近那个娃娃。她把他掐死后，赶快往地下一躺，高兴得笑起来，因为她可以睡觉了。过了半分钟，她就已经睡熟，跟死人一样了。

1888年

草　原

（游　记）

汝　龙译

1

七月里一天清早，有一辆没有弹簧的、破旧的带篷马车驶出某省的某县城，顺着驿路轰隆隆地滚动着，像这种非常古老的马车眼下在俄罗斯只有商人的伙计、牲口贩子、不大宽裕的神甫才肯乘坐。车子稍稍一动就要吱吱嘎嘎响一阵，车后拴着的桶子也来闷声闷气地帮腔。单听这些声音，单看挂在外层剥落的车身上那些寒伧的碎皮子，人就可以断定这辆车子已经老朽，随时会散成一片片了。

车上坐着那个城里的两个居民，一个是城里的商人伊万·伊万内奇·库兹米乔夫，胡子剃光，脸上戴着眼镜，头上戴着草帽，看样子与其说像商人，倒不如说像文官；还有一个是神甫赫利斯托福尔·西里斯基，县里圣尼古拉教堂的主持人，也是个小老头子，头发挺长，穿一件灰色的帆布长外衣，戴一顶宽边大礼帽，拦腰系一根绣花的彩色带子。商人在聚精会神地想心事，摇着头，为的是赶走睡意。在他脸上，那种习常的、正正经经的冷淡表情正在跟刚同家属告别、痛痛快快喝过一通酒的人的温和表情争执不下。神甫呢，用湿润的眼睛惊奇地注视着上帝的世界，他的微笑洋溢开来，好像连帽边也挂上了笑。他脸色挺红，仿佛挨了冻一样。他俩，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和库兹米乔夫，现在正坐

着车子去卖羊毛。刚才跟家人告别，他们饱吃了一顿奶油面包，虽然是大清早，却喝了几盅酒……两个人的心绪都好得很。

除了刚描写过的那两个人和拿鞭子不停地抽那一对脚步轻快的栗色马的车夫杰尼斯卡以外，车上还有一个旅客，那是个九岁的男孩，他的脸给太阳晒得黑黑的，沾着泪痕。这是叶戈鲁什卡①，库兹米乔夫的外甥。承舅舅许可，又承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好心，他坐上车子要到一个什么地方去进学校。他妈妈奥莉迦·伊万诺芙娜是一个十品文官的遗孀，又是库兹米乔夫的亲姐姐，喜欢念过书的人和上流社会，托她兄弟出外卖羊毛的时候顺便带着叶戈鲁什卡一路去，送他上学。现在这个男孩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上哪儿去，为什么要去，光是坐在车夫的座位上，挨着杰尼斯卡，抓住他的胳膊肘，深怕摔下去。他的身子跳上跳下，像是放在茶炊顶盖上的茶壶。由于车子走得快，他的红衬衫的背部鼓起来，像个气泡。他那顶新帽子插着一根孔雀毛，像是车夫戴的帽子，不住地溜到后脑壳上去。他觉得自己是个最不幸的人，恨不得哭一场才好。

马车路过监狱，叶戈鲁什卡瞧了瞧在高高的白墙下面慢慢走动的哨兵，瞧了瞧钉着铁格子的小窗子，瞧了瞧在房顶上闪光的十字架，想起来上个星期在喀山圣母节他跟妈妈一块儿到监狱教堂去参加守护神节典礼，又想起来那以前在复活节他跟厨娘柳德米拉和杰尼斯卡一块儿到监狱去过，把复活节的面包、鸡蛋、馅饼、煎牛肉送给犯人们，犯人们就道谢，在胸前画十字，其中有个犯人还把亲手做的一副锡袖扣送给叶戈鲁什卡呢。

这个男孩凝神瞧着那些熟地方，可恨的马车却飞也似地跑过去，把它们全撇在后面了。在监狱后面，那座给烟熏黑的打铁

① 叶戈鲁什卡和下文的叶戈尔卡都是叶戈尔的爱称。

店露了露头，再往后去是一个安适的绿色墓园，周围砌着一道圆石子墙。白十字架和白墓碑快活地从墙里面往外张望。它们掩藏在苍翠的樱桃树中间，远远看去像是些白斑点。叶戈鲁什卡想起来每逢樱桃树开花，那些白斑点就同樱桃花混在一起，化成一片白色的海洋。等到樱桃熟透，白墓碑和白十字架上就点缀了许多紫红的小点，像血一样。在围墙里的樱桃树阴下，叶戈鲁什卡的父亲和祖母季娜伊达·丹尼洛芙娜一天到晚躺在那儿。祖母去世后，装进一口狭长的棺材，有两个五戈比的铜板压在她那不肯合起来的眼睛上。在她去世以前，她是活着的，常从市场上买回松软的面包，上面撒着罂粟籽。现在呢，她睡了，睡了……

墓园后面有一个造砖厂在冒烟。从那些用茅草铺盖的、仿佛紧贴在地面上的长房顶下面，一大股一大股浓重的黑烟冒出来，懒洋洋地升上去。造砖厂和墓园上面的天空一片阴暗，一股股烟子投下的大阴影爬过田野和道路。有些人和马在那些房顶旁边的烟雾里走动，周身扑满红灰……

到造砖厂那儿，县城算是到了尽头，这以后就是田野了。叶戈鲁什卡向那座城最后看了一眼，拿脸贴着杰尼斯卡的胳膊肘，哀哀地哭起来……

"哼，还没嚎够，好哭鬼！"库兹米乔夫说。"又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了，娇孩子！既是不想去，就别去。谁也没有硬拉着你去！"

"得了，得了，叶戈尔小兄弟，得了……"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很快地唠叨着说，"得了，小兄弟……求主保佑吧……你这一去，又不是于你有害，而是于你有益。俗话说得好：学问是光明，愚昧是黑暗……真是这样的。"

"你想回去吗？"库兹米乔夫问。

"想……想……"叶戈鲁什卡呜咽着，回答说。

"那就回去吧。反正你也是白走一趟，正好应了那句俗话：为

了吃一匙果冻，赶了七里路。”

“得了，得了，小兄弟……”赫利斯托福尔神甫接着说。“求主保佑吧……罗蒙诺索夫[1] 当初也是这样跟渔夫一块儿出门，后来却成了名满欧洲的人物。智慧跟信仰合在一块儿，就会结出上帝所喜欢的果实。祷告词上是怎样说的？荣耀归于创世主，使我们的双亲得到安慰，使我们的教堂和祖国得益……就是这样的。”

“那益处往往并不一样……”库兹米乔夫说，点上一支便宜的雪茄烟。“有的人念上二十年书，也还是没念出什么道理来。”

“这种事也是有的。”

“学问对有些人是有益处，可是对另一些人，反倒搅乱了他们的脑筋。我姐姐是个不懂事的女人，她一心要过上流人那种日子，想把叶戈尔卡栽培成一个有学问的人，却不明白我可以教叶戈尔卡做我这行生意，美满地过上一辈子。我干脆跟你说吧：要是人人都去求学，想做上流人，那就没有人做生意，种庄稼了。大家就都要饿死了。”

“不过要 是人人都做生意，种庄稼，那就没有人懂得学问了。”

库兹米乔夫和赫利斯托福尔神甫想到双方都说了一句叫人信服的、有分量的话，就做出严肃的面容，一齐嗽了嗽喉咙。杰尼斯卡听他们讲话，一个字也没听懂，就摇摇头，微微欠起身子，拿鞭子抽那两匹栗色马。随后是沉默。

这当儿，旅客眼前展开一片平原，广漠无垠，被一道连绵不断的冈峦切断。那些小山互相挤紧，争先恐后地探出头来，合成

[1] 罗蒙诺索夫(1711—1765)，俄国启蒙运动杰出的倡导者，科学家和诗人，出身于渔民家庭。

一片高地，在道路右边伸展出去，直到地平线，消失在淡紫色的远方。车子往前走了又走，却无论如何也看不清平原从哪儿开的头，到哪儿为止……太阳已经从城市后面探出头来，正悄悄地、不慌不忙地干它的活儿。起初他们前面，远远的，在天地相接的地方，靠近一些小坟和远远看去像是摇着胳膊的小人一样的风车的地方，有一道宽阔而耀眼的黄色光带沿地面爬着，过一会儿，这道光带亮闪闪地来得近了一点，向右爬去，搂住了群山。不知什么温暖的东西碰到了叶戈鲁什卡的背脊。原来有一道光带悄悄从后面拢过来，掠过车子和马儿，跑过去会合另一条光带。忽然，整个广阔的草原抖掉清晨的朦胧，现出微笑，闪着露珠的亮光。

割下来的黑麦、杂草、大戟草、野麻，本来都晒得枯黄，有的发红，半死不活，现在受到露水的滋润，遇到阳光的爱抚，活转来，又要重新开花了。小海雀在大道上面的天空中飞翔，快活地叫唤。金花鼠在青草里互相打招呼。左边远远的，不知什么地方，凤头麦鸡在哀叫，一群山鹑被马车惊动，拍着翅膀飞起来，柔声叫着"特尔尔尔"，向山上飞去。螽斯啦、蟋蟀啦、蝉啦、蝼蛄啦，在草地里发出一阵阵吱呀吱呀的单调乐声。

可是过了一会儿，露水蒸发了，空气停滞了，被欺骗的草原现出七月里那种无精打采的样子，青草耷拉下来，生命停止了。太阳晒着的群山，现出一片墨绿色，远远看去呈浅紫色，带着影子一样的宁静情调；平原，朦朦胧胧的远方，再加上像拱顶那样笼罩一切，在没有树木、没有高山的平原上显得十分深邃而清澄的天空，现在都显得无边无际，愁闷得麻木了……

多么气闷，多么扫兴啊！马车往前跑着，叶戈鲁什卡看见的却老是那些东西：天空啦，平原啦，矮山啦……草地里的乐声静止了。小海雀飞走，山鹑不见了。白嘴鸦闲着没事干，在凋萎的

青草上空盘旋，它们彼此长得一样，使得草原越发单调了。

一只老鹰贴近地面飞翔，均匀地扇动着翅膀，忽然在空中停住，仿佛在思索生活的乏味似的，然后拍起翅磅，箭也似地飞过草原，谁也说不清它为什么飞，它需要什么。远处，一架风车在摇着翼片……

为了添一点变化，杂草里偶尔闪出一块白色的头盖骨或者鹅卵石。时不时的现出一块灰色的石像，或者一棵干枯的柳树，树梢上停着一只蓝色的乌鸦。一只金花鼠横窜过大道，随后，在眼前跑过去的，又只有杂草、矮山、白嘴鸦。……

可是，末后，感谢上帝，总算有一辆大车载着一捆捆的庄稼迎面驶来。大车顶上躺着一个姑娘。她带着睡意，热得四肢无力，抬起头来，看一看迎面来的旅客。杰尼斯卡对她打个呵欠，栗色马朝那些粮食伸出鼻子去。马车吱吱嘎嘎响着，跟大车亲一个嘴，带刺的麦穗像笤帚似地扫过赫利斯托福尔神甫的帽子。

“你把车子赶到人家身上来了，胖丫头！”杰尼斯卡叫道。“嘿，好肥的脸蛋儿，好像给黄蜂螫了似的！”

姑娘带着睡意微笑，动了动嘴唇，却又躺下去了……这时候山上出现一棵孤零零的白杨树。这是谁种的？它为什么生在那儿？上帝才知道。要想叫眼睛离开它那苗条的身材和绿色的衣裳，却是困难的。这个美人儿幸福吗？夏天炎热，冬天严寒，大风大雪，到了可怕 的秋夜，只看得见黑暗，除了撒野的怒号的风以外什么也听不见，顶糟的是一辈子孤孤单单……过了那棵白杨树，一条条麦田从大道直伸到山顶，如同耀眼的黄地毯一样。山坡上的麦子已经割完，捆成一束束，山麓的麦田却刚在收割……六个割麦人站成一排，挥动镰刀，镰刀明晃晃地发亮，一齐合着拍子发出“夫希！夫希！”的声音。从捆麦子的农妇的动作，从割麦人的脸色，从镰刀的光芒可以看出溽暑烘烤他们，使他们透不

出气来。一条黑狗吐出舌头从割麦人那边迎着马车跑过来，多半想要吠叫一阵吧，可是跑到半路上却站住，淡漠地看那摇着鞭子吓唬它的杰尼斯卡。天热得狗都不肯叫了！一个农妇直起腰来，把两只手放到酸痛的背上，眼睛盯紧叶戈鲁什卡的红布衬衫。究竟是衬衫的红颜色中了她的意呢，还是使她想起了她的子女，那就不知道了，总之，她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呆呆地瞧了他很久……

可是这时候麦田过去了。眼前又伸展着干枯的平原、太阳晒着的群山、燥热的天空。又有一只老鹰在地面上空飞翔。远处，跟先前一样，一架风车在转动叶片，看上去仍旧像是一个小人在摇胳膊。老这么瞧着它怪腻味的，仿佛永远走不到它跟前似的，又仿佛它躲着马车，往远处跑去了。

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和库兹米乔夫一声也不响。杰尼斯卡不时拿鞭子抽枣红马，向它们嚷叫 。叶戈鲁什卡不再哭了，冷淡地瞧着四周。炎热和草原的单调弄得他没精神了。他觉得好像已经坐着车走了很久，颠动了很久，太阳把他的背烤了很久似的。他们还没走出十俄里，他就已经在想："现在总该停下来休息了！"舅舅脸上的温和神情渐渐消失，只留下正正经经的冷漠，特别是在他脸上戴着眼镜，鼻子和鬓角扑满灰尘的时候，总是给那张刮光胡子的瘦脸添上凶狠无情像拷问者一样的神情。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却一直不变，始终带着惊奇的神情瞧着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微微笑着。他一声不响，正在思忖什么快活而美好的事情，脸上老是带着善意的温和笑容。仿佛美好快活的思想也借了热力凝固在他的脑袋里似的……

"喂，杰尼斯卡，今天我们追得上那些货车队吗？"库兹米乔夫问道。

杰尼斯卡瞧了瞧天空，欠起身子拿鞭子抽马，然后才答道：

“到夜里，要是上帝高兴，我们就会追上……”

传来狗叫的声音，六条草原上的高大的看羊狗，仿佛本来埋伏着，现在忽然跳出来，凶恶地吼叫着，朝着马车跑来。它们这一伙儿都非常凶，生着毛茸茸的、蜘蛛样的嘴脸，眼睛气得发红，把马车团团围住，争先恐后地挤上来，发出一片嘶哑的吼叫声。它们满心是恨，好像打算把马儿、马车、人一齐咬得粉碎似的……杰尼斯卡素来喜欢要弄狗，喜欢拿鞭子抽狗，一看机会来了，高兴得很，脸上露出幸灾乐祸的表情，弯下腰去，挥起鞭子抽打着看羊狗。那些畜生叫得更凶了，马儿仍旧飞跑。叶戈鲁什卡好不容易才在座位上坐稳，他眼望着狗的眼睛和牙齿，心里明白：他万一摔下去，它们马上就会把他咬得粉碎。可是他并不觉得害怕，他跟杰尼斯卡一样幸灾乐祸地瞧着它们，惋惜自己手里没有一根鞭子。

马车碰到了一群绵羊。

“站住！”库兹米乔夫叫道。“拉住缰！吁！……”

杰尼斯卡就把全身往后一仰，勒住枣红马。马车停了。

“走过来！”库兹米乔夫对牧 羊人叫道。“把狗喊住，这些该死的东西！”

老牧羊人衣服破烂，光着脚，戴着一顶暖和的帽子，腰上挂着一个脏包袱，手里拄一根尖端有个弯钩的长拐杖，活像《旧约》上的人物。他喊住狗，脱下帽子，走到马车跟前。另一个同样的《旧约》上的人物一动不动地站在羊群的另一头，漠不关心地瞅着这些旅客。

“这群羊是谁的？”库兹米乔夫问道。

“瓦尔拉莫夫的！”老人大声回答。

“瓦尔拉莫夫的！”站在羊群另一头的牧羊人也这样说。

“昨天瓦尔拉莫夫从这条路上经过没有？”

“没有……老爷……他的伙计路过这里来着，这是实在的……”

“赶车走吧！”

马车往前驶去，牧羊人和他们的恶狗留在后面了。叶戈鲁什卡不高兴地瞧着前面淡紫色的远方，渐渐觉得那摇动翼片的风车好像近一点了。那风车越来越大，变得十分高大，已经可以看清它的两个翼片了。一个翼片旧了，打了补丁，另一个是前不久用新木料做的，在太阳底下亮闪闪的。

马车一直往前走。风车却不知为什么，往左边退下去。他们走啊走的，风磨一个劲儿往左退，不过没有消失，还是看得见。

“博尔特瓦替儿子开了一个多好的磨坊呀！”杰尼斯卡说。

“怎么看不见他的庄子？”

“庄子在那边，在山沟后边。”

博尔特瓦的庄子很快就出现了，可是风车还是没有往后退，还是没有留在后面，仍旧用它那发亮的翼片瞅着叶戈鲁什卡，不住地摇动。好一个魔法师！

2

天近中午，马车离开大道，往右拐弯，缓缓地走了几步，站住了。叶戈鲁什卡听到一种柔和的、很好听的淙淙声，觉得脸上碰到一股不同的空气，像是一块凉爽的天鹅绒。前面是大自然用奇形怪状的大石头拼成的小山，水从那里通过不知哪位善人安在那儿的一根用鼠芦做成的小管子流出来，成为一股细流。水落到地面上，清澈，欢畅，在太阳下面发亮，发出轻微的淙淙声，很快地流到左面什么地方去，好像自以为是一条汹涌有力的激流似的。离小山不远的地方，这条小溪变宽，成了一个小水池。炽热

的阳光和干焦的土地贪馋地喝着池里的水，吸尽了它的力量。可是再过去一点，那小水池大概跟另一条这样的小溪会合了，因为离小山百步开外，沿着那条小溪，长着稠密茂盛的薹草，一片苍翠。马车驶过去的时候，从那里面飞出三只鹬来，啾啾地叫。

旅客在溪边下车休息，喂马。库兹米乔夫、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叶戈鲁什卡，在马车和卸下来的马所投射的淡淡阴影里铺好一条毡子，坐下吃东西。借了热力凝固在赫利斯托福尔神甫脑袋里的美好快活的思想，在他喝了一点水、吃了一个熟鸡蛋以后，就要求表达出来。他朝叶戈鲁什卡亲热地看一眼，嘴里嚼着，开口了：

"我自己也念过书，小兄弟。从很小的年纪起，上帝就赐给我思想和观念，因而我跟别人不一样，还只有你这样大的时候就已经凭了我的才智给爹娘和教师不少安慰了。我没满十五岁就会讲拉丁语，用拉丁文做诗，跟讲俄语、用俄文做诗一样好。我记得我做过主教赫利斯托福尔的执权杖的侍从。有一次，我现在还记得那是已故的、最最虔诚的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皇上的命名日，主教做完弥撒，在祭坛上脱掉法衣，亲切地看着我，问道：'Puer boen，quam appellaris?'① 我回答：'Christophorus Sum.'② 他就说：'Ergo connominati summus.' 那是说，我们是同名的人……然后他用拉丁语问：'你是谁的儿子?' 我也用拉丁语回答说，我是列别金斯克耶村的助祭西利伊斯基的儿子。他老人家看见我对答如流，而又清楚，就为我祝福，说：'你写信告诉你父亲，说我不会忘记提拔他，也会好好照应你。'站在祭坛上的大司祭和神甫们听见我们用拉丁语谈话，也十分惊奇，人人称赞我，都

① 拉丁语：好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② 拉丁语：我叫赫利斯托福尔。

很满意。小兄弟，我还没生胡子就已经会读拉丁文、希腊文、法文的书籍，学过哲学、数学、俗世的历史和各种学科了。上帝赐给我的记性可真惊人。一篇文章我往往只念过两遍，就背得出来。我的教师和保护人都奇怪，料着我将来会成为一个大学者，成为教会的明灯。我自己也真打算到基辅去继续求学，可是爹娘不赞成。'你想念一辈子的书，'我爹说，'那我们要等到你什么时候呢？'听到这些话，我就不再念书，而去找事做了。当然，我没成为学者，不过呢，我没忤逆爹娘，到他们老年给了他们安慰，给他们很体面地下了葬。听话，比持斋和祷告更要紧呢！"

"您那些学问现在恐怕已经忘光了吧！"库兹米乔夫说。

"怎么会不忘光？谢谢上帝，我已经七十多岁了！哲学和修辞学我多少还记得一点，可是外国语和数学我都忘光了。"

赫利斯托福尔神甫眯细眼睛，沉思一下，低声说：

"本体是什么？本体是自在的客体，不需要别的东西来完成它。"

他摇摇头，感动地笑了。

"精神食粮！"他说。"确实，物质滋养肉体，精神食粮滋养灵魂啊！"

"学问归学问，"库兹米乔夫叹道，"不过要是我们追不上瓦尔拉莫夫，学问对于我们也就没有多大好处了。"

"人又不是针，我们总会找到他的。现在他正在这一带转来转去。"

他们先前见过的那三只鹬，这时候在薹草上面飞着，在它们啾啾的叫声中可以听出惊慌和烦恼的调子，因为人家把它们从小溪那儿赶走了。马庄重地咀嚼着，喷着鼻子。杰尼斯卡在它们身旁走来走去，极力装得完全没理会主人们正在吃的黄瓜、馅饼、鸡蛋，一心一意地扑打那些粘满马背和马肚子的马虻和马

蝇。他无情地拍死那些受难者，喉咙里发出一种特别的、又恶毒又得意的声音。每逢没打中，他就烦恼地嗽一嗽喉咙，盯住那只运气好、逃脱了死亡的飞虫。

“杰尼斯卡，你在那儿干什么！来吃东西啊！”库兹米乔夫说，深深地吁一口气，那意思是说，他已经吃饱了。

杰尼斯卡忸怩地走到毡子跟前，拿了五根又粗又黄、俗语所说的“老黄瓜”（他不好意思拿细一点、新鲜一点的），拿了两个颜色发黑、裂了口的煮鸡蛋，然后犹犹豫豫、仿佛担心自己伸出去的手会挨打似的，手指头碰了碰甜馅饼。

“拿去吧，拿去吧！”库兹米乔夫催他说。

杰尼斯卡坚决地拿起馅饼，走到旁边远一点的地方，在地上坐下，背对着马车。马上传来了非常响的咀嚼声，连马也回转头去怀疑地瞧了瞧杰尼斯卡。

吃完饭，库兹米乔夫从马车上拿下一个装着什么东西的袋子，对叶戈鲁什卡说：

“我要睡了，你小心看好，别让人家从我脑袋底下把这袋子抽了去。”

赫利斯托福尔神甫脱掉法衣，解了腰带，脱下长外衣，叶戈鲁什卡瞧着他，惊呆了。他怎么也没料到神甫也穿裤子，赫利斯托福尔却穿着帆布裤子，裤腿掖在高统靴子里，还穿着一件花粗布的又短又瘦的上衣。叶戈鲁什卡瞧着他，觉得他穿着这身跟他尊严的地位很不相称的衣服，再配上他的长头发和长胡子，看上去很像鲁滨孙·克鲁梭①。库兹米乔夫和赫利斯托福尔神甫脱下外衣，面对面在马车下面的阴影里躺下来，闭上眼睛。杰尼斯卡嚼完吃食，在太阳地里仰面朝天躺下，也闭上眼睛。

① 英国文学家笛福（1661—1731）所著《鲁滨孙漂流记》中的主人公。

“小心看好，别让人家把马牵去！”他对叶戈鲁什卡说，立刻就睡着了。

一片沉静。什么声音也没有，只听见马在喷鼻子、嚼吃食，睡觉的人在打鼾。远处不知什么地方，有一只凤头麦鸡在悲鸣。有时候，那三只鹬发出啾啾的叫声，飞过来看一看这些不速之客走了没有。溪水潺潺地流着，声音轻柔温和，不过这一切并没有打破寂静，也没有惊动停滞的空气，反倒使得大自然昏昏睡去了。

叶戈鲁什卡吃过东西以后觉得天气特别闷热，热得喘不过气来，就跑到薹草那边去，在那儿眺望左近一带地方。他这时候看见的跟早晨看见的一模一样，无非是平原啦、矮山啦、天空啦、淡紫色的远方啦。不过山近了一点，风车不见了，它已经远远地落在后面了。在流出溪水的那座乱石山背后，耸起另一座小山，平得多，也宽得多。山上有一个不大的村子，住着五六户人家。在那些农舍四周，看不见有人，有树，有阴影，仿佛那村子在炎热的空气中透不出气来，正在干枯似的。叶戈鲁什卡没有事可干，就在青草里捉住一只蟋蟀，把它放在空拳头里，送到耳朵旁边，听那东西奏它的乐器，听了很久。等到听腻它的音乐，他就去追一群黄蝴蝶，那群蝴蝶往薹草中间牲畜饮水的地方飞去。他追啊追的，自己也没有留意又回到马车旁边来了。他舅舅和赫利斯托福尔神甫睡得正酣，他们一定还要睡两三个钟头，等马休息过来为止……他怎样打发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呢？他上哪儿去躲一躲炎热呢？真是个难题……叶戈鲁什卡不由自主地把嘴凑到水管口上接那流出来的水；他的嘴里一阵清凉，并且有鼠芹的味道。起初，他起劲地喝，后来就勉强了，他一直喝到一股尖锐的清凉感觉从他的嘴里散布到全身，水浇湿了他的衬衫才罢休。然后他走到马车跟前，端详那些睡熟的人。舅舅的脸跟往常一样现出正正经经的冷淡表情。库兹米乔夫热中于自己的生意，因此哪怕在睡

梦中或者在教堂里做祷告，听人家唱“他们啊小天使”的时候，也总是想着自己的生意，一刻也忘不掉，现在他多半梦见了一捆捆羊毛、货车、价钱、瓦尔拉莫夫……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呢，是个温和的、随随便便的、喜欢说笑的人，一辈子也没体会到有什么事业能够像蟒蛇那样缠住他的灵魂。在他生平干过的为数众多的行业中，吸引他的倒不是行业本身，而是从事各种行业所必需的奔忙以及跟人们的周旋。因此，在眼前这次远行中，使他发生兴趣的并不是羊毛、瓦尔拉莫夫、价钱，而是长长的旅程、路上的谈天、马车底下的安睡、不按时间的进餐……现在，从他的脸容看来，他梦见的一定是主教赫利斯托福尔、拉丁语的谈话、他的妻子、奶油面包以及库兹米乔夫绝不会梦见的种种东西。

叶戈鲁什卡正在瞧他们那睡熟的脸容，不料听见了轻柔的歌声。远处不知什么地方，有个女人在唱歌，至于她究竟在哪儿，在哪个方向，却说不清。歌声低抑，冗长，悲凉，跟挽歌一样，听也听不清楚，时而从右边传来，时而从左边传来，时而从上面传来，时而从地下传来，仿佛有个肉眼看不见的幽灵在草原上空飞翔和歌唱。叶戈鲁什卡看一看四周，闹不清古怪的歌声是从哪儿来的。后来他仔细一听，觉得必是青草在唱歌。青草半死不活，已经凋萎，它的歌声中没有歌词，然而悲凉恳切地向什么人述说着，讲到它自己什么罪也没有，太阳却平白无故地烧烤它。它口口声声说它热烈地想活下去，它还年轻，要不是因为天热，天干，它会长得很漂亮，它没罪，可是它又求人原谅，还赌咒说它难忍难挨地痛苦，悲哀，可怜自己……

叶戈鲁什卡听了一阵，觉得这悲凉冗长的歌声好像使得空气更闷，更热，更停滞了……为了要盖没这歌声，他就哼着歌儿，使劲顿着脚跑到薹草那儿去。在那儿，他往四面八方张望，这才看见了唱歌的人。在小村尽头一个农舍附近，站着一个农妇，穿

一件短衬衣，腿脚挺长，跟苍鹭一样，正在筛什么东西，她的筛子底下有一股白色的粉末懒洋洋地顺着山坡洒下来。现在看得明白，就是她在唱歌。离她一俄丈①远，站着一个没戴帽子，穿一件女衬衣的小男孩，一动也不动。他仿佛给歌声迷住了似的，呆站在那里，瞧着下面什么地方，大概在瞧叶戈鲁什卡的红衬衫吧。

歌声中止了。叶戈鲁什卡溜达着走回马车这边来，没什么事可干，又到流水的地方喝水去了。

又传来了冗长的歌声。还是山那边村子里那个长腿的农妇唱的。叶戈鲁什卡的烦闷无聊的心情忽然又回来了。他离开水管，抬头往上看。他这一看，真是出乎意外，不由得有点惊慌。原来他脑袋的上方，在一块笨重的大石头上，站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只穿一件衬衫，鼓起大肚子，两腿很细，就是原先站在农妇旁边的那个男孩。他张大嘴，眼也不眨地瞧着叶戈鲁什卡的红布衬衫和马车，眼光里带着呆滞的惊奇，甚至带着点恐怖，仿佛眼前看见的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鬼魂。衬衫的红颜色引诱他，打动他的心。马车和睡在马车底下的人勾起他的好奇心。也许他自己也没觉得那好看的红颜色和好奇心把他从小村子里引下来，这时候他大概在奇怪自己胆子大吧。叶戈鲁什卡瞧了他很久，他也瞧了叶戈鲁什卡很久。他俩一声不响，觉得有点别扭。沉默很久以后，叶戈鲁什卡问：

"你叫什么名字？"

陌生的孩子的脸颊比先前更往外鼓。他把背贴着石头，睁大眼睛，努动嘴唇，用沙哑的低音回答说：

"基特！"

两个孩子彼此没有再说话。神秘的基特又沉默了一阵，然后

① 1俄丈等于2.134米。

仍旧拿眼睛盯紧叶戈鲁什卡，同时用脚后跟摸索到一块可以下脚的地方，顺势登到石头上，从那儿他一面往后退，一面凝神瞧着叶戈鲁什卡，好像害怕他会从背后打他似的。他又登上一块石头，照这样一路爬上去，直到爬过山顶，完全看不见了为止。

叶戈鲁什卡用眼睛送走他以后，伸出胳膊搂着膝盖，低下了头……炎阳晒着他的后脑壳、脖子、背脊。悲凉的歌声一会儿消失，一会儿又在停滞而闷热的空气里飞过。小溪单调地淙淙响，马嚼吃食，时间无穷无尽地拖下去，好像也呆住不动了似的。仿佛从早晨到现在，已经过了一百年……难道上帝要叫叶戈鲁什卡、马车、马儿，在这空气里呆住，跟那些山似地变成石头，永远定在一个地方？

叶戈鲁什卡抬起头来，用无精打采的眼睛看着前面；淡紫色的远方在这以前原本稳稳不动，现在却摇晃起来，随同天空一齐飞到更远的什么地方去了……它顺带把棕色的野草、薹草拉走，叶戈鲁什卡跟在奔跑的远方的后面非常快地追着。有一种力量一声不响地拖着他不知往什么地方去，炎热和使人烦闷的歌声在后面追随不舍。叶戈鲁什卡垂下头，闭上了眼睛……

杰尼斯卡第一个醒过来。不知什么东西螫了他一下，因而他跳起来，急忙搔自己的肩膀，说：

"该死的鬼东西！巴不得叫你咽了气才好！"

然后他走到溪旁，喝饱水，洗了很久的脸。他的喷气声和泼水声把叶戈鲁什卡从昏睡中惊醒。男孩瞧着他那挂着一颗颗水珠、点缀着大雀斑、像大理石一样的湿脸，问道：

"我们马上要走了？"

杰尼斯卡看一眼高高挂在天空的太阳，回答道：

"大概马上就要走了。"

他用衬衫的下襟擦干脸，做出很严肃的脸相，用一条腿跳来

跳去。

“来，看咱俩谁先跑到薹草那儿！”他说。

叶戈鲁什卡给炎热和困倦弄得一点劲儿也没有，可是他还是跟着他跳。杰尼斯卡已经将近二十岁，当了马车夫，就要结婚了，可是还没脱尽孩子气。他很喜欢放风筝，放鸽子，玩羊拐，追人，老是加入孩子们的游戏和争吵。只要主人一走开，或者睡了，杰尼斯卡就玩起来，比如用一条腿跳啊，丢石子啊。凡是成年人，看见他真心诚意、十分入迷地跟大孩子们一起蹦蹦跳跳，谁也忍不住要说：“好一个蠢材！”孩子们呢，看见这个大车夫闯进他们的世界里来，却不觉得奇怪：让他来玩好了，只要不打架就成！这就好比小狗看见一只热心的大狗跑过来，开始跟它们一块儿玩耍，它们也不会觉着有什么可奇怪的。

杰尼斯卡赶过了叶戈鲁什卡，而且分明因此很满意。他眏了眏眼，为了夸耀自己可以用一条腿跳到随便多么远去，就向叶戈鲁什卡提议要不要顺着大路跳，然后一刻也不休息，再从大路上跳回马车这边来。叶戈鲁什卡谢绝了他的提议，因此他喘得厉害，一点劲儿也没有了。

忽然，杰尼斯卡做出很庄重的脸色，就连库兹米乔夫骂他或者向他摇手杖的时候，他都没有这样过。他注意地听着，悄悄地屈一个膝头跪下去，他的脸上现出严厉和惊恐的表情，人只有在听到异教邪说的时候才会有那样的表情。他用眼睛盯紧一个地方，慢慢地抬起一只手来握成一个空拳头，忽然扑下去，肚子贴着地面，空拳头扣在青草上。

“逮住了！”他得意地喘着气说，站起来，把一只大螽斯举到叶戈鲁什卡眼前。

叶戈鲁什卡和杰尼斯卡用手指头摸了摸螽斯那宽阔的绿背，碰一碰它的触须，以为这样会使得它感到舒服。然后杰尼

斯卡捉到一个吸足了血的肥马蝇，送给螽斯吃。螽斯爱理不理，好像跟杰尼斯卡早就相熟一样，活动着像护眼甲那样的大下巴，一口咬掉了马蝇的肚子。他们放了螽斯。它把翅膀的粉红色里层闪了一闪，跳进草里去了，立刻唧唧地唱起歌来。他们把马蝇也放了。它张开翅膀，尽管没有肚子，却仍旧飞到马身上去了。

马车底下传来深长的叹气声。那是库兹米乔夫醒来了。他连忙抬起头来，不安地瞧一瞧远方，他的眼光漠不关心地掠过叶戈鲁什卡和杰尼斯卡；从他的眼光看得出，他一醒来就想起了羊毛和瓦尔拉莫夫。

“赫利斯托福尔神甫，起来，到时候了！”他着急地说。“别睡了，已经睡得误了事！杰尼斯卡，套上马！”

赫利斯托福尔神甫醒来，脸上仍旧带着睡熟时候的笑容。他睡过一觉，脸上起了很多皱纹，以致他的脸好像缩小了一半似地。洗完脸，穿好衣服以后，他不慌不忙地从衣袋里拿出一本又小又脏的《诗篇》来，脸朝东站着，低声念起来，在胸前画十字。

“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库兹米乔夫责备地说。“该走了，马已经套好，您呢，真是的……”

“马上就完，马上就完……”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嘟哝着说。“圣诗总得念……今天还没念过呢。”

“留着以后再念也可以嘛。”

“伊万·伊万内奇，这是我每天的规矩……不能不念。”

“上帝不会惩罚您的。”

赫利斯托福尔神甫脸朝东，一动也不动地站了足足一刻钟，努动嘴唇；库兹米乔夫几乎带着痛恨的神情瞧着他，不耐烦地耸动着肩膀。特别惹他冒火的是，赫利斯托福尔神甫每次念完赞美辞总要吸进一口气，很快地在身上画十字，而且故意提高声音连

念三次，好叫别人也在身上画十字："阿利路亚①，阿利路亚，阿利路亚！赞美吾主！"

末后，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微微一笑，抬起眼睛望着天空，把《诗篇》放回口袋里，说：

"Fini！"②

过了一分钟，马车在大道上走动起来。马车仿佛在往回走，不是往前走似的，旅客们看见的景致跟中午以前看见的一模一样。群山仍旧深藏在紫色的远方，看不见它们的尽头。眼前不住地闪过杂草和石头。一片片残梗断株的田地掠过去，然后仍旧是些白嘴鸦，仍旧是一只庄重地拍着翅膀、在草原上空盘旋的鹞鹰。由于炎热和沉静，空气比先前更加停滞了。驯顺的大自然在沉静中麻木了……没有风，没有欢畅新鲜的声音，没有云。

可是末后，等到太阳开始西落，草原、群山、空气却已经受不了压迫，失去耐性，筋疲力尽，打算挣脱身上的枷锁了。出乎意外，一团蓬松的、灰白的云从山后露出头来。它跟草原使了个眼色，仿佛在说："我准备好了，"天色就阴下来了。忽然，在停滞的空气里不知有什么东西爆炸开来；猛然刮起一阵暴风，在草原上盘旋，号叫，呼啸。立刻，青草和去年的枯草发出怨诉声，灰尘在大道上卷成螺旋，奔过草原，一路裹走麦秸、蜻蜓、羽毛，像是一根旋转的黑柱子，腾上天空，遮暗了太阳。在草原上，四面八方，风滚草踉踉跄跄，跳跳蹦蹦奔跑不停，其中有一株给旋风裹住，跟小鸟那样盘旋着，飞上天空，变成一个黑斑点，不见了。这以后，又有一株飞上去，随后第三株飞上去，叶戈鲁什卡看见其中两株在蓝色的高空碰在一起，互相扭住，仿佛在角力似的。

---

① 犹太教习用的欢呼语，后为基督教沿用，意为"赞美上帝"。

② 拉丁文：完了！

大道旁边有一只小鸨在飞。它拍着翅膀,扭动尾巴,浸在阳光里,看样子像是钓鱼用的那种小鱼形的金属鱼钩,或者像一只池塘上的小蝴蝶,在掠过水面的时候,翅膀和触须分不清楚,好像前后左右都生出了触须……小鸨在空中颤抖,好像一只昆虫,现出花花绿绿的颜色,直线样飞上高空,然后大概给尘雾吓住,往斜刺里飞去,很久还看得见它一闪一闪地发亮……

这当儿,一只秧鸡受了旋风的惊吓,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从草地里飞起来。它不像所有的鸟那样逆着风飞,而是顺着风飞,因此它的羽毛蓬蓬松松,全身膨胀得像母鸡那么大,样子很愤怒,很威武。只有那些在草原上活到老年、习惯了草原上种种纷扰的乌鸦,才镇静地在青草上飞翔,或者冷冷淡淡,什么也不在意,伸出粗嘴啄坚硬的土地。

山后传来沉闷的隆隆雷声,刮起一阵清风。杰尼斯卡欢喜地打了个呼啸,拿鞭子抽马。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和库兹米乔夫拉紧帽子,定睛瞧着远山……要是痛痛快快下阵雨,那多好啊!

好像再稍稍加一把劲,再挣扎一下,草原就会占上风了。可是那肉眼看不见的压迫力量渐渐镇住风和空气,压下灰尘,随后像是没出什么事似的,沉寂又回来了。云藏起来,被太阳晒焦的群山皱起眉头,空气驯顺地静下来,只有那些受了惊扰的凤头麦鸡不知在什么地方悲鸣,抱怨命运……

这以后不久,黄昏来了。

3

在昏暗的暮色中出现一所大平房,安着锈得发红的铁皮房顶和黑暗的窗子。这所房子叫做旅店,可是房子旁边并没有院子。它立在草原中央,四周没有遮挡。旁边不远的地方,有一个

破败的小樱桃园，四周围着一道篱墙，看上去黑沉沉的。窗子底下立着昏睡的向日葵，耷拉着沉甸甸的脑袋。小樱桃园里有架小风车嘎啦嘎啦响，那里安这么一个东西是为了用那种响声吓退野兔。房子近旁除了草原以外，什么也看不见，听不见。

马车刚刚在有遮檐的门廊前面停住，房子里就传出欢畅的声音，一个是男人的声音，一个是女人的。一扇安着滑轮的门咿咿呀呀地开了，一刹那间马车旁边钻出一个又高又瘦的人，挥着手，摆动着衣服的底襟。这是旅店主人莫伊谢·莫伊谢伊奇，一个脸色很苍白、年纪不很轻的汉子，胡子挺漂亮，黑得跟墨一样。他穿着一件破旧的黑上衣，那件衣服穿在他那窄肩膀上就跟挂在衣架上一样。每逢莫伊谢·莫伊谢伊奇因为高兴或者害怕而拍手，他的衣襟就跟翅膀似地扇动。除了上衣以外，主人还穿着一条肥大的白裤子，裤腿散着，没塞在靴腰里；他还穿着一件丝绒坎肩，上面绣着大臭虫般的棕色花朵。

莫伊谢·莫伊谢伊奇认出了来客是谁。起初感情激动，呆住了，后来拍着手，嘴里哼哼唧唧。他的上衣底襟摆动着，背脊弯成一张弓，苍白的脸皱出一副笑容，仿佛他看见了马车不但觉着快乐，而且欢喜到了痛苦的程度。

“哎呀，我的上帝！哎呀，我的上帝！”他用尖细的、唱歌样的声调说，喘着气，手忙脚乱，他的举动反而妨碍客人走下车来。“今天对我来说是多么快活的日子呀！唉，可是我现在该做点什么呢？伊万·伊万内奇！赫利斯托福尔神甫！车夫座位上坐着一位多么漂亮的小少爷啊，如果我说了假话就叫上帝惩罚我！啊呀，我的上帝，我为什么站在这儿发呆，不领着客人到屋里去？请进请进……欢迎你们光临！把你们的东西全交给我吧……哎呀，我的上帝！”

莫伊谢·莫伊谢伊奇正在马车上搬行李，扶客人下车，忽然

扭转身，用着急的、窒息的声音嚷叫起来，好像淹在水里、喊人救命似的：

“索罗蒙！索罗蒙！”

“索罗蒙！索罗蒙！”一个女人的声音在屋里随着叫道。

安着滑轮的门咿咿呀呀地开了，门口出现一个身材不高的年轻犹太人，生着鸟嘴样的大鼻子，头顶光秃，四周生了些很硬的鬈发。他上身穿一件短短的、很旧的上衣，后襟呈圆形，短袖子，下身穿一条短短的紧身裤，因此看上去显得矮小，单薄，像是拔净了毛的鸟。这人就是索罗蒙，莫伊谢·莫伊谢伊奇的弟弟。他默默地向马车走来，现出有点古怪的微笑，没有向旅客问候。

“伊万·伊万内奇和赫利斯托福尔神甫来了！”莫伊谢·莫伊谢伊奇用一种仿佛生怕弟弟不相信的口气说。“哎呀嘿，多么想不到的事情，这些好人一下子都来了！来，搬东西，索罗蒙！请进吧，贵宾！”

过了一会儿，库兹米乔夫、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叶戈鲁什卡已经在一个阴暗的、空荡荡的大房间里，坐在一张旧的柞木桌子旁边了。那桌子几乎孤零零地没个倚傍，因为这个大房间里除了一张蒙着满是窟窿的漆皮的长沙发和三把椅子以外，就再也没有别的家具了。而且，那样的椅子也不见得人人都会叫做椅子。它们只是一种可怜的、看上去像是家具的东西罢了，蒙着破旧不堪的漆皮，椅背不自然地向后猛弯过去，看上去倒跟小孩子们的雪橇十分相像。当初那位无人知晓的细木匠究竟着眼于什么样的舒适才那么无情地弄弯椅背，这是不容易想明白的，人只好想象那不是细木匠的过错，也许是一位力大无比的旅客为了要显一显本事才把它扳弯的，后来再想把它扳正，反而扳得更弯了。房间显得阴森森的。墙壁灰白，天花板和檐板被烟熏黑。地板上有些来历不明的裂缝和窟窿（人们会猜想那也是大力士的脚后

跟踩穿的)。看来,即便房间里挂上十盏灯,也仍旧会挺黑。墙壁上或者窗台上没有一点像是装饰品的东西。不过有一面墙上挂着一个灰色的木框,装着一张不知什么规章,上面画着双头鹰。另一面墙上也有一个木框,装着一张版画,题着几个字:"人类的淡漠"。究竟人类对什么淡漠,那就闹不清了,因为那张画儿年代过久,画面发黑,布满蝇屎。房间里有一股发霉的酸臭气。

莫伊谢·莫伊谢伊奇一面领着客人走进房间,一面不住地弯腰,拍手,耸肩膀,发出快活的叫声。他认为这些举动是非做不可的,为的是显得非常有礼貌,和气。

"我们的货车什么时候走过这儿的?"库兹米乔夫问他。

"有一队货车是今天一清早走过这儿的,另一队呢,伊万·伊万内奇,是在这儿歇下来吃中饭,黄昏以前才上路的。"

"啊……瓦尔拉莫夫路过这儿没有?"

"没有,伊万·伊万内奇。他的伙计格利戈利·叶戈雷奇,昨天早晨经过这儿,说是今天他大概要到莫罗勘派① 的农场去。"

"好。那我们赶紧去追货车,然后上莫罗勘派那儿去。"

"上帝保佑,这可使不得,伊万·伊万内奇!"莫伊谢·莫伊谢伊奇惊慌地说,合起掌来。"夜里您还赶什么路?您痛痛快快吃一顿晚饭,在这儿住一宿,明天早晨,求上帝保佑,再去赶路,随您要去追谁就去追谁好了!"

"没这些闲工夫,没这些闲工夫了……对不起,莫伊谢·莫伊谢伊奇,下回再住好了,现在没有工夫。我们坐一刻钟就动身,可以在莫罗勘派那儿过夜。"

"一刻钟!"莫伊谢·莫伊谢伊奇尖叫一声,"您得惧怕上帝

① 基督教的一个派别,十八世纪后半期出现于俄国,反对设神甫和教堂。教徒不吃肉,只吃牛奶和鸡蛋。

才成，伊万·伊万内奇！您这是逼我藏起您的帽子，拿锁来锁上门！您总得吃点什么，喝一点茶呀！”

“我们来不及喝茶吃糖了，”库兹米乔夫说。

莫伊谢·莫伊谢伊奇偏着头，屈着膝盖，把手掌往前伸出去，好像招架别人打来的拳头似的，同时现出痛苦的快乐笑容，开始央求道：

“伊万·伊万内奇！赫利斯托福尔神甫！求你们赏个光，在我这儿喝杯茶吧。难道我是个坏人，弄得你们在我这里连喝杯茶都不行？伊万·伊万内奇！”

“行，喝杯茶也好，”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同情地叹一口气。“反正耽误不了多大工夫。”

“哦，好吧！”库兹米乔夫答应了。

莫伊谢·莫伊谢伊奇一下子来了劲，快活得大叫一声，耸起肩膀，好像刚刚钻出冷水，到了温暖地方似的；他跑到门口去，用先前喊叫索罗蒙所用的那种着急的、窒息的声调喊道：

“罗扎！罗扎！拿茶炊来！”

过了一分钟，门开了，索罗蒙走进房间，两只手端着一个大盘子。他把盘子放在桌上，眼睛讥诮地瞧着别处，仍旧古怪地微笑着。现在，借了灯光，可以看清楚他的笑容了，那笑容是很复杂的，表现许多种情绪，可是其中占主要地位的只有一种，那就是露骨的轻蔑。他仿佛正在想着一件什么可笑而愚蠢的事，正在对一个什么人看不惯、看不起，正在为一件什么事暗暗高兴，正在等个适当的机会用挖苦话讽刺一下，哈哈地笑一阵似的。他的长鼻子、厚嘴唇、狡猾的暴眼睛，好像饱含着大笑的欲望。库兹米乔夫瞧着他的脸，讥诮地微微一笑，问道：

“索罗蒙，今年夏天你为什么不上我们县城来赶集，表演犹太人？”

叶戈鲁什卡记得很清楚，两年前在县城的市集上一个棚子里，索罗蒙说过书，讲犹太人生活的故事，结果十分成功。这件事经人提起后，却没引起索罗蒙什么感触。他一句话也没回答，走出去，过一会儿端着茶炊回来了。

他把桌上的事办完，就站到一旁去，把手交叉在胸口上，伸出一条腿，他那讥讽的眼睛盯紧赫利斯托福尔神甫。他的姿态带点挑衅、傲慢、轻蔑的意味，同时又极可怜，极可笑，因为他的姿态越是显得庄严，他的短裤子，短上衣，滑稽的鼻子，鸟样的、像是拔净了毛的整个身体，也就越发惹眼。

莫伊谢·莫伊谢伊奇从另一个房间里拿来一张凳子，在离桌子稍稍远一点的地方坐下。

“祝你们胃口好！喝茶，吃糖！”他开始忙着招待客人们。“请多用点。这样的稀客，这样的稀客啊。我有五年没见到赫利斯托福尔神甫了。难道没有人肯告诉我这位漂亮的小少爷是谁家的吗？”他温柔地看着叶戈鲁什卡，问道。

“他是我姐姐奥莉迦·伊万诺芙娜的儿子，”库兹米乔夫回答。

“他上哪儿去？”

“上学校去。我们带他去进中学。”

为了表示有礼貌，莫伊谢·莫伊谢伊奇脸上做出惊奇的样子，含有深意地摇头晃脑。

“嘿，这是好事！”他说，朝茶炊摇摇手指头。“这是好事啊！等到你从学校毕业出来，就成了上流人，我们大家见着你就都得脱帽鞠躬了。你将来会变得有学问，有钱，有雄心，妈妈就高兴了。嘿，这是好事！”

他沉默一会儿，摸摸自己的膝头，用半诙谐半尊敬的声调讲起来：

“你得原谅我，赫利斯托福尔神甫，我打算写一封信给主教，告诉他说您打掉商人的饭碗了。我要拿一张公文纸，写道：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大概短钱用，因为他做生意，卖起羊毛来了。”

“不错，我这么大的年纪，真是异想天开……”赫利斯托福尔神甫说，笑起来，“老弟，我不做神甫而改行做商人了。现在我本该坐在家里，向上帝祷告，可是我坐着车子东跑西颠，像坐着战车的‘法老’[1] 似的……瞎忙啊！”

“可是钱倒会多起来哩！”

“得啦吧！碰一鼻子灰哟，哪儿谈得到钱。货色又不是我的，是我女婿米海罗的！”

“为什么他自己不去呢？”

“因为……他娘的奶在他嘴唇上还没干哪。他买羊毛倒还行，可是讲到卖啊，他就没本事了，他还年轻。他花光了所有的钱，想发财，冒尖儿，可是他在这儿试试，在那儿试试，谁也不赏识他。这小伙子照这样混了一年，然后跑来找我，说：‘爹，请您替我把羊毛卖掉，劳驾帮个忙吧！我做不来这些事！’事情就是这样的。只要出了什么事，就马上爹啊爹的，平时呢，没有爹也行了。他买羊毛的时候不来跟我商量，可是等到现在出了麻烦，就轮着爹了。其实爹哪儿成呢？要不是有伊万·伊万内奇，爹也没法办。他们这种人不知惹出多少麻烦哟！”

“对了，我老实跟您说吧，孩子总要惹出不少烦恼！”莫伊谢·莫伊谢伊奇叹道。“我有六个子女。一个要上学，一个要看病，一个要人抱。等他们长大了，麻烦还要多。不但如今是这样，就是在《圣经》上也是一样。雅各[2] 有了小孩子的时候，尽是哭，

[1] 古埃及国王的称号。

[2] 《圣经·创世记》载，雅各有十二个孩子，曾招来不少麻烦。

等到孩子长大，他哭得更伤心了！”

“嗯，是啊……”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同意，沉思地瞧着茶杯。“讲到我自己嘛，其实倒没有什么可以抱怨主的。我太太平平地活到了头，就跟别人托天之福活了一辈子一样……我已经把女儿们嫁给好人，给儿子们成家立业，现在我没有什么牵挂，已经尽了我的本分，四面八方，哪儿都可以去了。我跟我老婆过得挺和睦，有吃有喝，睡得挺香，有孙儿女们解闷，天天向上帝祷告，此外我也不要什么别的了。我的日子过得舒舒服服，用不着去巴结什么人。我有生以来就没受到过什么磨难，现在假定沙皇来问我：‘你需要什么？你希望有什么东西？’那我是什么也不要！样样我都有了，感谢上帝，什么都有了。全城的人，谁也及不上我这么幸福。唯一的烦恼是我有那么多的罪，不过话说回来，也只有上帝才没有罪。这话该对吧？”

“当然对。”

“自然，我没有牙了。岁数一大，背酸痛了，这样那样的……喘病什么的……有了病，身体衰弱了，不过话说回来，也要想一想我活到这么大的年纪了！七十多了！人总不能长生不死。总得知足才成。”

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忽然想起什么，对着杯子扑哧一声笑了，而且笑得咳嗽起来。莫伊谢·莫伊谢伊奇出于礼貌也笑，也咳嗽。

“真滑稽！”赫利斯托福尔神甫说，摆了摆手。“我的大儿子加夫里拉来看望我。他是做医生的，是切尔尼戈夫省地方自治局的医师……很好……我对他说：‘现在我害了气喘病什么的……你是大夫，那就给你爸爸看看病吧！’他当场脱掉我的衣服，敲呀，听呀，玩了种种花样……揉我的肚子，然后说：‘爸爸，您应当用压缩空气治一治才成。’”

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哈哈大笑，笑得流出了眼泪，站起来了。

“我就对他说：求上帝保佑，保佑那个什么压缩空气吧！”他把手一挥，在笑声中数说着。“求上帝保佑它，保佑那个什么压缩空气吧！”

莫伊谢·莫伊谢伊奇也站起来，用手捧着肚子，尖声笑起来，就跟叭儿狗的叫声一样。

“求上帝保佑它，保佑那个什么压缩空气吧！”赫利斯托福尔神甫笑着又说一遍。

莫伊谢·莫伊谢伊奇的笑声提高了两个调门，而且笑得那么厉害，站也站不稳了。

“哎呀，我的上帝……”他在笑声中呻吟道，“让我缓口气吧……笑得人简直要……哎哟！……笑死我了！”

他连笑带说，同时他又胆怯而怀疑地看一眼索罗蒙。索罗蒙还是照先前那种姿势站着，微微地笑。从他的眼神和笑容看来，他的轻蔑和憎恨出于内心，可是这表情跟他那好像拔净了毛的身体那么不相称，照叶戈鲁什卡看来，他仿佛故意装出那种挑衅的态度和恶狠狠的轻蔑神情，为了显一显小丑的身手，逗贵宾们一笑似的。

库兹米乔夫默默地喝完大约六杯茶，在面前的桌子上理出一块空地方，拿过袋子来，就是先前他睡在马车底下用来垫在脑袋底下的那个袋子。他解开细绳，抖一抖。成捆的钞票从袋子里滚出来，落在桌子上。

“趁现在有工夫，赫利斯托福尔神甫，我们来点一点，”库兹米乔夫说。

莫伊谢·莫伊谢伊奇一看见钱，就窘了，他站起来，如同一个有礼貌的、不愿意刺探别人隐私的人一样，踮起脚尖，张开胳膊稳住身子，走出房间去了。索罗蒙仍旧站在原来的地方。

"一卢布钞票是多少钱一捆?"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开口说。

"一卢布钞票是五十卢布一捆……三卢布钞票是九十卢布一捆……一百的和二十五的是一千一捆。您为瓦尔拉莫夫数出七千八百,我来数出给古塞维奇的钱。可是小心,别数错……"

叶戈鲁什卡生平从没见过像此刻放在桌子上的那许多钱。钱一定很多,因为赫利斯托福尔神甫为瓦尔拉莫夫点出来放在一边的七千八百,跟整堆票子相比显得很小。换了在别的时候,这么多的钱也许会使得叶戈鲁什卡震惊,引得他暗自盘算用这一堆钱可以买来多少面包圈、羊拐子、带罂粟籽的甜点心。现在他却漠不关心地瞧着钱,只觉着钞票冒出来的烂苹果味和煤油的臭味惹得他恶心。他一路上给马车颠得没了精神,现在乏了,只想睡觉。他的脑袋往下耷拉,眼睛张不开,思想跟线一样的搅乱了。要是可以的话,他就会舒舒服服地把脑袋垂倒在桌子上,闭上眼睛,免得看见灯光和在那一捆捆钞票上活动的手指头,让疲顿困倦的思想变得越乱越好。现在他却得极力不睡着,于是灯火、茶碗、手指头都变成双份,茶炊摇摇晃晃,烂苹果的气味越发刺鼻,惹人恶心了。

"唉,钱啊,钱啊!"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叹口气,微微一笑。"你们带来多少烦恼!现在我的米海罗大概在睡觉,梦见我会给他带回去这么一大堆钱呢。"

"您那米海罗·季莫菲伊奇是个糊涂人,"库兹米乔夫低声说,"他不会干他的行当,不过您明白事理,能够判断。您不如照我先前所说的那样把您的羊毛让给我,您自己回去的好,我呢,好吧,比我的价钱多给您半个卢布就是,这可纯粹是表一表敬意……"

"不行,伊万·伊万内奇,"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叹道。"承您关照,我很感激……当然,要是我能作主的话,那就用不着多说了,

可是眼前这批货，您自己知道，可不是我的……”

莫伊谢·莫伊谢伊奇踮着脚尖走进来。他出于礼貌极力不去看那堆钱，悄悄走到叶戈鲁什卡身边，在他背后拉一拉他的衬衫。

“跟我来，少爷，”他低声说，“我带你去看一只挺好的小熊！好一头吓人的、脾气暴躁的小熊！嘿嘿！”

带着睡意的叶戈鲁什卡就站起来，没精打采地跟着莫伊谢·莫伊谢伊奇去看熊。他走进一个不大的房间，还没看见什么东西，先就闻到一股发霉的酸味，比在大房间里闻到的浓得多，多半从这个房间散发到整个房子里去了。这房间有一半地方摆着一张大床，铺着油腻的绗过的棉被，另外一半地方摆着一个衣柜和一堆堆形形色色的破旧衣服，从女人的浆硬的裙子起到小孩的短裤和吊裤带为止，样样都有。衣柜上燃着一支油烛。

叶戈鲁什卡没看见原来犹太人应许下的熊，却看见了一个高大、很胖的犹太女人，披散着头发，穿一件红地黑花点的法兰绒连衣裙。她在大床和衣柜中间的狭窄过道上费劲地转来转去，发出哀伤的长声叹息，好像牙痛似的。一看见叶戈鲁什卡，她就做出要哭的脸相，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转眼间，就拿一片抹了蜂蜜的面包送到他唇边。

“吃吧，乖乖，吃吧！”她说。“你在这儿没有妈妈，没有人来照应你的吃喝。吃吧。”

叶戈鲁什卡果然吃了，不过他每天在家里吃的是冰糖和罂粟籽甜点心，觉得这种搀了一半蜂蜡和蜜蜂翅膀的蜂蜜没什么好吃。他吃东西的时候，莫伊谢·莫伊谢伊奇和犹太女人瞧着他叹气。

“你上哪儿去，乖乖？”犹太女人问道。

“上学去，”叶戈鲁什卡回答。

“你妈有几个孩子?”

“就是我一个,另外没有了。”

“哎哟!”犹太女人叹道,眼珠往上翻。“可怜的妈妈呀!可怜的妈妈!她会怎样地惦记,怎样地哭哟!过一年,我们也要送我们的纳乌木上学去了!哎哟!”

“唉,纳乌木,纳乌木!”莫伊谢·莫伊谢伊奇叹道,他那白脸上的皮肤紧张地抽动着。“他的身子那么单薄呀。”

油腻的被子颤动起来,从被子底下探出一个小孩的卷发的头,下面是一段很细的脖子,两只黑眼睛发亮,好奇地瞅着叶戈鲁什卡。莫伊谢·莫伊谢伊奇和犹太女人不住地叹气,走到衣柜那边去,开始用犹太话谈天。莫伊谢·莫伊谢伊奇用男低音低声讲话,他的犹太话归总起来,像是连续不断的“呱呱呱呱……”他妻子呢,用尖细的像是火鸡般的声音回答,她的话大致像是“嘟嘟嘟嘟……”他们正商量什么事,不料从油腻的被子底下探出另一个卷发的头和另一段瘦脖子,然后钻出第三个头,随后第四个头……要是叶戈鲁什卡有丰富的想象力,他就会想到被子底下躺着一个百头的怪物呢。

“呱呱呱呱……”莫伊谢·莫伊谢伊奇说。

“嘟嘟嘟嘟……”犹太女人回答。

这场商谈的结局是那个犹太女人长叹一声,钻进衣柜,解开一个破破烂烂的绿布包,拿出一大块心形的黑面蜜饼。

“拿着,乖乖,”她说,把蜜饼递给叶戈鲁什卡。“你现在没有妈妈,没有人给你点心吃了。”

叶戈鲁什卡把蜜饼塞到口袋里,退到门口,因为老板夫妇生活在其中的那种发酸的霉气他再也闻不得了。他回到大房间里,在长沙发上找个地方舒舒服服地坐下,就专心想自己的心事了。

库兹米乔夫一点完票子,就把票子放回袋子里。他对待那些

票子并不特别尊敬，毫无礼貌地把它们往袋子里乱扔，漠不关心，好像那些票子不是钱，而是废纸似的。

赫利斯托福尔神甫跟索罗蒙攀谈起来。

“喂，怎么样，聪明人索罗蒙[①]?”他笑着，打了个呵欠，在嘴上画十字。“事情怎么样?”

“您说的是什么事情?”索罗蒙问，露出挺凶的样子，好像人家在说他犯了什么罪似的。

“一般的事情啊……你最近在做什么?”

“我做什么?”索罗蒙反问一句，耸了耸肩膀。“还不是跟人家一样……您看得出来，我是奴才。我是哥哥的奴才，哥哥是客人们的奴才，客人们是瓦尔拉莫夫的奴才。要是我有一千万卢布，瓦尔拉莫夫就会做我的奴才。”

“这是什么意思? 他怎么会做你的奴才?”

“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位老爷或财主不愿意为了多得一个小钱而去舔满身疥疮的犹太人的手。现在我是个满身疥疮的犹太人，叫化子，人人把我看做一条狗，不过要是我有钱，瓦尔拉莫夫就会巴结我，就跟莫伊谢巴结你们一样。”

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和库兹米乔夫互相瞧了一眼。他俩都不明白索罗蒙的意思。库兹米乔夫严厉地冷眼瞧着他，问道：

“你这蠢材怎么能拿自己跟瓦尔拉莫夫相比?”

“我还不至于蠢到把我自己跟瓦尔拉莫夫比，”索罗蒙答道，讥讽地瞧着讲话人，“虽然瓦尔拉莫夫是个俄罗斯人，他本性却是满身疥疮的犹太人，他的全部生活就是为了赚钱和谋利，我呢，却把钱扔进炉子里去烧掉！ 我不要钱，不要土地，不要羊，也

---

① 根据《圣经》传说，索罗蒙是大卫的儿子，公元前十世纪以色列的国王，以机智聪明著称。在这儿是因为名字相同用来取笑的意思。

不要人家怕我，在我路过的时候对我脱帽子。所以我比您那个瓦尔拉莫夫聪明得多，也更像一个人！”

过了不多一会儿，叶戈鲁什卡在半睡半醒中听见索罗蒙用一种因为痛恨而透不出气的、低沉而嘶哑的声音讲犹太人，讲得又快又不清楚。起初他的俄国话倒还讲得好，后来他加进了讲犹太人生活的说书人的声调，开始用浓重的犹太口音讲话，像那回在市集上棚子里一样了。

“等一等……”赫利斯托福尔神甫打断他的话。“要是你不喜欢你的宗教，你可以改信别的宗教。嘲笑宗教是罪恶，只是顶顶下贱的人才嘲笑自己的宗教信仰。”

“您压根儿没听明白！”索罗蒙粗鲁地打断他的话。“我跟您讲的是一件事，您讲的却是另一件事……”

“现在谁都看得出来你是个蠢材，”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叹道。“我尽我的心教训你，你倒生气了。我照老前辈那样平心静气地对你说话，你却像火鸡似的‘卜拉，卜拉，卜拉！’你真是个怪人……”

莫伊谢·莫伊谢伊奇走进来了。他不安地瞧一眼索罗蒙，又瞧一眼客人，脸上的皮肤又紧张得抽动起来。叶戈鲁什卡摇了摇头，往四下里看一眼，偶尔看见了索罗蒙。这当儿索罗蒙的脸正好有四分之三向他转过来，他的长鼻子的阴影盖住他整个左脸，跟那阴影缠在一起的冷笑，亮晶晶的、讥讽的眼睛，傲慢的表情，好像拔净了毛的整个矮小身体，都化成双份，在叶戈鲁什卡的眼前跳动。这时候他本人不像是小丑，倒像是人在梦中偶尔见到的一种大概像恶魔之类的东西了。

“您这儿有个中了魔的人啊，莫伊谢·莫伊谢伊奇！求上帝跟他同在吧！”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微笑着说。“您应当把他安置到什么地方去，或者给他娶个老婆……他不像是个正常的人

了……”

库兹米乔夫生气地皱起眉头。莫伊谢·莫伊谢伊奇又不安地、试探地瞧瞧兄弟，瞧瞧客人。

“索罗蒙，出去！”他厉声说道。“出去！”

他还添了一句犹太话。索罗蒙猛地哈哈一笑，走出去了。

“怎么回事？”莫伊谢·莫伊谢伊奇惊慌地问赫利斯托福尔神甫。

“他忘了形了，”库兹米乔夫回答。“说话粗鲁，自以为了不起。”

“我早就料到了！”莫伊谢·莫伊谢伊奇恐怖地叫道，合起掌来。“唉，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他低声喃喃道。“请你们务必行行好，包涵一下，别生气。他这人真怪，真怪！唉，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他是我的亲兄弟，可他除了给我找麻烦以外，我从他那儿什么也得不到。你们知道，他呀……”

莫伊谢·莫伊谢伊奇用手指头指着脑门子，画了个圆圈，接着说：

“脑筋不正常啊……他是个没希望的人了。我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才好！他不喜欢人，不尊敬人，也不怕人……你们知道，他嘲笑每个人，净说蠢话，对什么人都不客气。说来你们可能不信，有一回瓦尔拉莫夫上这儿来了，索罗蒙对他说了些话，惹得他拿起鞭子把我和他都打了一顿……可是何苦拿鞭子抽我呢？难道能怪我不对？上帝夺去他的脑筋，那么这是上帝的意旨，难道能怪我不对吗？”

十分钟过去了，莫伊谢·莫伊谢伊奇仍旧在低声地唠唠叨叨，叹着气说：

“他晚上不睡觉，老是想啊，想啊，想啊，他究竟在想些什么，只有上帝才晓得。要是晚上去看他，他就生气，笑。他连我也不

喜欢……而且他什么也不要！先父去世的时候，给我们每人留下六千卢布。我买下这个旅店，结了婚，现在有了子女；他呢，把钱丢进炉子里烧掉了。真是可惜！真是可惜！何苦烧掉？你不要，可以给我啊，何苦烧掉呢？”

忽然那扇安着滑轮的门吱吱嘎嘎响起来，地板在什么人的脚步声中颤动。一股冷空气向叶戈鲁什卡袭来，他觉得好像有只大黑鸟飞过他面前，贴近他的脸扇着翅膀。他睁开眼睛……舅舅站在长沙发旁边，手里提着袋子，准备动身。赫利斯托福尔神甫拿着宽边的礼帽，正在对什么人鞠躬，微笑，然而不像平素那样笑得温柔而动情，却恭敬而勉强，这种笑容跟他的脸很不相称。莫伊谢·莫伊谢伊奇呢，好像他的身体断成了三截，而他正在稳住自己，极力不叫自己的身子散开似的。只有索罗蒙站在墙角，交叉着两只手，若无其事，照旧轻蔑地微笑。

“请尊驾原谅我们这儿不干净！”莫伊谢·莫伊谢伊奇哼哼唧唧地说，现出又痛苦又欢喜的笑容，不再理会库兹米乔夫和赫利斯托福尔神甫，一心稳住自己的身子，免得散开。“我们是些粗人，尊驾！”

叶戈鲁什卡揉一揉眼睛，房间中央果然站着一位尊驾，是个年轻、丰满、很美的女人，穿一身黑衣服，戴一顶草帽。叶戈鲁什卡还没来得及看清她的相貌，就不知因为什么缘故忽然想起了白天在山上看见的那棵孤零零的、苗条的白杨。

“瓦尔拉莫夫今天经过此地没有？”女人的声音问道。

“没有，尊驾！”莫伊谢·莫伊谢伊奇回答说。

“要是明天您看见他，请他上我家里去一会儿。”

忽然，十分意外，叶戈鲁什卡看见离自己的眼睛半俄寸[①]远

① 1俄寸等于4.4厘米。

的地方有两道丝绒样的黑眉毛，一对棕色的大眼睛，一张娇嫩的女性的脸蛋儿，带着两个酒涡儿，微笑从酒涡那儿放射出来，就跟阳光从太阳里放射出来一样，有一股挺好闻的香气。

“好一个漂亮的孩子！”女人说。“这是谁家的孩子？卡齐米尔·米哈伊洛维奇，瞧，多么可爱啊！我的上帝啊，他睡着了！我亲爱的小胖子……”

女人亲热地吻叶戈鲁什卡两边的脸蛋儿。他微笑了，可是想到自己是在睡觉，就闭紧眼睛。门上的滑轮吱吱嘎嘎地叫起来，传来了匆忙的脚步声：不知什么人正在走进走出。

“叶戈鲁什卡！叶戈鲁什卡！”他听见两个低沉的声音小声说。“起来，要走了！”

不知道是谁，大概是杰尼斯卡吧，扶他站起来，搀着他的胳膊。在路上，他微微睁开眼睛，又看见了那个吻过他的、穿一身黑衣服的美丽女人。她站在房中央，瞧他走出去，微笑着，和气地对他点头。他走近房门，看见一个英俊、魁伟的黑发男子，戴一顶礼帽，裹着皮护腿。这人一定是陪那个贵妇人来的。

“啃！”外面传来吆喝马的声音。

在这所房子大门口，叶戈鲁什卡看见一辆华贵的新马车和一对黑马。车夫座上坐着一个穿号衣的车夫，手里拿一根长鞭子。送客人出来的，只有索罗蒙一个人。他的脸由于要笑而紧张着，看样子好像非常急于等客人走掉，好痛快地笑他们一场似的。

“这是德兰尼茨卡雅伯爵小姐，”赫利斯托福尔神甫爬上马车，小声说。

“对了，德兰尼茨卡雅伯爵小姐，”库兹米乔夫小声地重说一遍。

伯爵小姐的光临所产生的印象大概很强烈，因为就连杰尼

斯卡都压低声音说话，直到马车走出四分之一俄里，他回过头远远地望去，看不见那个旅店，只看见一点昏暗的亮光时，才敢拿起鞭子抽那匹枣红马，吆喝一声。

4

这个使人捉摸不透的、神秘的瓦尔拉莫夫虽然索罗蒙看不起，可是大家谈得那么多，就连那个美丽的伯爵小姐也要找他，那么他究竟是个什么人呢？半睡半醒的叶戈鲁什卡挨着杰尼斯卡并排坐在车夫座上心里想着的正是这个人。他从没见过这个人，不过屡次听到人家说起他，也常常在想象中描摹他的样子。他知道瓦尔拉莫夫有好几万俄亩[①]的土地，有十万只羊，有很多的钱。关于他的生活方式和职业，叶戈鲁什卡只知道他老是“在这一带地方转来转去”，老是有人找他。

在家里，叶戈鲁什卡还听说过很多关于德兰尼茨卡雅伯爵小姐的事。她也有好几万俄亩的土地，许多的羊，一个养马场，很多的钱，可是她并不“转来转去”，却住在自己阔绰的庄园上。伊万·伊万内奇为了接洽生意，曾不止一次到伯爵小姐家里去过，他和其他熟人讲过许多关于那个庄园的奇谈趣事，比方说，他们讲：伯爵小姐的客厅里，四壁挂着波兰历代皇帝的御像，摆着一个大座钟，那钟做成悬崖的样子，崖上站着一头金马，嵌着宝石眼睛，扬起前蹄，马身上坐着一个金骑士，每逢钟响，他就向左右挥舞马刀。据说伯爵小姐每年大约开两次舞会，请来全省的贵族和文官，就连瓦尔拉莫夫也来参加。全体宾客喝的茶是用银茶炊烧的，他们吃的都是各种珍品（比方说在冬天，到了圣诞节，他们

① 1俄亩等于1.09公顷。

吃得到马林果和草莓），客人们随着音乐跳舞，乐队一天到晚奏乐不停……

“她长得多么美啊！”叶戈鲁什卡想起她的脸儿和笑容，暗自想道。

库兹米乔夫大概也在伯爵小姐，因为车子已经走出两俄里了，他却说：

“那个卡齐米尔·米哈伊洛维奇可真能揩她的油！您该记得，前年我向她买羊毛的时候，他在我买的一批货色上就赚了大约三千。”

“要想叫波兰人不是这个样子是不可能的，”赫利斯托福尔神甫说。

“可是她倒一点也不在意。据说她年轻，愚蠢。脑子糊涂得很！”

不知什么缘故，叶戈鲁什卡一心只想到瓦尔拉莫夫和伯爵小姐，特别是想伯爵小姐。他那睡意朦胧的脑子里根本拒绝平凡的思想，弥漫着一片云雾，只保留着神话里的怪诞形象，它们具有一种便利，好像会自动在脑筋里生出来，不用思索的人费什么力，而且只要使劲摇一摇头，那些形象就又会自动消灭，无影无踪了。再者他四周的一切东西也没有一样能使他生出平凡的思想。右边是一带乌黑的山峦，好像遮挡着什么神秘可怕的东西似的。左边地平线上整个天空布满红霞，谁也闹不清究竟是因为有什么地方起了火呢，还是月亮就要升上来。如同白天一样，远方还是看得清的，可是那点柔和的淡紫色，给黄昏的暗影盖住，不见了。整个草原藏在暗影里，就跟莫伊谢·莫伊谢伊奇的小孩藏在被子底下一样。

七月的黄昏和夜晚，鹌鹑和秧鸡已经不再叫唤，夜莺也不在树木丛生的峡谷里唱歌，花卉的香气也没有了。不过草原还

是美丽，充满了生命。太阳刚刚下山，黑暗刚刚笼罩大地，白昼的烦闷就给忘记，一切全得到原谅，草原从它那辽阔的胸脯里轻松地吐出一口气。仿佛因为青草在黑暗里看不见自己的衰老似的，草地里升起一片快活而年轻的鸣叫声，这在白天是听不到的；嚯嚯声，吹哨声，搔爬声，草原的低音、中音、高音，合成一种不断的、单调的闹声，在那种闹声里默想往事，忧郁悲伤，反而很舒服。单调的唧唧声像催眠曲似的催人入睡；你坐着车，觉着自己就要睡着了，可是忽然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一只没有睡着的鸟发出短促而不安的叫声，或者听到一种来历不明的声音，像是谁在惊奇地喊叫："啊啊！"接着，睡意又把你的眼皮合上了。或者，你坐车走过一个峡谷，那儿生着灌木，就会听见一种被草原上的居民叫做"睡鸟"的鸟，对什么人叫道："我睡啦！我睡啦！我睡啦！"又听见另一种鸟在笑，或者发出歇斯底里的哭声，那是猫头鹰。它们究竟为谁而叫，在这平原上究竟有谁听它们叫，那只有上帝才知道，不过它们的叫声却含着很多的悲苦和怨艾……空气中有一股禾秸、枯草、迟开的花的香气，可是那香气浓重，甜腻，温柔。

透过暗影，样样东西都看得见，只是各种东西的颜色和轮廓却很难辨清。样样东西都变得跟它本来的面目不同了。你坐车走着，忽然看见前面大路旁边站着一个黑影，像个修士。他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等着，手里不知拿着什么东西……别是土匪吧？那黑影越来越近，越变越大，这时候它就在马车旁边了，你这才看出原来这不是人，却是一丛孤零零的灌木或者一块大石头。这类稳稳不动、有所等待的人影站在矮山上，藏在坟墓背后，从杂草里探出头来。它们全都像人，引人起疑。

月亮升上来了，夜变得苍白、无力。暗影好像散了。空气透明，新鲜，温暖；到处都看得清楚，甚至辨得出路边一根根

的草茎。在远处的空地上可以看见头盖骨和石头。可疑的、像是修士的人形由月夜明亮的背景衬托着，显得更黑，也好像更忧郁了。在单调的鸣叫声中越来越频繁地夹着不知什么东西发出的“啊！——啊——！”的惊叫声，搅扰着静止的空气，还可以听见没有睡着的或者正在梦呓的鸟的叫声。宽阔的阴影游过平原，就像云朵游过天空一样。在那不可思议的远方，要是你长久地注视它，就会看见模模糊糊、奇形怪状的影像升上来，彼此堆砌在一块儿……那是有点阴森可怕的。人只要瞧一眼布满繁星的微微发绿的天空，看见天空既没有云朵，也没有污斑，就会明白温暖的空气为什么静止，大自然为什么小心在意，不敢动一动，它战战兢兢，舍不得失去哪怕是一瞬间的生活。至于天空那种没法测度的深邃和无边无际，人是只有凭了海上的航行和月光普照下的草原夜景才能有所体会的。天空可怕、美丽、亲切，显得懒洋洋的，诱惑着人们，它那缠绵的深情使人头脑昏眩。

你坐车走了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你在路上碰见一所沉默的古墓或者一块人形的石头，上帝才知道那块石头是在什么时候，由谁的手立在那儿的。夜鸟无声无息地飞过大地。渐渐地，你回想起草原的传说、旅客们的故事、久居草原的保姆所讲的神话，以及凡是你的灵魂能够想象和能够了解的种种事情。于是，在唧唧的虫声中，在可疑的人影上，在古墓里，在蔚蓝的天空中，在月光里，在夜鸟的飞翔中，在你看见而且听见的一切东西里，你开始感到美的胜利、青春的朝气、力量的壮大和求生的热望。灵魂响应着美丽而严峻的故土的呼唤，一心想随着夜鸟一块儿在草原上空翱翔。在美的胜利中，在幸福的洋溢中，透露着紧张和愁苦，仿佛草原知道自己孤独，知道自己的财富和灵感对这世界来说白白荒废了，没有人用歌曲称颂它，也没有人需要它。在

欢乐的闹声中，人听见草原悲凉而无望地呼喊着：歌手啊！歌手啊！

“喑！你好，潘捷列！一切都顺利吗？”

“谢天谢地，伊万·伊万内奇！”

“你们看见瓦尔拉莫夫没有，伙计们？”

“没有，我们没看见。”

叶戈鲁什卡醒来，睁开眼睛。车子停住了。大路上靠右边，有一长串货车向前一直伸展到远处，许多人在车子近旁走动。所有的货车都载着大捆的羊毛，显得很高，圆滚滚的，马呢，就显得又小又矮了。

“好，那么，我们现在就赶到莫罗勘派那儿去！”库兹米乔夫大声说。“犹太人说瓦尔拉莫夫要在莫罗勘派那儿过夜。既是这样，那就再会吧，伙计们！愿主跟你们同在！”

“再会，伊万·伊万内奇！”有几个声音回答。

“对了，我说，伙计们，”库兹米乔夫连忙又喊道，“你们把我的这个小孩子带在身边吧！何必叫他白白陪着我们受车子的颠簸呢？把他放在你车上的羊毛捆上边，潘捷列，让他慢慢地走，我们却要赶路去了。下来，叶戈尔！去吧，没关系！……”

叶戈鲁什卡从车夫座位上下来。好几只手抓住他，把他高高地举到半空中，接着，他发现自己落到一个又大又软、沾着露水、有点潮湿的东西上面。这时候他觉得天空离他近了，土地离他远了。

“喂，把小大衣拿去！”杰尼斯卡在下面很远的地方嚷道。

他的大衣和小包袱从下面丢上来，落在叶戈鲁什卡身旁。他不愿意多想心思，连忙把包袱放在脑袋底下，拿大衣盖在身上，伸直了腿，因为碰到露水而微微耸起肩膀，满意地笑了。

“睡吧，睡吧，睡吧……”他想。

"别亏待他，你们这些鬼！"他听见杰尼斯卡在下面说道。

"再见，伙计们！愿主跟你们同在！"库兹米乔夫叫道。"我拜托你们啦！"

"你放心吧，伊万·伊万内奇！"

杰尼斯卡吆喝着马儿，马车吱吱嘎嘎地滚动了，然而不是顺着大路走，却是往旁边什么地方走去。随后有大约两分钟的沉静，仿佛车队睡着了似的，只能听见远远的那只拴在马车后面的铁桶的丁冬声渐渐消失。后来，车队前头有人喊道：

"基留哈！上路啦！"

最前面的一辆货车吱吱嘎嘎地响起来，然后第二辆、第三辆也响了。……叶戈鲁什卡觉得自己躺着的这辆货车摇晃着，也吱吱嘎嘎地响起来。车队出发了，叶戈鲁什卡抓紧拴羊毛捆的绳子，又满意地笑起来，把口袋里的蜜饼放好，就睡着了，跟往常睡在家里的床上一样……

等他醒来，太阳已经升起来，一座古坟遮挡着太阳，可是太阳极力要把亮光洒向世界，用力朝四面八方射出光芒，使得地平线上洋溢着一片金光。叶戈鲁什卡觉得太阳走错了地方，因为昨天太阳是从他背后升起来的，现在却大大地偏左了……而且整个景色也不像昨天。群山没有了。不管你往哪边看，四面八方，都铺展着棕色的、无精打采的平原，无边无际。平原上，这儿那儿隆起一些小坟，昨天那些白嘴鸦又在这儿飞来飞去。前面远处，有一个村子的钟楼和农舍现出一片白颜色。今天凑巧是星期日，乌克兰人都待在家里，烤面包，烧菜，这可以从每个烟囱里冒出来的黑烟看出来，那些烟像一块蓝灰色的透明的幕那样挂在村子上。在两排农舍中间的空当上，在教堂后面，露出一条蓝色的河，河对面是雾蒙蒙的远方。可是跟昨天相比，再也没有一样东西比道路的变化更大了。一种异常宽阔的、奔放不羁的、雄伟强

大的东西在草原上伸展出去，成了大道。那是一条灰色长带，经过车马和人们的践踏，布满灰尘，跟所有的道路一样，只是路面有好几十俄丈宽。这条道路的辽阔使得叶戈鲁什卡心里纳闷，引得他产生了神话般的幻想。有谁顺着这条路旅行呢？谁需要这么开阔的天地呢？这真叫人弄不懂，古怪。说真的，那些迈着大步的巨人，例如伊里亚·慕洛梅茨[①] 和大盗索罗维[②]，至今也许还在俄罗斯生活着，他们的高头大马也没死吧。叶戈鲁什卡瞧着这条道路，幻想六辆高高的战车并排飞驰，就跟在《圣经》故事的插图上看见的一样。每辆战车由六头发疯的野马拉着，高高的车轮搅起滚滚的烟尘升上天空，驾御那些马的是只有在梦中才能看见或者在神话般的幻想中才能出现的那种人。要是真有那些人的话，他们跟这草原和大道是多么相称啊！

在大道的右边，挂着两股电线的电线杆子一直伸展到大道的尽头。它们越变越小，进了村庄，在农舍和绿树后面消失了，然后又在淡紫色的远方出现，成了很小很细的短棍，像是插在地里的铅笔。大鹰、猛隼、乌鸦停在电线上，冷眼瞧着走动的货车队。

叶戈鲁什卡躺在最后一辆货车上，能看见这整个一长串的货车。货车队的货车一共有二十来辆，每三辆一定有个车夫。在叶戈鲁什卡躺着的最后一辆货车旁边走着一个老头儿，胡子雪白，跟赫利斯托福尔神甫那样又瘦又矮，可是他有一张给太阳晒成棕色的、严厉的、沉思的脸。很可能这个老人并不严厉，也没在沉思，不过他的红眼皮和又尖又长的鼻子给他的脸添了一种严肃冷峻的表情，那些习惯了老是独自一人思考严肃事情的人就会有那样的表情。跟赫利斯托福尔神甫一样，他戴着一顶宽边的

① ② 俄罗斯民谣中的勇士。

礼帽，然而不是老爷戴的那种，而是棕色毡子做成的，与其说像一顶礼帽，倒不如说像一个切去尖顶的圆锥体。他光着脚。大概因为在寒冷的冬天他在货车旁边行走，可能不止一回冻僵，于是养成了一种习惯吧，他走路的时候总是拍大腿，顿脚。他看见叶戈鲁什卡醒了，就瞧着他，耸起肩膀，仿佛怕冷似的，说：

"哦，睡醒了，小子！你是伊万·伊万内奇的儿子吧？"

"不，我是他的外甥……"

"伊万·伊万内奇的外甥？瞧啊，现在我脱了靴子，光着脚蹦蹦跳跳。我这双脚痛，挨过冻，不穿靴子倒还舒服些……倒还舒服些，小子……这么一说，你是他的外甥？他倒是个好人，挺不错……愿主赐他健康……挺不错……我是指伊万·伊万内奇……他上莫罗勘派那儿去了……啊，主，求您怜悯我们！"

老头儿讲起话来好像也怕冷似的，断断续续，不肯爽快地张开嘴巴。他发不好唇音，含含糊糊，仿佛嘴唇冻住了似的。他对叶戈鲁什卡讲话的时候没笑过一回，显得很严峻的样子。

前面相隔两辆货车，有一个人走着，穿一件土红色的长大衣，戴一顶鸭舌帽，穿着高筒靴子，靴筒松垂下来，手里拿一根鞭子。这人不老，四十岁上下。等到他扭回头来，叶戈鲁什卡就看见一张红红的长脸，生着稀疏的山羊胡子，右眼底下凸起一个海绵样的瘤子。除了那个很难看的瘤子以外，他还有一个特点非常惹人注意：他左手拿着鞭子，右手挥舞着，仿佛在指挥一个肉眼看不见的唱诗班似的。他不时把鞭子夹在胳肢窝底下，然后用两只手指挥，独自哼着什么曲子。

再前面一个车夫是个身材细长、像条直线的人，两个肩膀往下溜得厉害，后背平得跟木板一样。他把身子挺得笔直，好像在行军，或者吞下了一管尺子似的。他的胳膊并不甩来甩去，却跟两条直木棒那样下垂着。他迈步的时候两条腿如同木头，那样子

像是玩具兵，差不多膝头也没弯，可是尽量把步子迈大；老头儿或者那个生着海绵样的瘤子的人每迈两步，他只要迈一步就行了，所以看起来他好像比他们走得慢，落在后面似的。他脸上绑着一块破布，脑袋上有个东西高起来，看上去像是修士的尖顶软帽。他上身穿乌克兰式的短上衣，满是补钉，下身穿深蓝色的肥裤子，散着裤腿，脚上一双树皮鞋。

那些远在前面的车夫，叶戈鲁什卡就看不清了。他伏在车上，在羊毛捆上挖个小洞，闲着没事做，抽出羊毛来编线玩。在他下面走路的老头儿却原来并不像人家凭他的脸色所想象的那么冷峻和严肃，他一开口讲话，就停不住嘴了。

"你上哪儿去啊？"他顿着脚，问。

"上学去，"叶戈鲁什卡回答。

"上学去？嗯……好吧，求圣母保佑你。不错。一个脑筋固然行，可是两个更好。上帝给这人一个脑筋，给那人两个脑筋，甚至给另一个人三个脑筋……给另一个人三个脑筋，这是实在的……一个脑筋天生就有，另一个脑筋是念书得来的，再一个是从好生活里来的。所以你瞧，小兄弟，要是一个人能有三个脑筋，那可不错。那种人不但活得舒服，死得也自在。死得也自在……我们大家将来全要死的。"

老头儿搔一搔脑门子，抬起他的红眼睛瞧一瞧叶戈鲁什卡，接着说：

"去年从斯拉维扬诺塞尔布斯克来的老爷玛克辛·尼古拉伊奇，也带着他的小小子去上学。不知道他在那儿书念得怎么样了，不过那小子挺不错，挺好……求上帝保佑他们，那些好老爷。对了，他也送孩子去上学……斯拉维扬诺塞尔布斯克一定没有念书的学堂。没有……不过那个城挺不错，挺好……给老百姓念书的普通学堂倒是有的，讲到求大学问的学堂，那儿就没有

了……没有了,这是实在的。你叫什么名字?"

"叶戈鲁什卡。"

"那么,正名是叶戈里[1]……神圣的殉教徒,胜利者叶戈里,他的节日是四月二十三日。我的教名是潘捷列……潘捷列·扎哈罗夫·霍洛多夫……我们是霍洛多夫家……我是库尔斯克省契木城的人,那地方你也许听说过吧。我的弟兄们学了手艺,在城里干活儿,不过我是个庄稼汉……我一直是庄稼汉。大概七年前,我上那儿去过……那是说,我回家里去过。乡下去了,城里也去了……我是说,去过契木。那时候,谢天谢地,他们大伙儿都还活着,挺硬朗,可现在我就不知道了……有人也许死了……也到了该死的时候,因此大伙儿都老了,有些人比我还老。死也没什么,死了也挺好,不过,当然,没行忏悔礼可死不得。再也没有比来不及行忏悔礼横死更糟的了。横死只有魔鬼才喜欢。要是你想行完忏悔礼再死,免得不能进入主的大殿,那就向殉教徒瓦尔瓦拉祷告好了。她替人说情。她是那样的人,这是实在的……因为上帝指定她在天上占这么一个地位,就是说,人人都有充分的权利向她祷告,要求行忏悔礼。"

潘捷列只顾自己唠叨,明明不管叶戈鲁什卡在不在听。他懒洋洋地讲着,自言自语,既不抬高声音,也不压低声音,可是在短短的时间里却能够讲出许多事情来。他讲的话全是由零碎的片段合成的,彼此很少联系,叶戈鲁什卡听着觉得一点趣味也没有。他所以讲这些话,也许只是因为沉默地度过了一夜以后,如今到了早晨,需要检查一下自己的思想,看它们是不是全在罢了。他讲完忏悔礼以后,又讲起那个斯拉维扬诺塞尔布斯克城的玛克辛·尼古拉伊奇。

① 即叶戈尔。

“对了，他带着小小子……他带着，这是实在的……”

有一个车夫本来远远地在前面走，忽然离开他原来的地方，跑到一边去，拿鞭子抽一下地面。他是个身材高大、肩膀很宽的汉子，年纪三十岁左右，生着卷曲的金黄色头发，显然很有力气，身体结实。凭他的肩膀和鞭子的动作来看，凭他的姿势所表现的那种恶狠狠的样子来看，他所打的是个活东西。另外有个车夫跑到他那儿去了，这是一个矮胖的小个子，长着又大又密的黑胡子，穿一件坎肩和一件衬衫，衬衫的底襟没有掖在裤腰里。这个车夫用低沉的、像咳嗽一样的声音哈哈大笑起来，叫道：

“哥儿们，德莫夫打死了一条毒蛇！真的！”

有些人，单凭他们的语声和笑声就可以正确地判断他们的智慧。这个生着黑胡子的汉子正好就是这类幸运的人。从他的语声和笑声，听得出他笨极了。生着金色头发的德莫夫打完了，就拿鞭子从地面上挑起一根像绳子样的东西，哈哈笑着，把它扔在车子旁边。

“这不是毒蛇，是草蛇！”有人嚷道。

那个走路像木头、脸上绑着破布的人快步走到死蛇那儿，看一眼，举起他那像木棍样的胳膊，双手一拍。

“你这囚犯！”他用低沉的、悲痛的声音叫道。“你干吗打死这条小蛇呀？它碍了你什么事，你这该死的？瞧，他打死了一条小蛇！要是有人照这样打你，你怎么样？”

“不该打死草蛇，这是实在的……”潘捷列平心静气地唠叨着。“不该打死……又不是毒蛇嘛。它那样子虽然像蛇，其实是个性子温和、不会害人的东西……它喜欢人……草蛇是这样的……”

德莫夫和那生着黑胡子的人大概觉得难为情，因此他们大声笑着，不回答人家的抱怨，懒洋洋地走回自己的货车那儿去

了。等到后面一辆货车驶到死蛇躺着的地方，脸上绑着破布的人就凑近草蛇弯下腰去，转身对潘捷列用含泪的声音问道：

“老大爷，他干吗打死这草蛇呀？”

这时候叶戈鲁什卡才看见他的眼睛挺小，暗淡无光，脸色灰白，带着病容，也好像暗淡无光，下巴挺红，好像肿得厉害。

“老大爷，他干吗打死它呀？”他跟潘捷列并排走着，又说一遍。

“他是个蠢人，手发痒，所以才打死它，”老头儿回答说。“不过不应该打死草蛇……这是实在的……德莫夫是个捣蛋鬼，大家都知道，碰见什么就打死什么，基留哈也不拦住他。他原该出头拦住他，可是他倒‘哈哈哈’‘嗬嗬嗬’的……不过，你呢，瓦夏，也别生气……何必生气呢？打死就算了，随他去好啦……德莫夫是捣蛋鬼，基留哈因为头脑糊涂才会那样……没什么……他们是不懂事的蠢人，随他们去吧。叶美里扬就从来也不碰不该碰的东西……他从来也不碰，这是实在的……因为他是个受过教育的人，他们呢，蠢……叶美里扬不同……他就不碰。”

那个穿土红色大衣、长着海绵样的瘤子的车夫，本来在指挥一个肉眼看不见的唱诗班，这时候听见人家提起他的名字，就站住，等着潘捷列和瓦夏走过来，跟他们并排往前。

“你们在谈什么？”他用嘶哑的、透不出气的声音问道。

“喏，瓦夏在这儿生气，”潘捷列说。“所以，我就跟他讲话，好让他消消气……哎哟，我这双挨过冻的脚好痛哟！哎哟，哎哟！就因为今天是礼拜天，主的节日，脚才痛得更厉害了！”

“那是走出来的，”瓦夏说。

“不，小伙子，不是的……不是走出来的，走路的时候倒还舒服点。等我一躺下，一暖和，那才要命哟。走路在我倒还轻松点。”

穿着土红色大衣的叶美里扬夹在潘捷列和瓦夏当中走着，

挥动胳膊，仿佛他们打算唱歌似的。挥了不大工夫，他放下胳膊，绝望地干咳一声。

"我的嗓子坏了！"他说。"真是倒霉！昨天一晚上，今天一上午，我老是想着我们先前在马利诺夫斯基家婚礼上唱的《求主怜悯》这首三部合唱的圣歌；它就在我的脑子里，就在我的喉咙口……仿佛要唱出来似的，可是真要唱吧，却又唱不出来！我的嗓子坏了！"

他沉默了一分钟，想到什么，又说下去：

"我在唱诗班里唱过十五年，在整个卢甘斯克工厂里也许没有一个人的嗓子及得上我。可是，见鬼，前年我在顿涅茨河里洗了个澡，从那以后，我就连一个音符也唱不准了。喉咙受凉了。我没有了嗓子，就跟工人没有了手一样。"

"这是实在的，"潘捷列同意。

"说到我自己，我明白自己已经是个没希望的人，完了。"

这当儿，瓦夏凑巧看见叶戈鲁什卡。他的眼睛就变得油亮，比先前更小了。

"原来有位少爷跟我们一块儿走！"他拿衣袖遮住鼻子，仿佛害臊似的。"好一个尊贵的车夫！留下来跟我们一块儿干吧，你也赶车子、运羊毛好了。"

他想到一个人同时是少爷，又是车夫，大概觉得很稀奇，很有趣，因此他嘿嘿地大笑起来，继续发挥他这种想法。叶美里扬也抬头看看叶戈鲁什卡，可是只随意看一眼，目光冷淡。他在想自己的心事，要不是瓦夏谈起，大概就不会留意到有叶戈鲁什卡这么个人了。还没过上五分钟，他又挥动胳膊，然后向他的同伴们描摹他晚上想起来的婚歌《求主怜悯》的美妙。他把鞭子夹在胳肢窝底下，挥动两条胳膊。

货车队在离村子一俄里远一个安着取水吊杆的水井旁边停

住。黑胡子基留哈把水桶放进井里，肚子贴着井壁，伏在上面，把头发蓬松的脑袋、肩膀、一部分胸脯，伸进那黑洞里去，因此叶戈鲁什卡只看得见他那两条几乎不挨地的短腿了。他看见深深的井底水面上映着他脑袋的影子，高兴起来，发出低沉的傻笑声，井里也发出同样的回声应和着。等到他站起来，他的脸和脖子红得跟红布一样。第一个跑过去喝水的是德莫夫。他一面笑一面喝水，常常从水桶那儿扭过头来对基留哈讲些好笑的事，然后他回转身，放开嗓门说出五个难听的词儿，那声音响得整个草原都听得见。叶戈鲁什卡听不懂这类词儿的意思，可是他很清楚地知道这些词很恶劣。他知道他的亲戚和熟人对这些词默默地抱着恶感。不知什么缘故，他自己也有那种感觉，而且素来认为只有喝醉的和粗野的人才享有大声说出这些词的特权。他听着德莫夫的笑声，想起草蛇惨遭毒手，就对这人感到一种近似痛恨的感情。事有凑巧，德莫夫偏偏在这当儿看见了叶戈鲁什卡，叶戈鲁什卡已经从车上爬下来，往水井走去。他哈哈大笑，叫道：

"哥儿们，老头儿昨天晚上生了个男孩子！"

基留哈用他的男低音笑起来，笑得直咳嗽。还有个人也笑。叶戈鲁什卡涨红了脸，从此断定德莫夫是个很坏的人。

德莫夫生着金色的鬈发，没戴帽子，衬衫敞着怀，看上去很漂亮，长得非常强壮。从他的一举一动都可以看出他爱捣乱，力气大，深知自己的本事。他扭动着肩膀，两手插在腰上，说笑的声音比谁都响亮，仿佛打算用一只手举起一个很重的东西，震惊全世界似的。他那狂妄的、嘲弄的眼光在大道、货车、天空上溜来溜去，不肯停留在什么东西上，好像因为无事可做，很想找个人来一拳打死，或者找个东西来取笑一番似的。他分明谁也不怕，什么也拦不住他，叶戈鲁什卡对他有什么看法，他大概一点也不放在心上……可是叶戈鲁什卡已经从心底里恨他那金发、他那光

溜的脸、他那力气，带着憎恶和恐惧听他的笑声，已经打定主意要找点骂人的话来报复他了。

潘捷列也走到水桶这儿来了。他从衣袋里拿出一个小绿杯子，那原是神像前的长明灯，然后他用一小块破布把它擦干净，在水桶里舀满水，喝完了，再舀满，再喝完，然后用破布把它包起来，放进衣袋。

“老爷爷，你为什么用灯喝水？”叶戈鲁什卡惊奇地问道。

“有人凑着桶子喝水，有人用灯喝水，”老头儿支支吾吾地说。“各人有各人的章法……你凑着桶子喝水，好，那就喝个够吧……”

“你这宝贝儿啊，你这小美人哟！”瓦夏忽然用爱抚的、含泪的声调说，“我的心肝啊！”

他的眼睛凝望着远方，那两只眼睛变得油亮，含着笑意，他的脸上带着方才看叶戈鲁什卡时候的那种表情。

“你在跟谁说话？”基留哈问。

“我说的是一只可爱的小狐狸……跟小狗那样仰面朝天躺在那儿玩呢……”

人人开始眺望远方，寻找那只狐狸，可是什么也看不见。只有瓦夏一个人用他那混浊的灰眼睛看见了什么，而且看得入了迷。他的眼睛非常尖，这是叶戈鲁什卡后来才知道的。他看得那么远，因此荒凉的棕色草原对他来说永远充满生命和内容。他只要往远方一看，就会瞧见狐狸啦，野兔啦，大鸨啦，或者别的什么远远躲开人的动物。看见一只奔跑的野兔或者一只飞翔的大鸨，那是没有什么稀奇的，凡是走过草原的人都看得见，可是未必人人都有本领看见那些不是在奔逃躲藏，也不是在仓皇四顾，而是在过着家庭生活的野生动物。瓦夏却看得见玩耍的狐狸、用小爪子洗脸的野兔、啄翅膀上羽毛的大鸨、钻出蛋壳的小鸨。由于眼

睛尖，瓦夏除了大家所看见的这个世界以外，还有一个自己独有而别人没份的世界。那世界多半很美，因为每逢他看见什么，看得入迷的时候，谁也不能不嫉妒他。

货车队往前走的时候，教堂正敲钟召人去做弥撒。

5

这一串货车在一个村子外面一条河旁停下来。太阳跟昨天一样炎热，一点风也没有，叫人发闷。河岸上有几株杨柳，可是树的阴影不落在土地上，却映在水面上，变得一无用处了，就连躺在货车底下的阴影里，也还是闷热不堪，使人心里憋得慌。水映着天空而发蓝，热烈地引诱人们到它那儿去。

叶戈鲁什卡直到现在才注意到一个车夫，叫斯乔普卡，是个十八岁的乌克兰小伙子，上身穿一件长衬衫，没系腰带，下身穿一条肥裤子，散着裤腿，走起路来裤腿像旗子一样飘动。他很快地脱下衣服，顺着高陡的河岸跑下去，扑通一声跳进水里。他钻进水里三回，然后仰面朝天地游泳，快活得闭上眼睛。他的脸带着微笑，起着皱纹，好像他觉得又痒又痛，而且感到好笑似的。

在找不到地方躲避溽暑和窒闷的热天，水的拍溅声和游泳者很响的呼吸声在人们的耳朵里就成了美妙的音乐。德莫夫和基留哈学斯乔普卡的样，也赶紧脱光衣服，大声笑着，预先体味着舒服的味道，接连跳进水里。那条安静的、不起眼的小河里就响彻了喷鼻声、拍水声、嚷叫声。基留哈咳嗽，欢笑，嚷叫，好像他们要叫他淹死似的，德莫夫呢，追他，极力要拉住他的后腿。

"哈——哈——哈！"他嚷叫着。"逮住他！抓住他！"

基留哈扬声大笑，痛快得很，可是他脸上的表情却跟原先在陆地上一样惊愕，发愣，仿佛有人偷偷溜到他背后，拿斧背打了

他的脑袋似地。叶戈鲁什卡也脱掉衣服，可是并没有走下河岸的高坡，却一阵风似地往前猛跑几步，飞下去，离水面有一俄丈半高。他的身体在空中画了一道弧线，落进水里，沉得很深，可是没有碰到底。有一股不知什么力量使他感到又凉快又舒服，把他托起来，送回水面上来了。他钻出水面，喷鼻子，吹水泡，睁开眼睛。可是太阳正巧映在贴近他脸的水面上。先是耀眼的光点，随后是彩虹和黑斑，照进了他的眼睛。他赶紧又沉进水里，在水里睁开眼睛，看见一片迷茫的绿色，就跟月夜的天空一样。原先那股力量又不让他沉到水底，不让他待在凉爽里，却把他托上水面来。他钻出水面，深深呼一口气，不但胸膛里觉得畅快清新，就连肚子里也感觉到了。然后，为了要尽情享受河水，他就让自己随意玩各种花样：仰面躺在水面上，享享福，拍拍水，翻个跟头，然后背朝上游，侧着身子游，仰面游，立着游，总之随自己高兴，游累了为止。对岸长着茂密的芦苇，河岸让太阳涂上一层金光，芦花像美丽的穗子似地低垂到水面上。有一个地方，芦苇在颤动，芦花点头，传来水的拍溅声，原来斯乔普卡和基留哈在那儿“抓”虾呢。

“虾！瞧，哥儿们，虾！”基留哈得意地叫道，果然捞出一只虾来。

叶戈鲁什卡游到芦苇那儿，沉进水里，开始在芦苇根的周围摸索。他在又稀又粘的淤泥里找来找去，摸到一个尖尖的、手碰上去不舒服的东西，也许真的就是一只虾。可是这当儿不知谁抓住他的后腿，把他拉到水面上去了。叶戈鲁什卡让水呛得喘不过气来，咳嗽着，睁开眼睛，看见面前是捣蛋鬼德莫夫那张水淋淋的、笑嘻嘻的脸。这个捣蛋鬼正在喘气，从他的眼神看来，他打算把这玩笑再开下去。他一手拉紧叶戈鲁什卡的腿，已经抬起另一只手要掐他的脖子了；叶戈鲁什卡又讨厌又害怕，仿佛不愿意他

碰到自己，又害怕那大力士会淹死他，就挣脱他的手说：

“傻瓜！我要给你一个嘴巴！”

他觉得这还不够表现他的痛恨，想了一想，又说：

“坏蛋！狗崽子！”

可是德莫夫却满不在乎，已经不再答理叶戈鲁什卡，游着水去找基留哈了，嘴里嚷着：

“哈——哈——哈！咱们来捉鱼吧！伙计，捉鱼吧！”

“行啊，”基留哈同意道。“这儿一定有很多鱼……”

“斯乔普卡，跑到村子里去，向庄稼人借个网子来！”

“他们不肯给的！”

“他们肯的！你央求他们好了！跟他们说，看在上帝份上，求他们借给我们，因为我们跟朝山进香的人差不多啊。”

“这是实在的！”

斯乔普卡就爬出水来，赶快穿上衣服，帽子也没戴，肥肥的裤腿一扇一扇的，跑到村子那边去了。叶戈鲁什卡自从跟德莫夫起了冲突以后，就觉得水失去了一切魅力。他走出水来，开始穿衣服。潘捷列和瓦夏坐在高陡的河岸上，垂下双腿，瞧着游泳的人。叶美里扬光着身子站在岸边水里，水齐膝头。他一只手拉着草，深怕摔下去，另一只手摩挲自己的身子。他那瘦削的肩胛骨，加上眼睛底下的疙瘩和他弯着腰、分明怕水的样子，使他显得滑稽可笑。他面容认真，严厉。他生气地瞧着水，好像打算把水痛骂一顿，因为以前顿涅茨河水使他受了凉，倒了嗓。

“你为什么不游泳？”叶戈鲁什卡问瓦夏。

“哦，不为什么……我不喜欢游泳……”瓦夏回答。

“你的下巴怎么会肿的？”

“有病……我从前在火柴厂做过工，少爷……大夫说，我的下巴就因为这个缘故才肿的。那儿的空气于人的身体有害。除

了我以外,还有三个伙伴的下巴也肿了,其中有一个的下巴完全腐烂了。"

斯乔普卡不久就拿着网子回来了。德莫夫和基留哈在水里泡了许久,身上开始现出淡紫色,嗓子发哑,可是他们还是热心地捉鱼。他们先到芦苇旁边一个水深的地方去捉。那儿的河水齐到德莫夫的脖子,淹及矮小的基留哈的脑袋。基留哈嘴里呛进水去,吹出水泡,德莫夫被带刺的芦苇绊了一下,摔下去,缠在网子里。两个人在水里胡乱挣扎,闹出一片响声。他们打鱼的结果只是胡闹一场罢了。

"水深得很,"基留哈哑着嗓子说。"什么也捉不着!"

"别拉呀,你这鬼东西!"德莫夫嚷着,极力要把网撒在合适的地方。"用手抓紧!"

"在这儿你们什么也捉不着,"潘捷列在岸上对他们嚷道。"你们反而把鱼吓跑了,笨蛋!悄悄往左边去!那边水浅一点!"

有一回,一条大鱼在网子上面一闪;他们全都啊的叫了一声,德莫夫用拳头朝着那条鱼溜去的地方打了一拳,他的脸现出懊丧的神情。

"唉!"潘捷列叫道,顿一顿脚。"你们放跑了一条鲈鱼!它跑了!"

德莫夫和基留哈悄悄往左边移去,渐渐摸索到一个水比较浅的地方,在那儿认真地打起鱼来。他们离开货车已经大约有三百步远;可以看见他们一声不响,轻轻地迈腿,极力往水深处和靠近芦苇的地方走去,撒出鱼网,他们为了吓唬鱼,把它赶进网里去,就用拳头打水,把芦苇弄得沙沙地响。他们从芦苇那儿走到对岸,把网子拉过去,然后现出失望的神气,高高地抬起膝头,走回芦苇丛里。他们在谈话,可是讲的是什么,谁也听不见。太阳晒他们的背,苍蝇叮他们,他们的身子从淡紫色变成了深红

色。斯乔普卡手里拿着桶子，跟在他们后面，把衬衫一直卷到胳肢窝底下，用牙齿衔着衬衫的底襟。每逢得了手，捉到鱼，他总是举起那条鱼来，让它在阳光里发亮，嚷道：

“瞧，什么样的鲈鱼啊！已经有五条了！”

每逢德莫夫、基留哈、斯乔普卡拉出网来，就可以看见他们在网里的烂泥里摸索很久，把一些东西放进桶里，把另外的东西丢掉。有时他们在网子里找着什么东西，就互相传递，好奇地察看一番，然后又把它丢掉……

“什么东西啊？”岸上的人对他们喊道。

斯乔普卡回答了一句什么话，可是很难听清。随后，他爬出水来，双手捧着桶子，忘了把衬衫放下来，向货车那边跑去。

“桶满了！”他喘吁吁地嚷道。“再给我一个桶！”

叶戈鲁什卡朝桶子里看一看，果然满了。一条小狗鱼把它的丑鼻子探出水面，四周聚集着许多虾和小鱼。叶戈鲁什卡伸手到桶底，搅动水，狗鱼躲到虾底下去，换了一条鲈鱼和一条鲤鱼浮到水面上来了。瓦夏也朝桶子里瞧了瞧。他的眼睛跟先前看见狐狸一样变得油亮，脸色柔和了。他在桶里拿起一个什么东西，放在嘴里，嚼起来。可以听见他嚼出咯吱咯吱的声音。

“伙伴们，”斯乔普卡惊讶地说，“瓦夏在吃活的鮈鱼呢！呸！”

“不是鮈鱼，是鲦鱼，”瓦夏安静地回答说，仍旧在咀嚼。

他从嘴里拉出一根鱼尾巴来，温柔地看一下，又放回嘴里。他咀嚼的时候，牙齿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叶戈鲁什卡觉得眼前看见的好像不是人。瓦夏的肿下巴，他那没有光彩的眼睛，他那非常尖锐的眼神，他嘴里的鱼尾巴，他嚼鱼时那种温柔的神情，使他活像一头牲畜。

叶戈鲁什卡在他身旁觉得无聊。而且打鱼也已结束。他在货车旁边走来走去，想了一想，由于烦闷，就慢慢地往村子那边

走去。

过了不久，他已经站在教堂里，脑门子贴在人家的发出大麻气味的背上，听唱诗班歌唱。弥撒快要做完了。叶戈鲁什卡听不懂教堂里唱的是什么，也就没心思听下去。他听了一会儿，打个呵欠，开始观看别人的后脑勺和背脊。有一个人由于刚刚洗过澡，后脑勺又红又湿，他认出是叶美里扬。他脑后的一圈头发剪得比平常人高，鬓角的头发也剪得比常人高，两只红耳朵竖起，活像两片牛蒡，仿佛耳朵自己也觉得生的不是地方似的。叶戈鲁什卡瞧着他的后脑勺和他的耳朵，不知怎么，觉得他大概很不幸。叶戈鲁什卡想起他用两只手指挥的样子，嘶哑的嗓子，洗澡时候的胆怯神气，觉得十分可怜他，很想对他说几句亲切的话。

"我也在这儿！"他拉拉他的袖子说。

凡是在唱诗班中唱高音或低音的人，特别是一生中哪怕只做过一回指挥的人，总是惯于用严厉而厌恶的神气看待孩子们。就是后来离开了唱诗班，他们也不会改掉这种习惯。叶美里扬转过身来向着叶戈鲁什卡，皱起眉头看他一眼，说：

"别在教堂里淘气！"

于是叶戈鲁什卡往前挤去，更靠近神龛一点。在这儿，他看见一些有趣的人。在右边，众人前面，有一个太太和一个老爷站在地毯上。他们身后各有一把椅子。老爷穿着新烫平的茧绸裤子，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就跟行敬礼的兵一样，把他那剃光胡子的发青的下巴翘得高高的。在他那竖起的衣领上，在发青的下巴上，在小小的秃顶上，在细手杖上，都现出一种了不起的尊贵气派。由于尊严过了分，他的脖子使劲伸直，他的下巴那么用力地翘起来，好像他的脑袋随时准备脱落、向上飞去似的。太太呢，又胖又老，戴着白绸披巾，偏着头，看样子好像刚刚赐了谁什么恩典，想要说："唉，不必费事道谢了！我不喜欢那样……"地毯四

周站着许多乌克兰人，像一堵厚墙。

叶戈鲁什卡走到神龛那儿，开始吻神像。他在每个神像面前不慌不忙地跪下去叩头，还没站起来就回头看那些做弥撒的人，然后站起来吻神像。他的前额碰到冰凉的地板，使他觉得很舒服。等到教堂看守人从圣坛上下来，拿一把长镊子夹灭烛心，叶戈鲁什卡就很快地从地板上跳起来，跑到他跟前去。

“圣饼发过了没有？”他问。

“没有了，没有了……”看守人阴沉地喃喃道，“用不着在这儿等了……”

弥撒做完了。叶戈鲁什卡不慌不忙地走出教堂，到广场上去溜达。他生平已经见过不少村子、广场、农民，因此现在他眼睛所遇到的东西完全引不起他的兴趣。他没事可做，想要干点什么事来消磨时间，就走进一家铺子。铺子门口挂着一块宽阔的红布门帘。这家店分成两边，挺宽敞，然而光线不足，一边卖衣料和食品杂货，另一边摆着成桶的焦油，天花板上吊着马轭，两边都有皮子和焦油的好闻的气味。店里地板上洒过水，洒水的人大概是个大幻想家和自由思想家，因为整个地板简直布满了图案和符咒的花样。吃得挺胖的店老板，有着一张宽脸和一把圆胡子，大概是大俄罗斯人，站在柜台里边，肚子顶住一张斜面的办公桌。他正在嚼着糖喝茶，每喝一口就长长地吁一口气。他的脸上流露着十足的冷淡，可是在每一声长吁中都可以听出这样的意思：“等着吧，我要揍你一顿！”

“给我一戈比的葵花子！”叶戈鲁什卡对他说。

店老板扬起眉毛，从柜台里面走出来，往叶戈鲁什卡的衣袋里倒了一个戈比的葵花子，他是用一个空的生发油小瓶量葵花子的。叶戈鲁什卡并不想走。他对那一盒盒蜜饼仔细看了很久，想了一想，用手指着那些年陈日久而生出褐色霉斑的粘在一块

儿的小蜜饼，问道：

"这种蜜饼多少钱一个？"

"一戈比买两个。"

叶戈鲁什卡从口袋里拿出前一天犹太女人送给他的那块蜜饼，问道：

"像这样的饼你这儿要卖多少钱？"

老板用手接过那块饼来，翻来覆去看了一番，扬起一道眉毛。

"像这样的吗？"他问。

然后他扬起另一道眉毛，沉吟一下，答道：

"三个戈比两个……"

随后是沉默。

"您是谁家的孩子？"老板问道，拿过一个红的铜茶壶来为自己斟茶。

"伊万·伊万内奇的外甥。"

"叫伊万·伊万内奇的人多的是哟，"老板说，吁口气。他的目光掠过叶戈鲁什卡的头顶朝门口望过去，沉默一下，问道："您想喝茶吗？"

"劳驾……"叶戈鲁什卡有点勉强地同意道，其实他非常想喝每天早晨他一定喝到的早茶。

老板替他斟好一杯茶，随带给他一块已经被人啃过的糖。叶戈鲁什卡在一张折椅上坐下，喝起来。他还想问一磅①糖杏仁卖多少钱，刚要开口问，忽然一位顾客走进来了，老板就把他那杯茶放在一边，去做生意。他领着顾客走到冒出焦油气味的那半边去，跟他谈了很久。顾客大概是个很固执、很有主见的人，不断地

① 此处指俄磅，1 俄磅等于 409.5 克。

摇头，表示不赞成，一步步向门口退去。老板总算把他说服了，开始为他往一个大口袋里倒燕麦。

“你管这个也叫燕麦？”顾客悲叹地说。“这不是燕麦，这是麸皮，连鸡见了都会觉得好笑……不行，我要到邦达连柯那儿去！”

叶戈鲁什卡回到河边的时候，岸上正有一小堆篝火在冒烟。这是车夫们在烧饭。斯乔普卡站在烟雾里，拿一把缺口的大勺在锅里搅动。旁边不远的地方，基留哈和瓦夏，被烟熏红了眼睛，坐在那儿收拾鱼。他们面前放着布满烂泥和水草的渔网，上面躺着亮闪闪的鱼和爬来爬去的虾。

叶美里扬刚从教堂里回来不久，坐在潘捷列身旁，挥动胳臂，用哑嗓子唱着，声音小到刚刚能够让人听见：“我们对您唱着……”德莫夫在那些马儿身旁走动。

基留哈和瓦夏收拾好鱼，就连鱼带活虾一齐放进水桶，洗一洗干净，从桶里统统倒进沸滚的水里。

“放油吗？”斯乔普卡问，用大勺撇掉水面上的沫子。

“何必呢？鱼自己会出油的，”基留哈回答。

斯乔普卡从火上端下锅子来以前，先往水里放了三大把小米和一勺盐。末后，他尝了尝口味，吧嗒几下嘴唇，舔舔勺子，满意得喉咙里卡卡地响，这意思是说稀饭煮熟了。

除了潘捷列以外，大家都围着锅子坐下，用勺子吃起来。

“喂，你们！给那小子一个勺子！”潘捷列严厉地说。“大概他也想吃！”

“我们这是乡下人的饭食！……”基留哈叹了口气，说。

“人饿了，就是乡下人的饭食也是好吃的。”

他们就给叶戈鲁什卡一个勺子。他吃起来，然而不是坐着，却站在锅子旁边，低头瞧着锅里就跟瞧着深渊似的。锅里冒出鱼腥味，小米里常碰到鱼鳞。虾用勺舀不起来，吃饭的人干脆就用

手到锅子里去捞。瓦夏在这方面尤其毫无顾忌，不但在稀饭里弄湿了手，还浸湿了袖子。不过，叶戈鲁什卡仍旧觉得稀饭挺好吃，使他想起在家的时候母亲逢到斋日常给他烧的虾汤。潘捷列坐在一旁，嚼着面包。

“老大爷，你怎么不吃？”叶美里扬问他。

“我不吃虾……去它的！”老头儿说，嫌弃地扭转身去。

他们一面吃饭，一面随意谈话。从谈话里叶戈鲁什卡听出他这些新朋友，尽管年龄和性格不同，却有一个使他们彼此想象的共同点：他们这些人过去的情况都很好，现在都不妙。讲起自己过去的事，他们个个都喜形于色，他们对待现在却差不多带着轻蔑的态度。俄罗斯人喜欢回忆，却不喜欢生活，这一点叶戈鲁什卡还不懂。这顿饭还没吃完，他就已经深深相信，围住锅子坐着的这些人都是受尽命运的播弄和凌辱的人。潘捷列说：想当初在没有铁路以前，他常押着货车队在莫斯科和下诺夫戈罗德中间来往，赚到那么多的钱，简直不知道该怎么花才好。而且那年月的商人是什么样的商人，那年月的鱼是什么样的鱼，一切东西多么便宜啊！现在呢，道路短了，商人吝啬了，老百姓穷了，粮食贵了，样样东西都缩得极小了。叶美里扬告诉他们说：从前他在卢甘斯克工厂的唱诗班里做事，有挺好的嗓子，又善于看乐谱。现在呢，变成农民，靠哥哥过活了。哥哥拨给他几匹马，打发他出来干活，为此，哥哥拿去他的一半收入。瓦夏原先在火柴厂做工。基留哈从前在一个好人家当车夫，在全区被人认为是个驾三匹马的上等车夫。德莫夫是一个富裕的农民的儿子，生活舒适，玩玩乐乐，无忧无虑；可是他刚满二十岁的那年，他那严厉专横的父亲想要训练他干正事，生怕住在家里会惯坏他，就打发他来干运输的行业，就跟没有田地的农民或者工人一样。只有斯乔普卡一个人没说什么，不过从他的没胡子的脸上可以看出，他过去的生

活一定也比现在好得多。

一提起父亲，德莫夫就皱起眉头，不吃了。他阴郁地瞧着他的同伴们，把眼光停在叶戈鲁什卡身上。

“你这邪教徒，把帽子脱掉！”他粗鲁地说。“难道可以戴着帽子吃东西？你还算是上流人呢！”

叶戈鲁什卡摘下帽子，没说话，可是再也尝不出稀饭的好滋味了，也没听到潘捷列和瓦夏怎样为他抱不平。对那捣蛋鬼的愤恨，在他的胸膛里郁闷地翻腾着。他下了决心，不管怎样也要叫这人吃点苦头。

饭后，大家走到货车那边，在阴影里躺下来。

“我们马上就要动身了吗，老爷爷？”叶戈鲁什卡问潘捷列。

“上帝叫我们什么时候走，我们就什么时候走……现在还不动身，天太热……唉，主，这是您的旨意，圣母……躺下吧，小子！”

不久，每一辆货车下面都传出打鼾的声音。叶戈鲁什卡很想再到村子里去，可是想了一想，却打个呵欠，挨着老头儿躺下去了。

6

货车在河边待了一整天，等到太阳落下去，才从原地动身。

叶戈鲁什卡又躺在羊毛捆上，货车轻声地吱吱嘎嘎响，摇晃个不停。潘捷列在下面走着，顿脚，拍大腿，嘴里唠唠叨叨。空中响起草原的音乐，跟昨天一样。

叶戈鲁什卡仰面朝天躺着，把手枕在脑袋底下，看上面的天空。他瞧见晚霞怎样灿烂，后来又怎样消散。保护天使用金色的翅膀遮住地平线，准备睡下来过夜了。白昼平安地过去，安静和

平的夜晚来临了，天使可以安宁地待在天上他们的家里了……叶戈鲁什卡看见天空渐渐变黑，暗影落在大地上，星星接连地亮起来。

每逢不移开自己的眼睛，久久地凝望着深邃的天空，那么不知什么缘故，思想和感情就会汇合成为一种孤独的感觉。人们开始感到一种无可补救的孤独，凡是平素感到接近和亲切的东西都变得无限疏远，没有价值了。那些千万年来一直在天空俯视大地的星星，那本身使人无法理解、同时又对人的短促生涯漠不关心的天空和暗影，当人跟它们面对面、极力想了解它们的意义的时候，却用它们的沉默压迫人的灵魂，那种在坟墓里等着我们每个人的孤独，就来到人的心头，生活的实质就显得使人绝望，显得可怕了……

叶戈鲁什卡想到奶奶，她现在安眠在墓园里樱桃树底下，他想起她怎样躺进棺材里，两枚五戈比的铜钱压在她的眼睛上，后来人家又怎样给她盖上棺材，把她放进墓穴，他还想起一小块一小块的泥土落在棺材盖上那种低沉的响声……他想象他的奶奶躺在漆黑狭窄的棺材里，孤苦伶仃，没人照应。他的想象画出奶奶怎样忽然醒来，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就敲打棺材盖子，喊救命，到头来害怕得衰弱不堪，又死了。他想象母亲死了，赫利斯托福尔神甫死了，德兰尼茨卡雅伯爵小姐死了，索罗蒙死了。可是，不管他怎样极力想象自己离家很远，无依无靠，孤苦伶仃，死僵僵地睡在黑暗的坟墓里，却总也想不出那是什么样的情形。就他个人来说，他不承认自己有死的可能，觉得自己永远也不会死……

可是已经到了该死的时候的潘捷列却在下面走动，数说自己的思想。

“挺不错，是好老爷……”他喃喃道。“他的小子给带去上学；

可是他在那边怎么样，那就不知道了……在斯拉维扬诺塞尔布斯克，我是说，那儿没有一个学堂能教人大学问……没有，这是实在的。不过那小子好，挺不错……等他长大，会做他父亲的帮手……你，叶戈里，现在还是个小不点儿，可是你将来会长大，养活你爹娘……上帝是这么规定的……‘孝敬你的父亲和你的母亲’……我自己也有过儿女，可是他们都烧死了……我的老婆烧死了，儿女也烧死了……这是实在的，在主显节[①] 晚上，我们那小木房着火了……当时我不在家，我赶车到奥廖尔去了。赶车到奥廖尔去了……玛丽亚冲出屋来，到了街上，可是想起小孩还睡在屋里，就跑回去，结果跟孩子一块儿烧死了……是啊……第二天他们只找着碎骨头。”

午夜光景，车夫们和叶戈鲁什卡又围绕一小堆篝火坐着。等到杂草烧起来，基留哈和瓦夏就到山沟里的什么地方去取水。他们消失在黑暗里，不过一直听得见他们铁桶子丁冬的响声和他们讲话的声音，可见山沟一定不远。篝火的火光在地上铺了一大片闪烁的光点，虽然明月当空，火光以外却好像是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亮光照着车夫们的眼睛，他们只看见大道的一部分。那些货车载着货包，套着马儿，在黑暗里几乎看不清，样子像是一条不定形的大山脉。离篝火二十步远，在大道跟旷野交界的地方，立着一个坟墓上的木头十字架，向一侧歪斜着。叶戈鲁什卡在篝火还没烧起来以前，还能看见远处东西的时候，留意到大道的另一边也立着一个同样歪斜的旧十字架。

基留哈和瓦夏提着水回来，倒满锅子，把锅子架在火上。斯乔普卡手里拿着那把缺口的勺儿，站在锅子旁边的烟雾里，呆望着水，等沫子浮上来。潘捷列和叶美里扬并排坐着，闷声不响，不

① 基督教节日，在旧俄历 1 月 6 日。

知在想什么。德莫夫趴在地上，用拳头支起脑袋，瞧着火，斯乔普卡的影子在他身上跳动，因此他漂亮的脸一会儿给黑暗盖住，一会儿又突然发红……基留哈和瓦夏在不远的地方走动，收捡杂草和桦树皮来烧火。叶戈鲁什卡把两只手放在衣袋里，站在潘捷列身旁，瞧着火怎样吞吃杂草。

大家都在休息，思索着什么，匆匆看一眼十字架，一块块红光正在十字架上跳动。孤零零的坟墓显得忧郁，好像在沉思，极有诗意……坟墓显得多么沉静，在这种沉静里可以感到这儿存在着一个身世不详、躺在十字架底下的人的灵魂。那个灵魂在草原上觉得好受吗？在月夜，它不悲伤吗？靠近坟墓的一带，草原也显得忧郁，凄凉，若有所思，青草悲伤，螽斯的叫声好像也拘束多了……没有一个过路的人不记起那个孤独的灵魂，一个劲儿地回头看那座坟墓，直到那坟远远地落在后面，掩藏在雾气里……

“老爷爷，为什么立着这个十字架？”叶戈鲁什卡问。

潘捷列瞧一瞧十字架，然后又瞧一瞧德莫夫，问道：

“米科拉①，这不就是早先割草人打死商人们的那块地方吗？”

德莫夫勉强用胳臂肘撑起身子来，瞧一瞧大路，答道：

“就是这地方……”

随后是沉默。基留哈折断一些枯草，把它们捏成一团，塞在锅子底下。火燃得更旺了。斯乔普卡笼罩在黑烟里，十字架的影子在大道上货车旁边的昏光里跑来跑去。

“对了，是他们打死的……”德莫夫勉强地说着。“有两个商人，爷儿俩，坐着车子去卖神像。他们在离这儿不远的一家客栈

① 尼古拉的俗称。

里住下，现在那家客栈由伊格纳特·福明开着。老的喝多了酒，夸起口来，说是他身边带着很多钱。大家全知道，商人都是爱说大话的家伙，求上帝别让我们犯那种毛病才好……他们在我们这班人面前总是忍不住要装得阔气些。当时有些割草人在客栈里过夜。商人夸口的话，他们全听见了，就起了意。”

“啊主！……圣母！”潘捷列叹道。

“第二天，天刚亮，”德莫夫说下去，“商人准备动身了，割草人要跟他们搭帮走。‘一块儿走吧，老爷。这样热闹点，危险也少一点，因为这是个偏僻的地方啊……’商人为了不让神像被碰坏，就得步行，这刚好合了割草人的心意……”

德莫夫爬起来，跪着，伸一个懒腰。

“是啊，”他接着说，打了个呵欠。“先是平平安安，可是等到商人走到这个地方，割草人就拿起镰刀来收拾他们了。儿子是个有力气的小伙子，从他们一个人的手里抢过一把镰刀，也回手砍起来……临了，当然，那些家伙得了手，因为他们一共有八个人。他们把那两个商人砍得身上没留下一块好地方。他们完事以后，就把两个人从大道上拉走，把父亲拉到大道一边，把儿子拉到另一边。这个十字架的对面路边上，还有一个十字架呢……那个十字架究竟还在不在，那我就不知道了……我在这儿看不见。”

“还在，”基留哈说。

“据说他们事后只找到很少的一点钱。”

“很少一点，”潘捷列肯定道。“只找到一百卢布。”

“对了，后来他们当中有三个人死了，因为商人也用镰刀把他们砍得很重……他们流血过多。有一个人给商人砍掉一只手，据说他缺一只手跑了四俄里路，人家才在靠近库里柯沃村的一个山冈上找着他。他蹲着，头伏在膝头上，仿佛在想心事，可是细细一瞧，原来已经咽了气，死了……”

“他们是顺着路上的血迹才找到他的……”潘捷列说。

大家瞧着十字架，又沉静下来。不知从什么地方，多半是从山沟那边吧，飘来鸟儿的悲鸣：“我睡了！我睡了！……”

“世界上有许多坏人哟，”叶美里扬说。

“多着哪，多着哪！”潘捷列肯定地说，往火那边挪近一点，带着好像害怕的神情。“多着哪，”他接着低声说。“那样的人，我这一辈子见过好多好多……坏人……正派人和规矩人我见过不少，有罪的人呢，数也数不清……圣母，拯救我们，怜悯我们吧……我记得大概三十年前，也许还不止三十年，有一回我给莫尔尚斯克城的一个商人赶车。那商人是个出色的人，相貌堂堂，身边带着钱……那个商人……他是好人，挺不错……就这么着，我们到一个客栈去住夜。俄罗斯的客栈跟这一带的客栈可不同。在那儿，院子里搭天篷，就跟堆房一样，或者不妨说，跟有钱人家庄园上的谷仓一样。只是谷仓还要高一点。得，我们就在那儿住下了，挺不错。我那位商人住一个房间，我呢，跟马住在一块儿，样样事情都合情合理。就这么着，哥儿们，我在睡觉以前祷告一番，到院子里溜达一下。那天晚上挺黑，什么也看不见，要看也是白费劲。我就这么走了一阵，又回到货车旁边，快要走到了，忽然看见亮光一闪。这是怎么回事？老板跟伙计好像早就上床睡了，客栈里除了商人和我以外又没别的住客……这亮光是打哪儿来的呢？我起了疑……我走过去……往亮光那儿走……求主怜悯我！圣母拯救我！我这么一瞧，原来靠近地面有个小窗子，外面安着铁格子……在正房底下……我趴在地上，往里瞧；我这一看不要紧，周身都凉了……”

基留哈极力不出声地拿一把杂草塞进火里。老头儿等枝子哔哔剥剥爆过，嗞嗞响过以后，说下去：

“我往那儿这么一瞧，原来是个地窖，好大哟，漆黑，阴凄凄

的……有一个桶，上面摆着一盏小提灯。地窖中央站着十来个人，穿着红衬衫，卷起袖子，在磨长刀……哎呀！原来我们住进黑店，掉到强盗窝里来了！……这可怎么办？我跑到商人那儿，悄悄叫醒他，说：'你别害怕，商家，'我说，'可是咱们的事儿不妙……咱们掉进强盗窝里来了，'我说。他的脸色顿时变了，问道：'我们现在怎么办呢，潘捷列？我带着很多孤儿的钱呢……至于我这条命，'他说，'那随上帝的意思好了。我不怕死，可是丢掉了孤儿的钱才可怕呀，'他说。这可怎么办？大门上了锁。坐车也好，走路也好，都出不去……要是有一道围墙，那倒也好翻过去，可是院子上面有天篷啊！……'喂，商家，你也不用害怕，'我说，'对上帝祷告好了。也许主不肯让孤儿受屈。就在这儿待着吧，'我说，'别有什么动静，趁这工夫，也许我会想出什么办法来……'好！……我就向上帝祷告，上帝叫我想出妙法来了……我爬上马车，轻轻地……轻轻地，不让别人听见，拉掉房顶上的麦秆，挖了个小洞，往外爬……往外爬……然后我跳下房顶，顺大路拼命跑。我跑啊跑的，累得要死……大概我一口气跑了有五俄里路，也许还不止五里……谢天谢地，我一瞧，前边有个村子。我跑到一所农舍跟前，敲窗子。'东正教徒啊，'我说，就把事情原原本本讲给他们听了，'别眼看基督徒的灵魂毁掉吧……'我把大家全叫醒了……农民们会齐了，跟我一块儿去……有人拿着绳子，有人拿着棒子，有人拿着草叉子……我们打进客栈的院门，直奔地窖……强盗们刚刚磨完刀子，正要去杀商人。农民们逮住他们，一个也没漏网，把他们捆起来，押到官长那儿去了。商人一高兴，送给他们三百卢布，给我五个金币，写下了我的姓名作为纪念。据说后来在地窖里搜到好多好多的人骨头。人骨头……可见，他们抢了人家的钱，埋掉尸首，好不留一点痕迹……嗯，后来，他们在莫尔尚斯克让刽子手给收拾了。”

潘捷列讲完故事，四下看看听讲的人。他们一声不响，瞧着他。水已经开了，斯乔普卡在撇沫子。

“油准备好了吗？”基留哈小声问他。

“等一等……马上就去拿。”

斯乔普卡拿眼睛盯紧潘捷列，跑到货车那边去，仿佛生怕自己不在，潘捷列又开头讲别的故事似的。不久他就拿着一个小小的木碗回来，开始在碗里把生猪油研碎。

“又有一回，我也是跟一个商人一块儿上路……”潘捷列说下去，声音跟先前一样低，眼睛眨也不眨。“他的名字，我现在还记得，是彼得·格里戈里伊奇。他是个好人……那商人……我们也是住在一个客栈里……他住一个小房间，我跟马睡在一块儿……老板夫妇好像挺好，挺和气。伙计们也好像没什么。可是，哥儿们，我睡不着，我的心觉出来了！觉出来了，就是这么的。大门开着，四下里有许多人，可我还是好像害怕，心不定。大家早已睡下。夜深了。不久就该起床，可是只有我一个人躺在马车里，合不上眼睛，仿佛我是猫头鹰似的。后来，哥儿们，我听见这样的声音，‘咚！咚！咚！’有人悄悄走到马车这儿来了。我探出头去一看，原来是个乡下女人，只穿一件衬衣，光着脚……‘你有什么事，大嫂？’我问。她呢，周身打抖，脸色慌张……‘起来好人！’她说，‘糟了！……老板他们起了坏心……他们要干掉你那个商人。’她说，‘我亲耳听见老板跟老板娘叽叽咕咕地商量……’果然，我不是白担心！‘你是谁？’我问。‘我是他们的厨娘，’她说。……好！……我就从马车上下来，到商人那儿去。我叫醒他，一五一十告诉他，说：‘彼得·格里戈里伊奇，事情不妙……老爷，以后再睡吧，趁现在还有时间，赶紧穿好衣服，’我说，‘咱们尽早躲开灾祸呢……’他刚刚穿衣服，门就开了，了不得！……我这么一看，圣母呀！客栈老板和他老婆带着三个伙计走进我们房里来

了……看来，他们跟工人也勾结起来了。‘这位客商有不少钱，拿出来大家分，’他们说……这五个人手里都拿着长刀……长刀……老板锁上房门，说：‘向上帝祷告吧，旅客……要是你们叫起来，’他说，‘我们就干脆不准你们在临死的时候祷告……’谁还叫得出来啊！我们害怕得嗓子里都堵住，喊也喊不出来了……商人哭着说：‘正教徒！你们决心杀死我，’他说，‘是因为看中我的钱。那么要杀就杀吧，反正我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末一个，我们商人已经有很多人在客栈里被人谋害了。可是，教友们，’他说，‘为什么要杀死我的车夫呢？为什么要连累他为我的钱遭殃？’他说得那么沉痛！可是老板对他说：‘要是我们让他活着，’他说，‘那他就会第一个告发我们，’他说。‘杀一个也好，杀两个也好，反正都一样。犯七件罪，倒一次霉……向上帝祷告吧，你们所能做的只有这件事，用不着废话了！’商人和我就并排跪下，哭哭啼啼地向上帝祷告。他想起他的子女。我那时候还年轻，要活下去……我们瞧着神像，祷告，真是伤心啊，就连现在回想起来也要掉泪……老板娘那个娘儿们瞧着我们说：‘你们是好人，’她说，‘你们到了另一个世界可别记我们的仇，也别求上帝惩罚我们，我们是因为穷才做这种事的。’我们祷告了又祷告，哭了又哭，上帝可就听见我们的声音了。他必是可怜我们了……老板刚刚揪住商人的胡子，要拿刀砍他的脖子，忽然院子里有人敲窗子！我们都吓一跳，老板的手放下来了……有人敲着窗子，嚷着：‘彼得·格里戈里伊奇，你在这儿吗？收拾好，咱们走吧！’老板他们瞧见有人来找商人，害了怕，溜了……我们连忙走到院子里，把马套上车子，一会儿就没影儿了……”

“到底是谁敲的窗子？”德莫夫问。

“敲窗子？一定是圣徒或者天使。不会有别人……我们赶着车子走出院子时，街上一个人也没有……这是上帝干的！”

潘捷列还讲了些别的故事。在他所有的故事里,“长刀”总要出现,听起来全像是胡诌出来的。这些故事是他从别人那儿听来的,还是很久以前自己编出来的,后来记性差了,就把经历和幻想混淆起来,两者分不清楚了呢?这都可能,可是有一件事却奇怪:这一回,以及后来一路上每回讲故事的时候,他只乐意讲一些分明编造出来的故事,却从来不提真正经历过的事。当时叶戈鲁什卡却把那些故事当做实有其事,每句话都信以为真了。后来他才暗暗觉得奇怪:这么一个人,这辈子走遍了俄罗斯,见闻那么广博,妻子儿女已经活活烧死,居然这么轻视自己的丰富生活,每回篝火旁边坐着,要就一声不响,要就讲些从没发生过的事情。

他们喝稀饭的时候,都闷声不响,只想着刚才听到的故事。生活可怕而奇异,所以在俄罗斯不管讲多么可怕的故事,也不管拿什么强盗窝啦,长刀啦,种种奇迹啦,来装饰它,那故事总会在听讲人的灵魂中引起真实的感受,也许只有学识丰富的人才会怀疑地斜起眼睛,不过就连他也会一声不响。路边的十字架、黑压压的羊毛捆、辽阔的平原、聚在篝火旁边的那些人的命运,这一切本身就又奇异又可怕,传说和神话的离奇怪诞反倒苍白失色,跟生活混淆起来了。

大家凑在锅边吃着,唯独潘捷列坐在一旁,用小木碗喝粥。他的调羹跟别人的不一样,是柏木做的,上面有个小十字架。叶戈鲁什卡瞧着他,想起那做杯子用的长明灯,就轻声问斯乔普卡:

“为什么老爷爷独自坐在一边?”

“他是个旧派教徒,”斯乔普卡和瓦夏小声回答,同时他们说话的神情显得仿佛在讲一种短处或者秘密的恶习似的。

大家沉默着,想心事。听过那些可怕的故事以后,谁也不想

讲平凡的事情了。在沉静中，瓦夏忽然挺直身子，用他那没有光彩的眼睛凝神瞧着一个地方，竖起耳朵来。

“怎么回事？”德莫夫问他。

“有人来了，”瓦夏回答道。

“你看见他在哪儿。”

“在那边！有个微微发白的东西……”

在瓦夏瞧着的那边，除了黑暗以外什么也看不见。大家静听，可是没听见脚步声。

“他从大路上来了？”德莫夫问。

“不，是从旷野上来……上这边来了。”

在沉默中过了一分钟。

“也许是葬在那儿的商人正在草原上溜达吧，”德莫夫说。

大家斜眼看那十字架，面面相觑，忽然哄笑起来；他们为自己的恐惧害臊了。

“他为什么要出来走呢？”潘捷列问。“只有大地不肯收留的人才会夜里出来行走。那两个商人没什么……那两个商人已经戴上殉教徒的荆冠了……”

可是忽然他们听见了脚步声。有人匆匆忙忙地走来。

“他带着什么东西呢，”瓦夏说。

他们开始听见青草在走过来的那个人的脚底下沙沙地响，杂草喀嚓喀嚓地响。可是在篝火的亮光外面什么也看不见。临了，脚步声近了，有个人咳了一声。闪烁的亮光好像让开一条路，事情终于清楚了，车夫们忽然看见面前站着一个人。

不知道是因为火光摇抖不定呢，还是因为大家想先看清来人的脸，总之，怪极了，他们第一眼看见的，先不是他的脸，也不是他的衣服，却是他的笑容。那是一种非常善良、开朗、温柔的笑容，就跟刚被叫醒的小娃娃一样，而且那是一种富于感染力的笑

容，叫人很难不用笑容回报他。等到大家看清楚，这才知道原来那陌生人是个三十岁上下的男子，长得难看，没有一点出众的地方。他是个身材很高的乌克兰人，长鼻子，长胳膊，长腿。他处处都显得长，只有他的脖子很短，使他的背有点驼。他上身穿一件干净的、领口绣花的白衬衫，下身穿着白色的肥裤子，脚登新的高筒靴，跟车夫们一比，简直像个大少爷。他抱着一个又大又白的、第一眼看上去样子古怪的东西，而且有一管枪的枪身从他肩膀后面探出来，也很长。

他从暗处走进亮光的圈子里，站住，好像在地里生了根。他有半分钟的工夫瞧着车夫们，仿佛要说："瞧啊，我的笑容多么好看！"然后他朝篝火迈近一步，笑得越发开朗，说：

"面包和盐[①]，哥儿们！"

"欢迎你！"潘捷列代表大家回答。

这个生人把怀里抱着的东西放在篝火边（原来那是一只打死的大鸨），又对他们打一次招呼。

大家都走到大鸨那儿，开始细细地看它。

"好一只鸟！你拿什么打死它的？"德莫夫问。

"大砂弹……霰弹打不中它，它不容易接近……买下吧，哥儿们！我只要二十戈比就把它卖给你们。"

"我们要它有什么用，这东西顶好烤着吃，拿它一煮大概就会煮硬，那就咬不动了……"

"唉，真要命！要是把它拿到庄园上的老爷那儿去，他们倒会给我半个卢布。可是路远着呢，足足有十五俄里！"

这个来历不明的人坐下来，取下枪，放在身旁。他好像困了，没精神，笑眯眯的，给火光照得眯细眼睛，大概想起了什么痛快

① 对正在吃饭的人的问候辞。

的事。他们递给他一把勺子。他吃起来。

“你到底是什么人?”德莫夫问他。

陌生人没听见这句问话。他没回答,甚至也没看德莫夫一眼。这笑嘻嘻的人大概没尝出稀饭的滋味,因为他有点懒洋洋地、无意识地喝着,临到把勺子举到唇边,有时候勺子里盛得很满,有时候却完全是空的。他并没喝醉酒,不过他的脑子里却有什么荒唐的想法在浮动。

“我在问你:你是什么人啊?”德莫夫又问了一遍。

“我?”来历不明的人一怔,说。“康斯坦丁·兹沃内克,罗夫诺地方人。离这儿大约有四俄里路。”

康斯坦丁想赶紧表明他并不是像他们那样的农民,而要高一等,就连忙添一句:

“我们有养蜂场,而且还养猪。”

“你是跟爸爸住在一块儿,还是另外单过?”

“现在我自己单过,我们分家了。这个月,过了圣彼得节,我成亲了!现在我是娶了媳妇的人!……从办喜事到现在有十八天了。”

“好事!”潘捷列说。“结婚挺不错……这是上帝赐福给你……”

“年轻的老婆待在家里睡觉,他却到草原上来溜达,”基留哈笑道。“怪人!”

仿佛自己身上顶怕痛的地方给人掐了一下似的,康斯坦丁打了个哆嗦,笑起来,脸红了……

“可是主啊,她不在家!”他连忙从嘴边移开勺子说,带着快活和惊奇的表情看一遍所有的人,“她不在家,她回娘家待两天!真的,她走了,我就跟没结婚一样……”

康斯坦丁摆摆手,摇摇脑袋。他打算继续想下去,可是他脸

上流露着的欣喜妨碍他想心事。他好像坐得不舒服似的，换了个姿态，笑起来，又摇摇手。他不好意思把他的愉快的念头讲给陌生人听，可又忍不住想要把自己的欢喜告诉别人。

“她上杰米多沃村去看她妈了！”他说，脸红了，把枪换一个地方放。“她明天会回来……她说她回来吃中饭。”

“你闷得慌吗？”德莫夫问。

“啊，主，你想会怎样呢？我们成亲没几天，她就走了……不是吗？哦，不过呢，她是个活泼伶俐的姑娘，要是我说得不对，让上帝惩罚我！她呀，那么好，那么招人喜欢，那么爱笑、爱唱，简直是一团烈火！她在我身边的时候，我的脑筋给弄得迷迷糊糊，可是她一走，我又失魂落魄，跟傻瓜似的在草原上逛荡。我吃完中饭就出来走，真要命。”

康斯坦丁揉揉眼睛，瞧着火，笑了。

“那么，你爱她……”潘捷列说。

“她那么好，那么招人喜欢，”康斯坦丁又说一遍，没听见潘捷列的话。“一个挺好的主妇，又聪明又明事理，在全省的老百姓家里再也找不到像她那样的了。她走了……不过，她一定也惦记我，我知道！我明白，那只小喜鹊！她说明天吃中饭以前回来……这可真是想不到的事啊！”康斯坦丁差不多嚷起来，忽然提高声调，交换一下坐的姿势。“现在她爱我，惦记我，不过当初她还不肯嫁给我呢！”

“可是你吃啊！”基留哈说。

“她不肯嫁我！”康斯坦丁没去听他，接着说。“我追了她三年！我原先是在卡拉契克市集上瞧见她的。我爱她爱得要命，差点没上吊……我住在罗夫诺，她住在杰米多沃，两下里相隔十五俄里路，我简直找不着机会。我打发媒人去见她，她说：‘不行！’唉，这只喜鹊啊！我送她这个，送她那个，耳环啦，蜜饼啦，半普特

蜂蜜啊，可她还是说：‘不行！’真是没办法。不过要是仔细一想，我哪儿配得上她呢？她年轻，漂亮，一团烈火似的，我呢，岁数大，不久就要满三十了，况且长得实在太漂亮，一把大胡子跟一把钉子似的，脸孔也真干净，上面满是疙瘩。我哪儿能跟她相比哟！只有一点还好：我们家富裕，可是瓦赫拉敏基家也不错啊。他们有六头牛，雇着两个长工。哥儿们，我爱她，入了迷……我睡不着，吃不下，满脑子的心事，整天迷迷糊糊，求上帝别叫我们受这份罪才好！我想见她的面，可是她住在杰米多沃……你们猜怎么着？上帝可以作证，我不是说谎：一个星期总有三回，我一步一步走着上那儿去，就为了看她一眼。我扔下活儿不干了！我胡思乱想，甚至想上杰米多沃去做个长工，好跟她挨近一点。我好苦哟！我妈找巫婆来。我爸爸打过我十来回。我足足吃了三年苦，于是下了决心：就是入地狱我也要上城里做马车夫去……这是说，我不走运！刚过复活节，我就上杰米多沃去跟她见最后一面……”

康斯坦丁把头往后一仰，发出一阵细碎的畅快笑声，仿佛刚才很巧妙地捉弄了什么人似的。

“我看见她跟一些年轻小伙子在河边，”他接着说。“我的火上来了……我把她叫到一边，对她说了各式各样的话，大概有一个钟头……她就此爱上我了！她有三年不喜欢我，可是就因为我那一番话，她爱上我了！……”

“你对她说了些什么呢？”德莫夫问。

“说什么？我记不得了……怎么记得住？当时我的话像水管里流出来的水，一刻也不停：哇啦哇啦！现在呢，我却连一个字也说不上来了……哪，她就这么嫁给我了……现在她找她妈去了，这喜鹊一走，我就到草原上来逛荡。我在家里待不住。我受不了！”

康斯坦丁笨拙地把脚从自己身子底下抽出来，在地上躺平，

脑袋枕着拳头，然后又起来，坐好。这时候，人人都十分明白这是一个陶醉在爱情中的幸福人，而且幸福到了痛苦的地步。他的微笑、眼睛、一举一动都表现了使他承受不了的幸福。他坐立不安，不知道该照什么样的姿势坐着，该怎么办才不致给他那无数愉快的思想压得筋疲力尽。他在这些生人面前倾吐了心里的话以后，才算能安静地坐好，眼望着火，出神了。

看到这个幸福的人，大家都觉得烦闷，也渴望幸福。人人都心事重重。德莫夫站起来，轻轻地在篝火旁走着。从他的脚步，从他肩胛骨的动作，看得出他难受，烦闷。他站住，瞧着康斯坦丁，坐下来。

这时候篝火熄了。火光不再闪动，那一块红就缩小，暗淡了……火越灭得快，月亮就显得越亮。现在他们看得清辽阔的道路、羊毛捆、货车的辕杠、嚼草料的马儿了。在大道的对面，朦胧地现出另一个十字架……

德莫夫用手托着脸颊，轻声哼着一支悲凉的歌。康斯坦丁带着睡意微笑，细声细气地随着他唱。他们唱了半分钟，就又沉默了……叶美里扬身子抖了一下，活动胳臂肘，手指头也动起来。

“哥儿们！”他用恳求的声音说。“咱们来唱支圣歌！”

眼泪涌上他的眼眶。

“哥儿们！”他又说一遍，拿手按着心，“咱们来唱支圣歌吧！”

“我不会，”康斯坦丁说。

人人都拒绝，于是叶美里扬就一个人唱起来。他挥动两条胳膊，点头，张开嘴，可是他的嗓子里只发出一种干哑而无声的喘息。他用胳膊唱，用脑袋唱，用眼睛唱，甚至用他的瘤子唱，唱得热烈而痛苦。他越是想使劲从胸膛里挤出一个音符来，他的喘息就越是不出声……

叶戈鲁什卡跟大家一样，也很郁闷。他回到自己的货车旁

边，爬上羊毛捆，躺下来。他瞧着天空，想着幸福的康斯坦丁和他的妻子。为什么人要结婚呢？为什么这世界上要有女人？叶戈鲁什卡给自己提出这个模糊的问题，心里想，要是男人身边老是有个温柔、快活、漂亮的女人，那他一定快活吧。不知什么缘故，他想起了德兰尼茨卡雅伯爵小姐，暗想跟那样一个女人一块儿生活大概很愉快。要不是这个想法使他非常难为情，他也许很愿意跟她结婚呢。他想起她的眉毛、双眸、马车、塑着骑士的座钟……宁静而温暖的夜晚扑到他身上来，在他耳旁小声说着什么。他觉得仿佛那个可爱的女人向他凑过来，笑嘻嘻地看他，想吻他似的……

那堆火只留下两个小小的红眼睛，越变越小。车夫们和康斯坦丁坐在残火旁边，黑糊糊的一片，凝神不动，看起来，他们现在的人数好像比先前多得多。两个十字架都可以看清了。远远的，远远的，在大道旁边，闪着一团红光，大概也是有人在烧稀饭吧。

"我们的母亲俄罗斯是全世界的领——袖！"基留哈忽然扯大嗓门唱起来，可是唱了半截就停住，没唱下去。草原的回声接住他的声音，把它带到远处去，仿佛愚蠢本身用沉甸甸的轮子滚过草原似的。

"现在该动身啦！"潘捷列说。"起来，孩子们。"

他们套马的时候，康斯坦丁在货车旁边走动，赞美他的老婆。

"再会，哥儿们！"等到货车队出发，他叫道。"谢谢你们的款待！我还要上火光那边去。我受不了！"

他很快就消失在黑暗里，可以长时间听到他迈步走向火光照耀的地方，对别的陌生人去诉说他的幸福。

第二天叶戈鲁什卡醒来，正是凌晨。太阳还没升上来。货车

队停住了。有一个人，戴一顶白色无边帽，穿一身便宜的灰布衣服，骑一头哥萨克的小马，正在最前面的一辆货车旁边跟德莫夫和基留哈讲话。前面离这个货车队大约两俄里，有一些又长又矮的白色谷仓和瓦顶的小屋。小屋旁边既看不见院子，也看不见树木。

"老爷爷，那是什么村子?"叶戈鲁什卡问。

"那是亚美尼亚人的庄子，小子，"潘捷列回答。"亚美尼亚人住在那儿。那个民族挺不错……那些亚美尼亚人。"

那个穿灰衣服的人已经跟德莫夫和基留哈讲完话，勒住他的小马，朝庄子那边望。

"瞧，这算是哪门子事啊!"潘捷列叹道，也朝庄子那边望，在清晨的冷空气中耸起肩膀。"他先前派一个人到庄子里去取一个什么文件，那个人至今没回来……原该派斯乔普卡去才对!"

"这人是谁，老爷爷?"叶戈鲁什卡问道。

"瓦尔拉莫夫。"

我的上帝！叶戈鲁什卡连忙翻身起来，跪着，瞧那顶白色的无边帽。很难看出这个穿着大靴子、骑着难看的小马、在所有的上流人都睡觉的时候跑来跟农民讲话的矮小而不显眼的人原来就是那个神秘的、叫人捉摸不透的、人人都在找他而他又永远"在这一带地方转来转去"、比德兰尼茨卡雅伯爵小姐还要有钱的瓦尔拉莫夫。

"这个人挺不错，挺好……"潘捷列说，朝庄子那边望。"求上帝赐给他健康，挺好的一位老爷……姓瓦尔拉莫夫，名叫谢敏·亚历山德雷奇……小兄弟，这个世界就靠这类人支撑着。这是实在的……公鸡还没叫，他就已经起床了……换了别人，就一定在睡觉，或者在家里陪客人闲扯，可是他却一天到晚在草原上活动……他转来转去……什么事情他都不放松……"

瓦尔拉莫夫的眼睛没离开那庄子，嘴里在讲着什么。那匹小马不耐烦地调动它的脚。

“谢敏·亚历山德雷奇，”潘捷列叫道，脱掉帽子。“您派斯乔普卡去吧！叶美里扬，喊一声，就说派斯乔普卡去一趟！”

可是这时候总算有个人骑着马从庄子那边来了。那人的身子向一边歪得很厉害，马鞭在头顶上面挥动，像鸟那样快地飞到货车队这儿来，仿佛在表演勇敢的骑术，打算引得每个人的惊叹似的。

“那人一定是替他办事的骑手，”潘捷列说。“他大概有一百个这样的骑手，说不定还要多呢。”

骑马的人来到第一辆货车旁边，勒住他的马，脱掉帽子，交给瓦尔拉莫夫一个小本子。瓦尔拉莫夫从小本子里抽出几张纸来，看了看，叫道：

“伊凡楚克的信在哪儿呀？”

骑士接过小本子去，看一看那些纸，耸耸肩膀。他开口讲话，大概在替自己辩白，要求让他再骑马到庄子里去。小马忽然动一下，仿佛瓦尔拉莫夫变得重了一点似的。瓦尔拉莫夫也动了动。

“滚开！”他生气地叫道，朝骑马的人挥动鞭子。

然后他勒转马头，一面瞧小本子里的纸，一面让那头马漫步沿着货车队走动。等他走到货车队的最后一辆，叶戈鲁什卡就凝神瞅着他，好看清他。瓦尔拉莫夫是个老头儿。他那平淡无奇、给太阳晒黑、生着一小把白胡子的俄罗斯人的脸，颜色发红，沾着露水，布满小小的青筋。那张脸跟伊万·伊万内奇一样，也现出正正经经的冷淡表情，现出热中于事务的表情。不过，在他和伊万·伊万内奇中间，毕竟可以感到很大的不同！伊万·伊万内奇舅舅的脸上除了正正经经的冷淡表情以外，永远有操心和害怕的神气，唯恐找不到瓦尔拉莫夫，唯恐误了时间，唯恐错过了

好价钱。像这种自己作不得主的小人物所特有的表情，在瓦尔拉莫夫的脸上和身上就找不出来。这个人自己定价钱，从不找人，也不仰仗什么人。他的外表尽管平常，可是处处，甚至在他拿鞭子的气派中，都表现出他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和一贯主宰草原的权力。

他骑马走过叶戈鲁什卡身边，却没有看他一眼，倒是多承小马赏脸，瞧了瞧叶戈鲁什卡。它用愚蠢的大眼睛瞧着，就连它也很冷淡。潘捷列对瓦尔拉莫夫鞠躬。瓦尔拉莫夫留意到了，眼睛还是没离开纸，声音含糊地说：

"你好，老头儿！"

瓦尔拉莫夫跟骑马的人的谈话以及他挥动鞭子的气派显然给货车队所有的人都留下了威风凛凛的印象。大家的脸色严肃起来。骑马的人被这位大人物的震怒吓掉了魂，没戴帽子，松着缰绳，停在最前面那辆货车旁边。他一声不响，好像不相信今天一开头就会这么倒霉似的。

"很凶的老人……"潘捷列嘟哝着说。"可惜他太凶！不过他挺不错，是个好人……他并不无缘无故骂人……没什么……"

看完那些纸以后，瓦尔拉莫夫就把小本子塞进衣袋里。小马仿佛知道他的心意似的，不等吩咐，就颤动一下，顺着大道朝前疾驰了。

7

当天晚上，车夫歇下来烧稀饭。这一回，从一天开头起，人人都有一种不明不白的愁闷感觉。天气闷热，大家喝下许多水，可还是不解渴。月亮升上来，十分红，模样儿阴沉，仿佛害了病。星星也昏沉沉的，暗影更浓了，远处更朦胧。大自然好像有了什么

预感，无精打采。

篝火四周没有昨晚的那种活跃的景象和生动的谈话了。大家都觉得烦闷，即便讲话也打不起精神，没有兴致。潘捷列光是唉声叹气，抱怨两条腿，不时讲到横死。

德莫夫伏在地上，沉默着，嚼一根干草。他脸上现出嫌恶的表情，好像那根草气味不好闻似的，他的脸色凶狠而疲乏……瓦夏抱怨下巴发痛，预言要变天了。叶美里扬没有挥动胳膊，呆坐着，闷闷地瞧着火。叶戈鲁什卡也疲乏了。这种缓慢的旅行使他感到腻味，白昼的炎热烤得他头痛。

他们烧稀饭的时候，德莫夫由于心烦而跟他的同伴找碴儿吵架。

“这个长着瘤子的家伙，舒舒服服地坐在那儿，老是头一个伸出勺子来！”他说，恶狠狠地瞧着叶美里扬。“贪吃！老是头一个抢到锅子旁边坐好。他在唱诗班唱过歌，就自以为是老爷！像你们这种唱诗的，在这条大道上要饭的多得很！”

“你为什么跟我过不去？”叶美里扬问，也生气地瞧着他。

“就是要你别头一个忙着往锅子里舀东西吃。别以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

“你是混蛋，就是这么的，”叶美里扬用嘶哑的声音说。

潘捷列和瓦夏凭经验知道这种谈话通常会闹出什么结局来，就出头调解，极力劝德莫夫不要无端骂人。

“什么唱诗的……”那个捣蛋鬼不肯罢休，反而冷笑。“那种玩意儿谁都会唱。坐在教堂的门廊上唱：‘看在基督的面上，赏我几个钱吧！’哼！你们还怪不错的呢！”

叶美里扬没有开口。他的沉默反倒惹恼了德莫夫。他带着更大的怒气瞧着那个先前在教堂里唱诗的人，说：

“我只是不愿意理你罢了，要不然我真要叫你知道知道你自

己是个什么玩意儿！”

“可是你为什么跟我过不去，你这个马泽帕[①]？”叶美里扬冒火了。“我惹你了吗？”

“你叫我什么？”德莫夫问道，站起来，眼睛充血。“什么？我是马泽帕？是吗？好，给你点颜色看看！叫你自己去找吧！”

德莫夫从叶美里扬的手里抢过勺子来，往远处一扔。基留哈、瓦夏、斯乔普卡都跳起来，跑去找勺子。叶美里扬用恳求和询问的眼光瞧着潘捷列。他的脸忽然变小，变皱，眼睛映巴起来，这位先前唱诗班的歌手像小孩似地哭起来了。

叶戈鲁什卡早就恨德莫夫，这时候觉得空气一下子闷得使人受不了，仿佛篝火的火焰烤他的脸似的。他恨不得赶快跑到黑暗中的货车那儿去，可是那捣蛋鬼的气愤而烦闷的眼睛把他吸引住了。他渴望说几句非常伤人的话，就往德莫夫那边迈近一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

“你比谁都坏！我看不惯你！”

这以后，他原该跑到货车那边去，可是他站在那儿动不得，接着说：

“到下一个世界，你会在地狱里遭火烧！我要告到伊万·伊万内奇那儿去！不准你欺侮叶美里扬！”

“嘿，你瞧！”德莫夫冷笑道。“嘴上的奶还没干的小猪猡，倒管教起别人来啦。要不要我拧你的耳朵？”

叶戈鲁什卡觉得透不过气来。他以前从没这样过，此刻忽然周身打抖，顿着脚，尖声叫道：

---

① 马泽帕(1644—1709)，1687年至1708年的乌克兰首领。1700年至1721年北方战争时期，他带领四五千哥萨克人投奔瑞典王查理十二世。后来瑞典军队在波尔塔瓦战败，马泽帕同查理十二世一起逃跑。

“打他！打他！”

眼泪从他眼睛里流出来。他觉得难为情，就踉踉跄跄跑回货车那边去。他的尖叫产生了什么影响，他没看见。他躺在货包上哭，胳膊和腿抽搐着，小声说：

“妈妈！妈妈！”

这些人，篝火四周的阴影，黑压压的羊毛捆，远处每分钟都在发亮的闪电，这一切，现在全使他觉得阴森可怕。他胆战心惊，绝望地问自己：这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跑到这陌生的地方来，夹在一群可怕的庄稼汉中间呢？现在他舅舅、赫利斯托福尔神甫、杰尼斯卡在哪儿呀？为什么他们这么久还没来？莫非他们忘掉他了？他一想到自己给人忘掉，丢在这里，听凭命运摆布，就周身发凉，害怕得很，有好几回突然站起身来，要跳下羊毛捆，一口气顺着大道跑回去，头也不回，但是转念想到在路上一定会遇到乌黑而阴森的十字架和远处闪着的电光，他才忍住了……只有他小声叫着“妈妈！妈妈！”的时候，他才觉得好过一点……

车夫们一定也害怕。叶戈鲁什卡从篝火旁边跑开以后，他们先是沉默很久，然后含糊地低声谈着什么，说是有个什么东西就要来了，他们得赶快动身，躲开它才好……他们连忙吃完晚饭，熄掉火，沉默地套车。从他们匆忙的动作和断续的语句可以看出他们预料有什么灾难要来了。

快要动身上路的时候，德莫夫走到潘捷列面前，压低声音问道：

“他叫什么名字？”

“叶戈里……”潘捷列回答。

德莫夫一只脚踩着一个车轮，抓住捆在货包上的绳子，爬上车来。叶戈鲁什卡看见了他的脸和生着卷曲头发的脑袋。那张脸苍白，疲倦，愁闷，可是已经没有恶狠狠的表情了。

"叶戈里！"他轻声说。"得了，打我吧！"

叶戈鲁什卡奇怪地瞧着他，这当儿电光一闪。

"不要紧，打我好了！"德莫夫重说一遍。

他没等到叶戈鲁什卡打他，或者跟他讲话，又跳下车来，说：

"我心里好闷哟！"

然后，他摇摇晃晃，动着肩胛骨，懒洋洋地顺着那一串货车慢慢走去，用半是悲伤半是烦恼的声调反复地说：

"我心里好闷哟！主啊！你别生我的气了，叶美里扬，"他走过叶美里扬身边的时候说。"我们这种生活没有什么指望，苦透了！"

右边现出一道闪电，好像这闪电映在镜子里似的，远处立刻也现出一道闪电。

"叶戈里，接住！"潘捷列扔上来一个又大又黑的东西，叫道。

"这是什么呀？"叶戈鲁什卡问。

"篷布！天要下雨了，把它盖在身上吧。"

叶戈鲁什卡坐起来，瞧一瞧自己的四周。远方明显地变黑，白光闪着，现在每分钟不止一回了，像是眼皮在一眏一眏似的。黑暗好像由于太重，向右边歪过去了。

"老爷爷，要有雷雨吗？"叶戈鲁什卡问道。

"哎哟，我这双冻坏了的脚好痛哟！"潘捷列没听见孩子的话，拖长声调说，顿着脚。

左边天空好像有人在划火柴。一道苍白的、磷光样的细带闪了一闪，就灭了。人们可以听见一股声浪，仿佛远处有人在铁皮房顶上走动。大概是光着脚在房顶上走，因为铁皮发出沉闷的隆隆声。

"要下大雨了！"基留哈嚷道。

在远方和右边地平线中间，现出一道闪电，明晃晃的，照亮

了一部分草原，照亮了无云的天空和黑暗相连的地方。密密层层的乌云不慌不忙地移过来；又大又黑的破布片从那团云的边上挂下来。左右两面的地平线上也有这样的碎片互相压挤，堆得高高的。雨云的外表破碎而蓬松，仿佛它喝醉了酒，在胡闹似的。天上响起了清晰的、一点也不含混的隆隆雷声。叶戈鲁什卡在胸前画十字，连忙披上大衣。

“我好闷哟！”德莫夫的嚷叫声从前面的货车那边飘来，从他的声调听得出他又生气了。“我好闷哟！”

忽然间起了一阵狂风，来势那么猛，差点刮跑了叶戈鲁什卡的包袱和篷布。篷布被风吹动，向四面八方飞舞，拍打着货包和叶戈鲁什卡的脸。风呼啸着，在草原上飞驰，滴溜溜地乱转，刮得青草发出一片响声，雷声和车轮的吱嘎声反而听不见了。这风从黑色的雨云里刮下来，卷起滚滚的灰尘，带来雨水和潮湿土地的气味。月光昏暗，仿佛变得肮脏了。星星越发黯淡。人可以看见滚滚的烟尘跟它的阴影顺着大道的边沿急急忙忙跑到后面什么地方去。这时候旋风盘旋着，从地面上的尘土里卷走枯草和羽毛，大概升上了天空，风滚草多半在黑色的雨云旁边飞翔，它们一定害怕得很！可是透过迷眼的灰土，除了闪电的亮光以外，什么也看不见。

叶戈鲁什卡心想，马上要下大雨了，就跪了下来，拿篷布盖住自己的身子。

“潘捷列——列！”前面有人嚷道。“啊……啊……哇！”

“我听不见！”潘捷列拖长声音大声回答。

“啊……啊……哇！”

雷声愤怒地响起来，在天空从右边滚到左边，随后再滚回去，消失在最前面那辆货车附近。

“神圣的，神圣的，神圣的，万能的主啊，”叶戈鲁什卡小声说

着，在胸前画十字，“愿您的荣耀充满天上和人间……”

漆黑的天空张开嘴，吐出白色的火来，立刻又响起了雷声。雷声刚刚收歇，就来了一道极宽的闪电，叶戈鲁什卡从篷布的裂缝里忽然看见通到远方的整个宽阔的大道，看见所有的车夫，甚至看清了基留哈的坎肩。这时候左边那些黑色碎云往上移动，其中有一片云粗野而笨拙，像是伸出的爪趾，直向月亮那边伸过去。叶戈鲁什卡决心闭紧眼睛，不去理会，等着这一切结束。

不知什么缘故，雨很久不来。叶戈鲁什卡巴望雨云也许会过去，就从篷布里往外张望。天色黑得可怕。叶戈鲁什卡既看不见潘捷列，又看不见羊毛捆，也看不见自己。他斜起眼睛往前不久还有月亮的地方看，可是那边一片漆黑，跟货车的上空一样。在黑暗中，电光似乎更白，更亮，照得他的眼睛发痛。

“潘捷列！”叶戈鲁什卡叫道。

没有人答话。可是这时候风总算最后一回撩一下篷布，跑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可以听见一种平匀沉着的响声。一滴又大又凉的水落在叶戈鲁什卡的膝上，又一滴在他手上爬。他发现自己的膝头没盖好，想要整理一下篷布，可是这当儿有些什么东西洒下来，劈劈啪啪地拍打着大道，然后拍打车杠，拍打羊毛捆。原来那是雨点。雨点和篷布好像互相了解似的，开始急速而快活地谈起天来，喊喊喳喳跟两只喜鹊一样。

叶戈鲁什卡跪在那儿，或者更正确地说，坐在自己的靴子上。雨拍打篷布的时候，他往前探身，好遮住膝头，因为膝头忽然湿了。他好容易盖好膝头，可是不到一分钟，又觉得身后背脊底下和腿肚子上面有一种刺骨的、不舒服的潮湿感觉。他就恢复原先的姿势，听凭膝头去让雨淋，暗自盘算该怎样摆布那块在黑地里看不见的篷布才对。可是他的胳膊已经湿了。雨水淌进袖子和衣服里，肩胛骨觉得冷冰冰的。他决意什么也不管，呆坐在那

儿不动，等待雨过了再说。

"神圣的，神圣的，神圣的……"他小声念道。

忽然，正好在头顶上方，发出一下可怕的、震耳欲聋的霹雳声，天空碎裂了。他蜷起身子，屏住呼吸，等着碎片落在他的后脑勺和背上。他的眼睛偶然睁开，看见一道亮得刺眼的光在他的手指上、湿袖子上、从篷布流到羊毛捆以后再淌到地上的细细的水流上，闪烁了五回。又传来同样猛烈可怕的打击声。天空现在不是发出隆隆声或者轰响声，却发出像干木头爆裂一样的破碎声。

"特拉拉！达！达！达！"雷声清楚地响着，滚过天空，跌跌绊绊，摔在前面货车附近或者后面远处什么地方，发出一声恶毒而断续的"特拉拉！……"

先前，闪电只不过可怕罢了，可是加上这种雷声，却显得凶恶了。它们那种魔光穿透闭紧的眼皮，弄得人周身发凉。怎么样才能不看见它们呢？叶戈鲁什卡决意把脸转到后面去。他四肢着地小心地爬着，好像生怕给人看见似的，手掌在湿羊毛捆上滑着，转过身去了。

"特拉！达！达！"这声音在他头顶上滚着，落到货车底下，爆炸开来。"拉拉拉！"

叶戈鲁什卡又偶然睁开眼睛，不料看见了新的危险：有三个高大的巨人，手里拿着长矛，跟在车后面。电光照亮他们的矛尖，很清楚地照出他们的身躯。他们躯体高大，遮着脸，垂着头，脚步沉重。他们显得十分忧愁，没精打采，心事重重。他们跟着货车走，也许并没有什么恶意，不过他们挨得这么近，总还是有点可怕。

叶戈鲁什卡赶快扭回身子朝着前面，周身打抖，喊叫起来：

"潘捷列！老爷爷！"

"特拉！达！达！"天空回答他。

他睁大眼睛看车夫们在不在。有两个地方射出闪电来，照亮通到远方去的大路、整个货车队和所有的车夫。雨水汇成小河沿着道路流去，水泡跳动不定。潘捷列在货车旁边走着，他的高帽子和肩膀上盖着一小块篷布，他既没表现恐怖，也没露出不安，仿佛被雷声震聋耳朵，让闪电照瞎了眼睛一样。

“老爷爷，巨人！”叶戈鲁什卡哭着对他嚷道。

可是老爷爷没听见。前面走着叶美里扬。他从头到脚盖着一块大篷布，成了一个三角形。瓦夏身上什么也没盖，照旧像木头一样走着，高高地抬起脚，膝头却不弯。在电光中，仿佛货车并没驶动，车夫们呆立不动，瓦夏的举起的脚也僵住了……

叶戈鲁什卡又叫老爷爷。他没听到回答，就一动不动地坐着，不再等雨停了。他相信再过一分钟雷就会把他劈死，相信只要偶尔一睁开眼，就会看见那些可怕的巨人。他不再在胸前画十字，不再叫老爷爷，不再想念母亲，光是冻得发僵，相信暴风雨永远也不会完结了。

可是忽然有了人声。

“叶戈里啊，你睡着了还是怎么的？”潘捷列在下面喊道。“下来！耳朵聋了，小傻瓜！……”

“这才叫做暴风雨呢！”一个不熟悉的低音说；喉咙里卡卡地响，好像刚刚喝干了一杯上好的白酒似的。

叶戈鲁什卡睁开眼睛。下面货车旁边站着潘捷列、三角形的叶美里扬和那些巨人。那些巨人现在身材矮多了。叶戈鲁什卡仔细一看，原来他们是些普通的农民，肩头上扛着的不是长矛，却是铁的草叉。从潘捷列和三角形中间的夹缝里望出去，可以看见一间矮木房的明亮的窗子在放光。可见货车队在一个村子里停下了。叶戈鲁什卡撩开篷布，拿起包袱，连忙爬下货车。现在左近有了人声和灯光明亮的窗子，虽然雷声还是跟先前那样隆

隆地响，整个天空布满长条的闪电，他却不再觉得害怕了。

“这场暴风雨好，挺不错……”潘捷列唠叨着说。“感谢上帝……我的脚倒因为这场雨痛得没那么厉害了，这场暴风雨挺不错……爬下来了，叶戈里？好，上小屋里去吧……挺不错……”

“神圣的，神圣的，神圣的……”叶美里扬声音干哑地说。“雷一定在什么地方劈倒了什么东西……你们是这一带的人吗？”他问巨人。

“不，是从格里诺沃村来的……我们是格里诺沃村的人。我们在普拉捷罗夫老爷家里干活。”

“是打麦子吧？”

“样样都做。眼前我们还在收小麦。这闪电，这闪电啊！好久没有过这样的暴风雨了……”

叶戈鲁什卡走进小屋。他迎面遇到一个瘦瘦的、尖下巴的驼背老太婆。她手里拿着一支油烛，眯缝着眼睛，长声地叹气。

“上帝赐给我们一场什么样的暴风雨哟！”她说。“我们家的人在外面草原上过夜。他们要受罪了，心爱的人！把衣服脱掉吧，小少爷，脱衣服吧……”

叶戈鲁什卡冻得打战，难受得耸起肩头，脱下湿透了的大衣，然后张开胳膊，劈开腿，站了很久没动弹。稍稍一动就会在他身上引起一种不愉快的寒冷和潮湿的感觉。衬衫的袖子和后背是湿的，裤子粘在大腿上，水从脑袋上往下滴……

“小孩子，站在那儿劈开腿是做什么啊？”老太婆说。“来，坐下！”

叶戈鲁什卡大大地劈开两条腿，走到桌子那儿，在一张凳子上靠近一个什么人的头坐下。那个头动起来，鼻子里喷出一股气息，嘴里发出嚼东西的声音，然后又安静了。从这个头起，顺着凳子，耸起一座盖着羊皮袄的小山。原来那是一个农妇在睡觉。

老太婆叹着气走出去，不久就带着一个西瓜和一个甜瓜回来了。

“吃吧，小少爷！另外我没有东西可以请你吃了……”她说，打了个呵欠，随后在桌子抽屉里找一阵，拿出一把又长又尖的小刀来，很像强盗在客栈里用来杀死商人的那种刀。“吃吧，小少爷！”

叶戈鲁什卡好像害热病似地打冷战，就着黑面包吃了一片甜瓜，然后又吃了一片西瓜，吃了以后他感到越发冷了。

“我们家的人在外面草原上过夜……”他吃东西的时候，老太婆叹道。“主震怒了！……我原想在神像前面点支蜡烛，可是我不知道斯捷潘尼达把蜡烛放在哪儿了。吃吧，小少爷，吃吧……”

老太婆打了个呵欠，把右手伸到背后，搔了搔她的左肩膀。

“现在准有两点钟了，”她说。“再过一会儿就是起床的时候了。我们家的人在草原上过夜……他们一定全身湿透了……”

“奶奶，”叶戈鲁什卡说，“我想睡觉。”

“躺下，小少爷，躺下吧……”老太婆叹道，打个呵欠。“主耶稣基督！我原本睡着了，忽然听见好像有人在打门。我醒来一看，原来是主赐给我们这场暴风雨……我原想点起蜡烛来，可是没找着。”

她一面自言自语，一面从凳子上拿下一堆破烂，多半就是她自己的被褥，又从炉边一个挂钉上摘下两件羊皮袄，开始替叶戈鲁什卡铺床。

“这场暴风雨还没收歇，”她唠唠叨叨地说。“只求没人挨到雷劈才好。我们家的人在草原上过夜……躺下，睡吧，小少爷……基督跟你同在，小孙孙……甜瓜我不拿走，你起床的时候也许还想吃一点。”

老太婆的叹气和呵欠，睡熟的农妇的匀称的鼻息，小屋的半明半暗，窗外的雨声，使得人犯困。叶戈鲁什卡不好意思在老太婆面前脱衣服。他只脱掉靴子，就躺下，拉过羊皮袄来盖在身上。

“小子躺下了？”过一会儿他听见潘捷列小声说。

“躺下了！”老太婆小声回答，“主震怒了，震怒了！雷打了又打，听不出什么时候才会完……”

“一会儿就会过去的……”潘捷列低声说，坐下来。“雷声小多了……伙伴们到人家的小屋里去了，只有两个留在外面看马……伙伴们……不得不这样啊……马会给人牵走的……我在这儿坐一会儿，然后去换班……不得不这样，会给人牵去的……”

潘捷列和老太婆并排坐在叶戈鲁什卡脚旁，用嘶嘶的声音低声攀谈着，叹息和呵欠穿插在他们的谈话里。叶戈鲁什卡怎么也暖和不过来。他身上盖着沉甸甸的、温暖的羊皮袄，可是他周身打抖，胳膊和腿抽搐着，内脏在战栗……他在羊皮袄底下脱掉衣服，可是这也没用。他的寒颤越来越厉害。

潘捷列走出去换班看马，后来又回来。叶戈鲁什卡仍旧睡不着觉，浑身发抖。有个什么东西压住他的脑袋和胸膛，他闷得难受。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究竟是两个老人低微的谈话声呢，还是羊皮的刺鼻气味。他吃过的西瓜和甜瓜在他嘴里留下一种不爽快的、金属样的滋味。再说，他被跳蚤叮着。

“老爷爷，我冷！”他说，自己也听不出这是自己的声音了。

“睡吧，小孙孙，睡吧……”老太婆叹道。

基特迈动他那小小的细腿，来到床边，挥动胳膊，然后长高了，升到天花板，变成风车了。赫利斯托福尔神甫不是像坐在马车里的那个样子，却穿着整齐的法衣，手里拿着洒圣水的刷子，绕着风车走动，把圣水洒在风车上，风车就不转动了。叶戈鲁什卡知道这是做梦，就睁开眼睛。

“老爷爷！”他叫道，“给我水喝！”

谁也没答话。叶戈鲁什卡觉得躺在那儿闷得受不了，感到不舒服。他就起来，穿好衣服，走出小屋。早晨已经来临。天空阴暗，可是雨倒不下了。叶戈鲁什卡打着冷战，拿潮湿的大衣裹紧自己的身子，穿过泥泞的院子，在寂静中倾听着。他的眼光碰到一个小小的牲畜房，那儿有一扇半开着的芦苇编的门。他探进头去瞧瞧那个小屋，走了进去，在黑暗的墙角边一堆干粪上坐下来。

他那沉重的脑袋里纠结着乱糟糟的思想，嘴里有一种金属的味道，又干又苦。他瞧着自己的帽子，把那上面的孔雀毛理直，想起先前跟母亲一块儿去买这顶帽子的情景。他把手放进口袋里，拿出一团棕色的、粘糊糊的烂泥。这块烂泥怎么会来到他口袋里的？他想一想，闻了闻：有蜂蜜的气味。啊，原来是犹太人的蜜饼！这块饼给水泡得稀烂，啊，可怜的东西！

叶戈鲁什卡翻看着自己的大衣。那是一件灰色的大衣，钉着骨制的大扣子，裁成礼服的样式。这是一件贵重的新衣，所以在家里从不挂在前堂，而跟母亲的衣服一块儿挂在寝室里。只是逢到假日，才准他穿。叶戈鲁什卡瞧着这件衣服，不由得为它可惜，想起他和大衣如今只能听凭命运摆布，想起他再也不能回家，就哀哀地哭了起来，哭得差点从粪堆上一头栽倒。

一只沾着雨水的白毛大狗，脸上挂着一绺绺白毛，跟卷发纸一样，走进牲畜房来，奇怪地瞪着叶戈鲁什卡。它好像在想：究竟是汪汪叫好呢，还是不叫为好。它断定没有叫的必要，就小心地走到叶戈鲁什卡面前，吃了那团粘糊糊的烂东西，又走出去了。

“这是瓦尔拉莫夫手下的人！”有人在街上喊道。

等到哭够了，叶戈鲁什卡就走出牲畜房来，绕过一个水塘，往街上走去。货车正巧停在门口的大路上。淋湿的车夫们迈动

沾满泥泞的脚在货车旁边徘徊，或者坐在车杠上，没精打采，睡意矇眬，跟秋天的苍蝇一样。叶戈鲁什卡看着他们，心想："做个农民，多么枯燥，多么不舒服呀！"他走到潘捷列那边，跟他并排在车杠上坐下来。

"老爷爷，我冷！"他说，打着冷战，把手塞进袖管里。

"不要紧，我们很快就要到了，"潘捷列打个呵欠说。"不要紧，你会暖和起来的。"

货车队很早就出发了，因为天气还不热。叶戈鲁什卡躺在羊毛捆上，虽然太阳不久就在天空出现，晒干了他的衣服、羊毛捆、土地，他却还是冷得打战。他一闭上眼，就又瞧见基特和风车。他想呕吐，身子发重，就极力赶走这些幻象，可是它们一消灭，捣蛋鬼德莫夫就红着眼睛，举起拳头，大吼一声扑到叶戈鲁什卡身上来，要不然就是听见那个诉苦声："我心里好闷哟！"瓦尔拉莫夫骑着哥萨克小马走过去。幸福的康斯坦丁也走过去，微笑着，抱着大鸨。这些人是多么沉闷，多么叫人受不了，多么惹人厌烦啊！

有一回(那是将近黄昏了)，他抬起头来想向人要水喝。货车队停在一座跨过宽阔河面的大桥上。桥下河面上冒着黑烟，透过烟雾可以看见一只轮船，后面用绳子拖着一条驳船。前边，河对面，有一座花花绿绿的大山，山上点缀着房屋和教堂。山脚下，在一列货车旁边，有一辆机车在奔驰……

叶戈鲁什卡以前从没见过轮船，没见过机车，也没见过大河。现在他瞧着它们，却既不害怕，也不惊奇，他的脸上甚至没有现出一点像是好奇的神气。他只觉得恶心，连忙伏下，用胸脯贴着羊毛捆的边。他吐了。潘捷列看到这情景，嗽嗽喉咙，摇了摇头。

"我们的小子病了！"他说，"一定是肚子受了凉……小子……离家在外……这真糟糕！"

8

货车队停在一个离码头不远、供商人住宿的大客栈门口。叶戈鲁什卡从货车上爬下来，听见一个很耳熟的声音。有个人搀他下来，说：

“我们昨天傍晚就到这儿了……今天等了你们一整天。我们原想昨天赶上你们，可是在路上没碰见你们，我们走的是另一条路。嘿，你把大衣揉得好皱呀！你可要挨舅舅的骂了！”

叶戈鲁什卡细瞧说话人的那张像大理石般的脸，这才想起他就是杰尼斯卡。

“你舅舅和赫利斯托福尔神甫这时候在客栈房间里，”杰尼斯卡接着说，“他们在喝茶呢。去吧！”

他领着叶戈鲁什卡走进一所两层楼的房子，里面又黑暗又阴森，就跟他们县城里的慈善机关一样。叶戈鲁什卡和杰尼斯卡穿过前堂，走完一道阴暗的楼梯和一条狭窄的长过道，走进一个小房间。果然，伊万·伊万内奇和赫利斯托福尔神甫正坐在房间里茶桌旁边喝茶。两个老人一看见小男孩，脸上现出又惊又奇又快活的神气。

“啊哈！叶戈尔·尼古拉——伊奇，”赫利斯托福尔神甫用唱歌似的声调说。“罗蒙诺索夫先生！”

“啊，贵族老爷！”库兹米乔夫说。“欢迎欢迎。”

叶戈鲁什卡脱掉大衣，吻了舅舅和赫利斯托福尔神甫的手，在桌旁坐下来。

“喂，一路上怎么样，puer bone①？”赫利斯托福尔神甫替他

① 拉丁语：好孩子。

斟了茶，问他，脸上照例带着愉快的笑容。“恐怕腻味了吧？求上帝保佑我们，万万别叫我们坐货车或者骑牛赶路了！上帝宽恕我们吧：走了又走，往前一看，总是一片草原，铺展开去，跟先前一样，看不见尽头！这不是赶路，简直是受罪嘛。你为什么不喝茶？喝呀！在你随着那一串货车赶路，还没来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已经把所有的事都圆满地办完了。感谢上帝！我们已经把羊毛卖给切列巴辛了，只求上帝能让大家都这么顺利就好了……我们赚了一笔钱。”

一看见自家人，叶戈鲁什卡就感到一种难以遏止的愿望：要想诉一诉苦。他没听赫利斯托福尔神甫的话，只是想着怎样开口，主要诉什么苦。可是赫利斯托福尔神甫的声调显得很不好听，刺耳，妨碍他集中注意，搅乱了他的思想。他在桌旁没坐满五分钟就站起来，走到长沙发那里躺下。

“咦，咦！”赫利斯托福尔神甫惊奇地说，“你怎么不喝茶？”

叶戈鲁什卡一面仍旧在想诉什么苦，一面用额头抵着沙发背，忽然号啕大哭起来。

“咦，咦！”赫利斯托福尔神甫重说一遍，站起来，走到长沙发那儿。“叶戈里，你怎么了？你干吗哭呀？”

“我……我病了！”叶戈鲁什卡开口说。

“病了？”赫利斯托福尔神甫慌了。“这可不好，小兄弟……在路上怎么能生病呢？哎哟，你怎么啦，小兄弟……嗯？”

他伸出手去放在叶戈鲁什卡的额头上，又摸摸他的脸蛋儿，说：

“对，你的额头很烫……你一定着了凉，要不然，就是吃了什么东西……向上帝祷告吧。”

“给他吃点奎宁……”伊万·伊万内奇说，慌了。

“不。应当给他吃点热的……叶戈里，要喝点汤吗？嗯？”

“不……不想喝，”叶戈鲁什卡回答说。

“你觉得冷还是怎么的？”

“先前倒是觉着冷，可是现在……现在觉着热了。我浑身酸痛……”

伊万·伊万内奇走到长沙发那儿，摸一摸叶戈鲁什卡的额头，慌张地嗽一嗽喉咙，回到桌子那儿。

“这样吧，你索性脱掉衣服，躺下睡吧，”赫利斯托福尔神甫说。“你该好好睡一觉才成。”

他帮着叶戈鲁什卡脱掉衣服，给他放好枕头，替他盖上被子，再拿伊万·伊万内奇的大衣盖在上面。然后他踮起脚尖走开，在桌旁坐下来。叶戈鲁什卡闭上眼睛，立刻觉得好像不是在旅馆房间里，而是在大道边上，挨近篝火。叶美里扬挥动胳膊，德莫夫红着眼睛趴在地上，讥诮地瞧着叶戈鲁什卡。

“打他，打他！”叶戈鲁什卡嚷道。

“他说梦话了……”赫利斯托福尔神甫低声说。

“真是麻烦！”伊万·伊万内奇叹道。

“得拿油和醋来把他擦一擦才行。上帝保佑，他的病明天就会好了。”

为了要摆脱噩梦，叶戈鲁什卡睁开眼睛，对火望着。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和伊万·伊万内奇已经喝完茶，正在小声讲话。神甫幸福地微笑着，看来，他怎么也忘不了他在羊毛上赚了一笔钱。使他高兴的，与其说是赚了钱，不如说是想着他回到家，可以把一大家子人聚集在自己周围，狡猾地眏眏眼睛，哈哈大笑。他先得瞒住他们大家，说他按照比实价低的价钱把羊毛卖了，然后他就拿出一个肥大的钱夹交给女婿米海罗说：“喏，拿去吧！瞧，生意就该这样做！”库兹米乔夫好像还不满足。他的脸上跟先前一样表现出一本正经的冷淡和操心的神情。

“唉，要是早知道切列巴辛肯出这样的价钱，”他低声说，“那我就不会在家乡把那三百普特卖给玛卡罗夫了。真要命！不过，谁知道这儿的价钱涨上去了？”

一个穿白衬衫的人把茶炊端出去，点亮墙角上神像前面的长明灯。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凑近他的耳朵低声说着什么。那个人做出诡秘的脸相，就像在搞阴谋似的，仿佛说：“我明白了，”然后走出去，不久就又回来，把一个容器放在长沙发底下。伊万·伊万内奇在地板上给自己铺了被褥，打了几回呵欠，懒洋洋地做完祷告，就躺下去了。

“我想明天上教堂去……”赫利斯托福尔神甫说，“我认识那儿的圣器看守人。做完弥撒我应当去看看主教，不过据说他病了。”

他打了个呵欠，吹熄了灯。现在，只有神像前面的长明灯放光了。

“据说他不见客，”赫利斯托福尔神甫继续说，脱去衣服。“这样一来，我只好见不到他的面就走了。”

他脱下长衣，叶戈鲁什卡看见眼前站着鲁滨孙·克鲁梭。鲁滨孙在一个小碟里搅动什么东西，走到叶戈鲁什卡面前，小声说：

“罗蒙诺索夫，你睡着了？起来吧！我拿油和醋擦一擦你的身子。这是很灵的，你只要向上帝祷告就行了。”

叶戈鲁什卡连忙翻身坐起来。赫利斯托福尔神甫脱掉孩子的内衣，耸起肩膀，断断续续地呼吸，好像谁在呵他的痒似的。他开始擦叶戈鲁什卡的胸膛。

“凭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他小声说：“趴好，背朝上！……这就行了。明天病就会好了，不过以后别再造罪了……你烫得跟火似的！大概起暴风雨的时候，你们正在路上吧！”

"正在路上。"

"那还有不生病的!凭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那还有不生病的!"

赫利斯托福尔神甫擦完叶戈鲁什卡的身子以后,给他穿上内衣,替他盖好,在他身上画个十字,就走了。后来,叶戈鲁什卡看见他向上帝祷告。大概这老人背熟了许多祷告词,因为他在神像前面站了许久,小声念着。他念完祷告,对着窗口、房门、叶戈鲁什卡、伊万·伊万内奇一一画了十字,在一张小的长沙发上躺下来,没垫枕头,拉过自己的长衣盖在身上。过道上一只挂钟敲了十下。叶戈鲁什卡想起到天亮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就烦恼得用脑门子抵住长沙发的靠背,不再努力摆脱那些朦胧的、郁闷的梦景了。可是早晨却远比他预料的来得快。

他觉得他躺在那儿,用脑门子抵住长沙发的靠背,并没过多久,可是等到他睁开眼来,斜射的阳光却已经透过小客房里的两扇窗子,照在地板上了。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和伊万·伊万内奇不在房间里。房间已经打扫过,明亮,舒服,有赫利斯托福尔神甫的气味:他身上老是冒出柏枝和晒干的矢车菊的气味(在家里,他常用矢车菊做洒圣水用的刷子和神龛的装饰品,因此他身上浸透了那些气味)。叶戈鲁什卡瞧着枕头,瞧着斜射的阳光,瞧着自己那双现在已经擦干净、并排摆在长沙发左近的靴子,瞧啊瞧的,笑起来了。他看到自己不是躺在羊毛捆上,看到四周的东西样样都是干的,看到天花板上并没有闪电和雷,倒觉得奇怪了。

他跳下长沙发,开始穿衣服。他觉得身体挺好。昨天的病只留下一点痕迹,大腿和脖子还有点发软。这样看来,油和醋奏了效。他想起昨天模模糊糊地看见的轮船、火车头、宽阔的河流等等,于是连忙穿上衣服,好跑到码头上去看一看。他漱洗完毕,穿上红布衬衫,忽然门锁喀哒一响,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在门口出现

了，戴着高礼帽，帆布长衣外面罩着棕色绸法衣，手里拄着长木杖。他面带笑容，满脸放光（刚刚从教堂回来的老人总是满脸放光的），把圣饼和一包什么东西放在桌子上，祈祷过后，说：

"求上帝怜恤我们！哦，你身体怎么样？"

"现在好了，"叶戈鲁什卡回答，吻他的手。

"感谢上帝……我刚做完弥撒回来……我刚才去看一个我所认识的圣器看守人。他原约我跟他一块儿去喝茶，可是我没去。我不愿意很早就上别人家里去作客，愿上帝跟他同在！"

他脱掉法衣，摸摸自己的胸膛，不慌不忙地解开那个小包。叶果鲁希卡看见一小盒鱼子、一小片熏鲟鱼、一块法国面包。

"瞧，我路过一家活鱼店的时候买来的，"赫利斯托佛尔神甫说，"平常日子，原本不该这么奢侈，可是我想，我家里有病人，那么这就可以原谅了。鱼子酱挺好，是鲟鱼的……"

穿白衬衫的那个人端来茶炊和一个盛着茶具的盘子。

"吃吧，"赫利斯托佛尔神甫说，把鱼子抹在一片面包上，递给叶果鲁希卡，"现在尽管吃啊玩啊都没关系，可是你念书的时候就要到了。记住，念书要专心，用功，也好有个出头之日。凡是应该背熟的，你就背熟它，可是遇到你应当用自己的话来说明内在的含义，而不顾外部形式的时候，那就用你自己的话来说。要努力把各门功课都学好。有的人，算术倒学得挺好，可是从没听说过彼得·莫吉拉[1]；有的人倒知道彼得·莫吉拉，可是又不会解释月亮。不行，你得把书念到样样都懂才行！学拉丁文啦、法文啦、德文啦……当然还有地理、历史、神学、哲学、数学……。等你不慌不忙，一边祷告上帝，一边热心地学会了门门功课，那就要出来做事了。要是你样样都懂，那就任什么行业干起来都便

① 彼得·莫吉拉（1596—1647），俄国宗教学者，写过许多宗教书。

当……你只要用功念书，求得天恩，上帝就会指点你做什么样的人。医生啦、法官啦、工程师啦……”

赫利斯托佛尔在一小片面包上抹了一点点鱼子，放进嘴里，说：

“使徒保罗说过：‘不要学古怪的、邪道的学问。’当然，如果那是妖术，不合法的技术，或者从另一个世界召来像索尔①那样的魂灵的法术，或是于人于己全没用处的学问，那就还是不学的好。你应该只学上帝所赐的那些学科。你要学他们的榜样……神圣的使徒们用各种语言讲话，那你就学各种语言。伟大的巴锡尔②研究数学和哲学，那你就学数学和哲学；圣涅斯托尔③写历史，那你就学历史，写历史。要学圣徒的榜样……”

赫利斯托佛尔用茶碟喝茶，擦了擦上髭，摇一摇头。

“好！”他说，“我受的是老式教育，现在我已经忘了许多，不过我跟别人还是生活得不同。比都没法比。比方说，到一个什么人多的地方去赴宴会或者参加什么大会，说上一句拉丁话，或者提到历史或哲学上的事，人家听了就会满意，我自己呢，也很满意……或者巡回法庭来了，要人监誓，别的教士都怕难为情，可是我跟法官啦、检察官啦、律师啦，却很合得来。我谈吐文雅，跟他们喝喝茶，说说笑，问问他们我不知道的事……他们也挺愉快。就是这么的，小兄弟。……学问是光明，愚昧是黑暗。念书吧！当然，念书是很难的；现在念书要花不少钱……你妈是寡妇，她靠抚恤金过活，可是呢，话说回来……”

赫利斯托佛尔神甫战兢兢地瞧着门口，接着小声说：

---

① 古以色列王。

② 巴锡尔（329—379），巴勒斯坦恺撒利亚的大主教。

③ 十一世纪与十二世纪中的俄国教士，留下著作多种。

“伊凡·伊凡内奇会帮忙的。他不会不管你。他自己没有子女，他会帮你的。别担心。”

他做出严肃的脸容，越发小声地说：

“只是要记住，盖奥尔吉，别忘了你母亲和伊凡·伊凡内奇，求上帝让你别忘记。十诫教你孝敬母亲，伊万·伊万内奇是你的恩人，等于是你的父亲。要是你将来有了学问，求上帝不要让你因为别人比你笨就讨厌别人，看不起别人，那样一来，你就要倒霉，倒霉了！”

赫利斯托福尔神甫举起手来，小声重复了一遍：

“你就要倒霉！倒霉了！”

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唠叨起来，如同俗话所说的，讲得津津有味；看来不到吃午饭的时候绝不肯罢休。可是门开了，伊万·伊万内奇走了进来。舅舅匆忙地打个招呼，就在桌旁坐下，开始很快地喝茶。

“好，所有的事全办妥了，”他说。“今天可以回家了，不过叶戈尔的事还得操一下心。得把他安置一下。我姐姐说，她有个朋友娜斯塔西娅·彼得罗芙娜，住在此地一个什么地方，她也许肯收留他在她那儿寄宿和搭伙。”

他在皮夹里翻来翻去，从里面抽出一张揉皱的纸，念道：

“‘小下街，娜斯塔西娅·彼得罗芙娜·托斯库诺娃，住在自己购置的房子里。’得马上去找她才成。真是麻烦！”

喝完早茶以后过了不久，伊万·伊万内奇带着叶戈鲁什卡走出客栈。

“真是麻烦！”舅舅嘟哝道，“你像牛蒡似的粘在我身上，去你的！你们要学问，要争做上等人，却要我倒霉，为你们受罪……”

他们穿过院子的时候，货车和车夫都已经不在了。他们一清

早就离开此地,到码头上去了。院子里远处的一个角落里,停着那辆熟悉的、黑黝黝的马车,马车旁边站着那几匹枣红马,正在吃燕麦。

“再见,马车!”叶戈鲁什卡想道。

起先,他们顺着大街爬上坡去,爬了很久,然后他们穿过一个大市场。在那儿,伊万·伊万内奇向一个警察打听小下街在哪儿。

“喔唷!”警察笑了笑,说。“路还远着哪,顺这条路要一直走到牧场!”

他们一路上遇见好几辆街头马车,可是只有碰到特殊情况,或者遇到大节期,舅舅才容许自己享受一下坐马车的乐趣。叶戈鲁什卡和他在铺着石板的街上走了很久,然后又在只有人行道而未铺路面的街上走了很久,最后走到了既未铺路面也没有人行道的街上。等到他们的腿和舌头把他们送到小下街,他俩都满脸通红,摘下帽子擦汗了。

“劳驾告诉我,”伊万·伊万内奇对一个坐在街门旁边小凳上的老人说,“娜斯塔西娅·彼得罗芙娜·托斯库诺娃的房子在哪儿?”

“这儿没有姓托斯库诺娃的,”老人想了一想,答道。“也许你找的是契莫盛科吧。”

“不,托斯库诺娃……”

“对不起,这儿没有姓托斯库诺娃的……”

伊万·伊万内奇耸一耸肩膀,慢慢往前走去。

“您用不着再找!”老人在他们后面叫道。“我说没有就是没有!”

“听着,老大娘,”伊万·伊万内奇对一个在墙角摆小摊卖葵花子和梨的老太婆说,“娜斯塔西娅·彼得罗芙娜·托斯库诺娃

的房子在哪儿?”

老太婆惊奇地瞧着他,笑了。

“难道娜斯塔西娅·彼得罗芙娜现在还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她问道,“主啊,自从她嫁了女儿,把自己的房子让给她的女婿,到现在已经有八年了!现在她女婿住在那儿呢。”

她的眼神仿佛表示:“你们这些傻瓜怎么会连这样一点小事都不知道?”

“那她现在住在哪儿呢?”伊万·伊万内奇问道。

“主啊!”老太婆惊奇地叫道,合起掌来。“她早已租房子另住了,她把自己的房子让给女婿已经有八年了。您这是怎么啦!”

她大概料着伊万·伊万内奇也会吃惊得叫起来:“这不可能呀!!”

然而伊万·伊万内奇很平静地问道:

“那么她租住的房子在哪儿?”

这个女小贩卷起袖口,用赤裸的胳膊指点着,同时用尖细刺耳的声音嚷道:

“照直走,照直,照直……等到走过一所小红房子,左边就有一条小巷子。您走进小巷子,找到右边第三个门就是……”

伊万·伊万内奇和叶戈鲁什卡走到小红房子那儿,向左拐弯,走进小巷子,直奔右边的第三家门口。在很旧的灰色街门两旁伸展着灰色的围墙,墙上有着很大的裂缝。右面那部分围墙大幅度向前倾斜,有倒塌的危险,街门左边的围墙却往后面,往院子里面歪斜。街门本身倒笔直立着,好像没有选定往哪边倒才方便一点:究竟该往外倒呢,还是往里倒。伊万·伊万内奇推开一个小小的边门,他和叶戈鲁什卡就看见一个大院子,里面长满了杂草和牛蒡。离街门一百步远,立着一所小房子,红房顶,绿百叶窗。有一个胖女人,卷起袖口,撩起围裙,站在院子中央,正在往

地下洒什么东西，用一种跟女小贩那样尖细刺耳的声调嚷道：

“咕！……咕！咕！”

她身后有一条生着尖耳朵的红毛狗坐在地上。它一看见客人，就往小门这边跑来，送上一片男高音的叫声（凡是红狗都用男高音叫）。

“您找谁？”女人叫道，把手放在眼睛上，遮住阳光。

“您好！”伊万·伊万内奇也叫道，一面挥动手杖，赶走那条红毛狗。“劳驾告诉我，娜斯塔西娅·彼得罗芙娜·托斯库诺娃住在这儿吗？”

“就住在这儿！您找她有什么事？”

伊万·伊万内奇和叶戈鲁什卡朝她走去。她怀疑地瞧着他们，又问一遍：

“您找她有什么事？”

“也许您就是娜斯塔西娅·彼得罗芙娜吧？”

“嗯，就是我！”

“幸会幸会……是这样的，您的老朋友奥莉迦·伊万诺芙娜·科尼亚泽娃问候您。这是她的小儿子。我呢，也许您记得，就是她的亲弟弟伊万·伊万内奇……您原是我们县城的人……您生在我们那地方，而且是在那地方出嫁的……”

随后是沉默。胖女人呆呆地瞧着伊万·伊万内奇，好像不信他的话，或者没听懂他的话似地，然后她满脸通红，合拢两只手，她围裙里的燕麦撒了下来，眼睛里迸出了眼泪。

“奥莉迦·伊万诺芙娜！”她尖叫道，兴奋得直喘气。“我最亲爱的人！啊，圣徒呀，我干吗像傻子似地呆站在这儿？我的漂亮的小天使！……”

她搂住叶戈鲁什卡，眼泪沾湿了他的脸，哭得泪人儿似的。

“主啊！”她说，绞着手。“奥莉迦的小儿子！真是招人疼！跟

他妈像极啦！长得跟他妈一模一样！可是你们干吗站在院子里啊？请到屋里坐吧！"

她匆匆朝那所房子走去，一面走，一面哭着，喘着，讲着。客人们跟着她走。

"我的房间还没收拾好呢！"她说，领着客人走进一个闷不通风的小客堂，那儿装点着许多神像和许多花盆。"啊，圣母！瓦西里沙，至少去把百叶窗打开！我的小天使！这孩子有多漂亮，简直没法儿形容！我不知道奥列琪卡[1] 有这样一个小儿子！"

等到她安静下来，跟客人们处熟以后，伊万·伊万内奇就要求跟她单独谈一谈。叶戈鲁什卡走进另一个小房间，那儿放着一架缝纫机，窗口挂着一只鸟笼，笼里装着一只椋鸟，这儿跟客堂里一样，也有许多神像和花盆。靠近缝纫机站着一个小姑娘，一动也不动，脸儿给太阳晒黑，腮帮子跟基特一样胖乎乎的，身上穿着干净的花布连衣裙。她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瞧着叶戈鲁什卡，大概觉得很窘。叶戈鲁什卡瞧着她，沉默一会儿，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小姑娘微微动了动嘴唇，做出一副哭相，小声答道：

"阿特卡……"

这意思是说她叫卡特卡。

"他准备住在您这儿，"伊万·伊万内奇在客堂里小声说。"如果您肯费心的话，我们就按月给您十卢布。他倒不是宠坏了的孩子，挺安分的……"

"我真不知道该跟您说什么才好，伊万·伊万内奇！"娜斯塔西娅·彼得罗芙娜含着眼泪叹道。"十个卢布倒很好，不过带领别人的孩子却叫人害怕！他也许会生病什么的……"

---

① 奥莉迦的爱称。

等到叶戈鲁什卡被叫回客堂去，伊万·伊万内奇已经站在那儿，手里拿着帽子在告辞了。

“好了，那么，现在就让他留在您这儿了，”他说。“再见！你待在这儿吧，叶戈尔！”他对外甥说，“在这儿别胡闹；你得听娜斯塔西娅·彼得罗芙娜的话……再见！我明天再来。”

他走了。娜斯塔西娅·彼得罗芙娜又搂抱叶戈鲁什卡，叫他小天使，流着泪，准备开饭。三分钟以后，叶戈鲁什卡坐在她身旁，回答她的无穷无尽的问题，喝着又油又烫的白菜汤了。

那天傍晚，他又在桌旁坐下，把头枕在一只手上，静听娜斯塔西娅·彼得罗芙娜讲话。她呢，时而笑，时而哭，对他讲起他母亲年轻时候的事，讲起她自己的婚姻，讲起她的子女……一只蟋蟀在炉子里嚯嚯地叫，灯头发出轻微的嗡嗡声。女主人低声讲着，在兴奋中不时地把顶针掉在地上。她的小孙女卡嘉就爬到桌子底下去拾，每回都在桌子底下坐很久，多半是在端详叶戈鲁什卡的脚。叶戈鲁什卡听着，半睡半醒，瞅着老太婆的脸、她那生着毛的痣和一条条泪痕……他觉得难过起来，很难过！他给安置在一只箱子上睡下，又受到嘱咐：要是他晚上想吃东西，可以自己到小过道里窗台上拿点童子鸡吃，它上面覆盖着一只盆子。

第二天早晨伊万·伊万内奇和赫利斯托福尔神甫来辞行。娜斯塔西娅·彼得罗芙娜很高兴，正要烧茶炊，可是伊万·伊万内奇忙得很，摇摇手说：

“我们没有工夫喝茶吃糖！我们马上就要动身。”

在分别以前，大家坐下来，沉默了一分钟。娜斯塔西娅·彼得罗芙娜长叹一声，用泪汪汪的眼睛瞧着神像。

“好，”伊万·伊万内奇站起来，开口说，“那么你留在这儿了……”

忽然，那种一本正经的冷淡表情从他脸上消失，他脸色微微发红，带着苦笑说：

“记住，你要用功读书……别忘记妈，听娜斯塔西娅·彼得罗芙娜的话……要是你念书的成绩好，叶戈尔，那我不会不管你。”

他从衣袋里拿出钱夹来，扭转身去，背对着叶戈鲁什卡，在零钱里摸索很久，找到一个十戈比的银币，就递给叶戈鲁什卡。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叹口气，不慌不忙地为叶戈鲁什卡祝福。

“凭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要好好念书，”他说。“用功念书，小兄弟……要是我死了，那就在你祷告的时候提到我。喏，我也给你一个十戈比的银币……”

叶戈鲁什卡吻他的手，哭了。他心里有个声音在对他说：他从此再也不会见到这个老人了。

“娜斯塔西娅·彼得罗芙娜，我已经在中学里报过名了，”伊万·伊万内奇说，听他的声调，仿佛在这客堂里停着一具死尸似的。“到八月七日，请您带他去参加入学考试……好，再见！愿上帝跟您同在！再见，叶戈尔！”

“您至少总该喝杯茶呀！”娜斯塔西娅·彼得罗芙娜用悲哀的声调说道。

叶戈鲁什卡的眼眶里含满泪水，没有看见舅舅和赫利斯托福尔神甫怎样走出去。他跑到窗口，可是他们已经不在院子里了，刚才汪汪叫的红毛狗从街门口跑回来，现出已经尽了职责的神气。叶戈鲁什卡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跳起来，飞出房外去了。等他跑出街门，伊万·伊万内奇摇着弯柄的手杖，赫利斯托福尔神甫摇着长木杖，刚刚转过弯去。叶戈鲁什卡这才感到：这以前他所熟悉的一切东西随着这两个人一齐像烟似地永远消失了。他周身发软，往小凳上一坐，用悲伤的泪珠迎接这种

对他来说现在还刚刚开始的、不熟习的新生活……

这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呢？

跳来跳去的女人

汝　龙译

1

在奥莉加·伊万诺夫娜的婚礼上，她所有的朋友和相好的熟人都来参加了。

"瞧瞧他吧，真的，他不是有点与众不同吗？"她往她丈夫那边点一点头，对朋友说，仿佛要解释她为了什么缘故才嫁给这个普通的、很平常的、在无论哪一方面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男人似的。

她的丈夫奥西普·斯捷潘内奇·德莫夫是医师，论官品是九品文官。他在两个医院里做事，在一个医院里做编制外的主任医师，在另一个医院里做解剖师。每天早晨从九点钟到中午，他给门诊病人看病，查病房，午后搭上公共马车到另一个医院去，解剖死去的病人。他私人也行医，可是收入很少，一年不过有五百卢布光景。如此而已。此外关于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另一方面，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和她的朋友，相好的熟人，却不是十分平常的人。他们每个人都在某一方面有出众的地方，多多少少有点名气，有的已经成名，给人看做名流了；有的即使还没有成名，将来却有成名的灿烂希望。有一个剧院的演员，早已是公认的大天才，他是一个优雅、聪明、谦虚的男子，又是出色的朗诵家，教奥莉加·伊万诺夫娜朗诵。有一个歌剧演员，是个性情温

和的胖子，叹口气对奥莉加·伊万诺夫娜郑重说明，她毁了自己，要是她不发懒，肯下决心，她就会成为出色的歌唱家。其次，有好几个画家，其中打头的一个是风俗画家、动物画家、风景画家里亚博夫斯基，他是很漂亮的金发青年，年纪在二十五岁左右，画展开得很成功，把最近画成的一张画卖了五百卢布；他修改奥莉加·伊万诺夫娜的画稿，说她将来很可能有所成就。此外，还有一个拉大提琴的音乐家，他的乐器总是发出呜咽的声音，他公开声明在他认识的一切女人当中，能够给他伴奏的只有奥莉加·伊万诺夫娜一个人。再其次，有一个文学家，年纪轻轻，可是已经出了名，写过中篇小说、剧本、短篇小说。此外还有谁呢？喏，还有瓦西里·瓦西里奇，是地主，乡绅，业余的插图家和饰图家，深深爱好古老的俄罗斯风格、民谣和史诗，在纸上，瓷器上，用烟熏黑的盘子上，他简直能够创造奇迹。这伙逍遥自在的艺术家已经给命运宠坏，尽管文雅而谦虚，可是只有在生病的时候才会想起天下还有医师这种人，德莫夫这个姓氏在他们听起来就跟西多罗夫或者塔拉索夫差不多。在这伙人当中，德莫夫显得陌生、多余、矮小，其实他个子挺高，肩膀挺宽。看上去，他仿佛穿着别人的礼服，长着店员那样的胡子。不过如果他是作家或者画家，那人家就会说他凭他的胡子会叫人联想到左拉① 了。

有一个演员对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说：她配上她那亚麻色的头发和结婚礼服，很像是一棵到了春天开满娇嫩的白花、仪态万方的樱桃树。

“不，您听着！”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对他说，挽住他的胳臂。“这件事怎样突然发生的呢？您听着，听着……我得告诉您，爸爸跟德莫夫同在一个医院里做事。可怜的爸爸害了病，德莫夫就在

① 左拉(1840—1902)，法国著名作家，留一把大胡子。

他的床边一连守了几天几夜。了不起的自我牺牲啊！您听着，里亚博夫斯基……还有您，作家，听着。这事很有意思。您走过来一点。了不起的自我牺牲啊，真诚的关心！我也一连好几夜没睡觉，坐在爸爸身旁。忽然间，了不得，公主赢得了英雄的心！我的德莫夫没头没脑地掉进了情网。真的，有时候命运就有这么离奇。嗯，爸爸死后，他有时候来看我，有时候在街上遇见我。有这么一个晴朗的傍晚，冷不防，他忽然向我求婚了……就跟晴天霹雳似的……我哭了一宵，我自个儿也没命地掉进了情网。现在呢，您瞧，我做他的妻子了。他结实，强壮，跟熊似的，不是吗？现在，他的脸有四分之三对着我们，光线暗，看不清楚，不过，等到他把脸完全转过来，那您得瞧瞧他的脑门子。里亚博夫斯基，您说说看，那脑门子怎么样？德莫夫啊，我们正在讲你哪！"她向丈夫叫道。"上这儿来。把你那诚实的手伸给里亚博夫斯基……这就对了。你们交个朋友吧。"

德莫夫温和而纯朴地微笑着，向里亚博夫斯基伸出手，说：

"幸会幸会。当年有个姓里亚博夫斯基的跟我同班毕业。他是您的亲戚吗？"

2

奥莉加·伊万诺夫娜二十二岁，德莫夫三十一岁。他们婚后过得挺好。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在客厅的四面墙上挂满了她自己的和别人的画稿，有的配了镜框，有的没配。靠近钢琴和放家具的地方，她用中国的阳伞、画架、花花绿绿的布片、短剑、半身像、照片……布置了一个热闹而好看的墙角……在饭厅里，她用民间版画裱糊墙壁，挂上树皮鞋和小镰刀，墙角立一把大镰刀和一把草耙，于是布置成了一个俄罗斯风格的饭厅。在寝室里，她

用黑呢蒙上天花板和四壁,在两张床的上空挂一盏威尼斯式的灯,门边安一个假人,手拿一把戟,好让这房间看上去像是一个岩穴。人人都认为这对青年夫妇有一个很可爱的小窝。

每天上午十一点钟起床以后,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就弹钢琴,或者要是天气晴朗,就画点油画。然后,到十二点多钟,她坐上车子去找女裁缝。德莫夫和她只有很少一点钱,刚够过日子,因此她和她的裁缝不得不想尽花招,好让她常有新衣服穿,去引人注目。往往她用一件染过的旧衣服,用些不值钱的零头网边、花边、长毛绒、绸缎,简直就会创造奇迹,做出一种迷人的东西来,不是衣服,而是梦。从女裁缝那儿出来,奥莉加·伊万诺夫娜照例坐上车子到她认识的一个女演员那儿去,打听剧院的新闻,顺便弄几张初次上演的新戏或者福利演出站的戏票。从女演员家里一出来,她还得到一个什么画家的画室去,或者去看画展,然后去看一位名流,要么是约请他到自己家里去,要么是回拜,再不然就光是聊聊天儿。人人都快活而亲切地欢迎她,口口声声说她好,很可爱,很了不起……那些她叫做名人和伟人的人,都把她看做自己人,看做平等的人,异口同声地向她预言说,凭她的天才、趣味、智慧,她只要不分心,不愁没有大成就。她呢,唱歌啦,弹钢琴啦,画油画啦,雕刻啦,参加业余的演出啦,可是所有这些,她干起来并不是凑凑数,而是表现了才能。不管她扎彩灯也好,梳装打扮也好,给别人系领带也好,她做得都非常有艺术趣味、优雅、可爱。可是有一方面,她的才能表现得比在别的方面更明显,那就是,她善于很快地认识名人,不久就跟他们混熟。只要有个人刚刚有点小名气,刚刚引得人们谈起他,她就马上认识他,当天跟他交成朋友,请他到她家里来了。每结交一个新人,在她都是一件十足的喜事。她崇拜名人,为他们骄傲,天天晚上梦见他们。她如饥如渴地寻找他们,而且永远也不能满足她这种饥

渴。旧名人过去了，忘掉了，新名人来代替了他们，可是对这些新人，她不久也就看惯，或者失望了，就开始热心地再找新人，新伟人，找到以后又找。这是为了什么呢？

到四点多钟，她在家里跟丈夫一块儿吃饭。他那种朴实、那种健全的思想、那种和蔼，引得她感动，高兴。她常常跳起来，使劲抱住他的头，不住嘴地吻他。

"你啊，德莫夫，是个聪明而高尚的人，"她说，"可是你有一个很严重的缺点。你对艺术一点兴趣也没有。你否定了音乐和绘画。"

"我不了解它们，"他温和地说。"我这一辈子专心研究自然科学和医学，根本没有工夫对艺术发生兴趣。"

"可是，要知道，这可很糟呢，德莫夫！"

"怎么见得呢？你的朋友不了解自然科学和医学，可是你并没有因此责备他们。各人有各人的本行嘛。我不了解风景画和歌剧，不过我这样想：如果有一批聪明的人为它们献出毕生的精力，另外又有一批聪明的人为它们花大笔的钱，那它们一定有用处。我不了解它们，可是不了解并不等于否定。"

"来，让我握一下你那诚实的手！"

饭后，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坐车去看朋友，然后到剧院去，或者到音乐会去，过了午夜才回家。天天是这样。

每到星期三，她家里总要举行晚会。在这些晚会上，女主人和客人们不打牌，不跳舞，借各种艺术来消遣。剧院的演员朗诵，歌剧演员唱歌，画家们在纪念册上绘画（这类纪念册奥莉加·伊万诺夫娜有很多），大提琴家拉大提琴，女主人自己呢，也画画，雕刻，唱歌，伴奏。遇到朗诵、奏乐、唱歌的休息时间，他们就谈文学、戏剧、绘画，争辩起来。在座的没有女人，因为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认为所有的女人除了女演员和她的女裁缝以外都乏味、

庸俗。这类晚会没有一回不出这样的事：女主人一听到门铃声就吃一惊，脸上带着得意的神情说："这是他！"这所谓"他"指的是一个应邀而来的新名流。德莫夫是不在客厅里的，而且谁也想不起有他这么一个人。不过，一到十一点半钟，通到饭厅去的门就开了，德莫夫总是带着他那好心的温和笑容出现，搓着手说：

"诸位先生，请吃点东西吧。"

大家就走进饭厅，每一回看见饭桌上摆着的老是那些东西：一碟牡蛎、一块火腿或者一块小牛肉、沙丁鱼、奶酪、鱼子酱、菌子、白酒、两瓶葡萄酒。

"我亲爱的 maître d'hôtel①！"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说，快活得合起掌来。"你简直迷人啊！诸位先生，瞧他的脑门子！德莫夫，把你的脸转过来。诸位先生，瞧，他的脸活像孟加拉的老虎，可是那神情却善良可爱跟鹿一样。啊，宝贝儿！"

客人们吃着，瞧着德莫夫，心想："真的，他是个挺好的人，"可是不久就忘了他，只顾谈戏剧、音乐、绘画了。

这一对年轻夫妇挺幸福。他们的生活，水样地流着，没一点挂碍。不过，他们蜜月的第三个星期却过得不十分美满，甚至凄凉。德莫夫在医院里传染到丹毒，在床上躺了六天，不得不把他那漂亮的黑发剃光。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坐在他身旁，哀哀地哭。可是等到他病好一点，她就用一块白头巾把他那剃掉头发的头包起来，开始把他画成沙漠地带以游牧为生的阿拉伯人。他俩都快活了。他病好以后又到医院去，可是大约三天以后，他又出了岔子。

"我真倒霉，奥莉卡！"有一天吃饭时候，他说。"今天我做了四次解剖，我一下子划破两个手指头。直到回家我才发现。"

① 法语：管家。

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吓慌了。他却笑着说,这没什么要紧,他做解剖的时候常常划破手。

“奥莉卡,我一专心工作,就变得大意了。”

奥莉加·伊万诺夫娜担心他会害血中毒症,就天天晚上做祷告,可是结果总算没出事。生活又和平而幸福地流着,无忧无虑。眼前是幸福的,而且紧跟着春天就要来了,它已经在远处微微地笑,许下了一千种快活事。幸福不会有尽头的!四月、五月、六月,到城外远处一座别墅去,散步,素描,钓鱼,听夜莺唱歌。然后,从七月直到秋天,画家们到伏尔加流域去旅行,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要以这团体不能缺少的一分子的身分参加这次旅行。她已经用麻布做了两身旅行服装,为了旅行还买下颜料、画笔、画布、新的调色板。里亚博夫斯基差不多每天都来找她,看她的绘画有了什么进步。每逢她把画儿拿给他看,他就把手深深地插进衣袋里,抿紧嘴唇,哼了哼鼻子,说:

“是啊……您这朵云正在叫唤:它不是夕阳照着的那种云。前景有点嚼烂了,有点地方,您知道,不大对劲……您那个小木房有点透不过气来,悲惨惨地哀叫着……那个犄角儿应当画得暗一点。不过大体上还不错……我很欣赏。”

他越是讲得晦涩难解,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反倒越容易听懂。

3

降灵周[①] 第二天,午饭后,德莫夫买了点凉菜和糖果,到别墅去看他的妻子。他已经有两个星期没看见她,十分惦记。他起

① 基督教节日,复活节后的第7周。

先坐在火车车厢里，后来在一大片树林里找他的别墅，时时刻刻觉着又饿又累，巴望待一会儿他会多么逍遥自在地跟他妻子吃一顿晚饭，然后睡一大觉。他看着他带的一包东西，心里挺高兴，里面包着鱼子酱、奶酪、白鲑鱼。

等到他找着别墅，认出是它，太阳已经在下山了。一个老女仆说太太不在家，大概不久就回来。那别墅样子难看，天花板很低，糊着写字的纸，地板不平，尽是裂缝。那儿一共有三个房间。一个房间里摆一张床，另一个房间里有画布啦，画笔啦，脏纸啦，男人的大衣和帽子啦，随意丢在椅子上和窗台上。在第三个房间里，德莫夫看见三个不认得的男子。有两个长着黑头发，留着胡子，另一个刮光了脸，身材很胖，大概是演员。桌子上有一个茶炊，水已经烧开了。

"您有什么事？"演员用男低音问，不客气地瞧着德莫夫。"您要找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吗？等一等吧，她马上就要来了。"

德莫夫就坐下来，等着。有一个黑发的男子睡意朦胧、无精打采地瞧着他，给自己斟了一杯茶，问道：

"您也许想喝茶吧？"

德莫夫又渴又饿，可是他谢绝了茶，怕的是把吃晚饭的胃口弄坏。不久，他就听到了脚步声和熟悉的笑声。门砰的一响，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跑进房间里来了，戴一顶宽边草帽，手里提一个盒子，她身后跟着里亚博夫斯基，脸蛋绯红，兴高采烈，拿着一把太阳伞和一个折凳。

"德莫夫！"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叫道，快活得涨红了脸。"德莫夫！"她又叫一遍，把她的头和两只手都放到他的胸口上。"你来了！为什么你这么久没有来？为什么？为什么？"

"我哪儿有空儿，亲爱的？我老是忙，好容易有点空儿，不知怎么火车钟点又老是不对。"

“可是看见了你，我多么高兴啊！我整宵整宵地梦见你，我直担心你别害了病。啊，你再也不知道你有多么可爱，你来得多么凑巧！你要做我的救星了。也只有你才能救我！明天这儿要举行一个顶顶别致的婚礼，”她接着说，笑了，给她丈夫系好领带。“火车站上有一个年轻的电报员，姓契凯尔杰耶夫，要结婚了。他是个漂亮的小伙子，是啊，并不愚蠢。你要知道，他脸上有一种强有力的、熊样的表情……可以把他画成一个年轻的瓦利亚格人①呢。我们这班消夏的游客，对他发生了好感，答应他说我们一定参加他的婚礼……他是个没有钱的、孤单单的、胆小的人。当然，不同情他是罪过的。想想吧，做完弥撒就举行婚礼，然后大家从教堂里出来，步行到新娘家里去……你知道，树木苍翠，鸟儿啼叫，一摊摊阳光照在青草上，我们这些人呢，被绿油油的背景衬托着，成了五颜六色的斑点，这可很别致，有法国印象派的味道呢。可是，德莫夫，我穿什么衣服到教堂去呢？”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说，做出要哭的脸相。“在这儿，我什么也没有，简直是什么也没有！衣服没有，花也没有，手套也没有……你务必要救救我才好。既然你来了，那就是命运吩咐你来救我了。拿着这个钥匙，我的好人儿，回家去，把衣柜里我那件粉红色连衣裙拿来。你知道那件衣服，它就挂在前面……然后，到堆房里，在右边地板上你会瞧见两个硬纸盒。打开上面的盒子，那里面全是花边，花边，花边，还有各种零头的料子，在那下面就是花了。把那些花统统小心地拿出来，可别压坏它们，亲爱的，回头我要在那些花里挑选一下……另外再给我买副手套。”

“好吧，”德莫夫说，“明天我去取了，派人给你送来。”

“明天怎么成啊？”奥莉加·伊万诺夫娜问，惊奇地瞧着他。

---

① 古代北欧的一个漂泊民族名，相传古俄罗斯最早的王公就是它的后裔。

“明天怎么来得及啊？明天头一班火车九点钟才开，可是十一点钟就举行婚礼了。不行，亲爱的，要今天去才成，务必要今天去！要是明天你来不了，那就打发一个人送来也成。是啊，去吧……那班客车马上就要开到了。别误了车，宝贝儿。”

“好吧。”

“唉，我多么舍不得放你走啊，”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说，眼泪涌到她的眼眶里。“我这个傻瓜呀，为什么应许了那个电报员呢？”

德莫夫赶紧喝下一杯茶，拿了一个面包圈，温和地微笑着，到车站去了。那些鱼子酱、奶酪、白鲑鱼，都给那两位黑头发的先生和那个胖演员吃掉了。

4

七月里一个平静的月夜，奥莉加·伊万诺夫娜站在伏尔加河一条轮船的甲板上，一会儿瞧着河水，一会儿瞧着美丽的河岸。里亚博夫斯基站在她身旁，对她说，水面上的黑影不是阴影，而是梦。他还说，迷人的河水以及那离奇的光辉，深不可测的天空和忧郁而沉思的河岸，都在述说我们生活的空虚，述说人世间有一种高尚、永恒、幸福的东西，人要是忘掉自己，死掉，变成回忆，那多么好啊。过去的生活庸俗而乏味，将来呢，也毫无价值，而这个美妙的夜晚一辈子只有一回，不久也要过去，消融在永恒里。那么，为什么要活着呢？

奥莉加·伊万诺夫娜一会儿听着里亚博夫斯基的说话声，一会儿听着夜晚的宁静，暗自想着：她自己是不会死的，永远也不会死。她以前从没见过河水会现出这样的蓝宝石色，还有天空、河岸、黑影、她灵魂里洋溢着的控制不住的喜悦，都在告诉

她,说她将来会成为大艺术家,说在远方那一边,在月光照不着的那一边,在一个广漠无垠的天地里,成功啦,荣耀啦,人们的爱戴啦,都在等她……她眼也不睒地凝神瞧着远方,瞧了很久,好像看见成群的人、亮光、听见音乐的胜利的节奏、痴迷的喊叫,看见她自己穿一身白色连衣裙,花朵从四面八方像雨点般落在她身上。她还想到跟她并排站着、用胳膊肘倚着船边栏杆的这个人,是个真正伟大的人,天才,上帝的选民……这以前他的一切创作都优美、新颖、不平凡,可是等到他那绝世的天才成熟了,绚烂起来,他的创作就会惊天动地,无限高超,这是只要凭他那张脸,凭他的说话方式,凭他对大自然的态度就看得出来的。他用他自己的话语,照他所独有的方式,讲到黑影、黄昏的情调、月光,使人不能不感到他那驾御大自然的威力是多么摄入心魄。他本人很漂亮,有独创能力。他的生活毫无牵挂,自由自在,超然于一切世俗烦恼以外,跟鸟儿的生活一样。

"天凉了,"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说,打了个冷战。

里亚博夫斯基拿自己的斗篷给她披上,凄凉地说:

"我觉着我落在您的掌心里了。我成了奴隶。为什么您今天这样迷人啊?"

他一直凝神瞧着她,动也不动。他的眼睛可怕,她不敢看他了。

"我发疯地爱您……"他凑着她的耳朵说,他的呼吸吹着她的脸蛋儿。"只要对我说一个字,我就不活下去,丢开艺术了……"他十分激动,嘟嘟哝哝说。"您爱我吧,爱我吧……"

"不要说这种话,"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说,闭上眼睛。"这真可怕。而且,拿德莫夫怎么办呢?"

"德莫夫是什么人?为什么跑出来一个德莫夫?德莫夫跟我什么相干?这儿只有伏尔加、月亮、美丽、我的爱、我的痴迷,压根

儿就没有什么德莫夫不德莫夫……唉！我什么也不知道……我不管过去，只求眼前给我一会儿……一会儿的快乐吧！”

奥莉加·伊万诺夫娜的心跳起来。她有心想一想她的丈夫，可是她觉得一切往事，以及她的婚姻、德莫夫、她的晚会，都显得渺小，琐碎，朦胧，不必要，远而又远了……真的，德莫夫是什么人？为什么跑出来一个德莫夫？德莫夫跟她什么相干？而且，他究竟是实有其人呢，还是只不过是个梦？

“对他那么一个普通而又平凡的人来说，过去他享受到的幸福也就足够了，”她想，用手蒙上脸。“随他们批评我好了，随他们诅咒我好了。我呢，偏要这样，情愿灭亡。偏要这样，情愿灭亡！……生活里的一切都该体验一下才对。天哪，多么可怕，可又多么痛快啊！”

“啊，怎么着？怎么着？”画家喃喃地说，搂住她，贪婪地吻她的手，她软绵绵地想推开他。“你爱我吗？爱吗？爱吗？啊，什么样的夜晚！美妙的夜晚啊！”

“是啊，什么样的夜晚！”她小声说，瞧着他那双含着眼泪而发亮的眼睛。然后她很快地往四下里看一眼，搂住他，使劲吻他的嘴唇。

“我们靠近基涅西莫了！”在甲板的那一头，有人说。

他们听到沉甸甸的脚步声。那是饮食间里的仆役走过他们身旁。

“听着，”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对那人说，幸福得又哭又笑，“给我们拿点葡萄酒来。”

画家激动得脸色发白，坐在凳子上，用爱慕而感激的眼睛瞧着奥莉加·伊万诺夫娜，然后闭上眼睛，懒洋洋地微笑着说：

“我累了。”

他把脑袋椅在栏杆上。

5

九月二日天气温暖，没有风，可是天色阴沉。一清早，伏尔加河上飘着薄雾，九点钟以后下起小雨来了。天色一点也没有晴朗的希望。喝早茶的时候，里亚博夫斯基对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说画画儿是顶吃力不讨好、顶枯燥乏味的艺术，说他算不得画家，说只有傻瓜才会认为他有才能；说啊说的，忽然无缘无故拿起一把小刀，划破了他的一张最好的画稿。喝完茶以后，他满脸愁容，坐在窗口，眺望伏尔加。可是伏尔加没有一点光彩，混浊暗淡，看上去冷冰冰的。一切，一切，都使人想起凄凉萧索的秋天就要来了。两岸苍翠的绿毯、日光灿烂的反照、透明的蓝色远方，以及大自然一切华丽的盛装，现在仿佛统统从伏尔加那里搬走，收在箱子里，留到来春再拿出来似的。乌鸦在伏尔加附近飞翔，讥诮它："光啦！光啦！"里亚博夫斯基听着它们聒噪，想到自己已经走下坡路，失去了才能，想到在人世间，一切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愚蠢的，想到他不应该缠上这个女人……总之，他心绪不好，胸中郁闷。

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坐在隔板那一面的床上，用手指头梳理她那美丽的亚麻色头发，一会儿幻想自己在客厅里，一会儿在卧室里，一会儿在丈夫的书房里。她的想象带她到剧院里，到女裁缝家里，到出名的朋友家里。现在他们在干什么？他们想念她吗？筹备晚会的时令已经开始了。还有德莫夫呢？亲爱的德莫夫！他在信上多么温存，多么稚气而哀伤地求她赶快回家呀！他每月给她汇来七十五卢布。她写信告诉他说，她欠那些画家一百卢布，他就把那一百卢布也汇来了。多么善良而慷慨的人！旅行使得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厌倦了，她觉着无聊，恨不能赶快躲开

这些乡下人，躲开河水的潮气，摆脱周身不干净的感觉才好，这种不干不净是她从这个村子迁移到那个村子，住在农民家里时时刻刻都感到的。要不是因为里亚博夫斯基已经对那些画家认真地答应过要跟他们在此地一直住到九月二十日，那他们今天就可以走了。要是今天能够走掉，那多好！

“我的上帝啊，”里亚博夫斯基唉声叹气，“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出太阳呀？没有太阳，我简直没法接着画那幅阳光普照的风景画了！……”

“可是你有一张画稿画的是阴云的天空，”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说，从隔板那一面走过来。“你记得吗，在右边的前景上是一片树林，左边是一群母牛和公鹅？现在你不妨把它画完。”

“哼！”画家皱起眉头，“画完它！难道您当我有那么笨，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你对我的态度变得好厉害哟！”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叹口气。

“哼，那才好。”

奥莉加·伊万诺夫娜的脸抖着。她走开，到火炉那边去，呜呜地哭了。

“对，只差眼泪了。算了吧！我有一千种理由要哭，可我就不哭。”

“一千种理由！”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哭道。“顶重要的理由是您已经嫌弃我了。对了！”她说，哭起来。“实话实话，您在为我们的恋爱害臊。您一个劲儿防着那些画家发现我们的关系，其实要瞒也瞒不住，他们早就全都知道了。”

“奥莉加，我只求您一件事，”画家恳求道，把手按住心口，“只求一件事：别折磨我！此外，我也不求您别的了。”

“可是请您赌咒说您仍旧爱我！”

“这真是磨人！”画家咬着牙说，跳起来。“搞到最后我只好去跳伏尔加河，或者发疯了事！躲开我！”

“好，打死我吧，打死我吧！”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叫道。“打死我吧！”

她又哭起来，走到隔板的那一面去了。雨哗哗地落在小屋的草顶上。里亚博夫斯基抱着头，在小屋里走来走去，然后现出果断的脸色，仿佛要向谁证明什么似的，戴上帽子，把枪挂在肩上，走出小屋去了。

他走后，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在床上躺了很久，哭着。起初，她心想索性服毒，让里亚博夫斯基一回来就发觉她死了才好。然后她的幻想把她带到客厅里，带到丈夫的书房里，她想象自己一动也不动地坐在德莫夫身旁，全身享受着安宁和洁净，到傍晚就坐在剧院里，听玛西尼① 唱歌。她想念文明，想念城里的热闹和名人，把心都想痛了。一个农妇走进小屋来，不慌不忙地动手生炉子烧饭。屋里弥漫着木炭烧焦的气味，空中满是淡蓝的烟雾。画家们回来了，穿着泥泞的高统靴，脸上沾着雨水，凝神瞧着画稿，用安慰的口气自言自语，说是哪怕遇到坏天气，伏尔加也自有它的妩媚。墙上，那个不值钱的钟滴嗒滴嗒响……受了冻的苍蝇聚在墙角里圣像四周，嗡嗡地叫。人可以听见蟑螂在凳子底下那些大皮包中间爬来爬去……

里亚博夫斯基直到太阳下山才回到家。他把帽子丢在桌子上，没脱他那泥泞的靴子，脸色苍白，筋疲力尽地倒在长凳上，闭上眼睛。

“我累了……”他说，皱起眉头，竭力想抬起眼皮来。

奥莉加·伊万诺夫娜为要对他亲热，表示她没生气，就走到

① 当时在俄国演唱的一个意大利歌唱家。

他面前，默默地吻他一下，把梳子放到他金色的头发里。她想给他梳一梳头。

“怎么回事？”他说，打个冷战，睁开了眼睛，仿佛有什么凉东西碰到他身上似的。“怎么回事？请您躲开我，我求求您。”

他推开她，走掉了。她觉着他脸上现出憎恶和厌烦的神情。这当儿，一个农妇小心翼翼地用两只手给他端来一盆白菜汤，奥莉加·伊万诺夫娜看见她那大手指头浸到汤里去了。腆起肚子的肮脏的农妇、里亚博夫斯基吃得津津有味的白菜汤、那小屋、这整个生活（她起先由于这生活的简朴和艺术性的杂乱而深深喜爱过），现在都使她觉得可怕。她忽然觉得受了侮辱，就冷冷地说：

“我们得分开一个时期才成，要不然，由于无聊，我们会大吵一架的。我可不愿意这样。我今天要走了。”

“怎么走法？骑着棍子走？”

“今天是星期四，因此九点半钟有一班轮船到这儿。”

“哦？不错，不错……嗯，好，走吧……”里亚博夫斯基轻声说，用毛巾代替食巾擦了擦嘴。“你在这儿闷得慌，没事可干。谁要留你，谁就一定是个大利己主义者。走吧，到本月二十号以后我们就可以见面了。”

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兴高采烈地收拾行李。她的脸蛋儿甚至高兴得发红了。她问她自己：难道真的她不久就要在客厅里画画，在寝室里睡觉，在铺着桌布的桌上吃饭了？她心里轻松，她不再生画家的气了。

“我把颜料和画笔统统留给你，里亚博夫斯基，”她说。“凡是留下来的，你都带着就是……注意，我走以后，别犯懒，别闷闷不乐，要工作。你是个好样的，里亚博夫斯基！”

到九点钟，里亚博夫斯基给了她临别的一吻，她心想这是为

了免得在轮船上当着那些画家的面吻她。然后，他就送她到码头去。轮船不久就开来，把她装走了。

过了两天半，她回到家里。她兴奋得直喘，没脱掉帽子和雨衣就走进客厅，从那儿又走到饭厅。德莫夫没穿上衣，只穿着坎肩，敞着怀，靠饭桌坐着，正在用叉子磨快刀子。他面前的碟子上放着一只松鸡。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走进住宅的时候，相信她得把一切事情瞒住丈夫才成，她相信自己有那个力量，也有那个本事。可是现在，她一看见他那欢畅、温和、幸福的微笑和那双亮晶晶的、快活的眼睛，就觉得瞒住这个人跟毁谤、偷窃、杀人一样的卑鄙、可恶、不可能，而且她也没有力量这样做。一刹那间她决定把一切发生过的事向他和盘托出。她让他吻她，搂她，然后在他面前跪下来，蒙上脸。

“怎么了？怎么了？亲爱的？”他温存地问。“你想家了吧？”

她抬起臊得通红的脸，用惭愧的、恳求的眼光瞧他。可是恐惧和羞耻不容她说出实话来。

“没什么……”她说。“我没什么……”

“我们坐下来吧，”他说，搀起她来，扶她在桌子旁边坐下。“这就对了……你吃松鸡吧。你饿了，小可怜。”

她贪婪地吸进家里的亲切的空气，吃着松鸡。他呢，温存地瞧着她，高兴地笑了。

6

大概直到冬季过了一半，德莫夫才开始怀疑自己受着欺骗。倒仿佛他自己良心不清白似的，他每回遇见妻子，再也不能够面对面地瞧她的眼睛，也不再快活地微笑了。为了少跟她单独待在一块儿，他常常带着他的同事科罗斯捷列夫回家来吃饭，那是个

身材矮小、头发剪短、满脸皱纹的男子，每逢跟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说话，总是窘得把他那件上衣的所有纽扣一会儿解开，一会儿扣上，然后用右手捻左边的唇髭。吃饭时候，两个医生谈到横隔膜一升高，有时候就会使心脏发生不规则的跳动，或者谈到近来常常遇到很多神经炎病例，再不然就讲到前一天德莫夫在解剖一个经诊断害"恶性贫血"的病人尸体的时候却在胰腺里发现了癌。他们所以谈医学，仿佛只是为了给奥莉加·伊万诺夫娜一个沉默的机会，也就是不必撒谎的机会似的。饭后，科罗斯捷列夫在钢琴那儿坐下来，德莫夫就叹口气，对他说：

"唉，老兄！对，可不是！弹个悲调的曲子吧。"

科罗斯捷列夫就耸起肩膀，伸开手指头，弹了几个音，用男高音唱起来："指给我看啊，有什么地方俄罗斯农民不呻吟，"①德莫夫就又叹一口气，用拳头支着头，沉思起来。

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近来的举动非常不检点。她每天早晨醒来，心绪总是很坏，心想她已经不爱里亚博夫斯基，因此，谢谢上帝，事情就此了结了。可是喝完咖啡，她又寻思：里亚博夫斯基使她失去了丈夫，现在呢，她既失去了丈夫，又失去了里亚博夫斯基。然后她想起她那些熟人说里亚博夫斯基正在为画展准备一张惊人的画儿，是用波列诺夫②风格画成的、风俗和风景的混合画，凡是到过他画室的人，看见那种画儿，都看得入迷。不过她心想：他是在她的影响下才创造出这张画儿来的，总之多亏有她的影响，他才大大地变得好起来。她的影响是那么有益，那么重要，要是她离开他，那他也许会完蛋。她又想起上回他来看她的时候，穿一件带小花点的灰色上衣，系一根新领带，懒洋洋地问

① 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的诗句。

② 波列诺夫(1844—1927)，俄罗斯的现实主义风景画家。

她："我漂亮吗?"凭他那种潇洒的风度、长长的鬈发、蓝蓝的眼睛，他也真的很漂亮(或者，也许只是乍一看才显得漂亮吧)，而且他对她很温柔。

奥莉加·伊万诺夫娜想起许多事情，盘算了一阵，就穿好衣服，十分激动地坐上马车，到里亚博夫斯基的画室去了。她发现他兴高采烈，为他那幅真正美丽的画儿得意。他蹦蹦跳跳，十分顽皮，不管人家提出多么严肃的问题，总是打个哈哈了事。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嫉妒里亚博夫斯基画出那张画儿，痛恨那张画儿，可是她出于礼貌，只好在那张画儿面前默默地站了五分钟光景，仿佛见到什么神圣的东西似地叹一口气，轻轻地说：

"是啊，这样的画儿以前你还从来没有画过。要知道，简直叫人生出满腔敬畏的心情呢。"

然后，她开始要求他爱她，别丢开她，要求他怜悯她这个可怜而不幸的人。她哭，吻他的手，逼他赌咒说他爱她，还对他说：缺了她的好影响，他就会走上岔路，完蛋。等到她扫了他的兴，觉着她自己有说不尽的委屈，就坐上车到女裁缝那儿去，或者到她认识的女演员那儿去要戏票。

要是她在他的画室里没找到他，就给他留下一封信，信上赌咒说：如果他当天不来看她，她准定服毒自尽。他害了怕，就去看她，留下来吃午饭。虽然她的丈夫在座，他却并不顾忌，用话顶撞她，她也照样还敬他。两个人都觉得彼此要拆也拆不开，都觉得对方是暴君和敌人，都气愤，在气愤中却没留意到他们两人的举动很不得体，连头发剪短的科罗斯捷列夫也全看明白了。饭后，里亚博夫斯基匆匆告辞，走了。

"您上哪儿去?"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在前厅带着憎恨瞧着他，问道。

他皱起眉头，眯细眼睛，信口念出一个他俩都认得的女人的

名字。他明明在讪笑她的醋意，有意惹她生气。她就回到她的寝室，倒在床上。她由于嫉妒、烦恼、又委屈又羞耻的感觉，咬着枕头，哇哇地哭起来。德莫夫在客厅里丢下科罗斯捷列夫，走进寝室来，又慌张又着急，低声说：

“别哭得这么响，亲爱的……这是何苦呢？……这种事千万不要声张出去……千万别让人看出来……你知道，已经发生的事是不能挽救的了。”

沉重的嫉妒简直要弄得她的太阳穴炸开来，她不知道怎样才能平息这种嫉妒，同时她又觉着事情仍旧可以挽回，于是她把泪痕斑斑的脸洗一下，扑上粉，飞快地跑到刚才提到过的那个女人家里去了。她在那女人家里没找到里亚博夫斯基，就坐上车，到另一个女人家里，然后又到第三个女人家里……起初，照这样乱跑，她还觉着难为情，可是后来她跑惯了，往往一个傍晚跑遍她认识的一切女人的家，为的是找到里亚博夫斯基。大家也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一天，她对里亚博夫斯基讲起她的丈夫：

“这个人用宽宏大量压迫我！”

她很喜欢这句话，她遇到那些知道她跟里亚博夫斯基的关系的画家，一谈起她的丈夫，她就把胳膊用力地一挥，说道：

“这个人用宽宏大量压迫我！”

他们的生活方式跟去年一模一样。每到星期三，他们总是举行晚会。演员朗诵，画家绘画，大提琴家弹奏，歌唱家演唱。照例一到十一点半钟，通到饭厅去的门就开了，德莫夫带着笑容说：

“诸位先生，请吃点东西吧。”

奥莉加·伊万诺夫娜照旧找名流，找到了又不满足，就再找。她每天晚上照旧很迟才回来。可是德莫夫却不像去年那样已经睡觉，他坐在他的书房里，在写什么东西。他三点钟左右才

上床睡觉，八点钟就起来了。

一天傍晚，她正准备到剧院去，站在穿衣镜前面，忽然德莫夫走进她的寝室来，穿着礼服，打着白领结。他温和地微笑着，跟从前那样快活地瞧着他妻子的眼睛。他的脸放光。

“我刚才宣读了我的学位论文，”他说，坐下来，揉着他的膝头。

“宣读？”奥莉加・伊万诺夫娜问。

“嗬嗬！”他笑了，伸出脖子瞧镜子里他妻子的脸，因为她仍旧背对着他站在那儿，理她的头发。“嗬嗬！”他又笑一遍。“你知道，他们很可能给我病理总论的讲师资格。看样子恐怕会的。”

从他那神采焕发的、幸福的脸容看得出来，只要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跟他一块儿高兴，一块儿得意，那他样样事情都会原谅她，不但现在原谅，将来也一样，他会把一切都忘掉。可是她不懂什么叫做“讲师资格”，或者“病理总论”，此外，她担心误了戏，就什么话也没说。

他在那儿坐了两分钟，然后，带着自觉有罪的笑容走出去了。

7

那是很不平静的一天。

德莫夫头痛得厉害。他早晨没喝茶，也没去医院，一直躺在书房里一张土耳其式长沙发上。中午十二点多钟奥莉加・伊万诺夫娜照例出门去找里亚博夫斯基，想给他看她画的静物写生画，还要问他昨天为什么没来看她。她觉得这张画儿并没什么价值，她画它只不过要找一个不必要的借口到画家那儿去一趟罢

了。

她没有拉铃就照直走进门去看他。她在门道脱雨鞋的时候，仿佛听见一个什么东西轻轻跑进画室去了，带着女人衣襟的沙沙声。她赶紧往里一看，只瞧见一段棕色的女裙闪了一闪，藏到一幅大画后面去了。有一块黑布蒙着那张画儿和画架，直盖到地板上。没有问题，有个女人躲起来了。想当初她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自己就常在那张画儿后面避难！里亚博夫斯基分明很窘，仿佛对她的光临觉着奇怪似的，向她伸出两只手，赔着笑脸说：

"啊啊！看见您很高兴。有什么好消息吗？"

奥莉加·伊万诺夫娜的眼睛里满是泪水。她又害羞又心酸。哪怕给她一百万卢布，她也绝不肯当着那个陌生的女人，那个情敌，那个虚伪的女人的面讲一句话，那女人现在正站在画儿背后，多半在恶毒地暗笑吧。

"我带给您一幅画稿……"她用细微的声音怯生生地说，嘴唇发抖。"Nature morte. ①"

"哦哦！……画稿吗？"

画家用手接过那幅素描，一边瞧着一边走，仿佛不经意地走进了另一个房间。

奥莉加·伊万诺夫娜乖乖地跟着他走。

"Nature morte. ……上等货，"他嘟嘟哝哝地说，渐渐押起韵来了，"罗……莫……祸……"

从画室里传来匆匆的脚步声和衣襟的沙沙声。这样看来，她已经走了。奥莉加·伊万诺夫娜恨不能大叫一声，拿起一个重东西照准画家的脑袋打过去，然后走掉，可是她泪眼模糊，什

① 法语：静物。

么也看不见，羞得什么似的，觉得自己已经不是奥莉加·伊万诺夫娜，也不是画家，只是个小小的甲虫了。

“我累了……”画家瞧着那幅画稿，懒洋洋地说，摇晃脑袋，好像要打退睡意似的。“当然，这幅画儿挺不错，不过今天一幅，去年一幅，过一个月又一幅……您怎么会画不腻呢？换了我是您，我就不画这捞什子，认真搞音乐什么的了。您本来就不能做画家，您是音乐家。可是您知道，我多累啊！我马上去叫他们拿点茶来……好吗？”

他走出房间，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听见他对他的听差交代几句话。为了避免告辞和解释，尤其是为了避免哭出来，她趁里亚博夫斯基还没回来，赶快跑到门道，穿上雨鞋，走到街上。这时候，她呼吸才算畅快，觉得她跟里亚博夫斯基，跟绘画，跟方才在画室里压在她心上的沉重的羞辱感觉，从此一刀两断了。什么都完了！

她坐上车子到女裁缝那儿，然后去看昨天刚到此地的巴尔纳伊①，又从巴尔纳伊那儿到一家乐谱店，心里时时刻刻盘算怎样给里亚博夫斯基写一封又冷又狠、充满个人尊严的信，怎样到开春或是夏天跟德莫夫一块儿到克里米亚去，在那儿跟过去的生活一刀两断，从头过起新的生活。

傍晚很迟了，她才回到家。她没有脱掉外衣就走进客厅，坐下来写信。里亚博夫斯基对她说什么她做不了画家，现在为了报复，她就还敬他几句，写道，他年年画的老是那一套东西，天天讲的老是那一套话。她还写道，他已经站住不动，除了已有的成绩以外此后他休想有什么成绩了。她还想写下去，说他过去大大叨了她的好影响的光，如果他从此走下坡路，那只是因

① 德国话剧演员。

为她的影响被各式各样的暧昧人物，例如今天藏在画儿背后的那个家伙，抵消了。

“亲爱的！”德莫夫在书房里叫道，没有开门。“亲爱的！”

“你有什么事？”

“亲爱的，你不要上我屋里来，只在门口站住好了。是这么回事……前天我在医院里传染了白喉，现在……我病了。快去请科罗斯捷列夫来。”

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对丈夫素来称呼姓，她对她熟识的男人都是这样称呼的。她不喜欢他的教名奥西普，因为那名字总叫她联想到果戈理的奥西普[①]，和一句俏皮话：“奥西普，爱媳妇；阿西福，开席铺。”现在她却叫道：

“奥西普，不会的！”

“快去吧！我病了……”德莫夫在门里面说，她可以听见他走回去，在长沙发上躺下来。“快去吧！”他的声音含糊地传来。

“这是怎么回事？”奥莉加·伊万诺夫娜想，吓得周身发凉。“这病危险得很哪！”

她完全不必要地举着蜡烛走进寝室。在那儿，她盘算着她该怎么办，无意中往穿衣镜里看自己一眼。她瞧见她那苍白的、惊骇的脸，高袖口的短上衣，胸前的黄褶子，裙子上特别的花条，觉着自己又可怕又难看。她忽然热辣辣地感到对不起德莫夫，对不起他对她的那种深厚无边的爱情，对不起他年轻的生命，甚至对不起他好久没来睡过的那张空荡荡的小床。她想起他那常在的、温和的、依顺的笑容。她哀哀地哭了一场，给科罗斯捷列夫写一封央求的信。那已经是夜里两点钟了。

① 果戈理的剧本《钦差大臣》中的一个仆人。

8

早晨七点多钟，奥莉加·伊万诺夫娜由于没有睡足而脑袋发沉，头发没有梳，模样很不好看，脸上带着惭愧的神情，走出寝室来。这时候有一位先生，留着一把黑胡子，大概是医师，走过她面前，到前堂去了。屋里有药气味。科罗斯捷列夫站在书房的门旁，用右手捻着左边的唇髭。

"对不起，我不能让您进去看他，"他阴沉地对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说。"这病会传染人的。况且，实际上，您也不必进去。反正他在发高烧，说昏话。"

"他真的得了白喉吗？"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小声问。

"老实说，他是自作孽，不可活，"科罗斯捷列夫嘟嘟哝哝地说，没有回答奥莉加·伊万诺夫娜问的话。"您知道他怎样传染到这病的？星期二那天，他用吸管吸一个害白喉的男孩子的薄膜。这是为什么？这是愚蠢……是啊，胡闹……"

"他病得重吗？很重吗？"奥莉加·伊万诺夫娜问。

"对了，据说这是顶厉害的那种白喉。真的，应当把希列克请来才对。"

一个矮小的红发男子来了，鼻子很长，讲话带犹太人的口音。然后来了一个高大、伛偻、头发蓬松的人，看样子像是大助祭。随后又来了一个很胖的青年，生一张红脸，戴着眼镜。这是医师们到他们的同事身旁来轮流值班。科罗斯捷列夫值完班，并不回家，却留在这儿，像阴影似的在各房间里穿来穿去。女仆忙着给值班的医师端茶，常跑到药房去，因此没有人收拾房间了。到处都安安静静，阴阴惨惨。

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坐在自己的寝室里，心想这是上帝来

惩罚她了，因为她欺骗她的丈夫。那个沉默寡言、从不诉苦、使人不能理解的人，脾气温柔得失去了个性，又过分的忠厚，变得缺乏意志，为人软弱，这时候却独自待在一个地方，冷冷清清，躺在他那长沙发上受苦，一句抱怨的话也不说。要是他说出抱怨的话来，哪怕是在高热中，值班的医师也会知道毛病并不是单单出在白喉上。他们就会去问科罗斯捷列夫。他是什么都知道的，无怪他瞧着他朋友的妻子的时候，眼神好像在说：她才是真正的主犯，白喉不过是她的同谋犯罢了。现在她不再回想伏尔加河上的那个白夜，也不再回想那些爱情的剖白，更不回想他们在农舍里的诗意生活，而只回想：她，由于无聊的空想，由于娇生惯养，已经用一种又脏又粘的东西把自己从头到脚统统弄脏，从此休想洗得干净了……

"哎呀，我做假做得太厉害了！"她记起她跟里亚博夫斯基那段烦心的恋爱，不由得想道。"这种事真该死！……"

到四点钟，她跟科罗斯捷列夫一块儿吃午饭。他一点东西也不吃，光是喝红葡萄酒，皱着眉头。她也什么都没吃。她有时候暗自祷告，向上帝起誓：要是德莫夫病好了，她一定再爱他，做他的忠实妻子。有时候她又暂时忘了自己，瞧着科罗斯捷列夫，暗想："做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人，没有一点出众的地方，再加上生着那么一张满是皱纹的脸，一点也不懂礼貌，难道不乏味吗？"有时候她又觉着上帝一定会立刻来弄死她，因为她担心传染，一次也没到她丈夫的书房里去过。总之，她心绪麻木阴郁，相信她的生活已经毁掉，再怎么样也没法挽救了……

饭后，天擦黑了。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走进客厅，科罗斯捷列夫正躺在睡椅上睡觉，把一个金线绣的绸垫子枕在脑袋底下。"希——普——啊，"他在打鼾，"希——普——啊。"

医师们来值班，进进出出，却始终没有留意这种杂乱。一个

陌生的人躺在客厅里睡觉和打鼾也好，墙上挂着那么多的画稿也好，房间布置得那么别致也好，这房子的女主人头发蓬松、衣冠不整也好，总之，现在，这一切全引不起一丁点儿兴趣了。有一位医师偶尔不知因为什么笑了一声，那笑声带一种古怪而胆怯的音调，听了甚至叫人害怕。

等到奥莉加·伊万诺夫娜第二回走进客厅里来，科罗斯捷列夫已经不在睡觉，而是坐着抽烟了。

“他得了鼻腔白喉症，”他低声说。“心脏已经跳得不正常了。真的，事情不妙。”

“那么您去请希列克吧，”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说。

“他已经来过了。发现白喉转到鼻子里去的，就是他。唉，希列克有什么用！真的，希列克一点用也没有。他是希列克，我是科罗斯捷列夫，如此而已。”

时间拖得长极了。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在一张从早上起就没收拾过的床上和衣躺下，迷迷糊糊睡着了。她梦见整个宅子里从地板到天花板，装满一大块铁，只要能够把那块铁搬出去，大家就会轻松快活了。等到醒过来，她才想起那不是铁，而是德莫夫的病。

“Nature morte，祸……”她想，又变得什么都想不起来了。“罗……莫……希列克怎么样？西列克……东列克……南列克……现在我的朋友们在哪儿啊？他们知道我们遭了难吗？主啊，救救我……怜恤我。西列克……东列克……”

那块铁又来了……时间拖得很长，可是楼下的钟常常敲响。门铃一个劲儿响，医师们陆陆续续进来……女仆走来，端着盘子，上面摆着一个空玻璃杯。她问道：

“要我把床收拾一下吗，太太？”

听不到答话，她就走了。下面的钟敲着。她梦见伏尔加河上

的雨。又有人走进寝室来，仿佛是一个陌生人。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跳起来，认出那人是科罗斯捷列夫。

“现在什么时候？”她问。

“将近三点钟。”

“哦，什么事？”

“还有什么好事！……我是来告诉您：他去世了……”

他呜呜地哭了，在床边挨着她坐下，用袖口擦眼泪。她一下子还明白不过来，可是紧跟着周身发凉，开始慢慢地在胸前画十字。

“他去世了……”他用细微的声音再说一遍，又哭了。“他死，是因为他牺牲了自己……对科学来说，这是多大的损失啊！”他沉痛地说，“要是拿我们全体跟他比一下，他真称得起是伟大的人，不平凡的人！什么样的天才啊！他给我们大家多大的希望呀！”科罗斯捷列夫接着说，绞着手。“我的上帝啊，像这样的科学家现在我们就是打着火把也找不着了。奥西卡·德莫夫，奥西卡·德莫夫，你凭什么落到这个地步啊！唉唉，我的上帝啊！”

科罗斯捷列夫灰心得用两只手蒙上脸，摇头。

“而且他有那么大的道德力量！”他接着说，好像越来越气恼什么人似的。“这是一个善良、纯洁、仁慈的灵魂，不是人，是水晶！他为科学服务，为科学而死。他一天到晚跟牛一样地工作，谁也不怜惜他。这个年轻的科学家，未来的教授，却不得不私人行医，晚上做翻译工作，好挣下钱来买这些……无聊的废物！”

科罗斯捷列夫带着憎恨瞧着奥莉加·伊万诺夫娜，伸出两只手抓起被单，气冲冲地撕扯它，倒好像都怪被单不好似的。

“他不怜惜自己，别人也不怜惜他。唉，真的，空谈一阵有什么用！”

“对，真是一个天下少有的人！”客厅里有人用男低音说。

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回想她跟他一块儿过的全部生活，从头到尾所有的细节一个也不漏。她这才忽然明白：他果然是一个天下少有的、不平凡的人，拿他跟她认识的任什么人相比，真要算是伟大的人。她想起去世的父亲以及所有跟他共事的医师怎样看待他，她这才明白他们都认定他是一个未来的名人。墙啊，天花板啊，灯啊，地板上的地毯啊，好像一齐对她讥讽地眨眼，仿佛要说："错过机会啰！错过机会啰！"她哭着冲出寝室，跑过客厅里一个不相识的男子身边，奔进丈夫的书房里去。他一动也不动地躺在一张土耳其式长沙发上，从腰部以下盖着一条被子。他的脸消瘦干瘪得可怕，脸色又黄又灰，活人脸上是看不见那种颜色的。只有凭了那个额头，凭了黑眉毛，凭了熟悉的微笑，才认得出他就是德莫夫。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赶快摸他的胸、他的额头、他的手。胸口还有余温，可是额头和那双手却凉得摸上去不舒服了。那对半睁半闭的眼睛没有瞧着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却瞧着被子。

"德莫夫！"她大声喊叫。"德莫夫！"

她想对他说明过去的事都是错误，事情还不是完全没法挽救，生活仍旧可以又美丽又幸福。她还想对他说，他是一个天下少有的、不平凡的、伟大的人，她会一生一世地尊崇他，向他膜拜，感到神圣的敬畏……

"德莫夫！"她叫他，拍他的肩膀，不相信他从此不会再醒来了。"德莫夫！德莫夫啊！"

客厅里，科罗斯捷列夫正在对女仆发话：

"干吗一个劲儿地死问？您上教堂看守人那儿去，问一声靠养老院养活的那些老太婆住在哪儿。她们自会擦洗尸身，装殓起来，该做的事都会做好。"

1892 年

第六病室

汝　龙译

1

医院的院子里有一幢不大的厢房，四周长着密密麻麻的牛蒡、荨麻和野生的大麻。这幢厢房的屋顶生了锈，烟囱半歪半斜，门前台阶已经朽坏，长满杂草，墙面的灰泥只剩下些斑驳的残迹。这幢厢房的正面对着医院，后墙朝着田野，厢房和田野之间由一道安着钉子的灰色院墙隔开。那些尖头朝上的钉子、那围墙、那厢房本身，都有一种特别的、阴郁的、罪孽深重的景象，只有我们的医院和监狱的房屋才会这样。

要是您不怕被荨麻扎伤，那您就顺着通到厢房的那条羊肠小道走过去，瞧瞧里面在干些什么吧。推开头一道门，我们就走进了前堂。在这儿，沿着墙，靠火炉的旁边，丢着一大堆医院里的破烂东西。褥垫啦，破旧的长袍啦，裤子啦，细蓝条子的衬衫啦，没有用处的破鞋啦，所有这些破烂堆在一块儿，揉得很皱，混在一起，正在腐烂，冒出一股闷臭的气味。

看守人尼基达是个年老的、退伍的兵，衣服上的军章已经褪成棕色。他老是躺在那堆破烂东西上，两排牙齿中间衔着一只烟斗。他的脸相严厉而枯瘦，他的眉毛滋出来，给那张脸添上了草原的看羊狗的神情，他的鼻子发红，身材矮小，虽说长得清瘦，筋脉嶙嶙，可是气派威严，拳头粗大。他是那种心眼简单、说干就

干、办事牢靠、脑筋迟钝的人。在人间万物当中他最喜爱的莫过于安分守己，因此相信对他们是非打不可的。他打他们的脸，打他们的胸，打他们的背，碰到哪儿就打哪儿，相信要是不打人，这地方就要乱了。

随后您就走进一个宽绰的大房间，要是不把前堂算在内的话，整个厢房里就只有这么一个房间。这儿的墙壁涂了一层混浊的淡蓝色灰粉，天花板熏得挺黑，就跟不装烟囱的农舍一样。事情很清楚，这儿到冬天，炉子经常冒烟，房间里净是煤气。窗子的里边钉着一排铁格子，很难看，地板颜色灰白，满是木刺。酸白菜、灯心的焦味、臭虫、阿摩尼亚味，弄得房间里臭烘烘的，您一进来，这种臭气就使您觉得仿佛走进了动物园。

房间里放着几张床，床脚钉死在地板上。有些穿着医院的蓝色长袍，按照老派戴着睡帽的男子在床上坐着或者躺着。这些人都是疯子。

这儿一共有五个人。只有一个人出身贵族，其余的全是小市民。顶靠近房门的那个人是个又高又瘦的小市民，唇髭棕红发亮，眼睛沾着泪痕，坐在那儿用手托着头，瞧着一个地方发呆。他一天到晚伤心，摇头，叹气，苦笑。人家讲话，他很少插嘴；人家问他什么话，他也总是不答话。人家给他吃食，他就随手拿起来吃下去，喝下去。从他那痛苦的、喀喀的咳嗽声，他那消瘦，他那脸颊上的红晕看来，他正在开始害肺痨病。

他旁边是一个矮小活泼、十分爱动的老头，留一把尖尖的小胡子，长着跟黑人那样鬈曲的黑头发。白天，他在病室里从这个窗口走到那个窗口，或者坐在床上照土耳其人那样盘着腿。他像灰雀那样不住地打唿哨，轻声唱歌，嘿嘿地笑。到了晚上他也显出孩子气的欢乐和活泼的性格。他从床上起来祷告上帝，那就是，拿拳头捶胸口，用手指头抓门。这是犹太籍傻子莫依谢依卡，

二十年前他的帽子作坊焚毁的时候发了疯。

在第六病室的所有病人当中，只有他一个人得到允许，可以走出屋子，甚至可以走出院子上街。他享受这个特权已经很久，这大概因为他是医院里的老病人，又是一个安分的、不伤人的傻子，本城的小丑。他在街上给小孩和狗包围着的情景，城里人早已看惯了。他穿着破旧的长袍，戴着可笑的睡帽，穿着拖鞋，有时候光着脚，甚至没穿长裤，在街上走来走去，在民宅和小店的门口站住讨一个小钱。有的地方给他一点克瓦斯喝，有的给他一点面包吃，有的给他一个小钱，因此他总是吃得饱饱的，满载而归。凡是他带回来的东西，尼基达统统从他身上搜去归自己享用。这个兵干起这种事来很粗暴，怒气冲冲，把犹太人的口袋底都翻出来，而且要上帝做见证，赌咒说他绝不让这个犹太人再上街，说他认为这种不安分守己的事比世界上任什么事都坏。

莫依谢依卡喜欢帮人的忙。他给同伴们端水，他们睡熟了，他就给他们盖被。他应许每个人说：他从街上回来，一定给他们每个人一个小钱，给每个人缝一顶新帽子。他还用一把调羹喂他左边的邻居吃东西，那人是一个瘫子。他这样做不是出于同情，也不是出于人道主义性质的考虑，而是摹仿他右边的邻居格罗莫夫的举动，不知不觉地受了他的影响。

伊万·德米特里奇·格罗莫夫是个大约三十三岁的男子，出身贵族家庭，做过法院的民事执行吏和十二品文官，害着被虐狂。他要么躺在床上，蜷着身子，要么就在房间里从这头走到那头，仿佛在锻炼身体。他很少坐着，他老是怀着一种朦胧的、不明确的担心，因此总是激动、焦躁、紧张。只要前堂传来一丁点儿沙沙声或者院子里有人叫一声，他就抬起头来，竖起耳朵：是不是有人来抓他了？是不是有人在找他？遇到这种时候，他脸上就现出极其不安和憎恶的神情。

我喜欢他这张颧骨很高的宽脸，脸色老是苍白而愁苦，像镜子那样映出一个被挣扎和长期的恐惧苦苦折磨着的灵魂。他这种愁眉苦脸是古怪而病态的，可是深刻纯真的痛苦在他脸上刻下来的细纹，却显出智慧和理性，他的眼睛射出热烈而健康的光芒。我也喜欢这个人本身，他殷勤，乐于为人出力，除了对尼基达以外，对一切人都异常体贴。不管谁掉了一个扣子或者一把调羹，他总是连忙从床上跳下来，捡起那件东西。每天早晨他都要向同伴们道早安，临睡也要向他们道晚安。

除了他经常保持紧张状态并且露出愁眉苦脸以外，他的疯病还有下面的表现。每到傍晚，有时候他把身上的短小的长袍裹一裹紧，周身发抖，牙齿打战，很快地从房间这头走到那头，在床铺之间穿来穿去。看上去，他仿佛在发高烧。从他忽然站住，瞧一眼同伴的样子看来，他分明想说什么很重要的话，可是大概想到他们不会听他讲，也听不懂他的话，就烦躁地摇摇头，仍旧走来走去。然而不久，说话的欲望就压倒一切顾虑，占了上风，他管不住自己，热烈奔放地讲起来。他的话又乱又急，像是梦呓，前言不搭后语，常常叫人听不懂，不过另一方面，不管在话语里也好，声调里也好，都可以使人听出一种非常优美的东西。他一讲话，您就会在他身上看出他既是疯子，又是正常的人。他那些疯话是很难写到纸上来的。他讲到人的卑鄙，讲到蹂躏真理的暴力，讲到将来终有一天会在地球上出现的灿烂生活，讲到时时刻刻使他想起强暴者的麻木残忍的铁窗格。结果他的话就变成由许多古老的、然而还没过时的歌合成的一首凌乱而不连贯的杂曲了。

2

大约十二年前或者十五年前，一个姓格罗莫夫的文官住在

本城大街上他自己的房子里，这是一个有地位又有家产的人。他有两个儿子，谢尔盖和伊万。谢尔盖在大学读到四年级的时候，得急性肺痨病死了，他的死亡仿佛给忽然降到格罗莫夫家中的一大串灾难开了个头。谢尔盖葬后不出一个星期，老父亲因为伪造文件和挪用公款而送审，不久以后就害伤寒，在监狱医院里去世了。房子连同所有的动产都被拍卖，撇下伊万·德米特里奇和他母亲没法生活了。

原先在父亲生前，伊万·德米特里奇住在彼得堡，在大学里念书，每月收到六七十个卢布，根本不懂什么叫做穷，现在他却得一下子改变他的生活了。他为了挣几个小钱而不得不一天到晚教家馆，做抄写工作，尽管这样却仍旧要挨饿，因为他把全部收入都寄给母亲维持生活了。伊万·德米特里奇受不了这样的生活；他灰心丧气，身体虚弱，就离开大学，回家来了。在这儿，在这小城里，他托人情在县立学校里谋到一个教员的位子，可是跟同事们处不好，学生也不喜欢他，不久他就辞职了。他母亲去世了。他有六个月没找到工作，光靠面包和水生活，后来作了法院的民事执行吏。他一直干这个差使，后来就因病被辞了。

他还在年纪轻轻，做大学生的时候，就从来没有让人觉得是个健康的人。他素来苍白，消瘦，动不动就着凉。他吃得少，睡不酣。他只要喝上一杯葡萄酒，就头晕，发歇斯底里病。他一向喜欢跟人们来往，可是由于他那爱生气的脾气和多疑的性格，他跟任什么人都不接近，也没有交到朋友。他总是满心看不起地批评城里人，说是他觉着他们那种浑浑噩噩的愚昧和昏昏沉沉的兽性生活又恶劣又讨厌。他用男高音讲话，响亮，激烈，要么带着忿怒和愤慨的口气，要么带着热中和惊奇的口气，不过他永远讲得诚恳。不管人家跟他谈什么，他老是把话题归结到一件事上去：在这个城里生活又无聊又烦闷，一般人没有高尚的趣味，过着黯

淡而毫无意义的生活，用强暴、粗鄙的放荡、伪善来使这生活添一点变化；坏蛋吃得饱，穿得好，正人君子却忍饥受寒；这个社会需要创办学校、立论正直的地方报纸、剧院、公开的演讲、知识力量的团结；必须让这个社会看清楚自己，为自己害怕才成。他批评人们的时候，总是涂上浓重的色彩，只用黑白两色，任何其他的色调都不用。依他看来，人类分成正直的人和坏蛋，中间的人是没有的。提起女人和爱情，他总是讲得热烈而入迷，可是他从没恋爱过一回。

在这个城里，尽管他尖刻地批评人，容易冲动，可是大家都喜爱他，背地里总是亲切地叫他万尼亚①。他那天生的体贴、乐于帮忙的性情、正派的作风、道德的纯洁，他那又旧又小的礼服、病弱的外貌、家庭的不幸，在人们心中勾起一种美好、热烈、忧郁的感情。再说，他受过很好的教育，念过许多书，照城里人的看法，他无所不知，在这个城里像是一部备人查考的活字典。

他看过很多书。他老是坐在俱乐部里，兴奋地扯着稀疏的胡子，翻看杂志和书籍。凭他的脸色看得出来他不是在看书，而是在吞吃那些书页，几乎来不及嚼烂它们。人们必须认为看书是他的一种病态的嗜好，因为不管他碰到什么，哪怕是去年的报纸或者日历，也一概贪婪地抓过来，读下去。他在家里总是躺着看书。

3

有一次，那是秋天的一个早晨，伊万·德米特里奇竖起大衣的领子，蹚着烂泥，穿过后街和小巷，带着一张执行票到一个小市民家里去收钱。他心绪郁闷，每天早晨他总是这样的。在一条

① 伊万的爱称。

小巷里，他遇见两个戴镣铐的犯人，有四个带枪的兵押着他们走。以前伊万·德米特里奇常常遇见犯人，他们每一次都在他心里引起怜悯和别扭的感情，可是这回的相逢却在他心上留下一种特别的奇怪印象。不知什么缘故，他忽然觉得他也可能戴上镣铐，像那样走过泥地，被人押送到监狱里去。他到那个小市民家里去过以后，在回到自己家里去的路上，在邮政局附近碰见一个他认识的警官，那人跟他打招呼，并排顺着大街走了几步，不知什么缘故，他觉得这很可疑。他回到家里，那一整天都没法把那两个犯人和荷枪的兵从脑子里赶出去，一种没法理解的不安心理搅得他没法看书，也没法集中脑力思索什么事。到傍晚他没有在自己屋里点上灯，一晚上也睡不着觉，不住地暗想：他可能被捕，戴上镣铐，送进监牢里去。他知道自己从来没做过什么犯法的事，而且能够担保将来也绝不会杀人，不会放火，不会偷东西。不过，话说回来，偶然在无意中犯下罪，不是很容易吗？而且受人诬陷，最后，还有审判方面的错误，不是也可能发生吗？难怪老百姓的年代久远的经验教导人们：谁也不能保险不讨饭和不坐牢。在眼下这种审判程序下，审判方面的错误很有可能，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凡是对别人的痛苦有职务上、业务上的关系的人，例如法官、警察、医师等，时候一长，由于习惯的力量，就会变得麻木不仁，即使有心，也不能不采取敷衍了事的态度对待他们的当事人；在这方面，他们跟在后院屠宰牛羊却看不见血的农民没有什么不同。法官既然对人采取敷衍了事、冷酷无情的态度，那么为了剥夺无辜的人的一切公民权，判他苦役刑，就只需要一件东西，那就是时间。只要有时间来完成一些法定手续（法官们正是因此才拿薪水的），就大功告成了。事后，你休想在这个离铁路线有二百俄里远的、肮脏的、糟糕的小城里找到正义和保障！再者，既然社会认为一切暴力都是合理而适当的必要手段，各种仁慈

行为，例如宣告无罪的判决，会引起沸沸扬扬的不满和报复情绪，那么，就连想到正义不也可笑吗？

到早晨，伊万·德米特里奇起床，满心害怕，额头冒出冷汗，已经完全相信他随时会被捕了。他想，既然昨天的阴郁思想这么久都不肯离开他，可见其中必是有点道理。的确，那些思想绝不会无缘无故钻进他脑子里来。

有一个警察不慌不忙地走过他的窗口，这可不会没有来由。那儿，在房子附近，有两个人站着不动，也不言语。为什么他们沉默呢？

从此，伊万·德米特里奇一天到晚提心吊胆。凡是路过窗口或者走进院子里来的人，他都觉得是间谍和暗探。中午，县警察局长照例坐着一辆双马马车走过大街，这是他从近郊的庄园坐车到警察局去，可是伊万·德米特里奇每回都觉得他的车子走得太快，而且他的脸上有一种特别的神情：他分明急着要去报告，说城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犯人。门口有人一拉铃，一敲门，伊万·德米特里奇就打一个冷颤，每逢在女房东屋里碰到生客，就坐立不安。他一遇见警察和宪兵就微笑，打唿哨，为了显得满不在乎。他一连好几夜担心被捕而睡不着觉，可又像睡熟的人那样大声打鼾，呼气，好让女房东以为他睡着了。因为，要是他睡不着，那一定是他在受良心的煎熬：这就是了不起的罪证！事实和常识使他相信所有这些恐惧都是荒唐，都是心理作用。要是往大处看，那么被捕也好、监禁也好，其实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只要良心清白就行，可是他越是有理性、有条理地思考，他那内心的不安反而变得越发强烈痛苦。这倒跟一个隐士的故事相仿了：那隐士想在一片密林里给自己开辟一小块空地，他越是辛辛苦苦用斧子砍，树林反而长得越密越盛。到头来，伊万·德米特里奇看出这没有用处，就索性不再考虑，完全听凭绝望和恐惧来折磨自

己了。

他开始过隐居的生活，躲开人们。他早先就讨厌他的职务，现在他简直干不下去了。他深怕他会被人蒙骗，上了什么圈套，趁他不防备往他口袋里塞一点贿赂，然后揭发他，或者他自己一不小心在公文上出了个错，类似伪造文书，再不然丢了别人的钱。奇怪的是在别的时候他的思想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灵活机动，千变万化过，他每天想出成千种不同的理由来认真担忧他的自由和名誉。可是另一方面，他对外界的兴趣，特别是对书的兴趣，却明显地淡薄，他的记性也非常靠不住了。

春天，雪化了，在墓园附近的一条山沟里发现了两个部分腐烂的尸体，一个是老太婆，一个是男孩，都带着因伤致死的痕迹。城里人不谈别的，专门谈这两个死尸和没有查明的凶手。伊万·德米特里奇为了不让人家认为是他杀了人，就在街上走来走去，微微笑着，一遇见熟人，脸色就白一阵红一阵，开始表白说再也没有比杀害弱小和无力自卫的人更卑鄙的罪行了。可是这种做假的行为不久就弄得他厌烦了，他略略想了一阵，就决定处在他的地位，他顶好是躲到女房东的地窖里去。他在地窖里坐了一整天，后来又坐上一夜，和一个白天，实在冷得厉害，挨到天黑就像贼那样悄悄溜回自己的房间里去了。他在房间中央呆站着，一动也不动地听着，直到天亮。大清早，太阳还没出来，就有几个修理炉灶的工人来找女房东。伊万·德米特里奇明明知道这些人是来翻修厨房里的炉灶的，可是恐惧却告诉他说，他们是假扮成修理炉灶工人的警察。他悄悄溜出住所，没穿外衣，没戴帽子，满腔害怕，沿着大街飞跑。狗汪汪叫着在他身后追来，一个农民在他身后什么地方呼喊，风在他耳朵里呼啸，伊万·德米特里奇觉得在他背后，全世界的暴力合成一团，正在追他。

人家拦住他，把他送回家，打发他的女房东去请医师。安德

烈·叶菲梅奇(关于他以后还要提到)吩咐在他额头上放个冰袋,要他服一点稠樱叶水,忧虑地摇摇头,走了,临行对女房东说,他不再来了,因为人不应该打搅发了疯的人。伊万·德米特里奇在家里没法生活,也得不到医疗,不久就给送到医院里去,安置在花柳病人的病室里。他晚上睡不着觉,任性胡闹,搅扰病人,不久就由安德烈·叶菲梅奇下命令,转送到第六病室去了。

过了一年,城里人已经完全忘掉了伊万·德米特里奇,他的书由女房东堆在一个敞棚底下的一辆雪橇上,给小孩子陆续偷走了。

4

伊万·德米特里奇左边的邻居,我已经说过,是犹太人莫依谢依卡。他右边的邻居是一个农民,胖得臃肿,身材差不多滚圆,脸容痴呆,完全缺乏思想的痕迹。这是一个不动的、贪吃的、不爱干净的动物,早就丧失思想和感觉的能力。他那儿经常冒出一股令人窒息的刺鼻的臭气。

尼基达给他收拾脏东西的时候,总是狠命打他,使足力气,一点也不顾惜自己的拳头。可怕的还不是他挨打,这是谁都能习惯的;可怕的倒是这个呆钝的动物挨了拳头,却毫无反应,一声不响,也不动一动,眼睛里没有一点表情,光是稍微摇晃几下身子,好比一只沉甸甸的大圆桶。

第六病室里第五个,也就是最后一个病人,是一个小市民,从前做过邮政局的检信员。这是一个矮小的、相当瘦的金发男子,脸容善良,可又带点调皮。根据他那对聪明镇静的眼睛闪着明亮快活的光芒来判断,他很有心计,心里有一桩很重大的、愉快的秘密。他在枕头和褥子底下藏着点东西,从来不拿给别人

看，倒不是怕人家抢去或者偷走，而是因为不好意思拿出来。有时候他走到窗口，背对着同伴，把一个什么东西戴在胸口上，低下头看它。要是你在这样的时候走到他面前去，他就慌里慌张，赶紧从胸口扯下一个什么东西来，不过要猜破他的秘密，却也不难。

“请您跟我道喜吧，”他常对伊万·德米特里奇说，“我已经由他们呈请授予带星的斯坦尼斯拉夫二等勋章了。带星的二等勋章是只给外国人的，可是不知什么缘故他们愿意为我破例，”他微笑着说，迷惑地耸耸肩膀。“是啊，老实说，我可真没料到！”

“这类事我一点也不懂，”伊万·德米特里奇阴郁地声明说。

“可是您知道我早晚还会得着什么勋章吗？”原先的检信员接着说，调皮地眯细眼睛。“我一定会得着瑞典的‘北极星’。为了那样的勋章，真值得费点心思呢。那是一个白十字，有一条黑丝带。那是很漂亮的。”

大概别处任什么地方的生活都不及这所厢房里这样单调。早晨，除了瘫子和胖农民以外，病人都到前堂去，在一个大木桶那儿洗脸，用长袍的底襟擦脸。这以后他们就用带把的白铁杯子喝茶，这茶是尼基达从医院主楼拿来的。每人只许喝一杯。中午他们喝酸白菜汤和麦糊，晚上吃中午剩下来的麦糊。空闲的时候，他们就躺着，睡觉，看窗外，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天天这样，甚至原先的检信员也老是谈他的那些勋章。

第六病室里很难见到新人。医师早已不收疯人了。再者，世界上喜欢访问疯人院的人总是很少的。每过两个月，理发师谢苗·拉扎里奇就到这个厢房里来一趟。至于他怎样给那些疯人理发，尼基达怎样帮他的忙，这个醉醺醺、笑嘻嘻的理发师每次光临的时候病人怎样大乱，我就不愿意再描写了。

除了理发师以外，还从来没有一个人来看一看这个厢房。病

人们注定了一天到晚只看见尼基达一个人。

不过近来，医院主楼里却在散布一种相当奇怪的流言。

风传医师开始常到第六病室去了。

5

奇怪的流言！

安德烈·叶菲梅奇·拉京医师从某一点来看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据说他年纪很轻的时候十分信神，准备干教士的行业。一八六三年在中学毕业的时候，他有心进一个宗教学院，可是他父亲，一个内外科的医师，似乎刻薄地挖苦他，干脆声明说，要是他去做教士，就不认他做儿子。这话是真是假，我不知道，不过安德烈·叶菲梅奇不止一回承认他对医学或者一般的专门科学素来不怎么爱好。

不管怎样，总之，他在医科毕业以后，并没出家做教士。他并不显得特别信教，他现在跟初作医师时候一样，不像是宗教界的人。

他的外貌笨重、粗俗，跟农民一样。他的脸相、胡子、平顺的头发、又壮又笨的体格，都叫人联想到大道边上小饭铺里那种吃得挺胖、喝酒太多、脾气很凶的老板。他那严厉的脸上布满细小的青筋，他眼睛小，鼻子红。他身材高，肩膀宽，因而手脚也大，仿佛一拳打出去准能制人死命似的。可是他的脚步轻，走起路来小心谨慎，蹑手蹑脚。要是他在一个窄过道里碰见了谁，他总是先站住让路，说一声“对不起！”而且他那讲话声音，出人意外，并不粗，而是尖细柔和的男高音。他的脖子上长着一个不大的瘤子，使他没法穿浆硬的衣领，因此他老是穿软麻布或者棉布的衬衫。总之，他的装束不像个医生。一套衣服，他一穿就是十年。新的

衣服，他通常总是到犹太人的铺子① 里去买，经他穿在身上以后，就跟旧衣服一样又旧又皱。他看病也好，吃饭也好，拜客也好，总是穿着那套衣服，可是这倒不是因为他吝啬，而是因为对自己的仪表全不在意。

安德烈·叶菲梅奇到这个城里来就职的时候，这个“慈善机关”的情形糟极了。病室里，过道上，医院的院子里，臭得叫人透不过气来。医院的杂役，助理护士和他们的孩子，跟病人一块儿住在病房里。大家抱怨说这地方没法住，因为蟑螂、臭虫、耗子太多。外科病室里丹毒从没绝迹过。整个医院里只有两把外科手术刀，温度计连一个也没有。浴室里存放土豆。总务处长、女管理员、医士，一齐向病人勒索钱财。安德烈·叶菲梅奇的前任是一个老医师，据说似乎私下里卖医院的酒精，还罗致护士和女病人，成立了一个后宫。这些乱七八糟的情形，城里人是十分清楚的，甚至把它说得言过其实，可是大家对待这种现象却满不在乎。有人还辩白说躺在医院里的只有小市民和农民，他们不可能不满意，因为他们家里比医院里还要糟得多。总不能拿松鸡来给他们吃啊！还有人辩白说：没有地方自治局的资助，单靠这个小城本身是没有力量维持一个好医院的，谢天谢地，这个医院即使差一点，可是总算有了一个。新成立的地方自治局，在城里也好，在城郊也好，根本没有开办诊疗所，推托说城里已经有医院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视察医院以后，断定这个机构道德败坏，对病人的健康极其有害。依他看来，目前所能做的顶聪明的办法就是把病人放出去，让医院关门。可是他考虑到单是他一个人的意思办不成这件事，况且这样办了也没用，就算把肉体的和精神

① 这种铺子里的东西价钱便宜。

的污秽从一个地方赶出去，它们也会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就只好等它们自己消灭。再说，人们既开办了一个医院，容许它存在下去，可见他们是需要它的。偏见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坏事和丑事都是必要的，因为日子一长，它们就会化为有益的东西，如同粪肥变成黑土一样。人世间没有一种好东西在起源的时候会不沾一点肮脏的。

等到安德烈·叶菲梅奇上任办事以后，他对那种乱七八糟的情形分明相当冷淡。他只要求医院的杂役和助理护士不要在病房里过夜，购置了装满两个柜子的外科器械。至于总务处长、女管理员、医士、外科的丹毒等，仍旧维持原状。

安德烈·叶菲梅奇十分喜爱智慧和正直，可是讲到在自己四周建立一种合理而正直的生活，他却缺乏毅力，缺乏信心来维护自己这种权利。下命令、禁止、坚持，他根本办不到，这就仿佛他赌过咒，永远不提高喉咙说话，永远不用命令的口气似的。要他说一句“给我这个”或者“把那个拿来”是很困难的；他要吃东西的时候，总是迟疑地嗽一嗽喉咙，对厨娘说：“给我喝点茶才好。……”或者“给我开饭才好。”至于吩咐总务处长别再偷东西，或者赶走他，再不然干脆取消这个不必要的、寄生的职位，他是根本没有力量办到的。安德烈·叶菲梅奇每逢遭到欺骗或者受到奉承，或者看到一份他分明知道是假造的账单送来请他签署的时候，他就把脸涨得跟龙虾一样红，觉着于心有愧，不过还是签了字。每逢病人向他抱怨说他们在挨饿，或者责怪助理护士粗暴，他就发窘，惭愧地嘟哝道：

“好，好，以后我来调查一下……多半这是出了什么误会……”

起初安德烈·叶菲梅奇工作得很勤快。他每天从早晨起到吃午饭的时候一直给病人看病，动手术，甚至接生。女人们说

他工作用心，诊断很灵，特别是妇科病和小儿科病。可是日子一长，因为这工作单调无味而且显然无益，他分明厌烦了。今天接诊三十个病人，到明天一瞧，加到三十五个了，后天又加到四十个，照这样一天天，一年年地干下去，城里的死亡率并没减低，病人仍旧不断地来。从早晨起到吃午饭为止要对四十个门诊病人真正有所帮助，那是体力上办不到的，因此这就不能不成为骗局。一年接诊一万二千个门诊病人，如果简单地想一想，那就等于欺骗了一万二千人。讲到把病重的人送进病房，照科学的规则给他们治病，那也是办不到的，因为规则倒是有，科学却没有。要是他丢开哲学，照别的医生那样一板一眼地依规则办事，那么首先，顶要紧的事情就是消除肮脏，改成干净和通风，取消臭烘烘的酸白菜汤，改成有益健康的营养食品，取消盗贼，改用好的助手。

不过话说回来，既然死亡是每个人正常的、注定的结局，那又何必拦着他死呢?要是一个小商人或者文官多活个五年十载，那又有什么好处呢?要是认为医疗的目的在于借药品减轻痛苦，那就不能不提出一个问题来:为什么要减轻痛苦呢？第一，据说痛苦可以使人达到精神完美的境界;第二，人类要是真学会了用药丸和药水来减轻痛苦，就会完全抛弃宗教和哲学，可是直到现在为止，在这两种东西里，人们不但找到了逃避各种烦恼的保障，甚至找到了幸福。普希金临死受到极大的痛苦，可怜的海涅躺在床上瘫了好几年，那么其余的人，安德烈·叶菲梅奇也好，玛特辽娜·萨维希娜也好，生点病有什么关系?反正他们的生活根本没有什么内容，再要没有痛苦，就会完全空虚，跟阿米巴的生活一样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给这类想法压垮，心灰意懒，不再天天到医院里去了。

6

他的生活是这样过的。他照例早晨八点钟起床，穿好衣服，喝茶。然后他在自己的书房里坐下看书，或者到医院里去。那边，在医院里，门诊病人坐在又窄又黑的小过道里等着看病。医院的杂役和助理护士在他们身边跑来跑去，皮靴在砖地上踩得咚咚地响；穿着长袍、形容憔悴的病人也从这儿过路。死尸和装满脏东西的器具也从这儿抬过去。小孩子啼哭，过堂风吹进来。安德烈·叶菲梅奇知道这种环境对发烧的、害肺痨的、一般敏感的病人是痛苦的，可是那又有什么办法呢？在候诊室里，他遇见医士谢尔盖·谢尔盖伊奇，那是一个矮胖子，脸蛋很肥，洗得干干净净，胡子刮光，态度温和沉稳，穿一身肥大的新衣服，看上去与其说像医士，倒不如说像枢密官。他在城里私人行医，生意做得很大。他打着白领结，自以为比医师精通医术，因为医师不另外私人行医。在候诊室的墙角神龛里放着一个大圣像，面前点着一盏笨重的长明灯，旁边有一个读经台，蒙着白罩子。墙上挂着主教的像、圣山修道院的照片、一圈圈干枯的矢车菊。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信教，喜欢庄严的仪式。圣像是由他出钱设置的。每到星期日，他指定一个病人在这候诊室里大声念赞美歌。念完以后，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就亲自拿着手提香炉，摇着它，散出里面的香烟，走遍各病室。

病人很多，可是时间很少，因此诊病工作就只限于简短地问一问病情，发给一点药品，例如挥发性油膏或者蓖麻油等等。安德烈·叶菲梅奇坐在那儿，用拳头支着脸颊，沉思着，随口问话。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也坐下，搓着手，偶尔插一句嘴。

"我们生病，受穷，"他说，"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地向仁慈

的上帝祷告。对了！”

安德烈·叶非梅奇诊病的时候从来也不动手术。他早已不干这种事，一看见血心里就不愉快地激动起来。每逢他不得不扳开小孩的嘴，看一下喉咙，而小孩哭哭啼啼，极力用小手招架的时候，他耳朵里的闹声就会弄得他头晕，眼睛里涌出眼泪来。他连忙开个药方，摆一摆手，让女人赶快把孩子带走。

在诊病时候，病人的胆怯和前言不搭后语，再加上身边坐着的庄严的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墙上的像片、二十多年以来他反反复复问过不知多少次的那些话，不久就弄得他厌烦了。他看过五六个病人以后就走了。他走后，余下的病人由医士接着看下去。

安德烈·叶非梅奇回到家里，愉快地想到：谢天谢地，他已经很久没有私人行医，现在没有人会来打搅他了，就立刻在书房里桌子旁边坐下，开始看书。他看很多书，老是看得津津有味。他的薪水有一半都用在买书上，他的住处一共有六个房间，其中倒有三个房间堆满了书籍和旧杂志。他最爱看的是历史书和哲学书。医学方面，他却只订了一份《医师》，而且他总是从后面看起。每回看书，他老是一连看好几个钟头，中间不停顿，也不觉着累。他看书不像伊万·德米特里奇过去那样看得又快又急，而是慢慢地看，集中心力，遇到他喜欢的或者不懂的段落常常停一停。书旁边总是放着一小瓶白酒，旁边放一根腌黄瓜或者一个盐渍苹果，不是盛在碟子里，而是干脆放在粗呢桌布上。每过半个钟头，他就倒一杯白酒，慢慢喝下去，眼睛始终没离开书。随后，他不用眼睛去看，光是用手摸到黄瓜，咬下一小截来。

到下午三点钟，他就小心地走到厨房门口，嗽一嗽喉咙说：

“达留希卡，给我开饭才好……”

吃过一顿烧得很差、不干不净的午饭以后，安德烈·叶非梅

奇就把两条胳膊交叉在胸口上,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思索着。钟敲四下,后来敲五下,他始终走来走去思索着。偶尔厨房的门吱吱嘎嘎响起来,达留希卡那张带着睡意的红脸从门里探出来。

"安德烈·叶菲梅奇,到您喝啤酒的时候了吧?"她操心地问。

"没有,还没到时候……"他回答。"我要等一会儿……我要等一会儿……"

照例,到了傍晚,邮政局长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来了,他在全城当中是唯一没有惹得安德烈·叶菲梅奇讨厌的人。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从前是个很有钱的地主,在骑兵队里当差,后来家道中落,为贫穷所迫,晚年就到邮政部门里做事了。他精神旺盛,相貌健康,白色络腮胡子蓬蓬松松,风度文雅,嗓音响亮而好听。他心眼好,感情重,可是脾气躁。每逢邮政局里有个主顾提出抗议,或者不同意他的话,或者刚要辩理,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就涨红脸,周身发抖,用雷鸣般的声调叫道:"闭嘴!"因此这个邮政局早就出了名,到这个机关去一趟真要战战兢兢。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喜欢而且尊重安德烈·叶菲梅奇,因为他有学问,心灵高尚。可是他对本城的别的居民总是很高傲,仿佛他们是他的部下似的。

"我来了!"他走进安德烈·叶菲梅奇的房间说。"您好,老兄!您恐怕已经讨厌我了吧,对不对?"

"刚好相反,我很高兴,"医师回答说。"我见着您总是很高兴。"

两个朋友在书房里一张长沙发上坐下来,沉默地抽一会儿烟。

"达留希卡,给我们拿点啤酒来才好!"安德烈·叶菲梅奇说。

他们仍旧一句话也不说，把第一瓶酒喝完。医师沉思着，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现出畅快活泼的神情，仿佛有什么极其有趣的事要讲一讲似的。谈话总是由医师开头。

“多么可惜啊，”他轻轻地、慢慢地说，摇着头，没有瞧他朋友的脸（他从来不瞧人家的脸）。“真是可惜极了，尊敬的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我们城里简直没有一个人能够聪明而有趣地谈一谈天，他们也不喜欢谈天。这对我们就是很大的苦事了。甚至知识分子也不免于庸俗。我跟您保证，他们的智力水平一点也不比下层人高。”

“完全对。我同意。”

“您知道。”医师接着轻声说，音调抑扬顿挫。“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人类智慧的最崇高的精神表现以外，一切都是无足轻重而没有趣味的。智慧在人和兽类中间划了一条明显的界线，暗示人类的神圣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由它代替了实际并不存在的不朽。因此，智慧成为快乐的唯一可能的源泉了。可是在我们四周，我们却看不见，也听不见智慧，这就是说我们的快乐被剥夺了。不错，我们有书，可是这跟活跃的谈话和交际根本不一样。要是您容许我打个不完全恰当的比喻的话，那我就要说，书是音符，谈话才是歌。”

“完全对。”

接着是沉默。达留希卡从厨房里走来，站在门口，用拳头支住下巴，带着茫然的哀伤神情，想听一听。

“唉！”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叹口气。“要希望现在的人有脑筋，那可是休想！”

他就叙述过去的生活是多么健康、快乐、有趣，从前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多么聪明，他们对名誉和友情有多么高尚的看法。借出钱去不要借据。朋友遭了急难而自己不出力帮忙，那是被人看

做耻辱的。而且从前的出征、冒险、交锋是什么样子啊！什么样的朋友，什么样的女人！再说高加索，好一个惊人的地区！有一个营长的妻子，是个怪女人，常穿上军官的军服，傍晚骑马到山里去，单身一个人，向导也不带。据说她跟一个山村里的小公爵有点风流韵事。

“圣母啊，母亲啊……”达留希卡叹道。

“那时候我们怎样地喝酒！我们怎样地吃饭啊！那时候有多么激烈的自由主义者！”

安德烈·叶菲梅奇听着，却没听进去。他一边喝啤酒，一边在想什么。

“我常常盼望有些聪明的人，跟他们谈一谈天，”他忽然打断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的话说。“我父亲使我受到很好的教育，可是他在六十年代的思想影响下，硬叫我做医生。我觉得当时要是没听从他的话，那我现在一定处在智力活动的中心了。我多半做了大学一个系里的教员了。当然，智慧也不是永久的，而是变动无常的，可是您已经知道我为什么对它有偏爱。生活是恼人的牢笼。一个有思想的人到了成年时期，思想意识成熟了，就会不由自主地感到他关在一个无从脱逃的牢笼里面。确实，他从虚无中活到世上来原是由不得自己作主，被偶然的条件促成的……这是为什么呢？他想弄明白自己生活的意义和目的，人家却什么也说不出来，或者跟他说些荒唐话。他敲门，可是门不开。随后死亡来找他，这也是由不得他自己做主的。因此，如同监狱里的人被共同的灾难联系着，聚在一块儿就觉着轻松得多一样，喜欢分析和归纳的人只要凑在一起，说说彼此的骄傲而自由的思想来消磨时间，也就不觉得自己是关在牢笼里了。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智慧是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代替的快乐。”

“完全对。”

安德烈·叶菲梅奇没有瞧朋友的脸，继续轻声讲聪明的人，讲跟他们谈天，他的话常常停顿一下，再往下讲。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专心听着，同意说：“完全对。”

“您不相信灵魂不朽吗？”邮政局长忽然问。

“不，尊敬的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我不相信，而且也没有理由相信。”

“老实说，我也怀疑。不过我又有一种感觉，好像我永远也不会死似的。我暗自想道，得了吧，老家伙，你也该死了！可是我的灵魂里却有个小小的声音说：‘别信这话，你不会死的！’……”

九点钟过后不久，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就告辞了。他在前堂穿上皮大衣，叹口气说：

“可是命运把我们送到什么样的穷乡僻壤来了！顶恼人的是我们不得不死在这儿。唉！……”

7

安德烈·叶菲梅奇送走朋友以后，就在桌旁坐下，又开始看书。傍晚的宁静以及后来夜晚的宁静，没有一点响声来干扰。时间也仿佛停住，跟医师一块儿呆呆地看书，好像除了书和带绿罩子的灯以外什么也不存在似的。医师那粗俗的、农民样的脸渐渐放光，在人的智慧的活动面前现出感动而入迷的笑容。“啊，为什么人类不会长生不死呢？”他想。为什么人要有脑中枢和脑室，为什么人要有视力、说话能力、自觉能力、天才呢？这些不都是注定了要埋进土里，到头来跟地壳一同冷却，然后在几百万年中间随着地球围绕太阳旋转，既没有意义，也没有目的吗？只为了叫人变凉，然后去旋转，那根本用不着把人以

及人的高尚的、近似神的智慧从虚无中拉出来，然后仿佛开玩笑似的再把他变成泥土。

这是新陈代谢！可是用这种代替不朽的东西来安慰自己，这是多么懦弱啊！自然界所发生的这种无意识的变换过程甚至比人的愚蠢还要低劣，因为，不管怎样，愚蠢总还含得有知觉和意志，在那种过程里却什么也没有。只有在死亡面前恐惧多于尊严的懦夫才会安慰自己说：他的尸体迟早会长成青草，长成石头，长成癞蛤蟆的……在新陈代谢中见到不朽是奇怪的，就像一个宝贵的提琴砸碎、没用了以后却预言装提琴的盒子会有灿烂的前途一样。

每逢时钟敲响，安德烈·叶菲梅奇就把身子往圈椅的椅背上一靠，闭上眼睛，为的是思索一会儿。他在刚从书上读到的优美思想的影响下，不由得对他的过去和现在看一眼。过去是可憎的，还是不想为妙。可是现在也跟过去一样。他知道：如今正当他的思想随同凉下去的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时候，在那跟医师住宅并排的大房子里，人们却在疾病和肉体方面的污秽中受苦，有的人也许没睡觉，正在跟虫子打仗，有的人正在受着丹毒的传染，或者因为绷带扎得太紧而呻吟。也许病人在跟助理护士打牌，喝酒。每年有一万二千个人受到欺骗，全部医院工作跟二十年前一样，建立在偷窃、污秽、毁谤、徇私上面，建立在草率的庸医骗术上面。医院仍旧是个不道德的机构，对病人的健康极为有害。他知道尼基达在那安着铁窗子的第六病室里殴打病人，也知道莫依谢依卡每天到城里走来走去讨饭。

另一方面，他也很清楚地知道：在最近二十五年当中医学起了神话样的变化。当初他在大学念书的时候，觉着医学不久就会遭到炼金术和玄学同样的命运。可是如今每逢他晚上看书，医学却感动他，引得他惊奇，甚至入迷。真的，多么意想不到的辉煌，

什么样的革命啊！由于有了防腐方法，伟大的皮罗戈夫[①]认为就连 in spe[②] 都不能做的手术，现在也能做了。普通的地方自治局医师都敢于做截除膝关节的手术。一百例腹腔切开术当中只有一例造成死亡。讲到结石病，那已经被人看做小事，甚至没人为它写文章了。梅毒已经能够根本治疗。另外还有遗传学说、催眠术、巴斯德[③] 与科赫[④] 的发现、以统计做基础的卫生学，还有我们俄罗斯的地方自治局医师的工作！精神病学以及现代的精神病分类法、诊断法和医疗法，跟过去相比，成了十足的厄尔布鲁士[⑤]。现在不再往疯子的头上泼冷水，也不再给他们穿紧身衣了，人们用人道态度对待疯子，据报纸上说甚至为他们开舞会，演剧了。安德烈·叶菲梅奇知道，就现代的眼光和水平来看，像第六病室这样糟糕的东西也许只有在离铁路线两百俄里远的小城中才会出现，在那样的小城里市长和所有的市议员都是半文盲的小市民，把医生看做术士，即使医生要把烧熔的锡灌进他们的嘴里去，也得相信他，不加一点批评；换了在别的地方，社会人士和报纸早就把这个小小的巴士底[⑥] 捣得稀烂了。

"可是这又怎么样呢？"安德烈·叶菲梅奇睁开眼睛，问自己。"由此能得出什么结论来呢？有防腐方法也罢，有科赫也罢，有巴斯德也罢，可是事情的实质却一点也没有改变。患病率和死亡率仍旧一样。他们给疯子开舞会，演戏，可是仍旧不准疯子自由行动。可见这都是胡扯和瞎忙，最好的维也纳医院和我的医院

① 皮罗戈夫（1810—1881）俄国外科学家和解剖学家。

② 拉丁文：在将来。

③ 巴斯德（1822—1895）法国生物学家。

④ 科赫（1843—1910）德国微生物学家。

⑤ 高加索地区的高山。

⑥ 1789 年法国大革命时巴黎民众所捣毁的黑暗监狱。

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差别。”

然而悲哀和一种近似嫉妒的感觉却不容他漠不关心。这大概是由于疲劳的缘故吧。他那沉甸甸的头向书本垂下去，他就用两只手托住脸，使它舒服一点，暗想道：

“我在做有害的事。我从人们手里领了薪水，却欺骗他们。我不正直。不过，话要说回来，我自己是无能为力的，我只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社会罪恶的一小部分，所有县里的文官都有害，都白拿薪水……可见我的不正直不能怪我，要怪时代……我要是生在二百年以后，就会成为另一个人了。”

等到时钟敲了三下，他就吹熄灯，走进寝室。他并没有睡意。

8

两年前，地方自治局表示慷慨，议决每年拨出三百卢布作为补助金，供城中医院作扩充医务人员用，直到将来地方自治局的医院开办为止。县医师叶夫根尼·费奥多雷奇·霍博托夫也应邀进城来协助安德烈·叶菲梅奇。这个人还很年轻，甚至没到三十岁。他身量高，头发黑，颧骨高，眼睛小。他的祖先多半是异族人。他来到本城的时候，一个钱也没有，只有一个又小又破的手提箱，还带着一个难看的年轻女人，他管她叫厨娘，这女人有个要喂奶的孩子。叶夫根尼·费奥多雷奇平时脚穿高统皮靴，戴一顶硬帽檐的大盖帽，冬天穿一件短羊皮袄。他跟医士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和会计主任交成了好朋友，可是不知什么缘故却把别的职员叫做贵族，而且躲着他们。他的整个住宅里只有一本书：《一八八一年维也纳医院最新处方》①。他去看病人，总要随

① 《第六病室》发表在1892年，那本书相当旧了。

身带着这本小书。一到傍晚他就到俱乐部去打台球,他不喜欢打牌。他在谈话中很喜欢用这类字眼:“无聊之至”,“废话连篇”,“故布疑阵”,等等。

他每个星期到医院里来两次,查病房,看门诊。医院里完全不用消毒方法,放血用拔血罐,这些都使他愤慨,可是他也没有运用新方法,怕的是这样会得罪安德烈·叶菲梅奇。他把他的同行安德烈·叶菲梅奇看做老滑头,疑心他有很多的钱,私下里嫉妒他。他恨不得占据到他的职位才好。

9

那是春天,三月底,地上已经没有积雪,椋鸟在医院的花园里啼叫了。一天黄昏,医师送他的朋友邮政局长走到大门口。正巧这当儿犹太人莫依谢依卡带着战利品回来,走进院子里。他没戴帽子,一双光脚上套着低腰雨鞋,手里拿着一小包人家施舍的东西。

“给我一个小钱!”他对医师说,微微笑着,冷得直哆嗦。

安德烈·叶菲梅奇素来不肯回绝别人的要求,就给他一个十戈比的银币。

“这多么糟!”他瞧着犹太人的光脚和又红又瘦的足踝,暗想。“瞧,脚都湿了。”

这在他心里激起一种又像是怜悯又像是厌恶的感情,他就跟在犹太人的身后,时而看一看他的秃顶,时而看一看他的足踝,走进了那幢厢房。医师一进去,尼基达就从那堆破烂东西上跳下来,立正行礼。

“你好,尼基达,”安德烈·叶菲梅奇温和地说。“发一双靴子给那个犹太人穿才好,不然他就要着凉了。”

“是，老爷。我去报告总务处长。”

“劳驾。你用我的名义请求他好了。就说是我请他这么办的。”

从前堂通到病室的门敞开着。伊万·德米特里奇躺在床上，用胳膊肘支起身子，惊慌地听着不熟悉的声音，忽然认出了来人是医师。他气得周身发抖，从床上跳下来，脸色气愤、发红，眼睛爆出来，跑到病室中央。

“大夫来了！”他喊一声，哈哈大笑。“到底来了！诸位先生，我给你们道喜。大夫赏光，到我们这儿来了！该死的败类！”他尖声叫着，带着以前病室里从没见过的暴怒，跺一下脚。“打死这个败类！不，打死还嫌便宜了他！把他淹死在粪坑里！”

安德烈·叶菲梅奇听见这话，就从前堂探进头去，向病室里看，温和地问道：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伊万·德米特里奇嚷道，带着威胁的神情走到他面前，急忙把身上的长袍裹紧一点。“为什么？你是贼！”他带着憎恶的神情说，努起嘴唇像要啐出一口痰去。“骗子！刽子手！”

“请您消一消气，”安德烈·叶菲梅奇说，抱愧地微笑着。“我跟您担保我从没偷过什么东西；至于别的话，您大概说得大大地过火了。我看得出来您在生我的气。我求您，消一消气，要是可能的话，请您冷静地告诉我：您为什么生气？”

“那么您为什么把我关在这儿？”

“因为您有病。”

“不错，我有病。可是要知道，成十成百的疯子都逍遥自在地走来走去，因为您糊涂得分不清疯子跟健康的人。那么，为什么我跟这些不幸的人必得像替罪羊似的替大家关在这儿？您、医士、总务处长、所有你们这医院里的混蛋，在道德方面不知比我

们每个人要低下多少，那为什么关在这儿的是我们而不是你们？道理在哪儿？”

“这跟道德和道理全不相干。一切都要看机会。谁要是关在这儿，谁就只好待在这儿。谁要是没关起来，谁就可以走来走去，就是这么回事。至于我是医生，您是精神病人，这是既说不上道德，也讲不出道理来的，只不过是刚好机会凑巧罢了。”

“这种废话我不懂……”伊万·德米特里奇用闷闷的声调说，在自己床上坐下来。

尼基达不敢当着医师的面搜莫依谢依卡。莫依谢依卡就把一块块面包、纸片、小骨头摊在他自己的床上。他仍旧冻得打哆嗦，用犹太话讲起来，声音像唱歌，说得很急。他多半幻想自己在开铺子了。

“放我出去吧，”伊万·德米特里奇说，他的嗓音发颤。

“我办不到。”

“可是为什么？为什么呢？”

“因为这不是我能决定的。请您想想看，就算我放您出去了，那于您又有什么好处呢？您出去试试看。城里人或者警察会抓住您，送回来的。”

“不错，不错，这倒是实话……”伊万·德米特里奇说，用手心擦着脑门。“这真可怕！可是我该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安德烈·叶菲梅奇喜欢伊万·德米特里奇的声调、他那年轻聪明的容貌和那种愁苦的脸相。他有心对这年轻人亲热点，安慰他一下。他就在床边挨着他坐下，想了一想，开口说：

“您问我该怎么办。处在您的地位，顶好是从这儿逃出去。然而可惜，这没用处。您会被人捉住。社会在防范罪人、神经病人和一般不稳当的人的时候，总是不肯善罢甘休的。剩下来您就只有一件事可做，那就是心平气和地认定您待在这个地方是不可

避免的。"

"这是对任什么人都没有必要的。"

"只要有监狱和疯人院，那就总得有人关在里面才成。不是您，就是我。不是我，就是另外一个人。您等着吧，到遥远的未来，监狱和疯人院绝迹的时候，也就不会再有窗上的铁格，不会再有这种长袍了。当然，那个时代是早晚要来的。"

伊万·德米特里奇冷笑。

"您说起笑话来了，"他说，眯细了眼睛。"像您和您的助手尼基达之流的老爷们跟未来是一点关系也没有的。不过您放心就是，先生，美好的时代总要来的！让我用俗话来表一表我的看法，您要笑就尽管笑好了：新生活的黎明会放光，真理会胜利，那时候节日会来到我们街上！我是等不到那一天了，我会死掉，不过总有别人的曾孙会等到的。我用我整个灵魂向他们欢呼，我高兴，为他们高兴！前进啊！求主保佑你们，朋友们！"

伊万·德米特里奇闪着亮晶晶的眼睛站起来，向窗子那边伸出手去，继续用激动的声调说：

"我从这铁格窗里祝福你们！真理万岁！我高兴啊！"

"我看不出有什么特殊的理由要高兴，"安德烈·叶菲梅奇说，他觉得伊万·德米特里奇的举动像是演戏，不过他也还是很喜欢。"将来，监狱和疯人院都不会有，真理会像您所说的那样胜利，不过要知道，事物的本质不会变化，自然界的规律也仍旧一样。人们还是会像现在这样害病，衰老，死掉。不管将来会有多么壮丽的黎明照亮您的生活，可是您到头来还是会躺进棺材，钉上钉子，扔到墓穴里去。"

"那么，长生不死呢？"

"唉，算了吧！"

"您不相信，可是我呢，却相信。不知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还

是伏尔泰①的一本书里，有一个人物说：要是没有上帝，人就得臆造出一个来。我深深地相信：要是没有长生不死，伟大的人类智慧早晚也会把它发明出来。”

“说得好，”安德烈·叶菲梅奇说，愉快地微笑着。“您有信心，这是好事。人有了这样的信心，哪怕幽禁在四堵墙当中，也能生活得很快乐。您以前大概在哪儿念过书吧？”

“对了，我在大学里念过书，可是没有毕业。”

“您是个有思想、爱思考的人。在随便什么环境里，您都能保持内心的平静。那种极力要理解生活的、自由而深刻的思索，那种对人间无谓纷扰的十足蔑视，这是两种幸福，比这更高的幸福人类还从来没有领略过。您哪怕生活在三道铁栅栏里，却仍旧能够享受这种幸福。第奥根尼②住在一个桶子里，可是他比世界上所有的皇帝都幸福。”

“您那个第奥根尼是傻瓜，”伊万·德米特里奇阴郁地说，“您干么跟我提什么第奥根尼，说什么理解生活？”他忽然生气了，跳起来叫道。“我爱生活，热烈地爱生活！我害被虐狂，心里经常有一种痛苦的恐惧。不过有时候我充满生活的渴望，一到那种时候我就害怕自己会发疯。我非常想生活，非常想！”

他激动得在病室里走来走去，然后压低了嗓音说：

---

① 法国作家伏尔泰(1694—1778)在《致关于三个冒充者的新书的作者》中说：“如果不存在上帝，就该臆造一个。”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卡拉玛佐夫兄弟》中引用了上述的话，并且增补了一句：而且确实，人类臆造出上帝来了。——俄文本编者注

② 第奥根尼(公元前约400—前约325)，古希腊哲学家。关于他的生活，有很多传说保留下来。人们断言第奥根尼由于是禁欲主义的信徒而住在木桶里。据传说，这个哲学家大白天举着灯找有权利称为人的人。——俄文本编者注

“每逢我幻想起来，我脑子里就生出种种幻觉。有些人走到我跟前来了，我听见说话声和音乐声了，我觉得我好像在一个树林里漫步，或者沿海边走着，我那么热烈地渴望着纷扰，渴望着奔忙……那么，请您告诉我，有什么新闻吗？”伊万·德米特里奇问。“外头怎么样了？”

“您想知道城里的情形呢，还是一般的情形？”

“哦，先跟我讲一讲城里的情形，再讲一般的情形吧。”

“好吧。城里乏味得难受……你找不着一个人来谈天，也找不着一个人可以让你听他谈话。至于新人是没有的。不过最近倒是来了一个姓霍博托夫的年轻医师。”

“居然在我还活着的时候就有人来了。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粗俗吗？”

“对了，他不是一个有教养的人。您知道，说来奇怪……凭各种征象看来，我们的大城里并没有智力停滞的情形，那儿挺活跃，可见那边一定有真正的人，可是不知什么缘故，每回他们派到我们这儿来的都是些看不上眼的人。这真是个不幸的城！”

“是的，这是个不幸的城！”伊万·德米特里奇叹道，他笑起来。“那么一般的情形怎么样？人家在报纸和杂志上写了些什么文章？”

病室里已经暗下来了。医师站起来，立在那儿，开始叙述国内外发表了些什么文章，现在出现了什么样的思想潮流。伊万·德米特里奇专心听着，提出些问题，可是忽然间，仿佛想起什么可怕的事，抱住头，在床上躺下，背对着医师。

“您怎么了？”安德烈·叶菲梅奇问。

“您休想再听见我说一个字！”伊万·德米特里奇粗鲁地说。“躲开我！”

“这是为什么？”

“我跟您说：躲开我！干么一股劲儿地追问？”

安德烈·叶菲梅奇耸一耸肩膀，叹口气，出去了。他走过前堂的时候说：

“把这儿打扫一下才好，尼基达……气味难闻得很！”

“是，老爷。”

“这个年轻人多么招人喜欢！”安德烈·叶菲梅奇一面走回自己的寓所，一面想。“从我在此地住下起，这些年来他好像还是我所遇见的第一个能够谈一谈的人。他善于思考，他所关心的也正是应该关心的事。”

这以后，他看书也好，后来上床睡觉也好，总是想着伊万·德米特里奇。第二天早晨他一醒，就想起昨天他认识了一个头脑聪明、很有趣味的人，决定一有机会就再去看他一趟。

10

伊万·德米特里奇仍旧照昨天那种姿势躺着，双手抱住头，腿缩起来。他的脸却看不见。

“您好，我的朋友，”安德烈·叶菲梅奇说。“您没有睡着吧？”

“第一，我不是您的朋友，”伊万·德米特里奇把嘴埋在枕头里说，“第二，您白忙了，您休想再听见我说一个字。”

“奇怪……”安德烈·叶菲梅奇狼狈地嘟哝着。“昨天我们谈得挺和气，可是忽然间不知什么缘故，您怄气了，一下子什么也不肯谈了……大概总是我说了什么不得体的话，再不然也许说了些不合您的信念的想法……”

“是啊，居然要我来相信您的话！”伊万·德米特里奇说，欠起身来，带着讥讽和惊慌的神情瞧着医师。他的眼睛发红。“您尽可以上别处去侦察，探访，可是您在这儿没什么事可做。我昨

天就已经明白您为什么上这儿来了。"

"古怪的想法!"医师笑着说。"那么您当我是密探吗?"

"对了,我就是这么想的……密探也好,大夫也好,反正是奉命来探访我的,这总归是一样。"

"唉,真的,原谅我说句实话,您可真是个……怪人啊!"

医师在床旁边一张凳子上坐下,不以为然地摇摇头。

"不过,姑且假定您的话不错吧,"他说。"就算我在阴险地套出您的什么话来,好把您告到警察局去。于是您被捕,然后受审。可是您在法庭上和监狱里难道会比待在这儿更糟吗?就算您被判终身流放,甚至服苦役刑,难道这会比关在这个厢房里还要糟吗?我觉得那也不见得更糟……那么您有什么可怕的呢?"

这些话分明对伊万·德米特里奇起了作用。他安心地坐下了。

这是下午四点多钟,在这种时候安德烈·叶菲梅奇通常总是在自己家中各房间里走来走去,达留什卡问他到了喝啤酒的时候没有。外面没有风,天气晴朗。

"我吃完饭出来遛达遛达,顺便走进来看看您,正像您看到的那样,"医师说。"外面完全是春天了。"

"现在是几月?三月吗?"伊万·德米特里奇问。

"是的,三月尾。"

"外面很烂吗?"

"不,不很烂。花园里已经有路可走了。"

"眼下要是能坐上一辆四轮马车到城外什么地方去走一趟,倒挺不错,"伊万·德米特里奇说,揉揉他的红眼睛,好像半睡半醒似的,"然后回到家里,走进一个温暖舒适的书房……请一位好大夫来治一治头痛……我已经好久没有照普通人那样生活过了。这儿糟透了!糟得叫人受不了!"

经过昨天的兴奋以后，他累了，无精打采，讲话不大起劲。他的手指头发抖，从他的脸相看得出他头痛得厉害。

“温暖舒适的书房跟这个病室并没有什么差别，”安德烈·叶菲梅奇说。“人的恬静和满足并不在人的外部，而在人的内心。”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普通人从身外之物，那就是说从马车和书房，寻求好的或者坏的东西，可是有思想的人却在自己内心寻找那些东西。”

“请您到希腊去宣传那种哲学吧。那边天气暖和，空中满是酸橙的香气。这儿的气候却跟这种哲学配不上。我跟谁谈起第奥根尼来着？大概就是跟您吧？”

“对了，昨天跟我谈过。”

“第奥根尼用不着书房或者温暖的住处，那边没有这些东西也已经够热了。只要睡在桶子里，吃吃橙子和橄榄就成了。可是如果他有机会到俄罗斯来生活，那他慢说在十二月，就是在五月里也会要求住到屋里去。他准会冻得缩成一团呢。”

“不然。寒冷如同一般说来任何一种痛苦一样，人能够全不觉得。马可·奥勒留[1]说：‘痛苦是一种生动的痛苦概念：运用意志的力量改变这个概念，丢开它，不再诉苦，痛苦就会消灭了[2]。’这话说得中肯。大圣大贤，或者只要是有思想、爱思索的人，他们之所以与众不同就在于蔑视痛苦，他们永远心满意足，对任什么事都不感到惊讶。”

---

① 马可·奥勒留（121—180），罗马帝国皇帝，是斯多葛派最后的一个大哲学家。

② 在契诃夫故乡塔干罗格的契诃夫私人图书馆里保存着《马可·奥勒留·安东尼皇帝关于对自己重要的事物的思考》一书，上有契诃夫的很多批注。此处的一段话即引自该书。——俄文本编者注

“那么我就是呆子了，因为我痛苦，不满足，对人的卑劣感到惊讶。”

“您这话说错了。只要您多想一想，您就会明白那些搅得我们心思不定的外在事物都是多么渺小。人得努力理解生活，真正的幸福就在这儿。”

“理解……”伊万·德米特里奇说，皱起眉头。“什么外在，内在的……对不起，我实在不懂。我只知道，”他说，站起来，怒冲冲地瞧着医师，“我只知道上帝是用热血和神经把我创造出来的，对了，先生！人的机体组织如果是有生命的，对一切刺激就一定有反应。我就有反应！受到痛苦，我就用喊叫和泪水来回答；遇到卑鄙，我就愤慨；看见肮脏，我就憎恶。依我看来，说实在的，只有这才叫做生活。这个有机体越低下，它的敏感程度也越差，对刺激的反应也就越弱。机体越高级，也就越敏感，对现实的反应也就越有力。这点道理您怎么会不懂？您是医师，却不懂这些小事！为要蔑视痛苦，永远知足，对任什么事也不感到惊讶，人得先落到这种地步才成，”伊万·德米特里奇就指了指肥胖的、满身是脂肪的农民说，“要不然，人就得在苦难中把自己磨练得麻木不仁，对苦难失去一切感觉，换句话说，也就是停止生活才成。对不起，我不是大圣大贤，也不是哲学家，”伊万·德米特里奇愤愤地接着说，“那些道理我一点也不懂。我也不善于讲道理。”

“刚好相反，您讲起道理来很出色。”

“您摹仿的斯多葛派①，是些了不起的人，可是他们的学说远在两千年前就已经停滞不前，一步也没向前迈进，将来也不会前进，因为那种学说不切实际，不合生活。那种学说只在那些终

① 自公元前四世纪起在古代奴隶占有制社会兴起的一个哲学派别，鼓吹人完全听从命运的宿命论观点。

生终世致力于研究和赏玩各种学说的少数人当中才会得到成功，可是大多数人都不懂。任何鼓吹对富裕冷淡、对生活的舒适冷淡、对痛苦和死亡加以蔑视的学说，对绝大部分人来说是完全没法理解的，因为这大部分人从来也没有享受过富裕，也从没享受过生活的舒适。对他们来说，蔑视痛苦就等于蔑视生活本身，因为人的全部实质就是由饥饿、寒冷、委屈、损失等感觉以及哈姆莱特式的怕死感觉构成的。全部生活不外乎这些感觉。人也许会觉得生活苦恼，也许会痛恨这种生活，可是绝不会蔑视它。对了，所以，我要再说一遍：斯多葛派的学说绝不会有前途。从开天辟地起一直到今天，您看得明白，不断进展着的是奋斗、对痛苦的敏感、对刺激的反应能力……”

伊万·德米特里奇忽然失去思路，停住口，烦躁地揉着额头。

“我本来想说一句重要的话，可是我的思路断了，”他说。“我刚才说什么来着？哦，对了！我想说的是这个：有一个斯多葛派为了给亲人赎身，就自己卖身做了奴隶。那么，您看，这意思是说，就连斯多葛派对刺激也是有反应的，因为人要做出这种舍己救人的慷慨行为，就得有一个能够同情和愤慨的灵魂才成。眼下，我关在这个监狱里，已经把以前所学的东西忘光了，要不然我还能想起一点别的事情。拿基督来说，怎么样呢？基督对现实生活的反应是哭泣、微笑、忧愁、生气，甚至难过。他并没有带着微笑去迎接痛苦，他也没有蔑视死亡，而是在客西马尼花园里祷告，求这杯子离开他。”①

伊万·德米特里奇笑起来，坐下去。

“就算人的安宁和满足不在外界，而在自己的内心，”他说，

① 见《马太福音》第26章第36节。

“就算人得蔑视痛苦，对任什么事也不感到惊讶。可是您到底根据什么理由鼓吹这些呢？您是圣贤？是哲学家？”

“不，我不是哲学家，不过人人都应当鼓吹这道理，因为这是入情入理的。”

“不，我要知道您凭什么自以为有资格谈理解生活，谈蔑视痛苦等等？难道您以前受过苦？您懂得什么叫做痛苦？容我问一句，您小时候挨过打吗？”

“没有，我的父母是厌恶体罚的。”

“我父亲却死命地打过我。我父亲是个很凶的、害痔疮的文官，鼻子挺长，脖子发黄。不过，我们还是来谈您。您有生以来从没被人用手指头碰过一下，谁也没有吓过您，打过您，您结实得跟牛一样。您在您父亲的翅膀底下长大成人，用他的钱求学，后来一下子就谋到了这个俸禄很高而又清闲的差使。您有二十多年一直住着不花钱的房子，有炉子，有灯火，有仆人，同时您有权利爱怎么干就怎么干，爱干多少就干多少，哪怕不做一点事也不要紧。您本性是一个疲沓的懒汉，因此您把您的生活极力安排得不让任什么事来打搅您，不让任什么事来惊动您，免得您动一动。您把工作交给医士跟别的坏蛋去办。您自己呢，找个温暖而又清静的地方坐着，攒钱，看书，为了消遣而思索各种高尚的无聊问题，而且，”说到这儿，伊万·德米特里奇看着医师的红鼻子，“喝酒。总之，您并没见识过生活，完全不了解它，对现实只有理论上的认识。至于您蔑视痛苦，对任什么事都不感到惊讶，那完全是出于一种很简单的理由。什么四大皆空啦，外界和内部啦，把生活、痛苦、死亡看得全不在意啦，理解生活啦，真正的幸福啦，这都是最适合俄罗斯懒汉的哲学。比方说，您看见一个农民在打他的妻子。何必出头打抱不平呢？让他去打好了，反正他俩早晚都要死的。况且打人的人在打人这件事上所污辱的倒不

是挨打的人，而是他自己。酗酒是愚蠢而又不像样子的，可是喝酒的结果也是死，不喝酒的结果也是死。一个农妇来找您，她牙痛……哼，那有什么要紧？痛苦只不过是痛苦的概念罢了。再说，人生在世免不了灾病，大家都要死的，因此，娘们儿，去你的吧，别妨碍我思索和喝酒。一个青年来请教：他该怎样做，怎样生活才对。换了别人，在答话以前总要好好想一想，可是您的回答却是现成的：努力去理解啊，或者努力去追求真正的幸福啊。可是那个荒唐的'真正的幸福'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当然，回答是没有的。在这儿，我们关在铁格子里面，长期幽禁，受尽折磨，可是这很好，合情合理，因为这个病室跟温暖舒适的书房之间根本没有什么分别。好方便的哲学：不用做事而良心清清白白，并且觉着自己是大圣大贤……不行，先生，这不是哲学，不是思想，也不是眼界开阔，而是懒惰，托钵僧① 作风，浑浑噩噩的麻木……对了！"伊万·德米特里奇又生气了。"您蔑视痛苦，可是如果用房门把您的手指头夹一下，您恐怕就要扯着嗓门大叫起来了！"

"可是也许我并不叫呢，"安德烈·叶菲梅奇说，温和地笑笑。

"对，当然！瞧着吧，要是您一下子中了风，或者假定有个傻瓜和蛮横的家伙利用他自己的地位和官品当众侮辱您一场，而且您知道他侮辱了您仍旧可以逍遥法外，哼，到那时候您才会明白您叫别人去理解和寻求真正的幸福是怎么回事了。"

"这话很有独到之处，"安德烈·叶菲梅奇说，愉快地笑起来，搓着手。"您那种对于概括的爱好使我感到愉快的震动。多承您刚才把我的性格勾勒一番，简直精彩得很。我得承认，跟您

① 指伊斯兰教或印度教的被人目为圣者的沿街乞讨者。

谈话使我得到很大的乐趣。好，我已经听完您的话，现在要请您费心听我说一说了……”

11

这次谈话接下去又进行了一个多钟头，分明给安德烈·叶菲梅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他天天到这个厢房里来。他早晨去，吃过午饭后也去，到了天近黄昏，他往往仍旧在跟伊万·德米特里奇交谈。起初伊万·德米特里奇见着他还有点拘束，疑惑他存心不良，就公开表示自己的敌意，可是后来他跟他处熟了，他那声色俱厉的态度就换成了鄙夷讥诮的态度。

不久医院里传遍一种流言，说是安德烈·叶菲梅奇医师开始常到第六病室去了。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也好，尼基达也好，助理护士也好，谁都不明白他为什么到那儿去，为什么在那儿一连坐上好几个钟头，到底谈了些什么，为什么不开药方。他的行动显得古怪。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常常发现他不在家，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事。达留什卡也很心慌，因为现在医师不按一定的时候喝啤酒，有时候连吃饭都耽误了。

有一天，那已经是在六月末尾，霍博托夫医师去看望安德烈·叶菲梅奇，商量点事。他发现医师没有在家，就到院子里去找他。在那儿有人告诉他，说老医师到精神病人那儿去了。霍博托夫走进厢房，在前堂里站住，听见下面的谈话：

“我们永远也谈不拢，您休想叫我改信您那种信仰，”伊万·德米特里奇愤愤地说，“您完全不熟悉现实，您从来没有受过苦，反而像蚂蝗那样靠别人的痛苦生活着；我呢，从生下来那天起直到今天却一直不断地受苦。因此我老实对您说，我认为在各方面我都比您高明，比您有资格。您不配教导我。”

“我根本没有存心叫您改信我的信仰，”安德烈·叶菲梅奇低声说，惋惜对方不肯了解他的心意。“问题不在这儿，我的朋友。问题不在于您受过苦而我没受过。痛苦和欢乐都是暂时的，我们不谈这些，不去管它吧。问题在于您跟我都在思考，我们看出彼此都是善于思考和推理的人，那么不管我们的见解多么不同，这却把我们联系起来了。我的朋友，要是您知道我是多么厌恶那种普遍存在的狂妄、平庸、愚钝，而我每次跟您谈话的时候是多么高兴就好了！您是有头脑的人，我觉得跟您相处很快活。”

霍博托夫推开一点门缝，往病室里看了一眼。戴着睡帽的伊万·德米特里奇跟安德烈·叶菲梅奇医师并排坐在床上。疯子愁眉苦脸，打哆嗦，颤巍巍地裹紧身上的长袍。医师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头低垂着，脸色发红，显得凄苦而悲伤。霍博托夫耸一耸肩膀，冷笑一声，跟尼基达互相看一眼。尼基达也耸一耸肩膀。

第二天霍博托夫跟医士一块儿到厢房里来。两个人站在前堂里偷听。

“咱们的老大爷似乎完全疯了！”霍博托夫走出厢房时候说。

“主啊，饶恕我们这些罪人吧！”庄重的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叹道，小心的绕过泥塘，免得弄脏他那双擦得很亮的靴子。“老实说，尊敬的叶夫根尼·费奥多雷奇，我早就料着会出这样的事了！”

12

这以后，安德烈·叶菲梅奇开始发觉四周有一种神秘的空气。杂役、助理护士、病人，一碰见他就追根究底地瞧他，然后交头接耳地说话。往常他总是喜欢在医院花园里碰见总务处长的

女儿玛霞小姑娘，可是现在每逢他带着笑容向她跟前走过去，想摩挲一下她的小脑袋，不知因为什么缘故她却躲开他，跑掉了。邮政局长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听他讲话，也不再说“完全对”，却莫名其妙地慌张起来，含糊地说：“是啊，是啊，是啊……”而且带着悲伤的、深思的神情瞧他。不知什么缘故，他开始劝他的朋友戒掉白酒和啤酒，不过他是一个有礼貌的人，在劝的时候并不直截了当地说，只是用了种种暗示，先对他讲起一个营长，那是一个极好的人，然后谈到团里的神甫，也是一个很好的人，他俩怎样贪酒，害了病，可是戒掉酒以后，病就完全好了。安德烈·叶菲梅奇的同事霍博托夫来看过他两三回，也劝他戒酒，而且无缘无故地劝他服用溴化钾①。

八月里安德烈·叶菲梅奇收到市长一封信，说是有很要紧的事请他去谈一谈。安德烈·叶菲梅奇按照约定的时间到了市政厅，发现在座的有军事长官、政府委派的县立学校的校长、市参议员、霍博托夫，还有一位胖胖的、头发金黄的先生，经过介绍，原来是一位医师。这位医师姓一个很难上口的波兰姓，住在离城三十俄里远的一个养马场上，现在凑巧路过这个城。

“这儿有一份申请关系到您的工作部门，”等到大家互相招呼过，围着桌子坐下来以后，市参议员对安德烈·叶菲梅奇说。“叶甫根尼·费奥多雷奇刚才在这儿对我们说起医院主楼里的药房太窄了，应当把它搬到一个厢房里去。这当然没有问题，要搬也可以搬，可是主要问题在于厢房需要修理了。”

“对了，不修理不行了，”安德烈·叶菲梅奇想了一想，说。“比方说，要是把院子角上那个厢房布置出来，改作药房的话，我想至少要用五百卢布。这是一笔不生产的开支。”

① 一种医治神经的镇静剂。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

“十年前我已经呈报过，”安德烈·叶菲梅奇低声说下去，“照现在的形式存在着的这个医院对这个城市来说，是一种超过了它负担能力的奢侈品。这个医院是在四十年代建筑起来的，不过那时候的经费跟现在不同。这个城市在不必要的建筑和多余的职位方面花的钱太多了。我想，换一个办法就可以用同样多的钱来维持两个模范的医院。”

“好，那您就提出另外一个办法吧！”市参议员活跃地说。

“我已经向您呈请过把医疗部门移交地方自治局办理。”

“对，您要是把钱移交地方自治局，他们就会把它贪污了事，”头发金黄的医师笑着说。

“这是照例如此的，”市参议员同意道，也笑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用无精打采、暗淡无光的眼睛瞧着金黄头发的医师说：

“我们得公道才对。”

他们又沉默了一会儿。茶端上来了。不知什么缘故，军事长官很窘，就隔着桌子碰了碰安德烈·叶菲梅奇的手说：

“您完全把我们忘了，大夫。不过，您是个修士：您既不打牌，也不喜欢女人。您跟我们这班人来往一定觉着没意思。”

大家谈起一个正派人住在这个城里多么无聊。没有剧院，没有音乐，俱乐部最近开过一次跳舞晚会，女人倒来了二十个上下，男舞伴却只有两个。青年男子不跳舞，却一直聚在小卖部附近，或者打牌。安德烈·叶菲梅奇没有抬起眼睛瞧任何人，低声慢慢讲起来，说到城里人把他们生命的精力、他们的心灵和智慧，都耗费在打牌和造谣上，不善于，也不愿意，把时间用在有趣的谈话和读书方面，不肯享受智慧所提供的快乐，这真是可惜，可惜极了。只有智慧才有趣味，才值得注意，至于别的一切东西，

那都是卑贱而渺小的。霍博托夫专心地听他的同事讲话，忽然问道：

“安德烈·叶菲梅奇，今天是几月几号？”

霍博托夫听到回答以后，就和金黄头发的医师用一种连自己也觉得不高明的主考人的口气开始盘问安德烈·叶菲梅奇今天是星期几，一年当中有多少天，第六病室里是不是住着一个了不起的先知。

回答最后一个问题的时候，安德烈·叶菲梅奇脸红了，说：

“是的，他有病，不过他是一个有趣味的年轻人。”

此外他们没有再问他别的话。

他在前厅穿大衣的时候，军事长官伸出一只手来放在他的肩膀上，叹口气说：

“现在我们这些老头子到退休的时候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走出市政厅，才明白过来，原来这是一个奉命考察他的智力的委员会。他回想他们对他提出的种种问题，就涨红了脸，而且现在，不知因为什么缘故，生平第一回沉痛地为医学惋惜。

“我的上帝啊，”他想起那些医师刚才怎样考察他，不由得暗想，“要知道，他们前不久刚听完精神病学的课，参加过考试，怎么会这样一窍不通呢？他们连精神病学的概念都没有！”

他生平第一回感到受了侮辱，生气了。

当天傍晚，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来看他。这个邮政局长没有向他打招呼，径直走到他跟前，拉住他的双手，用激动的声调说：

“我亲爱的，我的朋友，请您向我表明您相信我的真诚的好意，把我看做您的朋友！……我的朋友！”他不容安德烈·叶菲梅奇开口讲话，仍旧激动地接着说下去：“我因为您有教养，您心灵

高尚而喜爱您。听我说，我亲爱的。那些医生受科学规章的限制，不能对您说真话，可是我要像军人那样实话实说：您的身体不大好！请您原谅我，我亲爱的，不过这是实情，您四周的人早就注意到这一点了。叶甫根尼·费奥多雷奇医师刚才对我说：为了有利于您的健康，您务必要休养一下，散散心才成。完全对！好极了！过几天我就要度假日，出外去换一换空气。请您表明您是我的朋友，我们一块儿走！仍照往日那样，我们一块儿走。”

“我觉得我的身体十分健康，”安德烈·叶菲梅奇想了一想，说。“我不能走。请您容许我用别的办法来向您表明我的友情。”

丢开书本，丢开达留什卡，丢开啤酒，一下子打破已经建立了二十年的生活秩序，出外走一趟，既不知道到哪儿去，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这种想法一开头就使他觉着又荒唐又离奇。可是他想起了市政厅里的那番谈话，想起了他从市政厅出来，在回家的路上经历到的沉重心情，那么认为暂时离开这个城，躲开那些把他看做疯子的蠢人，倒也未尝不可。

“那么您究竟打算到哪儿去呢？”他问。

“到莫斯科去，彼得堡去，华沙去……在华沙，我消磨过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五个年头。那是多么了不起的城啊！去吧，我亲爱的！”

13

一个星期以后，人们向安德烈·叶菲梅奇建议，要他休养一下，也就是说要他提出辞呈，他满不在乎地照着做了。再过一个星期，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就和他坐上一辆邮车，到就近的火车站去了。天气凉快，晴朗，天空蔚蓝，远处风景看得清清楚楚。他们离火车站有两百俄里远，坐马车走了两天，在路上住了两

夜。每逢在驿站上他们喝的茶用没有洗干净的杯子盛来，或者车夫套马车费的时间久了一点，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就涨紫了脸，周身打抖，嚷道："闭嘴！不准强辩！"一坐上马车，他就一会儿也不停地说话，讲起他当初在高加索和波兰帝国旅行的情形。他有过多少奇遇，有过什么样的遭际啊！他讲得很响，同时还惊奇地瞪起眼睛，弄得听的人以为他是在说谎。再者，他一面说话，一面对着安德烈·叶菲梅奇的脸喷气，对着他的耳朵哈哈大笑。这弄得医师很别扭，妨碍他思考，不容他聚精会神地思索。

为了省钱，他们在火车上乘三等车，坐在一个不准吸烟的车厢里。有一半的乘客是上等人。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不久就跟所有的人认识了，从这个座位换到那个座位，大声地说他们大不该在这样糟糕的铁路上旅行。简直是骗人上当！如果骑一匹好马赶路，那就大不相同：一天走一百俄里的路，赶完了路还精神抖擞，身强力壮。讲到我们收成不好，那是因为宾斯克沼泽地带排干了水。总之，什么事都乱七八糟。他兴奋起来，讲得很响，不容别人开口。这种夹杂大声哄笑和指手划脚的不停的扯淡，闹得安德烈·叶菲梅奇很疲劳。

"我们这两个人当中究竟谁是疯子呢？"他懊恼地想。"究竟是我这个极力不惊吵乘客的人呢，还是这个自以为比大家都聪明有趣，因此不容人消停的利己主义者？"

在莫斯科，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穿上没有肩章的军衣和镶着红丝绦的裤子。他一上街就戴上军帽，穿上军大衣，兵士们见着他都立正行礼。安德烈·叶菲梅奇现在觉得这个人把原来所有的贵族气派中的一切优点都丢掉，只留下了劣点。他喜欢有人伺候他，哪怕在完全不必要的时候也是一样。火柴就在他面前的桌子上，他自己也看见了，却对仆役嚷叫，要他拿火柴来。有女仆在场，他却只穿着衬里衣裤走来走去，并不觉着难为情。他对

所有的仆人，哪怕是老人，也一律称呼“你”①，遇到他生了气，就骂他们是傻瓜和蠢货。安德烈·叶菲梅奇觉得这是老爷派头，可是恶劣得很。

首先，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领他的朋友到伊文尔斯卡雅教堂去。他热心地祷告，叩头，流泪，完事以后，深深地叹口气说：

“即使人不信神，可是祷告一下，心里也好像踏实点。吻圣像吧，我亲爱的。”

安德烈·叶菲梅奇很窘，吻了吻圣像，同时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努起嘴唇，摇头，小声祷告，眼泪又涌上了眼眶。随后，他们到克里姆林宫去，观看皇家的炮和皇家的钟，甚至伸出手指头去摸一摸。他们欣赏莫斯科河对面的风景，游览救世主教堂和鲁缅采夫博物馆。

他们在捷斯托夫饭店吃饭。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把菜单看了很久，摩挲着络腮胡子，用一种素来觉得到了饭店就像到了家里一样的美食家的口气对仆役说：

“我们倒要瞧瞧今天你们拿什么菜来给我们吃，天使！”

14

医师走来走去，看这看那，吃啊喝的，可是他只有一种感觉：恼恨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他一心想离开他的朋友休息一下，躲着他，藏起来，可是那位朋友却认为自己有责任不放医师离开身边一步，尽量为他想出种种消遣办法。到了没有东西可看的时候，他就用谈天来给他解闷。安德烈·叶菲梅奇一连隐忍了两

---

① 意谓有礼貌的人对仆人应该称呼“您”。

天，可是到第三天他就向朋友声明他病了，想留在家里待一整天。他的朋友回答说，既是这样，那他也不出去。实在，也该休息一下了，要不然两条腿都要跑断了。安德烈·叶菲梅奇在一个长沙发上躺下，脸对着靠背，咬紧牙齿，听他朋友热烈地向他肯定说：法国早晚一定会打垮德国，莫斯科有很多骗子，单凭马的外貌绝看不出马的长处。医师耳朵里嗡嗡地响起来，心卜卜地跳，可是出于客气，又不便请他的朋友走开或者住口，幸亏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觉着坐在旅馆房间里闷得慌，饭后就出去散步了。

等到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安德烈·叶菲梅奇就让自己沉湎于休息的感觉里。一动不动地躺在长沙发上，知道屋里只有自己一个人，这是多么痛快啊！没有孤独就不会有真正的幸福。堕落的天使之所以背弃上帝，大概就因为他一心想孤独吧，而天使们是不知道什么叫做孤独的。安德烈·叶菲梅奇打算想一想近几天来他看见了些什么，听见了些什么，可是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却不肯离开他的脑海。

“话说回来，他度假日，跟我一块儿出来旅行，还是出于友情，出于慷慨呢，”医师烦恼地想。“再也没有比这种友情的保护更糟糕的事了。本来他倒好像是个好心的、慷慨的、快活的人，不料是个无聊的家伙。无聊得叫人受不了。有些人就是这样，平素说的都是聪明话，好话，可是人总觉得他们是愚蠢的人。”

这以后一连几天，安德烈·叶菲梅奇声明他生病了，不肯走出旅馆的房间。他躺着，用脸对着长沙发的靠背，遇到他的朋友用谈话来给他解闷，他总是厌烦。遇到他的朋友不在，他就养神。他生自己的气，因为他跑出来旅行，他还生他朋友的气，因为他一天天地变得贫嘴，放肆了。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他的思想提到

严肃高尚的方面去。

"这就是伊万·德米特里奇所说的现实生活了，它把我折磨得好苦，"他想，气恼自己这样小题大做。"不过这也没什么要紧……将来我总要回家去，一切就会跟先前一样了……"

到了彼得堡，局面仍旧是那样。他一连好几天不走出旅馆的房间，老是躺在长沙发上，只有为了喝啤酒才起来一下。

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时时刻刻急着要到华沙去。

"我亲爱的，我上那儿去干什么？"安德烈·叶菲梅奇用恳求的声音说。"您一个人去，让我回家好了！我求求您了！"

"那可无论如何也不成！"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抗议道。"那是个了不起的城。在那儿，我消磨过我一生中顶幸福的五个年头呢！"

安德烈·叶菲梅奇缺乏坚持自己主张的性格，勉强到华沙去了。到了那儿，他没有走出过旅馆的房间，躺在长沙发上，生自己的气，生朋友的气，生仆役的气，这些仆役固执地不肯听懂俄国话。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呢，照常健康快活，精神抖擞，一天到晚在城里遛达，找他旧日的熟人。他有好几回没在旅馆里过夜。有一天晚上他不知在一个什么地方过了一夜，一清早回到旅馆里，神情激动极了，脸涨得绯红，头发乱蓬蓬。他在房间里从这头走到那头，走了很久，自言自语，不知在讲些什么，后来站住说：

"名誉第一啊！"

他又走了一阵，忽然双手捧住头，用悲惨的声调说：

"对了，名誉第一啊！不知我为什么起意来游历这个巴比伦[①]，真是该死！我亲爱的，"他接着对医师说，"请您看轻我吧，

① 借喻"乱糟糟的城"，典出基督教经书《旧约·创世记》。

我打牌输了钱！请您给我五百卢布吧！”

安德烈·叶菲梅奇数出五百个卢布，一句话也没有说就交给了他的朋友。他的朋友仍旧因为羞臊和气愤而涨红了脸，没头没脑地赌了一个不必要的咒，戴上帽子，走出去了。大约过了两个钟头，他回来了，往一张圈椅上一坐，大声叹一口气说：

“我的名誉总算保住了！走吧，我的朋友！在这个该死的城里，我连一分钟也不愿意再待了。骗子！奥地利的间谍！”

等到两个朋友回到他们自己的城里，那已经是十一月了，街上积了很深的雪。霍博托夫医师接替了安德烈·叶菲梅奇的职位。他仍旧住在原来的寓所，等安德烈·叶菲梅奇回来，腾出医院的寓所。那个被他称做“厨娘”的丑女人已经在一个厢房里住下了。

关于医院又有新的流言在城里传布。据说那丑女人跟总务处长吵过一架，总务处长就跪在她的面前告饶。

安德烈·叶菲梅奇回到本城以后第一天就得出外去找住处。

“我的朋友，”邮政局长不好意思地对他说，“原谅我提一个唐突的问题：您手里有多少钱？”

安德烈·叶菲梅奇一句话也没有说，数一数自己的钱说：

“八十六卢布。”

“我问的不是这个，”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慌张地说，没听懂他的意思。“我问的是您一共有多少家底？”

“我已经告诉您了，八十六卢布……以外我什么也没有了。”

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素来把医师看做正人君子，可是仍旧疑心他至少有两万存款。现在听说安德烈·叶菲梅奇成了乞丐，没有钱来维持生活，不知什么缘故他忽然流下眼泪，拥抱他的朋友。

15

安德烈·叶菲梅奇在一个女小市民别洛娃家一所有三个窗子的小房子里住下来。在这所小房子里，如果不算厨房，就只有三个房间。医生住在朝街的两个房间里，达留什卡和带着三个孩子的女小市民住在第三个房间和厨房里。有时候女房东的情人，一个醉醺醺的农民，上她这儿来过夜。他晚上吵吵闹闹，弄得达留什卡和孩子们十分害怕。他一来就在厨房里坐下，开始要酒喝，大家就都觉着很不自在。医师动了怜悯的心，把啼哭的孩子带到自己的房间里，让他们在地板上睡下。这样做，使他感到很大的快乐。

他跟先前一样，八点钟起床，喝完早茶以后坐下来看自己的旧书和旧杂志。他已经没有钱买新的了。要就是因为那些书都是旧的，要就是或许因为环境变了，总之，书本不再像从前那样紧紧抓住他的注意力，他看书感到疲劳了。为了免得把时间白白度过，他就给他的书开一个详细书目，在书脊上粘贴小签条；这种机械而费事的工作，他倒觉着比看书还有趣味。这种单调费事的工作不知怎么弄得他的思想昏睡了。他什么也不想，时间过得很快。即使坐在厨房里跟达留什卡一块儿削土豆皮，或者挑出荞麦粒里的皮屑，他也觉着有趣味。一到星期六和星期日，他就到教堂去。他站在墙边，眯细眼睛，听着歌声，想起他的父亲、他的母亲，想起大学，想起各种宗教，他心里变得平静而忧郁。事后他走出教堂，总惋惜礼拜式结束得太快。

他有两次到医院里去看望伊万·德米特里奇，想跟他谈天。可是那两回伊万·德米特里奇都非常激动，气忿；他请医师不要来搅扰他，因为他早就讨厌空谈了。他说他为自己的一切苦难只

向那些该死的坏蛋要求一种补偿：单人监禁。难道连这么一点要求他们也会拒绝他吗？那两回安德烈·叶菲梅奇向他告辞，祝他晚安的时候，他没好气地哼一声，回答说：

"滚你的吧！"

现在安德烈·叶菲梅奇不知道该不该再去看望他。不过他心里还是想去。

从前，在吃完午饭以后的那段时间，安德烈·叶菲梅奇总是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思索，可是现在从吃完午饭起直到喝晚茶的时候止，他却一直躺在长沙发上，脸对着靠背，满脑子的浅薄思想，无论如何也压不下去。他想到自己做了二十几年的事，既没有得到养老金，也没有得到一次发给的补助金，不由得愤愤不平。不错，他工作得不勤恳，不过话说回来，所有的工作人员，不管勤恳也好，不勤恳也好，是一律都领养老金的。当代的正义恰好就在于官品、勋章、养老金等不是根据道德品质或者才干，却是一般地根据服务，不论什么样的服务，而颁给的。那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是例外呢？他已经完全没有钱了。他一走过小杂货店，一看见女老板，就觉着害臊。到现在他已经欠了三十二个卢布的啤酒钱。他也欠小市民别洛娃的钱。达留什卡悄悄地卖旧衣服和旧书，还对女房东撒谎，说是医师不久就要收到很多很多钱。

他恼恨自己，因为他在旅行中花掉了他积蓄的一千卢布。那一千卢布留到现在会多么有用啊！他心里烦躁，因为人家不容他消消停停过日子。霍博托夫认为自己有责任偶尔来看望这个有病的同事。安德烈·叶菲梅奇觉得他处处都讨厌：胖胖的脸、恶劣而尊大的口气、"同事"那两个字、那双高统皮靴。顶讨厌的是他自以为有责任给安德烈·叶菲梅奇医病，而且自以为真的在给他看病。每回来访，他总带来一瓶溴化钾药水和几粒大黄药

丸。

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也认为自己有责任来看望这个朋友,给他解闷。每一回他走进安德烈·叶菲梅奇的屋里总是装出随随便便的神情,不自然地大声笑着,开始向他保证说今天他气色大好。谢谢上帝,局面有了转机。从这样的话里,人就可以推断他认为他朋友的情形没有希望了。他还没有归还他在华沙欠下的债,心头压着沉重的羞愧,觉着紧张,因此极力大声地笑,说些滑稽的话。他的奇闻轶事现在好像讲不完了,这对安德烈·叶菲梅奇也好,对他自己也好,都是痛苦的。

有他在座,安德烈·叶菲梅奇照例躺在长沙发上,脸对着墙,咬紧牙关听着,他的心上压着一层层的水锈。他的朋友每来拜访一回,他就觉着这些水锈堆得更高一点,好像就要涌到他的喉头来了。

为了压下这些无聊的感触,他就赶紧暗想:他自己也罢,霍博托夫也罢,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也罢,反正早晚都会死亡,甚至不会在大自然中留下一点痕迹。要是想象一百万年以后有个精灵飞过地球上空,那么这个精灵就只会看见粘土和光秃的峭壁。一切东西,文化也好,道德准则也好,都会消灭,连一棵牛蒡也不会长出来。那么,在小店老板面前觉着害臊,有什么必要呢?那个不足道的霍博托夫,或者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的讨厌的友情,有什么道理呢?这一切都琐琐碎碎,毫无意义。

可是这样的想法已经无济于事了。他刚刚想到一百万年以后的地球,穿着高统靴的霍博托夫或者勉强大笑的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就从光秃的峭壁后面闪出来,甚至可以听见含羞带愧的低语声:“讲到华沙的债,好朋友,过几天我就还给您……一定。”

16

有一天，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饭后来了，安德烈·叶菲梅奇正躺在长沙发上。凑巧，霍博托夫同时带着溴化钾药水也来了。安德烈·叶菲梅奇费力地爬起来，坐好，把两条胳膊支在长沙发上。

“今天您的气色比昨天好多了，我亲爱的，”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开口说，“对了，您显得挺有精神。真的，挺有精神！”

“您也真的到了该复原的时候了，同事，”霍博托夫说，打个呵欠。“大概这种无聊的麻烦事您自己也腻烦了。”

“咱们会复原的！”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快活地说。“咱们会再活一百年的！一定！”

“一百年倒活不了，再活二十年是总能行的，”霍博托夫安慰说。“没关系，没关系，同事，别灰心……那种病只不过是给您故布疑阵罢了。”

“我们还要大显身手呢！”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哈哈大笑，拍一拍他朋友的膝头。“我们还要大显身手呢！明年夏天，求上帝保佑，咱们到高加索去玩一趟，骑着马到处逛一逛——驾！驾！驾！等到我们从高加索回来，瞧着吧，大概还要热热闹闹地办一回喜事呢。”讲到这儿，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调皮地眨一眨眼。“我们会给您说成一门亲事的，好朋友……我们会给您说成一门亲事的……”

安德烈·叶菲梅奇忽然觉着那点水锈涌到喉头上来了。他的心猛烈地跳起来。

“这是庸俗！”他说，很快地站起来，走到窗子那边去。“难道你们不明白你们说的是些庸俗的话吗？”

他本来想温和而有礼貌地讲下去，可是他违背本心，忽然攥紧拳头，高高地举到自己的头顶上。

“躲开我！”他嚷道，嗓音变了，脸涨得通红，浑身打抖。“出去，你们俩都出去！你们俩！”

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和霍博托夫站起来，瞧着他，先是愣住，后来害怕了。

“出去，你们俩！”安德烈·叶菲梅奇不断地嚷道。“蠢材！愚人！我既不要你们的友情，也不要你的药品，蠢材！庸俗！可恶！”

霍博托夫和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狼狈地互相看一眼，踉跄地退到门口，走进了前堂。安德烈·叶菲梅奇抓起那瓶溴化钾，对他们背后扔过去。药水瓶摔在门槛上，砰的一声碎了。

“滚蛋！”他跑进前堂，用含泪的声音嚷道。“滚！”

等到客人走了，安德烈·叶菲梅奇就在长沙发上躺下来，像发烧一样地哆嗦，反反复复说了很久：

“蠢材！愚人！”

等到他的火气平下来，他首先想到可怜的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现在一定羞愧得不得了，心里难受，他想到这件事做得真可怕。以前还从来没有出过这样的事，他的智慧和客气到哪儿去了！对人间万物的理解啦，哲学性质的淡漠啦，都到哪儿去了？

医师又是羞愧，又是生自己的气，一夜也没有能够睡着，第二天早晨大约十点钟就动身到邮局去，向邮政局长道歉。

“以前发生的事，我们不要再提了，”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十分感动，握紧他的手，叹口气说。“谁再提旧事，就叫谁的眼睛瞎掉。留巴甫金！”他忽然大喊一声，弄得所有的邮务人员和顾客都打了个哆嗦。“搬椅子来。你等着！”他对一个农妇嚷道，她正把手伸进铁栅栏，向他递过一封挂号信来。“难道你没看见我忙着吗？过去的事我们就不要再提了，”他接着温和地对安德烈·

叶菲梅奇说。“我恳求您，坐下吧，我亲爱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揉着自己的膝头，然后说：

“我心里一点也没有生您的气。害病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事，我明白。昨天您发了病，吓坏了医师跟我，事后关于您我们谈了很久。我亲爱的，您为什么不肯认真地治一治您的病呢？难道可以照这样下去吗？原谅我出于友情直爽地说一句，”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小声说，“您生活在极其不利的环境里：狭窄，肮脏，没有人照料您，也没有钱治病……我亲爱的朋友，我跟医师全心全意地恳求您听从我们的忠告：到医院里去养病吧！在那儿有滋补的吃食，有照应，有人治病。咱们背地里说一句，叶夫根尼·费奥多雷奇虽然举止粗俗，不过他精通医道，咱们倒可以完全信任他。他已经答应我说他要给您治病。”

安德烈·叶菲梅奇被这种真诚的关心和忽然在邮政局长脸颊上闪光的眼泪感动了。

“我尊敬的朋友，不要听信那种话！”他小声说，把手按在胸口上。“不要听信那种话！那全是骗人的！我的病只不过是这么回事：二十年来我在全城只找到一个有头脑的人，而他又是个疯子。我根本没有害病，只不过我落进了一个魔圈里，出不来了。我觉得随便怎样都没关系，我准备承担一切。”

“进医院去养病吧，我亲爱的。”

“我是无所谓的，哪怕进深渊也没关系。”

“好朋友，答应我：您样样都听叶夫根尼·费奥多雷安的安排。”

“遵命，要我答应我就答应。可是我再说一遍，我尊敬的朋友，我落进了一个魔圈里。现在不管什么东西，就连朋友的真心同情在内，也只有一个结局：引我走到灭亡。我正在走向灭亡，我也有勇气承认这个事实。”

“好朋友，您会复原的。”

“何必再说这种话呢？”安德烈·叶菲梅奇愤愤地说。“很少有人在一生的结尾不经历到我现在所经历到的情形。临到有人告诉您说您肾脏有病或者心房扩大之类的话，因此您开始看病的时候，或者有人告诉您说您是疯子或者罪犯，总之换句话说，临到人家忽然注意您，那您就得知道您已经落进魔圈里，再也出不来了。您极力想逃出来，可是反而陷得越发深了。那您就索性听天由命吧，因为任何人力都已经不能挽救您了。我觉得就是这样。”

这当儿窗洞那里挤满了人。为了免得妨碍人家的工作，安德烈·叶菲梅奇就站起来告辞。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又一次取得他的诺言，然后送他到外边门口。

当天，将近傍晚，出人意外，霍博托夫穿着短羊皮袄和高统靴到安德烈·叶菲梅奇家里来了，用一种仿佛昨天根本没出过什么事的口气说道：

“我是有事来找您的，同事。我来邀请您：您愿意不愿意跟我一块儿去参加会诊？啊？”

安德烈·叶菲梅奇心想霍博托夫大概要他出去散步解一解闷，或者真的要给他一个赚点钱的机会，就穿上衣服，跟他一块儿走到街上。他暗自高兴，总算有个机会可以把他昨天的过失弥补一下，就此和解了。他心里感激霍博托夫，因为昨天的事他绝口不提，分明原谅他了。这个没有教养的人会有这样细腻的感情，倒是很难料到的。

“您的病人在哪儿？”安德烈·叶菲梅奇问。

“在我的医院里。我早就想请您去看一看了……那是一个很有趣的病例。”

他们走进医院的院子，绕过主楼，向那住着疯人的厢房走

去。不知什么缘故他们走这一路都没有说话。他们一走进厢房，尼基达照例跳起来，挺直了身子立正。

“这儿有一个病人两侧肺部忽然害了并发症，”霍博托夫跟安德烈·叶菲梅奇一块儿走进病室，低声说。“您在这儿等一会儿，我马上就来。我只是为了去拿我的听诊器。”

说完，他就出去了。

17

天渐渐黑下来。伊万·德米特里奇躺在床上，把脸埋在枕头里。那个瘫子一动也不动地坐着，轻声地哭，努动嘴唇。胖农民和从前的检信员睡觉了。屋里寂静无声。

安德烈·叶菲梅奇在伊万·德米特里奇的床上坐下，等着。可是半个钟头过去了，霍博托夫没有来，尼基达却抱着一件长袍、一身不知什么人的衬里衣裤、一双拖鞋，走进病室里来。

“请您换衣服，老爷，”他轻声说。“您的床在这边，请到这边来，”他又说，指一指一张空床，那分明是不久以前搬进来的。“不要紧，求上帝保佑，您会复原的。”

安德烈·叶菲梅奇心里全明白了。他一句话也没说，依照尼基达的指点，走到那张床边坐下。他看见尼基达站在那儿等着，就脱光身上的衣服，觉着很害臊。然后他穿上医院的衣服，衬裤很短，衬衫却长，长袍上有熏鱼的气味。

“求上帝保佑，您会复原的，”尼基达又说一遍。

他把安德烈·叶菲梅奇的衣服收捡起来，抱在怀里，走出去，随手关上了门。

“没关系……”安德烈·叶菲梅奇想，害臊地把长袍的衣襟掩上，觉着穿了这身新换的衣服像是一个囚犯。“这也没关

系……礼服也好，制服也好，这件长袍也好，反正是一样……”

可是他的怀表怎么样了？侧面衣袋里的笔记簿呢？他的纸烟呢？尼基达把他的衣服拿到哪儿去了？这样一来，大概直到他死的那天为止，他再也没有机会穿长裤、背心、高统靴了。这种事，乍一想，不知怎的，有点古怪，甚至不能理解。安德烈·叶菲梅奇到现在还相信小市民别洛娃的房子跟第六病室没有什么差别，这世界上的一切都无聊、空虚。然而他的手发抖，脚发凉，一想到待一会儿伊万·德米特里奇起来，看见他穿着长袍，就不由得害怕。他站起来，在房间里走了一个来回，又坐下。

在那儿，他已经坐了半个钟头，一个钟头，他厌烦得要命。难道在这种地方人能住一天，一个星期，甚至像这些人似的一连住好几年吗？是啊，他已经坐了一阵，走了一阵，又坐下了。他还可以再走一走，瞧一瞧窗外，再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可是这以后怎么样呢？就照这样像个木头人似的始终坐在这儿思考吗？不，这样总不行啊。

安德烈·叶菲梅奇躺下去，可是立刻坐起来，用衣袖擦掉额头上的冷汗，于是觉着整个脸上都有熏鱼的气味了。他又走来走去。

“这一定是出了什么误会……”他说，茫然摊开两只手。“这得解释一下才成，一定是出了什么误会……”

这当儿伊万·德米特里奇醒来了。他坐起来，用两个拳头支着腮帮子。他吐了口唾沫。然后他懒洋洋地瞧一眼医师，起初分明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可是不久他那带着睡意的脸就现出了恶毒的讥讽神情。

“啊哈！好朋友，他们把您也关到这儿来了！”他眯细一只眼睛，用带着睡意而发哑的声音说。“我很高兴。您以前吸别人的血，现在人家要吸您的血了。好极了！”

“这一定是出了什么误会，”安德烈·叶菲梅奇给伊万·德米特里奇的话吓坏了，慌张地说。他耸一耸肩膀，再说一遍：“这一定是出了什么误会……”

伊万·德米特里奇又吐口唾沫，躺下去。

“该诅咒的生活！”他嘟哝说。“这种生活真叫人痛心，感到气忿，要知道它不是以我们的痛苦得到补偿来结束，不是像歌剧里那样庄严地结束，却是用死亡来结束。临了，来几个医院杂役，拉住死尸的胳膊和腿，拖到地下室去。呸！不过，那也没关系……到了另一个世界里，那就要轮着我们过好日子了……到那时候我要从那个世界到这里来显灵，吓一吓这些坏蛋。我要把他们吓得白了头。”

莫依谢依卡回来了，看见医师，就伸出手。

“给我一个小钱！”他说。

18

安德烈·叶菲梅奇走到窗口去，瞧着外面的田野。天已经黑下来，右面天边一个冷冷的、发红的月亮升上来了。离医院围墙不远，至多不出一百俄丈的地方，矗立着一所高大的白房子，由一道石墙围起来。那是监狱。

“这就是现实生活！”安德烈·叶菲梅奇想，他觉着害怕了。

月亮啦，监狱啦，围墙上的钉子啦，远处一个烧骨场上腾起来的火焰啦，全都可怕。他听见身后一声叹息。安德烈·叶菲梅奇回过头去，看见一个人胸前戴着亮闪闪的星章和勋章，微微笑着，调皮地眏眼。这也显得可怕。

安德烈·叶菲梅奇极力对自己说：月亮或者监狱并没有什么蹊跷的地方。勋章是就连神智健全的人也戴的，人间万物早晚

会腐烂，化成粘土。可是他忽然满心绝望，双手抓住窗上的铁窗格，使足力气摇它。坚固的铁窗格却一动也不动。

随后，为了免得觉着可怕，他走到伊万·德米特里奇的床边，坐下。

“我的精神支持不住了，我亲爱的，”他喃喃地说，发抖，擦掉冷汗。“我的精神支持不住了。”

“可是您不妨谈点哲学啊，”伊万·德米特里奇讥诮地说。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啊……对了，对了……有一回您说俄罗斯没有哲学，然而大家都谈哲学，连小人物也谈。其实，小人物谈谈哲学，对谁都没有什么害处啊，”安德烈·叶菲梅奇说，那声音仿佛要哭出来，引人怜悯似的。“可是我亲爱的，为什么您发出这种幸灾乐祸的笑声呢？小人物既然不满意，怎么能不谈哲学呢？一个有头脑、受过教育的人，他有神那样的相貌，有自尊心，爱好自由，却没有别的路可走，可能到一个肮脏愚蠢的小城里来做医师，把整整一辈子消磨在拔血罐、蚂蝗、芥子膏上面！欺骗，狭隘，庸俗！啊，我的上帝！”

“您在说蠢话了。要是您不愿意做医师，那就去做大臣好了。”

“不行，我什么也做不成。我们软弱啊，亲爱的。……以前我满不在乎，活泼清醒地思考着，可是生活刚刚粗暴地碰到我，我的精神就支持不住……泄气了……我们软弱啊，我们不中用……您也一样，我亲爱的。您聪明，高尚，从母亲的奶里吸取了美好的激情，可是刚刚走进生活就疲乏，害病了……我们软弱啊，软弱啊！”

随着黄昏来临，除了恐惧和屈辱的感觉以外，另外还有一种没法摆脱的感觉不断折磨安德烈·叶菲梅奇。临了，他明白了：他想喝啤酒，想抽烟。

“我要从这儿出去，我亲爱的，”他说。“我要叫他们在这儿点个灯……这样我可受不了……我不能忍受下去……”

安德烈·叶菲梅奇走到门口，开了门，可是尼基达立刻跳起来，挡住他的去路。

“您上哪儿去？不行，不行！”他说。“到睡觉的时候了！”

“可是我只出去一会儿，在院子里散一散步！”安德烈·叶菲梅奇慌张地说。

“不行，不行。这是不许可的。您自己也知道。”

尼基达砰的一声关上房门，用背抵住门。

“可是，就算我出去一趟，对别人又有什么害处呢？”安德烈·叶菲梅奇问，耸一耸肩膀。“我不明白！尼基达，我一定要出去！”他用发颤的嗓音说。“我要出去！”

“不许捣乱，这可要不得！”尼基达告诫说。

“鬼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伊万·德米特里奇忽然叫道，他跳下床。“他有什么权利不放我们出去？他们怎么敢把我们关在这儿？法律上似乎明明说着不经审判不能剥夺人的自由啊！这是暴力！这是专横！”

“当然，这是专横！”安德烈·叶菲梅奇听到伊万·德米特里奇的叫声，添了点勇气，说道。“我一定要出去，非出去不可！他没有权利！我跟你说：你放我出去！”

“听见没有，愚蠢的畜生？”伊万·德米特里奇叫道，用拳头砰砰地敲门。“开门！要不然我就把门砸碎！残暴的家伙！”

“开门！”安德烈·叶菲梅奇叫道，浑身发抖。“我要你开门！”

“你尽管说吧！”尼基达隔着门回答道。“随你去说吧！”

“至少去把叶夫根尼·费奥多雷奇叫到这儿来！就说我请他来……来一会儿！”

“明天他老人家自己会来。”

“他们绝不会放我们出去!”这当儿伊万·德米特里奇接着说。“他们要把我们在这儿折磨死!啊,主,难道下一个世界里真的没有地狱,这些坏蛋会得到宽恕?正义在哪儿?开门,坏蛋,我透不出气来啦!”他用嗄哑的声调喊着,用尽全身力量撞门。“我要把我的脑袋碰碎!杀人犯!”

尼基达很快地开了门,用双手和膝盖粗暴地推开安德烈·叶菲梅奇,然后抡起胳膊,一拳打在他的脸上。安德烈·叶菲梅奇觉着有一股咸味的大浪兜头盖上来,把他拖到床边去。他嘴里真的有一股咸味:多半他的牙出血了。他好像要游出这股大浪似的挥舞胳膊,抓住什么人的床架,同时觉得尼基达在他背上打了两拳。

伊万·德米特里奇大叫一声。大概他也挨打了。

然后一切都安静了。淡淡的月光从铁格子里照进来,地板上铺着一个像网子那样的阴影。这是可怕的。安德烈·叶菲梅奇躺在那儿,屏住呼吸:他战兢兢地等着再挨打。他觉着好像有人拿一把镰刀,刺进他的身子,在他胸中和肠子里搅了几下似的。他痛得咬枕头,磨牙,忽然在他那乱糟糟的脑子里清楚地闪过一个可怕的、叫人受不了的思想:这些如今在月光里像黑影一样的人,若干年来一定天天都在经受这样的痛苦。这种事他二十多年以来怎么会一直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不懂痛苦,根本没有痛苦的概念,可见这不能怪他,不过他那跟尼基达同样无情而粗暴的良心却使得他从后脑勺直到脚后跟都变得冰凉了。他跳起来,想用尽气力大叫一声,赶快跑去打死尼基达,然后打死霍博托夫、总务处长、医士,再打死他自己。可是他的胸膛里却发不出一点声音,他的腿也不听他使唤了。他喘不过气来,拉扯胸前的长袍和衬衫,撕得粉碎,然后倒在床上,不省人事了。

19

第二天早晨他头痛，耳朵里嗡嗡地响，觉得周身不舒服。他想起昨天他的软弱，并不害臊。昨天他胆怯，甚至怕月亮，而且真诚地说出了这以前他万没料到自己会有的感情和思想。比方说，想到小人物爱谈哲学是由于不满足。可是现在，他什么也不在意了。

他不吃不喝，躺在那儿一动也不动，也不说话。

"对我说来，什么都一样了，"他们问他话的时候，他想。"我不想回答了……对我说来，什么都一样了。"

午饭后，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来了，送给他四分之一磅的茶叶和一磅果冻。达留希卡也来了，在床边站了整整一个钟头，脸上现出茫然的悲伤神情。霍博托夫医师也来看他。他拿来一瓶溴化钾药水，吩咐尼基达烧点什么熏一熏病室。

将近傍晚，安德烈·叶菲梅奇因为中风而死了。起初他感到猛烈的寒颤和恶心；仿佛有一种使人恶心的东西浸透他的全身，甚至钻进他的手指头，从肚子里往上冒，涌到他的脑袋里，淹没他的眼睛和耳朵。一切东西在他眼前都变成绿色了。安德烈·叶菲梅奇明白他的末日已经到了，想起伊万·德米特里奇、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成百万的人，都相信长生不死。万一真会不死呢？可是他并不希望不死，他只想了一想就算了。他昨天在书上读到过一群非常美丽优雅的鹿，如今在他的面前跑过去。随后有一个农妇向他伸出手来，手里拿着一封挂号信……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说了句什么话。后来一切都消散，安德烈·叶菲梅奇永远昏过去了。

杂役们走来，抓住他的胳膊和腿，把他抬到小教堂里去了。

在那儿他躺在桌子上，睁着眼睛，晚上月光照着他。到早晨，谢尔盖·谢尔盖伊奇来了，对着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雕像虔诚地祷告一番，把他前任长官的眼睛阖上了。

第二天安德烈·叶菲梅奇下了葬。送葬的只有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和达留希卡。

1892年

带阁楼的房子

（画家的故事）

汝　龙译

1

这是六七年前的事了，当时我在某省某县，住在地主别洛库罗夫的庄园上。他是个青年人，起床很早，平时穿着腰部带褶的长外衣，每到傍晚就喝啤酒，老是对我抱怨说，他从没得到过任何人的同情。他在花园中一所小房里住着，我却住在地主的老宅子一个有圆柱的大厅里，那儿除了我用来睡觉的一张宽阔的长沙发和我用来摆纸牌卦[①]的一张方桌以外，别的家具一无所有。那儿的一个亚摩司式的旧火炉里，哪怕在没风的天气，也老是发出轻微的嗡嗡声，而在暴风雨的时候，整个房子就都颤摇，仿佛要咔嚓一声倒下来，土崩瓦解似的。特别是夜里，所有十个大窗子突然被闪电照亮，那才有点吓人呢。

我命中注定了经常闲散，简直什么事也不做。我一连几个钟头从我的窗子里望出去，瞧着天空，瞧着飞鸟，瞧着林荫道，或者把邮递员给我送来的信件报纸之类统统读完，或者睡觉。有的时候我走出房外，到一个什么地方去散步，直到暮色很深才回来。

有一次我走回家来，无意中闯进一个我不熟识的庄园里去了。太阳已经在落下去，黄昏的阴影在开花的黑麦地里铺开来。

---

① 摆纸牌猜卦。

有两行老云杉立在那儿，栽得很密，生得很高，好比两堵连绵不断的墙，夹出一条幽暗而美丽的林荫道。我轻巧地越过一道栅栏，顺着那条林荫道走去，地上盖着云杉的针叶，有一俄寸厚，走起来滑脚。那儿安静而阴暗，只有树梢高处有的地方颤抖着明亮的金光，蜘蛛网上闪着虹彩。空中有一股针叶的气味，浓得叫人透不出气来。后来我拐一个弯，走上一条两旁是椴树的长林荫道。这儿也荒凉而古老，去年的树叶悲伤地在我的脚下沙沙响。树木之间的昏光里隐藏着阴影。右边古老的果园中有一只金莺用微弱的嗓音不起劲地歌唱，它一定也老了。可是后来椴树林也到了尽头，我走过一所有露台而且带阁楼的白房子。出乎意外，我的眼前豁然开朗，出现了一个地主的庭院，一个宽阔的池塘，边上有个浴棚，栽着一丛碧绿的柳树。对岸有一个村子，矗立着一座高而窄小的钟楼，楼顶上的十字架映着夕阳，像在燃烧。一时间，我感到一种亲切而又很熟悉的东西的魅力，倒好像以前我小的时候见过这些景物似的。

一个石砌的白色大门口由院子里通到野外，大门古老而坚固，上面雕着狮子，门口站着两个姑娘。其中年纪大一点的那个，生得苗条，苍白，很美，头上的栗色密发蓬蓬松松，长着一张倔强的小嘴，神态严峻，看也不看我。另一个还十分年轻，不过十七八岁，也苗条而苍白，生一张大嘴和一双大眼睛，看见我路过就惊奇地瞧着我，说了句英国话，神情忸怩。我觉得那两张可爱的脸以前也好像早就认识似的。我一面走回家去，一面觉得仿佛做了一场美梦。

这以后不久，有一天中午，我和别洛库罗夫正在我们的房子附近散步，忽然出乎意外，有一辆安着弹簧的四轮马车沙沙响地滚过草地，走进院子里来，车上坐着的就是那两个姑娘当中的一个。她是年纪大一点的那个。她是带着认捐单来替遭了火灾的

人募捐的。她眼睛没有看着我们，严肃而详尽地向我们说明西亚诺沃村有多少所房子烧毁，有多少男女村民和儿童无家可归，救灾委员会初步打算采取什么步骤，而她现在就是那个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她要我们写下认捐的款项以后，收起认捐单，立刻开始告辞。

“您完全忘了我们，彼得·彼得罗维奇，”她对别洛库罗夫说，向他伸出手去以便握手，“您来吧，如果某某先生（她说出我的姓）愿意看一看他的才能的崇拜者在怎样生活而光临寒舍，我的母亲和我是会很高兴的。”

我鞠躬。

她走后，彼得·彼得罗维奇讲起来。这个姑娘，依他的说法，是上流人家出身，名叫莉季娅·沃尔恰尼诺娃，她同母亲和妹妹所住的庄园，如同池塘对岸的村子一样，都叫谢尔科夫卡。她父亲从前在莫斯科地位显赫，做到三品文官，后来去世。尽管广有家财，沃尔恰尼诺娃一家人却不论冬夏总是住在乡下，从不离开。莉季娅在她们的谢尔科夫卡村一个由地方自治局开办的学校里做一名教师，每个月领二十五个卢布的薪金。她自己的用项全靠这笔钱开支，由于自食其力而感到自豪。

“是个很有趣的家庭，”别洛库罗夫说，“也许，过一天我们到她们家里去一趟吧。她们见到您会很高兴。”

有一个假日，我们吃过中饭以后，想起沃尔恰尼诺娃一家人，就动身到谢尔科夫卡去。她们，母亲和两个女儿，都在家。母亲叶卡捷琳娜·帕夫洛夫娜以前大约很美，现在却未老先衰，害着哮喘病，神态忧郁，精神恍惚，极力跟我谈绘画。她从女儿那儿知道我也许会到谢尔科夫卡来，就连忙回想她在莫斯科的画展上见过我的两三张风景画，现在就问我在那些画里打算表现什么。莉季娅，或者按她在家里的称呼，莉达，大半在跟别洛库罗夫

说话，很少跟我谈天。她神情严肃，不带笑容地问他为什么不到地方自治局去工作，为什么地方自治局的会议一次也没有参加过。

“这不好，彼得·彼得罗维奇，”她责备道，“这不好。该害臊才是。”

“说得对，莉达，说得对，”母亲同意道，“这不好。”

“我们全县都由巴拉京把持在手心里，”莉达转过身来对着我，继续说，“他自己做地方自治局执行处主席，把县里所有的职位都分给他那些侄子和女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必须斗争才行。青年人应当组成强有力的一派，可是您看，我们的青年人是什么样子。该害臊才是，彼得·彼得罗维奇！”

妹妹叶尼娅在他们议论地方自治局的时候，没有开口。她从不参加严肃的谈话，家里的人还没有把她看成大人，由于她小而叫她米修司，因为她小时候就是把她的家庭女教师叫做MNCC[①]的。她一直带着好奇心瞧我，临到我翻看照片簿，她就解释说：“这是舅舅……这是教父。”而且伸出小小的手指头指点照片。这时候她就像小孩子那样把肩膀挨着我，我就近看见了她那柔弱而没有发育起来的胸脯、消瘦的肩膀、发辫、由腰带勒紧的苗条身材。

我们玩槌球，打lown-tennis[②]，在花园里散步，然后在晚饭席上坐很久。在立着圆柱而且又大又空的厅里住过以后，来到这个不大而又舒适的房子里，看见墙上不贴粗俗的彩色画片，听见大家对仆人一律称呼“您”，我感到颇为自在。由于有莉达和米修司在场，在我的心目中一切都显得年轻而纯洁，一切都带着正派

① 英语：小姐的译音。

② 英语：网球（原文如此）。

的意味。晚饭席上，莉达又对别洛库罗夫谈起地方自治局，谈起巴拉京，谈起学校图书室。她是个活跃、真诚、有信念的姑娘，听她讲话是有趣的，只是她讲得太多，声音太响，也许这是因为她在学校里讲课讲惯了吧。可是我的彼得·彼得罗维奇从大学时代起就养成习惯，喜欢把一切谈话都变成争论，而且讲起话来枯燥无味，疲沓冗长，明明要显出他自己是个聪明进步的人。他比划手势，而他的袖子却带翻了作料碟，弄得桌布上湿了一大摊，不过除了我以外，好像谁也没看见似的。

我们回家的路上，黑暗而清静。

“良好的教养不是表现在自己不把作料碟碰翻在桌布上，而是表现在别人做出了这样的事，自己只做不看见。”别洛库罗夫说，叹了口气，“是啊，这是很好的、有知识的一家人。我已经跟上流人隔绝了，唉，完全隔绝了！而这全是因为工作，工作啊！”

他讲起人要是做一个模范的农业经营者，就非辛苦工作不可。我却心里暗想：他是个多么沉闷懒散的人！他一严肃地谈到什么事，就紧张地拖长“啊”的尾音，工作起来也像说话那样慢吞吞，老是迟误，错过时机。我对他的办事才干是不大相信的，因为我托过他把信带到邮局去寄，他却一连几个星期揣在口袋里忘了寄。

“最痛心的，”他跟我并排走着，嘟哝说，“最痛心的是辛辛苦苦地工作却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一点同情也得不到！”

2

我从此常到沃尔恰尼诺娃家里去，照例我在露台的下面一层台阶上坐着。我被不满意自己的心情煎熬着，为我的生活惋惜，它过去得那么快，那么没有趣味。我老是在想：我的心变得那

么沉重，要能把它从胸膛里挖出去才好。同时露台上有人在说话，或者可以听见连衣裙的窸窣声，或者有人在翻书页。不久我就习惯了这儿的生活：白天莉达总是给病人看病，分发书籍，常常不戴帽子，打着阳伞到村子里去，傍晚就大声谈论地方自治局，谈论学校。这个苗条美丽、神态永远严峻、小嘴轮廓优美的姑娘开口谈正事的时候，总是干巴巴地对我说：

"您对这种事是不感兴趣的。"

她对我没有好感。她所以不喜欢我，是因为我是风景画家，不在我的图画里画人民的困苦，而且依她看来，我对她所坚定地相信的工作是漠不关心的。我不由得想起从前我在贝加尔湖①畔遇到过一个布略特族的姑娘，穿着中国蓝布的衬衫和裤子，骑着马，我问她能不能把她的烟袋卖给我。我们谈话的时候，她轻蔑地瞧着我的欧洲人的脸容和帽子，不一会儿就懒得跟我讲话，吆喝着马，疾驰而去。莉达恰好也是这样把我看做外路人而蔑视我。外表上她一点也不露出厌恶我的样子，不过这一点我是能感觉到的，于是我坐在露台的下面一层台阶上，生出一肚子闷气，就说，自己不是医生而给农民治病，无异于欺骗农民，再者自己有两千俄亩土地而要做慈善家，那是很容易的。

至于她的妹妹米修司，却丝毫也没有什么操劳的事，跟我一样十足悠闲地打发她的生活。她早晨起床以后，立刻拿过一本书来，在露台上一把很深的圈椅上坐下，两只小小的脚几乎挨不到地，开始看书，要不然就拿着书躲到椴树的林荫道上去，再不然索性走出大门以外，到旷野去。她成天价读书，贪婪地看着书本，只因为她的目光有的时候变得疲乏而呆板，而且她的脸色极其

① 在西伯利亚的东部，中国境外的西北部（顺便提到，1890年契诃夫赴库页岛时路过此地）。

苍白,别人才能猜出这种阅读使得她的脑筋多么劳累。每逢我到这儿来,她见到我就微微涨红脸,活泼起来,睁着她的大眼睛,讲起家里发生的事,例如仆人的房间里煤烟起了火,或者工人在池塘里捉到一条大鱼。平日她照例穿着淡色的衬衫和蓝色的裙子。我们一起散步,摘些樱桃做果酱用,或者划船。每逢她跳起来够樱桃,或者划动船桨,她的瘦弱的胳膊就从肥大的衣袖里露出来。或者我在画一个速写稿,她就站在一旁,看得出了神。

七月末一个星期日,早晨九点钟光景,我来到沃尔恰尼诺娃家里。我在花园里溜达,离正房相当远,寻找白蘑,今年夏天这种菌生得多极了。然后我在白蘑旁边做上记号,准备以后跟叶尼娅一块儿来采。空中刮着暖和的风。我看见叶尼娅和她的母亲都穿着假日的浅色连衣裙,从教堂走回家来,叶尼娅拉住帽子,怕风吹掉。后来我听见她们在露台上喝茶。

对我这个一无牵挂而且为我的经常闲散寻找理由的人来说,夏天,在我们庄园里,这类假日的早晨总是格外迷人的。每逢碧绿的花园还沾着露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显得那么幸福,每逢房子附近弥漫着木樨草和夹竹桃的香气,青年人刚从教堂里回来,在花园里喝茶,每逢大家都装束得那么可爱,高高兴兴,每逢你知道所有这些健康、饱暖、美丽的人在这漫长的一整天里什么事也不会做,你就不由得希望整个生活都能这样才好。现在我就是这样想着,在花园里走来走去,准备照这样没有工作、没有目标地走它一整天,走它整整一个夏季。

叶尼娅提着一个篮子走来。她脸上带着那么一种神情,仿佛知道或者预感到会在园子里找到我似的。我们采菌,谈话,每逢她问我什么话,她就走到前边去,看一看我的脸。

“昨天我们村子里发生了奇迹,”她说,“瘸腿的女人佩拉格娅病了整整一年,任什么医师和药物都无济于事,可是昨天来了

一个老太婆,嘴里念了一阵,病就好了。”

“这算不了什么,”我说,“不应当光是在病人和老太婆身上寻找奇迹。难道健康就不是奇迹?还有生活本身呢?凡是不能理解的东西,那就是奇迹。”

“您对不能理解的东西就不害怕?”

“不。我见着我不理解的现象,总是勇敢地迎上前去,不对它屈服。我比它们高。人应当感到自己高于狮子、老虎、繁星,高于自然界的万物,甚至高于不可理解的以及似乎是奇迹的东西,否则他就算不得人,而是见着什么都怕的老鼠。”

叶尼娅认为我既是艺术家,就知道很多的东西,而且能够准确地猜出我不知道的东西。她希望我把她领到永恒和美的领域里去,领到我必定十分熟悉的、高一等的世界里去。她跟我谈上帝,谈永恒的生活,谈奇迹的东西。我不承认在我死后我和我的想象力会永久消灭,就回答说:“是的,人是不朽的”,“是的,永恒的生活在等待我们”。她听着,相信了,也不要求我提出证据来。

我们往正房走去,她忽然停住脚,说:

“我们的莉达是个了不起的人。不是这样吗?我热烈地爱她,随时能为她牺牲我的性命。不过您说说看,”叶尼娅伸手摸了摸我的衣袖说,“您说说看,为什么您总是跟她争论?为什么您生气呢?”

“因为她说得不对。”

叶尼娅不以为然地摇头,眼泪涌上了她的眼眶。

“这是多么不可理解啊!”她说。

这时候莉达不知刚从哪儿回来,站在门廊那儿,手里拿着马鞭子,苗条,美丽,照着阳光,在对一个工人交代什么话。她匆匆忙忙,大声说话,给两三个病人看过病,后来带着办事的操心脸色走遍各处房间,时而打开这个立柜,时而打开那个立柜,不久

又走上阁楼去。大家找了她很久，叫她吃午饭，可是直到我们吃完菜汤，她才来吃。所有这些琐碎的细节不知什么缘故我至今都记得，而且很喜爱，就连那一整天，虽然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我也记得很清楚。饭后叶尼娅靠在一把深圈椅里看书，我在露台的底下一层台阶上坐着。我们没有讲话。整个天空乌云四合，下起稀疏的细雨。天热，风早已止住，仿佛这一天永远不会结束似的。叶卡捷琳娜·帕夫洛夫娜走到露台上我们这边来，带着睡意，摇着扇子。

"啊，妈妈，"叶尼娅说，吻她的手，"白天睡觉对你身体是有害的。"

她们相亲相爱。一个人走进花园里，另一个人就站在露台上，瞧着树林，叫道："喂，叶尼娅！"或者："妈妈，你在哪儿呀？"她们两个人老是一块儿祷告，有共同的信仰，即使不讲话，也彼此了解得很清楚。她们对外人的态度也相同。叶卡捷琳娜·帕夫洛夫娜不久也跟我处熟，相好了，只要我有两三天没去，就打发人来问我身体好不好。她也像米修司那样热心地瞧我的画稿，也那么不嫌烦琐，一老一实地告诉我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常常向我透露她的家庭秘密。

她对大女儿是极其尊崇的。莉达从来也不撒娇，只讲严肃的事。她过着她的独特的生活，在母亲和妹妹的心目中是一个神圣而略微带点神秘的人，犹如水兵看待老是坐在舰长室里的海军上将一样。

"我们的莉达是个了不起的人，"母亲说，"不是吗？"

这时候细雨飘飞，我们谈起了莉达。

"她是个了不起的人，"母亲说，然后像阴谋家那样压低了嗓子，战兢兢地回头看一眼，补充说，"这样的人是白天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不过呢，您知道，我却也渐渐有点担心了。学校啦，药

房啦，书本啦，这些都挺好，可是何必走极端呢？要知道，她已经二十三岁出头，现在总应该认真想一想自己了。老是这么为书本和药品忙碌，却没有看见生活在过去……应该出嫁了。”

叶尼娅由于专心看书而面色苍白，头发蓬乱，微微抬起头来，仿佛自言自语似的，瞧着母亲说：

“妈妈，一切都是天意！”

她又埋下头去看书。

别洛库罗夫来了，穿着腰部带褶的长外衣和绣花衬衫。我们玩槌球，打网球，后来天黑了，我们在晚饭席上坐很久，莉达又讲起学校，讲起把全县把持在手里的巴拉京。这天傍晚我从沃尔恰尼诺娃家里出来，带走了长而又长和闲散无事的这一天的种种印象，忧郁地感到人世间的一切事情不管多么长久，总是要完结的。叶尼娅把我们送到大门口，也许因为这一天从早到晚我都是跟她在一起度过的，我觉得我缺了她似乎感到寂寞无聊，觉得这个可爱的家庭对我来说是亲近的，于是在这整个夏季当中我头一次起意要认真画我的画了。

“您说说看，为什么您生活得这么枯燥无味，毫无光彩？”我跟别洛库罗夫一块儿走回家去，对他说，“我的生活乏味，沉闷，单调，那是因为我是个画家，我是个怪人，我从年轻的时候起嫉妒、不满意自己、不相信自己的工作之类的心情就把我折磨得好苦，我素来贫穷，我是个流浪汉。可是您呢，您是个健康正常的人，是地主，是主人，那您为什么生活得这么没有趣味，从生活里取得的这么少呢？比方说，您为什么至今没爱上莉达或者叶尼娅呢？”

“您忘了我爱着另外一个女人，”别洛库罗夫回答说。

他指的是他的女伴柳博芙·伊万诺夫娜，跟他同住在那所小房里。我每天看见那个极其丰满而近乎肥胖的女人神态尊严，

近似一只养得过肥的母鹅，在花园里散步，穿着俄国式的衣服，戴着项链，老是打着阳伞，仆人不时去叫她吃饭或者喝茶。三年前她租下一间厢房做别墅用，就此在别洛库罗夫家里住下。看样子要永远住下去了。她比他年纪大十岁，把他管束得很严，每次他走出家门，都要先征得她的许可。她常用男人的嗓音痛哭，在那样的时候我就打发人去对她说，如果她不止住哭，我就从宅子里搬走，她才不哭了。

等我们走到家里，别洛库罗夫就在长沙发上坐下，皱起眉头思索着。我开始在大厅里走来走去，感到一阵淡淡的激动，就像在恋爱似的。我有心谈一谈沃尔恰尼诺娃一家人。

“莉达只能爱像她那样热中于医院和学校的地方自治工作者，”我说，“啊，为了那样的姑娘，不但可以做地方自治工作者，甚至不妨像神话所说的那样穿破铁鞋呢。还有米修司呢？这个米修司多么可爱啊！”

别洛库罗夫开始讲一种时代病：悲观主义，说得很长，拖着长音念“啊”字。他讲得振振有辞，从他的声调听起来倒好像我在跟他争论似的。你看见一个人坐在那儿，不住说话，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会走掉，那你心中郁闷透了，哪怕几百俄里方圆的荒凉单调而又干枯的草原也不致引起这样的郁闷。

“问题不在于悲观主义，也不在于乐观主义，”我气愤地说，“而在于一百个人当中倒有九十九个没脑筋。”

别洛库罗夫认为这话指的是他，生了气，走掉了。

3

“公爵在马洛泽莫沃村做客，问你好，”莉达不知从哪儿回来，脱着手套，对母亲说，“他讲了许多有趣的事……他答应在全

省会议上重提在马洛泽莫沃村开设医疗所的问题，不过他说：希望不大。”然后她转过身来对我说：“对不起，我总是忘记您对这种事不会发生兴趣。”

我感到气愤。

“为什么不会发生兴趣呢?”我问，耸起肩膀，“这只不过是您不愿意知道我的意见罢了，不过我向您保证，我对这个问题是很感兴趣的。”

“是吗?”

“是的。依我的看法，在马洛泽莫沃村设立医疗所是完全不需要的。”

我的气愤感染了她。她瞧着我，眯细眼睛，问道：

“那么什么才需要？风景画吗?”

“连风景画也不需要。什么都不需要。”

她脱完手套，打开刚才邮递员送来的报纸。过一分钟，她分明按捺住她的怒火，轻声说：

“上个星期安娜因为难产而死掉了，可是如果附近有个诊疗所，她就会活下来。连风景画家先生们，我觉得，在这方面也得有某种信念才对。”

“我在这方面有很明确的信念，我向您担保，”我回答说，她却用报纸遮住她的脸，仿佛不愿意听似的。“照我看来，医疗所啦，学校啦，读书室啦，药房啦，在现在条件下是只为奴役服务的。人民已经被一条巨大的锁链拴住，您不是砍断这条锁链，反而添上些新的环节，这就是我的信念。”

她抬起眼睛来瞧着我，冷冷地一笑。我极力抓住我的主要思想，继续说道：

“重要的不是安娜死于难产，而是所有那些安娜、玛芙拉、佩拉格娅从一大早到天黑弯着腰操劳，由于力不胜任的劳动而生

病，一生一世为挨饿和生病的孩子发抖，一生一世害怕死亡和疾病，一生一世医病，很早就憔悴，很早就苍老，在污秽和恶臭当中死掉。她们的孩子长大了，重演那套旧故事，这种情形已经有好几百年，千千万万的人只为有一口饭吃而生活得比牲畜都不如，经常担惊害怕。他们的处境的全部惨痛就在于他们没有功夫想到他们的灵魂，没有功夫想到他们的形象和样式①。饥饿、寒冷、牲畜般的恐惧、繁重的劳动，像雪崩那样压下来，把他们通往精神活动的条条道路全部堵死，而精神活动才是人和牲畜的区别所在，才是唯一使人值得生活下去的东西。您用医院和学校去帮助他们，可是您用这些东西并没有解除他们的桎梏，反而加深了他们的奴役状态，因为您给他们的生活里带来了新的迷信，给他们增添了需求的项目，更不要说他们为了买发泡膏和书本就得付钱给地方自治局，因而就得更加弯着腰劳动了。"

"我不想跟您争论，"莉达放下报纸说，"这种话我已经听见过了。我只想对您说一句：人不能揣起手坐着不动。不错，我们没有拯救人类，而且也许在许多方面还犯了错误，不过我们是在做我们所能做的事，那我们就是对的。有文化的人最崇高神圣的任务就在于为人们服务，我们就是在尽我们的能力服务。您不满意，可是话说回来，一个人做事不能叫人人都满意。"

"说得对，莉达，说得对。"母亲说。

有莉达在座，她总是胆怯，一面讲话，一面不安地瞧着她，深怕自己说出什么多余的或者不得当的话来。她从不反驳她的话，总是同意：说得对，莉达，说得对。

"教农民识字，给他们看思想冬烘和文笔粗俗的书本，为他

---

① 指上帝或人的尊严，典出《旧约·创世记》："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

们开设医疗所，那是既不能消除蒙昧，也不能减少死亡率的，就像您窗子里的光照不亮广大的花园一样，"我说，"您没有给他们任何好处。您干预这些人的生活的结果，无非是创造了新的需求，新的劳动理由而已。"

"哎呀，我的上帝，可是要知道，人总得做事才行！"莉达懊恼地说，从她的口气里可以听出她认为我的见解无聊，而且鄙视它。

"必须把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里解放出来，"我说，"必须松掉他们的枷锁，给他们喘息的时间，让他们不致一辈子守在炉灶和洗衣盆旁边，守在田野上，也有时间考虑灵魂，考虑上帝，可以广泛地发挥他们的精神能力。每个人的使命就在于精神活动，在于探讨真理和生活意义。等到您使得粗笨的、牲畜般的劳动在他们成为不必要，使得他们感到自由，那您就会看出那些书本和药房是什么样的嘲弄了。人一旦认识到自己的真正使命，那么能够满足他的就只有宗教、科学、艺术，而不是那些无聊的东西。"

"解除劳动！"莉达冷笑道，"难道这是可能的吗？"

"可能。您自己分担一份他们的劳动就行。如果我们大家，城市和乡村的居民们，无一例外，全体同意：凡是人类用来满足生理需要而耗费的劳动由大家平均承担，那我们每个人也许一天只要工作两三个钟头就够了。请您设想一下，我们大家，富人和穷人，每天只工作三个钟头，我们其余的时间一概是空闲的。您再设想一下，为了少依赖体力，少辛苦，我们发明机器来代替劳动，而且极力把我们的需求的项目减少到最低限度。我们锻炼我们自己，锻炼我们的孩子，让他们不怕饥饿、寒冷，让我们不致像安娜、玛芙拉、佩拉格娅那样经常为她们的健康发抖。请您设想一下，我们不医病，不开药房、烟厂、酿酒厂，那

么最后我们会剩下多少空闲的时间！我们大家就共同把这种闲暇献给科学和艺术。如同有的时候整个村社的农民一齐出动去修路一样，我们大家也齐心合力去探求真理和生活的意义，那么，我相信，真理会很快为人们所发现，人类就会摆脱对于死亡的那种经常痛苦不堪的恐惧，甚至会摆脱死亡本身。"

"不过，您自相矛盾，"莉达说，"您说科学，科学，可是您又反对识字。"

"我反对的是在只有酒店的招牌可看和偶尔有几本看不懂的书可读的情况下教人识字。这样的识字从留里克[①]时代起就延续下来，果戈理的彼得鲁希加[②]早就会读书，可是乡村呢，留里克时代是什么样子，现在也还是什么样子。需要的不是识字，而是广泛发挥精神能力和自由。需要的不是小学，而是大学。"

"您也反对医学。"

"是的。医学只有在以疾病作为自然现象加以研究而不是为了医病的时候才是需要的。真要是谈医治，那么要医治的也不应当是病，而是病因。消除了主要的病因，体力劳动，那就不会有病。我不承认治病的科学，"我激动地继续说，"科学和艺术，如果是真正的科学和艺术，那就不是致力于暂时的目标，不是致力于局部的目标，而是致力于永恒而普遍的目标。它们寻求真理和生活意义，探索上帝和灵魂。如果把它们同当代的贫困和怨恨结合在一起，同药房和图书室结合在一起，那它们反而会使生活复杂，加重生活负担。我们有许多医师、药剂师、律师，识字的人也多起来，然而生物学家、数学家、哲学家、诗

① 留里克，俄罗斯的建国者，862年至879年在位。

② 俄国作家果戈理的长篇小说《死魂灵》中主人公乞乞科夫的仆人。

人却完全没有。人的全部智慧、全部精神力量都用在满足暂时的、转眼就过去的需要上了……科学家、作家、画家都在紧张地工作，由于他们的努力，生活的舒适在一天天地增长，肉体方面的需求在加多，可是真理却还远得很，人像以前一样仍旧是最残暴卑劣的野兽，整个局势趋向于人类大多数退化，永远失去一切生活能力。在这样的条件下，画家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他越有才能，他的地位就越古怪，越不可理解，因为仔细一看，原来他工作是供残暴卑劣的野兽消遣，维护现行社会制度的。我现在不想工作，将来也无意工作……什么都不需要，叫这个世界掉到地狱里去才好！"

"米修司，你出去，"莉达对妹妹说，显然认为我的话对那样年轻的姑娘有害。

叶尼娅凄凉地看一看姐姐和母亲，走出去了。

"凡是打算为自己的漠不关心辩解的人，总是说这一类的漂亮话，"莉达说。"否定医院和学校，比治病和教书容易得多。"

"说得对，莉达，说得对，"母亲同意道。

"您口口声声说您不工作了，"莉达继续说，"显然，您对您的工作估价很高。那我们就不要再争吵，我们永远也谈不拢，因为您方才那么鄙夷地评价过的图书室和药房，即使设备极不完善，我也认为高于世界上的一切风景画。"说完，她立刻转过脸去对着她的母亲，用完全不同的口气说："公爵自从到我们这儿来过以后，瘦得多，模样大变了。他们要把他送到维琪[①]去。"

她对她母亲谈公爵，是为了不跟我说话。她脸色通红，为了掩盖她的激动，她像近视眼那样，弯下腰去凑近桌子，做出看报的样子。我再坐下去，就会惹人不愉快。我就告辞，回家去了。

① 法国城名，那儿有矿泉，是疗养地。

4

外面很安静，池塘对面的村子已经睡熟，一点灯火也看不见，只有池塘的水面上映着繁星的淡光而微微发亮。在雕着狮子的大门旁边，叶尼娅站着不动，她在等我，为的是送我一程。

“村子里大家都睡了，”我对她说，极力在黑地里看清她的脸，见到一对悲伤的黑眼睛瞧着我。“酒店老板和偷马贼都安然地睡了，而我们这些上流人却互相生气，争吵不休。”

那是八月间一个忧郁的夜晚，其所以忧郁，是因为已经有秋意了。月亮正在从紫红的云里钻出来，略微照亮道路以及两旁乌黑的冬麦田。常有星星坠落下来。叶尼娅跟我并排在道路上走着，她极力不看天空，免得看见陨落的星星，不知什么缘故那些星使她害怕。

“我觉得您说得对，”她说，由于夜间的潮气而冷得发抖，“如果人们能够共同献身于精神活动，他们不久就会了解一切。”

“当然。我们是高级生物，如果我们真正认清人类天才的全部力量，只为高尚的目标生活，我们就会变成跟天神一样。可是这种事永远不会发生，人类会退化，天才连影踪也剩不下。”

等到大门已经看不见，叶尼娅就停住脚，匆匆握一下我的手。

“晚安，”她颤抖着说。她身上只穿着一件衬衫，冷得缩起脖子。“您明天来吧。”

我想到只剩下我一个人生闷气，对自己和别人都不满意，就害怕起来，也极力不去看那些陨落的星星。

“您再陪我一会儿吧，”我说，“我求求您。”

我爱叶尼娅。我所以爱她，大概是因为她总是接我和送我，

因为她温柔热情地瞧着我。她的苍白的脸、她的细脖子、她的瘦胳膊、她的娇弱、她的闲散、她的书，都是多么美丽动人！智慧吗？我不能断定她有不同寻常的智慧，不过我欣赏她眼界开阔，这也许是因为她的想法跟严峻美丽而不喜欢我的莉达不同。叶尼娅爱我是因为我是画家，我的才能征服了她的心。我满心想只为她一个人绘画，我把她幻想成我小小的皇后，跟我一块儿去占领那些树木、田野、迷雾、彩霞，占领那美妙迷人的大自然，而在那里我一直感到孤独得心灰意懒，感到我是个多余的人。

“您再留一会儿吧，”我要求说，“我求求您了。”

我脱掉我身上的大衣，披在她的受冻的肩膀上，她怕穿着男人的大衣显得可笑而难看，就笑起来，把它扔在地下。这时候我就抱住她，不住地吻她的脸、肩膀、手。

“明天见！”她轻声说，小心地、仿佛深怕侵犯夜晚的宁静似的，拥抱我，“我们一家人之间是不隐瞒彼此的秘密的，我得马上去告诉妈妈和姐姐……这真可怕！妈妈倒没什么，妈妈喜欢您，可是莉达呀！”

她往大门口跑去。

“再见！”她叫道。

然后有两分钟光景我听见她在奔跑。我不想回家去，再者也没有必要急着回家。我犹豫不定地站了一会儿，慢吞吞地退回去，想再看一看她住的那所房子，那所可爱的、纯朴的、古老的房子。阁楼上的窗子像眼睛似的瞧着我，显得什么事情都了解似的。我走过露台，到了网球场旁边，在老榆树底下摸着黑在一张长凳上坐下，从那儿瞧着那所房子。米修司就住在阁楼里，那儿的窗子射出明亮的光，后来变成柔和的绿色，那是因为灯上加了一个罩子。人影在移动……我满腔的温情，心里平静，满意自己。我满意的是我还能够入迷，能够爱人，同时我又觉得不自在，因

为我想到这时候，离我几步远，在那所房子的一个房间里住着莉达，她不喜欢我，也许还痛恨我。我坐在那儿，一直等着，不知道叶尼娅会不会出来。我倾听着，觉得阁楼里好像有人在谈话似的。

将近一个钟头过去了。绿色的光熄灭，人影看不见了。月亮高高地停在房子上空，照亮沉睡的花园和小径。房子前面的花坛里，大丽花和玫瑰花可以看得很清楚，似乎都是一种颜色。天气很冷了。我就走出花园，在路上拾起我的大衣，不慌不忙地走回家去。

第二天午饭后，我来到沃尔恰尼诺娃家里。通到花园里去的玻璃门敞开着。我在露台上坐了一会儿，等着叶尼娅随时会从花坛后面走到网球场上来，或者在一条林荫道上出现，或者她的说话声从房间里传出来。后来我走进客厅，又走进饭厅。一个人影也没有。我从饭厅里出来，走过一条长过道，来到前厅，然后又退回去。这儿，在过道上，有几个门口，其中的一个门里响起莉达的说话声。

"上帝……送给……乌鸦……"她大声说，拖着长音，大概在教人默写，"上帝送给乌鸦……一小块……干酪……是谁呀？"她听见我的脚步声，忽然叫道。

"是我。"

"哦！对不起，我现在不能出来见您，我在教达霞功课。"

"叶卡捷琳娜·帕夫罗夫娜在花园里吗？"

"不在，今天早晨她同妹妹动身到平扎省我的姨母家里去了。而且她们今年冬天大概要出国……"她沉吟一下，补充道，"上帝送给乌鸦……一小块干酪……写完了吗？"

我走到前厅，什么也没想，站住，从那儿眺望池塘，眺望村子，莉达的声音传到我的耳朵里来：

“一小块干酪……上帝送给乌鸦一小块干酪……”

我顺着第一回到这儿来的路走出庄园去，只是顺序相反：先从院子里走进花园，经过正房，然后顺着椴树的林荫道走去……在那儿，一个小男孩追上我，交给我一封短信。“我已经把一切都告诉姐姐了，她要求我跟您分手，”我读那封信，“我不能违拗她而伤她的心。求上帝赐给您幸福，您原谅我吧。但愿您知道我和妈妈哭得那么悲伤！”

后来是那条云杉的幽暗的林荫道、坍倒的栅栏……田野上，那时候黑麦开花，秧鸡鸣叫，现在却只有些母牛和腿上套着绊绳的马在徘徊。高坡上有些地方生出绿油油的冬麦。日常的清醒心情来到我的心头，我不由得为我在沃尔恰尼诺娃家里讲过的那些话害臊，跟以前一样感到生活乏味。我回到家里，收拾行李，当天傍晚就动身到彼得堡去了。

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沃尔恰尼诺娃一家人。不久以前有一次我动身到克里米亚去，在火车上遇见别洛库罗夫。他还是像先前那样穿着腰部带褶的长外衣和绣花衬衫，等到我问起他身体可好，他就回答说：托福托福。我们谈起来。他已经卖掉他原有的庄园，另外买了一处小一点的，写在柳博芙·伊万诺夫娜的名下。关于沃尔恰尼诺娃一家人，他讲得不多。莉达，依他说来，仍然住在谢尔科夫卡，在学校里教儿童读书。她逐步在她的四周聚合了一群同情她的人，组成一个强有力的派别，在最近一次地方自治局的选举中“击败了”一直把全县把持在手心里的巴拉京。关于叶尼娅，别洛库罗夫只告诉我说，她没在家里住着，不知到哪儿去了。

我已经在开始忘掉那所带阁楼的房子，只有偶尔在绘画或者读书的时候，忽然无缘无故，想起那窗子里的绿色灯光，或者

想起那天晚上我这个堕入情网的人走回家去，冷得搓着手，我的脚步在野地里踩出来的响声。更加少有的是某些时候，孤独煎熬着我，我满心凄凉，就不由得模模糊糊地想起往事，于是不知什么缘故，我渐渐地开始觉得她也在想我，等我，我们会见面的……

米修司，你在哪儿啊？

1896 年

农　民

汝　龙译

1

莫斯科旅馆“斯拉夫商场”的一个仆役尼古拉·契基尔杰耶夫害病了。他的两条腿麻木，脚步不稳，因此有一天他手里托着一个盘子，盘子里盛着一份火腿加豌豆，顺过道走着，绊一个筋斗，摔倒了。他只好辞去职务。他已经把他自己和他妻子所有的钱都花在治病上，他们没法生活了，而且闲着没事做也无聊，就决定应该回家乡，回村子里去。在家里不但养病便当些，生活也便宜些。俗语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①，这话不是没有道理的。

将近黄昏，他到了他的故乡茹科沃。据他小时候的记忆，故乡的那个家在他的心目中是个豁亮、舒服、方便的地方，可是现在一走进木房，他简直吓一跳，那么黑、那么窄、那么脏。他妻子奥莉加和他女儿萨莎是跟他同路来的，她们瞧着那个不像样的大炉子发了呆，它差不多占据半间屋子，给煤烟和苍蝇弄得污黑。好多的苍蝇哟！炉子歪了，墙上的原木歪歪斜斜，好像小木房马上就要坍下来似的。在前面墙角靠近圣像的地方，贴着瓶子上的商标纸和剪下来的报纸，这些是用来代替画片的。穷啊，穷

① 原文直译是“在家庭的四面墙壁里有帮助”。

啊！大人一个也不在家。大家都收庄稼去了。炉台上坐着一个八岁上下的、淡黄色头发的姑娘，没洗脸，露出冷冷淡淡的神情，她甚至没有看一眼这些走进来的人。下面，一只白猫正在炉叉上蹭痒痒呢。

“猫咪，猫咪！”萨莎叫它。“猫咪！”

“我们这只猫听不见，”那小姑娘说：“它聋了。”

“为什么？”

“是啊。它挨了打。”

尼古拉和奥莉加头一眼就瞧出来这儿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可是彼此都没说话。他们一声不响地放下包袱，一声不响地走出门外，到街上去了。从尽头数起他们的木房算是第三家，看上去好像是顶穷苦、顶古老的一家。第二家也好不了多少。可是尽头的一家却有铁皮房顶，窗上挂着窗帘。那所木房孤零零地立在那儿，四周没有围墙，那是一个小饭铺。所有的木房排成一单行，整个小村子安静而沉思，从各处院子里伸出柳树、接骨木、山梨树的枝子，有一种愉快的景象。

在农民住房的背后，有一道土坡溜到河边，直陡而险峻，这儿那儿的粘土里露出一块块大石头。在陡坡上，有一条小路顺着那些石头和陶工所挖的坑旁边蜿蜒出去。一堆堆碎陶器的破片，有棕色的，有红色的，在各处垒得很高。坡下面铺展着一片广阔、平整、碧绿的草场，草已经割过，如今农民的牲口正在那儿溜达。那条河离村子有一俄里远，在美丽的、树木茂密的两岸中间弯弯曲曲流过去。河对岸又是一个广阔的草场，有一群牲口和长长的好几排白鹅。过了草场，跟河这边一样，有一道陡坡爬上山去。坡顶上有一个村子和耸起五个拱顶的教堂，再远一点是一个老爷的房子。

“你们这儿真好！”奥莉加说，对着教堂在胸前画十字，“主

啊，多么宽敞啊！”

正好这当儿钟声响起来，召人去做彻夜祈祷（这是星期六的黄昏）。下面有两个小姑娘，抬着一桶水，回过头去瞧着教堂，听那钟声。

“这会儿，‘斯拉夫商场’正在开饭……”尼古拉沉思地说。

尼古拉和奥莉加坐在陡坡的边上，观赏日落，看金黄和绯红的天空怎样映在河面上，映在教堂的窗子上，映在空气中。空气柔和、沉静、难以形容的纯净，这在莫斯科是从来也没有的。太阳下山，成群的牲口走过去，咩咩地、呜呜地叫着，鹅从对岸飞过河来，然后四下里又沉静了。柔和的亮光融解在空气里，昏暗的暮色很快地降下来。

这当儿尼古拉的父母，两个干瘦的、驼背的、掉了牙的老人，身材一般高，回家来了。两个女人，儿媳妇玛丽亚和菲奥克拉，本来在对岸的地主庄园上工作，也回家来了。玛丽亚是尼古拉的哥哥基里亚克的妻子，有六个孩子。菲奥克拉是他弟弟杰尼斯的妻子，有两个孩子，杰尼斯出外当兵去了。尼古拉一走进木房，看见全家的人，看见高板床上、摇篮里、各处墙角里那些动弹着的大大小小的身体，看见两个老人和那些女人怎样用黑面包泡在水里，狼吞虎咽地吃下去，他就暗想：他这么生着病，一个钱也没有，回到这里来，而且带着家眷，是做错了，做错了！

“哥哥基里亚克在哪儿？”他们互相招呼过后，他问。

“他在一个商人那儿做看守人，”他父亲回答。“他住在那边树林子里。他呢，倒是个好样儿的庄稼汉，就是酒喝得太厉害。”

“他不是挣钱的人！”老太婆辛酸地说。“咱们这一家的庄稼汉都倒霉，都不带点什么回家来，反倒从家里往外拿。基里亚克喝酒，老头子呢，也认得那条上小饭铺去的路，这种罪孽也用不着瞒了。这是圣母生了咱们的气。”

由于来了客人，他们烧起茶炊来。茶有鱼腥气，糖是灰色的，而且已经有人咬过。蟑螂在面包和碗盏上爬来爬去。喝这种茶叫人恶心，谈话也叫人不舒服，谈来谈去总离不了穷和病。可是他们还没喝完一杯茶，忽然院子里传来响亮的、拖长的、醉醺醺的声音：

“玛——丽亚！”

“看样子好像基里亚克来了，”老头子说，“说起他，他就来了。”

一片沉寂。过了不大工夫，嚷叫声又响起来，又粗又长，好像是从地底下发出来的：

“玛——丽亚！”

大儿媳妇玛丽亚脸色变白，缩到炉子那边去。这个结实的、宽肩膀的、难看的女人的脸上会现出这么害怕的神情，看上去很有点古怪。她女儿，那个原先坐在炉台上、神情淡漠的小姑娘，忽然大声哭起来。

“你号什么，讨厌鬼！”菲奥克拉对她吆喝道。她是一个漂亮的女人，身体也结实，肩膀也宽。“他不会打死她，不用怕！”

尼古拉已经从老头子口里听说玛丽亚不敢跟基里亚克一块儿住在树林子里。每逢他喝醉酒，他总来找她，大吵大闹，死命地打她一顿。

“玛——丽亚！”嚷叫声从门口传来。

“看在基督面上，救救我，亲人们，”玛丽亚嘟嘟哝哝地说，喘着气，仿佛浸在很冷的水里似的。“救救我，亲人们……”

木房里的孩子有那么多，他们一齐哭起来。萨莎学他们的样，也哭起来。先是传来一声醉醺醺的咳嗽，随后有一个身材高大、满脸黑胡子的农民，戴着一顶冬天的帽子走进木房里来，由于小灯射出昏暗的光，他的脸看不清，显得很吓人。这人就是基

里亚克。他走到妻子跟前，抡起胳膊，一拳头打在她脸上。她没喊出一点声音就给这一拳打昏了，一屁股坐下去，她的鼻子里立刻流出血来。

“好不害臊，好不害臊，”老头子嘟哝着，爬到炉台上去，“而且当着客人的面！造孽哟！”

老太婆一声不响地坐在那儿，躬着身子想心事。菲奥克拉摇着摇篮……显然，基里亚克感到自己招人害怕，心里得意，索性抓住玛丽亚的胳膊，拉她到门口，像野兽似地吼叫，为了显得更可怕些，可是这当儿他忽然瞧见客人，就停住手。

“哦，他们已经来了……”他说，放了妻子。“亲兄弟跟他家里的人……”

他在圣像前面念完祷告，摇摇晃晃，睁大他那发红的醉眼，接着说：

“亲兄弟跟他家里的人到爹娘家里来了……就是说，打莫斯科来的。就是说，莫斯科那个古时候的京城，所有的城市的母亲……原谅我……”

他在靠近茶炊的一张长凳上坐下，开始喝茶，在一片沉寂里独有他凑着小碟大声地喝茶……他喝了十来杯，然后在长凳上躺下，打起鼾来。

他们分头睡下。尼古拉因为有病，就跟老头子一块儿睡在炉台上。萨莎躺在地板上，奥莉加跟别的女人一块儿到板棚里去了。

“算了，算了，亲人儿，”她说，挨着玛丽亚在干草上躺下来，“眼泪消不了愁！忍一忍就行了。《圣经》上说：谁要是打你的右脸，就把左脸也送上去……算了，算了，亲人儿！”

然后，她压低嗓音用唱歌样的声调跟她们讲莫斯科，讲她的生活，讲她怎样在那些带家具的房间里做女仆。

“在莫斯科呀，房子都挺大，是用石头砌的，”她说，“教堂好多好多哟，四十个四十都不止，亲人儿。那些房子里都住着上等人，真好看，真文雅！”

玛丽亚说她不但从来没有到过莫斯科，就连故乡的县城也没去过。她认不得字，也不会祷告，就连“我们的父”①也不知道。她和她的弟媳菲奥克拉（这时候她坐在不远的地方听着呢）都十分不开展，什么也不懂。她们俩都不喜欢自己的丈夫。玛丽亚怕基里亚克。每逢只剩下她一个人跟他待在一块儿，她就害怕得发抖，而且一挨近他就总是被他喷出的浓烈的酒气和烟气熏得头痛。菲奥克拉一听到人家问起丈夫不在，是不是闷得慌，就没好气地回答说：

“滚他妈的！”

她们谈了一会儿，就不响了……

天气凉了。一只公鸡在板棚附近逼尖了喉咙喔喔地啼着，搅得人睡不着。等到淡蓝色的晨光射进每条板缝，菲奥克拉就悄悄地爬起来，走出去，随后听见她匆匆地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她那双光脚踩出一片吧嗒吧嗒的声音。

2

奥莉加到教堂里去，带着玛丽亚一路去了。她们顺小路下坡，向草场走去，两个人兴致都挺好。奥莉加喜欢空旷的乡野。玛丽亚觉着这个妯娌是一个贴心的亲人。太阳升上来了。一只带着睡意的鹰在草场上面低低地飞翔，河面黯淡无光，有些地方有雾飘浮，可是从对面的高岸上面已经伸过一长条亮光来。教堂发

① 祈祷文的开头几个字。

亮了，白嘴鸦在地主的花园里哇哇地叫得很欢。

"老头子倒没什么，"玛丽亚讲起来，"可是老奶奶挺凶，总是吵架。咱们自己的粮食只够吃到谢肉节，现在我们在小饭铺里买面粉，所以她不痛快。她说：'你们吃得太多了。'"

"算了，算了，亲人儿！忍一忍就行了。经上写着：上我这儿来吧，所有你们这些辛苦劳累的人。"

奥莉加用唱歌样的声调平心静气地说着，她的步子像参拜圣地的女人的那种步子，又快又急。她每天念《福音书》，念得挺响，学教堂执事的那种腔调，有很多地方她看不懂，可是那些神圣的句子却把她感动得流泪，她一念到"如果"和"暂且"那类字，就觉着晕晕糊糊，心都不跳了。她信仰上帝，信仰圣母，信仰圣徒。她相信不管欺负什么人，普通人也好，德国人也好，茨冈也好，犹太人也好，都不应该。她相信甚至不怜恤动物的人都会倒霉。她相信这些是写在圣书上的，因此，每逢她念《圣经》上的句子，即使念到不懂的地方，她的脸容也会变得怜悯、感动、放光。

"你是哪儿的人？"玛丽亚问她。

"我是弗拉基米尔省的人。可是我早就到莫斯科去了，那时候我才八岁。"

她们走到河边，河对岸有个女人站在水边上，正在脱衣服。

"那是咱们家的菲奥克拉，"玛丽亚认出来了，"她刚才过河到老爷的庄园上去了。她去找老爷手下的男管事。她胡闹，爱骂人，真不得了！"

眉毛乌黑，头发蓬松的菲奥克拉年纪还轻，身体跟姑娘家一样结实，从岸坡上跳下去，用脚拍水，向四面八方送出浪花去。

"她爱胡闹，真不得了！"玛丽亚又说一遍。

河上架着一道摇晃的小木桥，桥底下清洁透亮的河水里游着成群的、宽额头的鲦鱼。碧绿的灌木丛倒映在水里，绿叶上的

露珠闪闪发亮。天气暖起来，使人感到愉快。多么美丽的早晨啊！要是没有贫穷，没有那种可怕的、无尽头的、使人躲也没处躲的赤贫，大概人世间的生活也会那样美丽吧！这时候只要回头看一眼村庄，昨天发生的一切事情就会生动地想起来，她们本来在四周的风光里感到的那种令人陶醉的幸福，这时候就一下子消灭了。

她们走进教堂。玛丽亚站在门口，不敢再往前走。虽然要到八点多钟教堂才会打钟作弥撒，她却不敢坐下去。她始终照这样站在那儿。

正在念《福音书》的时候，人群忽然分开，闪出一条路来让地主一家人走过去。有两个姑娘穿着白色连衣裙，戴着宽边帽子，走进来，跟她们一块儿来的还有一个脸蛋儿又胖又红的男孩，穿着海军服。她们一来，感动了奥莉加。她第一眼看去，就断定她们是上流社会的、有教养的、优雅的人。可是玛丽亚皱起眉头阴沉而郁闷地瞟着她们，仿佛进来的不是人，而是妖怪，要是她不让出路来，就会被踩死似的。

每回辅祭用男低音高声念着什么，她总觉着仿佛听见了一声喊叫："玛——丽亚！"她就打冷颤。

3

村子里的人已经听说这些客人来了，做完弥撒以后，马上有许多人聚到那小木房里去。列昂内切夫家的人、玛特维伊切夫家的人、伊里巧夫家的人，都来打听他们那些在莫斯科做事的亲戚。茹科沃村所有的青年，只要认得字，会写字，就都送到莫斯科去，专门在旅馆或者饭馆里做仆役（就跟河对面那个村子里的青年都送到面包房里去做学徒一样）。这早已成了风气，从农奴制

时代[1] 就开始了。先是有一个茹科沃的农民名叫卢卡·伊万内奇的，现在已经成为传奇人物了，那时候在莫斯科的一个俱乐部里做食堂的侍役，只肯推荐同乡去做事，等到那些乡亲得了势，就找他们的亲戚来，把他们安插在旅馆里和饭馆里。从那时候起，附近一带的居民就把茹科沃这个村子不叫做别的，只叫做下贱村或者奴才村了。尼古拉在十一岁那年给送到莫斯科去，由玛特维伊切夫家的伊万·马卡雷奇谋了个事，当时伊凡·马卡雷奇在隐居饭店当差。现在，尼古拉带着一本正经的神情对玛特维伊切夫家的人说：

"伊万·马卡雷奇是我的恩人，我得日日夜夜为他祷告上帝，因为多亏他提拔，我才成了上流人。"

"我的爷啊，"伊万·马卡雷奇的妹妹，一个身材很高的老太婆，含着泪说，"我们一直没得着一点他的消息，那个亲人。"

"去年冬天他在奥蒙那一家当差，听说这一季他到城外一个花园饭店去了……他老了！是啊，往年夏天，他每天总要带着大约十个卢布回家，可是现在到处生意都清淡，这就苦了老人家了。"

女人们和那些老太婆瞧着尼古拉的穿了毡靴的脚，瞧着他那苍白的脸，悲凉地说：

"你不是挣钱的人了，尼古拉·奥西培奇，你不是挣钱的人了！真的不行了！"

大家全都疼爱萨莎。她已经满十岁了，可是她个子小，很瘦，看上去不过七岁的样子。别的小姑娘，都是脸蛋儿晒得黑黑的，头发胡乱地剪短，穿着褪了色的长衬衫。她夹在她们当中，却脸蛋儿白白的，眼睛又大又黑，头发上系着红丝带，显得滑稽可笑，

① 农奴解放令是在 1861 年颁布的。这篇小说是在 1897 年发表的。

倒好像她是一头小野兽，在旷野上给人捉住，带到小木房里来了似的。

“她认得字呢！”奥莉加夸道，温柔地瞧着她的女儿。“念一念吧，孩子！”她说，从墙角拿出一本《福音书》来。“你念，让那些正教徒听一听。”

那本《福音书》又旧又重，皮封面，书边摸脏了。它带来一种空气，仿佛修士们走进房里来了似的，萨莎抬起眉毛，用唱歌样的声音响亮地念起来：

“‘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

“‘小孩子同他母亲，’”奥莉加跟着念了一遍，激动得涨红了脸。

“‘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①

听到这里，奥莉加再也忍不住，就哭起来。玛丽亚看着她那样子，就也抽抽搭搭地哭了，随后伊万·马卡雷奇的妹妹也跟着哭。老头子不住咳嗽起来，跑来跑去要找一件礼物送给孙女，可是什么也没找到，只好挥一挥手，算了。等到念完经，邻居们就走散，回家去了。他们都深受感动，十分满意奥莉加和萨莎。

由于这天是节日，一家人就在家里待了一天。老太婆（不管丈夫也好，儿媳妇也好，孙子孙女也好，统统都叫她老奶奶）样样事情都要亲自做。她亲自生炉子，烧茶炊，甚至自己给田里的男人们送午饭去，事后却又抱怨说累得要死。她老是担心家里人吃得太多，担心丈夫和儿媳妇闲坐着不做事。一会儿，她仿佛听见

① 见《马太福音》。“小孩子”是耶稣，“约瑟”是耶稣母亲马利亚的丈夫，当时希律王要捉耶稣，所以全家逃了。

饭铺老板的鹅从后面溜进她的菜园里来了，她就捞起一根长棍子跑出小木房，到那些跟她自己一样瘦小干瘪的白菜旁边尖声喊上半个钟头，一会儿，她又觉着仿佛有一只乌鸦偷偷来衔她的小鸡，就一边骂着，一边向乌鸦冲过去。她一天到晚生气，发牢骚，常常叫骂得那么响，弄得街上的行人都站住脚听。

她待她的老头子很不和气，一会儿骂他懒骨头，一会儿骂他瘟疫。他是个没有主张而很不可靠的人，要不是因为她经常督促他，也许他真就什么活也不干，光是坐在炉台上扯淡了。他对儿子说起他的一些仇人，讲个没完没了，抱怨邻居每天欺负他，听他讲话是乏味的。

“是啊，”他的话头拉开了，手叉在腰上。“是啊……在圣十字架节[①]以后，过了一个星期，我把干草按一普特三十戈比的价钱卖出去了，是我自个儿要卖的……是啊……挺好……所以，你瞧，有一天早晨我把干草搬出去，那是我自个儿要干，我又没招谁惹谁。偏偏赶上时辰不利，我看见村长安契普·谢杰尔尼科夫打小饭铺里出来。‘你把它拿到哪儿去，你这混蛋？’他说啊说的，给我一个耳光。”

基里亚克害着很厉害的醉后头痛，在他弟弟面前觉得不好意思。

“这白酒害得人好苦啊。唉，我的天！”他嘟哝着，摇着他那胀痛的脑袋。“看在基督的份上，原谅我，亲兄弟和亲弟妹。我自己也不快活啊。”

因为这天是节日，他们在小饭铺里买了一条鲱鱼，用鲱鱼头熬汤。中午，他们坐下来喝茶，喝了很久，喝得大家都出了汗。他们真也好像让茶灌得涨大了。然后他们又喝鱼汤，大家都就着一

---

① 基督教的节日，在9月14日。

个汤钵舀汤喝。至于鲱鱼,老奶奶却藏起来了。

傍晚,一个陶器工人在坡上烧汤钵。下面草场上,姑娘们围成一个圆圈跳舞,唱歌。有人拉手风琴。河对面也在烧窑,也有姑娘唱歌,远远听来歌声柔美而和谐。小饭铺里面和小饭铺左近,农民们闹得正有劲。他们用醉醺醺的嗓音杂七杂八地唱歌,互相咒骂,骂得非常难听,吓得奥莉加只有打抖的份儿,嘴里念着:

"啊,圣徒!……"

使她吃惊的是这种咒骂滔滔不绝,而且骂得顶响、骂得顶久的反而是快要入土的老头子。姑娘们和孩子们听着这种咒骂,一点也不难为情,他们明明从小就听惯了。

过了午夜,河两岸陶窑里的火已经微下去,可是在下面的草场上,在小饭铺里,大家仍旧在玩乐。老头子和基里亚克都醉了,胳膊挽着胳膊,肩膀挤着肩膀,走到奥莉加和玛丽亚所睡的板棚那边去。

"算了吧,"老头儿劝道,"算了吧……她是挺老实的娘们儿……这是罪过……"

"玛——丽亚!"基里亚克嚷道。

"算了吧……罪过……她是个很不错的娘们儿。"

两个人在堆房旁边站了一分钟,就走了。

"我啊,爱——野地——里的花!"老头子忽然用又高又尖的中音唱起来。"我啊,爱——到草场上去摘它!"

然后他啐口痰,骂了句难听的话,走进小木房里去了。

4

老奶奶把萨莎安置在菜园附近,吩咐她看守着,别让鹅钻进

来。那是炎热的八月天。小饭铺老板的鹅可能从后面钻进菜园里来，可是眼下它们正在干正经事，它们在小饭铺附近拾麦粒，平心静气地一块儿聊天，只有一只公鹅高高地昂起头，仿佛打算看一下老太婆是不是拿着棍子赶过来了。别的鹅也可能从坡下跑上来，可是眼下它们正在远远的河对面打食，在草场上排成白白的一条长带子。萨莎站了一会儿，觉着无聊，看见鹅没来，就跑到陡坡的边上去了。

在那儿她看见玛丽亚的大女儿莫特卡一动也不动地站在一块大石头上，瞧着教堂。玛丽亚生过十三个孩子，可是只有六个孩子还活着，全是姑娘，没有一个男孩，顶大的才八岁。莫特卡光着脚，穿一件长长的衬衫，站在太阳地里。太阳直直地晒着她的脑袋，可是她不在意，仿佛化成了石头。萨莎站在她旁边，瞧着教堂，说：

"上帝就住在教堂里。人点灯和蜡烛，可是上帝点绿的、红的、蓝的小圣像灯，跟小眼睛似的。夜里上帝就在教堂里走来走去，最神圣的圣母和上帝的侍者尼古拉陪着他走——咚，咚，咚！……守夜人吓坏了，吓坏了！算了，算了，亲人儿，"她说，学她母亲的话，"等到世界的末日来了，所有的教堂就都飞上天去了。"

"带——着——钟——楼——一——齐——飞？"莫特卡用低音问道，拖长每个字的字音。

"带着钟楼一齐飞。世界的末日来了，好心的人就上天堂，爱发脾气的人呢，可就要在永远燃着的、不灭的火里烧一烧了，亲人儿。上帝会对我妈和玛丽亚说：'你们从没欺负过人，那就往右走，上天堂去吧。'可是对基里亚克和老奶奶呀，他就要说：'你们往左走，到火里去。'在持斋的日子吃了荤腥东西的人也要送到火里去。"

她抬头看天，睁大眼睛，说：

“瞧着天空，别睒眼睛，那你就会看见天使。”

莫特卡也开始看天，在沉静中过了一分钟。

“看见没有？”萨莎问。

“没有，”莫特卡用低音说。

“可是我看见了。天空中有些小天使在飞，扇着小翅膀，一闪一闪的，跟小蚊子一样。”

莫特卡想了一想，眼睛瞧着地下问：

“老奶奶会遭到火烧吗？”

“会的，亲人儿。”

从这块石头直到尽底下，有一道光滑的慢坡，长满柔软的绿草，谁一看见，就想伸出手去摸一摸，或者在那上面躺一躺。萨莎躺下，滚到坡底下去了。莫特卡现出庄重而严肃的脸相喘着气，也躺下去，往下滚。她往下一滚，衬衫就卷到她肩膀上去了。

“多好玩呀！”萨莎说，高兴得很。

她们俩走到顶上预备再滚下去，可是正好这当儿那熟悉的尖嗓音响起来了。啊呀，多么可怕！那老奶奶，没了牙，瘦得皮包骨，驼着背，短短的白发在风里飘动，正拿着一根长棍子把鹅赶出菜园去，哇哇地叫着：

“它们糟践了所有的白菜，这些该死的东西！把你们宰了才好，你们这些该诅咒三次的恶鬼，祸害，为什么你们不死哟！”

她一眼看见那两个小女孩，就丢下棍子，拾起一根枯树枝，伸出又干又硬的手指头一把掐住萨莎的脖子，活像加了一个套包子，开始抽她。萨莎又痛又怕，哭起来，这当儿那只公鹅却伸直脖子，摇摇摆摆迈动两条腿，走到老太婆这边来，咭咭地叫了一阵，这才归到它的队里去，招得所有的雌鹅都用称赞的口气向它致敬：“嘎——嘎——嘎！”后来，老奶奶又打莫特卡。这一打，莫

特卡的衬衫就又卷上去了。萨莎伤透了心，大声哭着，跑到小木房里去申诉。莫特卡跟着她跑，她也哭，可是嗓音粗得多，眼泪也不擦，脸湿得仿佛在水里泡过一样。

“我的圣徒啊！”奥莉加瞧见她俩走进小木房来，吓慌了，叫道。“圣母啊！”

萨莎刚开头讲她的事，老奶奶就尖声叫着，骂着，走进来了，然后菲奥克拉生气了，屋子里闹得乱哄哄的。

“没关系，没关系！”奥莉加脸色苍白，心里很乱，摩挲萨莎的脑袋，极力安慰这孩子。“她是你的奶奶，生她的气是罪过的。没什么，孩子。”

尼古拉本来已经给这种不断的吵嚷、饥饿、烟子、臭气闹得筋疲力尽，本来已经痛恨而且看不起贫穷，本来已经在妻子和女儿面前为自己的爹妈害臊，这时候就把两条腿从炉台耷拉下来，用气恼的、含泪的声音对他母亲说：

“您不能打她！您根本没有权利打她！”

“得了吧，你就待在炉台上等着咽气吧，你这病包儿！”菲奥克拉恶狠狠地顶撞他。“鬼支使你们上这儿来的，你们这些吃闲饭的！”

萨莎和莫特卡和家里所有的小女孩都躲到炉台上尼古拉的背后去，缩在一个角落里，在那儿一声不响，害怕地听着大人讲话，人可以听见她们的小小的心在怦怦地跳。每逢一个家庭里有人害很久的病，没有养好的希望了，就往往会发生一种可怕的情形：所有那些跟他贴近的人都胆怯地、悄悄地在心底里盼望着他死，只有小孩子才害怕亲近的人会死，一想到这个总要战战兢兢。现在，那些小姑娘屏住气息，脸上现出凄凉的神情，瞧着尼古拉，暗想他不久就要死了，她们就想哭，一心想对他说点什么亲切的、怜恤的话才好。

他呢，紧挨着奥莉加，仿佛求她保护他似的，用颤抖的声音轻轻对她说：

“奥里亚①，亲爱的，我在这儿住不下去了。我没有力量了。看在上帝的份上，看在天上的基督的份上，你写封信给你妹妹克拉夫季·阿勃拉莫芙娜吧。叫她把她所有的东西都卖掉，当掉，叫她把钱给我们寄来，我们好离开这儿。啊，上帝呀，”他痛苦地接着说，“哪怕让我看一眼莫斯科也好！哪怕让我梦见它也是好的，亲爱的！”

黄昏来了，小木房里黑了，大家心里都发闷，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生气的老奶奶拿黑面包的碎皮泡在一个碗里，吃了很久，足足有一个钟头。玛丽亚给奶牛挤完奶，提进一桶牛奶来，放在一张凳子上。然后老奶奶把桶里的牛奶灌进罐子里，也灌了很久，不慌不忙，明明很满意，因为眼下正是圣母升天节②的斋期，谁也不能喝牛奶，这些牛奶就可以原封不动地留下来了。她只在一个茶碟里倒了一点点，留给菲奥克拉的小娃娃吃。等到老奶奶和玛丽亚把罐子送到地窖里去，莫特卡却忽然跳起来，从炉台上溜下去，走到凳子那儿，瞧见凳子上摆着那个装着面包皮的木头碗，就把茶碟里的牛奶倒一点在碗里。

老奶奶回到小木房里来，又吃她的面包皮。这当儿萨莎和莫特卡坐在炉台上瞧着她，心里暗暗高兴，因为她已经吃了荤腥，现在包管要下地狱了。她们得了安慰，就躺下去睡觉。萨莎一面迷迷糊糊地睡着，一面暗自描画最后审判的可怕情景：有一个大炉子烧着火，那炉子像陶窑，魔鬼长着牛样的犄角，周身漆黑，用一根长棍子把老奶奶赶进火里去，就跟刚才老奶奶自己赶鹅一样。

① 奥莉加的爱称。

② 基督教的节日，在8月15日。

5

圣母升天节晚上十点多钟，正在坡下草场上游玩的男孩和女孩，忽然大惊小怪地叫起来，往村子那边跑。那些上边，坐在峭壁边上的人起初怎么也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着火了！着火了！”焦急的嚷叫声从底下传上来。“村里着火了！”

坐在坡上的人回头一看，就有一副可怕的、不同寻常的景象映进他们的眼帘。村子尽头的几个小木房中，有一个小木房的草顶上升起一个火柱，有一俄丈高，火舌往上卷着，向四面八方撒出火星去，仿佛喷泉在喷水。猛然间，整个房顶燃成一片明亮的火焰，火烧的爆裂声传过来。

月光朦胧，整个村子已经笼罩在颤抖的红光里。黑影在地面上移动，空中弥漫着烧焦的气味。从坡底下跑上来的人一个劲儿地喘气，抖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们互相推挤，摔倒，他们不习惯明亮的光芒，变得什么也看不见，彼此都认不清了。这真吓人。特别吓人的是在火焰上空，烟雾里面，飞着一些鸽子。小饭铺里还不知道起火的事，大家继续在唱歌，拉手风琴，仿佛压根儿没出什么岔子似的。

“谢苗大叔家里着火了！”有人粗声粗气地大叫一声。

玛丽亚在她的小木房附近跑来跑去，哭哭啼啼，绞着手，牙齿打战，其实火还远得很，在村子的那一头呢。尼古拉穿着毡靴走出来，孩子们穿着小衬衣一个个往外跑。乡村警察小屋左近，一块铁板敲响了。当当当的声音飘过空中。这急促而不停的响声闹得人心里发紧，浑身发凉。那些老太婆站在一旁，举着圣像。母羊、小牛、奶牛，从院子里给赶到街上来了。衣箱啦，羊皮袄啦，

桶啦，也搬出来了。一匹黑毛的雄马，素来跟成群的马隔开，因为它踢它们，伤它们，这时候却撒开了缰，嘶叫着，踏得咚咚响地在村子里跑来跑去，跑了一两个来回，后来忽然在一辆大车旁边猛的站住，扬起后蹄踢那车子。

河对面教堂里的钟也响起来。

在起火的小木房旁边又热又亮，地上的每一根小草都可以看清楚。在一口抢救出来的衣箱上坐着谢苗，这是一个生着棕红色头发的农民，长着大鼻子，穿一件上衣，戴一顶便帽，扣在脑袋上，一直碰到耳朵。他的妻子扑在地上，脸朝下，神志昏迷，嘴里哼哼唧唧。一个八十岁上下的老头儿，身材矮小，留一把大胡子，看上去活像一个地精[1]。他不是本村的人，可显然跟这场火灾有关系，他在火场旁边走来走去，没戴帽子，抱着一个白包袱。火焰映在他的秃顶上。村长安契普·谢杰尔尼科夫，黑黑的脸，黑黑的头发，跟茨冈一样，手里拿着一把斧子，走到小木房那儿，把一个个的窗子接连砍掉（谁也不知道为什么缘故），然后开始砍门廊。

“娘们儿，拿水来！”他嚷道。“把机器弄来！快办！”

方才在小饭铺里闹酒的农民们把救火的机器拉来了。他们全醉了，不断地绊绊跌跌，脸上露出束手无策的神情，眼睛里泪汪汪的。

“姑娘们，拿水来！”村长嚷着，他也醉了。“快办，姑娘们！”

妇女和姑娘跑下坡到泉水那儿，再提着装满水的大桶和小桶爬上坡，把水倒进机器里，再跑下坡去。奥莉加、玛丽亚、萨莎、莫特卡，都去取水。女人们和男孩们用唧筒压水，水龙带嗞嗞地响，村长把水龙带时而指着门，时而指着窗子，有时候用手指头

① 西欧神话中守护地下财宝的丑陋的侏儒。

堵住水流，这样一来，吱吱声越发尖了。

“真是一条好汉，安契普！”好些人的称赞声音嚷着，“加一把劲！”

安契普蹿进起火的过道屋，在里面哇哇地喊：

“用唧筒压水！惨遭不幸，教徒们，出力啊！”

一群农民站在旁边，什么也不干，瞧着火发呆。谁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他们什么事也不会做。而四周围全是麦子垛、干草、板棚、成堆的枯树枝。基里亚克和他父亲老奥西普，两人都带着几分醉意，也站在那儿。仿佛要为自己的袖手旁观辩护似的，老奥西普对伏在地上的女人说：

“何必拿脑袋撞地，大嫂？这小木屋保过火险啊，那你还愁什么？”

谢苗把起火原因一会儿对这个人讲一遍，一会儿又对那个人讲一遍：

“就是那个老头子，那个抱着包袱的老头子，茹科夫将军的家奴……他从前在我们的将军家里做厨子，但愿将军的灵魂升入天堂！今天傍晚他上我家来：‘留我在这儿过夜吧，’他说……是啊，当然，我们就喝了一小盅……老婆忙着烧茶炊，想请老头子喝点茶，可是活该倒霉，她把茶炊搁在门道上了，烟囱里的火星一直吹到顶棚上，吹到干草上，就这么出了事。我们自己都差点给烧死。老头子的帽子烧掉了，真罪过！”

那块铁板被人不断地敲着，河对岸教堂里的钟一个劲儿地鸣响。奥莉加周身给火光照着，气也透不出来，害怕地瞧着红色的羊和在烟雾里飞翔的粉红色鸽子。她时而跑下坡去，时而跑上来。她觉得钟声跟尖刺似地钻进她的灵魂，觉得这场火永远也烧不完，觉得萨莎丢了……等到小木屋的天花板咔嚓一声坍下来，她心想这一下子包管全村都要起火，就浑身发软，再也提不动

水，在岸坡的边上坐下来，把桶子放在身旁。她的身旁和她的身后都有农妇们坐着嚎啕大哭，仿佛在哭死人一样。

这当儿，从河对岸地主的庄园里来了两辆大车，车上坐着地主家的管事们和工人们，带着一架救火机。有一个年纪很轻的大学生骑着马赶来，穿着白色海军上衣，敞着怀。他们用斧子劈砍，声音很响，又把梯子安在起火的房架子上，立刻有五个人由大学生带头爬上去。那大学生涨红了脸，用尖厉的嘶哑声调和仿佛干惯了救火的事的口气嚷着。他们拆开那个小木屋，把一根根木头卸下来，把畜栏、篱笆、附近的干草堆都移开了。

“不准他们捣毁东西！”人群里有人用很凶的声音喊叫。“不准！”

基里亚克带着坚决的神气走到小木屋去，仿佛要拦阻新来的人毁掉东西似的，可是有一个工人把他一把拉回来，在他脖子上打了一拳。这引起了笑声，那工人又打他一拳，基里亚克就倒下去，四肢着地，爬回人群里去了。

从河对岸还来了两个戴帽子的漂亮姑娘，大概是大学生的姊妹。她们站在远点的地方，看这火灾。拆下来的木头不再燃烧，可是冒着浓烟。大学生操纵水龙带，先对着木头冲，然后对着农民冲，再后又对那些提水的女人冲。

“乔治！”两个姑娘责备地、不安地斥责他。“乔治！”

火烧完了。直到人群开始走散，他们才注意到天亮了，大家的脸色苍白，有点发青，一清早残星在天空消失的时候人的脸色总是这样的。农民们一面走散，一面笑着，拿茹科夫将军的厨子和他那顶烧掉的帽子说了一阵笑话。他们已经有意把这场火灾变成笑谈，甚至好像惋惜火熄得太快了。

“您救火很有本事，少爷！”奥莉加对大学生说。“您应当到我们莫斯科去，那儿差不多天天有火灾！”

“您莫非是从莫斯科来的？”一位小姐问。

“正是这样。我丈夫原先在斯拉夫商场当差。这是我女儿，”她说，指一指萨莎，萨莎觉着冷，正偎在她身边。“她也是莫斯科人。”

两位小姐跟大学生说了一句法国话，他就给萨莎一个二十戈比的钱。老奥西普看在眼里，他的脸上顿时放出了希望的光。

“感谢上帝，老爷，幸好没风，”他对大学生说。“要不然一下子就都烧光了。老爷，好心的贵人，”他又说，声音放低了，而且觉着不好意思，“清早天冷，想法暖一暖才好……求您恩典赏几个钱买一小瓶酒喝吧。”

他没得着钱，就大声嗽了嗽喉咙，磨磨蹭蹭走回家去了。后来奥莉加站在岸坡的边上，瞧那两辆车子涉水过河，看那位少爷穿过草场。河对岸有一辆马车等着他们。她走进小木屋，对丈夫赞赏地说：

“那几个人真好！长得也好看！两位小姐出落得跟天使一样。”

“叫她们咽了气才好！”困倦的菲奥克拉恶狠狠地说。

6

玛丽亚认定自己不幸，常说巴不得死了才好，菲奥克拉却刚好相反，觉得这生活里样样东西，例如穷困、肮脏、不停的咒骂，都合她的胃口。人家给她什么，她不分好歹拿着就吃。不管到了哪儿，也不用被褥，她倒头就睡。她把脏水随手倒在门廊上，或者从门槛上泼出去，然后再光着脚蹚着泥水塘走过去。从头一天起她就恨尼古拉和奥莉加，这也正是因为他们不喜欢这生活。

“我倒要看看你们在这儿吃什么，莫斯科的贵人！”她幸灾乐

祸地说。“我倒要看看!”

有一天早晨,那已经是九月初了,菲奥克拉从坡下担着两桶水回来,脸冻得发红,健康而美丽,这当儿玛丽亚和奥莉加正坐在桌子旁边喝茶。

“又是茶又是糖!”菲奥克拉讥诮地说。“两位贵夫人!”她放下水桶,补了一句。“她们倒养成了天天喝茶的派头。小心点,别让茶涨死!”她接着说,憎恨地瞧着奥莉加。“她在莫斯科养得肥头胖脸,这油篓子!”

她抡起扁担来,一下子打在奥莉加的肩头上,弄得两个妯娌只能把两手举起,轻轻一拍,说:

“啊呀,圣徒! ……”

然后菲奥克拉下坡到河边去洗衣服,一路上高声痛骂,弄得木房里都听得见。

白昼过去了,然后来了秋天悠长的黄昏。他们在小木屋里缠丝线,人人都做,只有菲奥克拉例外,她过河去了。他们从附近的工厂里拿来这丝,全家人一齐工作,挣一点点钱,一个星期才挣二十戈比左右。

“当初,在东家手底下,日子倒好过得多,”老头子一面缠丝,一面说。“干完活就吃,吃了就睡,一样挨着一样。午饭有白菜汤和麦粥,晚饭也是白菜汤和麦粥。黄瓜和白菜多的是:随你吃,吃得你心满意足。那时候也严得多。人人都守本分。”

小木屋里只点一盏小灯,灯光昏暗,灯芯冒烟。要是有人遮住灯光,一个大黑影就会落在窗上,人就能看见明亮的月光。老奥西普不慌不忙地讲起来,说到在农奴解放以前人们怎样生活,说起在这一带,现在固然穷了,生活乏味了,可是当初人们怎样带着猎犬、快腿狗、受过特别训练的猎狗去打猎,在围捕野兽的时候,农民都喝到白酒。成串的大车队怎样载着被打死的飞禽,

送到莫斯科年轻的东家那边去。他又说到坏农奴怎样给人用桦树条打一顿，或者发配到特威尔的领地上去，好农奴怎样受到嘉奖。老奶奶也有话讲。她什么都记得，一样也没忘。她讲到她的女东家是一个好心的、信神的女人，她丈夫却是酒徒和浪子，他们所有的女儿都嫁给一些天晓得的人物：一个嫁给酒徒，一个嫁给小市民，一个私奔了（老奶奶当时是个年轻的姑娘，帮过她的忙），她们三个不久都郁郁地死了，她们的母亲也一样。想起这些事，老奶奶甚至洒下几滴眼泪。

忽然有人来敲门，大家都吃一惊。

“奥西普大叔，留我住一夜吧！”

随后走进来一个矮小的、秃顶的老头子，他就是茹科夫将军的厨子，也就是帽子被烧掉的那个人。他坐下，听着，然后他也开始回忆，讲各式各样的往事。尼古拉坐在炉台上，垂着两条腿，听着，详细问他旧日为老爷烧些什么菜。他们谈到肉饼、肉排、各种汤、各种作料，那厨子样样事情也都记得清楚，举出一些现在已经不烧的菜，比方说有一种用牛眼睛做的菜，名叫“早晨醒”。

“那时候你们烧‘上将肉排’吗？”尼古拉问。

“不烧。”

尼古拉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说：

“唉！你们这些半吊子的厨子！”

小女孩们在炉台上坐着或者躺着，眼也不眨地瞧着炉台下面。那儿好像有很多的孩子，仿佛是云端里的小天使。她们爱听故事。她们时而高兴时而害怕，不住叹气，打冷战，脸色发白。老奶奶讲的故事比所有的故事都有趣味，她们就屏住呼吸听着，动也不敢动。

大家默默地躺下去睡觉。老年人给那些故事搅得心不定，兴奋起来，心想年纪轻轻的，那是多好啊，青春，不管是什么样儿，

在人的记忆里留下的总是活泼、愉快、动人的印象。至于死，那是冷酷得多么可怕，而死又不很远了，还是别想它的好！小灯熄了。黑暗啦，给月光照得明晃晃的两个小窗子啦，寂静啦，摇篮的吱吱嘎嘎声音啦，不知什么缘故，只使得他们想到生活已经过去，再也没法子把它拉回来了。……刚刚迷迷糊糊，刚刚沉入遗忘的境界，忽然不知什么人碰了碰肩膀，朝自己的脸上吹一口气，睡意就没有了，身体觉着发麻，种种有关死亡的想头钻进脑子里来。翻一个身再睡，死亡倒是忘掉了，可是关于贫穷、饲料、面粉涨价等种种早就有的枯燥而沉闷的思想又在脑子里出现了，过一会儿，又不由得想起生活已经过去，再也没法子把它拉回来了……

“唉，主啊！”厨子叹气。

不知什么人轻轻地，轻轻地敲着小窗子。一定是菲奥克拉回来了。奥莉加起来，打个呵欠，小声念一句祷告，开了房门，然后走到外面门道里拉开门栓。可是没有人走进来，只有一阵冷风从街上吹进来，门道忽然给月光照亮了。从敞开的门口可以瞧见寂静而荒凉的街道和在天空浮游的月亮。

“是谁啊！”奥莉加喊一声。

“我，”传来了回答，“是我。”

靠近门口，贴着墙边，站着菲奥克拉，全身一丝不挂。她冻得打哆嗦，牙齿打战，在明亮的月光里显得很白、很美、很怪。她身上的阴影和照在皮肤上的月光，使人看来黑白分明。她的黑眉毛和结实而年轻的乳房特别清楚地显露出来。

“河对岸那些胡闹的家伙把我的衣服剥光，照这样把我赶出来了……”她说。“我只好没穿衣服，走回家来……就这么光着身子。给我拿件衣服穿上吧。”

“你倒是进屋里来啊！”奥莉加小声说，也开始发抖了。

"不要让老家伙们看见才好。"

事实上，老奶奶已经在动弹，咕噜了，老头子问："是谁啊？"奥莉加把她自己的衬衫和裙子送出去，帮菲奥克拉穿上，然后她俩极力不出声地掩上门，轻手轻脚地走进屋里来。

"是你吗，野东西？"老奶奶猜出是谁了，生气地咕噜着。"该死的，夜游鬼……怎么不死哟！"

"没关系，没关系，"奥莉加小声说，给菲奥克拉穿好衣服。"没关系，亲人儿。"

一切又都沉静了，这屋子里的人素来睡不稳，各人都给一种捣乱的、纠缠不已的东西闹得睡不熟：老头子背痛，老奶奶心里满是焦虑和恶意，玛丽亚担惊害怕，孩子身上疥疮发痒，肚里饥饿。现在他们的睡眠也还是不安。他们不断地翻身，说梦话，起来喝水。

菲奥克拉忽然哇的一声哭了，粗声粗气，可是立刻又忍住，只是时不时地抽抽搭搭，她的哭声越来越轻，越来越含混，到后来就完全静下来了。河对面偶尔传来报时的钟声，可是那钟敲得挺古怪，先是五下，后是三下。

"唉，主啊！"厨子叹道。

瞧着窗口，谁也弄不清究竟是月亮仍旧在照耀呢，还是天已经亮了。玛丽亚起床，走出去。可以听见她在院子里挤牛奶，说："站稳！"老奶奶也出去了。小木屋里还黑着，可是一切物件都已经可以看清楚了。

尼古拉通宵没睡着，从炉台上下来。他从一个绿箱子里拿出自己的燕尾服，穿上，走到窗口，摩平衣袖，揪一揪燕尾服的后襟，微微一笑。然后他小心地脱下这身衣服，放回箱子里，再躺下去。

玛丽亚走进来，开始生炉子。她明明没有睡足，现在一边走

才一边醒过来。她一定做了什么梦，或者也许昨晚的故事来到了她的脑海里吧，因为她在炉子前面舒服地伸了个懒腰，说：

“是啊，自由好得多！”

7

老爷来了，村里的人这样称呼县警察所长。他什么时候来，为什么来，大家早在一个星期以前就知道了。茹科沃村只有四十家人，可是他们欠下官府和地方自治局的税款已经积累到两千多卢布了。

县警察所长在小饭铺里停下。在那儿，他“喝了两杯茶”，然后步行到村长家里去。村长家门的附近已经有一群欠缴税款的人等着了。村长安契普·谢杰尔尼科夫尽管年轻，只不过三十岁出点头，却很凶，总是帮着上级说话，其实他自己挺穷，也总不按期纳税。大概他很喜欢做村长，喜欢权力的感觉，他没有别的法子，只好借严厉来表现他的权力。在全村开会时候，人人怕他，听他的话。往往，在街上，或者在小饭铺附近，他忽然抓住一个醉汉，便绑上他的手，把他关进禁闭室里去。有一回他甚至逮捕老奶奶，把她拘留在禁闭室里，关了一天一夜，因为她替奥西普出席村会，在会上骂街。他从没在城里住过，也从没看过书，可是他不知从哪儿学来各式各样文诌诌的字眼，喜欢插在谈话里用一用，人家虽然不能常常听懂他的意思，倒也因此敬重他。

奥西普带着他的缴税底册走进村长的小木屋，那县警察所长，一个瘦瘦的老头子，生着又长又白的络腮胡子，穿一件灰色衣服，正坐在过道屋墙角一个桌子那儿，写什么东西。小木屋里干干净净，四壁贴着从杂志上剪下来的画片，花花绿绿，在靠近圣像顶显眼的地方贴一张以前保加利亚巴丹堡公爵的照

片。桌子旁边站着安契普·谢杰尔尼科夫，两条胳膊交叉在胸口上。

“他欠一百十九个卢布，大人，”轮到奥西普的时候，他说。“在复活节以前他付过一卢布，打那时候以后没给过一个钱。”

县警察所长抬头看奥西普，问：

“这是为什么，老兄？”

“发发慈悲吧，大人，”奥西普开口了，激动起来。“容我回禀，去年从留托列茨基来的一位老爷对我说，‘奥西普，’他说，‘把你的干草卖给我……你卖了吧，’他说。那有什么不行？我有大约一百普特要卖呢，都是娘们儿在水草场上割来的……好，我们就成交了……这事儿干得挺好，我自己个儿要卖的……”

他抱怨村长，一个劲儿扭回头去瞧那些农民，倒好像要请他们来作见证似的，他脸红，冒汗，他的眼睛变得尖利而凶狠。

“我不懂你说这些干什么，”县警察所长说。“我问你……我问你为什么不缴欠款？你们都不缴，难道这要我来负责吗？”

“我缴不出来嘛！”

“这些话是岂有此理，大人，”村长说，“固然，契基尔杰叶夫家道贫寒，不过请您问问别人好了，此种症结都在白酒上，他们是一班胡作非为之徒。糊涂之至。”

县警察所长写下几个字，然后镇静地对奥西普说话，口气平和，仿佛跟他要一杯水喝似的：

“出去。”

不久他就坐上车走了。他坐上一辆便宜的四轮马车，咳嗽着，甚至只凭他那又长又瘦的背影也看得出他已经记不得奥西普、村长、茹科沃的欠款，只在想他自己的心事了。他还没走出一俄里路，安契普·谢杰尔尼科夫已经从契基尔杰叶夫的小木屋里拿着茶炊走出来。老奶奶跟在后面，用尽气力尖声叫道：

“不准你拿走！不准你拿走，该死的！”

他迈开大步，走得很快，她呢，在后面紧紧地追他，驼着背，气冲冲，喘吁吁，差点跌倒。她的头巾滑到肩膀上，她的白头发看上去好像带点绿颜色，在风里飘着。她忽然站住，像一个真正的叛党似的，握着拳头使劲捶胸，用拖长的声音比平时更响地嚷着，好像在痛哭似的：

“正教徒啊，信仰上帝的人啊！圣徒啊，他们欺侮我！亲人啊，他们挤兑我！哎呀，哎呀，好人啊，替我伸冤报仇！”

“老奶奶，老奶奶！”村长厉声说，“不得无理取闹！”

契基尔杰叶夫家的小木屋里缺了茶炊显得沉闷极了。茶炊丢了不要紧，可是这却有点叫人难堪，含着点侮辱意味，仿佛这家的名誉也完了似的。要是村长拿走桌子、所有的凳子、所有的盆盆罐罐，那倒好些，这地方不会显得这么空荡荡。老奶奶哇哇地叫，玛丽亚呜呜地哭，小姑娘们看见她流眼泪，也哭了。老头子自觉有罪，坐在墙角，无精打采，闷声不响。尼古拉也一声不响。老奶奶爱他，为他难过，可是现在却忘了怜悯，忽然哇啦哇啦地骂他，责备他，对准他的脸摇拳头。她尖声叫道，这全得怪他不好，是啊，他在信上夸口，说什么在“斯拉夫商场”他一个月挣五十卢布，那为什么他汇给他们那么一点点钱？为什么他上这儿来，而且把家眷也带来？要是他死了，上哪儿去找钱来葬他？……尼古拉、奥莉加、萨莎的样儿，看起来真叫人心酸。

老头子嗽了嗽喉咙，拿起帽子，找村长去了。天擦黑了。安契普·谢杰尔尼科夫正在炉子旁边焊什么东西，鼓起腮帮子，屋里满是炭气。他的孩子们挺瘦，没有洗脸洗手，不见得比契基尔杰叶夫家的小孩强多少，正在地板上爬着玩。他妻子是一个难看而长着雀斑的女人，大着肚子，正在缠丝。他们是一个极穷的、不

幸的家庭。只有安契普一个人看上去还算结实、漂亮。有一张长凳上摆着五个茶炊，排成一行。老头子对巴丹堡[1] 念了祷告，然后说：

“安契普，发发慈悲，把茶炊还给我吧！看在基督的面上！”

“拿三个卢布来，那你就可以取走。”

“我拿不出来嘛。”

安契普鼓起腮帮子，火呜呜地响，吱吱地叫，亮光映在茶炊上。老头子揉搓着帽子，想了一想，说：

“把它还给我吧！”

黑皮肤的村长好像变得完全漆黑，活像一个魔法师。他扭过头来对着奥西普发话，吐字很快，声音很凶：

“这全得由地方行政长官决定。到本月二十六日，你可以到行政会议去口头或者书面申诉你不满的理由。”

奥西普一个字也没听懂，可是也算满意，就回家去了。

过了十天光景，县警察所长又来了，待了一个钟头就坐上车走了。那些天，天气寒冷而且有风，河老早就结冰了，可是雪仍旧没下。道路难走，人们很痛苦。在一个节日的前夜，有几个邻居到奥西普家里来坐着闲谈。他们摸着黑说话，因为做工是有罪的，他们就没点灯。消息倒有几个，不过听着都十分不痛快。例如为了抵欠款，有两三家的公鸡被捉去送到乡公所，不料在那儿死掉了，因为没有人喂它们。羊也给捉去，而且捆在一块儿运走，每过一个村子就换一回大车，其中有一只死掉了。那么现在就有一个问题要解答：这都该怪谁呢？

“该怪地方自治局！”奥西普说。“不怪它，还怪谁？”

---

[1] 前面叙过，他是保加利亚公爵，他的相片贴在圣像旁边，老头子原该对圣像念祷告，不料忙忙乱乱地弄错了。

“当然，该怪地方自治局。”

虽然谁也不知道地方自治局是什么东西，可是样样事情，什么欠款啦，欺压啦，歉收啦，都怪在地方自治局身上。这种情形从很早以前就开始了，那时候有些富农自己开工厂、商店、客栈，做了地方自治局的议员，却始终不满意地方自治局，便在自己的工厂和酒馆里痛骂它。

他们谈到上帝还不把雪送下来，谈到该去砍柴了，可是坑坑洼洼的道路上没法走车子，也不能步行。原先，十五年到二十年以前，在茹科沃，大家谈的话要有趣味得多。在那年月，看起来每个老人心里好像都藏着一份秘密，仿佛他知道什么，正在盼着什么似的。他们谈加金色火漆印的圣旨，谈土地的划分，谈新土地，谈埋藏的财宝，总之，他们的话里暗示着什么。现在呢，茹科沃的人根本没有什么秘密，他们的全部生活就像都摊在手心上一样，大家看得明明白白。他们没别的可谈，只能谈贫穷和饲料，谈天还不下雪……

大家沉静了一阵。然后他们又想起公鸡和羊，又开始争论该怪谁不对。

“该怪地方自治局！”奥西普垂头丧气地说。“不怪它，还怪谁呢？”

8

教区的教堂在六俄里以外的柯索果罗沃村里，农民们只有不得已的时候，例如给孩子施洗礼，举行婚礼，或者举行教堂葬仪，才去一趟。他们做礼拜，通常是到河对面的教堂去。到了节日，遇上好天气，姑娘们就打扮漂亮，成群结伙地去做弥撒。她们穿着红的、黄的、绿的衣服，走过草场，看上去很快活。不过遇着

坏天气，她们就都待在家里了。为了忏悔和领圣餐，她们总是到教区的教堂去。在复活节后的一周内，神甫举着十字架走遍各个小木屋，向每一个在大斋期间没有能够领圣餐的人要十五戈比。

老头子不信上帝，因为他差不多从没想到过上帝。他承认神奇的事，可是他觉得这只可能跟女人有关系。人家在他面前谈起宗教或者奇迹，向他提出关于这类事情的问题，他总是搔搔头皮，勉强地说：

“谁知道呢！”

老奶奶信上帝，可是她的信仰有点朦朦胧胧，在她的脑海里一切事情都掺混在一起，她刚想起罪恶、死亡、灵魂的得救，贫穷和烦恼立刻就插进来，盘踞她的脑海，她马上忘了刚才在想什么。祷告词一点也记不得，通常在傍晚躺下去睡觉以前，她总站在圣像面前，小声说：

“喀山的圣母，斯摩棱斯克的圣母，三臂的圣母……”

玛丽亚和菲奥克拉经常在胸前画十字，每年持斋，可是完全是应景儿。孩子都没学过祷告，也没人向他们讲起过上帝，传授过训诫，只是不准他们在斋期吃荤腥罢了。别的家庭也差不多，相信的人少，理解的人也少。同时大家又都喜欢《圣经》，温柔而敬仰地喜爱它。可是他们都没有书，也没有人念《圣经》，讲《圣经》。奥莉加有时候对他们念《福音书》，他们就尊敬她，对她和萨莎都恭恭敬敬地称呼“您”。

遇到当地教堂的命名节和祷告仪式，奥莉加常常到邻村去，到县城去，县城里有两个修道院和二十七个教堂。她痴痴迷迷，在朝圣的路上完全忘了家人，一直到回来的路上才会忽然发现自己有丈夫，有女儿，就高兴起来，笑眯眯、喜洋洋地说：

“上帝赐福给我了！”

村子里发生的事,她觉得厌恶,使她痛苦。到圣伊利亚节[①],他们喝酒。到圣母升天节[②],他们喝酒。到圣十字架节[③],他们喝酒。圣母节[④]是茹科沃教区的节日,逢到这个节期,农民们一连喝三天酒。他们喝光了村社公积金五十卢布,然后还要挨家敛钱拿来喝酒。头一天,契基尔杰叶夫家宰了一头公羊。早晨,中午,傍晚,连吃三顿羊肉。他们吃得很多,到夜里孩子们还要起来再找补一点。那三天,基里亚克喝得酩酊大醉,他把所有的东西,连帽子和靴子也在内,统统换酒喝了,而且死命地打玛丽亚,打得她昏过去,一定要往她头上浇水,她才能醒过来。事后,大家都觉得害臊,恶心。

然而,甚至在茹科沃,在这"奴才村",每年也总有一回隆重的真正的宗教盛典。那是在八月,他们抬着赐与生命的圣母从这村走到那村,走遍全县。到了茹科沃所盼望的这一天,正好没风,天色阴沉。姑娘们一清早就穿上鲜艳华丽的衣服,出去迎接圣像,将近傍晚才把它抬进村子来,排成严肃的行列,举着十字架,唱着歌,同时河对面教堂的钟全部响起来。一大群本村和外村的人堵住街道,吵吵嚷嚷,尘土飞扬,挤成一团……老头子也好,老奶奶也好,基里亚克也好,大家都对圣像伸出手去,热切地瞧着它,哭哭啼啼地叫道:

"保护神啊,母亲!保护神啊!"

大家好像忽然明白人间和天堂并不是两隔开的,明白有钱有势的人还没有把一切都夺去,明白他们在遭受欺侮,遭受奴

① 基督教的节日,在7月20日。
② 基督教的节日,在8月15日。
③ 基督教的节日,在9月14日。
④ 基督教的节日,在10月1日。

役，遭受沉重而难堪的贫穷，遭受可怕的白酒的祸害的时候，还有神在保佑他们。

“保护神啊，母亲!”玛丽亚哭道，“母亲!”

可是祈祷做完，圣像抬走了，一切就又恢复老样子，小饭铺里又传出粗鲁而酒醉的声音。

只有富裕的农民才怕死，他们越阔，就越不相信上帝和灵魂的得救，只因为害怕在人世的寿命会完结，才点蜡烛，做礼拜，以防万一。贫穷的农民并不怕死。人家当着老头子和老奶奶的面说他们活得太久，到死的时候了，可是他们满不在乎。他们一点也没顾忌地当着尼古拉的面对菲奥克拉说，等尼古拉死了，她丈夫杰尼斯就可以得到优待从军队里退伍，回家来了。玛丽亚呢，不但不怕死，反而惋惜死亡这么久还不来。她的小孩一死，她倒高兴。

他们不怕死，可是对于各种疾病，他们却过分地害怕。只要生一点点小毛病，肠胃不消化啦，着了点凉啦，老奶奶就在炉台上躺下，盖得严严的，不断地大声哀叫：“我要死——了!”老头子赶紧去请神甫，老奶奶就领圣餐，受临终涂油礼。他们常常谈到受凉，谈到蛔虫，谈到瘤子，说是瘤子在胃里移动，滚到心脏那儿去了。他们顶怕的是着凉，因此就是夏天也穿厚衣服，躺在炉台上取暖。老奶奶喜欢看病，常坐上车子到医院去，到了那儿她老是说她自己才五十八岁，而不说七十岁。她认为医生如果知道她的真岁数，就不肯给她看病，反而会说她该死了。她通常一清早就动身到医院去，随身带去两三个小姑娘，傍晚才回来，肚子挺饿，怒气冲冲，给自己带回来药水，给小姑娘带回来药膏。有一回她把尼古拉也带去，这以后他喝了两个星期的药水，说是觉得好一点了。

老奶奶认识周围三十俄里以内所有的医生、医士、巫医，其

中她一个也不中意。在圣母节那天，神甫举着十字架走遍各个小木屋，教堂执事对她说：城里监狱附近住着一个小老头儿，做过军医士，医道很好，劝她去找他。老奶奶听了他的劝。等到头一场雪落下地，她就坐车进城，带回一个小老头子，留着胡子，穿一件长上衣，是一个皈依正教的犹太人，脸上满是蓝色的细血管。那当儿正好有些短工在小木屋里工作。一个老裁缝戴着极大的眼镜，正拿一件破烂的衣服裁成背心，还有两个年轻小伙子在用羊毛擀成毡靴。基里亚克因为酗酒而给革掉了差使，这时候住在家里，跟裁缝并排坐着，修理一个套包子。小木屋里又挤又闷，臭烘烘的。皈依正教的犹太人诊察了尼古拉，说是须得给病人放血。

他放上拔血罐去，老裁缝、基里亚克、小姑娘们站在一旁瞧着，他们觉着他们仿佛瞧见疾病从尼古拉身子里流出来了。尼古拉也瞧着吸血的罐子附在他胸膛上，渐渐充满浓浓的血，觉得好像真有什么东西从他身子里出去似的，就满意地微笑了。

“这挺好，”裁缝说。“求上帝保佑，这对你有好处。”

那皈依正教的人放了十二罐血，然后又放十二罐，喝了茶，坐车走了。尼古拉开始打抖，他的脸瘦下去，照女人们的说法，缩成一个小拳头了。他的手指头发青。他盖上一条被子和一件羊皮袄，可是觉着越来越冷。将近傍晚，他觉着很不好过，要求把自己放在地板上，请裁缝不要抽烟，然后他在羊皮袄下面安安静静地躺着。将近早晨，他死了。

9

啊，这个冬天多么寒冷，多么长啊！

到圣诞节，他们自己的粮食已经吃完，只好买面粉吃了。基

里亚克现在住在家里，每到傍晚就吵闹，弄得人人害怕，到了早晨又因为头痛和羞愧而难过，他那样子看上去很是可怜。饥饿的母牛的叫声昼夜不停地从畜栏那边传来，叫得老奶奶和玛丽亚的心都碎了。仿佛故意捣乱似的，天气始终非常冷，雪堆得很高，冬天拖延下去。到报喜节[1]，刮了一场真正的冬天的暴风雪。在复活节后的一周内又下了一场雪。

不过，不管怎样，冬天毕竟过完了。到四月初，白昼变得温暖，夜晚仍旧寒冷。冬天还不肯退让，可是终于来了温暖的一天，打退了冬季，于是小河流水，百鸟齐鸣。河边的整个草场和灌木给春潮淹没，茹科沃和对岸的高坡中间那一大块地方被一片汪洋大水占据，野鸭子在水面上这儿一群那儿一群地飞起飞落。每天傍晚，火红的春霞和华美的云朵造成新的、不平凡的、离奇的景致，日后人们在画儿上看见那种彩色和那种云朵的时候简直不会相信是真的。

仙鹤飞得很快很快，发出哀伤的叫声，声音里好像有一种召唤的调子。奥莉加站在斜坡的边上，长久地望着水淹的草场，瞧着阳光，眺望那明亮的、仿佛变得年轻的教堂，流下了眼泪，喘不过气来，因为她恨不得快快走掉，随便到哪儿去，即使到天涯海角去也行。大家已经决定让她重回莫斯科去当女仆，叫基里亚克也跟她一路去，谋个差使，做个管院子的或者雇工什么的。啊，快点走才好！

土地一干，天气一暖，他们就打点着动身了。奥莉加和萨莎背上背着包袱，脚上穿着树皮鞋，天刚亮就走了。玛丽亚也出来，送她们一程。基里亚克身体不舒服，只好再在家里待一个星期。奥莉加最后一次对着教堂在胸前画个十字，念了一阵祷告。她想

① 基督教的节日，在俄旧历3月25日。

起自己的丈夫，可是没哭，只是脸皱起来，变丑了，像老太婆一样。这一冬，她变得瘦多了，丑多了，头发也有点花白，脸上失去从前那种动人的风韵和愉快的微笑，现在只有她经历到的愁苦所留下的一种悲哀的、听天由命的神情了。她的目光有点迟钝呆板，仿佛耳朵聋了似的。她舍不得离开这个村子和这儿的农民。她想起他们怎样抬走尼古拉，在每一个小木屋旁边怎样为他做安魂祭，大家怎样同情她的悲痛，陪着她哭。在夏天和冬天有过一些日子，这些人生活得仿佛比牲口还糟，跟他们在一块儿生活真可怕，他们粗野、不老实、肮脏、醺醉。他们生活得不和睦，老是吵嘴，因为他们不是互相尊重，而是互相害怕和怀疑。谁开小酒馆，灌醉人民？农民。谁把村社、学校、教堂的公款盗用了，喝光了？农民。谁偷邻居的东西，放火烧房子，为一瓶白酒到法庭上去做假见证？谁在地方自治局和别的会议上第一个出头跟农民们作对？农民。不错，跟他们一块儿生活是可怕的。不过话说回来，他们也是人，他们跟普通人一样受苦，流泪，而且在他们的生活里没有一件事无法使人谅解。劳动是繁重的，使人一到夜晚就周身酸痛，再者冬季严寒，收获稀少，住处狭窄，任何帮助也得不到，也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寻求帮助。比他们有钱有势的人是不可能帮助人的，因为他们自己就粗野、不老实、醺醉，骂起人来照样难听。任何起码的小官儿或者地主的管事都把农民当做叫花子，即使对村长和教会的长老讲话也只称呼“你”，自以为有权利这样做。再者，那些爱财的、贪心的、放荡的、懒惰的人到村子里来只是为了欺压农民、掠夺农民、吓唬农民罢了，哪儿谈得上什么帮助或者做出好榜样呢？奥莉加想起冬天基里亚克被押去挨打的时候那两位老人的悲悲惨惨、忍气吞声的表情……现在，她可怜所有这些人，为他们难过。她一边走，一边老是回过头去瞧那些小木屋。

送出三俄里以后，玛丽亚告别，然后她跪下来，把脸凑到地面，哭诉起来：

"又剩下我孤单单一个人了，我这可怜的人啊，多么可怜，多么不幸啊……"

她照这样哭诉很久。奥莉加和萨莎很久很久还看见她跪在地上，双手抱着脑袋，一个劲儿地向一边不知对谁叩头，一些白嘴鸦在她头顶上飞来飞去。

太阳升高了，天热起来。茹科沃村远远地落在后面了。走路是畅快的，奥莉加和萨莎不久就忘了村子，也忘了玛丽亚她们多么高兴，样样东西都吸引她们。时而出现一个古老的坟丘，时而出现一长排电线杆子，一根挨着一根，伸展到不知什么地方去，到了地平线就不见了。电线神秘地嗡嗡响，时而她们远远看到一个小农庄，完全给一片苍翠遮住，飘来一股潮气和大麻的香气，不知什么缘故她们觉得好像那儿住着一些幸福的人似的，时而出现一匹皮包骨的瘦马，在田野上成为孤零零的一个白点。百灵鸟不停地歌唱，鹌鹑互相呼应。秧鸡不断尖声叫着，仿佛谁猛地丢出一个旧铁环去似的。

中午，奥莉加和萨莎走进一个大村子。那儿，在宽阔的街道上，她们遇见一个小老头，就是茹科夫将军家的厨子。他挺热，他那冒汗的、红红的秃顶在阳光里发亮。起初，他和奥莉加彼此都没认出来，后来他们正好同时看见对方，认出来了，却各走各的路，一句话也没说。有一个小木屋比别家显得新一点，阔气一点，奥莉加就在它那敞开的窗前站住，鞠一躬，提高喉咙，用尖细的、唱歌样的声调说：

"东正教的教徒啊，看在基督的份上多多周济周济吧，好让上帝保佑您，让您的爹娘在天国得到永久的安息。"

"东正教的教徒啊，"萨莎唱起来，"看在基督的份上，周济周

济吧，好让上帝保佑您，让您的爹娘在天国……”

1897 年

套中人

汝　龙译

误了时辰的猎人们在米罗诺西茨科耶村边上村长普罗科菲的堆房里住下来过夜了。他们一共只有两个人：兽医伊万·伊万内奇，和中学教师布尔金。伊万·伊万内奇姓一个相当古怪的双姓：奇姆沙—吉马莱斯基，这个姓跟他一点也不相称，全省的人就简单地叫他的本名和父名伊万·伊万内奇。他住在城郊一个养马场上，这回出来打猎是为了透一透新鲜空气。然而中学教师布尔金每年夏天都在П伯爵家里做客，对这个地区早已熟透了。

他们没睡觉。伊万·伊万内奇是一个又高又瘦的老人，留着挺长的唇髭，这时候坐在门口，脸朝外，吸着烟斗。月亮照在他身上。布尔金躺在房里的干草上，在黑暗里谁也看不见他。

他们讲起各种各样的事。顺便他们还谈到村长的妻子玛芙拉。她是一个健康而不愚蠢的女人，可是她一辈子从没走出过她家乡的村子，从没见过城市或者铁路，近十年来一直守着炉灶，只有夜间才到街上去走一走。

“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布尔金说，“那种性情孤僻、像寄生蟹或者蜗牛那样极力缩进自己的硬壳里去的人，这世界上有不少呢。也许这是隔代遗传的现象，重又退回从前人类祖先还不是群居的动物而是孤零零地住在各自洞穴里的时代的现象，不过，也许这只不过是人类性格的一种类型吧，谁知道呢？我不

是博物学家，探讨这类问题不是我的事。我只想说像玛芙拉那样的人并不是稀有的现象。是啊，不必往远里去找，就拿一个姓别里科夫的人来说好了，他是我的同事，希腊语教师，大约两个月前在我们城里去世了。当然，您一定听说过他。他所以出名，是因为他即使在顶晴朗的天气出门上街，也穿上套鞋，带着雨伞，而且一定穿着暖和的棉大衣。他的雨伞总是装在套子里，怀表也总是装在一个灰色的麂皮套子里，遇到他拿出小折刀来削铅笔，就连那小折刀也是装在一个小小的套子里的。他的脸也好像蒙着一个套子，因为他老是把脸藏在竖起的衣领里面。他戴黑眼镜，穿绒衣，用棉花堵上耳朵。他一坐上出租马车，总要叫马车夫支起车篷来。总之，在这人身上可以看出一种经常的、难忍难熬的心意，总想用一层壳把自己包起来，仿佛要为自己制造一个所谓的套子，好隔绝人世，不受外界影响。现实生活刺激他，惊吓他，老是闹得他六神不安。也许为了替自己的胆怯、自己对现实的憎恶辩护吧，他老是称赞过去，称赞那些从没存在过的东西。实际上他所教的古代语言，对他来说，也无异于他的套鞋和雨伞，使他借此躲避了现实生活。

“‘啊，希腊语多么响亮，多么美！’他说，现出甜滋滋的表情。他仿佛要证明这句话似的，眯起眼睛，举起一个手指头，念道：‘Anthropos！①’

“别里科夫把他的思想也极力藏在套子里。只有政府的告示和报纸上的文章，其中写着禁止什么事情，他才觉得一清二楚。看到有个告示禁止中学生在晚上九点钟以后到街上去，或者看到一篇文章要求禁止性爱，他就觉着又清楚又明白：这种事是禁止的，这就行了。他觉着在官方批准或者允许的事里面，老

① 希腊语：人。

是包含着使人起疑的成分，包含着隐隐约约、还没说透的成分。每逢经当局批准，城里成立一个戏剧小组，或者阅览室，或者茶馆，他总要摇摇头，低声说：

“‘当然，行是行的，这固然很好，可是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

“凡是违背法令、脱离常轨、不合规矩的事，虽然看来跟他毫不相干，却惹得他垂头丧气。要是他的一个同事参加祈祷式去迟了，或者要是他听到流言，说是中学生顽皮闹事，再不然要是有人看见一个女校的女学监傍晚陪着军官玩得很迟，他总是心慌意乱，一个劲儿地说：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在教务会议上，他那种慎重、他那种多疑、他那种纯粹套子式的论调，简直压得我们透不出气，他说什么不管男子中学里也好，女子中学里也好，青年人都品行恶劣，教室里吵吵闹闹，哎呀，只求这种事别传到上司的耳朵里去才好！哎呀，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还说如果把二年级的彼得罗夫和四年级的叶果罗夫开除，那倒很好。后来怎么样？他凭他那种唉声叹气、他那种垂头丧气、他那苍白的小脸上的黑眼镜（您要知道，那张小脸活像黄鼠狼的脸），把我们都降伏了，我们只好让步，减少彼得罗夫和叶果罗夫的品行分数，把他们禁闭起来，最后终于把他俩开除了事。他有一种古怪的习惯：常来我们的住处访问。他来到一位教师家里，总是坐下来，就此一声不响，仿佛在考察什么事似的。他照这样一言不发地坐上一两个钟头，就走了。他把这叫做‘跟同事们保持良好关系’。显然，这类拜访，这样呆坐，在他是很难受的。他所以来看我们，只不过是因为他认为这是对同事们应尽的责任罢了。我们这些教师都怕他。就连校长也怕他。您瞧，我们这些教师都是有思想的、极其正派的人，受过屠格涅夫和谢德林的教育，然而这个老穿着套鞋、拿着雨

伞的人，却把整个中学辖制了足足十五年！可是光辖制中学算得了什么？全城都受他辖制呢！我们这儿的太太们到星期六不办家庭戏剧晚会，因为怕他知道。有他在，教士们到了斋期就不敢吃荤，不敢打牌。在别里科夫这类人的影响下，在最近这十年到十五年间，我们全城的人变得什么都怕。他们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发信，不敢交朋友，不敢看书，不敢周济穷人，不敢教人念书写字……”

伊万·伊万内奇想说点什么，嗽了嗽喉咙，可是他先点燃烟斗，瞧了瞧月亮，然后才一板一眼地讲起来：

“是啊，有思想的正派人，既读屠格涅夫，又读谢德林，还读勃克尔[①]等等，可是他们却屈服，容忍这种事……问题就在这儿了。”

“别里科夫跟我同住在一所房子里，”布尔金接着说，“同住在一层楼上，他的房门对着我的房门。我们常常见面，我知道他在家里怎样生活。他在家里也还是那一套：睡衣啦，睡帽啦，护窗板啦，门闩啦，一整套各式各样的禁条和忌讳，还有：‘哎呀，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吃素对健康有害，可是吃荤又不行，因为人家也许会说别里科夫不持斋。他就吃用奶油煎的鲈鱼，这东西固然不是素食，可也不能说是斋期禁忌的菜。他不用女仆，因为怕人家对他有坏看法，于是雇了个六十岁上下的老头子做厨子，名叫阿法纳西，这人老是醉醺醺的，神志不清，从前做过勤务兵，好歹会烧一点菜。这个阿法纳西经常站在门口，两条胳膊交叉在胸前，老是长叹一声，嘟哝那么一句话：

“‘眼下啊，像他们那样的人可真是多得不行！’

① 勃克尔（1821—1862年），英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

“别里科夫的卧室挺小，活像一口箱子，床上挂着帐子。他一上床睡觉，就拉过被子来蒙上脑袋；房里又热又闷，风推动关紧的门，炉子里嗡嗡地响，厨房里传来叹息声，不祥的叹息声……

“他躺在被子底下战战兢兢。他深怕会出什么事，深怕阿法纳西来杀他，深怕小偷溜进来，然后他就通宵做噩梦，到早晨我们一块儿到学校去的时候，他闷闷不乐，脸色苍白。他所去的那个有很多人的学校，分明使得他满心的害怕和憎恶。跟我并排走路，对他那么一个性情孤僻的人来说，显然也是苦事。

“‘我们的教室里吵得很凶，’他说，仿佛极力要找一个理由说明他的愁闷似的，‘太不像话了。’

“您猜怎么着，这个希腊语教师，这个套中人，还差点结了婚。”

伊万·伊万内奇很快地回头瞟一眼堆房，说：

“您开玩笑了！”

“真的，尽管说起来古怪，可是他的确差点结了婚。有一个新的史地教师，一个原籍乌克兰、名叫米哈伊尔·萨维奇·科瓦连科的人，派到我们学校里来了。他不是一个人来的，而是带着他姐姐瓦连卡一路来的。他是个高高的、皮肤发黑的青年，手挺大，从他的脸相就看得出他说话是男低音，果然他的嗓音像是从桶子里发出来的一样：‘彭，彭，彭！’……她呢，已经不算年轻，年纪有三十岁上下了，可是她长得也高，身材匀称，黑眉毛，红脸蛋，一句话，她简直不能说是姑娘，而是蜜饯水果，活泼极了，谈笑风生，老是唱小俄罗斯的抒情歌曲，老是哈哈大笑。她动不动就发出响亮的笑声：‘哈哈哈！’我记得我们初次真正认识科瓦连科姐弟是在校长的命名日宴会上。在那些死板板的、又紧张又沉闷的、甚至把赴命名日宴会也看做应公差的教师中间，我们忽然看

见一个新的阿佛洛狄忒[①]从浪花里钻出来。她两手叉着腰，走来走去，笑啊唱的，翩翩起舞。……她带着感情唱《风在吹》，然后又唱一支抒情歌曲，随后又唱一支。她把我们大家，连别里科夫也在内，都迷住了。他挨着她坐下，露出甜滋滋的笑容，说：

"'小俄罗斯语言的柔和清脆使人联想到古希腊语言。'

"这句话她听着受用，她就开始热情而恳切地对他讲起他们在加佳奇县有一个庄园，她的妈就住在庄园里，那儿有那么好的梨，那么好的甜瓜，那么好的卡巴克[②]！乌克兰人把南瓜叫做卡巴克，把酒馆叫做希诺克，他们用红甜菜和白菜熬的红甜菜汤：'可好吃了，可好吃了，简直好吃得要命！'

"我们听啊听的，忽然大家灵机一动，生出了同样的想法。

"'要是把他们配成夫妇，那倒不错，'校长太太轻声对我说。

"不知什么缘故，我们大家这才想起来：原来我们的别里科夫还没结婚；这时候我们才觉着奇怪：不知怎么，他生活里这样一件大事，我们以前竟一直没有理会，完全忽略了。他对女人一般采取什么态度呢？这种终身大事的要紧问题他怎样替他自己解决的？这以前我们一点也没有关心过这件事。也许我们甚至不允许自己想到：一个不问什么天气总是穿着套鞋、睡觉总要挂上帐子的人，也会热爱什么人吧。

"'他已经四十多岁了，她呢，也三十了……'校长太太说明她的想法，'我看她肯嫁给他的。'

"在我们内地，由于闲得无聊的缘故，什么不必要的蠢事没做出来过啊！这是因为必要的事大家却根本不做。是啊，比方说，

① 希腊神话中爱和美的女神，相当于古罗马神话中的维纳斯，她在海里诞生，从浪花里钻出来。

② 俄语，酒馆(kaбак)。

这个别里科夫，既然大家甚至不能想象他是一个可以结婚的人，那我们何必忽然要给他撮合婚事呢？校长太太啦，学监太太啦，我们中学里的所有太太们，都活跃起来，甚至变得好看多了，仿佛忽然发现了生活目标似的。校长太太在剧院里订下一个包厢，我们一看，原来瓦连卡坐在她的包厢里面，扇着扇子，满脸放光，高高兴兴。她旁边坐着别里科夫，身材矮小、背脊拱起，看上去好像刚用一把钳子把他从家里夹来的一样。我在家里办小晚会，太太们就要求我一定邀请别里科夫和瓦连卡。总之，机器开动了。看来瓦连卡也并不反对出嫁。她在她弟弟那儿生活得不大快活，他们只会成天价吵啊骂的。比方说，有过这样一个场面：科瓦连科顺了大街大踏步走着，他是又高又壮的大汉，穿一件绣花衬衫，一绺头发从帽子底下钻出来耷拉在他的额头上，一只手拿着一捆书，另一只手拿着一根有节疤的粗手杖。他身后跟着他姐姐，也拿着书。

"'可是你啊，米哈依里克①，这本书绝没看过！'她大声争辩说，'我告诉你，我敢赌咒：你压根儿没看过！'

"'我跟你说我看过嘛！'科瓦连科大叫一声，把手杖在人行道上顿得直响。

"'唉，我的上帝，米哈伊里克！你为什么发脾气？要知道，我们谈的是原则问题啊。'

"'我跟你说我看过嘛！'科瓦连科嚷道，声音更响了。

"在家里，要是有外人在座，他们也一个劲儿地争吵。这样的生活多半使她厌烦，盼望着有自己的小窝了。况且，也该想到她的年纪，现在已经没有工夫来挑啊拣的，跟什么人结婚都行，即使是希腊语教师也将就了。附带还要说一句：我们的小姐们大多

① 米哈伊尔的爱称。

数都不管跟谁结婚，只要能嫁出去就算。不管怎样吧，瓦连卡对我们的别里科夫开始表示明显的好感了。

“别里科夫呢？他也常去拜望科瓦连科了，就跟他常来拜望我们一样。他去了就坐下，一声不响。他沉默着，瓦连卡就对他唱《风在吹》，或者用她那双黑眼睛沉思地瞧着他，再不就忽然扬声大笑：

“‘哈哈哈！’

“在恋爱方面，特别是在婚姻方面，外人的怂恿总会起很大作用。所有的人，他的同事们和太太们，开始向别里科夫游说：他应当结婚了，他的生活没有别的缺憾，只差结婚了。我们大家向他道喜，做出一本正经的脸色说了各种俗套，例如，‘婚姻是终身大事’等等。况且，瓦连卡长得不坏，招人喜欢，她是五等文官的女儿，有田庄，尤其要紧的是，她是第一个待他诚恳而亲热的女人。于是他昏了头，决定真该结婚了。”

“哦，到了这一步，就应该拿掉他的套鞋和雨伞了，”伊万·伊万内奇说。

“您只要一想就明白：这是办不到的。他把瓦连卡的照片放在自己桌子上，不断地来找我，谈瓦连卡，谈家庭生活，谈婚姻是终身大事，常到科瓦连科家去，可是他一点也没改变生活方式。甚至刚好相反，结婚决定对他起了像害病一样的影响。他变得更瘦更白，好像越发深地缩进他的套子里去了。

“‘瓦尔瓦拉[①]·萨维希娜我是喜欢的，’他对我说，露出淡淡的苦笑，‘我也知道人人都必须结婚，可是……您知道，这件事发生得这么奇突……总得细细想一想才成。’

“‘有什么可想的？’我对他说，‘一结婚，就万事大吉了。’

① 这名字的爱称即上文的瓦连卡。

“‘不成，婚姻是终身大事，人先得估量一下将来的义务和责任……免得日后闹出什么乱子。这件事弄得我六神不安，现在我通宵睡不着觉。老实说，我害怕：她和她弟弟有一种古怪的思想方法。您知道，他们议论起事情来有点古怪。她的性情又很活泼。结婚倒不要紧，说不定就要惹出麻烦来了。’

“于是他没求婚，一个劲儿地拖延，弄得校长太太和我们所有的太太都烦恼极了。他时时刻刻在估量将来的义务和责任，同时他又差不多天天跟瓦连卡出去散步，也许他认为这是在他这种情形下照理该做的事吧。他常来看我，为的是谈家庭生活。要不是因为忽然闹出一场 Kolossalische Scandal①，他临了多半会求婚，因而促成一桩不必要的、愚蠢的婚事。在我们这儿，由于闲得无聊，没事情做，照那样结了婚的，正有成千上万的先例呢。

“应该说明一下：瓦连卡的弟弟科瓦连科从认识别里科夫的第一天起，就痛恨他，受不了他。

“‘我不懂，’他常对我们说，耸一耸肩膀，‘我不懂你们怎么能够跟这个告密的家伙，那副叫人恶心的嘴脸处得下去。唉！诸位先生，你们怎么能在这儿生活下去啊！你们这儿的空气闷死人，糟透了！难道你们能算是导师，教师吗？你们是官僚，你们这儿不是学府，而是城市警察局，而且有警察岗亭里那股酸臭气味。不行，诸位老兄，我在你们这儿再住一阵，就要回到我的田庄上去，在那儿捉捉虾，教教乌克兰的小孩子念书了。我是要走的，你们呢，尽可以跟你们的犹大留在这儿，叫他遭了瘟才好！’

“要不然他就哈哈大笑，笑得流出眼泪来，时而用男低音，时而用非常尖细的嗓音，摊开双手，问我：

“‘他干么上我这儿来坐着？他要干什么？他一直坐在那儿

① 德语：大笑语。

发呆。”

“他甚至给别里科夫起了一个外号叫‘蜘蛛’。当然，关于他姐姐瓦连卡打算跟‘蜘蛛’结婚的事，我们对他绝口不谈。有一回校长太太向他暗示说，要是他姐姐跟别里科夫这么一个稳重的、为大家所尊敬的人结婚，那倒是一件好事。他就皱起眉头，嘟哝道：

“‘这不关我的事；哪怕她跟毒蛇结婚也由她。我不喜欢干涉别人的事。’

“现在，您听一听后来发生的事吧。有个促狭鬼画了一张漫画，画着别里科夫打着雨伞，穿着套鞋，卷起裤腿，正在走路，臂弯里挽着瓦连卡，下面缀着题名：‘恋爱中的 anthropos’。您要知道，那神态画得像极了。那位画家一定画了不止一夜，因为男子中学和女子中学里的教师们、宗教学校的教师们、衙门里的官儿，每人都接到一份。别里科夫也接到一份。这幅漫画给他留下极其难堪的印象。

“我们一块儿从房子里走出去，那天正好是五月一日，星期日，我们全体教师和学生事先约定在学校里会齐，然后一块儿步行到城郊的一个小树林里郊游。我们动身了，他脸色发青，比乌云还要阴沉。

“‘天下有多么歹毒的坏人！’他说，他的嘴唇发抖了。

“我甚至可怜他了。我们走啊走的，忽然间，您猜怎么着，科瓦连科骑着自行车来了，在他身后，瓦连卡也骑着自行车，涨红了脸，筋疲力尽，可是快活，兴高采烈。

“‘我们先走一步！’她嚷道，‘天气多么好啊！多么好，简直好得要命！’

“他们俩走远，不见了。我的别里科夫的脸色从发青变成发白，好像呆住了。他站住，瞧着我……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他问。‘或者，也许我的眼睛骗了我吗？难道中学教师和女人骑自行车还成体统吗？’

“‘这有什么不成体统的？’我说，‘让他们尽管骑自行车，快快活活玩一阵好了。’

“‘可是这怎么行？’他叫起来，看见我平心静气，感到惊讶，‘您在说什么呀？！’

“他大为震动，不愿意再往前走，回家去了。

“第二天他老是心不定地搓手，打哆嗦，从他的脸色看得出他身体不舒服，还没到放学的时候，他就走了，这还是他生平第一回呢。他没吃午饭。虽然门外已经完全是夏天天气，可是将近傍晚，他却穿得暖暖和和的，慢腾腾地走到科瓦连科家里去了。瓦连卡不在家，他只碰到她弟弟在家。

“‘请坐吧，’科瓦连科冷冷地说，皱起眉头：他的脸上带着睡意，饭后他打了个盹儿，刚刚醒来，心绪很坏。

“别里科夫沉默地坐了十分钟光景，然后开口了：

“‘我上您这儿来，是为了减轻我心里的负担。我心里沉重得很，沉重得很。有个不怀好意的家伙画了一张漫画，把我和另一个跟您和我都有密切关系的人画成可笑的样子。我认为我有责任向您保证我跟这事没一点关系……我没有做出什么事来该得到这样的讥诮，刚好相反，我的举动素来在各方面都称得起是正人君子。’

“科瓦连科坐在那儿生闷气，一句话也不说。别里科夫等了一会儿，然后压低喉咙，用悲凉的声调接着说：

“‘另外我还有件事情要跟您谈一谈，我已经教书多年了，您最近才开始工作。我是一个比您年纪大的同事，认为有责任给您进一个忠告。您骑自行车，这种消遣对青年的教育工作者来说是完全不成体统的。’

"'怎么见得?'科瓦连科用男低音问。

"'难道这还用解释吗,米哈伊尔·萨维奇,难道这不是理所当然吗?如果教师骑自行车,那还能希望学生做出什么好事来?他们所能做的就只有头朝下,拿大顶走路了!既然政府还没有发出通告,允许做这种事,那就做不得。昨天我吓了一大跳!我一看见您的姐姐,眼前就变得一片漆黑。一个女人或者一个姑娘骑自行车,这太可怕了!'

"'说实在的,您到底要怎么样?'

"'我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忠告您,米哈伊尔·萨维奇。您是青年人,您前途远大,您的举动得十分十分小心才成,您却这么马马虎虎,唉,多么马马虎虎!您穿着绣花衬衫出门,经常拿着些书在大街上走来走去,现在呢,又骑什么自行车。校长会听说您和您姐姐骑自行车的,然后,这事又会传到督学的耳朵里……这还会有好下场吗?'

"'讲到我姐姐和我骑自行车,这不干别人的事!'科瓦连科说,涨红了脸,'谁要来管我的家事和私事,我就叫谁滚他的蛋!'

"别里科夫脸色苍白,站起来。

"'要是您用这种口吻跟我讲话,那我就不能再讲下去了,'他说,'我请求您在我面前谈到上司的时候永远不要这样说话。您对当局应当尊敬才对。'

"'难道我说了当局什么坏话吗?'科瓦连科问,生气地瞧着他,'请您躲开我。我是正直的人,不愿意跟您这样的先生讲话。我不喜欢告密的人。'

"别里科夫心慌意乱,匆匆忙忙地穿大衣,脸上带着恐怖的神情。要知道这还是他生平第一回听到这么不客气的话。

"'随您怎么说,都由您,'他一面走出前堂,到楼梯口去,一面说,'只是我得跟您预先声明一下:说不定有人偷听了我们的

话；为了避免我们的谈话被人家误解，避免闹出什么乱子起见，我得把我们的谈话内容报告校长先生……把大意说明一下。我不能不这样做。’

“‘报告？去，报告去吧！’

“科瓦连科在他后面一把抓住他的衣领，使劲一推，别里科夫就滚下楼去，他的套鞋乒乒乓乓地响。楼梯又高又陡，不过他滚到楼下却安然无恙，站起来，摸了摸鼻子，看他的眼镜碎了没有。可是，他滚下楼的时候，偏巧瓦连卡回来了，还带着两位太太。她们站在楼下，呆呆地瞧着，这在别里科夫却比任什么事情都可怕。看样子，他情愿摔断脖子和两条腿，也不愿意成为取笑的对象。是啊，这样一来，全城的人都会听说这件事，还会传到校长耳朵里，传到督学耳朵里去。哎呀，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人家又会画一张漫画，到头来就会弄得他奉命辞职吧……

“等到他站起来，瓦连卡才认出是他。她瞧着他那滑稽的脸相、他那揉皱的大衣、他那套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以为他是自己不小心摔下来的，就忍不住扬声大笑，响得整个房子都可以听见：

“‘哈哈哈！’

“这一串响亮而清脆的‘哈哈哈’就此结束了一切：结束了婚事，结束了别里科夫的人间生活。他没听见瓦连卡说了些什么话，他什么也没看见。一到家，他第一件事就是从桌子上撤去瓦连卡的照片，然后他躺下，从此再也没有起床。

“大约三天以后，阿法纳西来找我，问我要不要派人去请医生，因为据他说，他的主人不大对头。我走到别里科夫的屋里去。他躺在帐子里，盖着被子，一声不响：不管问他什么话，他总是回答一声‘是’或者‘不’，此外就闷声不响了。他躺在那儿，阿法纳西呢，满脸愁容，皱着眉头，在他旁边走来走去，深深地叹气，可

是像酒馆一样冒出白酒的气味。

“过了一个月，别里科夫死了。我们都去送葬，那就是说，两个中学校和宗教学校的人都去了。这时候他躺在棺材里，神情温和、愉快、甚至高兴，仿佛暗自庆幸终于装进一个套子里，从此再也不必出来了似的。是啊，他的理想实现了！老天爷也仿佛在对他表示敬意，他出殡的时候天色阴沉，下着雨。我们大家都穿着套鞋，打着雨伞。瓦连卡也去送葬，等到棺材下了墓穴，她哭了一阵。我发现乌克兰的女人总是不笑就哭，对她们来说不哭不笑的心情是没有的。

“老实说，埋葬别里科夫那样的人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我们从墓园回来的时候，露出忧郁谦虚的脸相，谁也不肯露出快活的感情，像那样的感情，我们很久很久以前做小孩子的时候，遇到大人不在家，我们到花园里去跑一两个钟头，享受充分自由的时候，都经历过。啊，自由啊，自由！只要有一点点自由的影子，只要有可以享受自由的一线希望，人的灵魂就会长出翅膀来。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们从墓园回来，心绪极好。可是一个星期还没过完，生活又过得跟先前一样，跟先前一样的严峻、无聊、杂乱了。这样的生活固然没有奉到明令禁止，不过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许可啊。局面并没有变得好一点。确实，我们埋葬了别里科夫，可是另外还有多少这种套中人活着，将来也还不知道会有多少呢！”

“问题就在这儿，”伊万·伊万内奇说，点上了他的烟斗。

“那样的人，将来不知道还会有多少！”布尔金又说一遍。

这个中学教师从堆房里走出来。他是一个矮胖的男子，头顶全秃了，留着一把黑胡子，差不多齐到腰上。有两条狗跟他一块儿走出来。

“多好的月色，多好的月色！”他抬头看，说道。

这时候已经是午夜了。向右边瞧，可以看见整个村子，一条长街远远地伸出去，大约有五俄里长。一切都浸在深沉而静寂的睡乡里，没有一点动静，没有一点声音，人甚至不能相信大自然能够这么静。人在月夜看着宽阔的村街和村里的茅屋、干草垛、睡熟的杨柳，心里就会变得恬静。这时候村子给夜色包得严严紧紧，躲开了劳动、烦恼、忧愁，安心休息，显得那么温和、哀伤、美丽，看上去仿佛星星在亲切而动情地瞧着它，大地上不再有坏人坏事，一切都挺好似的。左边，村子到了尽头，便是田野。可以看见田野远远地一直伸展到天边。在这一大片浸透月光的旷野上也是没有动静，没有声音。

"问题就在这儿了，"伊万・伊万内奇又说一遍，"我们住在城里，空气污浊，十分拥挤，写些无聊的文章，玩'文特'①，这一切岂不就是套子吗？至于在懒汉、爱打官司的人、无所事事的蠢女人中间消磨我们的一生、自己说而且听人家说各式各样的废话，这岂不也是套子吗？嗯，要是您乐意，那我就给您讲一个很有教益的故事。"

"不，现在也该睡了，"布尔金说，"留到明天再讲吧。"

他俩走进堆房，在干草上睡下来。他俩盖好被子，刚要昏昏睡去，忽然听见轻轻的脚步声：吧嗒，吧嗒……有人在离堆房不远的地方走着，走了一会儿站住了，过一分钟又是吧嗒，吧嗒……狗汪汪地叫起来。

"这是玛芙拉在走来走去，"布尔金说。

脚步声渐渐听不见了。

"你看着人们做假，听着人们说假话，"伊万・伊万内奇翻了个身说，"人们却因为你容忍他们的虚伪而骂你傻瓜。你忍受侮

① 一种牌戏。

辱和委屈，不敢公开说你跟正直和自由的人站在一边，你自己也做假，还微微地笑，你这样做无非是为了混一口饭吃，得到一个温暖的角落，做个一钱不值的小官儿罢了。不成，不能再照这样生活下去了！”

“算了吧，您扯到别的题目上去了，伊万·伊万内奇，”教师说，“睡吧！”

过了大约十分钟，布尔金睡着了。可是伊万·伊万内奇不住地翻身，叹气，后来他起来，又走出去，坐在门边，点上烟斗。

1898 年

醋　　栗

汝　龙译

从大清早起，整个天空布满了雨云。那天没风，不热，可是使人烦闷，遇到灰色的阴天日子，乌云挂在田野的上空，久久不散，看样子会下雨，却又不下，那就会碰到这样的天气。兽医伊万·伊万内奇和中学教师布尔金已经走累了，依他们看来田野好像没有尽头似的。向前望去，远远的隐约可以看见米罗诺西茨戈耶村的风车，右边有一排高岗，伸展出去，越过村子，到远方才消失。他们俩都知道那是河岸，那儿有草场、绿油油的柳树、庄园，要是站在一个高岗的顶上望出去，就可以看见同样辽阔的田野，看见电报线，看见远处一列火车，像是毛毛虫在爬，遇到晴朗天气在那儿甚至看得见城市。如今，遇到这没风的天气，整个大自然显得那么温和，正在沉思。伊万·伊万内奇和布尔金对这片田野生出满腔热爱，两人都心想：这个地方多么辽阔、多么美丽啊。

"上回我们在村长普罗科菲的堆房里，"布尔金说，"您打算讲一个故事来着。"

"对了，那时候我本来想讲一讲我弟弟的事。"

伊万·伊万内奇深深地叹一口气，点上烟斗，预备开口讲故事，可是正巧这当儿下雨了。过了大约五分钟，雨下大了，连绵不断，谁也说不清什么时候雨才会停。伊万·伊万内奇和布尔金站住，考虑起来。狗已经淋湿，站在那儿，用后腿夹着尾

巴，带着温柔的神情瞧他们。

“我们得找个地方避一避雨才好，”布尔金说，“那就到阿廖欣家去吧。离这儿挺近。”

“那我们就去吧。”

他们往斜下里拐过去，穿过已经收割过的田地，时而照直走，时而往右走，后来走到大道上了。不久出现了白杨和花园，后来出现了谷仓的红房顶。有一条河，河水闪闪发光，于是眼界豁然开朗，前面是一大片水，有一个磨坊和一个白色的浴棚。这就是阿廖欣所住的索菲诺村。

磨坊在工作，声音盖过了雨声，水坝在颤抖。有几匹淋湿的马垂着头，站在大车旁边。人们披着麻袋走来走去。这儿潮湿、泥泞、不舒服，河水仿佛冰凉，不怀好意似的。伊万·伊万内奇和布尔金已经觉得周身潮湿、不干净、不舒服，脚沾着烂泥而变得挺重，他们穿过水坝，爬上坡，往地主的谷仓走去，都不说话，仿佛在互相生气似的。

有一个谷仓里筛谷机轰轰地响。门开着，滚滚的灰尘冒出来。阿廖欣本人就站在门口，这是一个四十岁光景的男子，又高又胖，头发挺长，与其说像地主，倒不如说像教授或者画家。他穿一件白的、可是好久没洗过的衬衫，拦腰系一根绳子，算是腰带，下身没穿长裤，只穿一条衬裤，靴子上也沾着烂泥和麦秸。他的眼睛和鼻子扑满灰尘，变得挺黑。他认出了伊万·伊万内奇和布尔金，显然很高兴。

“请到正房里去吧，两位先生，”他说，微微笑着，“我马上就来，用不了一分钟。”

那所房子高大，有两层楼。阿廖欣住在楼下的两个房间里，那儿有拱顶和小窗子，原先是管家们居住的。屋里设备简单，有黑面包、便宜的白酒、马具的气味。楼上的正房他难得去，只

有客人来了他才去一趟。伊万·伊万内奇和布尔金走进那所房子，遇到一个使女，是个年轻女人，长得很美，他俩一下子都站住，互相瞧了一眼。

“你们再也想不出来我看见你们有多么高兴，两位先生，”阿廖欣说，跟着他们一块儿走进前堂。“真是想不到！佩拉格娅，”他对那使女说，“给客人找几件衣服来换一换吧。顺便，我也要换一换。只是我先得去洗个澡，因为我大概打春天起就没洗过澡了。两位先生，你们愿意到浴棚里去吗？他们也好趁这功夫在这儿打点一下。”

美丽的佩拉格娅那么娇弱，看上去又那么温柔，她给他们送来毛巾和肥皂，阿廖欣就陪着客人到浴棚里去了。

“是啊，我很久没洗过澡了，”他一面脱衣服一面说，“你们看，我的浴棚挺好，这还是我父亲盖起来的，可是不知怎么，我总是没工夫洗澡。”

他在台阶上坐下，给他的长头发和脖子擦满肥皂，他四周的水就变成棕色了。

“对了，我看也是的……”伊万·伊万内奇瞧着他的头，意味深长地说。

“我很久没洗过澡了……”阿廖欣难为情地重说一遍，又用肥皂洗起来，他四周的水就变成深蓝色，跟墨水一样了。

伊万·伊万内奇走到外面去，扑通一声跳进水里，冒着雨游泳，抡开胳膊划水。他把水搅起波浪，弄得白色的百合在水浪上摇摇摆摆。他一直游到河当中水深处，扎一个猛子，过一分钟在另一个地方钻出来，接着再往远里游去，老是扎猛子，极力想够到河底。“哎呀，我的上帝啊！……”他反复说着，游得痛快极了。“哎呀，我的上帝啊！……”他游到磨坊那儿，跟农民们谈一阵，再游回来，平躺在水塘中央，仰起脸来承受雨水。

布尔金和阿廖欣已经穿好衣服，准备走了，可是他仍旧在游泳，扎猛子。

“哎呀，我的上帝啊！……”他说，“哎呀，求主怜恤我！……”

“您也游得够了！”布尔金对他嚷道。

他们回到房子里。一直等到楼上的大客厅里点上灯，布尔金和伊万·伊万内奇穿好绸长袍和暖拖鞋，在圈椅上坐下，阿廖欣本人也洗好脸，梳好头，穿好新上衣，在客厅里走来走去，显然很痛快地享受着干净、温暖、干衣服、轻便的鞋，一直等到俊俏的佩拉格娅没一点声音地在地毯上走着，温柔地微笑，用盘子端来加了果酱的茶，一直到了这时候，伊万·伊万内奇才开口讲他的故事，而且仿佛不光是布尔金和阿廖欣在听，就连藏在金边镜框里、严厉而沉静地瞧着他们的那些老老少少的太太以及军官也在听似的。

“我们一共弟兄两个，”他开口了，“我伊万·伊万内奇和我弟弟尼古拉·伊万内奇，他比我大约小两岁。我学技术行业，做了兽医。尼古拉从十九岁起就已经在税务局里工作。家父奇姆沙-吉马莱斯基本来是少年兵①，可是后来他升上去，作了军官，给我们留下世袭的贵族身份和一份小小的田产。他死后，那份小田产抵了债，可是，不管怎样，我们的童年是在乡下自由自在地度过去的。我们完全跟农民的孩子一样，一天到晚在田野上，在树林里度过，看守马匹，剥树皮，钓鱼，等等……你们知道，只要人一辈子钓过一次鲈鱼，或者在秋天见过一次鸫鸟南飞，瞧着它们在晴朗而凉快的日子里怎样成群飞过村庄，那他就再也不能做一个城里人，他会一直到死都苦苦地盼望自由

① 在十九世纪中叶的俄国，兵士的儿子从出生的那天起就编入军籍，到相当年龄就入军事学校受训。

的生活。我弟弟在税务局里老是惦记乡下。一年年过去了，他却一直坐在他那老位子上，老是抄写那些文件，老是想着一件事：怎样才能回到乡下去。他这种怀念渐渐成为明确的渴望，化成梦想，只求找个靠河或者近湖的地方给自己买下一个小小的庄园才好。

“他是个温和善良的人，我喜欢他，可是这种把自己关在自家小庄园里过一辈子的愿望，我却素来不同情。人们通常说：一个人只需要三俄尺的土地[①]。可是要知道，三俄尺的土地是死尸所需要的地方，而不是活人需要的。现在还有人说，要是我们的知识分子贪恋土地，盼望有个庄园，那是好事。可是要知道，这种庄园也就是三俄尺土地。离开城市，离开斗争，离开生活的喧嚣，隐居起来，躲在自己的庄园里，这算不得生活，这是自私自利，偷懒，这是一种修道主义，可又是不见成绩的修道主义。人所需要的不是三俄尺土地，也不是一个庄园，而是整个地球，整个大自然，在那广大的天地中人才能够尽情发挥他自由精神的所有品质和特点。

“我弟弟尼古拉坐在他那办公室里，梦想将来怎样喝他自己家里的白菜汤，那种汤怎样散发满院子的清香，他怎样在绿草地上吃饭，怎样在太阳底下睡觉，怎样一连好几个钟头坐在大门外的凳子上眺望田野和树林。农艺书和日历上所有那些农艺建议，成了他的欢乐，成了他心爱的精神食粮。他也喜欢看报，可是他光看报纸上的一种广告，说某地有若干亩田地，连同草场、庄园、小溪、花园、磨坊和活水的池塘等一并出售。他脑子里就暗暗描出花园的幽径、花卉、水果、椋鸟巢、池塘里的鲫鱼，总之，你们知道，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些想象的图画因

① 指墓穴的长度。

他看到的广告不同而有所不同，可是不知什么缘故，其中每一个画面都一定有醋栗。他不能想象一个庄园，一个饶有诗意的安乐窝里会没有醋栗。

"'乡村生活自有它舒服的地方，'他常说，'在阳台上一坐，喝一喝茶，自己的小鸭子在池塘里泅水，各处一片清香，而且……而且醋栗成熟了。'

"他常画他田庄的草图，而每一回他的草图上都离不了这几样东西：（甲）主人的正房，（乙）仆人的下房，（丙）菜园，（丁）醋栗。他生活节俭，省吃省喝，上帝才知道他穿的是什么衣服，活像叫花子，可是不断地攒钱，存在银行里。他变得贪财极了。我一瞧见他就痛心，常给他点钱，遇到过节也总要寄点钱给他，可是他连这点钱也收藏起来。一个人要是打定了主意，那你就拿他没法办了。

"许多年过去了，他调到别的省里去了。他年纪也已经过四十岁，却仍旧看报上的广告，存钱。后来我听说他结婚了。他仍旧存心要买一个有醋栗的庄园，就娶了一个又老又丑的寡妇，其实对她一点感情也谈不上，只因为她有几个臭钱罢了。跟她结婚以后，他生活仍旧吝啬，老是弄得她吃不饱，同时，他把她的钱存在银行里，却写上他自己的名字。早先她嫁给一个邮政局长，跟他一块儿过活的时候，吃惯馅饼，喝惯果子露酒，可是跟第二个丈夫一块儿过日子，却连黑面包也吃不够；过着这样的生活，她开始憔悴，而且不出三年就把灵魂交给上帝了①。当然，我的弟弟一分钟也没想过她的死要由他负责。金钱跟白酒一样，会把人变成怪物。从前我们城里有个垂危的商人，他临死叫人给他端来一碟蜂蜜，把他所有的钱钞和彩票就着蜜一

① 意思是"死了"。

古脑儿吃到肚子里，让谁也得不着。有一回我正在一个火车站检查牲口，正巧有个马贩子摔到火车头底下，压断了一条腿。我们把他抬到候车室里，血哗哗地流，样子真是可怕，可是他老是求大家找回他的腿，老是放心不下：原来那条压断的腿所穿的靴子里有二十卢布，他深怕那点钱丢了。”

“您岔到别的事情上去了，”布尔金说。

“我的弟媳死后，”伊万·伊万内奇沉吟了半分钟，接着说。“我弟弟就开始给他自己物色一份田产。当然，尽管物色了五年，到头来仍旧会出错，买下来的东西跟所想望的迥然不同。我弟弟尼古拉托中人买成一个抵押过的庄园，有一百十二俄亩土地，有主人的正房，有仆人的下房，有花园，可是单单没有果树园，没有醋栗，没有池塘和小鸭子。河倒是有，可是河水的颜色跟咖啡一样，因为田产的一边是造砖厂，另一边是烧兽骨的工场①。可是我的尼古拉·伊万内奇倒也并不十分难过，他订购二十株醋栗树，栽好，照地主的排场过起来了。

“去年我去探望他。我心想我要去看看那儿的情况怎么样。我弟弟在来信上称它为‘楚木巴罗克洛夫芜园，又称吉马莱斯科耶’的。我是在下午到达那个‘又称吉马莱斯科耶’的。天挺热。到处都是沟渠、围墙、篱笆、栽成一行行的杉树，弄得人不知道怎样才能走到院子里去，应该把马拴在哪儿。我向房子走去，迎面遇见一条红毛的肥狗，活像一头猪。它想叫一声，可又懒得叫。厨娘从厨房里走出来，是一个光脚的胖女人，看样子也像一头猪。她说主人吃过饭后正在休息。我走进去看我弟弟。他在床上坐着，膝上盖一条被子。他老了，胖了，皮肉发松，他的脸颊、鼻子、嘴唇，全都往前拱出去，眼看就要跟

① 烧兽骨是为了制胶。

猪那样咕咕叫着钻进被子里去了。

“我们互相拥抱，哭了几声，一半因为高兴，一半也因为凄凉地想到我们原先都年轻，现在两人却白发苍苍，快要入土了。他穿好衣服，领我出去看他的田庄。

“‘怎么样，你在这儿过得好吗？’我问。

“‘哦，还不坏，谢谢上帝，我过得很好。’

“他不再是往日那个畏畏缩缩的、可怜的文官，而是真正的地主，老爷了。他已经在这儿住熟，习惯，而且觉得很有味道了。他吃得很多，常到浴棚去洗澡，长得胖起来，已经跟村社和两个工厂打过官司，农民若不称呼他‘老爷’，就老大地不高兴。他还带着老爷气派郑重其事地关心他的灵魂的得救，就做起好事来，然而并不是简简单单地做，却是摆足了架子做的。然而那是什么样的好事啊！他用苏打和蓖麻子油给农民治各种病，到了他的命名日就在村子中央作一回谢恩祈祷，然后摆出半桶白酒来请农民喝，自以为事情就该这么办。啊，那可怕的半桶白酒。今天，这位胖地主拉着农民们到地方行政长官那儿去控告他们放出牲畜来践踏他的庄稼，明天遇上隆重的节日，却请那些农民喝半桶白酒，他们喝酒，嚷着：‘乌拉！’喝醉了的人就给他叩头。生活只要变得好一点，吃得饱，喝得足，闲着不做事，就会在俄罗斯人身上培养出顶顶骄横的自大。尼古拉·伊万内奇当初在税务局里自己甚至不敢有自己的见解，现在说起话来却没有一句不是真理，而且总是用大臣的口气：‘教育是必要的，但是对老百姓来说，还未免言之过早。’‘体罚总的来说是有害的，可是遇到某些情形，这却是有益的，不可缺少的。’

“‘我了解老百姓，我会应付他们，’他说，‘老百姓都喜欢我。我只要动一动手指头，老百姓就会把我要办的事统统给我办好。’

“请注意，这些话都是带着贤明而慈悲的笑容说出来的。他把‘我们这些贵族’‘我以贵族的身分看来’反反复复说了二十遍。他分明已经不记得我们的祖父是农民、父亲是兵了。就连我们的姓，奇姆沙—吉马莱斯基，实际上是个不相称的姓，他现在也觉着响亮、高贵、十分中意了。

“可是问题不在他，而在我自己了。我要跟你们讲一讲我在他那庄园上盘桓了短短几个钟头，我自己起了什么变化。傍晚，我们正在喝茶，厨娘端来满满一盘醋栗放在桌子上。这不是买来的，而是他自己家里种的，自从那些灌木栽下以后，这还是头一回收果子。尼古拉·伊万内奇笑起来，对那些醋栗默默地瞧了一分钟，眼睛里含着一包眼泪，他兴奋得说不出话来。然后他拿起一颗醋栗送进嘴里，瞧着我，现出小孩子终于得到心爱的玩具那种得意的神情，说：

“‘多好吃啊！’

“他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不住地反复说道：

“‘啊，真好吃！你尝一尝吧！’

“那些醋栗又硬又酸，可是普希金说得好：‘我们喜爱使人高兴的谎话，胜过喜爱许许多多的真理。’[1]我看见了一个幸福的人，他的心心念念的梦想显然已经实现，他的生活目标已经达到，他所想望的东西已经到手，他对他的命运和他自己都满意了。不知什么缘故，往常我一想到人的幸福，就不免带一点哀伤的感觉，这一回亲眼看到幸福的人，我竟生出一种跟绝望相近的沉重感觉。夜里我心头特别沉重。他们在我弟弟的卧室的隔壁房间里为我搭好一张床，我听见他没有睡着，老是爬下

① 引自普希金的诗《英雄》，但引文不全，原文是“我们喜爱使人高兴的谎话，胜过喜爱许许多多卑微的真理”。——俄文本编者注

床来，走到那盘醋栗跟前，拿一颗吃一吃。我心想：实际上有多少满足而幸福的人啊！这是一种多么令人沮丧的势力！你们看一看这种生活吧：强者骄横而懒惰，弱者无知而且跟牲畜那样生活着，处处都是叫人没法相信的贫穷、拥挤、退化、酗酒、伪善、撒谎……可是偏偏所有的屋子里也好，街上也好，却一味的心平气和，安安静静。一个城市的五万居民当中竟没有一个人叫喊一声，大声发泄一下他的愤慨。我们看见人们到市场上去买食物，白天吃饭，晚上睡觉，他们说废话，结婚，衰老，心平气和地送死人到墓园去。可是那些受苦受难的人，那些在幕后什么地方正在进行着的人生惨事，我们却没看见，也没听见。处处都安静而太平，提抗议的只有那些没声音的统计表：若干人发了疯，若干桶白酒喝光了，若干儿童死于营养不良……这样的世道显然是必要的，幸福的人所以会感到逍遥自在，显然只是因为那些不幸的人沉默地背着他们的重担，缺了这种沉默想要幸福就办不到。这是普遍的麻木不仁。第一个幸福而满足的人的房门背后都应当站上一个人，拿一个小锤子经常敲着门，提醒他：天下还有不幸的人，不管他自己怎样幸福，可是生活早晚会向他露出爪子来，灾难早晚会降临——疾病啦，贫穷啦，损失啦，到那时候谁也不会看见谁，谁也不会听见他，就跟现在他看不见别人，听不见别人一样。可是拿小锤子的人却没有，幸福的人无忧无虑地生活下去，日常的小烦恼微微地激动他，就跟微风吹动白杨一样，真是天下太平。”

“那天晚上我才明白：我也幸福而满足，”伊万·伊万内奇接着说，站起来了，“我在吃饭和打猎的时候也教导过别人，说应该怎样生活，怎样信仰宗教，怎样驾驭老百姓。我也常说学问是光明，教育是必不可少的，可是对普通人来说，目前只要认得字，能写字，也就够了。我常说：自由是好东西，我们生

活中不能没有它，就跟不能没有空气一样，不过我们得等待。对了，我常说那样的话，现在我却要问：'为什么要等？'"伊万·伊万内奇问，生气地瞧着布尔金。"我问你们：为什么要等？根据什么理由？人们就告诉我说：什么事都不是一下子就能办到的；各种思想都要渐渐地到一定的时期才能在生活里实现。可是这话是谁说的？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这话对？你们引证事物的自然规律，引证社会现象的合法性，可是我，一个有思想的活人，站在一道壕沟面前，本来也许可以从上面跳过去，或者在上面搭座桥走过去，却偏要等它自动封口，或者等它让淤泥填满，难道这样的事还说得上什么规律和合法性？再说一遍，为什么要等？等到没有了生活的力量才算吗？可是人又非生活不可，而且也渴望生活！

"那一次一清早，我从弟弟家里出来，走了，从此我在城里住着就感到不能忍受。城里的那种和平安静压得我不好受。我不敢看人家的窗子，因为这时候再也没有比幸福的一家人团团围住桌子喝茶的光景更使我难受的了。我已经老了，不适宜作斗争了，我甚至不会憎恨人了。我只能满心地悲伤，生气，烦恼，一到夜里，我的脑子里种种思想纷至沓来，弄得我十分激动，睡不着觉……唉，要是我年轻点就好了！"

伊万·伊万内奇激动得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反复地说：

"要是我年轻点就好了！"

他忽然走到阿廖欣面前，先是握住他的一只手，后来又握住他的另一只手。

"帕维尔·康斯坦丁内奇！"他用恳求的声调说，"不要心平气和，不要容您自己昏睡！趁您还年轻力壮，血气方刚，要永不疲倦地做好事情！幸福是没有的，也不应当有。如果生活有

意义，有目标，那意义和目标就绝不是我们自己的幸福，而是比这更伟大更合理的东西。做好事情吧！”

这些话，伊万·伊万内奇是带着可怜样的、恳求的笑脸说出来的，仿佛他本人为自己请求一桩什么事似的。

然后这三个人在客厅里挑了三张圈椅各据一方坐下来，沉默了。伊万·伊万内奇的故事既没满足布尔金，也没满足阿廖欣。金边镜框里的将军们和太太们在昏光中显得像是活人，低下眼睛来瞧他们，在这样的时候听那个可怜的、吃醋栗的文官的故事觉得乏味得很。不知什么缘故他们很想谈一谈或者听一听高雅的人和女人的事。他们所在的这个客厅里，样样东西，蒙着套子的枝形烛架啦，圈椅啦，脚底下的地毯啦，都在述说如今在镜框里低下眼睛瞧他们的那些人，从前就在这房间里走动过，坐过，喝过茶，现在俊俏的佩拉格娅正在这儿没一点声音地走来走去；这倒比一切故事都美妙得多呢。

阿廖欣困得要命，他一清早两点多钟就起床干农活儿，现在他的眼皮粘在一起了，可是他深怕客人等他走后也许会讲出什么有趣的故事，就留连着没走。他并没细想伊万·伊万内奇刚才所讲的是不是有道理，正确，反正他的客人没谈起麦粒，也没谈起干草，也没谈起煤焦油，所谈的都是跟他的生活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事，他不由得暗自高兴，盼望他们接着谈下去才好……

“不过，现在该睡了，”布尔金说，站起来，“请允许我跟你们道一声晚安吧。”

阿廖欣道了晚安，走下楼回到自己的住处去。客人们仍旧待在楼上。他俩被人领到一个大房间里过夜，房间里安着两张旧的雕花木床，墙角有一个象牙的耶稣受难像的十字架。那两张凉快的大床由俊俏的佩拉格娅铺好了被褥，新洗过的床单冒

出好闻的气味。

伊万·伊万内奇一声不响地脱掉衣服，躺下。

“主啊，饶恕我们这些罪人吧！”他说，拉过被子来蒙上头。

他的烟斗放在桌子上，冒出一股浓烈的烟草的焦气。布尔金很久睡不着觉，不住地纳闷，想不出这股难闻的气味是打哪儿来的。

雨点通宵抽打着窗上的玻璃。

1898 年

约 内 奇

汝 龙译

1

每逢到这个省城来的人抱怨这儿的生活枯燥而单调，当地的居民仿佛要替自己辩护似的，就说正好相反，这个城好得很，说这儿有图书馆、剧院、俱乐部，常举行舞会，最后还说这儿有些有头脑的、有趣味的、使人感到愉快的人家，尽可以跟他们来往。他们还提出图尔金家来，说那一家人要算是顶有教养，顶有才气的了。

那一家人住在本城大街上自己的房子里，跟省长的官邸相离不远。伊万·彼得罗维奇·图尔金本人是一个胖胖的、漂亮的黑发男子，留着络腮胡子，常常为了慈善性的募捐举办业余公演，自己扮演老年的将军，咳嗽的样儿挺可笑。他知道许多趣闻、谜语、谚语，喜欢开玩笑，说俏皮话，他脸上老是露出这么一种表情：谁也弄不清他是在开玩笑呢，还是说正经话。他的妻子薇拉·约瑟福芙娜是一个身材瘦弱、模样俊俏的夫人，戴着夹鼻眼镜，常写长篇和中篇小说，喜欢拿那些小说当着客人朗诵。女儿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是一个年轻的姑娘，会弹钢琴。总之，这个家庭的成员各有各的才能。图尔金一家人殷勤好客，而且带着真诚的纯朴，兴致勃勃地在客人面前显露各自的才能。他们那所高大的砖砌的房子宽敞，夏天凉快，一半

的窗子朝着一个树木苍郁的老花园，到春天就有夜莺在那儿歌唱。每逢家里来了客人，厨房里就响起叮叮当当的菜刀声，院子里散布一股煎洋葱的气味，这总是预告着一顿丰盛可口的晚餐要开出来了。

当德米特里·约内奇·斯达尔采夫医师刚刚奉派来做地方自治局医师，在离城九俄里以外的嘉里日住下来的时候，也有人告诉他，说他既是有知识的人，那就非跟图尔金家结交不可。冬天，有一天在大街上他经人介绍跟伊万·彼得罗维奇相识了。他们谈到天气、戏剧、霍乱，随后伊万·彼得罗维奇就邀他有空上自己家里来玩。到春天，有一天正逢节期，那是耶稣升天节[1]，斯达尔采夫看过病人以后，动身到城里去散散心，顺便买点东西。他不慌不忙地走着去（他还没置备马车），一路上哼着歌：

在我还没喝下生命之杯里的泪珠的时候……[2]

在城里，他吃过午饭，在公园里逛一阵，后来忽然想起伊万·彼得罗维奇的邀请，仿佛这个念头自动来到他心头似的，他就决定到图尔金家去看看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

“您老好哇？”伊万·彼得罗维奇说，走到门外台阶上来接他。“看见这么一位气味相投的客人驾到，真是高兴得很，高兴得很。请进。我要把您介绍给我的贤妻。薇罗琪卡[3]，我跟他说

① 基督教的节日，在复活节后的第四十日。

② 意思是“在我还不懂愁苦的时候……”，这是诗人杰尔维格的诗《悲歌》，经另一诗人亚科甫科夫编成歌曲。

③ 薇拉的爱称。

过，”他接着说，同时把医师介绍给他妻子，“我跟他说过，按照法律他可没有任何理由老是坐在医院的家里，他应该把公余的时间用在社交上才对。对不对，亲爱的？”

“请您坐在这儿吧，”薇拉·约瑟福芙娜说，叫她的客人坐在她身旁。“您满可以向我献献殷勤。我丈夫固然爱吃醋，他是奥赛罗①，不过我们可以做得很小心，叫他一点也看不出来。”

“哎，小母鸡，你这宠坏了的女人！……”伊万·彼得罗维奇温柔地喃喃道，吻了吻她的额头。“您来得正是时候，”他又转过身来对客人说，“我的贤妻写了一部伟乎其大的著作，今天她正打算高声朗诵一遍呢。”

“好让②。”薇拉·约瑟福芙娜对丈夫说，“dites que l'on nous donne du thé③。”

斯达尔采夫由他们介绍，跟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一个十八岁的姑娘，见了面。她长得很像母亲，也瘦弱，俊俏。她的表情仍旧孩子气，腰身柔软而苗条。她那已经发育起来的处女胸脯，健康而美丽，叫人联想到春天，真正的春天。然后他们喝茶，外加果酱、蜂蜜，还有糖果和很好吃的饼干，那饼干一送进嘴里就立时溶掉。等到黄昏来临，别的客人就渐渐来了。伊万·彼得罗维奇用含着笑意的眼睛瞧着每一个客人，说：

“您老好哇？”

然后，大家都到客厅里坐下来，现出很严肃的脸色。薇拉·约瑟福芙娜就朗诵她的长篇小说。她这样开头念：“寒气重了

① 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所著剧本《奥赛罗》中的男主人公。他疑妻不贞，杀死了她。

② 俄文伊万等于法文的让。

③ 法语：叫人给我们拿茶来。

……”窗子大开着，从厨房飘来菜刀的叮当声和煎洋葱的气味……人们坐在柔软的、深深的圈椅里，心平气和。在客厅的昏暗里灯光那么亲切地眏着眼。眼前，在这种夏日的黄昏，谈笑声从街头阵阵传来，紫丁香的香气从院子里阵阵飘来，于是寒气浓重的情景和夕阳的冷光照着积雪的平原和独自赶路的行人的情景，就不容易捉摸出来了。薇拉·约瑟福芙娜念到一个年轻美丽的伯爵小姐怎样在自己的村子里办学校，开医院，设立图书馆，怎样爱上一个流浪的画家。她念着实生活里绝不会有的故事，不过听起来还是很受用，很舒服，使人心里生出美好宁静的思想，简直不想站起来……

“真不赖……”伊万·彼得罗维奇柔声说。

有一位客人听啊听的，心里飞到很远很远的什么地方去了，用低到刚刚能听见的声音说：

“对了……真的……”

一个钟头过去了，又一个钟头过去了。附近，在本城的公园里，有一个乐队在奏乐，歌咏队在唱歌。薇拉·约瑟福芙娜合上她的稿本，大家沉默五分钟，听着歌咏队合唱的《卢契努希卡》，那支歌道出了小说里所没有的，实生活里所有的情趣。

“您把您的作品送到杂志上发表吗？”斯达尔采夫问薇拉·约瑟福芙娜。

“不，”她回答。“我从来不拿出去发表。我写完，就藏在柜子里头。何必发表呢？”她解释道。“要知道，我们已经足可以维持生活了。”

不知因为什么缘故，人人叹一口气。

“现在，科契克[①]，你来弹个什么曲子吧，”伊万·彼得罗维

① 叶卡捷琳娜的爱称。

奇对女儿说。

钢琴的盖子掀开，乐谱放好，翻开。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坐下来，两只手按琴键，然后使足了气力按，按了又按，她的肩膀和胸脯颤抖着。她一个劲儿地按同一个地方，仿佛她不把那几个琴键按进琴里面去就决不罢休似的。客厅里满是铿锵声，仿佛样样东西，地板啦，天花板啦，家具啦……都发出轰隆轰隆的响声。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正在弹一段很难的曲子，那曲子所以有趣味就因为它难，它又长又单调。斯达尔采夫听着，幻想许多石块从高山上落下来，一个劲儿地往下落，他巴望着那些石块快点停住，别再落了才好。同时，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紧张地弹着，脸儿绯红，劲头很大，精力饱满，一绺卷发披下来盖在她的额头，很招他喜欢。他在嘉里日跟病人和农民一块儿过了一冬，现在坐在这客厅里，看着这年轻的、文雅的、而且多半很纯洁的人，听着这热闹的、冗长的、可又高雅的乐声，这是多么愉快，多么新奇啊……

“嗯，科契克，你以前从没弹得像今天这么好，”当女儿弹完，站起来的时候，伊万·彼得罗维奇说，眼里含着一包眼泪，“死吧，丹尼司，你再也写不出更好的东西来了。”①

大家围拢她，向她道贺，表示惊奇，说他们有很久没听到过这么好的音乐了。她默默地听着，微微地笑，周身显出得意的神态。

“妙极了！好极了！”

“好极了！”斯达尔采夫受到大家的热情的感染，说。“您是在哪儿学的音乐？”他问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是在音乐

① 这是极高的赞语，似是波乔木金公爵对伟大的俄罗斯剧作家冯维辛说的，那是在1872年喜剧《纨绔少年》初次公演以后。

学院吗?"

"不,我刚在准备进音乐学院,眼下我在家里跟扎夫洛芙斯卡娅太太学琴。"

"您在这儿的中学毕业了?"

"哦,没有!"薇拉·约瑟福芙娜替她回答。"我们在家里请了老师。您会同意,在普通中学或者贵族女子中学里念书说不定会受到坏影响。年轻的女孩子正当发育的时候是只应该受到母亲的影响的。"

"可是,我还是要进音乐学院,"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说。

"不,科契克爱她的妈妈。科契克不会干伤爸爸妈妈心的事。"

"不嘛,我要去!我要去!"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逗趣地说,耍脾气,还跺了一下脚。

吃晚饭的时候,轮到伊万·彼得罗维奇来显才能了。他眼笑脸不笑地谈趣闻,说俏皮话,提出一些荒谬可笑的问题,自己又解答出来。他始终用一种他独有的奇特语言高谈阔论,那种语言经长期的卖弄俏皮培养成功,明明早已成了他的习惯:什么"伟乎其大"啦,"真不赖"啦,"一百二十万分的感谢您"啦,等等。

可是这还没完。等到客人们酒足饭饱,心满意足,聚集在前厅,拿各人的大衣和手杖,他们身旁就来了个听差帕夫卢沙,或者,按照这家人对他的称呼,就是巴瓦,一个十四岁的男孩,头发剪得短短的,脸蛋儿胖胖的。

"喂,巴瓦,表演一下!"伊万·彼得罗维奇对他说。

巴瓦就拉开架式,向上举起一只手,用悲惨惨的声调说:"苦命的女人,死吧!"

大家就哈哈大笑。

"真有意思，"斯达尔采夫走到街上，想道。

他又走进一个酒店，喝点啤酒，然后动身回家，往嘉里日走去。一路上，他边走边唱：

在我听来，你的声音那么亲切，那么懒散……①

走完九俄里路，上了床，他却一丁点倦意也没有，刚好相反，他觉得自己仿佛能够高高兴兴地再走二十俄里似的。

"真不赖……"他想，笑着昏昏睡去。

2

斯达尔采夫老是打算到图尔金家去玩，不过医院里的工作很繁重，他无论如何也抽不出空闲工夫来。就这样，有一年多的时间在辛劳和孤独中过去了。可是有一天，他接到城里来的一封信，装在淡蓝色信封里……

薇拉·约瑟福芙娜害偏头痛②，可是最近科契克天天吓唬她，说是她要进音乐学院，那病就越发常犯了。全城的医师都给请到图尔金家去过，最后就轮到了地方自治局医师。薇拉·约瑟福夫娜写给他一封动人的信，信上求他来一趟，解除她的痛苦。斯达尔采夫去了，而且从此以后常常，常常上图尔金家去……他果然给薇拉·约瑟福芙娜略微帮了点忙，她已经在对

① 这是普希金抒情诗《夜》中的一行，在谱成歌曲时作曲家已略加更动。原句不是这样，而是"在你听来，我的声音那么亲切，那么懒散……"

② 偏头痛是一种神经性的头痛。

所有的客人说他是个不同凡响的、医道惊人的医师了。不过，现在他上图尔金家去，却不再是为了医治她的偏头痛了……

那天正逢节日。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坐在钢琴前弹完了她那冗长乏味的练习曲。随后他们在饭厅里坐了很久，喝茶，伊万·彼得罗维奇讲了个逗笑的故事。后来，门铃响了，伊万·彼得罗维奇得上前厅去迎接客人。趁这一时的杂乱，斯达尔采夫十分激动地低声对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说：

"我求求您，看在上帝面上，别折磨我，到花园里去吧！"

她耸耸肩头，仿佛觉得莫名其妙，不明白他要拿她怎么样似的。不过她还是站起来，去了。

"您一弹钢琴就要弹上三四个钟头，"他跟在她的后面走着，说，"然后您陪您母亲坐着，简直没法跟您讲话。我求求您，至少给我一刻钟的工夫也好。"

秋天来了，古老的花园里宁静而忧郁，黑色的树叶盖在人行道上。天已经提早黑下来了。

"我有整整一个星期没看见您，"斯达尔采夫接着说，"但愿您知道那是多么苦就好了！请坐。请您听我说。"

在花园里，他们两个人有一个喜欢流连的地方：一棵枝叶繁茂的老枫树底下的一个长凳。这时候他们就在长凳上坐下来。

"您有什么事？"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用办公事一样的口吻干巴巴地问。

"我有整整一个星期没看见您了，我有这么久没听见您的声音。我想念得好苦，我一心巴望着听听您说话的声音。那您就说吧。"

她那份娇嫩，她那眼睛和脸颊的天真神情，迷住了他。就是在她的装束上，他也看出一种与众不同的妩媚，由于朴素和天真烂漫的风韵而动人。同时，尽管她天真烂漫，在他看来，她

却显得很聪明，很开展，超过她目前的年龄了。他能够跟她谈文学，谈艺术，想到什么就跟她谈什么，还能够对她发牢骚，抱怨生活，抱怨人们，不过，在这种严肃的谈话的半中央，有时候她会忽然没来由地笑起来，或者跑回房里去。她跟这城里的差不多所有的女孩子一样，看过很多书（一般说来本城的人是不大看书的，本地图书馆里的人说，要不是因为有这些女孩子和年轻的犹太人，图书馆尽可以关掉）。这使得斯达尔采夫无限的满意，每回见面，他总要兴奋地问她最近几天看了什么书，等到她开口讲起来，他就听着，心里发迷。

"自从我上回跟您分别以后，这个星期您看过什么书？"他现在问。"说一说吧，我求求您了。"

"我一直在看皮谢姆斯基[1] 写的书。"

"究竟是什么书呢？"

"《一千个农奴》，"科契克回答。"皮谢姆斯基的名字真可笑，叫什么阿列克谢·菲奥菲拉克特奇！"

"您这是上哪儿去啊？"斯达尔采夫大吃一惊，因为她忽然站起来，朝房子那边走去。"我得跟您好好谈一谈才行，我有话要说……哪怕再陪我坐上五分钟也行，我央求您了！"

她站住，好像要说句话，后来却忸怩地把一张字条塞在他手里，跑回正房，又坐到钢琴那儿去了。

"请于今晚十一时，"斯达尔采夫念道，"赴墓园，于杰梅季墓碑附近相会。"

"哼，这可一点也不高明，"他暗想，清醒过来，"为什么挑中了墓场？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明明白白的：科契克在开玩笑。说真的，既然城里有

① 皮谢姆斯基（1821—1881），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大街和本城的公园可以安排做相会的地方，那么谁会正正经经地想起来约人三更半夜跑到离城那么远的墓园去相会？他身为地方自治局医师，又是明情达理的稳重人，却唉声叹气，接下字条，到墓园去徘徊，做出现在连中学生都会觉得可笑的傻事，岂不丢脸？这番恋爱会弄到什么下场呢？万一他的同事听到这种事，会怎么说呢？这些，是斯达尔采夫在俱乐部里那些桌子旁边走来走去，心中暗暗想着的，可是到十点半钟，他却忽然动身上墓园去了。

他已经买了一对马，还雇了一个车夫，名叫潘捷列伊蒙，穿一件丝绒的坎肩。月光照耀着。空中没有一丝风，天气暖和，然而是秋天的那种暖和。城郊屠宰场旁边，有狗在叫。斯达尔采夫叫自己的车子停在城边一条巷子里，自己步行到墓园去。“各人有各人的怪脾气，”他想。“科契克也古怪，谁知道呢？说不定她不是在开玩笑，也许倒真会来呢，”他沉湎于这种微弱空虚的希望，这使得他陶醉了。

他在田野上走了半俄里路。远处，墓园现出了轮廓，漆黑的一长条，跟树林或大花园一样。白石头的围墙显露出来，大门也看得见了……借了月光可以看出大门上的字：“大限临头……”斯达尔采夫从一个小门走进去，头一眼看见的是宽阔的林荫路两边的白十字架、墓碑以及它们和白杨的阴影。四外远远的地方，可以看见一团团黑东西和白东西，沉睡的树木垂下枝子来凑近白石头。仿佛这儿比田野上亮一点似的，枫树的树叶印在林荫路的黄沙土上，印在墓前的石板上，轮廓分明，跟野兽的爪子一样，墓碑上刻的字清清楚楚。初一进来，斯达尔采夫看着这情景惊呆了，这地方，他还是生平第一次来，这以后大概也不会再看见：这是跟人世不一样的另一个天地，月光柔和美妙，就跟躺在摇篮里睡熟了似的，在这个世界里没有生

命，无论什么样的生命都没有，不过每棵漆黑的白杨、每个坟堆，都使人感到其中有一种神秘，它应许了一种宁静、美丽、永恒的生活。石板、残花、连同秋叶的清香都在倾吐着宽恕、悲伤、安宁。

四周一片肃静。星星从天空俯视这深奥的温顺。斯达尔采夫的脚步声很响，这跟四周的气氛不相称。直到教堂的钟声响起来，而且他想象自己死了，永远埋在这儿了，他这才感到仿佛有人在瞧他。一刹那间他想到这不是什么安宁和恬静，只不过是由空无所有而产生的不出声的愁闷和断了出路的绝望罢了……

杰梅季墓碑的形状像一个小礼拜堂，顶上立着一个天使。从前有一个意大利歌剧团路过这个城，团里有一个女歌手死了，就葬在这儿，造了这墓碑。本城的人谁也不记得她了，可是墓门上边的油灯反映着月光，仿佛着了火似的。

这儿一个人也没有。当然，谁会半夜上这儿来呢？可是斯达尔采夫等着。仿佛月光点燃他的热情似的，他热情地等着，暗自想象亲吻和拥抱的情景。他在墓碑旁边坐了半个钟头，然后在侧面的林荫路上走来走去，手里拿着帽子，等着，想着这些坟堆里不知埋葬了多少妇人和姑娘，她们原先美丽妩媚，满腔热爱，每到深夜便给热情燃烧着，浸沉在温存抚爱里。说真的，大自然母亲多么歹毒地要弄人！想到这里觉得多么委屈啊！斯达尔采夫这样暗想着，同时打算呐喊一声，说他需要爱情，说他不惜任何代价一定要等着爱情。由他看来，在月光里发白的不再是一方方大理石，却是美丽的肉体。他看见树荫里有些人影怕难为情地躲躲闪闪，感到她们身上的温暖。这种折磨叫人好难受啊……

仿佛一块幕落下来似的，月亮走到云后面去，忽然间四周

全黑了。斯达尔采夫好容易才找到门口（这时候天色漆黑，而秋夜总是这么黑的）。后来他又走了一个半钟头光景才找到停车的巷子。

“我累了。我的脚都站不稳了，”他对潘捷列伊蒙说。

他舒舒服服地在马车上坐下，暗想：

“唉，我这身子真不该发胖！”

3

第二天黄昏，他到图尔金家里去求婚。不料时机不凑巧，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正在自己的房间里由一个理发匠为她理发。她正准备到俱乐部去参加跳舞晚会。

他只好又在饭厅里坐着，喝了很久的茶。伊万·彼得罗维奇看出客人有心事，烦闷，就从坎肩的口袋里掏出一封可笑的信来，那是由管理田庄的一个日耳曼人写来的，说是“在庄园里所有的铁器已经毁灭，粘性自墙上掉下。”①

“他们大概会给一笔丰厚的嫁资，”斯达尔采夫想，心不在焉地听着。

一夜没睡好，他发觉自己老是发呆，仿佛有人给他喝了很多催眠的甜东西似的。他心里昏昏沉沉，可是高兴、热烈，同时脑子里有一块冰冷而沉重的什么东西在争辩：

“趁现在时机不迟，赶快罢手！难道她可以做你的对象吗？她娇生惯养，撒娇使性，天天睡到下午两点钟才起床，你呢，是教堂执事的儿子，地方自治局医师……”

“哎，那有什么关系？”他想。“我不在乎。”

---

① 意思是：“铁门都坏了，墙上的泥灰剥落了。”

“况且，要是你娶了她，”那块东西接着说，“那么她家的人会叫你丢掉地方自治局的工作，住到城里来。”

“哎，那有什么关系？”他想，“要住在城里就住在城里好了。他们会给一笔嫁资，我们可以挺好地成个家……”

最后，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走进来，穿着参加舞会的袒胸露背的礼服，看上去又漂亮又利落。斯达尔采夫看得满心爱慕，出了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光是瞧着她傻笑。

她告辞。他呢，现在没有理由再在这儿待下去了，就站起来，说是他也该回家去了，病人在等着他。

“那也没法留您了，”伊万·彼得罗维奇说，“去吧，请您顺便送科契克到俱乐部去。”

外面下起了小雨，天色很黑，他们只有凭着潘捷列伊蒙的嘶哑的咳嗽声才猜得出马车在哪儿。车篷已经支起来了。

“我在地毯上走，你在说假话的时候走……”伊万·彼得罗维奇一面搀他女儿坐上马车，一面说。“他在说假话的时候走……走吧！再见！”

他们坐车走了。

“昨天我到墓园去了，”斯达尔采夫开口说。“您啊，好狠心，好刻薄……”

“您真到墓园去了？”

“对了，我去了，等到差不多两点钟才走。我好苦哟……”

“您既不懂开玩笑，那就活该吃苦。”

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想到这么巧妙地捉弄了一个爱上她的男子，想到人家这么强烈地爱她，心里很满意，就笑起来，可是忽然惊恐地大叫一声，因为这当儿马车猛地转弯走进俱乐部的大门，车身歪了一下。斯达尔采夫伸出胳膊去搂住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的腰。她吓慌了，就依偎着他，他呢，情不

自禁，热烈地吻她的嘴唇和下巴，把她抱得更紧了。

"别再闹了，"她干巴巴地说。

过了一忽儿，她不在马车里了。俱乐部的灯光辉煌的大门附近站着一个警察，用一种难听的口气对潘捷列伊蒙嚷道：

"你停在这儿干什么，你这呆鸟？快把车赶走！"

斯达尔采夫坐车回家去，可是不久就又回来了。他穿一件别人的晚礼服，戴一个白色硬领结，那领结不知怎的老是翘起来，一味要从领口上滑开。午夜时分，他坐在俱乐部的休息室里，迷恋地对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说：

"噢，凡是从没爱过的人，哪儿会懂得什么叫做爱！依我看来，至今还没有人真实地描写过爱情，那种温柔的、欢乐的、痛苦的感情恐怕根本就没法描写出来；凡是领略过那种感情的人，哪怕只领略过一回，也绝不会打算用语言把它表白出来。不过，何必讲许多开场白，何必渲染呢？何必讲许多好听的废话呢？我的爱是无边无际的……我请求，我恳求您，"斯达尔采夫终于说出口，"做我的妻子吧！"

"德米特里·约内奇，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想了一想，现出很严肃的表情说，"德米特里·约内奇，承蒙不弃，我感激得很。我尊敬您。不过……"她站起来，立在那儿接着说，"不过，原谅我，我不能做您的妻子。我们来严肃地谈一谈。德米特里·约内奇，您知道，我爱艺术胜过爱生活里的任什么东西，我爱音乐爱得发疯，我崇拜音乐，我已经把我的一生献给它了。我要做一个艺术家，我要名望，成功，自由。您呢，却要我在这城里住下去，继续过这种空洞无益的生活，这种生活我受不了。做太太，啊，不行，原谅我！人得朝一个崇高光辉的目标奋斗才成，家庭生活会从此缚住我的手脚。德米特里·约内奇，"她念到他的名字就微微一笑，这个名字使她想起了"阿列克谢·

菲奥菲拉克特奇”。“德米特里·约内奇，您是聪明高尚的好人，您比谁都好……”眼泪涌上她的眼眶，“我满心感激您，不过……不过您得明白……”

她掉转身去，走出休息室，免得自己哭出来。

斯达尔采夫的心停止了不安的悸跳。他走出俱乐部，来到街上，首先扯掉那硬领结，长吁一口气。他有点难为情，他的自尊心受了委屈（他没料到会受到拒绝），他不能相信他的一切梦想、希望、渴念，竟会弄到这么一个荒唐的结局，简直跟业余演出的什么小戏里的结局一样。他为自己的感情难过，为自己的爱情难过，真是难过极了，好像马上就会痛哭一场，或者拿起伞来使劲敲一顿潘捷列伊蒙的宽阔的背脊似的。

接连三天，他什么事也没法做，吃不下，睡不着。可是等到消息传来，说是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已经到莫斯科去进音乐学院了，他倒定下心来，照以前那样生活下去了。

后来，他有时候回想以前怎样在墓园里漫步，怎样坐着马车跑遍全城找一套晚礼服，他就懒洋洋地伸个懒腰，说：

“唉，惹出过多少麻烦！”

4

四年过去了。斯达尔采夫在城里的医疗业务已经很繁忙。每天早晨他匆匆忙忙地在嘉里日给病人看病，然后坐车到城里给病人看病。这时候他的马车已经不是由两匹马而是由三匹系着小铃铛的马拉着了。他要到夜深才回家去。他已经发胖，不大愿意走路，因为他害气喘病了。潘捷列伊蒙也发胖。他的腰身越宽，他就越发悲凉地叹气，抱怨自己命苦：赶马车！

斯达尔采夫常到各处人家去走动，会见很多的人，可是跟

谁也不接近。城里人那种谈话，那种对生活的看法，甚至那种外表，都惹得他不痛快。经验渐渐教会他：每逢他跟一个城里人打牌或者吃饭，那个人多半还算得上是一个温顺的、好心肠的、甚至并不愚蠢的人，可是只要话题不是吃食，比方转到政治或者科学方面来，那人一定会茫然不懂，或者讲出一套愚蠢恶毒的大道理来，弄得他只好摆一摆手，走掉了事。斯达尔采夫哪怕跟思想开通的城里人谈起天来，比方谈到人类，说是谢天谢地，人类总算在进步，往后总有一天可以取消公民证和死刑了，那位城里人就会斜起眼来狐疑地看他，问道："那么到那时候人就可以在大街上随意杀人？"斯达尔采夫在交际场合中，遇着喝茶或者吃晚饭的时候，说到人必须工作，说到生活缺了劳动就不行，大家就会把那些话当做训斥，生起气来，反复争辩。虽然这样，可是那些城里人还是什么也不干，一点事也不做，对什么都不发生兴趣，因此简直想不出能跟他们谈什么事。斯达尔采夫就避免谈话，只限于吃点东西或者玩"文特"。遇上谁家有喜庆的事请客，他被请去吃饭，他就一声不响地坐着吃，眼睛瞧着自己的碟子。筵席上大家讲的话，全都没意思、不公道、无聊。他觉得气愤，激动，可是一句话也不说。因为他老是保持阴郁的沉默，瞧着菜碟，城里人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架子大的波兰人"，其实他根本不是波兰人。

像戏剧或者音乐会一类的娱乐，他是全不参加的，不过他天天傍晚一定玩三个钟头的"文特"，倒也玩得津津有味。他还有一种娱乐，那是他不知不觉渐渐养成习惯的：每到傍晚，他总要从衣袋里拿出看病赚来的钞票细细地清点，那都是些黄的和绿的票子，有的带香水味，有的带香醋①味，有的带熏

① 一种化妆品，洗脸时和在脸水里用。

香[①]味，有的带鱼油味，有时候所有的衣袋里都塞得满满的，约莫有七十个卢布，等到凑满好几百，他就拿到互相信用公司去存活期存款。

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走后，四年中间他只到图尔金家里去过两次，都是经薇拉·约瑟福芙娜请去的，她仍旧在请人医治偏头痛。每年夏天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回来跟爹娘同住在一块儿，可是他没跟她见过一回面，不知怎的，两回都错过了。

不过现在，四年过去了。一个晴朗温暖的早晨，一封信送到医院里来。薇拉·约瑟福芙娜写信给德米特里·约内奇说，她很惦记他，请他一定去看她，解除她的痛苦，顺便提到今天是她的生日。信后还附着一笔："我附和我母亲的邀请。"

斯达尔采夫想了一想，傍晚就到图尔金家里去了。

"啊，您老好哇？"伊万·彼得罗维奇迎接他，眼笑脸不笑，"彭茹尔杰。[②]"

薇拉·约瑟福芙娜老得多了，头发白了许多，跟斯达尔采夫握手，装模作样地叹气，说：

"您不愿意向我献殷勤了，大夫。我们这儿您也不来了。我太老，配不上您了。不过现在有个年轻的来了，也许她运气会好一点也说不定。"

科契克呢？她瘦了，白了，可也更漂亮更苗条了。不过现在她是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不是科契克了，她失去旧日的朝气和那种稚气的天真烂漫神情。她的目光和神态有了点新的东西，一种惭愧的、拘谨的味儿，仿佛她在图尔金家里是做

① 一种带香味的树脂，在举行宗教上的礼拜式时烧出烟来。

② 把法语 Bonjour（您好）加上了俄语语法（Бонжурте），意在取笑。

客似的。

“过了多少夏天，多少冬天啊！”她说，向斯达尔采夫伸出手。他看得出她兴奋得心跳，她带着好奇心凝神瞧着他的脸，接着说：“您长得好胖！您晒黑了，男人气概更足了，不过大体看来，您还没怎么大变。”

这时候，他也觉得她动人，动人得很，不过她缺了点什么，再不然就是多了点什么，他自己也说不清究竟怎么回事了，可是有一种什么东西作梗，使他生不出从前那种感觉来了。他不喜欢她那种苍白的脸色、新有的神情、淡淡的笑容、说话的声音，过不久就连她的衣服，她坐的那张安乐椅，他也不喜欢了。他回想过去几乎要娶她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些事，他也不喜欢。他想起四年以前使得他激动的那种热爱、梦想、希望，他觉得不自在了。

他们喝茶，吃甜馅饼。然后薇拉·约瑟福芙娜朗诵一部小说。她念着生活里绝不会有的事，斯达尔采夫听着，瞧着她的美丽的白发，等她念完。

“不会写小说，”他想，“不能算是蠢。写了小说而不藏起来，那才是蠢。”

“真不赖，”伊万·彼得罗维奇说。

然后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在钢琴那儿弹了很久，声音嘈杂。等到她弹完，大家费了不少工夫向她道谢，称赞她。

“幸好我没娶她，”斯达尔采夫想。

她瞧着他，明明希望他请她到花园里去，可是他却一声不响。

“我们来谈谈心，”她走到他面前说。“您过得怎么样？您在做些什么事？境况怎么样？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您，”她神经质地说下去。“我原本想写信给您，原来想亲自上嘉里日去看您。

我已经下决心要动身了，可是后来变了卦，上帝才知道现在您对我是什么看法。我今天多么兴奋地等着您来。看在上帝面上，我们到花园里去走走吧。”

他们走进花园，在那棵老枫树底下的长凳上坐下来，跟四年前一样。天黑了。

“您过得怎么样？”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问。

“没什么，马马虎虎，”斯达尔采夫回答。

他再也想不出别的话来。他们沉默了。

“我兴奋得很，”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说，用双手蒙住脸，“不过您也别在意。我回到家来，那么快活。看见每一个人，我那么高兴，我还没有能够习惯。这么多的回忆！我觉得我们说不定会一口气谈到天明呢。”

现在他挨近了看着她的脸、她那放光的眼睛。在这儿，在黑暗里，她比在房间里显得年轻，就连她旧有那种孩子气的神情好像也回到她脸上来了。实在，她也的确带着天真的好奇神气瞧他，仿佛要凑近一点，仔细看一看而且了解一下这个原先那么热烈那么温柔地爱她、却又那么不幸的男子似的。为了那种热爱，她的眼睛在向他道谢。于是他想起以前那些事情，想起最小的细节：他怎样在墓园里走来走去，后来快到早晨怎样筋疲力尽地回到家。他忽然感到悲凉，为往事惆怅了。他的心里开始点起一团火。

“您还记得那天傍晚我怎样送您上俱乐部去吗？”他说，“那时候下着雨，天挺黑……”

他心头的热火不断地烧起来，他要诉说，要抱怨生活……

“唉！”他叹道，“刚才您问我过得怎么样。我们在这儿过的是什么生活哟？哼，简直算不得生活。我们老了，发胖了，泄气了。白昼和夜晚，一天天地过去，生活悄悄地溜掉，没一点

光彩，没一点印象，没一点思想……白天，赚钱，傍晚呢，去俱乐部。那伙人全是牌迷，酒鬼，嗓音嘶哑的家伙，我简直受不了。这生活有什么好呢？”

“可是您有工作，有生活的崇高目标啊。往常您总是那么喜欢谈您的医院。那时候我却是个怪女孩子，自以为是伟大的钢琴家。其实，现在凡是年轻的小姐都弹钢琴，我也跟别人一样地弹，我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我那种弹钢琴的本事就如同我母亲写小说的本事一样。当然，我那时候不了解您，不过后来在莫斯科，我却常常想到您。我只想念您一个人。做一个地方自治局医师，帮助受苦的人，为民众服务，那是多么幸福。多么幸福啊！”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热烈地反复说着，“我在莫斯科想到您的时候，您在我心目中显得那么完美，那么崇高……”

斯达尔采夫想起每天晚上从衣袋里拿出钞票来，津津有味地清点，他心里那团火就熄灭了。

他站起来，要走回正房去。她挽住他的胳膊。

“您是我生平所认识的人当中最好的人，”她接着说。“我们该常常见面，谈谈心，对不对？答应我。我不是什么钢琴家，我已经不夸大我自己。我不会再在您面前弹琴，或者谈音乐了。”

他们回到正房，斯达尔采夫就着傍晚的灯光瞧见她的脸，瞧见她那对凝神细看的、悲哀的、感激的眼睛看着他，他觉得不安起来，又暗自想道：“幸亏那时候我没娶她。”

他告辞。

“按照罗马法，您可没有任何理由不吃晚饭就走，”伊万·彼得罗维奇一面送他出门，一面说。“您这态度完全是垂直线。喂，现在，表演一下吧！”他在前厅对巴瓦说。

巴瓦不再是小孩子，而是留了上髭的青年了。他拉开架式，扬起胳膊，用悲惨惨的声调说：

“苦命的女人，死吧！”

这一切都惹得斯达尔采夫不痛快。他坐上马车，瞧着从前为他所珍爱宝贵的乌黑的房子和花园，一下子想到了那一切情景，薇拉·约瑟福芙娜的小说、科契克的热闹的琴声、伊万·彼得罗维奇的俏皮话、巴瓦的悲剧姿势，他心想：这些全城顶有才能的人尚且这样浅薄无聊，那么这座城还会有什么道理呢？

三天以后，巴瓦送来一封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写的信。她写道：

> 您不来看我们。为什么？我担心您别是对我们变了心吧。我担心，我一想到这个就害怕。您要叫我安心才好，来吧，告诉我说并没出什么变化。
>
> 我得跟您谈一谈。——您的叶·图。

他看完信，想一想，对巴瓦说：

“伙计，你回去告诉她们，说今天我不能去，我很忙。就说过三天我再去。”

可是三天过去了，一个星期过去了，他始终没有去。有一回他坐着车子凑巧路过图尔金家，想起来他该进去坐一坐才对，可是想了一想……还是没有进去。

从此，他再也没到图尔金家里去过。

5

又过了好几年。斯达尔采夫长得越发肥胖，满身脂肪，呼吸困难，喘不过气来，走路脑袋往后仰了。每逢他肥肥胖胖、满面红光地坐上铃声叮当、由三匹马拉着的马车出门，同时那个也是肥肥胖胖、满面红光的潘捷列伊蒙挺直长满了肉的后脑壳，坐上车夫座位，两条胳膊向前平伸，仿佛是木头做的一样，而且向过路的行人嚷着："靠右，右边走！"那真是一幅动人的图画，别人会觉得这坐车的不是人，却是一个异教的神①。在城里，他的生意忙得很，连歇气的功夫也没有。他已经有一个田庄、两所城里的房子，正看中第三所合算的房子。每逢他在互相信用公司里听说有一所房子正在出卖，他就不客气地走进那所房子，走遍各个房间，也不管那些没穿好衣服的妇女和孩子惊愕张皇地瞧着他，用手杖戳遍各处的房门，说：

"这是书房？这是寝室？那么这是什么房间？"

他一面走着说着，一面喘吁吁，擦掉额头上的汗珠。

他有许多事要办，可是仍旧不放弃地方自治局的职务。他贪钱，恨不得这儿那儿都跑到才好。在嘉里日也好，在城里也好，人家已经简单地称呼他"约内奇"："这个约内奇要上哪儿去？"或者，"要不要请约内奇来会诊？"

大概因为他的喉咙那儿叠着好几层肥油吧，他的声调变了，他的语声又细又尖。他的性情也变了，他变得又凶又暴。他给病人看病，总是发脾气。他急躁地用手杖敲地板，用他那种不入耳的声音嚷道：

① 指木雕的偶像。

“请您光是回答我问的话！别说废话！”

他单身一个人。他过着枯燥无味的生活，他对什么事也不发生兴趣。

他在嘉里日前后所住的那些年间，只有对科契克的爱情算是他唯一的快活事，恐怕也要算是最后一回的快活事。到傍晚，他总上俱乐部去玩“文特”，然后独自坐在一张大桌子旁边，吃晚饭。伊万，服务员当中年纪顶大也顶有规矩的一个，伺候他，给他送去“第十七号拉菲特”酒。俱乐部里每一个人，主任也好，厨师也好，服务员也好，都知道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就想尽方法极力迎合他，要不然，说不定他就会忽然大发脾气，拿起手杖来敲地板。

他吃晚饭的时候，偶尔回转身去，在别人的谈话当中插嘴：

“你们在说什么？啊？说谁？”

遇到邻桌有人提到图尔金家，他就问：

“你们说的是哪个图尔金家？你们是说有个女儿会弹钢琴的那一家吗？”

关于他，可以述说的，都在这儿了。

图尔金家呢？伊万·彼得罗维奇没有变老，一丁点儿都没变，仍旧爱说俏皮话，讲掌故。薇拉·约瑟福芙娜也仍旧兴致勃勃地朗诵她的小说给客人听，念得动人而朴实。科契克呢，天天弹钢琴，一连弹四个钟头。她明显地见老了，常生病，年年秋天跟母亲一块儿上克里米亚去。伊万·彼得罗维奇送她们上车站，车一开，他就擦眼泪，嚷道：

“再会啰！”

他挥动他的手绢。

1898 年

宝 贝 儿

汝 龙译

退休的八品文官普列米扬尼科夫的女儿奥莲卡①，坐在当院的门廊上，想心事。天气挺热，苍蝇讨厌地叮着人，不飞走。想到不久就要天黑，心里那么痛快。乌黑的雨云从东方推上来，潮湿的空气时不时地从那边吹来。

库金站在院子中央，瞧着天空。他是剧团经理人，经营着“季沃里”游乐场，他本人就寄住在这个院里的一个厢房内。

“又要下雨了！”他灰心地说，“又要下雨了！天天下雨，天天下雨，好像故意跟我为难似的！这简直是要我上吊！这简直是要我破产！天天要赔一大笔钱！”

他举起双手一拍，朝奥莲卡接着说：

“喏！奥莉加·谢苗诺芙娜，我们过的就是这种日子。真要叫人哭一场！一个人好好工作，尽心竭力，筋疲力尽，夜里也睡不着觉，老是想怎样才能干好。可是结果怎么样？先不先，观众就是些没知识的人，野蛮人。我为他们排顶好的小歌剧、精致的仙境剧，请第一流的演唱家，可是难道他们要看吗？你当是他们看得懂？他们只要看滑稽的草台戏哟！给他们排庸俗的戏就行！其次，请您看看这天气吧！差不多天天晚上都下雨。从五月十号起下开了头，一连下了整整一个五月和一个六月。简直要命！看戏

① 奥莉加的爱称。

的一个也不来，可是租钱我不是照旧得付？演员的工钱我不是也照旧得给？”

第二天傍晚，阴云又四合了，库金歇斯底里般地狂笑着说：

“那有什么关系？要下雨就下吧！下得满花园灌满水，把我活活淹死就是！叫我这辈子倒霉，到了下一个世界也还是倒霉！让那些演员把我扭到法院去就是！法院算得了什么？索性把我发配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工好了！送上断头台就是！哈哈哈！”

到第三天还是那一套……

奥莲卡默默地、认真地听库金说话，有时候眼泪从她的眼眶里滚出来。临了，他的不幸打动她的心，她爱上他了。他又矮又瘦，脸色发黄，头发往两边分梳，讲话用的是尖细的男高音，他一讲话就撇嘴。他脸上老是有灰心的神情，可是他还是在她心里挑起一种真正的深厚感情。她老得爱一个人，不这样就不行。早先，她爱她爸爸，现在他害了病，在一个黑房间里坐在一把圈椅上，呼吸困难。她还爱过她的姑妈，往常她姑妈隔一年总要从布良斯克来一回。再往前推，她在上初级中学的时候，爱过她的法语教师。她是个文静的、心好的、体贴人的姑娘，生着温顺柔和的眼睛和很结实的身子。男人要是看见她那胖都都的红脸蛋儿，看见她那生着一颗黑痣的、柔软白净的脖子，看见她一听到什么愉快的事情脸上就绽开的天真善良的笑容，就会暗想：“对了，这姑娘挺不错……”就也微微地笑，女客呢，在谈话中间往往情不自禁，忽然拉住她的手，忍不住满心爱悦地说：

“宝贝儿！”

这所房子坐落在城边茨冈区，离“季沃里”游乐场不远，她从生出来那天起就一直住在这所房子里，而且她父亲在遗嘱里已经写明这房子将来归她所有。一到傍晚和夜里，她就听见游乐场里乐队奏乐，鞭炮噼啪地爆响，她觉得这是库金在跟他的命运打

仗，猛攻他的大仇人——淡漠的观众，她的心就甜蜜地缩紧，她没有一点睡意了。等到天快亮了，他回到家来，她就轻轻地敲自己寝室的窗子，隔着窗帘只对他露出她的脸和一边的肩膀，温存地微笑着……

他就向她求婚，他们结了婚。等到他挨近她，看清她的脖子和丰满结实的肩膀，他就举起双手轻轻一拍，说：

“宝贝儿！”

他幸福，可是因为结婚那天昼夜下雨，灰心的表情就始终没有离开他的脸。

他们婚后过得很好。她掌管他的票房，照料游乐场的内务，记账，发工钱。她那绯红的脸蛋儿，可爱而天真的、像在发光的笑容，时而在票房的小窗子里，时而在饮食部里，时而在后台，闪来闪去。她已经常常对她的熟人说，世界上顶了不起、顶重要、顶不能缺少的东西就是剧院，只有在剧院里才可以享受到真正的快乐，才会变得有教养，有人道主义精神。

“可是难道观众懂得这层道理吗？”她说，“他们只要看滑稽的草台戏！昨天晚场我们演改编的《浮士德》，差不多全场的包厢都空着，不过要是万尼奇卡和我叫他们上演一出庸俗的戏，那您放心好了，剧院里倒会挤得满满的。明天万尼奇卡和我叫他们上演‘奥尔菲欧司在地狱’。请您过来看吧。”

凡是库金讲到剧院和演员的话，她统统学说一遍。她也跟他一样看不起观众，因为他们无知，对艺术冷淡。她在彩排的时候出头管事，纠正演员的动作，监视乐师的品行。遇到本城报纸上发表对剧院不满意的评论，她就流泪，然后跑到报馆编辑部去疏通。

演员们喜欢她，叫她“万尼奇卡和我”，或者“宝贝儿”。她怜惜他们，稍稍借给他们一点钱。要是他们偶尔骗了她，她就偷偷

流几滴眼泪，可是不告到她丈夫那儿去。

冬天他们也过得很好。整个一冬，他们租下本城的剧院演戏，只留出短短的几个空当，或是让给小俄罗斯的剧团，或是让给魔术师，或是让给本地业余爱好者上演。奥莲卡发胖了，由于心满意足而容光焕发。库金却黄下去，瘦下去，抱怨赔累太大，其实那年冬天生意不错。每天夜里他都咳嗽，她就给他喝覆盆子花汁和菩提树花汁，用香水擦他的身体，拿软和的披巾包好他。

"你真是我的心上人！"她捋平他的头发，十分诚恳地说，"您真招我疼！"

到四旬斋①，他动身到莫斯科去请剧团。他一走，她就睡不着觉，老是坐在窗前，瞧着星星。这时候她就把自己比做母鸡：公鸡不在窠里，母鸡也总是通宵睡不着，心不定。库金在莫斯科耽搁下来，写信回来说到复活节才能回来，此外，关于"季沃里"他还在信上交代了几件事。可是到受难节② 前的星期一，夜深了，忽然传来不吉利的敲门声，不知道是谁在用劲捶那便门，就跟捶一个大桶似的——嘭嘭嘭！睡意朦胧的厨娘光着脚啪嗒啪嗒地踩过泥水塘，跑去开门。

"劳驾，请开门！"有人在门外用低沉的男低音说。"有一封你们家的电报！"

奥莲卡以前也接到过丈夫的电报，可是这回不知什么缘故，她简直吓呆了。她用颤抖的手拆开电报，看见了如下的电文：

伊万·彼得罗维奇今日突然去世星期二究应如河殡葬请吉示下。

① 基督教的大斋期，在复活节前的四十日内，纪念耶稣在荒野绝食。

② 基督教的节日，在复活节前的一周，纪念耶稣受难。

电报上真是那么写的——如"河"殡葬，还有那个完全讲不通的字眼"吉"。电报上是歌剧团导演署的下款。

"我的亲人！"奥莲卡痛哭起来。"万尼奇卡呀，我的爱人，我的亲人！为什么当初我跟你要相遇？为什么我要认识你，爱上你啊？你把你这可怜的奥莲卡，可怜的、不幸的人丢给谁哟？……"

星期二他们把库金葬在莫斯科的瓦冈科沃墓地。星期三奥莲卡回到家，刚刚走进房门，就往床上一倒，放声大哭，声音响得隔壁院子里和街上全听得见。

"宝贝尔！"街坊说，在自己胸前画十字，"亲爱的奥莉加·谢苗诺芙娜，可怜，这么难过！"

三个月以后，有一天，奥莲卡做完弥撒走回家去，悲悲切切，深深地哀伤。凑巧有一个她的邻居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普斯托瓦洛夫，也从教堂走回家去，跟她并排走着。他是商人巴巴卡耶夫木材场的经理。他戴一顶草帽，穿一件白坎肩，坎肩上系着金表链，看上去与其说像商人，还不如说像地主。

"万事都由天定，奥莉加·谢苗诺芙娜，"他庄严地说，声音里含着同情的调子，"要是我们的亲人死了，那一定是出于上帝的旨意，遇到那种情形我们应当忍住悲痛，逆来顺受才对。"

他把奥莲卡送到门口，对她说了再会，就往前走了。这以后，那一整天，她的耳朵里老是响着他那庄严的声音，她一闭眼就仿佛看到他那把黑胡子。她很喜欢他。而且她明明也给他留下了好印象，因为不久以后就有一位不大熟识的、上了岁数的太太到她家里来喝咖啡，刚刚在桌旁坐定就立刻谈起普斯托瓦洛夫，说他是一个可靠的好人，随便哪个到了结婚年龄的姑娘都乐于嫁给他。三天以后，普斯托瓦洛夫本人也亲自上门来拜访了。他没

坐多久，只不过十分钟光景，说的话也不多，可是奥莲卡已经爱上他了，而且爱得那么深，通宵都没睡着，浑身发热，好像害了热病，到第二天早晨就派人去请那位上了岁数的太太来。婚事很快就讲定，随后举行了婚礼。

普斯托瓦洛夫和奥莲卡婚后过得很好。通常，他坐在木材场里直到吃午饭的时候，饭后就出去接洽生意，于是奥莲卡就替他坐在办公室里，算账，卖货，直到黄昏时候才走。

“如今木材一年年贵起来，一年要涨两成价钱，”她对顾客和熟人说。“求主怜恤我们吧，往常我们总是卖本地的木材，现在呢，瓦西奇卡只好每年到莫吉列夫省去办木材了。运费好大呀！”她接着说，现出害怕的神情双手捂住脸，“好大的运费！”

她觉得自己仿佛已经做过很久很久的木材买卖，觉得生活中顶要紧、顶重大的东西就是木材。什么“梁木”啦，“原木”啦，“薄板”啦，“护墙板”啦，“箱子板”啦，“板条”啦，“木块”啦，“毛板”啦等等，在她听来，那些字音总含着点亲切动人的意味。……夜里睡觉以后，她梦见薄板和木板堆积如山，长得没有尽头的一串大车载着木材从城外远远的什么地方走来。她还梦见一大批十二俄尺高、五俄寸厚的原木竖起来，在木材场上开步走，于是原木、梁木、毛板，彼此相碰，发出干木头的嘭嘭声，一会儿倒下去，一会儿又竖起来，互相重叠着。奥莲卡在睡梦中叫起来，普斯托瓦洛夫就对她温柔地说：

“奥莲卡，你怎么了，亲爱的？在胸前画十字吧。”

丈夫怎样想，她也就怎样想。要是他觉得房间里热，或者现在生意变得清淡，她就也那么想。她丈夫不喜欢任何娱乐，遇到节日总是待在家里。她就也照那样做。

“你们老是待在家里或者办公室里，”熟人们说，“你们应当去看看戏剧才对，宝贝儿，要不然就去看一看杂技也是好的。”

“瓦西奇卡和我没有工夫上剧院去，”她庄重地回答说，“我们是工作的人，我们可没有工夫去看那些胡闹的东西。看戏剧有什么好处呢？”

每到星期六普斯托瓦洛夫和她总是去参加彻夜祈祷，遇到节日就去做晨祷。他们从教堂出来，并排走回家去的时候，总是现出感动的脸容。他们俩周身都有一股好闻的香气，她的绸子连衣裙发出好听的沙沙声。在家里，他们喝茶，吃奶油面包和各种果酱，然后他们吃馅饼。每天中午，他们院子里和大门外街道上，总有红甜菜汤、煎羊肉、或者烧鸭子等等喷香的气味，遇到斋日就有鱼的气味，谁走过他们家的大门口都不能不犯馋。在办公室里，茶炊老是滚沸，他们招待顾客喝茶，吃面包圈。两夫妇每个星期去洗一回澡，并肩走回家来，两个人都是满面红光。

“没什么，我们过得挺好，谢谢上帝，”奥莲卡常常对熟人说，“只求上帝让人人都能过着瓦西奇卡和我这样的生活就好了。”

每逢普斯托瓦洛夫到莫吉列夫省去采办木材，她总是十分想念他，通宵睡不着觉，哭。有一个军队里的年轻兽医斯米尔宁寄住在她家的厢房里，有时候傍晚来看她。他来跟她谈天，打牌，这样就解了她的烦闷。特别有趣味的是他自己的家庭生活的种种事情。他结过婚了，有一个儿子，可是他跟妻子分居，因为她对他变了心，现在他还恨她，每月汇给她四十卢布做儿子的生活费。听到这些话，奥莲卡就叹气，摇头，替他难过。

“唉，求上帝保佑您，”在分手时候，她对他说，举着蜡烛送他下楼。“谢谢您来给我解闷儿，求上帝赐给您健康，圣母……”

她学丈夫的样，神情总是十分庄严稳重。兽医已经走出楼下的门外，她喊住他，说：

“您要明白，弗拉基米尔·普拉托内奇，您应当跟您的妻子和好。您至少应当看在儿子的份上原谅她！……您放心，那小家

伙心里一定都明白。”

等到普斯托瓦洛夫回来，她就把兽医和他那不幸的家庭生活低声讲给他听，两个人就叹气，摇头，谈到那男孩，说那孩子一定想念父亲。后来，由于思想上发生了某种奇特的联系，他们两个都到圣像前面去，双双跪下叩头，求上帝赐给他们儿女。

就是这样，普斯托瓦洛夫夫妇在相亲相爱和融洽无间里平静安分地过了六年。可是，唉，一年冬天，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在场里喝饱热茶，没戴帽子就走出门去卖木材，得了感冒，病了。她请来顶好的医生给他治病，可是病一天天重下去，过了四个月他就死了。奥莲卡就又守寡了。

“你把我丢给谁啊，我的亲人？”她送丈夫下葬后痛哭道。“现在没有了你，我这个苦命的不幸的人怎么过得下去啊？好心的人们，可怜可怜我这个无依无靠的孤魂吧……”

她穿上黑衣服，缝上白丧章，永远不戴帽子和手套了。她不大出门，只是间或到教堂去或者到丈夫的坟上去，老是待在家里，跟修道女一样。直到六个月以后，她才去掉白丧章，开了护窗板。有时候可以看见她早晨跟她的厨娘一块儿上市场去买菜，可是现在她在家里怎样生活，她家里情形怎样，那就只能猜测了。大家也真是在纷纷猜测，因为常看见她在自家的小花园里跟兽医一块儿喝茶，他对她大声念报上的新闻，又因为她在邮政局遇见一个熟识的女人，对那女人说：

“我们城里缺乏兽医的正确监督，因此发生了很多疾病。常常听说有些人因为喝牛奶得了病，或者从牛马身上招来了病。实际上对家畜的健康应该跟对人类的健康那样关心才对。”

她重述兽医的想法，现在她对一切事情的看法跟他一样了。显然，要她不爱什么人，她就连一年也活不下去，她在她家的厢房里找到了新的幸福。换了别人，这种行径就会受到批评，不过

对于奥莲卡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往坏里想，她生活里的一切事情都可以得到谅解。他们俩的关系所起的变化，她和兽医都没对外人讲，还极力隐瞒着，可是这还是不行，因为奥莲卡守不住秘密。每逢他屋里来了客人，军队里的同行，她就给他们斟茶，或者给他们开晚饭，谈起牛瘟，谈起家畜的结核病，谈起本市的屠宰场。他呢，忸怩不安，等到客人散掉，他就抓住她的手，生气地轻声说：

“我早就要求过你别谈你不懂的事！我们兽医谈到我们的本行的时候，你别插嘴。这真叫人不痛快！”

她惊讶而且惶恐地瞧着他，问道：

“可是，沃洛杰奇卡，那要我谈什么好呢？”

她眼睛里含着一包眼泪，搂住他，求他别生气。他们俩就都快活了。

可是这幸福没有维持多久。兽医动身，随着军队开拔，从此不回来了，因为军队已经调到很远的什么地方去，大概是西伯利亚吧。于是剩下奥莲卡孤单单一个人了。

现在她简直孤苦伶仃了。父亲早已去世，他的圈椅扔在阁楼上，布满灰尘，缺了一条腿。她瘦了，丑了，人家在街上遇到她，已经不照往常那样瞧她，也不对她微笑了。显然好岁月已经过去，落在后面。现在她得开始过一种新的生活，一种不熟悉的生活，关于那种生活还是不要去想的好。傍晚，奥莲卡坐在门廊上，听“季沃里”的乐队奏乐，鞭炮噼啪地响，可是这已经不能在她心头引起任何思想了。她漠不关心地瞧她的空院子，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盼望，然后等到黑夜降临，就上床睡觉，梦见她的空院子。她固然也吃也喝，不过那好像是出于不得已似的。

顶顶糟糕的是，她什么见解都没有了。她看见她周围的东西，也明白周围发生些什么事情，可是对那些东西和事情没法形

成自己的看法，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没有任何见解，那是多么可怕呀！比方说，她看见一个瓶子，看见天在下雨，或者看见一个乡下人坐着大车走过，可是她说不出那瓶子、那雨、那乡下人为什么存在，它们有什么意义，哪怕拿一千卢布给她，她也什么都说不出来。当初跟库金或普斯托瓦洛夫在一块儿，后来跟兽医在一块儿的时候，样样事情奥莲卡都能解释，随便什么事她都说得出自己的见解，可是现在，她的脑子里和她的心思，就跟那个院子一样空空洞洞。生活变得又可怕又苦涩，仿佛嚼苦艾一样。

渐渐，这座城向四面八方扩张开来。茨冈区已经叫做大街，“季沃里”游乐场和木材场的原址已经辟了一条条巷子，造了新房子。光阴跑得好快！奥莲卡的房子发黑，屋顶生锈，板棚歪斜，整个院子生满杂草和荆棘。奥莲卡自己也老了，丑了。夏天，她坐在走廊上，她心里跟以前一样又空洞又烦闷，充满苦味。冬天，她坐在窗前赏雪。每当她闻到春天的清香，或者风送来教堂的叮当钟声的时候，往事的记忆就突然涌上她的心头，她的心甜蜜地缩紧，眼睛里流出一汪汪眼泪，可是这也只不过有一分钟的工夫，过后心里又是空空洞洞，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活着。黑猫布雷斯卡依偎着她，柔声地咪咪叫，可是这种猫儿的温存不能打动奥莲卡的心。她可不需要这个！她需要的是那种能够抓住她整个身心、整个灵魂、整个理性的爱，那种给她思想、给她生活方向、温暖她的老血的爱。她把黑猫从裙子上抖掉，心烦地对它说：

“走开，走开！……用不着待在这儿！”

照这样，一天天，一年年，过去了，没有一点快乐，没有一点见解。厨娘玛夫拉说什么，她就听什么。

七月里有一天很热，将近傍晚，城里的牲口刚沿街赶过去，整个院里满是飞尘，像云雾一样，忽然有人来敲门了。奥莲卡亲自去开门，睁眼一看，不由得呆住了：原来门外站着兽医斯米尔

宁，白发苍苍，穿着便服。她忽然想起了一切，忍不住哭起来，把头偎在他的胸口，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非常激动，竟没有注意到他们俩后来怎样走进房子，怎样坐下来喝茶。

“我的亲人！”她嘟哝着说，快活得发抖，“弗拉基米尔·普拉托内奇！上帝从哪儿把你送来的？”

“我要在此地长住下来，”他说，“我已经退休，上这儿来打算凭自己的能力谋生计，过一种安定的生活。况且，现在我的儿子已经应该上学了。他长大了。您要知道，我已经跟我的妻子和好了。”

“她在哪儿呢？”奥莲卡问。

“她跟儿子一块儿在旅馆里，我这是出来找房子的。”

“主啊，圣徒啊，就住到我的房子里来好了！这里还不能安个家吗？咦，主啊，我又不要你们出房钱，”奥莲卡着急地说，又哭起来，“你们住在这边屋里，我搬到厢房里去住就行了。主啊，我好高兴！”

第二天房顶就上漆，墙壁刷白粉，奥莲卡把两只手叉在腰上，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发命令。她的脸上现出旧日的笑容，她全身都活过来，精神抖擞，仿佛睡了一大觉，刚刚醒来似的。”兽医的妻子到了，那是一个又瘦又丑的女人，留着短短的头发，现出任性的神情。她带着她的小男孩萨沙，他是一个十岁的小胖子，身材矮小得跟他的年龄不相称，生着亮晶晶的蓝眼睛，两腮有两个酒窝。孩子刚刚走进院子，就追那只猫，立刻传来了他那快活而欢畅的笑声。

“大妈，这是您的猫吗？”他问奥莲卡。“等您的猫下了小猫，请您送给我们一只吧。妈妈特别怕耗子。”

奥莲卡跟他讲话，给他茶喝。她胸膛里的那颗心忽然温暖了，甜蜜蜜地收紧，倒仿佛这男孩是她亲生的儿子似的。每逢傍

晚他在饭厅里坐下，温习功课，她就带着温情和怜悯瞧着他，喃喃说：

“我的宝贝儿，漂亮小伙子……我的小乖乖，长得这么白净，这么聪明。”

“‘海岛者，一片陆地，周围皆水也，’”他念道。

“海岛者，一片陆地……”她学着说，在多年的沉默和思想空虚以后，这还是她第一回很有信心地说出她的意见。

现在她有自己的意见了。晚饭时候，她跟萨沙的爹娘谈天，说现在孩子们在中学里功课多难，不过古典教育也还是比实科教育强，因为中学毕业后，出路很宽，想当医师也可以，想做工程师也可以。

萨沙开始上中学。他母亲动身到哈尔科夫去看她妹妹，从此没有回来。他父亲每天出门去给牲口看病，往往一连三天不住在家里。奥莲卡觉得萨沙完全没人管，在家里成了多余的人，会活活饿死。她就把他搬到自己的厢房里去住，在那儿给他布置一个小房间。

一连六个月，萨沙跟她一块儿住在厢房里。每天早晨奥莲卡到他的寝室里去，他睡得正香，手放在脸蛋底下，一点儿声息也没有。她不忍心叫醒他。

“萨宪卡①，”她难过地说，“起来吧，乖乖！该上学去了。”

他就起床，穿好衣服，念完祷告，然后坐下来喝早茶。他喝下三杯茶，吃完两个大面包圈，外加半个法国奶油面包。他还没有完全醒过来，因此情绪不好。

“你还没背熟你那个寓言哪，萨宪卡，”奥莲卡说，瞧着他，仿佛要送他出远门似的，“我为你要操多少心啊。你得用功，学习，

① 萨沙和萨宪卡都是亚历山大的爱称。

乖乖……还得听老师的话才行。”

“嗨，请您别管我的事！”萨沙说。

然后他就出门顺大街上学去了。他身材矮小，却戴一顶大制帽，背一个书包。奥莲卡没一点声息地跟在他后面走。

“萨宪卡！”她叫道。

他回头看，她就拿一个枣子或者一块糖塞在他手里。他们拐弯，走进他学校所在的那条胡同，他害臊了，因为后面跟着一个又高又胖的女人。他回转头来说：

“您回家去吧，大妈。现在我可以自己走到了。”

她就站住，瞧着他的背影，眼也不眨，直到他走进校门口不见了为止。啊，她多么爱他！她往日的爱恋没有一回像这么深，以前她从没像现在她的母性感情越燃越旺的时候那么忘我地、那么无私地、那么快乐地献出自己的心灵。为这个头戴大制帽、脸蛋上有酒窝的、旁人的男孩，她愿意交出她整个的生命，而且愿意带着快乐，带着温柔的泪水交出来。这是为什么呢？谁说得出来这是为什么呢？

她把萨沙送到学校，就沉静地走回家去，心满意足，踏踏实实，满腔热爱。她的脸在最近半年当中变得年轻了，微微笑着，喜气洋洋，遇见她的人瞧着她，都感到愉快，对她说：

“您好，亲爱的奥莉加·谢苗诺芙娜！您生活得怎样，宝贝儿？”

“如今在中学里念书可真难啊，”她在市场上说，“昨天一年级的老师叫学生背熟一个寓言，翻译一篇拉丁文，做一个习题，这是闹着玩的吗？……唉，小小的孩子怎么受得了？”

她开始讲到老师、功课、课本，她讲的话正好就是萨沙讲过的。

到两点多钟，他们一块儿吃午饭，傍晚一块儿温课，一块儿

哭。她服侍他上床睡下，久久地在他胸前画十字，小声祷告，然后她自己也上床睡觉，幻想遥远而朦胧的将来，那时候萨沙毕了业，做了医师或者工程师，有了自己的大房子，买了马和马车，结了婚，生了子女……她睡着以后，还是想着这些，眼泪从她闭紧的眼睛里流下她的脸颊。那只黑猫在她身旁躺着叫道：

"咪……咪……咪……"

忽然，响起了挺响的敲门声。奥莲卡醒过来，害怕得透不出气，她的心怦怦地跳。过半分钟，敲门声又响了。

"这一定是从哈尔科夫打来了电报，"她想，周身开始打抖，"萨沙的母亲要叫他上哈尔科夫去了……哎，主啊！"

她绝望了，她的头、手、脚，全凉了，她觉得全世界再也没有比她更倒霉的人了。可是再过一分钟就传来了说话声：原来是兽医从俱乐部回家来了。

"唉，谢天谢地，"她想。

渐渐的，她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又觉得轻松了。她躺下去，想着萨沙，而萨沙在隔壁房间里睡得正香，偶尔在梦中说：

"我揍你！滚开！别打人！"

1899 年

新　娘

汝　龙译

1

这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钟光景，一轮明月照着花园。在舒明家里，祖母玛尔法·米哈伊洛芙娜吩咐做的晚祷刚刚完事，娜佳到花园里去溜达一会儿，这时候她看见大厅里饭桌上正在摆小吃，祖母穿着华丽的绸衫在忙这样忙那样。安德烈神甫，大教堂的大司祭，正在跟娜佳的母亲尼娜·伊万诺夫娜谈一件什么事，这时候隔着窗子望过去，母亲在傍晚的灯光下，不知什么缘故，显得很年轻。安德烈神甫的儿子安德烈·安德烈伊奇站在一旁，注意地听着。

花园里安静，凉快，宁静的黑影躺在地上。人可以听见远处，很远的什么地方，大概是城外吧，有些青蛙呱呱的叫声。现在有五月的气息了，可爱的五月啊！你深深地呼吸着，热切地想着：眼下，不是在这儿，而是在别的什么地方，在天空底下，在树木上方，远在城外，在田野上，在树林里，春天的生活正在展开，神秘、美丽、丰富、神圣，那是软弱而犯罪的人所不能理解的。不知因为什么缘故，人恨不得哭一场才好。

她，娜佳，已经二十三岁了。她从十六岁起就热切地盼望着出嫁，现在她总算做了安德烈·安德烈伊奇的未婚妻，这个青年现在正站在窗子里面。她喜欢他，婚期已经定在七月七日，可是，

她并不高兴，夜里也睡不好，兴致提不起来……厨房是在地下室那一层，从敞开的窗子里，她听见人们忙忙碌碌，刀子叮当响着。安着滑轮的门砰砰地开关，那儿飘来烤鸡和醋渍樱桃的气味。不知什么缘故，她觉得整个生活似乎会永远像现在这样过下去，没有变化，没有尽头！

这时候有一个人从正房走出来，在门廊上站住。这人是亚历山大·季莫费伊奇，或者简单地叫做萨沙。他是大约十天前从莫斯科来到她们家里做客的。很久以前，祖母的一个远亲，贵族出身的穷寡妇玛丽亚·彼得罗芙娜，一个带着病容的、瘦小的女人，常到她们家来请求周济。她有个儿子名叫萨沙。不知什么缘故，大家都说他是出色的画家，等到他母亲去世，祖母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就送他到莫斯科的科米萨罗夫斯基学校去念书。大约两年以后他转到一个绘画学校去，在那儿差不多念了十五年书才勉强在建筑系毕业。可是他仍旧没做建筑师，却在莫斯科的一个石印工厂里做事。他差不多每年夏天都到祖母这儿来，总是病得很重，以便休息调养一阵。

他现在穿着一件常礼服，扣上纽扣，下身穿一条旧帆布裤子，裤腿下面都磨破了。他的衬衫没熨过，周身上下有一种没精神的样子。他很瘦，眼睛大，手指头又长又瘦，留着胡子，黑脸膛，不过仍旧挺漂亮。他跟舒明家的人很熟，如同自己的亲人一样，他住在他们家里，觉得跟在自己家里似的。他每回来到这儿所住的那个房间，早就叫做萨沙的房间了。

他站在门廊上，看见娜佳，就走到她面前去。

“你们这儿真好，”他说。

“当然，挺好。您应当在这儿住到秋天再走。”

“是的，大概会这样的。也许我要在你们这儿住到九月间呢。”

他无缘无故地笑起来，在她身旁坐下。

“我正坐在这儿，瞧着妈妈，”娜佳说。“从这儿看过去，她显得那么年轻！当然，我妈妈有弱点，”她沉默了一会儿，补充说，“不过她仍旧是个不同寻常的女人。”

“是的，她很好……”萨沙同意道，“您的母亲，就她本人来说，当然是一个很善良很可爱的女人，可是……怎么跟您说好呢？今天一清早我偶然到你们家的厨房里去，在那儿我看见四个女仆干脆睡在地板上，没有床，被褥不像被褥，破破烂烂，臭烘烘，还有臭虫，蟑螂……这跟二十年前一模一样，一点变动也没有。哦，奶奶呢，求上帝保佑她，她毕竟是个老奶奶，不能怪她了。可是要知道，您母亲多半会讲法国话，还参加演出。想来，她总该明白的。”

萨沙讲话的时候，总要把两根瘦长的手指头伸到听话人的面前去。

“不知怎么这儿样样事情我都觉得奇怪，看不惯，”他接着说，“鬼才明白为什么，这儿的人什么事都不做。您母亲一天到晚走来走去，跟一位公爵夫人一样，奶奶也什么事都不做，您呢，也一样。您的未婚夫安德烈·安德烈伊奇也是什么事都不做。”

这种话娜佳去年就听过了，仿佛前年也听过。她知道萨沙一开口，总离不了这一套，从前这种话引得她发笑，可是现在不知什么缘故，她听着心烦了。

“这些话是老生常谈，我早就听厌了，”她说，站起来，“您应当想点比较新鲜的话来说才好。”

他笑了，也站起来，两个人一块儿朝正房走去。她又高又美，身材匀称，这时候挨着他，显得很健康，衣服也很漂亮。这一点她自己也体会到了，就替他难过，而且不知什么缘故觉得挺窘。

"您说了许多不必要的话，"她说，"喏，您方才谈到我的安德烈，可是要知道，您并不了解他。"

"我的安德烈……去他的吧，您的安德烈！我正在替您的青春惋惜呢。"

等到他们走进大厅，大家已经坐下来吃晚饭了。祖母，或者照这家人的称呼，老奶奶，长得很胖，相貌难看，生着两道浓眉，还有一点点唇髭，说话很响，凭她说话的声音和口气可以看出她在这儿是一家之长。她的财产包括集市上好几排的商店和这所有圆柱和花园的旧式房子，可是她每天早晨祷告，求上帝保佑她别受穷，一面祷告一面还流泪。她的儿媳，娜佳的母亲，尼娜·伊万诺芙娜，生着金黄色头发，腰身束得很紧，戴着夹鼻眼镜，每个手指头上都戴着钻石戒指。安德烈神甫是一个掉了牙齿的瘦老头子，看他脸上的表情，总仿佛要说什么很逗笑的话似的。他的儿子安德烈·安德烈伊奇，娜佳的未婚夫，是一个丰满而漂亮的青年，头发卷曲，样子像是演员或者画家。他们三个人正在谈催眠术。

"你在我这儿再住一个星期，身体就会养好了，"奶奶转过身对萨沙说，"只是务必要多吃一点。看你像个什么样儿！"她叹口气。"你那样儿真可怕！真的，你简直成了个浪子。"

"挥霍掉父亲所赠的资财以后，"安德烈神甫眼睛里带着笑意，慢吞吞地说，"就跟不通人性的牲口一块儿去过活了①……"

"我喜欢我的爹，"安德烈·安德烈伊奇说，摸摸他父亲的肩膀，"他是个非常好的老人。善良的老人。"

大家沉默了一阵。萨沙忽然笑起来，拿起餐巾捂住嘴。

"这么说来，您相信催眠术喽？"安德烈神甫问尼娜·伊万诺

---

① 指《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15章所写的浪子故事。

芙娜。

“当然，我也不能肯定说我相信，”尼娜·伊万诺芙娜回答，脸上做出很严肃的、甚至严厉的表情，“不过必须承认，自然界有许多神秘而无从理解的事情。”

“我完全同意您的话，不过我还得加一句：宗教信仰为我们大大地缩小了神秘的领域。”

一只很肥的大火鸡端上来。安德烈神甫和妮娜·伊万诺芙娜仍旧在谈下去。钻石在尼娜·伊万诺芙娜的手指头上发亮，后来眼泪在她眼睛里发亮，她激动起来了。

“虽然我不敢跟您争论，”她说，“不过您也会同意，生活里有那么多解答不了的谜！”

“我敢向您担保：一个也没有。”

吃过晚饭以后，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拉小提琴，尼娜·伊万诺芙娜弹钢琴为他伴奏。十年以前，他在大学的语文系毕了业，可是从来没在任何地方做过事，也没有固定的工作，只是偶尔应邀参加为慈善目的召开的音乐会。在城里大家都称他为艺术家。

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拉小提琴，大家默默地听着。桌子上，茶炊轻声地滚沸，只有萨沙一个人喝茶。后来，钟敲十二下，小提琴的一根弦忽然断了，大家笑起来，于是忙忙碌碌，开始告辞。

娜佳送未婚夫出门以后，走上楼去，回自己的房间，她和母亲住在楼上（楼下由祖母住着）。楼下，仆人把大厅里的灯熄了，萨沙却仍旧坐在那儿喝茶。他老是照莫斯科的风气喝很久的茶，一回要喝七杯。娜佳脱了衣服上床，很久还听见女仆在楼下打扫，奶奶发脾气。最后一切都安静了，只是偶尔听见萨沙在楼下自己的房间里用男低音不时咳嗽几声。

2

娜佳醒来的时候,大概是两点钟,天在亮起来。守夜人在远处什么地方打更。她不想睡了,床很软,躺着不舒服。娜佳在床上坐起来,想心事,跟过去那些五月里的夜晚一样。她的思想也跟昨天晚上一样,单调、不必要、缠着人不放,总是那一套: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怎样开始向她献殷勤,向她求婚,她怎样接受,后来她怎样渐渐地敬重这个善良而聪明的人。可是现在距离婚期只有一个月了,不知什么缘故,她却开始感到恐惧和不安,仿佛有一件什么不明不白的苦恼事在等着她似的。

"滴克搭克,滴克搭克……"守夜人懒洋洋地敲着。"滴克搭克……"

从旧式的大窗子望出去,她可以看见花园,稍远一点有茂盛的紫丁香花丛,那些花带着睡意,冻得软绵绵的。浓重的白雾缓缓地飘到紫丁香上面,想要盖没它。远处树上,带着睡意的白嘴鸦在呱呱地叫。

"我的上帝啊,为什么我这样苦恼!"

也许每个新娘在婚前都有这样的感觉吧。谁知道呢!要不然这是萨沙的影响?可是话说回来,接连几年来,萨沙一直在讲这样的话,好像背书一样,他讲起来总显得很天真,很古怪。可是为什么萨沙还是不肯离开她的头脑呢?为什么呢?

守夜人早已不打更了。窗子跟前和花园里,鸟儿吱吱地叫,花园里的雾不见了。四下里样样东西都给春天的阳光照亮,就跟被微笑照亮了一样。不久,整个花园被太阳照暖,让阳光爱抚着,苏醒过来,露珠跟钻石那样在叶子上放光,这个早已荒芜的老花园在这个早晨显得那么年轻,华丽。

奶奶已经醒了。萨沙粗声粗气地咳嗽起来。娜佳可以听见他们在楼下端来茶炊，搬动椅子。

时间过得很慢。娜佳早已起来，在花园里散步了很久，早晨却仍旧拖延着不肯过去。

后来尼娜·伊万诺芙娜带着泪痕斑斑的脸出现了，手里拿着一杯矿泉水。她对招魂术① 和顺势疗法② 很有兴趣，看很多的书，喜欢谈自己心里发生的怀疑。所有这些，依娜佳看来，似乎包含着深刻而神秘的意义。这时候，娜佳吻一吻她的母亲，跟她并排走着。

"您为什么哭了，妈妈？"她问。

"昨天晚上，我开始看一个中篇小说，那里面写一个老人和他的女儿。老人在一个什么机关办公，不料他的上司爱上了他的女儿。我还没看完，不过其中有一个地方看了叫人忍不住流泪，"尼娜·伊万诺芙娜说，喝一口杯子里的水，"今天早晨我想起来，就又哭了。"

"近些天来我心里那么不快活，"娜佳沉默了一会儿，说，"为什么我夜里睡不着觉？"

"我不知道，亲爱的。每逢我夜里睡不着觉，我就紧紧地闭上眼睛，喏，就照这个样儿，而且暗自想象安娜·卡列尼娜③ 怎样走路，讲话，或者暗自想象古代历史上的一件什么事情……"

娜佳觉得她母亲不了解她，而且也不可能了解。这还是她生平第一回有这样的感觉，她甚至害怕，想躲起来。她就走回自己

① 一种迷信的法术，信奉者认为能把死人的灵魂招来进行笔谈。

② 某些药物大量用于健康人身上则能产生症状，和要用此种药来治的病的症状相似。用微量此种药物治疗疾病的方法即称顺势疗法。

③ 托尔斯泰著《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女主人公。

的房间去了。

下午两点钟，他们坐下来吃午饭。那天是星期三，正是斋日，因此给祖母端上来的是素的红甜菜汤和鳊鱼粥。

为了跟奶奶逗着玩，萨沙又喝他的荤汤，又喝素甜菜汤。大家吃饭的时候，他却一直说笑话，可是他的笑话说得笨拙，一律含着教训，结果就完全不可笑了。每逢说俏皮话以前，他总要举起很瘦很长跟死人一样的手指头，因而使人想到他病得很重，也许在这个世界上活不久了，谁都会为他难过得想流泪。

饭后奶奶回到自己房间去休息。尼娜·伊万诺芙娜弹了一会儿钢琴，然后也走了。

"啊，亲爱的娜佳，"萨沙开始了照例的午饭后的闲谈，"您要听我的话才好！您要听我的话才好！"

她坐在一张旧式的圈椅上，背往后靠着，闭上眼睛。他就在房间里慢慢走着，从这头走到那头。

"您要出去念书才好！"他说，"只要受过教育的、神圣的人才是有趣味的人，也只有他们才是社会所需要的。要知道，这样的人越多，天国来到人间也就越快。到那时候，你们这城里就渐渐不会有一块石头留下，一切都会翻个身，一切都会变样，仿佛施了什么魔法似的。到那时候，这儿就会有极其富丽堂皇的大厦、神奇的花园、美妙的喷泉、优秀的人……可是这还算不得顶重要。顶重要的是我们所谓的群众，照现在那样生活着的群众，这种恶劣现象，到那时候就不再存在，因为人人都会有信仰，人人都会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再也不会有人到群众里面去寻求支持。亲爱的，好姑娘，走吧！告诉他们大家：您厌倦了这种一潭死水的、灰色的、有罪的生活。至少您自己要明白这层道理才对！"

"办不到，萨沙。我就要结婚了。"

"唉，得了吧！这种事对谁有必要呢？"

他们走进花园，溜达了一会儿。

“不管怎样吧，我亲爱的，您得想一想，您得明白，你们这种游手好闲的生活是多么不干净，多么不道德，”萨沙接着说，“您得明白，比方说，要是您，您的母亲，您的奶奶，什么事也不做，那就是说别人在为你们工作，你们在吞吃别人的生命，难道这样干净吗？不肮脏吗？”

娜佳想说：“不错，这话是实在的”；她还想说她自己也明白，可是眼泪涌上她的眼眶，她忽然不再作声，整个心发紧，就回到自己房间里去了。

将近傍晚，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来了，照例拉了很久的小提琴。他总是不爱讲话，喜欢拉小提琴，也许因为一拉小提琴，就可以不用讲话吧。到十一点钟，他已经穿好大衣，要告辞回家去了，却搂住娜佳，开始贪婪地吻她的脸、肩膀、手。

“宝贝儿，我心爱的，我的美人儿！……”他喃喃地说着，“啊，我多么幸福！我快活得神魂颠倒了！”

她却觉得这种话很久很久以前就听过，或者在什么地方……在小说里，在一本早已丢掉的、破破烂烂的旧小说里读到过似的。

萨沙坐在大厅里的桌子旁边喝茶，用他那五根长手指头托着茶碟。奶奶摆纸牌卦，尼娜·伊万诺芙娜在看书。圣像前面的油灯里，火苗劈劈啪啪地爆响，仿佛一切都安静平顺似的。娜佳道了晚安，走上楼去，回到自己的房间，躺下，马上就睡着了。可是如同前一天夜里一样，天刚刚亮，她就醒了。她睡不着，心神不宁，苦恼。她坐起来，把头抵在膝盖上，想到她的未婚夫，想到她的婚礼……不知什么缘故，她想起母亲并不爱她那已经去世的丈夫，现在她一无所有，完全靠她婆婆，也就是奶奶过活。娜佳思前想后，怎么也想不出在这以前为什么会认为妈妈有什么特别

的、不平常的地方，怎么会一直没有发现她其实是个普通的、平凡的、不幸的女人。

楼下，萨沙也没睡着，她可以听见他在咳嗽。娜佳想，他是个古怪而天真的人，在他的幻想中，所有那些神奇的花园和美妙的喷泉，都使人觉着有点荒唐。可是不知什么缘故，他那天真，甚至那种荒唐，却又有那么多美丽的地方，只要她一想到要不要出外求学，就有一股凉气沁透她整个的心和整个胸膛，给它们灌满欢欣和快乐的感觉。

"不过，还是不想的好，还是不想的好……"她小声说，"我不应该想这些。"

"滴克搭克……"守夜人在远远的什么地方打更。"滴克搭克……滴克搭克……"

3

六月中，萨沙忽然觉得烦闷无聊，准备回莫斯科去了。

"在这个城里我住不下去，"他阴沉地说。"没有自来水，也没有下水道！我一吃饭就腻味；厨房里脏得不像话……"

"再等一等吧，浪子！"不知什么缘故，奶奶小声劝道，"婚期就在七号啊！"

"我不想再等了。"

"可是你本来打算在我们这儿住到九月间的！"

"不过现在，您看，我不想住下去了。我要工作！"

正巧这年夏天潮湿而阴冷，树木湿漉漉的，花园里样样东西都显得阴沉沉的，垂头丧气，这也实在使得人想要工作。楼下和楼上的房间里响起一些陌生女人说话的声音，奶奶的房间里有哒哒哒的缝纫机声音，这是她们在赶做嫁妆。光是皮大衣，就给

娜佳做了六件，其中顶便宜的一件，照奶奶说来，也要值三百卢布！这种忙乱惹得萨沙不痛快，他坐在自己的房间里生闷气，可是大家仍旧劝他留下，他就答应七月一日以前不走了。

时间过得很快。在圣彼得节[①]那天吃过午饭以后，安德烈·安德烈伊奇跟娜佳一块儿到莫斯科街去再看一回早已租下来、准备给年轻夫妇居住的那所房子。那所房子有两层楼，可是至今只有楼上刚装修好。大厅铺着亮晃晃的地板，漆成细木精镶的样子，有几把维也纳式的椅子、一架钢琴、一个小提琴乐谱架。屋里有油漆的气味。墙上挂着一张大油画，装在金边框子里，画的是一个裸体的女人，她身旁有一个断了柄的淡紫色花瓶。

“好一幅美妙的画儿，”安德烈·安德烈伊奇说，出于尊敬叹了一口气。“这是画家希什马切夫斯基的作品。”

旁边是客厅，摆着一张圆桌子，一张长沙发，几把套着鲜蓝色布套的圈椅。长沙发的上方挂着一张安德烈神甫的大照片，戴着法冠，佩着勋章。然后他们走进饭厅，那儿摆着一个餐具柜，随后走进寝室。这儿光线暗淡，并排放着两张床，看上去好像在布置寝室的时候，认定将来这儿永远很美满，不会有别的情形似的。安德烈·安德烈伊奇领着娜佳走遍各个房间，始终用胳膊搂着她的腰。她呢，觉得衰弱，惭愧，痛恨所有这些房间、床铺、圈椅，那个裸体女人惹得她恶心。她已经明明白白地觉得她不再爱安德烈·安德烈伊奇了，也许从来就没有爱过，可是这句话怎么说出口，对谁去说，而且说了以后要怎么样，她都不明白，而且也没法明白，虽然她整天整夜地在想着这件事……他搂着她的腰，谈着那么热情，那么谦虚，他在自己的住所里走来走去，显得那么幸福。她呢，在一切东西里，却只看见庸俗，愚蠢的、纯粹的、叫

① 基督教节日，在6月29日。

人受不了的庸俗。他那搂着她腰的胳膊，她也觉得又硬又凉，跟铁箍一样。她随时都想跑掉，痛哭一场，从窗口跳出去。安德烈·安德烈伊奇领她走进浴室，在这儿他碰了碰一个安在墙上的水龙头，水立刻流出来了。

“怎么样?”他说，放声大笑，“我叫人在阁楼上装了一个水箱，可以盛一百桶水，喏，我们现在就有水用了。”

他们穿过院子，然后走到街上，雇了一辆出租马车。尘土像浓重的乌云似地飞扬起来，好像天就要下雨了。

“你不冷吗?”安德烈·安德烈伊奇说，尘土吹得他眯缝着眼睛。

她没答话。

“你记得，昨天萨沙责备我什么事也不做，”沉默一阵以后，他说，“嗯，他的话很对，对极了！我什么事也不做，而且也做不了。我亲爱的，这是什么缘故？就连想到将来有一天，我也许会在额头上戴一枚帽章，去办公，我都会觉得那么厌恶，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一看见律师，或者拉丁语教师，或者市参议会委员，我就觉得那么不自在？啊，俄罗斯母亲！啊，俄罗斯母亲，你至今还驮着多少游手好闲的、毫无益处的人啊！有多少像我这样的人压在你身上啊，受尽痛苦的母亲！”

他对他什么事不做这一点，得出一个概括的结论，认为这是时代的特征。

“等我们结了婚，”他接着说，“那我们就一块儿到乡下去，我亲爱的，我们要在那儿工作！我们给自己买下不大的一块土地，外带一座花园，一条河，我们要劳动，观察生活……啊，那会多么好！”

他脱掉帽子，头发让风吹得飘扬起来。她呢，听着他讲话，暗自想着：“上帝啊，我要回家！上帝啊！”他们快要到家的时候，车

子追上了安德烈神甫的车子。

“瞧，我父亲来了！”安德烈·安德烈伊奇高兴地说，挥动帽子，“真的，我爱我的爹，”他一面给车钱，一面说，“他是个非常好的老人。善良的老人。”

娜佳走进家里，心里觉着气愤，身子也不舒服，心想：整个傍晚会有客人来，她得招待他们，得赔着笑脸，得听小提琴，得听各式各样的废话，而且一味地谈婚礼。奶奶坐在茶炊旁边，穿着绸衫，又华丽又神气，她在客人面前好像总是那么傲慢。安德烈神甫带着他那调皮的笑容走进来。

“看见您玉体安康，十分快慰，”他对奶奶说，很难弄明白他是在开玩笑呢，还是在认真地说这句话。

4

风敲打着窗子，敲打着房顶。呼啸声响起来，家神在火炉里哀伤忧闷地哼他的歌。这时候是夜里十二点多钟。一家人都上床睡了，可是谁也没睡着，娜佳时时刻刻觉着仿佛楼下有人在拉小提琴似的。忽然砰的一声响，大概是一扇护窗板刮掉了。一分钟以后，尼娜·伊万诺芙娜走进来，只穿着衬衫，手里举着一支蜡烛。

“这是什么东西砰的一响，娜佳？”她问。

她母亲，头发梳成一根辫子，脸上现出胆怯的笑容，在这暴风雨的夜晚她显得老了，丑了，矮了。娜佳回想前不久她还认为母亲是个不平常的女人，带着自豪的心情听她讲话，现在她却怎么也想不起那些话了，她所能想起的话都那么软弱无力，不必要。

火炉里传出好几个男低音的歌唱，甚至仿佛听见：“唉，唉，

我的上帝！”娜佳坐在床上，忽然使劲抓住头发，痛哭起来。

“妈妈，妈妈，”她说，“我的亲妈，要是你知道我出了什么样的事就好了！我求求你，我央告你，让我走吧！我求求你了！”

“到哪儿去？”尼娜·伊万诺芙娜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在床边坐下来，问道，“要到哪儿去？”

娜佳哭了很久，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让我离开这个城吧！”最后她说，“不应该举行婚礼，也不会举行婚礼了，你要明白才好！我不爱这个人……就连谈一谈这个人，我都办不到。”

“不，我的宝贝儿，不，”尼娜·伊万诺芙娜赶快说，吓慌了，“你镇静一下，这是因为你心绪不好。这会过去的。这种事常有。多半你跟安德烈拌嘴了吧，可是小两口吵架，只不过是打哈哈呢。”

“得了，你走吧，妈妈，你走吧，”娜佳痛哭起来。

“是啊，”尼娜·伊万诺芙娜沉默了一会儿，说，“不久以前你还是个孩子，是个小姑娘，可是现在已经要做新娘了。自然界是经常新陈代谢的。你自己也没留意，就会变成母亲，变成老太婆的，你也会跟我一样有这么一个倔脾气的女儿。”

“我亲爱的好妈妈，你要知道，你聪明，你不幸，”娜佳说，“你很不幸，那你为什么要说这些庸俗的话呢？看在上帝面上告诉我，为什么呢？”

尼娜·伊万诺芙娜想要说话，可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哽咽了一声，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了。那些男低音又在炉子里哼起来，忽然变得很可怕。娜佳跳下床来，连忙跑到母亲那儿去。尼娜·伊万诺芙娜，泪痕满面，躺在床上，盖着浅蓝色的被子，手里拿着一本书。

“妈妈，你听我说！”娜佳说，“我求求你，好好想一想，你就会

明白了！你只要明白我们的生活多么琐碎无聊，多么有失尊严就好了。我的眼睛睁开了，现在我全看明白了。你那个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是个什么样的人？要知道，他并不聪明，妈妈！主啊，我的上帝！你要明白，妈妈，他愚蠢！”

尼娜·伊万诺芙娜猛地坐起来。

“你和你的祖母都折磨我！”她说，哽咽一声，“我要生活！生活！”她反复说着，两次举起拳头捶胸口。“给我自由！我还年轻，我要生活，你们却把我磨成了老太婆！……”

她哀哀地哭起来，躺下去，在被子底下蜷起身子，显得那么弱小，那么可怜，那么愚蠢。娜佳走回自己的房间，穿好衣服，靠窗口坐下，静等天亮。她通宵坐着，想心事，外面不知什么人老是敲打护窗板，发出呼啸声。

到早晨，奶奶抱怨说，一夜之间风吹掉了花园里所有的苹果，吹断一棵老李树。天色灰蒙蒙，阴惨惨，凄凉，使人想点起灯来。人人抱怨冷，雨抽打着窗子。喝完茶以后，娜佳走进萨沙的房间，一句话也没说，就在墙角一把圈椅前面跪下来，双手蒙住脸。

“怎么了？”萨沙问。

“我忍不下去了……”她说，“以前我怎么能一直在这儿生活下来的，我真不懂，我想不通！现在我看不起我的未婚夫，看不起我自己，看不起整个这种游手好闲、没有意义的生活。”

“得了，得了……”萨沙说，还没听懂这是怎么回事，“这没什么……这挺好。”

“我讨厌这种生活了，”娜佳接着说，“我在这儿连一天也过不下去了。明天我就离开这儿。看在上帝面上，带我一块儿走吧！”

萨沙惊愕地瞧了她一分钟。临了，他明白过来了，高兴得跟

小孩一样。他挥舞胳膊，鞋踏起拍子来，仿佛高兴得在跳舞似的。

“妙极了！”他说，搓一搓手，“上帝啊，这多么好！”

她抬起充满爱慕的大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瞧着他，仿佛中了魔似的，等着他马上对她说出什么精辟的、有无限重大意义的话来。他还什么话也没跟她讲，可是她已经觉得她的面前展开了一种新的、广大的、这以前她一直不知道的东西，她已经充满期望地凝神望着它，做了一切准备，甚至不惜一死了。

“我明天走，”他想了一想，说，“您到车站来送我好了……我把您的行李装在我的皮箱里面，我替您买好车票。等到第三遍铃响，您就上车，我们就走了。您把我送到莫斯科，然后您一个人到彼得堡去，您有身份证吗？”

“有。”

“我向您发誓，您不会后悔，不会遗憾的，”萨沙热情地说，“您走吧，您去念书吧，然后听凭命运把您带到什么地方去。您把您的生活翻转过来，那就一切都会改变了。主要的是把生活翻转过来，其余的一切都不关紧要。那么明天我们真走了？”

“噢，是啊！看在上帝份上吧！”

娜佳觉得很激动，心头从来没有这么沉重过，觉得她一定会在痛苦中，在苦恼的思索里打发掉她行前的这一段时间，可是她刚刚走上楼去，回到自己的房间，在床上躺下，就立刻睡着了，脸上带着泪痕和笑容，沉酣地一直睡到傍晚。

5

出租马车雇来了。娜佳已经戴上帽子，穿好大衣，这时候就走上楼去再看一眼她的母亲，再看一下她所有的东西。她在自己的房间里挨着那张仍有余温的床站着，往四下里瞧一遍，然后轻

轻地走到她母亲的房间里去。尼娜·伊万诺芙娜在睡觉，房间里很静。娜佳吻了吻她的母亲，理一理她的头发，站了两分钟光景……然后她不慌不忙地走下楼去。

外面雨下得很大。出租马车支起车篷停在门口，上下都淋湿了。

“车上坐了他，就没有你的位子了，娜佳，”祖母说，这时候女佣人开始把手提箱搬上车去，“遇到这种天气还要去给他送行，这是何苦！你还是待在家里的好。瞧，雨下得好大！”

娜佳想要说一句什么话，可是说不出来。这时候萨沙扶娜佳上车，用毯子盖好她的腿。然后在她的旁边坐下。

“一路平安！求上帝赐福给你！”祖母站在台阶上喊道，“你，萨莎，到了莫斯科要给我们写信来啊！”

“好，再见，奶奶！”

“求圣母保佑你！”

“唉，这天气！”萨沙说。

直到这时候，娜佳才哭起来。现在她才明白她确实走定了，先前她对奶奶告辞，她瞧着母亲的时候，还不相信真正会走。别了，这个城！她忽然想起一切：安德烈啊，他的父亲啊，新房子啊，裸体女人和花瓶啊，所有这些东西不再惊吓她，也不再压着她的心，却显得幼稚渺小，不住地往后退，越退越远。等到他们在车厢里坐定，火车开动，那整个极其巨大严肃的过去，就缩成了一小团，同时这以前她不大留意的那个广大宽阔的未来，却铺展开来。雨点抽打车窗，从窗子里望出去只看见碧绿的田野，电线杆子和电线上的鸟儿纷纷闪过去。欢乐忽然使她透不出气来：她想起她在走向自由，去念书，这就跟许多年前大家听说的“出外做自由的哥萨克”一样。一时间，她又笑，又哭，又祷告。

“没关系，”萨沙得意地微笑着说。“没关系！”

6

秋天过去了，冬天跟着也过去了。娜佳已经非常想家，天天惦记母亲和祖母。她也想念萨沙。家里的来信，口气平静，和善，仿佛一切已经得到原谅，被人忘掉了似的。五月间，考试完结以后，她动身回家去，身体很好，兴致很高，她中途在莫斯科下车，去看萨沙。他跟去年夏天一模一样，仍旧一脸的胡子，一头散乱的头发，仍旧穿着那件常礼服和帆布裤子，眼睛也仍旧又大又美，可是他的外表看上去不健康，疲惫不堪，他又老又瘦，不断地咳嗽。不知什么缘故，娜佳觉得他又灰色又土气。

"我的上帝啊，娜佳来了！"他说，快活地笑起来，"我的亲人，好姑娘！"

他们在石印工厂里坐了一会儿，那儿满是纸烟的气味，油墨和颜料的气味，浓得闷人。后来他们到他的房间里去，那儿也有烟气和痰的气味。桌上，在一个冰冷的茶炊旁边摆着一个破碟子，上面盖着一小块黑纸，桌上和地板上有许多死苍蝇。处处都表现萨沙把自己的私生活安排得马马虎虎，随遇而安，十分看不起舒适。要是谁跟他谈起他的个人幸福，谈起他的私生活，谈起对他的热爱，他就会一点也不了解，反倒笑起来。

"挺好，样样事情都顺当，"娜佳匆匆忙忙地说，"去年秋天，妈妈到彼得堡来看过我。她说奶奶没生气，只是常常走进我的房间，在墙上画十字。"

萨沙显得很高兴，可是不断地咳嗽，讲起话来声音嘶哑。娜佳一直仔细瞧着他，不能够断定究竟他真的病得很重呢，还是只不过她觉得如此。

"萨沙，我亲爱的，"她说，"要知道，您病了！"

“不，挺好。病是有病，可是不很重……”

“唉，我的上帝！”娜佳激动地叫道，“为什么您不去看病？为什么您不保重您的身体？我宝贵的，亲爱的萨沙，”她说，眼泪从她眼睛里流出来，而且不知什么缘故，在她的想象里浮起来安德烈·安德烈伊奇、那裸体女人和花瓶、现在显得跟童年一样遥远的她那整个过去。她哭起来，因为在她眼里，萨沙不再像去年那么新奇、有见识、有趣了。“亲爱的萨沙，您病得很重很重了。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事才能够让您不这么苍白，消瘦。我欠着您那么多的情！您再也想不出来您帮了我多大的忙，我的好萨沙！实际上，您现在是我顶亲切顶贴近的人了。”

他们坐着谈了一阵话。现在，娜佳在彼得堡过了整整一个冬天以后，萨沙，他的话语、他的微笑、他的整个体态，在她看来，成了一种过时的、旧式的、早已活到头、或许已经埋进坟墓里的东西了。

“后天我就要到伏尔加河去旅行，”萨沙说，“喏，然后去喝马乳酒①。我很想喝马乳酒。有一个朋友和他的太太跟我一块儿走。他太太是个了不起的人，我老是怂恿她，劝她出外念书。我要她把她的生活翻转过来。”

他们谈了一阵，就坐车到车站去。萨沙请她喝茶，吃苹果。火车开动了，他向她微笑，挥动手绢，就是从他的腿也看得出来他病得很重，未必会活得很久了。

中午娜佳到了她家乡的那座城。她从车站坐着马车回家，觉着街道很宽，房子又小又扁，街上没有人，她只遇见那个穿着棕色大衣的、德国籍的钢琴调音技师。所有的房子都好像盖满了灰尘。祖母已经十分苍老，仍旧肥胖、相貌难看，她伸出胳膊搂住娜

① 马乳酒有医疗肺结核的功效。

佳，把脸放在娜佳的肩膀上，哭了很久，不能分开。尼娜·伊万诺芙娜也老多了，丑多了，仿佛周身消瘦了，可是仍旧像以前那样束紧腰身，钻石戒指仍在她手指头上发亮。

“我的宝贝儿！”她说，周身发抖，“我的宝贝儿！”

然后她们坐下来，哭着，说不出话来。看得出来，祖母和母亲分明体会到过去已经完了，从此不会回来了：她们在社会上已经没有地位，没有从前那样的荣耀，也没有权利请客了，这就如同在轻松的、无忧无虑的生活中，半夜里忽然跑进警察来，大搜一通，原来这家的主人盗用公款或者铸造伪币，于是那轻松的、无忧无虑的生活从此完结了一样！

娜佳走上楼去，看见先前那张床，先前那些挂着素白窗帘的窗子，窗外也仍旧是那个花园，浸沉在阳光里面，充满欢乐，鸟语声喧。她摸一摸自己的桌子，坐下来，思索着。她吃了一顿好饭，喝茶时候吃了些可口的、油腻的鲜奶油。可是总好像缺了点什么，使人觉得房间里空荡荡，天花板低矮。傍晚，她上床睡觉，盖好被子，不知什么缘故，她觉着躺在这暖和的、很软的床上有点可笑。

尼娜·伊万诺芙娜走进来待了一会儿，她坐下，就跟有罪的人一样，畏畏缩缩，小心谨慎。

“嗯，怎么样，娜佳？”她停了一停，问道，“你满意吗？完全满意吗？”

“满意，妈妈。”

尼娜·伊万诺芙娜站起来，在娜佳的身上和窗子上画十字。

“你看得明白，我开始信教了，”她说，“你要知道，现在我在研究哲学，我老是想啊想的……现在有许多事情在我已经变得跟白昼一样豁亮了。首先我觉着整个生活应当如同透过三棱镜那样地度过去。”

“告诉我，妈妈，祖母的身体怎么样？”

“她好像挺好。那回你跟萨沙一块儿走后，你打来了电报，祖母看完电报，当场就晕倒了。她躺在床上一连三天没动弹。这以后她老是祷告上帝，老是哭。可是现在她好了。”

她站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滴克搭克……”守夜人打更。“滴克搭克，滴克搭克……”

“首先，整个生活应当如同透过三棱镜那样度过去，”她说，“换句话说，那就是，在我们的意识里，生活应当分析成最单纯的因素，就跟分成七种原色一样，每个因素都得分别加以研究。”

尼娜·伊万诺芙娜后来又说了些什么，什么时候走的，娜佳都没听见，因此她很快就睡着了。

五月过去，六月来了。娜佳在家里已经住惯。祖母忙着张罗茶炊，深深地叹气。每到傍晚，尼娜·伊万诺芙娜就讲她的哲学，她仍旧像食客那样住在这所房子里，哪怕花一个小钱也要向祖母要。家里有许多苍蝇，房间里的天花板好像越来越低了。奶奶和尼娜·伊万诺芙娜不出门上街，因为害怕遇见安德烈神甫和安德烈·安德烈伊奇。娜佳在花园里和街道上溜达，瞧那些房屋和灰色的围墙，她觉得这城里样样东西都早已老了，过时了，只不过在等着结束，或者在等着一种年轻的、新鲜的东西开始罢了。啊，只求那种光明的新生活快点来才好，到那时候人就可以勇敢而直率地面对自己的命运，觉着自己对，心情愉快，自由自在！这样的生活早晚会来！眼前，虽然奶奶的家里搞成这样：四个女仆没有别的地方可住，只能挤在一个房间里，住在地下室里，住在肮脏的地方，可是总有一天，那个时代一到来，这所房子就会片瓦无存，被人忘掉，谁也想不起它来……给娜佳解闷的只有邻居院里几个顽皮的男孩。她在花园里走来走去的时候，他们敲着篱墙，笑着讥诮她说：

“新娘哟！新娘哟！”

萨沙从萨拉托夫[①]寄来一封信。他用快活而歪歪扭扭的笔迹写道，他在伏尔加河的旅行十分圆满，可是他在萨拉托夫害了点小病，喉咙哑了，已经在医院里躺了两个星期。她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她的心里充满一种近似信念的兆头。她感到不愉快，因为不管这兆头也好，想到萨沙也好，都不像从前那样激动了。她热切地要生活，要回彼得堡。她和萨沙的交往固然是亲切的，可是毕竟遥远了，遥远地过去了！她通宵没睡，早晨坐在窗口，听着。她也真听见了楼下的说话声音，惊慌不安的祖母正在着急地问一件什么事。随后有人哭起来……等到娜佳走下楼去，祖母正站在墙角，在圣像面前祷告，满脸泪痕。桌子上放着一封电报。

娜佳在房间里来来去去走了很久，听着祖母哭，然后拿起电报读了一遍。电报上通知说亚历山大·季莫费伊奇，或者，简单一点，萨沙，昨天早晨已经在萨拉托夫害肺痨病去世了。

祖母和尼娜·伊万诺芙娜到教堂去布置安魂祭，娜佳呢，仍旧在房间里走了很久，思索着。她看得很清楚：她的生活已经照萨沙所希望的那样翻转过来，现在她在这儿变得孤单，生疏，谁也不需要她，这儿的一切她也不需要，整个的过去已经跟她割断，消灭，好像已经烧掉，连灰烬也给风吹散了似的。她走进萨沙的房间，在那儿站了一会儿。

“别了，亲爱的萨沙！”她想，这时在她面前现出一种宽广辽阔的新生活，那种生活虽然还朦朦胧胧，充满神秘，却在吸引她，召唤她。

她走上楼去，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收拾行李，第二天早晨向

① 欧俄东部伏尔加河流域的一个城名。

家人告辞，生气蓬勃、满心快活地离开了这个城。她觉得，她从此再也不会回来了。

1903年

戏　　剧

海　　鸥

四幕喜剧

一八九六年

焦菊隐译

人　　物

阿尔卡基娜，伊琳娜·尼古拉耶夫娜，随夫姓特里波列娃　女演员。

特里波列夫，康斯坦丁·加夫里洛维奇（科斯佳）　阿尔卡基娜的儿子。

索林，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彼得鲁沙）　阿尔卡基娜的哥哥。

扎烈奇娜雅，妮娜·米哈伊洛夫娜　一个富有的地主的女儿。

沙姆拉耶夫，伊利亚·阿法纳西耶维奇　退伍的陆军中尉，索林家里的管家。

波琳娜·安德烈耶夫娜　他的妻。

玛莎（玛丽雅·伊利尼奇娜）　他们的女儿。

特里果林，鲍里斯·阿列克塞耶维奇　作家。

多尔恩，叶甫盖尼·谢尔盖耶维奇　医生。

麦德维坚科，谢苗·谢苗诺维奇　小学教员。

雅科夫　工人。

一个厨子。

一个女仆。

故事发生在索林的庄园里。

第三幕和第四幕之间，时间相隔两年。

第　一　幕

索林庄园里的花园一角。一条宽阔的园径，通向花园深处的湖泊。面对着观众，一座草草搭成的业余舞台，横断着这条园径，把湖水全部遮住。台子两旁是些丛林。

几张长凳，一张小桌子。

太阳刚刚西下。闭着的幕后，是雅科夫和其他工人。咳嗽声，锤击声。

幕开时，玛莎和麦德维坚科正散步回来，由左方上。

麦德维坚科　你为什么总是穿着黑衣裳？

玛莎　我给我的生活挂孝啊。我很不幸。

麦德维坚科　这是为什么？（沉默）我不懂……你身体很好，你的父亲虽然没有很多财产，可也还富足。我的生活比你困难多了。我一个月只进二十三个卢布，还要在里边扣去养老金。就是这种情形我也还不挂孝呢。（他们坐下）

玛莎　金钱并不就是幸福。一个人即使贫穷也能幸福。

麦德维坚科　理论上是对的，而事实是这样：我得用我那二十三个卢布，养活我的母亲、我的两个姊妹和我的小弟弟。总得吃饱喝足呀！总得有茶有糖呀！也还得有烟草呀！你就拿这点钱去应付应付看吧。

玛莎　（向舞台看了一眼）表演快开始了。

麦德维坚科 对了。表演的是扎烈奇娜雅。剧本是康斯坦丁·加夫里洛维奇写的。他们在恋爱，他们的灵魂也要在今天晚上共同创造一个艺术形象的努力中结合起来了。可是你我的灵魂呢，却没有可以接触之点。我爱你，由于苦恼，我在家里坐不住。我每天来回走十二里路，跑来看你，而我所遇到的只是你那种表示无能为力的冷淡。这是很可以理解的。我没有财产，家里人口又多……谁也不会嫁给一个连自己都没得吃的男人啊。

玛莎 胡说！（闻鼻烟）你的爱情叫我感动，可是我不能回报，很简单。（向他递过烟盒去）请。

麦德维坚科 谢谢，我不喜欢这个。

〔停顿。

玛莎 天气真闷！今天夜里准会有一场暴风雨。你只是高谈哲学，要不然就是钱。听你讲起来，贫穷仿佛是痛苦里面最大的痛苦啦。而我认为就是穿着破衣裳、去讨饭，都要好到万倍，总比……而且，你也不能理解……

〔索林和特里波列夫由右方上。

索林 （拄着一根手杖）我呀，你知道，住在乡下我可真不舒服，而且，我一辈子也习惯不了。昨天晚上，我十点钟就躺下了，睡到今天早晨九点钟，我一醒，就觉得睡得太多了，脑子仿佛粘在天灵盖上。（笑）吃完中饭，我不知怎么的又睡着了，我做着噩梦，浑身像散了架一样。归根结底……

特里波列夫 一点不错，你天生是该住在城里的。（看见玛莎和麦德维坚科）先生女士们，开幕以前，会去请你们。现在可不能待在这儿。我请你们离开这儿。

索林 （向玛莎）玛丽雅·伊利尼奇娜，好不好请你费心跟你父亲说说，请他叫人把那条整天咆哮的狗，给解开链子……

我妹妹又整整一夜没能合上眼。

玛莎　你自己跟他说去吧，我呀，我受不了。不要叫我去。（向麦德维坚科）咱们走！

麦德维坚科　（向特里波列夫）那么，开戏以前你可得通知我们啊。

〔玛莎和麦德维坚科下。

索林　这么说，那条狗照样得整夜地咆哮了。就瞧瞧吧！我在乡下从来没有过得称心过。从前，我赶上有好多次二十八天的休假，都是到这儿来，想好好地休息一下的。可是一到这里，种种的烦恼就烦得我恨不得马上跑开。（笑）我每一次都是离开这儿最高兴……可是现在呢，我退休了，说真的，我没有哪儿可去了。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反正得住在这儿啦……

雅科夫　（向特里波列夫）康斯坦丁·加夫里洛维奇，我们洗个澡去。

特里波列夫　好，只是十分钟就得回来盯着。（看看表）快开幕了。

雅科夫　好吧。（下）

特里波列夫　（把舞台打量了一下）这个舞台真不算坏！前幕，第一道边幕，第二道边幕，再后边，是空的。没有布景。可以一眼望到湖上和天边。我们要在准八点半开幕，那时候月亮刚上来。

索林　好极了。

特里波列夫　如果扎烈奇娜雅迟到了，一切效果可就毫无问题都要被破坏了。这时候她应该到了呀。她的父亲和她的后母把她监视得太紧，所以，她要从她家里跑出来，就跟在监狱里那么困难。（整整他舅舅的领结）你的头发和胡子都是乱蓬蓬的，实在应该找人给你剪剪了……

索林 （*用手理理胡子*）这正是我的生活的悲剧呀。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的外表看来也像个整天喝得醉醺醺的人。我在女人身上，从来没有成功过。（*坐下*）我妹妹为什么心情不好哇？

特里波列夫 为什么？她不高兴啦。（*坐在索林旁边*）她嫉妒。你看她这不是已经反对起我，反对起这次表演，反对起我这个剧本来了吗，只因为演戏的不是她，而是扎烈奇娜雅。我这个剧本，她连看都没有看，就已经讨厌了。

索林 （*笑着*）得啦，你这是打哪儿看出来的呀？……

特里波列夫 她一想到，连在这么一个小小的剧场里，受人欢呼的将是扎烈奇娜雅，而不是她，就已经生气了。（*看表*）我这个母亲呀，真是一个古怪的心理病例啊！毫无问题，她有才气，聪明，读一本小说能够读得落泪，能够背诵涅克拉索夫的全部诗篇，伺候病人也温柔得像一个天使；只是你可得好好当心，千万不要在她的面前称赞杜丝[①]！嘿！那呀，喝！你们只能夸奖她，只能谈她；他们应当为她在《茶花女》或者在《生活的醉意》[②]里那种谁也比不上的表演而欢呼，而惊叹。然而，她既然在这乡下找不到这种陶醉，于是厌倦了，恼怒了，就把我们都看成了仇人了，觉得这些责任都该由我们来承担。而且，她是迷信的，她永远不同时点三支蜡烛[③]，她怕十三这个数目字。她是吝啬的。我确实知道她有七万卢布，存在敖德萨一家银行里。可是你试试看向她借一次钱，她准

---

① 意大利十九世纪末的著名女演员。——译者

② 俄罗斯作家马尔凯维奇的作品。——译者

③ 旧俄风俗，人死后，头前点两支蜡烛，脚下点一支。所以同时点三支蜡烛，是死亡的象征。——译者

得哭穷。

索林　这是你脑子里装着个成见，觉得你母亲不喜欢你的剧本，所以你才烦恼，就是这么回事。放心吧，你母亲爱你。

特里波列夫　（*撕着花瓣*[①]）爱我，不爱；爱我，不爱；爱我，不爱。（*笑*）你看，我母亲不爱我。啊！她要生活，要爱，要穿鲜艳的上衣。我已经二十五岁了，我经常提醒她，说她已经不年轻了。可是，我不在她面前，她只有三十二岁；在我面前，她就是四十三了，这也就是她恨我的原因。她也知道我是反对目前这样的戏剧的。她却爱它，她认为她是在给人类、给神圣的艺术服务。可是我呢，我觉得，现代的舞台，只是一种例行公事和一种格式。幕一拉开，脚光一亮，在一间缺一面墙的屋子里，这些伟大的人才，这些神圣艺术的祭司们，就都给我们表演起人是怎样吃、怎样喝、怎样恋爱、怎样走路、又怎样穿上衣来了；当他们从那些庸俗的画面和语言里，拼着命要挤出一点点浅薄的、谁都晓得的说教来，这种说教，也只能适合家庭生活罢了；一千种不同的情形，他们只是永远演给我一种东西看，永远是那一种东西，永远还是那一种东西；——我一看见这些，就像莫泊桑躲开那座庸俗得把他的脑子都搅乱了的巴黎铁塔一样，拔腿就逃了。

索林　然而咱们没有戏剧也不行啊。

特里波列夫　应当寻求另外一些形式。如果找不到新的形式，那么，倒不如什么也没有好些。（*看表*）我爱我的母亲，我很爱她。可是她过的是一种荒谬的生活，她只跟那个小说家缠在

---

① 旧俄风俗，占算未可知的事情用以自慰时，撕一朵花的花瓣，每撕一瓣，更替地说一次是与否，看花朵上剩下最后一瓣落在什么话上，以断吉凶。——译者

一起，报纸上总是出现她的名字，人家议论纷纷——这都叫我难受。有时候，我觉得心里头有一个普通人的自私心在说话；我甚至因为我母亲竟是一个著名的女演员而感到遗憾，我觉得如果她是一个普通女人，我会幸福得多。你说说，舅舅，还有比我这种处境更绝望更违背常情的吗？你设想一下，我母亲接待着各种各样的名流、演员、作家，而我呢，我是他们当中唯一的一个不算是什么的人，允许我跟他们待在一起，只因为我是她的儿子。我是谁呢？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一个像编辑们所常说的他们"无法负责"的情况，逼得我在三年级上离开了大学。我什么才干也没有，我一个小钱也没有，而且，根据我的护照，我不过是个基辅的乡下人①。因为，我父亲虽然是个出名的演员，但他也是个基辅的乡下人。因此，她客厅里的那些演员和作家，每逢对我肯于垂青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只是在打量我有多么不足道——我猜得出他们思想深处想的是什么，我感到受侮辱的痛苦……

索林 顺便问一声，这个小说家是个什么样的人哪，请问？好个古怪的人，他总是默不作声的。

特里波列夫 他是一个聪明、简单、有一点忧郁的人；你知道，很文雅。他还没有四十岁，可是已经出了名，而且够富足的啦……至于他的作品，那……我可怎么对你说呢？漂亮，有才气……只是……读过了托尔斯泰和左拉的作品，我想谁也不愿意再看一点点特里果林的小说了。

---

① 直译是"资产阶级"。在封建社会，居住在城市的富裕居民（最初都是地主，后来包括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职业者），凡不是贵族，或者在政治上、社会上没有地位的，都被官方列为"乡下人"。——译者

索林　我呀，你知道，我喜欢文人。当年，我有一阵热情地想望着两样事：结婚和成为作家。可是我哪一样也没有成功。是的，说真的，即使做一个小小的文学家，也够多乐呀。

特里波列夫　（倾听）我听见脚步声啦。（抱住他的舅舅）没有她我活不下去……就连她的脚步声音，我都爱听……哈，我可真幸福啊。（急忙向着上场的妮娜·扎烈奇娜雅走去）我的仙女，我的梦啊……

妮娜　（激动地）我没有来晚吧？……没有，是吧？……

特里波列夫　（吻她的两手）哪儿晚呀，没有，没有……

妮娜　我一整天都急得要命！我怕我父亲把我绊住……可是他和我后母出去了。刚才天色发红，月亮上来了。所以我就紧打我那几匹马，叫它们快跑！（笑）可是现在我满意了。（用力握索林的手）

索林　（笑着）你的眼睛，我看是哭过了吧？……嘿！嘿！这可就不乖啦！

妮娜　没有什么……你看我喘得多厉害。半点钟以后我就得走，咱们得快着点。不能多待，不可能，不要叫我多耽搁，我求你。我父亲不知道我在这儿。

特里波列夫　真的，是该开始了。应当把大家都叫来了。

索林　让我去吧，我这就去。（向右方走去，唱）“两个投弹兵，回到了法兰西……”①（往四下里看看）有一回，我就像你们听见的这样唱，一个副检察官②跟我说：“您的声音真有力量，

---

①　海涅的诗：《两个投弹兵》。——译者

②　旧俄司法部附设的检举顾问会，里边有检察官、副检察官和高级检察官。索林已经做到高级检察官，当时的名义是实职国家顾问；按照彼得大帝的官职表，相当于陆军少将和海军少将。——译者

大人……"说完，他思索了一下，添了一句："可就是……难听。"（笑，下）

妮娜 我的父亲和他的女人不准我到这儿来。他们说你们全是些行为放荡的人……他们怕我当上演员。可是我自己觉得像只海鸥似的叫这片湖水给吸引着……你已经占据了我的整个心房了。（往四下里望）

特里波列夫 这儿只有咱们两个。

妮娜 我觉得那儿有个人……

特里波列夫 没有，一个人也没有。（接吻）

妮娜 这叫什么树呀？

特里波列夫 榆树。

妮娜 它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哪？

特里波列夫 这是晚上啦，一切东西就都显得昏暗了。不要那么早就走吧，我求你。

妮娜 不可能。

特里波列夫 妮娜！我到你们家去怎么样？我要整夜都站在花园里，看着你的窗口。

妮娜 不行。打更的会看见你。还有宝贝，它跟你不太熟，会吠起来的。

特里波列夫 我爱你。

妮娜 嘘……

〔脚步声。

特里波列夫 那是谁？雅科夫啊，是你吗？

雅科夫 （舞台后）对啦，是我。

特里波列夫 你们都在自己位子上准备着吧。时候到了，月亮上来了吗？

雅科夫 对啦，上来啦。

特里波列夫　你们预备好酒精了吗？还有硫磺呢？那对红眼睛出现的时候，应当有一股硫磺味。(向妮娜)来吧，一切都齐全了。你有点心慌吗？……

妮娜　是的，慌得很。倒不是因为你母亲，我不怕她，可是特里林在这儿……我在他面前演戏觉得又害怕又难为情……这么一个著名的作家……他年纪轻吗？

特里波列夫　是的。

妮娜　他写的小说妙极了！

特里波列夫　(冷冷地)这我不知道，我没有读过。

妮娜　你的剧本很难演。人物都没有生活。

特里波列夫　人物没有生活！表现生活，不应该照着生活的样子，也不该照着你觉得它应该怎样的样子，而应当照着它在我们梦想中的那个样子……

妮娜　你的剧本缺少动作，全是台词。还有，我觉得，剧本里总应当有些爱情……(他们走到台子后边去)

〔波琳娜·安德烈耶夫娜和多尔恩上。

波琳娜·安德烈耶夫娜　空气潮湿起来了，回去穿上你的套鞋吧。

多尔恩　我太热。

波琳娜·安德烈耶夫娜　你就不注意自己的身体。这简直是固执。你自己是个医生，你应当知道潮湿对你没有一点好处，可是你偏要叫我痛苦；昨天，你就成心在凉台上待了一整夜……

多尔恩　(低唱着)"不要说他的青春已经毁掉。"①

波琳娜·安德烈耶夫娜　你和伊琳娜·尼古拉耶夫娜谈得那么

---

① 涅克拉索夫的诗："他分担了沉重的苦难……"里的句子。——译者

入神，把你谈得连……连天气凉下来都不觉得了。承认吧，你喜欢她……

多尔恩 我五十岁了。

波琳娜·安德烈耶夫娜 那有什么关系！在一个男人，这还不算老。你还显得很年轻，照样儿招女人们喜欢。

多尔恩 你可要我怎么样呢？

波琳娜·安德烈耶夫娜 你们男人都一模一样，都是永远准备着趴在一个女演员脚底下的。没别的！

多尔恩 （低唱）“你看我，又来啦，来到你的面前。”①如果社会上喜欢艺术家，而且对待他们和对待——比如说，和对待商人不同，那是很自然的事情。这属于理想主义。

波琳娜·安德烈耶夫娜 女人们总是对你钟情，总是想嫁给你。那也是理想主义吗？

多尔恩 （耸耸肩）可是呢？我承认，她们对我一向都表示好感。她们爱我，最主要的是因为我有熟练的手术。十年或者十五年以前，全省里边，我是唯一的一个像样的产科医生，你还记得吗？而且，我一向是个规矩人。

波琳娜·安德烈耶夫娜 （拉起他的手）我的亲爱的！

多尔恩 当心。有人来了。

〔阿尔卡基娜挽着索林的手，特里果林、沙姆拉耶夫、麦德维坚科和玛莎同上。

沙姆拉耶夫 一八七三年，她在波尔达瓦博览会上演得可妙极啦！那真是了不起！嘿！你看她演的！还有，你碰巧能告诉告诉我，那个演滑稽角色的恰金，就是巴维尔·谢苗诺维

① 克拉斯诺夫《短句集》里的句子。——译者

奇，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啦？他演的那个拉斯普留耶夫①，演得真是盖世无双啊，甚至比萨多夫斯基②还高一筹呢，这我敢跟你说，高贵的夫人。他如今在什么地方啦？

阿尔卡基娜　你总是关心洪水以前的古代人物。我怎么知道呢？（坐下）

沙姆拉耶夫　（叹息着）帕什卡·恰金啊！如今再也看不见像他那样的演员了！舞台正在衰落着呀，伊琳娜·尼古拉耶夫娜！再也看不见咱们当年那些粗壮的橡树了，如今剩下的全是些残桩子啦。

多尔恩　今天伟大的人才确是稀少了，这倒是实话，然而，从另外一方面看呢，一般演员的水平，却是大大地提高了。

沙姆拉耶夫　我不能同意你的话。再说，这是一个趣味问题呀。De gustibus aut bene，ant nihil（“趣味各有高低”——拉丁语）。

〔特里波列夫由舞台后边走出。

阿尔卡基娜　（向她的儿子）怎么样啊，我亲爱的孩子，就要开始了吗？

特里波列夫　等一会儿。请你稍微忍耐一下。

阿尔卡基娜　（背诵《哈姆莱特》的一段台词）“啊，我的儿子！你叫我的眼睛看到了我的灵魂深处，我看见它流满了污血，生遍了致命的脓疮。我完了！”③

---

① 俄国剧作家苏赫沃—科比林的剧本《克列琴斯基的婚礼》里的一个滑稽角色。——译者

② 莫斯科的名演员。——译者

③ 《哈姆莱特》中这段台词应是：“啊，哈姆莱特！不要说下去了！你使我的眼睛看见了我自己灵魂的深处，看见我灵魂里那些洗拭不去的黑色的污点。”后两句是阿尔卡基娜改的。——编者

特里波列夫 （同剧的台词）“你为什么向淫邪屈膝，为什么到罪恶的渊薮里去寻求爱情？”①

〔号声从舞台后边响起。

先生女士们！开始了！注意！

〔停顿。

我开始。（用一根小木棍轻轻敲着，很高的声音）啊！你们，在苍茫的夜色里盘旋于湖上的这些可敬的古老阴影啊，催我们入睡吧，使我们在梦中得以见到二十万年以后的情景吧。

索林 二十万年以后，那可就什么都没有了哇。

特里波列夫 好了，那就让我们把这种什么都没有的情景，给我们表现出来吧！

阿尔卡基娜 就算是这样吧。我们现在睡觉吧。

〔幕启。湖上的景色。月亮悬挂在天边，反映在水里；妮娜·扎烈奇娜雅，周身白色的衣裳，坐在一块巨大的石头上。

妮娜 人，狮子，鹰和鹧鸪，长着犄角的鹿，鹅，蜘蛛，居住在水中的无言的鱼，海盘车，和一切肉眼所看不见的生灵——总之，一切生命，一切，一切，都在完成它们凄惨的变化历程之后绝迹了……到现在，大地已经有千万年不再负荷着任何一个活的东西了，可怜的月亮徒然点着它的明灯。草地上，清晨不再扬起鹭鸶的长鸣，菩提树里再也听不见小金虫的低吟了。只有寒冷、空虚、凄凉。

① 哈姆莱特回答他母亲的话是：“嘿，生活在汗臭垢腻的眠床上，让淫邪熏没了心窍，在污秽的猪圈里调情弄爱——”英译本由于特里波列夫引用的这段台词与原文不符，便参考乔治·考尔德伦的英译本改为：“让我扭你的心；你的心倘不是铁石打成的……”这段台词，现根据契诃夫原著俄文本译出。——编者

〔停顿。

所有生灵的肉体都已经化成了尘埃；都已经被那个永恒的物质力量变成了石头、水和浮云；它们的灵魂，都融合在一起，化成了一个。这个宇宙的灵魂，就是我……我啊……我觉得亚历山大大帝，恺撒和莎士比亚，拿破仑和最后一只蚂蟥的灵魂，都集中在我的身上，人类的理性和禽兽的本能，在我的身上结为一体了。我记得一切，一切，一切，这些生灵的每一个生命都重新在我身上活着。

〔磷火出现。

阿尔卡基娜　（极小的声音）　有点颓废派的味道。

特里波列夫　（请求地，带着指责的神色）妈妈！

妮娜　我孤独啊。每隔一百年，我才张嘴说话一次，可是，我的声音在空漠中凄凉地回响着，没有人听……而你们呢，惨白的火光啊，也不听听我的声音……沼泽里的腐水，靠近黎明时分，就把你们分娩出来，你们于是没有思想地、没有意志地、没有生命的脉搏地一直漂泊到黄昏。那个不朽的物质力量之父，撒旦，生怕你们重新获得生命，立刻就对你们，像对顽石和流水一样，不断地进行着原子的点化，于是，你们就永无休止地变化着。整个的宇宙里，除了精神，没有一样是固定的，不变的。

〔停顿。

我，就像被投进空虚而深邃的井里的一个俘虏一般，不知道自己到了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会遭遇到什么。但是，只有一件事情我是很清楚的，就是，在和撒旦，一切物质力量之主的一场残酷的斗争中，我会战胜，而且，在我胜利以后，物质和精神将会融化成为完美和谐的一体。而宇宙的自由将会开始统治一切。但是那个情景的实现，只能是一点一点的，

必须经过千千万万年，等到月亮、灿烂的天狼星和大地都化成尘埃以后啊……在那以前，一切将只有恐怖……

〔停顿；湖上出现了两个红点。

看，我的劲敌，撒旦走来了！我看见它的眼睛了，紫红的，怕人啊……

阿尔卡基娜 有硫磺的味道。是需要这样的吗？

特里波列夫 是。

阿尔卡基娜 （笑着）哈，是为了制造舞台效果的。

特里波列夫 妈妈！

妮娜 使它悲哀的，是人不存在了……

波琳娜·安德烈耶夫娜 （向多尔恩）你怎么把帽子摘下来啦？戴上，要不你会着凉的。

阿尔卡基娜 大夫是在向撒旦，那个永恒物质之父脱帽致敬呢。

特里波列夫 （激怒，很高的声音）算了！够了！闭幕！

阿尔卡基娜 你为了什么生气呀？

特里波列夫 够了！闭幕！闭幕，听见了没有！（跺脚）闭幕！

〔幕落。

一百个对不住！是我忘记了，只有几个选民才有写剧本和上台表演的权利。我破坏了这个特权！……我呢……我……（还想说些话，却只做了几个失望的手势，就从左方下）

阿尔卡基娜 他这是怎么啦？

索林 哎呀，伊琳娜，我的朋友呀，可不能这样对待一个年轻人的自尊心哪。

阿尔卡基娜 可我并没有对他说什么呀！

索林 你伤了他的心。

阿尔卡基娜 是他自己事先告诉我，说这全是闹着玩儿的，所以我才把他这个戏当作开玩笑的。

索林　不错是不错，可……

阿尔卡基娜　可是现在呢，仿佛他又觉着自己写的是一个具有伟大价值的作品啦！嘿，你们就瞧瞧！难道这种表演，这种熏死人的硫磺，就不算是开玩笑，而算是示威啦……毫无疑问，他是想教教我们该当怎样写，该当怎样演。说实话，这种办法可讨厌哪。随你们想怎么说都行，反正我觉得像这种接连不断的攻击和挪揄，结果会叫谁也忍耐不住的！简直是一个逞强任性的孩子，满脑子都是自尊心。

索林　他本想叫你高兴的。

阿尔卡基娜　真的吗?那他为什么不选一个普通的剧本，却勉强我们听这种颓废派的呓语呀?如果只是为了笑一笑，那我也很愿意听听，然而，他不是自以为是在给艺术创立新形式、创立一个新纪元吗？这一点也谈不上新形式。我倒认为这是一种很坏的倾向。

特里果林　无论谁，都得容他按照自己的意思和自己的能力写呀。

阿尔卡基娜　就让他按照他的意思和他的能力写去好啦，只有一样，他可不要来打搅我呀。

多尔恩　雷神啊，你发起雷霆来啦。

阿尔卡基娜　我是个女人，不是个雷神。（点起一支香烟）我不是生气，我是看见一个青年人用这么愚蠢的方法来消磨他的时间，确确实实感到痛心。我并没有想要伤他的心。

麦德维坚科　没有一个人有理由把精神和物质分开，因为精神本身可能就是许多物质原子的一个组合体。（向特里果林，热切地）你知道，恐怕应当创作一个描写我们小学教员生活的剧本，把它演一演；我们的生活可太苦啦，真的呀！

阿尔卡基娜　完全对，只是咱们别再谈什么剧本呀原子呀。夜色

多么美呀。有人在唱歌。你们听见了吗?

〔大家倾听。

唱得多好哇!

波琳娜·安德烈耶夫娜 这是从对岸传过来的。

〔停顿。

阿尔卡基娜 (向特里果林)你坐到我旁边来。十年或者十五年以前,这片湖水上边,差不多每夜都缭绕着音乐和歌声;湖边有六座大庄园。永远是笑声、嘈杂声、枪声,还有,情侣呀,没有完的情侣……那个时候,这六座庄园的偶像,那位主角,(用手指着多尔恩)让我很荣幸地向你们介绍介绍吧,就是这儿这位叶甫盖尼·谢尔盖耶维奇医生。他今天还很漂亮,但是,在那个时候,他是令人倾倒的。咳,我有些后悔起来了。我为什么要伤我可怜孩子的心呢?我心里觉着不安。(叫)科斯佳,我的孩子啊!科斯佳!

玛莎 我找他去。

阿尔卡基娜 就请费心吧,亲爱的。

玛莎 (向左方走去)喂,康斯坦丁·加夫里洛维奇!喂!(下)

妮娜 (从舞台后边出来)一定是到这儿打住啦,我可以出来了。你好呀!(拥抱阿尔卡基娜和波琳娜·安德烈耶夫娜)

索林 好哇!好哇!

阿尔卡基娜 好哇!好哇!我们欣赏过了!有这么一副容貌和这么美妙的声音,绝不可以长久埋没在乡下,那可是犯罪呀。你确实有才能。你听见我的话了吗?你应当演戏!

妮娜 啊!那是我的梦想啊。(叹一口气)然而这是永远不会实现的。

阿尔卡基娜 谁说得定呢?请允许我给你介绍介绍吧:特里果林,鲍里斯·阿列克塞耶维奇。

妮娜　啊，我真幸运……（局促）你的作品我都读过……

阿尔卡基娜　（叫妮娜坐在她身旁）不要拘束，我的乖孩子。他虽是一位名人，心地却很单纯。你看，连他自己都害羞了呢。

多尔恩　我想现在该把大幕拉开了吧。再这样下去可受不了了。

沙姆拉耶夫　（高声）雅科夫，把大幕拉开吧！

〔幕启。

妮娜　（向特里果林）这出戏可奇怪，你不觉得吗？

特里果林　我一个字也不懂。但是我很高兴地看了下去。你演得那么富于感情。而且布景也很美。

〔停顿。

这片湖水里，鱼一定很多的。

妮娜　是的。

特里果林　我爱钓鱼。我认为在太阳落山的时候，一个人坐在水边，凝视着浮子，那种乐趣，是再也没有比那更大的了。

妮娜　当然了，但我觉得，一个尝过创作愉快的人，一定不会感到有别的愉快的。

阿尔卡基娜　（笑着）别说了。谁一恭维他，就把他弄得很窘。

沙姆拉耶夫　我记得有一次在莫斯科的歌剧院里，那个著名的西尔瓦一开始就唱了个低音。好像有谁成心安排好了似的，有一个低音歌手，是圣西诺德圣诗班的一个唱圣诗的也正来看戏。你们想想看，我们可有多么吃惊吧！忽然从顶高的楼座里，冒出一声："好哇，西尔瓦！"整整低了八度……就像这样，你们听（用低音）："好哇，西尔瓦！"……全场的人都听愣了。

〔停顿。

多尔恩　一个天使飞过去了。

妮娜　我可得走了。再见。

阿尔卡基娜　怎么？为什么这么早走呀？我们不放你走。

妮娜　爸爸等着我呢。

阿尔卡基娜　他还是那么讨厌哪……(她们拥抱)可是,这也没有办法呀。你走了,这可真可惜。

妮娜　你不知道我走开了自己有多么难受啊!

阿尔卡基娜　你应当找一个人送你回去呀,我的亲爱的。

妮娜　(惊慌)啊!不要,不要!

索林　(恳求地)不要走吧!

妮娜　我不能不走,彼得·尼古拉耶维奇。

索林　再待一个钟头,你再走。不要走,真的,可说……

妮娜　(思索着,眼泪汪汪地)不行啊!(握握他的手,迅速走下)

阿尔卡基娜　真正是一个可怜的女孩子啊。听说她已故的母亲临死的时候,把她所有的财产,一笔很大的财产,都送给她丈夫了,一个子儿也没剩。可是现在呢,这个孩子什么也没有了,因为她父亲把所有的财产又都送给他这个续弦太太了。这真没廉耻。

多尔恩　是的,她那位好爸爸,说句公平话,是一个地道的大流氓。

索林　(搓着有点冷的手)我们也该走了吧?天气又潮湿起来了。我的脚又疼了。

阿尔卡基娜　你那两只脚哇,得说是木头做的,用力气拖都拖不动。咱们走吧,不幸的老头子。(挽着他的一只胳膊)

沙姆拉耶夫　(把胳膊伸给他的太太)太太?

索林　这条狗又嚎起来了。(向沙姆拉耶夫)伊利亚·阿法纳西耶维奇,我求你,叫人把它放开了吧。

沙姆拉耶夫　不行,彼得·尼古拉耶维奇,我怕小偷会钻进粮仓去。我那儿放着黍子。(向走在他身旁的麦德维坚科)是的,

整整低了八度："好哇，西尔瓦！"可是，他还不是一个职业的声乐家，不过是一个普通唱诗班罢了。

麦德维坚科　他们赚多少钱哪，那些唱圣诗的？

〔除多尔恩外，全下。

多尔恩　（一个人）我不知道，也许我是完全外行，也许是我头脑错乱，但是，我确确实实喜欢这个剧本。这里边有些东西。在那个女孩子讲到她的寂寞，后来又等到魔鬼带着那两只红眼睛出现的时候，我就觉得手都感动得发颤了。这是清新的，天真的。我觉得这个来的人就是他……我打心里想对他说许多好听的话。

特里波列夫　（上）大家全走了。

多尔恩　我还在呢。

特里波列夫　那个小玛莎在花园里到处找我。多么叫人受不了！

多尔恩　康斯坦丁·加夫里洛维奇，我非常喜欢你的剧本。它有某种奇特的东西，我虽然没有听完，但是印象依然是很强的。你有才能，你应当继续努力下去。

〔特里波列夫热烈地握他的手，狂热地拥抱他。

看你多么神经质啊！他眼泪都要流出来了……刚才我想跟他说什么来着？你的题材是从抽象世界里选出来的，你做得很对，因为一个艺术作品，应当是一个伟大思想的表现。只有严肃的东西，才是美的东西。但是你的脸色怎么这样苍白呀！

特里波列夫　这样说，你是认为我应当坚持下去了？

多尔恩　是的……但是只应当去表现重要的和不朽的东西。你知道我以往的生活，是多种多样的，我有鉴别力。我很满足了。但是，如果能够叫我感受到艺术家在创作时的那种鼓舞着他的力量，我认为我会藐视我的物质生活，藐视一切与它

有关的东西。我会抛开这个世界，去追求更高的高度。

特里波列夫 请你原谅，扎烈奇娜雅呢？

多尔恩 不但如此。一切艺术作品，都应当含有一个鲜明的、十分明确的思想。你应当知道你为什么要写作。因为，如果你顺着这条风景怡人的道路，毫无目的地走下去，你一定要迷路，而你的才能也一定会把你葬送掉。

特里波列夫 （不耐烦）扎烈奇娜雅到哪儿去啦？

多尔恩 她回家了。

特里波列夫 （心乱了）那可怎么办呢？我要见她……绝对要……我要到她那儿找她去……

〔玛莎上。

多尔恩 （向特里波列夫）镇静一下，我的朋友。

特里波列夫 我无论如何也要去。必须去。

玛莎 康斯坦丁·加夫里洛维奇，到房子里去。你的母亲等着你呢。她很不放心你。

特里波列夫 告诉她我已经出去啦。还有，我求求你们大家，都不要缠着我！让我一个人安静点吧！你紧跟着我干什么呢！

多尔恩 得啦，得啦，我的孩子……瞧瞧……你说的这叫什么话！

特里波列夫 （含着眼泪）再见了，医生。还要谢谢你……（下）

多尔恩 （叹一口气）青年啊，青年啊！

玛莎 人们一没有什么再可以说的时候，就都咕噜着：青年啊，青年啊……（闻鼻烟）

多尔恩 （把她的鼻烟盒拿过来，扔到丛林里去）这真讨厌。

〔停顿。

他们好像在房子里弹起琴来了。咱们去吧。

玛莎 等一等。

多尔恩 什么事?

玛莎 我想再跟你说一说……我很想告诉你……(激动)我不爱我的父亲……可是我对你有一种父女之情。我的整个灵魂都觉着你跟我很亲……帮助我。帮助我,不然我会做出糊涂事来的,我会毁灭我的生命,我会糟蹋它的……我再也支持不下去了……

多尔恩 我能帮你什么忙呢?

玛莎 我痛苦。没有人、没有人知道我有多么痛苦啊!(把头轻轻地倚在多尔恩的胸上)我爱康斯坦丁。

多尔恩 怎么个个都是神经病呢!怎么到处都是恋爱呢……啊,迷人的湖水啊!(温柔地)可是这件事我能帮什么忙呢,我的孩子?你说,我能帮什么忙呢?

——幕 落

第 二 幕

棒球场。紧后边，靠右是一座带宽大凉台的房子。左边一个湖。湖水反映出灿烂的阳光。花坛。中午。热天。游戏场旁边，一棵老菩提树下，阿尔卡基娜，多尔恩和玛莎坐在一张长凳上。多尔恩的膝上放着一本打开的书。

阿尔卡基娜 （向玛莎）来，咱们站起来。（她们站起来）咱们并肩站。你二十二岁，我差不多大你一倍。叶甫盖尼·谢尔盖耶维奇呀，我们两个人谁显得年轻些？

多尔恩 你呀，当然喽。

阿尔卡基娜 你听见了吗？……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工作，我用感情，我永远活动，而你呢，你老待在一个地方，你不去生活……还有，我照例绝不操心未来。我永远也不想到老，也不想到死。该怎么样，谁也逃不过。

玛莎 可我呢，我总觉得自己已经生下来很久很久了。我拖着我的生命往前走，就像拖着一条无尽的铁链子似的……我时常没有一点点活下去的欲望。（坐下）当然，这是糊涂话。应该振作一下，把这些都给摆脱掉。

多尔恩 （低唱着）“把我的表白告诉她，把我的誓言转给她……”

阿尔卡基娜 而且，我还像一个英国人那么注重仪表。我永远叫

自己整整齐齐的，就像大家常说的，无论是梳妆，无论是打扮，永远 comme il faut（“照应该的样子”——法语）。我每逢出门，哪怕是只走到花园里来，你也永远看不见我穿着 négligé（“睡衣”——法语）或者没有梳头。能够叫我保持年轻的，就是因为我从来不让我自己成为一个不整洁的女人，从来不像别的女人那么马马虎虎。（两手叉着腰，在游戏场上走来走去）你看我，看上去像只小鸡那么活泼；我还能演十五岁的小姑娘！

多尔恩　得啦，我得往下念啦。（拿起他的书）我们刚才念到了粮商和老鼠……

阿尔卡基娜　和老鼠，对了。念吧。（坐下）不，把书递给我，该我念念了。（接过书来，找他们刚才念到的地方）和老鼠……我找到了……（读）“实在的，时髦人物娇惯着小说家，把他们引到自己家里来，就和粮商在他的仓库里养老鼠一样的危险。然而这却很风行。所以，当一个女人挑选了一个作家，想要据为己有的时候，她就用恭维、赔小心和宠爱来围剿他……”这呀，在法国才是这样子呢，在咱们这儿，可没有固定的程序。一般来说，一个女人在俘虏一个作家之前，她已经是疯狂地爱上他了，我请你相信这一点。不必费事找太远的例子，就比如，拿特里果林和我来说吧……

〔索林拄着他的手杖上。妮娜走到他身旁；麦德维坚科在他们身后推来一把空车椅。

索林　（用一种对小孩子说话的口气）怎么样？满意了吧？咱们今天高兴啊，说真的。（向他妹妹）看咱这多高兴！父亲和后母到特维尔去了，咱们现在有三整天自由的日子。

妮娜　（坐在阿尔卡基娜旁边，拥抱她）我多幸福啊！现在我整个是你的了。

索林 （坐在椅子上）她今天真美啊！

阿尔卡基娜 打扮得又漂亮，又有趣……真是个可爱的小姑娘。（吻她）可是我们不要对她称赞得太多了，免得给她招来不幸①……鲍里斯·阿列克塞耶维奇哪儿去啦？

妮娜 他正在游泳池那儿钓鱼呢。

阿尔卡基娜 他怎么钓不厌！（正想继续读下去）

妮娜 你读的什么？

阿尔卡基娜 莫泊桑的，《在水上》，我的乖孩子。（给她读了几行）底下的就没趣味，也不真实了。（合上书）我心里很不安。告诉我，我的儿子是怎么啦？他为什么这样忧愁，心绪这样坏？他在湖上待了好些天，我几乎见不着他。

玛莎 他心里苦恼。（向妮娜，羞怯地）请你把他写的剧本读几句给我听好吗？

妮娜 （耸耸肩）你想听吗？那多么沉闷哪！

玛莎 （抑制着自己的兴奋）他自己读起什么东西的时候，他的眼睛里就发出光芒，他的脸色就变白了。他的声音美丽而忧郁，他的风度像一个诗人。

〔索林的鼾声。

多尔恩 晚安！

阿尔卡基娜 彼得鲁沙！

索林 啊？

阿尔卡基娜 你睡着了吗？

索林 一点也没那么回事。

〔停顿。

阿尔卡基娜 你不好好治病，哥哥，这不对呀。

---

① 旧俄风俗，对人称赞或恭维过多，会给对方招来不幸的事情。——译者

索林　我倒很愿意吃点什么药补补呢！可是医生不叫吃嘛。

多尔恩　六十岁还吃补药哇！

索林　人就是到了六十岁，也还想活呢！

多尔恩　（生气）那好啊！那你就吃点缬草酊好啦！

阿尔卡基娜　我觉得他要是到温泉去去会有好处的。

多尔恩　哈！他可以去……也可以不去。

阿尔卡基娜　这话可叫人怎么理解呢？

多尔恩　没有什么不能理解的。这话十分清楚。

〔停顿。

麦德维坚科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应该把烟戒了。

索林　糊涂话。

多尔恩　这不是糊涂话。酒和烟都能乱人的本性。抽完一支雪茄，或是喝完一杯伏特加，你就再也不是彼得·尼古拉耶维奇，而是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加上另外一个人了。你的那个自己给蒸发了，你对你自己也就觉得像对一个第三者了。

索林　（笑着）你说倒是很可以这么说。你是真正生活过来了的，可我呢？我在司法部当了二十八年差，我还没有生活过呢，说真的，我什么经验也还都没有呢，所以，如果我是这么样的想要活一活，那是很自然的事。你什么都够了，什么都无所谓了，所以你才有心情高谈哲学；可是我呢，我要生活，所以我才没有白葡萄酒绝不吃饭，所以我才抽雪茄，诸如此类，道理很简单！

多尔恩　我们应当严肃对待生活。但是，六十岁还要吃补药，还后悔没有充分利用青春，这呀，请你原谅我，这是轻佻。

玛莎　（站起来）是去吃午饭的时候了，我想。（迈着懒散的、迟缓的脚步）我的腿都麻木了……（下）

多尔恩　她准得在吃午饭以前灌下两小杯去。

索林　可怜的女孩子，她没有幸福啊。

多尔恩　这是些无聊的话，你大人。

索林　你这样议论，就像一个什么都不缺少的人。

阿尔卡基娜　啊！哎呀，还有什么比乡下这种微微的忧郁味道更倦人的吗？这么热，又这么静，谁也没有事做，都在高谈哲学来消磨时光……跟你们在一块儿倒是挺有趣的，朋友们，听着你们说话，也是一种快乐，但是……在自己的旅馆里读自己角色的台词，可要舒服得多了！

妮娜　（兴奋地）真的。这我能够理解！

索林　当然喽，在城里要舒服得多。自己有自己的办公室，谁也不能乱撞进去，除非叫一个听差先通报；还有电话……还有，街上还跑着散雇车子，还有诸如此类的……

多尔恩　（低唱着）"把我的表白告诉她，把我的誓言转给她……"

〔沙姆拉耶夫上，波琳娜·安德烈耶夫娜跟着上。

沙姆拉耶夫　大家全在这儿啦。都好呀，我的朋友们。（吻阿尔卡基娜的手，随后又吻妮娜的手）很高兴看见你们健康。（向阿尔卡基娜）我的太太跟我说，你想跟她今天一块儿进城去。真的吗？

阿尔卡基娜　是的。

沙姆拉耶夫　嗯……很好哇。可是你怎么去法呢，亲爱的夫人？今天所有的工人都在忙着搬运黑麦。我能给你什么马呢，请你跟我说说？

阿尔卡基娜　什么马？我怎么知道呢，我？

索林　我们有套车的马呀。

沙姆拉耶夫　（发急起来）套车的马？可我上哪儿去找马轭子呢？我上哪儿去找呢！这真古怪！这真不可理解！亲爱的夫人！

请你原谅我吧，我向你的天才致敬，我也准备为你牺牲十年寿命，马，可就是不能给你！

阿尔卡基娜　然而我要是非走不可呢？无论怎么说，这事可算新鲜啦！

沙姆拉耶夫　亲爱的夫人！你不懂运庄稼是怎么个情形啊！

阿尔卡基娜　（很生气）又是那老一套！既然是这样，我今天就回莫斯科。派人到村子里去给我租几匹马来，要不我就走到车站去！

沙姆拉耶夫　（也生起气来）既然是这样，我就辞职！你另找一个管家的去吧！（下）

阿尔卡基娜　每年夏天总是这套故事，没有一年我到这儿不受侮辱！我以后再也不到这儿来了！（向游泳池的方向、左边下，过了一会，看见她走进房子里。特里果林带着钓鱼竿和一个鱼桶，跟在她后边）

索林　（大怒）简直是个无赖！太不成体统啦！我可再也忍不住了。叫他们马上把所有的马都牵来！

妮娜　（向波琳娜·安德烈耶夫娜）伊琳娜·尼古拉耶夫娜，这么伟大的一位女演员，连她这一点小事都拒绝呀！无论她的什么愿望，哪怕是一个任性的主意呢，难道不比你们运庄稼重要得多？这是绝对不可相信的事！

波琳娜·安德烈耶夫娜　（懊丧）可我有什么办法呢，我？我能怎么办呢？请你设身处地替我想想吧。

索林　（向妮娜）咱们去找我妹妹去……咱们都去恳求她放弃她的决定。同意吗？（望着沙姆拉耶夫下去的那一边）这叫人受不了！真正是一个暴君！

妮娜　（不叫他站起来）不要，不要……我们推着你走……

〔妮娜和麦德维坚科推那把车椅。

这真可怕！……

索林 是呀，是呀，这真可怕……但是不能由他就这样一走了事，我要跟他去说两句。

〔他们下，剩下多尔恩和波琳娜·安德烈耶夫娜。

多尔恩 个个都这么招人讨厌啊。说实话，你的丈夫真该被人赶出去，然而情形一定会是另外一种样子：这个老太婆似的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和他的妹妹，结果准还要向他道歉。你等着看吧！

波琳娜·安德烈耶夫娜 他连套车的马也都送到田地里去了！这个人啊，你天天得跟他闹误会。你真不知道这叫我多么痛苦啊。我要病了，你看我浑身抖得多厉害……他的粗暴叫我头晕。（恳求地）叶甫盖尼，我的亲爱的，我的爱，把我带走吧……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我们都不年轻啦。啊，至少在我们没有死以前，不要再躲躲藏藏的，再说着谎话了……

〔停顿。

多尔恩 我五十五岁了，重新生活一遍可太晚了。

波琳娜·安德烈耶夫娜 我知道你为什么拒绝。除了我以外，你还有别的亲近的女人。你不能把她们都接到你家去呀。我懂得。原谅我这样招你讨厌吧。

〔妮娜出现在房子附近，她采着花朵。

多尔恩 这是哪儿的话，看你说的。

波琳娜·安德烈耶夫娜 嫉妒心缠得我好痛苦。当然喽，你是医生，你不能避免女人。我懂得……

多尔恩 （向走近了的妮娜）那边的情形怎么样啊？

妮娜 伊琳娜·尼古拉耶夫娜哭了。彼得·尼古拉耶维奇的气喘病又发作了。

多尔恩　（站起）我去，给他们缬草酊吃，两个人都得吃吃……

妮娜　（把花递给他）这是给你的。

多尔恩　多谢。（向着房子走去）

波琳娜·安德烈耶夫娜　（跟在他身旁）多么好看的花呀！（走到房子附近，声音低下去）把这些花给我！给我！（多尔恩递给她，她把那些花弄坏，然后丢掉；两个人走进房子）

妮娜　（一个人）看见一个著名的女艺术家哭，特别是为了这么一点小事，可真有点奇怪。可是，一个伟大作家，受读者的崇拜，报纸上每天都谈到他，到处卖他的照片，作品被人翻译成许多种外国文字，这样一个作家，却把整天的时间都消磨在钓鱼上，等到钓上两条鲦鱼来，就高兴得很，这不更奇怪吗？我原以为名人都是骄傲的、不能接近的；原以为他们是瞧不起一般人的；原以为他们要用他们的声望和他们响亮的名字，来向那些把出身和财产看得高于一切的俗人报复的。可是，我却看见他们在哭，拿鱼竿去钓鱼，打牌，跟别人一样的笑，一样的生气……

特里波列夫　（上，没有戴帽子，提着一支枪和一只打死的海鸥）你一个人在这儿？

妮娜　一个人。

〔特里波列夫把海鸥放在她的脚下。

你这是什么意思？

特里波列夫　我做了这么一件没脸的事，竟打死了这只海鸥。我把它献在你的脚下。

妮娜　你这是怎么啦？（拿起那只海鸥来，仔细看）

特里波列夫　（停顿一下之后）我不久就会照着这个样子打死自己的。

妮娜　我简直认不出你来啦。

特里波列夫 对了，这是从我认不出你的那个时候起的。你对我的态度已经变了，你的眼神是冰冷的，我在你面前使你不自如。

妮娜 你近来性情暴躁了，说的话也都不可理解，尽用些象征。这只海鸥无疑也一定是一个象征了，但是，请你原谅我吧，这我可不懂……（*把海鸥放在长凳子上*）我太单纯了，不能了解你。

特里波列夫 这是从那天晚上、我那个剧本失败得那么惨的时候起的。那是一件女人们不能原谅的事情。我把什么都烧了，一块小纸片也不剩。你真不知道我有多么不幸啊！你的冷淡是可怕的，不可相信的。这就如同我从昏睡中醒过来，突然发现这片湖水已经干了或者已经渗进地下去了。你刚刚说，你太单纯，不能了解我。哎！这并不太复杂呀！人家不喜欢我的剧本；你瞧不起我的才能，你已经把我看成和别的许多人一样平凡、没有价值的人了……（*跺脚*）这我太明白了，这我太明白了！我觉得我的脑子里像有一颗钉子似的，这个该死的东西啊！还有，我的虚荣心也在喝着我的血，像个吸血鬼似的在吸干我的血，也叫它下地狱去吧……（*看见读着一本书向前走来的特里果林*）来的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天才呢；他像哈姆莱特那样走路，他也拿着一本书。（*嘲笑*）“是些字，字，字……”①这个太阳还没有照到你的身上来呢，可你已经笑了，你的眼睛已经融化在它的光芒里了。我不愿意妨碍你们。（*赶快走下*）

特里果林 （*记着笔记*）她闻鼻烟，喝伏特加……永远穿黑衣服……小学教员爱上了她……

① 《哈姆莱特》里的台词。——译者

妮娜　你好呀，鲍里斯·阿列克塞耶维奇。

特里果林　好呀，妮娜·米哈伊洛夫娜。一种意外的情况使我们似乎非得今天离开这儿不可了。很可能咱们从此就再也不能会面了。我很觉得惋惜。我从前不常有机会遇到年轻的姑娘们，年轻的、可爱的；而且一个人在十八九岁的年纪上是怎样一种感觉，我也都忘记了，剩下的只是一些模糊的概念了。所以，我的小说里所描写的少女，一般都是不真实的。我真想变成你，哪怕只有一个小时也好，总也可以领会领会你在想什么，你整个是怎样的一个人。

妮娜　可我还真想变成你呢！

特里果林　那为什么？

妮娜　好领会领会成为你这样一个著名的天才作家，是怎么一种感觉呀。成名给人怎样一种感觉呢？成名叫你都感觉到什么呀？

特里果林　感觉到什么吗？什么也不感觉，毫无疑问。这我还从来没有想到过呢。（想了一想）两者必居其一：不是你把我的名声想得过大了，就是我对它毫无感觉。

妮娜　人家在报纸上谈到你的时候呢？

特里果林　如果是些恭维的话，我就高兴；如果是批评我的呢，我心里就不痛快一两天。

妮娜　这真了不起呀！你可不知道我有多么羡慕你呀！人的命运多么不同啊！有些人的生活是单调的、暗淡的，几乎拖都拖不下去；他们都一样，都是不幸的。又有些人呢，比如像你吧——这是一百万人里才有一个的，——就享受着一个有趣的、光明的、充满了意义的……生活。你真幸福……

特里果林　幸福，我吗？（耸肩）哼……你谈到名望，谈到幸福，谈到光明的、有趣的生活。可是，对于我，所有这些美丽的字

句，就像是——请原谅我用这样一个名词吧——果子酱，对我毫无意义。你太年轻，太善良。

妮娜 你的生活真美呀！

特里果林 又有什么特别美的呢？（看看自己的表）我得写东西去了。原谅我吧，我很忙……（笑）你呀，你像俗话所说的，你刚刚踩到我的脚鸡眼上了，所以我就激动起来，甚至有一点生气。虽然如此，我们谈谈也好吧。就谈谈我的生活，这个光明的、有趣的生活吧……那么，从哪儿谈起呢？（思索了一会儿）有的时候，人常被一种念念不忘的心思萦绕着，比如说，就像一个人日夜在梦想着月亮那样；我也有这种念念不忘的心思。一个思想，日夜地在折磨着我：我得写作，我得写作……我得……一篇小说几乎还没有写完，却又必须开始写一篇新的了，接着是第三篇，再接着是第四篇第五篇……我接连不断地写，就像一个旅客马不停蹄那样。我没有别的办法。请问你，这里边可又有什么美的和光明的呢？啊，这是一种荒谬的生活呀！你看我现在和你闲谈着，我的情感激动着，可是我没有一分钟不惦着我那篇还未完成的小说。我现在看见一片浮云，很像一架三角钢琴。于是我心里就想：应该在我一篇小说的什么地方，描写出一朵像三角钢琴的流云在徘徊。这里不是有金钱草的味道吗？我赶快就在我的记忆里归了类：香得叫人头晕的味道，一种寡妇们欣赏的花，要用在一个夏夜的描写里。咱们两个人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我都尽快地记住，赶快把它们藏在我的文学供应库里，一旦有了机会好去利用。我等工作一完，就急忙跑去看戏，或者去钓鱼，为的是在那上边找到一点点休息和遗忘。可是呀，好！我脑子里已经又觉得有一个沉重的炮弹——一个新题目，在翻滚了。它把我推到桌子跟前，逼着我

写，又不停地写起来了。永远是这个样子。我放不开自己来休息休息，我觉得我是在吞蚀自己的生命，是在把自己最美丽的花朵里的花粉一齐用尽，在把我的花朵一齐采下来，并且践踏着花根，来向我自己都不知道是谁的人，供奉一刹那的花蜜啊。恐怕我是疯了吧？难道我的家庭和我的朋友，他们也真的拿我当一个正常的人吗？“你正在写什么玩儿啦？你要给我点什么读读呀？”听见的永远、永远是这种话。我觉得仿佛所有这些关切，这些称赞和这种崇拜，都是谎话，都不过是像对付病人似的拿来哄骗我。我有时候真害怕呀，怕他们会偷偷地从我身后走来，一把抓住我，把我像波普里辛①一样送进疯人院去。从前，即使是我最好的岁月，我的青春岁月，对于一个初学写作的我，也是真正痛苦已极的日子啊。作为一个渺小的作家，特别是在背时的时候，总觉得自己是笨拙的、愚蠢的、肤浅的；他的神经是紧张的、痛苦的；他没有法子不在文学艺术界的圈子外边徘徊，没有人承认，没有人注意，他真怕见到人。他像一个输得精光的赌客。我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读者，在我的想象里，只觉得他们是怀着恶意的，不相信我的。我怕观众，怕得要命；我的每一个新剧本每次上演的时候，我都觉得观众里边，棕头发的在起着反感，黄头发的却冷冷地无动于衷。这有多么可怕呀！我所经受过来的是多大的一种痛苦啊！

妮娜　请允许我说一句吧，难道灵感和创作就不能给你一点崇高的愉快的时刻吗？

特里果林　是的。写作的时候是感到快活的……而且校对自己作品的大样，也是快活的。但是作品刚一出版，我马上就讨

① 果戈理的《狂人日记》里的人物。——译者

厌它了；我觉得它写得失败，觉得它的最大错误，是我完全不应该写它；于是我对自己就起了满腔的愤怒和憎恶……（笑）可是读者呢，他们就发表意见了：“写得多好呀，写得多有才气呀！……写得真好，但是，离托尔斯泰还远得很呢！”——或者还要说：“这是一个好作品，但是屠格涅夫的《父与子》，比这还要好得多好得多。”而今后呢，一直到给我立墓碑的时候为止，我的作品恐怕永远是写得好，写得有力气，有才气，写得好，不会再多一句了。等到我死后，我的朋友们，经过我墓前，将会说：“这里长眠的是特里果林。他从前是一个好作家，但是比不上屠格涅夫！”

妮娜 请原谅我，我不想了解你了。很简单，是成功把你毁了……

特里果林 什么成功啊？我从来没有对自己满意过。我不爱这个作为作家的我。最坏的是，我生活在一种乌烟瘴气的环境中，我时常不懂自己所写的是什么……我爱像这样的水，这些树，这片天空；我对大自然有感情，它在我内心唤起一种热情，一种不可抗拒的写作欲望。但是我不只是一个风景描写者呀；我还是一个公民，我爱我的国家，爱我的人民；我觉得，作为一个作家，我就有责任谈谈我的人民，谈谈他们的痛苦，谈谈他们的将来，谈谈科学，谈谈人权和其他等等问题。于是，我就谈这一切，加快速度写，四面八方也都鞭策着我，催促着我，甚至生了我的气，我像一只鸭子被一群猎犬追逐着似的，东撞一头西撞一头地往前跑，可是越跑越觉得落在生活和科学的后边，就像一个乡下人追不上火车似的。结果，我觉得我也只能写写风景，要写其余的一切，我就写不真实，就虚假到骨子里了。

妮娜 你工作得过多了；你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欲望去认识一下

你的价值。你尽管不满意你自己，但是在别人的眼里，你是伟大的、了不起的！如果我是你这样一个作家，我就要把我整个生命献给千百万人，而同时也完全会知道，要叫千百万人提高到和我一样，才是他们的唯一的幸福；那么，他们就会推动我奔向胜利了。

特里果林　啊！胜利！可我不是阿伽门农[①]吧，嗯？

〔他们都笑了。

妮娜　为了得到作为一个作家或者作为一个演员的幸福，我情愿忍受我至亲骨肉的怀恨，情愿忍受贫穷和幻想的毁灭，我情愿住在一间阁楼上，用黑面包充饥；自知自己不成熟的痛苦，对自己不满意的痛苦，我都情愿忍受，但是同时呢，我却要求光荣……真正的、声名赫赫的……光荣……（双手蒙起脸来）我的头发晕……哎哟！……

〔房子里，阿尔卡基娜的声音："鲍里斯·阿列克塞耶维奇！"

特里果林　叫我了……打点箱子，一定是。但是我可真不想走啊。（望着湖水）这里可多美啊！……真正是乐园的一角啊！

妮娜　你看见对岸那座房子和那个花园了吗？

特里果林　看见了。

妮娜　那是我死去的母亲的产业。我是生在那儿的。我在这片湖水边上一直长到这么大，这片湖水里的最小的小岛，我都清楚。

特里果林　住在这里可多美啊！（看见那只海鸥）这是什么？

妮娜　一只海鸥。这是康斯坦丁·加夫里洛维奇把它打死的。

---

① 希腊神话中的迈锡尼王，率领群神，攻打特洛伊，胜利以后，被其妻所谋杀。——译者

特里果林 这是一只美丽的鸟！毫无疑问，这一切都不让我走。那么，就尽力去劝说伊琳娜·尼古拉耶夫娜，叫她留下来吧。（记笔记）

妮娜 你在写什么？

特里果林 没有什么重要的……忽然来到的一个念头……（把他的笔记本藏起来）为一篇短篇小说用的故事：一片湖边，从幼小就住着一个很像你的小女孩子；她像海鸥那样爱这一片湖水，也像海鸥那样的幸福和自由。但是，偶然来了一个人，看见了她。因为没有事情可做，就把她，像这只海鸥一样，给毁灭了。

〔停顿。

〔阿尔卡基娜出现在窗口。

阿尔卡基娜 鲍里斯·阿列克塞耶维奇，你到哪儿去啦？

特里果林 我来了！（一直回顾着妮娜走去；走到窗口，向阿尔卡基娜）什么事？

阿尔卡基娜 我们不走啦。

〔特里果林走进房子。

妮娜 （走近脚光，沉思了一阵）我像在做梦啊！

——**幕　落**

第 三 幕

索林住宅里的餐室。左右有门。一座碗橱。一座药橱。中间一张桌子。一只手提箱和几个帽盒;其余准备动身的东西。特里果林在吃中饭。玛莎站在桌子旁边。

玛莎 我把这些都告诉你,因为你是一个作家。你去利用它好了。我完全坦白地跟你说:如果他伤得很重,那我是一分钟也活不下去的。不过我是个有勇气的女人。我已经下了决心:我要把这个爱情从我的心上摘下来,我要连根把它拔掉。

特里果林 怎么拔法呢?

玛莎 我结婚。嫁给麦德维坚科。

特里果林 那个小学教员?

玛莎 对了。

特里果林 我看不出有这个必要。

玛莎 没有希望的爱下去啊……整年累月地等待着,等待着自己都不知道等的是什么啊……不……只要一结婚,我就不会再想到爱情了,有了种种必须操心的事情,就会把过去给忘记掉的。而且,你知道,这究竟是一种转变。咱们不再来一杯吗?

特里果林 够了吧,我想。

玛莎 咳,来吧!(斟满两小杯伏特加)不要这样看我。女人们也时常喝酒,不像你所想象的。当然——这种女人占少数,——有些女人,像我似的,毫无顾忌地喝。有些呢,大多数都是偷偷地喝。是的。而且永远喝伏特加或者白兰地。(他们碰杯)祝你健康!你是一个诚实的人,我惋惜的是你要离开我们了。

〔他们喝酒。

特里果林 我自己也不想走。

玛莎 如果你要求她留下呢?

特里果林 不行,现在可再也没有一点办法了。她儿子的那种行为,简直是胡闹。他最初想自杀;现在呢,据说又想和我决斗了。可为什么呢?他赌气,他藐视人,他宣扬新形式……好哇,无论是年轻的或者年老的,谁都可以有他自己的天地呀,为什么要这样彼此攻击呢?

玛莎 还有,就是他那个嫉妒心……不过,这不关我的事。

〔停顿。雅科夫提着一个手提箱,由左到右,横穿过屋子。妮娜上。在窗口站住。

我那个小学教员不很聪明,但是善良、贫穷;他很爱我。我可怜他。我也可怜他的老母亲。好啦,我祝你事事顺利吧。我就要离开你啦。不要记恨我吧!(热情地握他的手)我很感谢你待我这样好。把你新写的书送给我,特别不要忘记签上名。只是不要写:"赠给我最尊敬的",只简单地这样写:"送给孤苦伶仃的①、不太知道为什么生在这世上的、二十二岁的玛丽雅。"再见了!(下)

---

① 原文是:"不记得自己家族关系的。"是采用警察调查书里的一个公文程式。——译者

妮娜　（握着拳头，伸向特里果林）是双是单？

特里果林　双。

妮娜　（叹一口气）不对。我手里只有一颗豆子。我很想知道我会不会成为演员。要是有个人给我出个主意，可多好呀。

特里果林　这种事情，是谁都不能给出主意的。

〔停顿。

妮娜　我们今天就要分别了……毫无问题，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我请你收下这个纪念章，作为临别纪念吧。我叫人把你姓名的第一个字母，刻在上边了……反面刻上了你那本书的题目：《日日与夜夜》。

特里果林　这太可贵啦！（吻那个纪念章）多么好的礼物啊！

妮娜　有时候也请想一想我。

特里果林　我会记住你的。我会想起你那一天的样子，晴朗的那一天——你还记得吗？——一个星期以前，你穿着一件颜色鲜明的衣裳……我们闲谈着……那只全身洁白的海鸥放在长凳上。

妮娜　（若有所思）是的，那只海鸥……

〔停顿。

我们不能再谈下去了，有人来了……我求你，答应在你临走以前，给我两分钟的时间……

〔由左方下；同时，阿尔卡基娜和索林——穿着燕尾服，胸前挂着一个勋章，由右方上。雅科夫跟在后边上，整个忙着动身的准备。

阿尔卡基娜　留在家里。你生着风湿病，还跑出去会朋友，那可真叫好。（向特里果林）刚刚走开的是谁？妮娜吗？

特里果林　是的。

阿尔卡基娜　Pardon（“对不住”——法语）！打扰了你们……（坐

下)我想我没有忘下什么吧。我可累坏啦。

特里果林 (读着纪念章上的字)《日日与夜夜》,一百二十一面,第十一和第十二行。

雅科夫 (收拾桌上的东西)你的钓鱼竿也捆起来吗?

特里果林 要,我还要用呢。那些书,你愿意送给谁就送给谁吧。

雅科夫 好。

特里果林 (一旁)一百二十一面,第十一和第十二行。这两行上写的什么呢?(向阿尔卡基娜)这儿有我的什么作品吗?

阿尔卡基娜 有,在我哥哥的书房里,墙角上那个柜子里。

特里果林 一百二十一面……(下)

阿尔卡基娜 真的,彼得鲁沙,你顶好留在家里……

索林 你走了以后,我没有你可真会觉得寂寞啊。

阿尔卡基娜 你以为到城里就会好得多吗?

索林 我没有这么说,不过究竟是……(笑)那儿有自治会议举行的奠基礼等等这一类事情……我真想从这种无聊的生活里挣脱出去呀,哪怕只是一两个钟头呢,我觉得自己像一个旧烟嘴儿似的,已经满是污垢了。我已经吩咐他们在一点钟把马套好,咱们一块儿走。

阿尔卡基娜 (停了一会儿)听我说,尽量在这儿住下去,不要太心烦,也不要着了凉。注意着点我的儿子,照顾着点他。领他走正路。

〔停顿。

我这就走了,可还不知道康斯坦丁为什么要自杀呢。我觉得嫉妒是主要的动机。所以我越早一点把特里果林带走就越好。

索林 这怎么跟你说呢?……还有别的原因。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他年轻、聪明,可是在乡下,住在一个荒僻的角落里,没

有钱，没有地位，也没有前途。他没有事情做，这种闲散使他又羞愧又害怕。我很爱他，他对我也很贴心。但是，他究竟总还觉得住在这里是多余的，有点像个寄生虫，像一个食客。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是 amour-propre（“自尊心”——法语）啊……

阿尔卡基娜　他叫我担着很大的一个心思啊！（沉思了半晌）要是叫他到衙门里去弄个差事呢，比如说？

索林　（吹口哨；随后，迟疑）最好呢，恐怕显然是你得……给他一点钱。第一，他先得穿得像个人样儿。瞧瞧，他那件上衣，已经整整拖了三年了，他连件外衣都没有……（笑）此外呢，叫他稍微开开心，也并没有什么坏处……比如说，到外国去去呀什么的……那也费不了多少钱。

阿尔卡基娜　话虽这么说呀……那身衣服呢，我还可以慢慢想想办法。至于到外国去呀……况且，目前我一点办法都没有，甚至给他买一身衣服的办法都没有。（坚决地）我没有钱。

〔索林笑。

我一个钱也没有。

索林　（吹着口哨）好啦……原谅我吧，我的孩子，你别生气。我知道你说的是实话……你是一个又大方又高尚的女人。

阿尔卡基娜　（流着眼泪）钱我一个也没有！

索林　如果我有的话呢，我呀，我早就给他了，这不是很自然的事吗？可惜我一个也没有，分文没有啊。（笑）我的管家把我的养老金都拿去花在庄稼、牲口、蜜蜂上啦。我的钱整个儿就白白地飞光了：蜜蜂死了，乳牛死了，那些马呢，他们又一辈子也不给我用……

阿尔卡基娜　我有一点钱，倒也是真的，不过我是个艺术家呀，

衣裳打扮就得叫我倾家荡产啊。

索林 你善良，你可爱……我尊敬你……是的。可说我这又怎么啦？……（摇晃不定）我的头直转。（扶住了桌子）我觉得发晕。

阿尔卡基娜 （惊慌）彼得鲁沙！（试着去搀扶他）彼得鲁沙，我的亲爱的……（喊叫）救人哪，救人哪！……

〔特里波列夫，头上缠着绷带，和麦德维坚科上。

他觉得头晕！

索林 没什么，没什么！（笑，喝一点水）过去了，没什么……得啦……

特里波列夫 （向他母亲）不要怕，妈妈，这不严重。他近来常犯这种毛病。（向索林）舅舅，你应当去躺会儿。

索林 是的，我要躺一会儿……可是我照样还要进城……我先去躺一会儿，然后就走……这是极其自然的……（拄着他的手杖走）

麦德维坚科 （把胳膊伸给他扶着，送他）你知道那个谜语吗？早晨四条腿，中午两条腿，晚上三条腿①……

索林 （笑着）一点不错。到了夜间呢，两腿朝天躺下了。谢谢你吧，我自个儿可以走……

麦德维坚科 咳，你看，何必客气呢！

〔索林和麦德维坚科下。

阿尔卡基娜 他真把我吓坏了！

特里波列夫 住在乡下，对他的身体没有什么好处。他太寂寞了。妈妈，如果你能突然慷慨一下，借给他一两千卢布，就

---

① 希腊神话：狮身女头两翼的怪物斯芬克司所提出的谜语，被俄狄浦斯所解答。——译者

够他在城里住一年的了。

阿尔卡基娜　我没有钱。我是一个艺术家，我不是一个银行家。〔停顿。

特里波列夫　妈妈，请你把我的绷带换换好吗？你是个熟手呀。

阿尔卡基娜　（从药橱里拿出一瓶碘酒和一小盒绷带）医生到晚了。

特里波列夫　已经中午了，可是他答应十点钟到的。

阿尔卡基娜　你坐下。（把他的绷带解下）人家还以为你戴着头巾呢。昨天，厨房里有一个刚到这儿来的生人，还问你是哪儿来的呢。哟，这儿差不多完全结好疤了。剩下没有多大一点点啦。（吻他的头发）我走了以后，你可答应我再不要这个砰砰响的①了吧？

特里波列夫　不啦，妈妈。那是因为我一时感到极端绝望，管不住自己了。我再不这么做了。（吻她的手）你这是一双仙女的手啊。我还记得，很久很久以前，你还在市剧院演戏呢——我那时候很小很小，——有那么一天，院子里有人打架，把住户里边一个女人，一个洗衣服的，打得头破血流……你还想得起来吗？把她抬起来的时候，她已经没有知觉了……你常去看她，给她送药，还用一个小木桶给她的孩子们洗澡。你真的再也想不起来了吗？

阿尔卡基娜　记不得了。（给他换新绷带）

特里波列夫　我们那所房子里，还住着两个女芭蕾舞演员……她们老是来找你喝咖啡……

阿尔卡基娜　那我倒记得。

特里波列夫　她们很信神。

---

① 指开手枪自杀。——译者

〔停顿。

近来，应该说是最近这几天，我又像儿童时代那么亲切地、一心一意地爱你了。我现在除了你就没有别的亲人了。只是，为什么，为什么你由着那个人左右呢？

阿尔卡基娜 你不了解他，康斯坦丁。他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物……

特里波列夫 是呀，然而当他听说我有意和他决斗的时候，他的高尚品格却没有拦住他的畏怯逃避。他要走了。可耻的脱逃！

阿尔卡基娜 你胡说！这是我请他离开的。

特里波列夫 好一个品格高尚的人！你看，我们这儿为了他差不多要吵起来了，可是他呢，他这时候正在客厅里或者花园里嘲笑我们呢……正在启发妮娜呢，正在拼命说服她，叫她相信他是一个天才呢。

阿尔卡基娜 你好像在存心要对我说些冒犯我的话来寻开心似的。我尊敬这个人，所以我请你不要在我面前说他一个字的坏话。

特里波列夫 我可不尊敬他。你想叫我也拿他当一个有天才的人，可是，原谅我吧，我不会说假话，他的作品使我厌恶。

阿尔卡基娜 嫉妒啊！没有才气而又自负的人，没有别的本事，只好指责真正有才气的人啦。那是他们唯一的自慰啦，真是的！

特里波列夫 （讽刺地）真正有才气的人！（激怒）如果这样说的话，那么，我的才气，比你们加在一起都还多！（把绷带扯下）你们，加在一起，你们这些死守着腐朽的成规的人，你们在艺术上垄断了头等地位，你们认为无论什么，凡不是你们自己所做出来的都不合法，都不真实，你们压制、践踏其余

的一切！我不承认你们！我不承认你，也不承认他。

阿尔卡基娜　你简直是颓废派！……

特里波列夫　那你就回到你那个可爱的舞台上，在那儿去演你那些可怜的、没价值的戏去吧！

阿尔卡基娜　我从来就没有演过那种戏。不要打扰我！你连一出可怜的通俗戏都还没有能力写呢。基辅的乡下人！寄生虫！

特里波列夫　一钱如命的吝啬鬼！

阿尔卡基娜　穿破衣烂衫的！

〔特里波列夫坐下，不出声地哭。

一无所长的！（激动，在屋子里跨着大步子走）你别哭……不要哭……（自己也哭了）不要……（吻他的上额、两颊和头发）我的亲爱的，我的宝贝孩子，原谅我吧……原谅你这个坏母亲吧。你知道，我是很不幸的。

特里波列夫　（抱住她）你可真不知道啊！我什么全丢了。她不爱我了，我再也写不出什么来了……再也没有一点希望了……

阿尔卡基娜　不要灰心……一切都会顺当起来的。他就要走了；她会重新爱你的。（擦他的眼泪）得啦，够啦。跟妈妈讲和吧。

特里波列夫　（吻她的两手）是，妈妈。

阿尔卡基娜　（温柔地）也跟他讲和吧。用不着跟他决斗……不是吗？

特里波列夫　好……只是，答应我，再也不要叫我看见他，妈妈。看见他我就痛苦……我就忍受不住……

〔特里果林上。

他来啦……我得躲开。（把药品匆匆放在药橱里）绷带待会儿让大夫给我缠吧……

特里果林 （翻着一本书寻找）一百二十一面……第十一和第十二行……这儿啦……（读）“一旦你需要我的生命的话，来……就拿去吧。”

〔特里波列夫从地上拾起他的绷带，下。

阿尔卡基娜 （看了自己的表一眼）一会儿马就套好啦。

特里果林 （一旁）一旦你需要我的生命的话，来，就拿去吧。

阿尔卡基娜 我想，你的手提箱已经打点好了吧？

特里果林 （不耐烦）是的，是的……（梦想着）这么纯洁的一个灵魂的召唤，我怎么感到里边有一种悲哀的声音啊？我的心为什么沉重得这样痛苦呀？……一旦你需要我的生命的话，来，就拿去吧。（向阿尔卡基娜）咱们多留一天吧！

〔阿尔卡基娜摇摇头。

咱们留下！

阿尔卡基娜 我的亲爱的，我知道是谁使你舍不得走开。尽力收回自己的心来吧！你有一点迷醉了，清醒清醒吧。

特里果林 你自己也该清醒清醒了，我希望你做个聪明的、明白事理的人，请你以一个真正朋友的态度，来对待这件事情……（握她的手）你是善于牺牲自己的……作为我的朋友，还我的自由吧……

阿尔卡基娜 （激怒）你居然热恋到这种程度了吗？

特里果林 我觉得有一种力量在把我吸引到她那里去！也许这恰恰就是我所真正需要的……

阿尔卡基娜 需要一个乡下小丫头的爱吗？你可多么不认识你自己呀！

特里果林 我就跟那种走着路睡觉的人一样。就连我跟你说话的时候，都觉得自己是在睡觉，是在梦里看见了她……温柔而甜美的梦在支配着我……还我的自由吧……

阿尔卡基娜　（浑身颤抖）不行，不行……我是一个女人，也和任何普通女人一样，你不要跟我这样说话……鲍里斯，不要再折磨我了……这太可怕啦……

特里果林　只要你肯试试，你就能成为一个不普通的女人。只有甜美的、诗意的、青年的爱，那个把人领进梦的世界的爱，才能给人那样的幸福啊！这样的爱，我从来还没有尝受过呢……我年轻的时候，没有时间，我得在一个个编辑部的门外去彷徨等待，我得为我的生活去四下里奔波……到现在，终于来了这样的爱，在吸引着我……我要是跑开了岂不糊涂吗？

阿尔卡基娜　（大怒）你疯了！

特里果林　就算疯了吧。

阿尔卡基娜　今天你们都是串通好了一起来折磨我的呀！（泪如雨下）

特里果林　（两手抱着头）她不了解啊！她也不肯了解啊！

阿尔卡基娜　难道我就这么老这么丑，居然叫男人们跟我毫不顾忌地讲别的女人吗？（紧抱住他，吻他）啊！你疯啦！我的亲爱的，我的了不起的……你是我生命的最后一页！（跪下）我的愉快，我的骄傲，我的幸福……（紧抱住他的膝盖）如果你抛弃了我，哪怕只是一小时，我也活不下去，我就会疯的啊，我的超人，我的神明，我的主人和主宰呀。

特里果林　会有人进来的。（扶她起来）

阿尔卡基娜　管它去呢，我爱你，我并不觉得这是羞耻。（吻他的两手）我的宝贝，你可真是疯啦，你想做糊涂事，但是我不能让你做，我要阻止你……（笑）你是我的……整个是我的！……这个上额是我的，这对眼睛，还有这满头像丝一般柔软的黄发，都是我的……你整个是属于我的！什么样的才

气啊，什么样的聪明啊，你是今天所有作家里边最优秀的一个，是俄罗斯的唯一的希望……你写得那么真诚，那么朴素，那么清新，幽默得恰到好处……你一笔就勾出一个人物或者一片风景的精华和性格来；你所写的人物，个个像活的一样。读你的作品，怎能不被热情所激动啊？你也许以为我这是在奉承你、谄媚你吧？那，你就直对着我看看……看看我……我的神色是一个说谎人的样子吗？你明白，只有我才真正知道你的价值，只有我；跟你说实话的，也只有我，我的亲爱的，我的宝贝……你肯走了吗？确确实实？你不抛弃我啦？……

特里果林 我没有自己的意志……我从来也没有过自己的意志……懒散、柔弱、永远顺从，我真的生来就是叫女人们讨厌的啊！那么，领着我走吧，带着我走吧，只是，千万不要叫我离开你一步……

阿尔卡基娜 （一旁）现在我可算把他抓住了。（从容不迫地，仿佛没有刚才那回事似的）这个，如果你喜欢，你可以留下来。我今天先走，一个星期以后，你再找我去。说起来，你何必要这么匆匆忙忙的呢？

特里果林 不，咱们一起走的好。

阿尔卡基娜 随你吧。那咱们就一起走吧。

〔停顿。

〔特里果林记笔记。

你那是做什么？

特里果林 今天早晨我听见一个我很喜欢的词句："处女丛林"……将来这也许有用处。（伸伸懒腰）那么，咱们就走啦？又得是车厢、车站、餐车、猪排、谈话的啦……

沙姆拉耶夫 （上）我有幸痛苦地向你报告，马都套好啦。亲爱的

夫人，该是动身到车站去的时候了；火车两点零五分进站。我说，伊琳娜·尼古拉耶夫娜，请赏脸给问一问，那个叫苏兹达尔采夫的演员，如果他还活着，如今到哪儿啦，他好吗？我们当年可是在一块儿喝过一阵子的……他在《被窃的邮局》那出戏里，演得真是谁也及不上……我还记得那个悲剧演员伊兹玛伊洛夫，他们俩一块儿在伊丽莎白格勒演戏……那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你用不着忙，亲爱的夫人，还可以待五分钟。有一回，在一出传奇剧[①]里，他们扮演谋反的人，等到被人围捕的时候，台词本来是“我们中了奸计了”，可是伊兹玛伊洛夫喊成了：“我们中了奸鸡了！”（笑）一个奸鸡，嘿！……

〔在他说话的时候，雅科夫忙着搬运手提箱，女仆给阿尔卡基娜拿来帽子、斗篷、阳伞、手套；大家都帮着她穿戴。厨子把左门开了一道缝，探进头来，待了一会儿，犹犹豫豫地走进来。

〔波琳娜·安德烈耶夫娜上，后边跟着索林和麦德维坚科。

波琳娜·安德烈耶夫娜 （胳膊上挎着一个小篮子）这是些给你路上吃的李子……好吃得很。你也许会喜欢吃的……

阿尔卡基娜 你太好啦，波琳娜·安德烈耶夫娜。

波琳娜·安德烈耶夫娜 再见啦，我的亲爱的！我无论有什么叫你不满意的地方，都原谅我吧！（哭）

阿尔卡基娜 （拥抱波琳娜·安德烈耶夫娜）什么都是很好的。只是，你可不该哭。

波琳娜·安德烈耶夫娜 日子过得可真快呀！

---

① МелодраМа：我国有人译为“悲欢离合剧”，有人译为闹剧。实际上很像我国的传奇剧，从前列为低级的悲剧。——译者

阿尔卡基娜 有什么办法呢?

索林 (穿着短斗篷,戴好了帽子,手里拿着一根手杖,由左门上,横穿着屋子)怎么啦,伊琳娜,该动身了,再不走咱们可要误车啦,说真的,我先坐上去了。(下)

麦德维坚科 我,我走着到车站……去送他们吧。我很快就到的……(下)

阿尔卡基娜 再见了,朋友们……如果我们都还平平安安的,那就夏天再见吧……

〔女仆,雅科夫和厨子,都吻她的手。

想着点我。(递给厨子一个卢布)这儿给你们三人一个卢布。

厨子 我们非常感谢,夫人。一路平安!你一向待我们很好!

雅科夫 老天爷保佑你!

沙姆拉耶夫 写几个字来会叫我们高兴的!(向特里果林)再见了,鲍里斯·阿列克塞耶维奇!

阿尔卡基娜 康斯坦丁呢?告诉他,说我走了。我们应当说声再见的啊。好啦,我有什么不是,也不要记恨我吧。(向雅科夫)我给了厨子一个卢布。是给你们三个人分的。

〔全体由右方下,场上是空的。后台,乱哄哄的声音,时常夹杂着道别的话。女仆回来取那个放在桌上的篮子,又下。

特里果林 (又上场)我把手杖忘下了。一定是在凉台上啦。(正往外走,撞上走进来的妮娜)哈,是你呀?我们走啦。

妮娜 我早就觉得我们准会再见一面的。(过分兴奋地)鲍里斯·阿列克塞耶维奇,我已经打定主意了,局势已经定了,我要去演戏。明天我就不在这儿了,我要离开家,放弃一切,开始新的生活……我到……你去的那个地方……莫斯科去。我们在那儿会见得着的。

特里果林 （往四周望望）你就住在“斯拉维扬斯基商场[1]”……一到就马上通知我……莫尔昌诺夫卡街，格罗霍尔斯基大楼……我得快走……

〔停顿。

妮娜 再待一会儿吧……

特里果林 （低声）你真美呀！一想到我们不久后又能见面，够多么幸福啊。

〔她倚在他的怀里。

我又可以看见这一对美丽的眼睛，这种无限柔情的、迷人的微笑……这个如此甜蜜的容貌，这天使般纯洁的形象了！……亲爱的！……（长长的吻）

——幕　落

第三幕和第四幕之间，相隔两年。

① 莫斯科一家极著名的旅馆。——译者

第四幕

索林家里的客厅之一，被康斯坦丁·特里波列夫改成书房。左右各有门通到邻室。正面，玻璃门，通凉台。除了客厅的普通家具外，右墙角，一张书桌；左门旁，一张美人榻，一个书架，窗台上和椅子上都是书。——晚上。只点着一盏带罩子的油灯。半明半暗。风在树枝间和烟囱里呼啸。巡夜的更夫敲着梆子。麦德维坚科和玛莎上。

玛莎 （呼唤着）康斯坦丁·加夫里利奇[①]！康斯坦丁·加夫里利奇！（往四下里看）没有人。老头子时时刻刻都在找科斯佳……没有他，他就过不了……

麦德维坚科 他怕寂寞。（倾听）多么可怕的天气！连着差不多有两天了。

玛莎 （把油灯往上捻了捻）湖里整个起了大浪头了。

麦德维坚科 花园里多么黑呀。应该叫人把那个戏台拆掉。立在那儿，有皮无肉的，看着叫人害怕，真像个死人的骨头架子；大幕也叫风吹得哗啦啦响。昨天晚上我打它旁边经过，仿佛听见那儿有人在哭。

玛莎 得啦……

---

① 即加夫里洛维奇。——译者

〔停顿。

麦德维坚科　玛莎，咱们回家吧。

玛莎　（摇头）今天晚上我不回去啦。

麦德维坚科　（恳求地）玛莎，看看你！咱们孩子一定饿了。

玛莎　没关系。玛特廖娜会喂他的。

〔停顿。

麦德维坚科　可怜的小东西。一连三夜没有看见母亲啦。

玛莎　你真叫讨厌哪！从前呢，你没事至少还发发议论。可是现在呀，你只知道讲——孩子，家，孩子，家。你满嘴全是这个。

麦德维坚科　玛莎，咱们走吧！

玛莎　你自己回去吧。

麦德维坚科　你父亲不会给我马的。

玛莎　会给。去找他去，他会给的。

麦德维坚科　是呀，为什么不找找他去呢？那么你明天回家吧？

玛莎　（闻鼻烟）好，明天……你真讨厌……

〔特里波列夫和波琳娜·安德烈耶夫娜上；特里波列夫抱着一对枕头和一条毯子；波琳娜抱着些床单子。他们把东西都放在美人榻上。特里波列夫随后走过去，坐在自己的书桌那里。

这是做什么的，妈妈？

波琳娜·安德烈耶夫娜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要我们在科斯佳的书房里给他铺张床。

玛莎　让我来铺……（铺床）

波琳娜·安德烈耶夫娜　（叹息）老头子真像个小孩子……（走到科斯佳那里，哈腰趴在桌上，看他的稿子）

〔停顿。

麦德维坚科　那么，我就走啦。再见了，玛莎。（吻她的手）再见，

妈妈。(想吻他岳母的手)

波琳娜·安德烈耶夫娜 (不高兴地)得啦,走吧,这就行啦!

麦德维坚科 再见,康斯坦丁·加夫里利奇。

〔特里波列夫一声不响地把手伸给他。麦德维坚科下。

波琳娜·安德烈耶夫娜 (仔细看着稿子)谁想得到哇,科斯佳,你居然成了一个真正的作家啦!你看,这不是,打现在起,谢天谢地,杂志都给你寄稿费来啦。(用手抚摸特里波列夫的头发)你也长漂亮啦……我的小科斯佳,我的亲爱的,你得对玛申卡稍微好一点儿啊!……

玛莎 (铺着床)就别打扰他啦,妈妈。

波琳娜·安德烈耶夫娜 (向特里波列夫)你看她多好哇!

〔停顿。

女人们都不难对付呀,科斯佳,她们只要你温柔地看她们一眼就够了。这个我可有过体会。

〔特里波列夫站起来,一句话没有说,下。

玛莎 看你把他招恼了不是。何苦要胡搅他呢?

波琳娜·安德烈耶夫娜 我是看着你难受哇,玛莎。

玛莎 有什么用,真是的!

波琳娜·安德烈耶夫娜 你叫我的心都疼啦。你以为我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不明白吗?

玛莎 都是糊涂话!没有希望的爱情,那是写小说的材料。那是废话。要紧的是,不要痴情等待,等得衰老憔悴了……从爱情一钻进你心里的时候起,就应该把它赶出去。他们已经答应把我丈夫调到另外一区去了。只要一离开这里,我就会什么都忘了……我就会把它从我的心里摘掉了,这个爱情。

〔相隔两间屋子的地方,传来忧郁的圆舞曲声。

波琳娜·安德烈耶夫娜 这是科斯佳弹的。可见他心里多么难

受啊。

玛莎　（默默地舞了两三转）主要的是，妈妈，是不要看见他。只要一给他，谢苗，调换了地方，相信我吧，我一个月就会都忘了的。这都算不了什么。

〔左门开了。多尔恩和麦德维坚科推着车椅进来，索林坐在上边。

麦德维坚科　我家里现在有六口了。可是面粉要卖七十个戈比一普特。

多尔恩　那你就想办法应付呀！

麦德维坚科　你尽可以说说笑话！可是钱呢，你是有那么多的，而且用不完。

多尔恩　钱？三十年的行医，我亲爱的朋友，三十年操心的行业，一直是日夜身不由己，我不过积蓄了两千卢布，可是最近也都花在外国了。我一个也没有了。

玛莎　（向她丈夫）你怎么还没有回去？

麦德维坚科　（好像被人抓住错处似的）有什么办法呢？不给我马可怎么办呢？

玛莎　（非常苦恼地，低声）我看见你就痛苦啊。

〔车椅停在屋子的左边；波琳娜·安德烈耶夫娜，玛莎和多尔恩都坐在车椅旁边；麦德维坚科，带着愁苦的神色，远远地躲开。

多尔恩　这里的变化可多大呀！客厅改成书房了！

玛莎　康斯坦丁·加夫里利奇在这里工作更合适些。他愿意的时候，可以到花园里去思索思索。

〔更夫的打更声。

索林　我的妹妹呢？

多尔恩　到火车站迎接特里果林去了。马上就回来。

索林 你们既然断定需要把我妹妹找回来，那一定是我病得很严重了。（稍稍停顿）可这奇怪。我既然病成这个样子，可又什么药也不给我吃！

多尔恩 那么，你想吃什么药呢？来点缬草酊？来点苏打？还是来点奎宁？

索林 看！哲学又来了。啊！多么苦恼哇！（用头点点美人榻）这是给我铺的床吗？

波琳娜·安德烈耶夫娜 是的，是给你铺的，彼得·尼古拉耶维奇。

索林 谢谢你们。

多尔恩 （低唱）"明月飘荡在子夜的浮云中……"

索林 你们知道，我要供给科斯佳一个小说题材。这篇小说应该叫作 L'homme，qui a voulu（"空想一场的人"——法语）。我年轻的时候，想当作家，结果没有当成；我想把话说得流利，可是说得很糟（学着自己的话）："诸如此类，如此而已，嗯这个，嗯那个……"有时候，想作结论，可是越往下说越乱，直弄得满头大汗；我想结婚，结果也没有结成；我想永远住在城里，可是，你们看见啦，我只有在乡下了此一生了，就这么回事。

多尔恩 你也想过当实职政府顾问，可是你当成了！

索林 （笑着）那我可从来没有想干过。那是它自己来的。

多尔恩 一个人到了六十岁还表示对生活不满足，实在是丝毫不合情理，这你得承认。

索林 多么固执的人哪！我要活下去，你不明白吗？

多尔恩 这叫轻佻。按照大自然的法则，每一个生命都得有到头的一天。

索林 你这是一个饱汉的议论。是啊，你什么都够了，所以你才

这样无所谓；你认为什么都没有关系。可是，提到死，你也会跟别人一样害怕。

多尔恩　单纯怕死是一种兽性的恐惧……应该把它克制下去。只有那些相信永生的人，才会怕死；他们怕死，是因为自觉有罪。可是你呢？第一，你不信神，其次呢，你又能造过多少罪孽呀？二十五年，你在法院里一直干了二十五年，还有什么呀？

索林　（笑着）是二十八年……

〔特里波列夫上。他坐在索林脚下的小板凳上。玛莎的眼睛一直盯着他。

多尔恩　我们搅得康斯坦丁·加夫里利奇不能工作了。

特里波列夫　没有，没关系。

〔停顿。

麦德维坚科　大夫，请允许我问问你，你最喜欢外国的哪一个城市？

多尔恩　热那亚。

特里波列夫　热那亚？为什么呢？

多尔恩　我最爱的，是那儿街上的人群。到晚上，你出了旅馆，走到挤满了人的街上，你不要定什么目的，只夹在人群当中，挤来挤去，顺着曲曲弯弯的路线，漫游下去，你活在它的生活当中，你叫你的精神上和它紧紧地连在一起，于是，你就会相信，一种宇宙灵魂的存在确实是可能有的，就和那年妮娜·扎烈奇娜雅在你的剧本里所表演的一样。说真的，她目前在哪儿啦，扎烈奇娜雅？她近来怎么样了？

特里波列夫　她一定很好吧。

多尔恩　听说她过的是一种相当特殊的生活。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特里波列夫 说来话长了，大夫。

多尔恩 那么，简短地说点吧。

〔停顿。

特里波列夫 她从家里逃出去，就和特里果林混在一起了。这你知道吧？

多尔恩 知道。

特里波列夫 她生了一个孩子。孩子死了。正如所能预料的，特里果林厌倦了她，又去重温那些旧情去了。其实呢，那些旧情，他从来也没有断绝过；像他这样没有骨气的人，他是安排好了要到处兼顾的。就我从传闻里所能理解的，妮娜的私生活是很不幸的。

多尔恩 舞台生活呢？

特里波列夫 那就更坏，我想。她初次登台，是在莫斯科近郊的一个露天剧场，后来，她到内地去了。那时候，我一刻也忘不了她，有一阵，我到处跟着她跑。她总是演主角，可是她演得很粗糙，没有味道，尽在狂吼，尽做些粗率的姿势。有时，哭喊一声，或者死过去，倒也表现出一点才气来，然而这却少见得很。

多尔恩 这么说，她究竟还是有点才气喽？

特里波列夫 很难断定。当然，总该有的吧。我去看过她，可是她不肯接见我，她的女仆不让我进她屋子。我了解她的心情，我也没有坚持。

〔停顿。

我还有什么可告诉你们的呢？后来，我回到家里，接到过她的几封信，几封写得很聪明的信，句句话都是诚恳的、有趣味的。她并没有抱怨，然而却能感觉到她是无限地不幸。每一行都叫我发现她的神经是紧张的、受了伤害的。她的想象

力也有一点混乱。她自己签名为“海鸥”。在《美人鱼》[1]里，那个磨面粉的人说他自己是一只乌鸦；她呢，在所有信件里，屡次都跟我说自己是一只海鸥。现在她就在这里。

多尔恩　什么，在这里？

特里波列夫　在城里，住在一家小旅店。她在那儿住了有五天了。我去过，玛丽雅·伊利尼奇娜也去过，可是她谁也不见。谢苗·谢苗诺维奇肯定说昨天午饭后，看见她在离这里两里的田野上。

麦德维坚科　是的，我看见她了。她从这边往城里走。我向她鞠躬，问她为什么不来看看我们。她说她要来的。

特里波列夫　她不会来的。

〔*停顿。*

她的父亲和后母不承认她。他们到处都派上了更夫，连房子都不叫她走近。（*和医生向书桌走去*）大夫，在纸上高谈哲学够多么容易，但是一遇到实际问题，可又多么难啊！

索林　当初她多可爱呀。

多尔恩　什么？

索林　我说的是，当初她多可爱。实职政府顾问索林有一阵子确是爱上她了。

多尔恩　你这个老唐璜！[2]

〔*沙姆拉耶夫的笑声。*

波琳娜·安德烈耶夫娜　我想咱们那些人打车站回来了……

特里波列夫　是的，我听见妈妈的声音了。

---

① 《美人鱼》是普希金的诗，后由达尔戈梅斯基改编成歌剧。——译者

② 唐璜，西班牙传说里的人物，不信神，放荡，淫乱。用在这里，是“色鬼”的意思。——译者

〔阿尔卡基娜、特里果林上，后边跟着沙姆拉耶夫。

沙姆拉耶夫 （一进门）我们一个劲儿地显老，我们叫风吹雨打得都憔悴下去了，可是你呢，亲爱的夫人，你却永远那么年轻……衣裳鲜艳，精神活泼……体面……

阿尔卡基娜 你又想咒我哪，你这讨厌的人！

特里果林 （向索林）你好呀，彼得·尼古拉耶维奇！怎么样，一直在生病啊？这可不好，这！（看见了玛莎，愉快地）玛丽雅·伊利尼奇娜！

玛莎 你还认识我呀？（握手）

特里果林 结婚了吗？

玛莎 老早结啦。

特里果林 幸福吗？（向多尔恩和麦德维坚科鞠躬，然后，迟疑不决地，向特里波列夫走去）伊琳娜·尼古拉耶夫娜告诉我，说你已经把过去忘记了，不再生气了。

〔特里波列夫向他伸出手来。

阿尔卡基娜 （向她的儿子）你看，鲍里斯·阿列克塞耶维奇带来了一本杂志，上边有你最近写的小说。

特里波列夫 （接过杂志，向特里果林）谢谢你。你太好啦。

〔他们坐下。

特里果林 我给你带来了你的崇拜者们的问候……在彼得堡和莫斯科，大家都对你本人发生兴趣，都不断地向我打听你的情形：他是什么样子呀？多大年纪啊？棕头发还是黄头发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揣想你不太年轻了。谁也不知道你的真姓名，因为你用的是笔名。你就跟Masque de fer（“蒙着铁面具的人”——法语）一样。

特里波列夫 你要跟我们住很久吗？

特里果林 不，我明天就想回莫斯科去。不得不走啊。我得赶快

把那篇长篇小说写完，另外，我还答应给一个文集写点短篇。一句话，还是那种老套子啊。

〔他们谈话的时候，阿尔卡基娜和波琳娜·安德烈耶夫娜把牌桌摆在屋子当中，把它打开；沙姆拉耶夫点起几支蜡烛，搬过几把椅子来。大家从橱里拿出一套抓彩牌①来。

你们这儿的天气可真不欢迎我。刮这么凶的风。明天早晨要是平和下来，我就钓鱼去。想起来了，我得去看一下花园，还有那个地方，你记得吗？——演过你的剧本的地方。我有一个构思，已经成熟了，需要的只是，我得把故事的环境在我记忆里重温一下。

玛莎　（向她父亲）爸爸，让我丈夫牵匹马去吧！他得回家去。

沙姆拉耶夫　（嘲弄地）马……回家……（严肃起来）你亲眼看得很清楚，马是刚打车站上回来的。可我不能叫它们这样接着跑。

玛莎　还有别的马呢……（她父亲的沉默，使她做了一个失望的手势）想跟你商量一点事情啊……

麦德维坚科　听我说，玛莎，我走回去。真的我……

波琳娜·安德烈耶夫娜　（叹气）在这样的天气里走啊……（坐在牌桌旁边）先生太太们，请来吧。

麦德维坚科　也不过六里路……再见吧……（吻他太太的手）再见，妈妈。

〔岳母不情愿地伸出手来给他吻。

要不是为了那个小东西，我谁也不会麻烦的……（向大家鞠躬）再见……（像被人抓住错处似地走下）

---

① 欧洲流行的一种赌博，每人把自己所抓到的牌，记下号码来，谁先排齐了号码，谁就赢钱。——译者

沙姆拉耶夫　他本来就可以走着回去的嘛！又不是将军！

波琳娜·安德烈耶夫娜　（轻轻拍着桌子）太太们，先生们，请吧。不要耽误时间啦，一会就到吃晚饭的时候啦。

〔沙姆拉耶夫、玛莎和多尔恩围着牌桌坐下。

阿尔卡基娜　（向特里果林）我们这儿一到秋天总是玩玩抓彩牌，来消磨这漫长的夜晚。看看！这还是我们做小孩子的时候，我死去的妈妈玩的那副呢。你也跟我们玩一会儿，玩到吃晚饭好吗？（和特里果林一同坐在牌桌旁）这是一种没味道的游戏，可是只要一玩惯了，也就觉得不错了。（分配给每人三张牌）

特里波列夫　（翻着杂志）他看过他自己那篇小说了，可是我的这篇，他连裁都没有裁开。（把杂志放在书桌上，向左门走去；走过他母亲身旁时，捧着她的头，吻吻）

阿尔卡基娜　你呢，科斯佳，不玩玩吗？

特里波列夫　原谅我吧，我不想玩……我出去走走去。（下）

阿尔卡基娜　押十个戈比。大夫，替我押上。

多尔恩　遵命。

玛莎　大家都押好了吗？我开始了……二十二！

阿尔卡基娜　噢！

玛莎　三！……

多尔恩　好。

玛莎　三，记好啦？八！八十一！十！

沙姆拉耶夫　别这么快。

阿尔卡基娜　你们可没有看见，哈尔科夫是怎么欢迎我呀！我的脑袋到现在还在转呢！

玛莎　三十四！

〔后台，忧郁的圆舞曲的声音。

阿尔卡基娜　学生们向我大大的欢呼……三个花篮，两个花冠，还有这个……（把胸针解下来，扔在桌子上）

沙姆拉耶夫　这呀，这可不简单……

玛莎　五十！

多尔恩　整五十呀？

阿尔卡基娜　我穿的是一身特别好看的衣服……哼！要讲打扮呀，这我可不笨。

波琳娜·安德烈耶夫娜　科斯佳在弹琴呢。他真苦闷哪，这可怜的孩子。

沙姆拉耶夫　报纸上把他批评得真够瞧的。

玛莎　七十七！

阿尔卡基娜　报纸，多么漂亮的行当啊！

特里果林　他不走运哪。他没碰巧找对他的路数。他的作品都是古怪的，空洞的，有时候甚至像狂言乱语。也没有一个人物是活的。

玛莎　十一！

阿尔卡基娜　（看着索林）彼得鲁沙！你厌烦了吗？

〔停顿。

他睡着了。

多尔恩　实职政府顾问睡着了。

玛莎　七！九十！

特里果林　如果我住在像这样靠近湖边的一座房子里，你们想我还会写得出东西吗？我会战胜写作的热情，整天都去钓鱼的。

玛莎　二十八！

特里果林　钓上一条小鲤鱼或者是鲈鱼来，是什么也比不上的快乐呀！

多尔恩 要问我，我可相信康斯坦丁·加夫里利奇。他有点儿玩艺儿，这我敢说。他用形象来思想，他的描写是生动的，有色彩的，能够深刻地感动我。可惜的，只是他没有确定一个清楚明确的目标。他只给人一个印象，就打住啦。然而光给人一个印象，那是没有力量的。告诉告诉我，伊琳娜·尼古拉耶夫娜，有一个当作家的儿子，你感到幸福吗？

阿尔卡基娜 你自己想一想吧，他的东西我还一点也没有读过呢。我总是没有时间呀！

玛莎 二十六！

〔特里波列夫轻轻地走进来，走到他的书桌前。

沙姆拉耶夫 （向特里果林）鲍里斯·阿列克塞耶维奇，我们这儿还有你的一样东西呢。

特里果林 什么呀？

沙姆拉耶夫 康斯坦丁·加夫里利奇打死的那只海鸥；是你叫我们把它塞上草的呀。

特里果林 这我不记得。（默想）不记得啦！

玛莎 六十六！一！

特里波列夫 （把窗子大大打开，倾听）多么黑呀！我不知道我心里为什么这样不安宁。

阿尔卡基娜 科斯佳，关上窗子，你放进一阵阵的过堂风来了。

〔特里波列夫关上窗子。

玛莎 八十八！

特里果林 我赢了，太太先生们！

阿尔卡基娜 （高兴地）好哇！好哇！

沙姆拉耶夫 好哇！

阿尔卡基娜 他这个人，到处、随时都走好运。（站起来）现在咱们吃点东西吧。我们的名人今天还没有吃中饭呢。吃完晚

饭咱再接着玩。(向她的儿子)科斯佳,放下你的稿子,咱们吃饭去。

特里波列夫　我不饿,妈妈。

阿尔卡基娜　随你便吧。(叫醒索林)彼得鲁沙,吃晚饭啦!(挽着沙姆拉耶夫的胳膊)我来跟你讲讲我在哈尔科夫是怎样受人欢迎的……

〔波琳娜·安德烈耶夫娜吹灭桌子上的蜡烛;然后和多尔恩推那张椅子,大家都由左门下;留下特里波列夫,坐在他的书桌前。

特里波列夫　(准备写,迅速地看了一遍已经写过的稿子)我讲过那么多的新形式,可是我觉得自己现在却一点一点地掉到老套子里去了。(读)"围墙上的布告宣传着……黑头发衬托出一张苍白的脸。"……宣传,衬托……这多平凡啊。(涂去)开头的地方,我要表现出主角被雨声惊醒,把其余的都删掉。描写月光那段太长,也太做作。在特里果林,写作是很方便的,他有一定的格式……在他的作品里,河堤上,一个碎瓶颈在闪光,磨坊风轮抛下一道昏黑的影子,那么月亮就算写好了。而在我的作品里,却又是颤动的光亮,又是繁星在轻轻地闪烁着,又是远远钢琴的声音消失在清香的空气里……多么苦恼啊!

〔停顿。

是的,我一天比一天更了解,问题不在形式是旧的还是新的;重要的是,完全不是为想到任何形式才写,而只是为了叫心里的东西自然流露出来才写。

〔有人轻敲离着书桌最近的那个窗子。

这是什么?(看窗子外边)什么也看不见……(打开那扇玻璃门,往花园里望)有个人刚刚跑下台阶去。(喊)是谁?(走

出去；传来沿着凉台的迅速脚步声；过了一会儿，他和妮娜·扎烈奇娜雅一同回来）妮娜！妮娜！

〔妮娜把脸伏在特里波列夫的怀中，轻声地抽泣。

（激动地）妮娜！妮娜！是你呀……真是你呀……我早就有了预感，今天一整天，我的心都是紧得可怕。（把她的帽子和披风脱下来）她来了，我的最珍贵的，我的最可爱的！我们不要哭，我们不要哭吧！

妮娜 这儿有人。

特里波列夫 没有人。

妮娜 把门锁上！会有人进来。

特里波列夫 不会有人进来。

妮娜 伊琳娜·尼古拉耶夫娜在这儿，我知道。锁上门……

特里波列夫 （把右门锁上，向左门走去）这扇门没有锁。我来顶上一把椅子吧。（用一把椅子顶上门）什么也不用怕，不会有人进来。

妮娜 （眼睛紧盯着他）让我看看你。（往四下看一看）这是很暖和，很舒服……从前，这是会客室。我变得很厉害吗？

特里波列夫 嗯……你瘦了些，你的眼睛大了些。妮娜，我觉得这回看见你是很奇怪的。你为什么关上门不见我？你为什么到这儿这么久都不来一趟？我知道你来了差不多一个星期了……我每天都到你那儿去好几次，我像个乞丐似的在你的窗子外边等着。

妮娜 我怕你一定会恨我。我每夜都梦见你在看着我，可是不认识我了。你可真不知道啊！自从我回来，我每天都走到这里来……围着湖边转。我有那么多次走近了你的房子，但是每次都下不了决心进来。我们坐下好不好？（他们坐下）现在让咱们坐下来，谈一谈，多谈一谈吧。这屋里多好哇，又温暖

又舒服……你听见这风声了吗？屠格涅夫写过这样的一段："在这样的夜里，有避风雨的屋顶、有取暖的炉火的人，是幸福的。"我是一只海鸥……不对，我说错了。（摸她的上额）刚才我跟你说什么？……啊，对了……屠格涅夫……"但愿上帝帮助所有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吧！……"①这也没关系。（啜泣）

特里波列夫　妮娜，看你又哭起来了……妮娜！

妮娜　不要紧，这样我倒好过一些。我两年没有哭过了。昨天晚上，很晚了，我到这花园里来，看看咱们那座舞台是不是还在那儿。它仍旧在那儿。我于是两年以来第一次哭了，我的心里也就舒服了些，精神也开朗些了。你看，我不再哭了。（拉起他的手来）现在你果然是一个作家了……你是一个作家，我是一个演员……我们两个也都被牵进生活的旋涡里来了……我从前那样快活地生活着，像一个孩子似的；每天早晨，一醒来嘴里就唱着歌。那时候，我爱你，我梦想着光荣，然而现在呢？明天一大早我就得到耶列次去了。三等车厢……混在农民们中间。到了耶列次，我还得忍受着那些有文化的商人们的种种殷勤。多么下贱的生活啊！

特里波列夫　为什么到耶列次去呢？

妮娜　我签了整一个冬季的合同。我必须去。

特里波列夫　妮娜，我骂过你，恨过你；我撕过你的信和照片，然而我时刻都知道我的心灵是和你永远连在一起的。我没有能力叫自己忘记你，妮娜。自从我失去了你，自从我把小说开始发表出去，我的生活一直就是不能忍受的，我痛苦……我的青春好像突然被夺走了，我觉得自己仿佛已经活过了

① 引自屠格涅夫的《罗亭》。——译者

九十岁一样。我呼唤着你，我吻你走过的土地；不论我的眼睛往哪儿看，我都看见你的脸，看见你那么温柔的微笑，在我一生最愉快的时候照耀着我的微笑……

妮娜 （慌乱地）他为什么说这个，哎呀，他为什么说这个呀？

特里波列夫 我是孤独的，没有任何感情温暖我的心，我像住在地牢里那么寒冷；所有我写出来的东西，都是枯燥的，无情的，暗淡的。留下来吧，妮娜，我恳求你，不然就让我跟你走！

〔妮娜迅速地戴她的帽子，披她的披风。

妮娜，这是为什么！妮娜，看在上帝的份上……

（看着她穿戴好）

〔停顿。

妮娜 我的马车就停在花园门口。不要送我，我一个人走……（流着泪）给我一点水喝……

特里波列夫 （给她水）你现在到哪儿去？

妮娜 进城。

〔停顿。

伊琳娜·尼古拉耶夫娜在这儿吗？

特里波列夫 在……上星期四，我舅舅病得很厉害，我们打电报把她叫来的。

妮娜 你为什么说你吻我走过的土地呢？你应该杀掉我。（倚在桌子上）我可真疲倦呀。休息休息……我多么需要休息休息呀！（抬起头来）我是一只海鸥……不，我说错了……是一个演员。不，是一只海鸥！（听见阿尔卡基娜和特里果林的笑声，她静听了一下，向左门跑去，扒着锁眼看）他也在这儿啦……（向特里波列夫走回来）好，好……这没关系……他不相信演戏，他总是嘲笑我的梦想，于是我自己也就一点一点地不相信它了，结果我失去了勇气……除此以外，再加上爱

情，嫉妒，对孩子日夜提心吊胆……我就变得庸俗、浅薄了，我的戏也演得坏极了……我不知道这两只手往哪儿放，我不知道怎样在舞台上站，我的声音也由不得我自己作主。你可不知道，一个人明知自己演得很坏，那是怎样一种感觉啊。我是一只海鸥。不，我说错了……你还记得你打死过一只海鸥吗？一个人偶然走来，看见了它，因为无事可做，就毁灭了它……这是一篇短篇小说的题材啊……不，我要说的不是这个……（用手摸自己的上额）刚才我谈到什么？……啊，对了，谈到演戏。现在我可不是那样了……我是一个真正的演员了，我在演戏的时候，感到一种巨大的快乐，我兴奋，我陶醉，我觉得自己伟大。自从我来到这里以后，在我这些天漫长的散步中，我思想着、思想着，于是感到自己的精神力量一天比一天坚强了……现在，我可知道了，我可懂得了，科斯佳，在我们这种职业里——不论是在舞台上演戏，或者是写作——主要的不是光荣，也不是名声，也不是我所梦想过的那些东西，而是要有耐心。要懂得背起十字架来，要有信心。我有信心，所以我就不那么痛苦了，而每当我一想到我的使命，我就不再害怕生活了。

特里波列夫　（悲哀地）你已经找到了你的道路，你知道了向着哪个方向走了；可是我呢，我依然在一些梦幻和形象的混沌世界里挣扎着，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写，为谁写。我没有信心，我不知道我的使命是什么。

妮娜　（倾听）嘘……我得走了。再见啦。等我成为一个伟大的演员的时候，来看看我吧。答应吗？但是现在……（握他的手）天已经晚了。我简直站不住了……我累极了，我饿……

特里波列夫　留下，我给你弄点晚饭吃……

妮娜　不，不……不要送我，我一个人走……我的马车就在这旁

边……敢情她把他带来了吗？好哇，左右是一样。你见着特里果林的时候，什么也不要跟他说……我爱他！我甚至比以前还要爱他……这是一篇短篇小说的题材啊……我爱他，我狂热地爱他，我爱他到不顾一切的程度。从前的日子是多么快乐呀，科斯佳！你还记得吗？咱们从前的生活是多么明朗，多么温暖，多么愉快又多么纯洁呀——而咱们从前的感情又多么像优美甜蜜的花朵呀……你还记得吗？……（背诵）"人，狮子，鹰和鹧鸪，长着犄角的鹿，鹅，蜘蛛，居住在水中的无言的鱼，海盘车，和一切肉眼所看不见的生灵——总之，一切生命，一切，一切，都在完成它们凄惨的变化历程之后绝迹了……到现在，大地已经有千万年不再负荷着任何一个活的东西了，可怜的月亮徒然点着它的明灯。草地上，早晨不再扬起鹭鸶的长鸣，菩提树里再也听不见小金虫的低吟了……"（冲动地拥抱特里波列夫，然后从玻璃门跑出去）

特里波列夫 （一阵停顿之后）如果有人在花园里碰见她，去告诉妈妈，可怎么好呢？那会叫妈妈苦恼的……（两分钟之间，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只在那里把所有稿子撕碎，扔到桌子底下；然后，打开右门，下）

多尔恩 （想用力推开左门）这真奇怪……门好像锁上了……（上场，把椅子放回原处）简直成了障碍赛跑了。

〔阿尔卡基娜、波琳娜·安德烈耶夫娜上，后边跟着上来的是玛莎和雅科夫——拿着些酒瓶子；再后边，是沙姆拉耶夫和特里果林。

阿尔卡基娜 给鲍里斯·阿列克塞耶维奇把红葡萄酒和啤酒放在这桌子上。我们来一边玩着一边喝着。都坐下吧，大家。

波琳娜·安德烈耶夫娜 （向雅科夫）把茶一块儿端上来。（点起

蜡烛，坐在牌桌旁边）

沙姆拉耶夫　（领着特里果林向立橱走去）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个东西就在这儿啦……（从橱里取出那只填了草的海鸥）这是你吩咐我们做的。

特里果林　（注视着那只海鸥）我不记得了！（思索）不，我不记得了。

〔后台，右方一声枪响；大家都吓得跳起来。

阿尔卡基娜　（大惊）怎么回事？

多尔恩　没什么。一定是我药箱子里什么东西爆了。不要慌。（由右门下，跟着就回来）我说的一点也没错。我的一瓶乙醚刚刚炸了。（低唱）“终于，我又见到你了，迷人的女人……”

阿尔卡基娜　（在牌桌旁坐下去）可把我吓坏了！这叫我想起了那一回，他……（两手蒙上脸）那种样子叫我的眼睛都发黑啊。

多尔恩　（翻着杂志，向特里果林）大约两个月以前，这份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一封美国来信；关于这个，我想问问你……（搂着特里果林的腰，把他拉向脚光）这个问题叫人极其发生兴趣……（低声）想个法子把伊琳娜·尼古拉耶夫娜领走。康斯坦丁·加夫里洛维奇刚刚自杀了……

——**幕　落**

（焦菊隐的《海鸥》等译文，选自上海文艺出版社1965年版《契诃夫戏剧选》）

凡尼亚舅舅

四幕乡村生活即景剧

一八九六年

焦菊隐译

人　　物

谢列勃里雅科夫，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　退休的教授。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列娜）　他的太太，二十七岁。
索菲雅·亚历山德罗夫娜（索尼雅）　教授前妻的女儿。
沃伊尼茨卡娅，玛丽雅·瓦西里耶夫娜　教授前妻的母亲，寡妇，亡夫是一个重要官员。
沃伊尼茨基，伊凡·彼特罗维奇（凡尼亚）　她的儿子。
阿斯特罗夫，米哈伊尔·里沃维奇　医生。
帖列金，伊里亚·伊里奇　破落地主。
玛里娜　老乳母。
一个长工。

故事发生在谢列勃里雅科夫的庄园里。

第一幕

花园。背景处，可以看见房子的凉台和房子正面的一部分。园径上，在一棵老白杨树底下，一张桌子上已经摆好了茶具。四周是些椅子和长凳。一张长凳上放着一把吉他。稍靠后方，一架秋千。下午，将近三点钟。阴天。

玛里娜，一个老态龙钟的矮小老太婆，坐在茶炉前面。她织着毛线，阿斯特罗夫走来走去。

玛里娜 （倒着一杯茶）喝点茶吧，我的好先生。

阿斯特罗夫 （不太有兴致地端起杯子）我不大想喝。

玛里娜 要不来一小盅酒吧？

阿斯特罗夫 不，我并不天天喝酒，再说天气又闷。

〔停顿。

老妈妈，咱们认识有多久啦？

玛里娜 （思索着）多久哇？让我稍微想一想……可说，你是什么时候……到我们这个地方来的呢？……那时候，索尼雅的妈，维拉·彼特罗夫娜，还在世呢。你是在她去世的前两年里头，到我们家里来的……这么说，可有十一年啦。（思索了一会）谁知道呢，也许还多……

阿斯特罗夫 我现在变得很厉害吧？

玛里娜 可不是！那时候你年轻、漂亮。啊，你近来可老多啦。要

说到漂亮，你可不如从前啦。真作孽呀！都是叫你喝的这点儿酒给闹的……

阿斯特罗夫 可不是吗……这十年哪，把我可给变成另一个人了。原因呢？我工作得太多啦，老妈妈。从早到晚，我总是跑来跑去，一会儿都不停。就连到了夜间，躺在床上，我还是提心吊胆，生怕又叫人家喊了去看病啊。从你认识我那天起，我就一直没有清闲过一天。有什么办法不老呢？而且，除此以外，生活本身就够多么无聊、愚蠢、叫人恶心啊……把人都给陷进去了。到处尽是些希奇古怪的人。你和他们一起活上两三年，连你自己也就变得希奇古怪了。这是无可避免的呀。（*抚摸自己的长胡须*）我由着它长出来了这么两撇长胡子——简直就滑稽……哈！这不是吗，老妈妈，你看我这不是也变成了一个古怪的人了吗？……可这不等于说，我比别人更蠢，感谢上帝，幸而还没有，我的脑子照旧清楚。只是，感情有点麻木了，我什么也不想要，对什么事也不感兴趣，对什么人也没有情感了……叫我觉得亲近的，也许只有你一个人了。（*吻吻她的头发*）我小的时候，也有一个奶妈，很像你。

玛里娜 你也许想吃点什么东西吧？

阿斯特罗夫 不，也不过半个月以前，在受难周里头，我被人叫到玛利茨科耶村里去，那儿发生了传染病……斑疹伤寒……家家都躺满了病人。到处是垃圾、臭气、烟；病人和小牛、猪一齐躺在地上。我一直辛苦到半夜，连歇一歇的工夫都没有，一口饭也没有来得及吃。完了事，你想我总可以休息一下了吧？好啊，可不是吗！我一回到家里，又给我送来了一个铁路上打旗子的。我想给他开刀，可是一上麻药，他就死在我的怀里了。当时，正是我不知道感触有什么用

的时候，我的感触却又突然冒出来了，我感到良心的痛疚，就仿佛是我故意把他杀了似的……我于是闭着眼睛坐下去——你看，就像这个样子，——我就想了：活在我们以后几百年的人们，他们的道路是由我们给开辟的，可是他们会对我们说一句感谢的话吗？……不会，准的。对吧，老妈妈？

玛里娜　人们会忘记我们，可上帝总不会忘记我们的。

阿斯特罗夫　说得可真好啊，老妈妈，谢谢你这句恰当的话。

〔沃伊尼茨基上。

沃伊尼茨基　（从房子里走出来，从他懒洋洋的神色上，可以看出他是刚睡醒了午觉的。他坐在一张长凳上，整理他所打的漂亮领结）可不是……

〔停顿。

啊！可不是……

阿斯特罗夫　你睡得好吗？

沃伊尼茨基　好……很好。（打呵欠）自从这位教授和他的太太住到咱们这儿来，家里的生活就全颠倒错乱了……我没法子按时睡觉，开饭也尽给你带些辣味儿的汁子和葡萄酒吃……这对健康没有一点好处哇。从前，我们没有一分钟的清闲。跟你们说真的，索尼雅和我两个人，我们从前无时无刻不在工作，可现在呢，只有她一个人在工作了，我却成天吃、喝、睡……这样可不好啊。

玛里娜　（摇头）这过的叫什么日子呀！茶炉打早晨就开啦，可是你得一个劲儿地等着这位教授，他不睡到快晌午就不起来。你还想照着家家户户的样子，准到一点钟就吃饭吗？他们没来以前，倒是那样，可是自从他们一到哇，七点钟你才能上桌子！教授整夜地看书、写东西——总是，后半夜快两点啦，一声铃儿响……什么事呀，我的天哪？敢情是要茶！先生要

喝茶！这就得把人都叫起来，生茶炉……这叫什么日子呀，主啊！

阿斯特罗夫 他们打算长住吗？

沃伊尼茨基 （轻轻地吹口哨）要住到世界末日。教授准备在这儿落户了。

玛里娜 天天像现在这个样子。打两点就把茶炉摆在桌上啦，可是他们偏又散步去啦，好像没有这么回事似的。

沃伊尼茨基 他们来啦，他们来啦……别说啦。

〔传来人声。谢列勃里雅科夫，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索尼雅和帖列金出现在花园的深处，他们刚刚散步回来。

谢列勃里雅科夫 真是一个可爱的地方……多么优美的风景啊。

帖列金 独一无二的风景，教授大人。

索尼雅 爸爸，我们想明天到护林区去。你愿意跟我们一起去吗？

沃伊尼茨基 入座吧，先生太太们！

谢列勃里雅科夫 我的朋友们，费心把茶送到我的书房去吧。我今天还有不少工作呢。

索尼雅 你一定会喜欢那片护林区的。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谢列勃里雅科夫和索尼雅走进房子。帖列金走到桌边，挨着玛里娜坐下。

沃伊尼茨基 天气这么热，这么闷，可是我们亲爱的大师，既不想脱大衣，又不想脱胶皮套靴；甚至连手套和雨伞都还离不开。

阿斯特罗夫 他这是保重自己呀。

沃伊尼茨基 她多么美丽呀！我一辈子没有看见过比她更美的女人啦。

帖列金　我心里觉得高兴极啦，玛里娜·季摩菲耶夫娜。田地里多么美，这座花园多么阴凉，这张桌子，又多么开人胃口啊！天气这么好，小鸟在欢唱，咱们是生活在一种和谐的生活里呀。一个人还能再想望什么呢？（端起一杯茶来）真是感谢极啦。

沃伊尼茨基　（出神幻想着）多么美的眼睛啊……真是一个可爱的女人。

阿斯特罗夫　给我们讲点什么听听吧，伊凡·彼特罗维奇。

沃伊尼茨基　（没有兴致地）你要叫我跟你说什么呢？

阿斯特罗夫　难道没有一点新鲜的事吗？

沃伊尼茨基　一点也没有。一切都是老样子。我自己也没有改变，或者倒也可以说是改变了，那就是变得没出息了：我懒惰了，什么也不做，成天到晚地抱怨。我的母亲，这位老喜鹊呢，还总是乱发议论，大谈她的妇女解放。她已经一脚入土了，却还想在她那些渊博的书本子里找新生活的预兆呢。

阿斯特罗夫　那位教授呢？

沃伊尼茨基　教授从清晨到深夜，一直关在他的屋子里，不住手地写。

“眉头紧皱着，手里握着笔，
我们写呀写，用尽了全力。
著作虽然已经那么多，
我们却还在空望着称誉而叹息。”①

---

① 伊·德米特里耶夫的讽刺诗《诽谤者》中的诗句。——译者

真可惜这些纸张啊！教授倒是应该写写自己的回忆录。他是个多么可敬爱的人物呀。你设想一下吧，一个退休的教授，这样一个老家伙，这样一个有学问的猴子……又有痛风、风湿性关节炎、偏头痛、由于羡慕和嫉妒得来的黄疸病……这个老猴子，住在他前妻的庄园里，而且是不得不住的，因为住在城里他就没有办法生活。可是，他心里虽然确实感到十分幸福，嘴里却还不断地抱怨。（激动地往下说）然而就想想他这一辈子里有多么运气吧！他是乡下教堂里一个小小的看管圣衣人的儿子。他开始是个神学校学生，学位一步步地提高，得到了种种头衔和大学的讲席。于是就成了“教授大人”了，接着，又成了一个政府要员的女婿，以及其他等等。虽然如此，这实在还不是重要的。倒是请想一想这个情形吧：他这个人，二十五年以来，一直在教授艺术，一直在写艺术论文，可是艺术是什么，他却连一点一滴也不懂。二十五年来，他一直都是摭拾别人的见解，在高谈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和其他类似的谬论。这么些年里，他所写的和所教的，整个都是读过书的人老早就知道了的，而没知识的人却又一点也不感兴趣。这就等于说，他整整讲了二十五年的废话。可是你看他又多么自以为了不起呀！多么装腔作势呀！现在，他这一退休，连一个鬼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啦。这是一个著名的无名之辈啊……他就这样把一个不应该得到的位置，占据了二十五年，可是，你看看他扬着头走路的样子，至少像个半仙呢……

阿斯特罗夫　可是，我敢说，你好像是在嫉妒啊！

沃伊尼茨基　一点也不错，我是在嫉妒！你看他在女人身上，有多么大的成功！任凭哪一个唐璜也不能夸口，说自己像他这

样成功。他的前妻，我的姐姐，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温柔、纯洁得像这片碧蓝的天空，满怀伟大崇高的感情，向她求婚的人，比他一辈子的学生还要多。可是她爱上了他，就像只有天使才能做到的那样，爱一个和自己同样纯洁、完美的生灵。我的母亲，直到今天，还是那样宠爱她这个女婿；现在甚至进而对他感到一种敬神似的畏惧。他这位第二个太太——你刚刚不是看见了吗，——是一个极美丽、极聪明的女人，居然不嫌他老，嫁给了他。她为他牺牲了自己的青春，自己的美貌，自己的自由和自己的成功。这是为什么呢？她在他身上发现了什么呢？

阿斯特罗夫　她对教授一直忠实吗？

沃伊尼茨基　很不幸，是这样。

阿斯特罗夫　怎么说是不幸的呢？

沃伊尼茨基　因为这种忠实是彻头彻尾靠不住的。这种忠实，全是花言巧语，然而，逻辑的必然性呢，可一点也没有。人都这么说，欺骗一个叫你厌恶的老丈夫，是不道德的。然而，故意窒息自己的青春和勃发的感情，却没有人认为这是道德的啊。

帖列金　（带着哭声）凡尼亚，我不喜欢听你说这类的话。要那样，可像什么样子了呢？……很显然，欺骗自己太太的，或者欺骗自己丈夫的，都是一个靠不住的人，都能够出卖他的祖国！

沃伊尼茨基　（不高兴）咳，你呀，住嘴吧，小蜜蜂窝！

帖列金　得让我说说，凡尼亚。我结婚的第二天，我的太太就跟她的情人跑了。这都是因为我的相貌配不上她。可是我并没有背弃我的天职。我一直还是那么爱她，我始终对她忠实，我尽我的力量帮助她，我牺牲了所有的一切，来教育她

跟她所爱的那个男人生下的孩子。我固然失去了自己的幸福，可是我却保持住了我的骄傲。然而她呢？她的青春和她的美貌，却遵照着大自然的不变的法则，在似水流年的风霜之下，都已经凋谢了，心爱的人也死了……她可保持住了些什么呢？

〔索尼雅和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上。稍停一会，玛丽雅·瓦西里耶夫娜出现，手里拿着一本书。她坐下，看书。出神地喝着端给她的茶。

索尼雅 （向她的奶妈，急急忙忙地）老妈妈，来了几个佃户。去看看他们有什么事。我来照顾茶好了。（倒茶）

〔奶妈下。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端着一杯茶，坐到秋千上去喝。

阿斯特罗夫 （向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我是来瞧你丈夫的，你给我写信，说他病得很厉害，说是犯了风湿症和别的什么病，可是，你看他却健康得很呀！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他昨天晚上觉得不舒服，说是两条腿疼，今天又没有什么了……

阿斯特罗夫 我可骑着马飞跑了三十里呀！说起来，又有什么关系呢，反正这也不是头一回啦！然而我既然来了，就在你们这儿住到明天吧，我要 quantum satis（“尽量地”——拉丁语）睡个够。

索尼雅 这是个好主意。你难得在我们家里过夜！我敢打赌，你准还没有吃饭呢。

阿斯特罗夫 对了，还没有。

索尼雅 好极了，你就跟我们一块儿吃吧。现在我们总是七点钟才开午饭。（把茶杯送到唇边）茶冷了。

帖列金 茶炉里水的温度早已经大大地降低了。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有什么关系呢,伊凡·伊凡诺维奇,咱们就喝凉的好了。

帖列金　对不住……我不叫伊凡·伊凡诺维奇,我叫伊里亚·伊里奇……伊里亚·伊里奇·帖列金,供你呼唤,或者,还可以像某些人那样,叫我"小蜜蜂窝",因为我脸上有麻子。我很荣幸地在洗礼盘上抱过索尼雅,[1]而教授大人,你这位丈夫呢,也跟我熟极了。我现在住在你们家,就在这座庄园里……你大概已经垂顾到,我是一直跟你们一起吃饭的了吧?

索尼雅　伊里亚·伊里奇帮了我们很多忙。他是我们一个很得力的人。(亲切地)教父,把你的茶杯递给我,我再给你斟点去。

玛丽雅·瓦西里耶夫娜　哎呀!

索尼雅　什么事呀,外婆?

玛丽雅·瓦西里耶夫娜　我忘记通知亚历山大了……瞧我的记性都跑到哪儿去啦?……我刚收到哈尔科夫寄来的一封信,巴维尔·阿列克塞耶维奇写的……他把他新出的小册子送给了我们……

阿斯特罗夫　有趣吗?

玛丽雅·瓦西里耶夫娜　有趣,只是有一点奇怪。他又反驳起他自己七年以前的主张来啦,你们就想想看。真是可怕呀!

沃伊尼茨基　这一点也没有什么可怕的。还是喝喝你的茶吧,妈妈。

---

① 东正教俗,婴儿出生以后,三天之内要施行洗礼,行礼时,在亲友中选定一位男性或女性长辈,由他(她)把婴儿抱到洗礼盘上。这个人便是婴儿的教父或教母。——译者

玛丽雅·瓦西里耶夫娜 可是我想谈谈我的意见！

沃伊尼茨基 我们发表意见，读小册子，已经有五十年了。现在该是打住的时候了。

玛丽雅·瓦西里耶夫娜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不欢喜听我说话。不要生我的气，Jean[①]，可是，我得说，最近这一年来，你变得叫我一点也不认识了……你从前可是一个很有主张、很清醒的人啊……

沃伊尼茨基 哈！要说那呀，是的。我从前是个清醒的人，可是清醒对谁也没有过什么用处……

〔停顿。

一个清醒的人！玩笑可真也不能开得再刻薄了！我现在四十七岁了，直到去年为止，我一直像你一样，用整套经院哲学，迷住自己的眼睛，故意不去正视生活。我还认为做得很不错呢。可是现在呀，你可真不知道啊！我把以往的光阴浪费得多么愚蠢啊，不然的话，我在现在这个岁数上已经没有能力再做的事情，早就都可以实现了，我一想到这里，就悔恨、愤怒得再也睡不着觉啦！

索尼雅 凡尼亚舅舅，这话多叫人难过啊！

玛丽雅·瓦西里耶夫娜 （向她的儿子）你似乎把错处都推在你过去的信仰上了……然而那些信仰一点也没有错处，错处只在你自己。你从来没有记住，光有主张没有用处，那只是些死字眼……你早就应该行动。

沃伊尼茨基 行动？世上谁也不是一架排字机器，谁也不能像你

① 法国儿童取名，以 Jean（让）、Jacques（雅克），所以这些名字变成了称呼一般儿童和伙伴的名词。俄国上流社会，知识分子喜欢说法国话，用法国名字，以此为高雅。——译者

那位 Herr Professor（“教授先生”——德语）[1]那样，成为一台 perpetuum mobile（“不朽的自动机器”——拉丁语）。

玛丽雅·瓦西里耶夫娜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索尼雅　（恳求地）外婆！凡尼亚舅舅！我求求你们啦！

沃伊尼茨基　好，我不说话！我不说话，我道一百个歉。

〔停顿。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今天天气多好啊……不顶热……

〔停顿。

沃伊尼茨基　刚好是上吊的天气……

〔帖列金调试着吉他。玛里娜唤着小鸡走过房子前边。

玛里娜　鸡儿，鸡儿，鸡儿……

索尼雅　佃户们有什么事？

玛里娜　还不是老一套。又是地都荒啦。鸡儿，鸡儿，鸡儿……

索尼雅　你叫哪一个呀？

玛里娜　小黑子领着它新孵的一群雏儿跑开啦……我怕叫老雕把它们给叼了去啊……（下）

〔帖列金弹着一段波尔卡舞曲。大家都默然听着。一个长工上。

长工　大夫在这儿吗？（向阿斯特罗夫）走吧，米哈伊尔·里沃维奇。有人来找你。

阿斯特罗夫　哪儿来的？

长工　打工厂来的。

阿斯特罗夫　（不高兴地）多谢了！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好走啦……（找他的帽子）多倒霉！叫他们都下……

---

[1] 德国人习惯把对方所有的头衔一起称呼出来，以表示尊敬。这里凡尼亚用了一个德国式的称呼，是含着讽刺意味的。——译者

索尼雅 这真叫人扫兴！……晚上再来吃晚饭吧。

阿斯特罗夫 不啦，谢谢。那恐怕太晚了，我就不能再来了……（向长工）你知道怎么办吗？我的朋友，那就给我弄杯伏特加来吧。

〔长工下。

不幸中的不幸啊……（找到了帽子）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某个剧本里，有一个人物，两撇胡子长得很大，可是智力挺小……嗯，这个人物呀，就是我。先生太太们，我告辞了……（向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如果你肯赏光和索菲雅·亚历山德罗夫娜一同到我那儿光临一次，我是很荣幸的。我的庄园很普通，只有三十亩左右，但是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我那儿那座模范的花园和那些苗圃，是你在这周围几百里地以内所找不到的。我的庄园，紧挨着皇家森林……那个护林官老了，总是生着病，所以，实际上管理那片森林的是我。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我早已经听说你是非常喜爱森林的。这当然是极其有用的一种事业了，不过那不妨碍你的正业吗？因为你究竟是一个医生啊。

阿斯特罗夫 只有上帝才知道，我们的正业，究竟在什么地方。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那至少有趣味吧？

阿斯特罗夫 是的。这是一种有趣味的工作。

沃伊尼茨基 （嘲笑地）非常有趣味啊！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向阿斯特罗夫）你还年轻呢。看上去也不过是……也就说是三十六、三十七岁的样子吧……所以我想这种事情不会像你所说的那样有趣。老是那么一片森林，我倒觉得有点单调。

索尼雅 不，那真有趣极了。米哈伊尔·里沃维奇每年都要种些

树木，他已经得到过一个铜质奖章和一张奖状呢。他尽力要叫现存的森林不再遭受任意的破坏。不过这一点让他自己跟你细说吧；你听了就会同意他的意见。他说，森林能使土地变得更美丽，能培养我们的美感，能够提高我们的灵魂。森林能减轻气候的严寒。在气候温和的国度里，人就不必耗费太多的精力去和大自然搏斗，所以那些地方的风土人情，就比较柔和，比较可爱。那里的居民是美丽的、灵巧的、敏感的，他们的言谈优雅，他们的动作大方。在那样的国度里，科学和艺术是绚烂的，人们的哲学是乐观的，男人对待女人是很有礼貌的……

沃伊尼茨基　（笑着）好哇，好哇！这些话确是很漂亮，然而很难叫人信服。（向阿斯特罗夫）因此，亲爱的朋友，还是准我照旧砍树来生我的火炉子，来盖我的牲口棚子吧。

阿斯特罗夫　取暖，你可以用土煤，盖牲口棚子呢，你可以用石头。即使退一步说，我承认你可以在必要的情形下去砍伐树木，但是为什么一定要毁掉森林呢？在俄国，森林经常遭受斧斤的摧残，树木已经减少了几十亿。野兽和禽鸟再也没有藏身之处，我们的河流也都日见涸竭，优美的风景一去不复返，这一切，都是由于居民没有足够的良知，又太懒惰，不肯弯一弯腰，从地底下去采取燃料。（向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不是这样吗，夫人？只有没开化的野人，才会把这么些美丽的东西，都烧在他的火炉子里，才会把我们没有能力再造的东西，都一齐毁坏啊。人类本来赋有智慧和创造力，足以增加他所要使用的财富，然而，直到目前为止，他们却只知道破坏而不去创造。于是森林越来越少，河流日见枯竭，禽兽绝迹，气候反常，我们的土地因此一天比一天丧失了它的美丽和财富。（向沃伊尼茨基）你用这种嘲

笑的神气看着我，好像我的话是无稽之谈，是吧？……实际上也很可能是我的想法有一点怪诞，然而，每当我走过我从斧斤之下解救出来的乡间森林的时候，或者，每当我听见我亲手所栽种的树木，簇叶迎风微微发出响声的时候，我就觉得气候确是有一点受我的支配了，我也觉得，如果一千年以后，人们生活得更幸福的话，那里边也许有我的一点菲薄的贡献吧。每当我栽种了一棵桦树之后，看见它接着发起绿来，随着微风摇摆，我的心里就充满了骄傲，我就觉得……（看见那个长工，给他用托盘端了伏特加来）总之……（喝酒）我该走了。当然，这些话实际上也许都不太重要。我告辞了。（向房子走去）

索尼雅　（挽着他的胳膊，送他）你什么时候再到我们这儿来呀？

阿斯特罗夫　这我一点也不知道……

索尼雅　又要等上一个月吗？……

〔阿斯特罗夫和索尼雅走进屋子。玛丽雅·瓦西里耶夫娜和帖列金仍然坐在桌旁。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和沃伊尼茨基向凉台走去。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你刚才又不像话了，伊凡·彼特罗维奇。你为什么要跟玛丽雅·瓦西里耶夫娜说 perpetuum mobile（“不朽的自动机器”），招她生气呢，而且，今天早晨吃早点的时候，你又和亚历山大争论起来了，你的气量多么小啊。

沃伊尼茨基　要是我恨他，可又怎么办呢？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你没有任何仇恨亚历山大的理由。他和我们大家都一样，无论如何总不比你坏。

沃伊尼茨基　你也不瞧瞧你自己。瞧瞧你的脸，瞧瞧你的举止……多么懒散，多么无精打采呀！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我是厌倦，我是烦闷啊。谁都攻击我的丈夫，谁都可怜我，说：这个可怜的小女人啊，嫁了这么一个老丈夫！啊！这种对我的怜惜，我可太懂得了！你还记得阿斯特罗夫的话吗？你们简直是疯了，你们毁坏森林，使得地面上不久就再也没有森林了。可是你们对于人类的灵魂，也是这样的做法呀，因为你们，这地面上不久就要再也找不到忠实、纯洁和自我牺牲了。如果一个女人不属于你们，你们为什么就不能冷静地看待她呢？啊，这位医生说得真对呀，这是因为你们个个都具有一种破坏的本性。你们无论对于森林，对于禽鸟，对于女人，对于人类，都一样地没有怜悯心哪。

沃伊尼茨基　这种哲学我一点也不喜欢。

〔停顿。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这位医生的脸色是紧张的，疲倦的。不过倒是不讨厌。看样子索尼雅很喜欢他。她爱上了他，这我是了解她的。自从我到这儿以后，他来过三次了，但是我胆小，我没敢跟他谈话，也没有照道理跟他寒暄几句。他一定会认为我的脾气不好。伊凡·彼特罗维奇，我觉得，为什么他和我都是你的这么好的朋友呢？就是因为，他和我，都是很烦闷的，都是不满意于生活的人啊。是的，确是很烦闷哪！不要这样看着我，我不喜欢这样。

沃伊尼茨基　如果我爱你，我能不这样看你吗？你是我的幸福，我的生命，我的青春！啊，我很知道，我差不多是绝对没有得到回报的运气的，我如果做那样的打算，可就是妄想了，但是，我所要求的，也只是请你允许我这样看着你，允许我听听你的声音啊……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说话声音低一点，会让人听见的！

〔他们向房子走去。

沃伊尼茨基 （跟在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身后）不要赶走我。让我跟你表表我的爱情，就已经是我的极大的幸福了……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这可叫人受不了呀……

〔他们走进屋子。帖列金拨着琴弦，弹起一支波尔卡舞曲。玛丽雅·瓦西里耶夫娜在小册子上写着批注。

——幕 落

第　二　幕

谢列勃里雅科夫家里的一间饭厅。夜间。花园里传来巡夜人的打更声。谢列勃里雅科夫靠着一扇敞开的窗口，坐在一张圈椅上打盹。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坐在他的旁边，也在打盹。

谢列勃里雅科夫　（惊醒）是谁？是你吗，索尼雅？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是我。

谢列勃里雅科夫　是你呀，列娜……我疼得厉害。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你的毯子都溜下来了。（给他重新把腿裹上）亚历山大，我去关上窗子吧。

谢列勃里雅科夫　不要，闷得很……刚才我半睡半醒的，梦见了我的左腿掉了。我觉得一阵扎心的疼，就疼醒了。不，这不是痛风病，恐怕是风湿性关节炎。几点钟了？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十二点二十分。

〔停顿。

谢列勃里雅科夫　不要忘记明天早晨到藏书室去找找巴丘什科夫的著作。我好像看见过。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你说什么？

谢列勃里雅科夫　一到明天早晨，就想法子找找巴丘什科夫的著作。我仿佛记得我们的藏书室里有。可是，我怎么觉得这

样喘不上气来呀？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你疲劳了。你这是连着两夜不能睡了。

谢列勃里雅科夫 听说屠格涅夫得的痛风病，后来变成了心绞痛。我真怕我的病也会变成这个样子。上了年纪，可真讨厌啊！可真该死啊。我一上了年纪，就连自己都讨厌起自己来了，所以，你们能有多么讨厌我，我想象得出来。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听你这样说，还叫人以为，你上了年纪，都是我们的错处呢。

谢列勃里雅科夫 可是讨厌我的，头一个就是你。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走开几步，坐到一旁去。

当然，你讨厌得对。我并不糊涂，我全明白。你年轻、美丽，身体又结实，你强烈地需要生活，而我是一个老头子，差不多是一个快死的人了。我说得不对吗？那么，你以为我不明白，我还这么非活下去不可，不是一件糊涂事吗？但是不要怕，我叫你们摆脱这个障碍的日子也就快啦。我也活不了多久了。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我可再也受不住了……看在老天爷的份上，住嘴吧。

谢列勃里雅科夫 要按着你们的话推测呢，你们都受不住了，你们都厌烦了，都因为我把你们的青春糟蹋了。幸福的，享受着生活的快乐的，只有我一个人。情形确是这样，对吧？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住嘴吧，你简直叫我忍耐不下去了！

谢列勃里雅科夫 当然了，我叫你们个个都忍耐不下去了。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含着泪）这真叫人受不了啊，你要我怎么样呢？你就说说吧！

谢列勃里雅科夫 一点也不怎么样。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那么就住嘴吧，我求你。

谢列勃里雅科夫　总得承认这是奇怪的吧：如果是伊凡·彼特罗维奇或者是玛丽雅·瓦西里耶夫娜那个老糊涂说话呢，大家就都听着，一点也没有不耐烦，然而，我只要一张嘴，就已经叫你们个个都感到不幸了。你们甚至连我的声音都受不住。好啦，就算是我招人讨厌，我自私，我强暴吧——然而，我到了老年，难道就没有稍微表现一点自私的权利吗？难道我不配吗？我究竟总还应该享受一个清静的晚年，应该受人尊敬的吧，你们不以为然吗，我问问你们？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没有一个人想否认你这些权利。

〔风吹得窗子嘎嘎地响。

起风了，我来把窗子关上。（关上窗子）马上就要下雨……没有人想否认你这些权利呀。

〔停顿。

〔巡夜人的打更声。他接着唱起一支歌来。

谢列勃里雅科夫　我把一生完全贡献给了科学，我一向所接触的，也只限于书房、课堂和优秀的同事，然而，不知道为什么，我竟会一下子掉到这样一座坟墓里来，所看见的只是些愚蠢的人，所听见的只是些琐碎无聊的话……我所要的是生活，我所爱的是成功、声望、到处热烈的欢迎，而我在这里呢，却像是一个被放逐的人啊。每时每刻，我都在痛苦地回想自己的过去，我都在遥望着别人的成功，我都在怕死……我已经再也受不住了！可是你们更拿我的年老来伤我的心！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稍微等一等，耐心一点好啦，再过五六年我也会老的。

〔索尼雅上。

索尼雅　爸爸，是你亲口叫我们派人去请阿斯特罗夫大夫的，可

是现在他来了，你又不肯见他了。这样做很不礼貌呀。我们白白麻烦了人家一趟……

谢列勃里雅科夫 我要你那位阿斯特罗夫有什么用啊？他所懂的医学，等于我所懂的天文学。

索尼雅 可是究竟也不能把整整一个医学院都请来，给你治这个痛风病啊。

谢列勃里雅科夫 无论如何，我不要见这个没有本领的人。

索尼雅 随你的便吧。（坐下）我无所谓。

谢列勃里雅科夫 几点钟了！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快一点了。

谢列勃里雅科夫 天气真闷啊……索尼雅，把桌子上那瓶药水递给我。

索尼雅 我马上拿给你。（把小玻璃瓶递给他）

谢列勃里雅科夫 （不高兴地）不是这个，什么事都不能求你们哪！

索尼雅 我请你不要跟人找别扭。有些人也许喜欢这个，可是我呀，不要跟我这样耍性子吧。饶了我吧。而且我也没有那么多工夫，我一大清早就得起来，现在正是割麦子的时候。

〔沃伊尼茨基上。他穿着长睡衣，手里拿着一支蜡烛。

沃伊尼茨基 暴风雨就要来了。

〔一道闪光照亮了窗子。

你们看，是吧！叶列娜和索尼雅，你们两个都睡去吧，我是来替换你们的。

谢列勃里雅科夫 （害怕）不，不，不要丢下我一个人跟他在一块儿。他的议论会把我说昏了的。

沃伊尼茨基 可也得叫她们休息一下呀，她们一连两夜没有睡觉了。

谢列勃里雅科夫　叫她们睡她们的去，可是你也走开，你走开。我谢谢你，可是我恳求你，也走开。看在咱们过去友谊的份上，不要坚持吧。要争论咱们也留到以后吧。

沃伊尼茨基　（带着冷笑）咱们过去的友谊……过去的……

索尼雅　别说了吧，凡尼亚舅舅。

谢列勃里雅科夫　（向他的太太）亲爱的，不要丢下我一个人跟他在一起。我受不了他那长篇大论！

沃伊尼茨基　这话简直滑稽，说真的。

〔玛里娜拿着一支蜡烛上。

索尼雅　你睡去，老妈妈，不早了。

玛里娜　桌子上的东西还没有收拾呢。还没到睡觉的时候。

谢列勃里雅科夫　谁都不睡觉，个个都累得精疲力尽，享福的只有我一个人啊！

玛里娜　（走到谢列勃里雅科夫跟前，慈爱地）你腿疼吗，我的老爷子？我也是，我这两条老腿，也疼得很哪。（给他裹好毯子）你这病可得了好久了。过世的维拉·彼特罗夫娜，索尼雅她妈，有时候整夜整夜的不能睡觉。她为你可真着了不少的急呀……她真爱你呀，那个可怜的……

〔停顿。

上年纪的人就跟小孩子一样。他们很喜欢别人可怜可怜自己，可是偏偏谁也不关心他们。（吻吻谢列勃里雅科夫的肩）咱们走吧，我的老爷子，你躺下睡觉吧，我的可怜的人……等我给你泡点菩提叶①，等我给你暖暖这两只可怜的脚……等我给你祷告祷告上帝。

谢列勃里雅科夫　（受感动）咱们走吧，玛里娜。

① 菩提叶是镇定神经的饮料，在欧洲，有些人喝菩提叶茶。——译者

玛里娜　啊！看我这两条可怜的腿呀，可说我这两条可怜的腿呀！（索尼雅帮着她搀扶他走）当年维拉·彼特罗夫娜是怎么发愁，怎么不住地哭，我还记得很清楚呢……我的小索尼雅呀，你那个时候还挺小，还是糊里糊涂的呢……走吧，走吧，我的老爷子。

〔谢列勃里雅科夫，索尼雅和玛里娜走出去。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我可叫他给累坏了，累得简直都快站不住了。

沃伊尼茨基　你的痛苦是他给的，可是我呢，我的痛苦是自己找的。我这是一连三夜没有睡了。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我们这个家里，谁跟谁都弄得很不和睦。你母亲除了这位教授和她的小册子，对谁都不能容忍。我们这位亲爱的老师呢，性情不好，他又不信任我，又怕你。索尼雅生她父亲的气，也生我的气，她已经有两个星期没有跟我说话了。你呢，你恨我的丈夫，又公然瞧不起你的母亲，最后，再说到我吧，我气得浑身都觉着要往外冒火，从今天早晨起，我已经哭了二十来次了……不行，这个家里的空气，对我可太没有意义了。

沃伊尼茨基　何苦来这么一大套哲学呢！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伊凡·彼特罗维奇，你是聪明的，有知识的，你总应该懂得：如果世界遭受灾祸，那并不是因为有强盗，也不是因为发生火灾，而是因为有仇恨，因为彼此不和，为了种种小事而争吵不休……你早就该劝劝大家和睦，不应当这样嘟嘟囔囔地抱怨。

沃伊尼茨基　可是你先劝劝我，叫我跟我自己和睦起来吧！我的亲爱的……（吻她的手）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放开手！（把手抽回去）走开！

沃伊尼茨基　转眼就要下雨了，整个大自然就要重新发绿、重新活起来了。只有我一个人，是不会被暴风雨振作起精神来的。我无可挽救地浪费了自己的一生，这种想法，就像一块沉重的石头，日夜地压着我。我的过去是毫无意义的，过去，我已经在一些琐碎无聊的事情上给糟蹋了，现在呢，又是这样矛盾得可怕。我的生活和我的爱情，都是这个样子。它们有什么意义呢？我拿它们怎么办呢？我的爱情像一道阳光误入了隧道似地被糟蹋了，我糟蹋了我自己。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你跟我谈你的爱情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脑子里是空的，不知道回答你什么。原谅我吧，我没有一句话能跟你说。（*做了一个要走的动作*）晚安。

沃伊尼茨基　（*拦住她的去路*）我真恨不得让你知道知道，我一想到，在这同一所房子里，就在我的身边，另外还有一个人的生活——你的生活——也是这么被糟蹋着，我就多么痛苦啊。你在等待什么呢？是什么该死的哲学把你束缚住了呢？可是你得明白……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紧瞪着他*）伊凡·彼特罗维奇，你喝醉啦！

沃伊尼茨基　也许是……这很可能……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大夫在哪儿？

沃伊尼茨基　在我屋里，他在我屋里睡。啊，是呀，这很可能……实际上，什么都是可能的啊……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你今天又喝酒了，你为什么要这样呢？

沃伊尼茨基　我觉得这样才像个生活的样子……不要拦我喝酒，叶列娜。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你以前并不喝酒，我也从来没有看见过你这样不谨慎……去睡觉吧，你烦死我了。

沃伊尼茨基 （吻她的手）我的亲爱的……我的爱！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不耐烦地）放开手。这实在叫人恶心。（躲出去）

沃伊尼茨基 （一个人）她走了……

〔停顿。

十年前，我有时在我去世的姐姐家里遇见她。那时候她才十七岁，我三十七。我当时为什么不爱上她呢，我为什么不向她求婚呢？那是多么可能啊，到现在，她不就是我的太太了吗……要是那样啊……就像刚才吧，我们两个人一定都会叫这场暴风雨给惊醒了的；她一定会被雷声吓坏，缩成一团，紧紧地靠着我，我也一定会把她搂得很紧，小着声音跟她说："什么也不要怕，有我在这儿啦。"多么幸福的情景啊！我就这么想一想都会愉快得笑出来的……然而，我的上帝啊，我的思路可都乱啦……我为什么老下来了呢？为什么她不了解我呢？她的言辞无非是宣扬懒惰，她那些关于人生目的的想法，也都是不严肃的、懒散的，——这一切又都使我非常厌恶啊。

〔停顿。

我受了多大的骗啊！这个教授，这个叫痛风病弄得腿脚不灵的木偶，我从前可真拿他当成我的偶像啊。我为了他，牛马一般的工作过！索尼雅和我，我们在这片产业上，尽了我们一切能力挤出钱来；我们像两个穷苦的农民似的，在卖亚麻油、干豆子和干奶酪的价钱上，连一个小钱都要讨讨价还还价。我们自己省吃俭用，一分一厘地积蓄起来，凑成整千整万的卢布送给他。我把他和他的学问引为自己的骄傲。我把他看得高于一切，他所写的，他所说的，我都认为是有天才的……可是现在呢，我的上帝啊！现在他退休了，咱们可

以给他的一生算个总账了：他的著作，没有一行会流传后世，他无声无臭，他是一个十足的废物。原来是一个胰子泡儿啊，我明白我是受骗了，叫他骗得多可怜哪……

〔阿斯特罗夫上，他微微有点醉意，穿着上衣，但是没有穿背心，也没有系领带。帖列金跟在他身后，拿着一把吉他上。

阿斯特罗夫 弹！

帖列金 可是大家全睡了哇！

阿斯特罗夫 我叫你弹！

〔帖列金轻轻地弹了几声。

（向沃伊尼茨基）就你一个人？没有女人吧？（两手叉着腰，低声唱）"这是我的茅屋，这是我的家，然而我却没有地方能睡下……"我是叫暴风雨给吵醒的。好一场大雨啊。大概几点钟了？

沃伊尼茨基 谁知道呢！

阿斯特罗夫 刚才我仿佛听见了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的声音。

沃伊尼茨基 她刚刚离开我。

阿斯特罗夫 真是一个绝色的女人啊。（仔细看桌上那些小玻璃瓶子）都是药水。简直成了一个药品陈列馆了！有哈尔科夫的，有莫斯科的，有图拉的……他拖着他的痛风病，把所有的城市都走遍了。他是真有病呢，还是装病呢？

沃伊尼茨基 他确实有病。

〔停顿。

阿斯特罗夫 你今天神色愁闷，是关心教授的缘故吧？

沃伊尼茨基 叫我清静会儿吧。

阿斯特罗夫 或者，也许是因为爱上他的太太吧？

沃伊尼茨基 她是我的朋友。

阿斯特罗夫 怎么，已经……？

沃伊尼茨基 “已经”是什么意思？

阿斯特罗夫 一个女人，不连续经过这几个阶段，就不能变成你的朋友：最初是熟人，随后是情妇，最后是朋友。

沃伊尼茨基 这种议论很庸俗。

阿斯特罗夫 怎么？也对……必须承认，我确实变得庸俗不堪了。你看，我还喝醉了呢。我平日只是每个月才喝醉一次，可是一喝醉，我的脸皮就厚起来了，就极其横蛮起来。我一醉就什么也不算一回事了。我喝醉的时候，就会答应人家做最困难的手术，而且能够做得非常成功。我喝醉的时候，就能编造出规模最大的未来计划来。我喝醉的时候，就再也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可怜的怪人了，就相信自己确实是人类的一个伟大的造福者了！在我喝醉了的时候，我就有了我自己的哲学观点，我就觉得你们都是微不足道的，都像细菌那样渺小了。（向帖列金）弹啊，小蜜蜂窝！

帖列金 我非常愿意让你满意，可是你得明白，房子里个个都睡了。

阿斯特罗夫 弹！

〔帖列金轻轻地弹。

要是再喝一点酒可不坏。来吧，我记得好像我们还剩下点白兰地，天一亮，我们马上就到我家去，你愿意吗？我有一个护士，他从来不说“你愿意吗”，总是说“你愿依吗”？这个人真是个可笑的家伙。那么，你愿依吗？（看见刚刚出现的索尼雅）对不住，我去打上领带去。（急忙退出，帖列金随着他下）

索尼雅 凡尼亚舅舅，你又和医生喝酒了。你们真是多么好的一对朋友呀！他呢，喝酒原本是他的老毛病，可是你呢，你为什么要喝酒呢？这对于你的岁数可一点也不相当啊。

沃伊尼茨基　我的岁数和这个毫不相干。我既然放过了生活，什么都没有啦，我就只好生活在梦幻里了。

索尼雅　我们的干草全收割了，连天下雨，都烂了，可是你还在这儿忙着做梦！你不再关心这片产业了。我不得不什么都自己干，我可支持不下去了……（一惊）舅舅，你怎么流泪了！

沃伊尼茨基　流泪？一点也没有哇……咳，我这也是糊涂……我看见你这种眼神，就想起你死去的母亲来了，我的亲爱的……（热情地吻她的手和脸）我的姐姐，我的亲爱的姐姐……她现在在哪儿啦？她要是知道啊，啊，她要是知道啊！

索尼雅　她要是知道什么？

沃伊尼茨基　我心里难受，我觉得这有点可怕。不过不要紧……这我以后再跟你说吧……不要紧……我要出去一会儿。（下）

索尼雅　（敲一道门）米哈伊尔·里沃维奇！你没有睡吧？只耽误你一分钟。

阿斯特罗夫　（在门内）马上来！（稍过一会儿，他走出来，已经穿上背心，打上领带了）有什么事要我做吗？

索尼雅　如果你不讨厌酒，就请你自己喝喝好啦，但是我请求你，不要叫我舅舅喝，这对他的身体不好。

阿斯特罗夫　好吧，我们以后不再喝了。

〔停顿。

而且我马上就要走。这是决定了的。车一套好，天也就亮了。

索尼雅　可是下着雨呢，等到天亮以后再走吧。

阿斯特罗夫　暴风雨已经过去了，它不会把我浇得透湿的。我必须走，我请求你，以后不要再为你的父亲去叫我了。我对他说，他得的是痛风病，他却非说是风湿病不可。我嘱咐他躺

在床上，他却一定要老坐在椅子上。今天他甚至不肯见我了。

索尼雅 都是大家把他惯坏了。（*往碗橱里看*）你想吃一点东西吗？

阿斯特罗夫 说真的，我真想吃。

索尼雅 我很喜欢在夜间吃点东西。我想食品橱里一定还剩下点什么东西。据说我父亲在女人身上一向很成功，都是这种事情把他惯坏的。这儿有点干奶酪。

〔*他们两个人都站在食品橱旁边吃。*

阿斯特罗夫 今天我什么东西也没有吃，光喝酒。你父亲的性情真难接近。（*从食品橱里取出一瓶酒来*）可以吗？（*喝了一杯*）现在只有咱们两个人，咱们可以坦白地谈一谈了。你知道，我觉得我在你们家里，就连一个月都活不下去，我受不住这里的这种空气……你的父亲只惦着他的痛风病和他的书，你的凡尼亚舅舅，整天是那种忧郁病，你的外婆，最后，还有你的后母……

索尼雅 你对她又有什么可非难的呢？

阿斯特罗夫 一个人，只有他身上的一切——他的容貌，他的衣服，他的灵魂和他的思想——全是美的，才能算作完美。她长得美，这我同意，但是……但是，她只懂得吃，睡，散步，只懂得用她的美来迷人。她一点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责任，都是要别人为她工作……不是这样吗？然而，闲散的生活是没有一点高贵之处的。

〔*停顿。*

也可能我实在是太严格了。我像你的凡尼亚舅舅一样，也是对生活不满意。所以才使得我们两个人都好嘟囔抱怨。

索尼雅 怎么，生活叫你不满意吗？

阿斯特罗夫 原则上，我是爱生活的，然而我们现在所过的这种

生活，我可不能忍受。这种琐碎无聊的、内地的生活，我从整个心眼里都瞧不起它。至于我，至于我个人的生活，我可以向你很肯定地说，是一点也没有什么美好的地方的。你也许已经注意到了，当一个人在深夜穿过森林的时候，只要能看见远远有一道小小的光亮引导着他，他就会忘了疲乏，忘了黑暗，连扫到他脸上的树枝也都不觉得了……在这一带地方，我比谁都工作得多，这是你很清楚的，命运不断地鞭挞着我，我有时候痛苦得无法忍受，我看不见能够引导我的光亮。我自己再也没有什么可希望的了，我也不爱别人了……我老早就一个人也不爱了。

索尼雅　真的吗，一个人也不爱了吗？

阿斯特罗夫　一个人也不。只有你的老奶妈，我对她还觉得有那么一点感情，因为她在我心里唤起一些回忆。农民们都是一模一样，没有教养，肮脏；这一带有知识的人们呢，我也找不到可以和他们相通之处。他们叫我厌倦。我们那些好朋友们，个个的思想或者情感都没有一点深度，眼光都看不到自己鼻尖以外的东西。他们简直是知识浅薄啊。至于那些比较有知识的、超出一般人之上的人们，又都是些神经病患者，成天去作精神分析，成天追念过去……他们永远是呻吟叹息，而且，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也差不多都是病态的，他们互相埋怨，互相仇恨，互相诽谤，对于新来的人，侧目而视，而且判定说："哎呀！这个人哪，他的精神错乱了！"或者还要说："这不过是一个说大话的人罢了！"当他们不知道在我的头上贴个什么标签好的时候，就宣扬说："这个人古怪得很，古怪得很！"我爱森林——他们认为这是很奇怪的；我不吃肉——这叫他们觉得更可怀疑了。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在人对大自然的感情上，那种天真、纯洁、坦白，都没有

了……没有了！（还想喝酒）

索尼雅 （阻止他）我请求你，我恳求你，不要再喝了。

阿斯特罗夫 为什么？

索尼雅 这对你太不合适！你温雅，你的声音又那么柔和……我甚至都得说，在我所认识的人们里面，你是特别美的。那么，你为什么要把自己弄成那些喝酒、打牌的普通人的样子呢？啊，我恳求你，戒了酒吧！你时常反复地说，人们不去创造，却在毁灭上帝所赐给他们的东西。那么，为什么，为什么你自己却毁灭自己呢？不要这样做，我求你，我恳求你。

阿斯特罗夫 （向她伸出手去）我不再喝了。

索尼雅 可得言而有信。

阿斯特罗夫 一言为定。

索尼雅 （用力握着他的手）谢谢。

阿斯特罗夫 过去了！我的酒意已经过去了。你看，我的头脑又清醒起来了，我会一直清醒到我最后一天的。（看了一眼自己的表）我不是总这么说吗：我把我的好年月白白放过去了，现在太晚了……我老了，我工作得太过度了，我变得庸俗烦琐了，我的感情也都磨得迟钝了，所以我觉得我心里再也不会真正地一往情深了。我谁也不爱，而且……我将来再也不会爱上谁。只有美还能吸引我一下。我觉得，比如说吧，如果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愿意的话，她倒是还可以叫我的头脑只昏上一天……然而那也不是爱，不是真正的一往情深……（用一只手遮住眼睛，打了一个寒颤）

索尼雅 你怎么了？

阿斯特罗夫 没有什么……在大斋戒期里，一个病人用了我的麻药死了。

索尼雅　不要再去想它了。

〔停顿。

告诉告诉我，米哈伊尔·里沃维奇……如果我有一个女朋友或者一个妹妹，同时如果你也知道她是……比如说，她是爱你的，那你怎么办呢？

阿斯特罗夫　（耸耸肩）我一点也不知道；确实是一点也不知道怎么办。我只有叫她明白我不能爱她……同时，我现在也没有心思想这个。如果我想走，可到了走的时候了。再见吧，亲爱的小姐，再谈下去，就是谈到天亮也谈不完啊。（握她的手）如果你允许，我想穿过客厅走了，我怕你舅舅把我留住。（下）

索尼雅　（一个人）他什么话也没有对我说……他的灵魂里和他的心里，都是怎样的情形，我一点也不知道。然而为什么我又觉得这样幸福呢？（幸福得笑起来）我跟他说——而且说得非常恰当——你温雅，心灵高尚，你的声音那么柔和……他的声音发着颤，叫人觉着安慰……到现在我觉得仿佛他还在我旁边说话呢。我跟他提到有一个妹妹的话，他没有听懂……（用力拧着自己的两只胳膊）啊！我的上帝啊，我为什么长得不美呢？自己要是知道自己丑，真是可怕呀。而我确是知道自己丑的啊……上星期天，我从礼拜堂回来，无意中听见了人家谈到我的一段话，一个女人说："多可惜呀，她的心地那么善良，灵魂那么高尚，竟会长得那么丑。"……丑……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上。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打开窗子）暴风雨过去了，多么新鲜的空气呀！

〔停顿。

医生呢?

索尼雅 走了。

〔停顿。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索菲!

索尼雅 干什么?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你对我这种冷淡的态度,还要继续到几时呀?咱们谁也没有对不住谁的地方。为什么当仇人呢?咱们打住吧,你愿意吗……

索尼雅 我自己老早就愿意了……(吻她)咱们不再赌气了吧。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这才算对呢。

〔两个人都受了感动。

索尼雅 父亲已经睡了?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没有,他在客厅呢……整整好几个礼拜了,咱们谁也没有理过谁一句,为什么呢?那只有上帝知道了,其实啊……(发现食品橱开着)这是怎么一回事?

索尼雅 是米哈伊尔·里沃维奇在这儿吃的晚饭。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这儿有一瓶子酒……为咱们的友谊干干杯吧。

索尼雅 那可再好不过了。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共喝一杯。(斟上一杯酒)这样好些。那么,咱们以后可就称呼你我的了①?

---

① 俄罗斯的社会习惯:除去家属、至亲、爱人、好友、或对用人和小孩称呼“你”以外,一般朋友之间,通常互相尊称为“您”。按旧风俗,如果一对朋友的友谊,已经发展到知己的程度,就互相拥抱,接吻,共饮一杯酒,以后便互相称“你”。倘若不经过这种仪式,突然称对方为“你”,是很不礼貌的。叶列娜和索尼雅在这段戏以前,是互相称“您”的,以后便互相称“你”了。——译者

索尼雅　当然喽。

〔她们喝酒，相吻。

我老早就想跟你讲和啦，可是要跟你说出口来，又觉得怪难为情的。（哭泣）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你为什么哭起来啦？

索尼雅　没有什么，这一阵儿就过去啦。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得啦，够了，够了……（自己也哭起来）小坏东西，你招得我也哭起来了……

〔停顿。

你认为我是为了利害关系才嫁给你父亲的，所以你才生我的气……可是如果你能相信我发的誓，我就可以跟你赌个咒，我是为了爱情结的婚。是你父亲那种学者的光荣，和那么大的名望，把我给迷惑了的。自然，这也不能算是真正的爱情，只是我自己的兴奋过度罢了，不过当时我自己觉得确是真爱嘛。要处罚我可是不公平的，我没有过失。只是从我结婚的当天起，我就已经觉着你那种充满了怀疑的眼光在压迫着我了！

索尼雅　够了，住嘴，住嘴吧！咱们把这一切都忘了吧。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我不愿意看见你眼睛里再有那种表情，这和你不相称。你应当放心别人，要不这样生活可就太苦啦。

〔停顿。

索尼雅　像个好朋友似的，坦白地跟我说一说……你幸福吗？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不。

索尼雅　这我早知道。再问你一个问题。真心回答我。你不觉得倒是情愿嫁一个年轻的丈夫吗？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看你多么像个孩子！当然，我是那么觉

得。(笑)好吧,接着盘问吧,问吧……

索尼雅 你喜欢这位医生吗?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对了,很喜欢。

索尼雅 (笑)你一定觉得我很愚蠢,是吧?他已经走了,可我还总听得见他的脚步和他说话的声音,我望着这道沉浸在黑暗里的窗子,可是我还觉得清清楚楚地看见了他的容貌。让我跟你叙说叙说吧……可是我不好意思大声说出来。到我屋里去,咱们好好谈谈去。你觉得我愚蠢,承认吧?……跟我谈谈他吧……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你要我跟你谈他什么呢?

索尼雅 他聪明……他什么都懂,什么都会……他能治病人,又能培植森林……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问题不在于森林和医疗……你得明白,我的亲爱的,他是有才能的!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这就是说,他意志坚强,想象丰富,心胸开阔……哪怕他刚刚种下了一棵树秧子,就已经想象到这棵树在一千年以后的样子了;他已经就在梦想着全人类的幸福了。像这样的人,是少有的。应当爱这种人……他喝酒,有时候有一点粗鲁,……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在俄罗斯,有才能的人,从来都不免带些缺点。只要想想这位医生,他所过的是什么生活吧!公路上的厚烂泥,寒冷,大风雪,跑来跑去的长路途,没教养的老百姓的那种粗野,到处的贫穷,各种各样的疾病。一个人在这样的环境里,一天接着一天地工作着,挣扎着,到了四十岁还居然能保持着自己的纯洁和清醒,可真是太不容易啦……(吻她)我衷心祝你幸福。你是该当享受这种幸福的……(站起来)而我呢,我不过是一个讨人厌的、插曲式的人物……无论作为音乐家,无论作为太太,我

一直到处都不过是一个插曲式的人物啊。其实呢，如果稍微想一想，我是非常、非常不幸的呀！（激动地走来走去）我永远也不会幸福了！你为什么笑哇？

索尼雅　（用手遮着脸笑）我多么幸福，多么幸福啊！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我很想弹弹钢琴……我很想弹个什么曲子。

索尼雅　弹吧。（用两只胳膊搂着她）我兴奋得睡不着了……弹呀！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等一会儿。你的父亲睡不着觉，而且他生病的时候，就觉得音乐刺激。去，问问他去。如果他答应，我就弹。问问他去。

索尼雅　我这就去。（下）

〔花园里传来巡夜人的打更声。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我好久没有弹过琴了。我要弹一弹，我要像个傻孩子似地哭一哭。（向窗外）是你吗，耶非姆？

〔更夫的声音："是，是我。"

不要敲了！先生不舒服。

〔更夫的声音："我就走开！（轻轻地吹着口哨）噢，梅多尔，菲诺德①这边儿来！"

〔停顿。

索尼雅　（回来）他不答应。

——幕　落

① 均系狗名。——译者

第三幕

谢列勃里雅科夫家的一间客厅。左右各有门，背景处，正中是第三道门。下午。沃伊尼茨基和索尼雅坐着，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沉思着在来回地散步。

沃伊尼茨基 Herr Professor（“教授先生”）表示了一个愿望，要我们一点钟都在这间客厅里聚齐了见他。（看了一眼自己的表）差一刻一点。他是想把他思考的果实，传授给人类啊。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一定是一件重大的事情。

沃伊尼茨基 重大的事情他就从来没有操心过。他尽写些废话，不断地发着怨言，成天表现着嫉妒。如此而已。

索尼雅 （申斥的口气）我的舅舅！

沃伊尼茨基 好吧，好吧，我收回我的话。（指着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看看她走路的样子！就连她散步时候的一举一动，都透着一股懒洋洋的、漠不关心的味道。真迷人！太迷人啦！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难道你嘟囔了一整天还不够吗？（悲哀的声音）可把我烦闷死了，我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可做啊。

索尼雅 （耸着肩）想做多少工作，就有多少，只要肯去做。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比如说呢？

索尼雅 管管这份产业，教教老百姓，照顾照顾病人。还有，我怎

么说呢?比如,爸爸和你,你们没来以前,我就常和凡尼亚舅舅到市集上卖面粉去。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那我可不会做。我对那也不感兴趣。只有小说里的人物,才去给老百姓教书、服侍病人呢。如果我突然决定去干那个,倒恐怕是件奇怪的事了。

索尼雅　在我,我可不能明白,为什么一个人不该给老百姓教教书、服侍服侍病人呢?不过你稍微等一等看吧,你不久也会那样做的。(*吻她*)不要烦闷吧,我的亲爱的。(*笑*)你烦闷,你没有事可做,可是你知道懒惰和闲散是有传染性的吗?你留意到了没有?——凡尼亚舅舅什么事情也不做了,只像个影子似地追着你跑。我自己也把什么正事都撂在一边,尽跑来找你闲谈了。我已经传染上你的闲散病了。这位米哈伊尔·里沃维奇大夫呢,以前很少来看我们,要他来,总得求了又求,即或来,也不过一个月来一次,可是现在呢,他每天都来,他已经把他的森林和医疗荒废了。你真好比一个巫婆啊,说真的。

沃伊尼茨基　你们这真叫自找烦恼啊!(*急速地*)我的亲爱的,我的最美丽的,请你放明白一次吧!你的血管里既然有美人鱼①的血,那么由着你自己去做一个美人鱼就对啦!一辈子里至少也得有一次露露本性呀!随便跟哪个牧神②去尽情恋爱一次吧,投到恋爱的冒险里去,也叫你那位 Herr Professor(“*教授先生*”)和我们大家,都惊讶得目瞪口呆一下

① 亦译作水仙,是日尔曼系和斯堪的纳维亚系神话中的女妖。——译者

② 罗马神话里的牧羊神,下身生毛,头上有角,长着两只羊腿。常常和希腊神话里的潘神被人混用。潘神是女仙德里奥帕的儿子,平时在山林间跳跃,并用自己创制的牧笛,调节山林女神和水仙们的舞蹈。——译者

吧。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发怒）不要跟我说了！你这够多么残酷啊！（装作要走的样子）

沃伊尼茨基 （扯住她）看看你，看看你，我的美人，原谅我吧……我向你道歉。（吻她的手）咱们讲和吧。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你得承认，就是一个天使也会耐不住性子的。

沃伊尼茨基 等我跑去拿一把玫瑰花来，作为我们讲和和亲近的证明。我今天早晨就把花给你预备好了……是一些非常好看的秋玫瑰，使人感到忧郁的玫瑰……（下）

索尼雅 一些非常好看的秋玫瑰，使人感到忧郁的玫瑰……

〔两个人望着窗外。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现在已经是九月了。谁知道冬天又会给咱们带来什么情形呢？

〔停顿。

医生呢？

索尼雅 他在凡尼亚舅舅的卧房里。正写着东西呢。凡尼亚舅舅现在不在家，这正称我的心。我早就想跟你谈谈了。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谈什么呢？

索尼雅 你猜不出来吗？（把头伏在她的胸上）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得啦，镇静一些，瞧瞧你……（用手抚摸她的头发）镇静一下。

索尼雅 我长得难看。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你的头发可长得非常好看啊。

索尼雅 不！（转过头去，向镜子里看了一眼）大家对长得丑的女人，总是这么说的："你的眼睛太可爱了，你的头发非常好看啊！……"我爱他已经有六年了，我爱他超过爱我的母亲。我

觉得时时刻刻都听见他的声音，感觉到他和我的握手。我的眼睛总盯着门口，我永远在等待着：我觉得他随时都要走进来。你没有看出来吗，我一有机会就跑来跟你谈他？现在他每天都到这儿来，可是他一眼也不看我，也不注意我……我痛苦极了！我一点希望也没有哇，一点也没有！（绝望的声音）啊，我的上帝，给我点力量吧……我整夜祷告……我时常去接近他，我找着话跟他说，我盯着他的眼睛看……我丧失了所有的自尊心，我再也没有力量抑制自己了……昨天，我把我的心思告诉了凡尼亚舅舅……仆人们个个都知道这件事。谁都知道了。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他呢？

索尼雅　他连注意都不注意我啊。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沉思一下）这个人可古怪……这么办，我去跟他谈谈。我会暗示他，跟他巧妙地谈的……

〔停顿。

是啊，这么不明不白的，要到什么时候呢？等我跟他谈谈去。

〔索尼雅点头表示同意。

这是个顶好的办法啦。这样就不难知道他是不是爱你。不要担心，亲爱的……一点也不要害怕。我会很巧妙地探听他，甚至都不会叫他觉得出来。咱们得先知道他究竟爱不爱。

〔停顿。

如果不爱，那就请他再也不要到咱们这儿来了。不对吗？

〔索尼雅点头表示同意。

自己所爱的人不在眼前，痛苦还少一些。为什么要拖延呢？我们马上就去问问他……他本来说是要叫我看几张图

的……你去告诉他，说我在这儿等着他呢。

索尼雅 （很感动）你会把实情都告诉我吧？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那当然喽。我觉得无论实情怎么样，总比这么不明不白的好受得多。你把这件事交给我好啦，亲爱的。

索尼雅 好，我就说你想看看他那些图……（走了几步，又在门口停住）不，究竟还是不明不白的好些……至少你还能抱着希望呀……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你说什么？

索尼雅 没说什么，没什么。（下）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一个人）再坏也莫过于知道了一个人的秘密，而对她又丝毫无能为力的了。（沉思）他不爱她。这很清楚。可是，说实话，他又为什么不可以娶她呢？她确是不美，然而要做一个乡下医生的太太，也总算是十全十美的呀，特别是配他这么一个年纪。她有知识，又这么善良，这么纯洁……咳。我说的全是糊涂话……

〔停顿。

这个可怜的女孩子啊，我真是了解她呀！她活在周围这些平庸的、不足道的悲惨人物们中间，确是烦闷得可怕啊，她所听见的，只是些淡而无味的言语，她周围的人们所谈的只是吃、喝、睡。恰好这时来了他这么一个人，那么与众不同，那么美，那么有趣，那么吸引人。他每次的来临，都消除了她生活里的单调，就像东升的月亮，闪着越来越强的光芒，赶走了黑暗一样。在这样一个男人的魔力之下，当然会倾倒，会忘掉一切啊……就连我自己也都觉得有一点爱上了他呢。可不是，不看见他，我就烦闷，你看我，一想到他就笑了……凡尼亚舅舅说我的血管里有美人鱼的血。“一辈子里至少也

得有一次露露本性……"谁知道呢？他的话也许对……像一只醉心于自由的鸟那样高飞吧，再也不要碰见你们这些睡意昏沉的脸，再也听不见你们这些闲谈吧，连你们的存在都忘记吧……可是，我怯懦，没有那种胆量……要那样，我的良心一定会责备自己的……他每天来，我猜得出来那是为什么，这我就已经觉得是自己的过失了。我已经准备要跪在索尼雅的脚下，去求她原谅，去哭了……

阿斯特罗夫　（手里拿着一张地图出现）日安，夫人。（和她握手）你想看看我画的图吗？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是你昨天答应给我看看的……现在你有空吗？

阿斯特罗夫　啊，当然喽。（把地图在桌上展开，用按钉按住）你是生在哪里的？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帮着钉地图）彼得堡。

阿斯特罗夫　你在哪里读的书？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在音乐院。

阿斯特罗夫　那么，这一定是不能叫你感到兴趣的了。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为什么？乡下的情形我不懂，倒是真的，可是我也读到过不少啊。

阿斯特罗夫　我在你们这儿摆了一张画图桌……就在伊凡·彼特罗维奇的卧房里。每逢我疲乏得受不住了、头脑整个迟钝了的时候，我就放下一切，躲到你们家来，花上一两个钟头，作作这种消遣……伊凡·彼特罗维奇和索菲雅·亚历山德罗夫娜一边算他们的账，我就坐在他们旁边，在我自己的桌子上，一边涂抹起来——这样，我就在一种温柔的安静中，得到了休息。天气晴和，寂静，一只蟋蟀在墙角唱着。可是这种乐趣，我也不是叫自己常常享受的，不过一个月一

次……（指图形）请你看一看。这张图是我们这个地区五十年以前的样子。森林是用深浅的绿颜色画的，你会注意到，地面有一半都遮满了密匝匝的森林。在用许多细斜的红线条标出阴影的地方，都出产野鹿和狍子……凡是有动物和植物特产的地方，我都标出来了。这儿，你所看见的这片水塘上，从前有极多的天鹅、野鸭和鸭子，老年人告诉我们说，这里有过种类极多的禽鸟，成群地飞起来，就和云雾一般。你看见了，除去这些小村落和这些村庄以外，还有一些零星的小房子，一些分隔着的住宅，一些隐修院和一些磨房……这里有极多的牛马。都用深浅的蓝颜色给标出来了。你看，比如说，这一个区域的蓝色就特别深。在这一带，从前有成群成群的马，每个农民都有三匹。

〔停顿。

我们再看底下，这是我们这个地方二十五年以前的样子。森林只遮盖着三分之一的地面了，虽然野鹿还能维持存在，可是狍子已经完全绝迹了。你会注意到，蓝颜色和绿颜色，也都没有上一张图那么深了，其余就更可想而知了。最后，咱们再看看这一张图，这是我们这个地方今天的样子。你看见了，绿颜色变成了分隔着的绿点子，只是在这儿那儿分布着，狍子、天鹅和大雷鸟都已经绝迹了……分隔着的住宅、隐修院和磨房，连痕迹都看不见了。总的说起来，这是一幅退化的图表，虽然缓慢，但是不容置辩地，至多再过十年到十五年，就会败落净尽的。你也许会回答我，说这是受了文明的影响，说古老的生活形式让位于新的生活乃是非常自然的事。啊！如果在森林伐倒的地方，现在通了公路，通了火车；如果乡下到处都盖满了工厂、手工场和学校，那我就会完全同意你的话。要是那样，毫无疑问地，农民会健康起

来，富足起来，也更有了知识。然而，现在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啊！在我们这个地区，你所看见的，到处照旧是沼地、成群的蚊子，照旧没有公路，照旧到处是贫穷，到处流行着伤寒、白喉和火灾……居住区的范围，一天比一天缩小，因为居民为了谋求生存，正在进行着力不从心的挣扎，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地区便日渐退化了。这种退化，当然是老百姓们的愚昧、无知和完全缺乏责任感的结果。然而，一个饥饿的、有病的、受着寒冷的人，为了尽力保存自己行将熄灭的生命，和自己孩子们的生命，他也只有本能地、不自觉地抓住手边的一切，来解一解饥饿，取一取温暖了。他们消灭一切，是顾不到明天的啊。一切都差不多破坏完了，却什么也没有创造。（一种冷冷的声调）我从你的脸色上看得出来，你对这个一点也不感兴趣。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我在这些事情上，都是多么的无知呀……

阿斯特罗夫　这和无知不相干，简单得很，你不感兴趣。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说实话，我的心思在别处。原谅我吧。我必须向你提出一个小小的问题，可我又觉得怪为难的，不知道怎么样开口。

阿斯特罗夫　一个问题？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一点也不错，不过用不着害怕……是一个相当没有意义的问题。咱们坐下，好吗？（他们坐下）是关于一个年轻人的，我希望咱们能像正人君子和好朋友那样，一点也不故弄玄虚地谈一谈。咱们把心思都说出来，随后就把这次所谈的事情，完全不再放在心里。同意吗？

阿斯特罗夫　同意。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是关于我的继女索尼雅的事。你喜欢

她吗？

阿斯特罗夫　是呀，我非常敬重她。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作为女人，你喜欢她吗？

阿斯特罗夫　（思索了一会儿）不。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再有两三句话，我就不再耽搁你了。你难道什么也没有注意到吗？

阿斯特罗夫　没有，什么也没有。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拉起他的手来）你不爱她，我从你的眼神里看出来了……她痛苦……你明白吗？……那么，就不要再来看我们了吧。

阿斯特罗夫　（站起来）要叫我……可太迟了……而且我也太忙……（耸耸肩）我没有心思去想这个……（看得出他是局促不安的）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啊，多么不舒服的谈话呀！我的心跳得像是身上背了一个沉重的包袱似的。咳！不过呢，感谢上帝，也总算是弄清楚了。咱们就把这一次谈话的事情忘了，只当是没有这么一回事吧，并且……离开我们的家吧。你是聪明人，你会了解……

〔停顿。

这话我说着可都脸红。

阿斯特罗夫　这话你如果早一两个月跟我说，我大概会考虑考虑，但是现在呢……（耸耸肩）既然她痛苦，那当然就得……不过我有一样事情不明白：为什么要你来提这个问题呢？（用眼角看着她，用手指威胁着她）看看你这个狡猾的女人哪！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这是什么意思？

阿斯特罗夫　（笑着）诡计多端的女人！就算是索尼雅痛苦吧。那

我也很愿意承认。可是为什么要你来提这个问题呢？（拦住她说话，迅速地）对不起，不要做惊讶的样子。我为什么天天来看你们，你完全懂得……你也不是不知道我是为谁来的。不要那样看我，我的漂亮的老虎，在这种事情上，我也还是有些经验的……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没有听明白）老虎？我一点也不明白。

阿斯特罗夫　啊，我的美丽的猫啊，柔软如丝，但是残酷好杀……你是在寻找为你牺牲的人啊！这不是？我已经整整一个月没有做什么了，我丢下了自己的工作，到处找你，而你也喜欢这样，非常、非常喜欢……好了，我已经屈服了，这，你就是不提那个问题，也是早就知道的。（两臂交抱在胸前，低下头去）我已经屈服了，听由你的摆布吧，就用你的虎爪把我撕碎了吧。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可说你疯了。

阿斯特罗夫　（冷笑）你现在又装胆小了……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啊！我还不像你所想的那么坏！我敢对你发誓！（她迈步想走出去）

阿斯特罗夫　（拦住她的去路）我今天就走，再也不回来了，然而……（拉住她的手，向周围看了一眼）我们在什么地方再相会呢？快说，在什么地方？随时都会有人进来的，快说……（热情地）你真美，真吸引人啊……只吻一下吧……哪怕我只吻一吻你这么香的头发啊……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可是我对你发誓……

阿斯特罗夫　（打断她的话）我们有什么需要发誓的呢？那没有用。为什么费那么多的话呢……啊，你真美呀！多么可爱的手啊！（吻她的两手）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够了……走吧……（抽回自己的手）你

简直忘形了。

阿斯特罗夫 可是告诉我，赶快告诉我，咱们明天在什么地方相会。（搂住她的腰）你很明白，老早就该是这样的了。我们绝对应当相会。（吻她；这时候，沃伊尼茨基手里拿着一束玫瑰花，正走进来，在门口站住）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没有看见沃伊尼茨基）可怜可怜我吧……放开我……（把头靠在阿斯特罗夫的胸上）不！（作一个要挣脱开的动作）

阿斯特罗夫 （抱着她的腰，扯住她）明天到护林官的房子里去……靠近两点钟的样子。你会去的，对吧？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看见了沃伊尼茨基）放开我！（非常慌乱，走到窗口）这真可怕。

沃伊尼茨基 （把那一束花放在一把椅子上，感情激动得浑身发抖，用手帕擦着脸上和脖子上的汗）这没关系……没有……没有关系……

阿斯特罗夫 （一副不高兴的神色）我的亲爱的伊凡·彼特罗维奇，今天的天气可真好啊。早上倒真是有点阴天，好像就要下雨似的，可是现在你看，多大的太阳啊。说实话，今年秋天的天气可太好啦……再说收成也不坏。（卷起地图来）只是白天越来越短啦……（下）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急忙走到沃伊尼茨基的面前）你得帮助我，你得尽力想法子叫我跟我丈夫今天就离开这里，你听见了吗？今天当天！

沃伊尼茨基 （擦着脸上的汗）什么？啊，是……很好……叶列娜，我全看见了……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慌乱地）你听见了吗？我得今天当天就离开这里。

〔谢列勃里雅科夫、索尼雅、帖列金和玛里娜上。

帖列金　我自己也觉得不大舒服，教授大人。我病了两天了。我的脑袋有点不得劲儿……

谢列勃里雅科夫　其余的人都哪儿去了？这所房子我真不喜欢，简直像一座迷宫，二十六间大屋子；谁都能单从自己的屋子走出去，永远也找不见一个人。（拉铃）你去跟玛丽雅·瓦西里耶夫娜和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说一声，叫她们到我们这儿来。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我在这儿呢。

谢列勃里雅科夫　先生太太们，我请你们都坐下吧。

索尼雅　（走到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身旁，忍耐不住地）他怎么回答的？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等一会儿我再跟你说吧。

索尼雅　你发抖了？你激动了？（直瞪着她的脸看）我明白了……他说他不再来了……对不对？

〔停顿。

回答我，是这样的吧？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点点头承认。

谢列勃里雅科夫　（向帖列金）生病的痛苦，我倒还能忍受，唯独这种乡间生活，我就没有法子忍受。我觉得就像被人送到了月亮上那样的不得其所。先生太太们，我请你们坐下吧。索尼雅！

〔索尼雅没有听见，还在那儿悲痛地站着。

索尼雅！

〔停顿。

她一句也没有听见。（向玛里娜）老奶妈，你也坐下吧。

〔老乳母坐下去，织毛线。

先生太太们！我请求你们大大打开听觉之门，赐予注意。（笑）

沃伊尼茨基 （苦恼的神色）也许你用不着我吧？我可以走开吗？

谢列勃里雅科夫 不行，你比任何人的在场都更属必要。

沃伊尼茨基 你要我在这儿干什么呢？

谢列勃里雅科夫 你呀……你为什么生起气来了呢？

〔停顿。

假如我有开罪了你的地方，无论是什么事情吧，我都向你道歉。

沃伊尼茨基 撇开这种调调儿，咱们谈谈正事吧……你想干什么吧？

〔玛丽雅·瓦西里耶夫娜上。

谢列勃里雅科夫 妈妈来了；我的亲爱的朋友们，我开始啦。

〔停顿。

我很荣幸地请你们聚在一起，是要告诉你们一个特殊的情况。①不过咱们把玩笑放在一边吧。这件事确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我把你们请到一起，是为了请求你们给予指教和协助，我想我所以能对你们作这种期望，是因为我知道你们对我一向是友好的。我是一个研究科学的人，整个埋在我的书本子里了，和实际生活离得太远。所以我少不了能干人的意见，因此，我才找你，伊凡·彼特罗维奇，还有你，伊里亚·伊里奇，还有你，妈妈……有一句拉丁成语说得很对：manet omnes una nox（“一切都等待着同一个黑夜”——拉丁语）。意思就是说，没有人能逃得脱自己的命运！我老了，又有病，

① 这里引用果戈理的《钦差大臣》里边市长召集各官员、宣布钦差大臣到了的话。——译者

因此我才认为，现在该是想到合法地整顿一下我的经济关系的时候了。特别是因为这些经济关系，和我家庭里每一个人都有关系。我的生命快结束了，我并不想到我自己，然而我还有一个年轻的太太，和一个没有结婚的女儿呢。

〔停顿。

我不可能继续住在乡下。我们生来就不是为了过田园生活的。然而，另一方面呢，我们产业的收入，又不准许我们住在城市。假定我们把……比如说……那片森林卖掉吧，那也只是一种非常步骤，不是每年都可以采取的办法。所以我们所要采取的步骤，应当能保证我们有一笔多少是固定的、经常的收入。对于这个问题，我找到了一个答案，我很荣幸地把它提出来，请求你们同意。细节就不讲了，我只把它的要点说明一下吧。我们这份产业的收入，平均只有二分利息。我建议把它变卖了。那么，就是把这笔款子光光放在证券上，就能收入四分到五分的利息，我想我们甚至还可以剩下几千卢布的尾数，够在芬兰置一座别墅的。

沃伊尼茨基　等一等……我好像听错了。把你刚刚说过的话再说一遍。

谢列勃里雅科夫　把钱放在证券上，用尾数在芬兰买一座别墅。

沃伊尼茨基　问题不在芬兰……你还说过别的话。

谢列勃里雅科夫　我提议把产业变卖了。

沃伊尼茨基　这话就对了。你要变卖这份产业，好极啦！真是一个妙主意啊……不过你可叫我们到哪儿去呢，我们——索尼雅和我，还有我们的老母亲？

谢列勃里雅科夫　那我们等等再谈。总不能同时安排一切呀。

沃伊尼茨基　再等一等。也许得说是我的头脑从来就不清楚吧。我到今天为止，还一直相信这份产业是属于索尼雅的呢，这

也许是我想错了吧。这是我死去的父亲买了给我姐姐作陪嫁的。凭我这点愚蠢的理解，直到今天，我还以为咱们的法律是为俄国人立的，并不是为土耳其人立的，所以我还认为这份产业，在我姐姐死了以后，是该由索尼雅来继承的呢。

谢列勃里雅科夫 这话很对。产业是属于索尼雅的。有谁想叫它成为疑问呢？没有索尼雅的同意，我绝不会决定出卖的。我所以这样提议，也正是为了她的本身利益。

沃伊尼茨基 这真不可理解，真不可理解呀！要不是我疯了，那就是你！

玛丽雅·瓦西里耶夫娜 ——Jean，不要跟亚历山大辩驳啦。事情应该怎么办，他比我们懂得多，相信我的话吧。

沃伊尼茨基 给我一杯水。（喝水）好吧，你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随你们说吧！

谢列勃里雅科夫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对这件事情这样介意呢。我并没有说我这计划是理想的。如果你们都认为这行不通，我也不会坚持。

〔停顿。

帖列金 （有点手足无措）至于我呢，教授大人，我对于科学，不仅仅怀着一腔极深的敬意，而且还带着一种差不多是亲族的感情。我的哥哥戈里果里的太太的哥哥，康士坦丁·特洛菲莫维奇·拉基捷莫诺夫，从前就是一个学士，这你大概是知道的……

沃伊尼茨基 等一等，小蜜蜂窝，现在谈的是正经事……你这话留到以后再跟我们说吧……（向谢列勃里雅科夫）这不是？如果你愿意，你就问问他，这份产业是从他叔叔手里买来的。

谢列勃里雅科夫 我有什么问的必要呢？为什么要问呢？

沃伊尼茨基　这份产业那个时候是九万五千卢布买的。父亲只付了七万现款；因此就欠下了两万五千的债。现在好好听着我往下说吧……要不是我，为了我所热爱的姐姐，情愿把我自己应该继承的一部分遗产放弃了，这片产业就买不成。这还不算什么，我为了还清那笔未了的债，还像牛马一样工作了十年……

谢列勃里雅科夫　我后悔不该提出这件事情来。

沃伊尼茨基　这片产业之所以能解除了抵押，而且弄到这种好的情况，完全是由于我的辛苦，可是现在我老了，你就要像条狗似的把我从这里赶开了！

谢列勃里雅科夫　我不明白你要谈到哪儿去！

沃伊尼茨基　这片产业，我经营了二十五年，我刻苦地工作，我像一个最廉洁的管家似的，把所有进款都送给了你，而你从来连个谢字都没有想到过。从我年轻的时候起，一直到现在，你每年只给我五百卢布的酬劳，那么可怜的一笔待遇，而你从来连给我薪水上多加一个卢布的念头都没有动过！

谢列勃里雅科夫　可是，伊凡·彼特罗维奇，那我又怎么知道呢？实际生活我是一点也不懂啊，你想增加多少，早就应该自己加上去呀。

沃伊尼茨基　你现在反而问我为什么没有舞弊了吧？谁叫我一直这么清廉的呢？你们大家再不瞧不起我还等什么？要真那样，你也不会有错了，我现在也不会落到这个样子了！

玛丽雅·瓦西里耶夫娜　（*严厉地*）Jean！

帖列金　（*声音发颤*）凡尼亚，亲爱的，不提这些了吧……我都听得打哆嗦了。为什么要伤了好交情呢？（*吻他*）够了。

沃伊尼茨基　我陪着我母亲，在这片产业里，就像只鼹鼠似的，

一直关了二十五年……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感情，整个都放在你的身上了。我们一天到晚，谈的都是你，谈的都是你的工作，我们引此以为骄傲；我们读起你的名字来，心里都起着敬意，今天我已经极端瞧不起的那些报纸和你那些书籍，我们从前是整夜整夜地读啊。

帖列金 住嘴吧，凡尼亚，住嘴吧……我受不住啦……

谢列勃里雅科夫 （大怒）我不明白，你要怎么样呢？

沃伊尼茨基 从前你在我们心目中是一个非凡的人物，你的文章，每一篇我们都背得下来……但是，我的眼睛终于睁开了。现在我可把你看得真清楚啦！你写的是讨论艺术的文章，可是你一点艺术也不懂！你那些从前叫我认为是了不起的工作，其实连一个脏钱都不值！你耍弄了我们！

谢列勃里雅科夫 你们叫他到底住嘴吧！不然我就走开！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伊凡·彼特罗维奇，我要求你别再说了！你听见了吗？

沃伊尼茨基 我偏要说！（拦着不让谢列勃里雅科夫走）等一等，我还没有说完呢！你毁了我的生活！我没有生活过！我因为你的过错，牺牲了我自己最好的年月！你是我的最可恨的仇人！

帖列金 我再也受不住了……我再也受不住了……我情愿走开啊……（非常激动，下）

谢列勃里雅科夫 你要我怎么样？你有什么权利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你这一无所长的人！如果产业是你的，就拿去呀，我并不需要它！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我要马上躲开这个地狱呀！（哭）够了，我再也受不住了！

沃伊尼茨基 我把自己的生活糟蹋了！我有才能，我有知识，我

大胆……要是我的生活正常，我早就能成为一个叔本华，一个陀斯妥耶夫斯基了……咳，我怎么谈到题外去了！我快要疯了……母亲哪，我真没了希望了！母亲！

玛丽雅·瓦西里耶夫娜　（严厉地）听从亚历山大的话！

索尼雅　（不由得跪在乳母的面前，紧紧靠着她）老妈妈，老妈妈。

沃伊尼茨基　母亲，我该怎么办呢？不用说了，什么话你也不必说了！那我自己都知道！（向谢列勃里雅科夫）我叫你将来记得住我！（由中门下，玛丽雅·瓦西里耶夫娜跟着他下）

谢列勃里雅科夫　这叫怎么回事啊？给我赶开这个疯子吧。我不能跟他住在一处！他的卧房（用手指着中间的门）和我紧挨着……得叫他住到另外一所房子去，或者另外一个村子去，不然我自己就搬开。在任何情况之下，我都拒绝和他住在一处……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向她的丈夫）我们今天当天就得走。应当马上吩咐他们作动身的准备。

谢列勃里雅科夫　多么不足道的人啊！

索尼雅　（还跪着，转身向她的父亲，含着泪，神经紧张地）你应该可怜可怜我们，爸爸呀！凡尼亚舅舅和我，我们是多么不幸啊！（抑制着自己的绝望）你得可怜可怜我们啊！你回想一下，在你还年轻的时候，凡尼亚舅舅和外婆夜间不睡觉，整夜整夜的不睡觉，为你翻译书，为你抄写稿件！我和凡尼亚舅舅，一分钟都不肯休息，为你工作，我们自己省吃俭用，为了多给你送点钱去……我们并没有白吃这碗饭啊！我说的全是不该说的话，我的脑子乱了，但是，你得了解我们，爸爸。你应当发点慈悲啊！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受了感动，向她的丈夫）亚历山大！看

在老天爷的份上，跟他解释一下吧，我求你。

谢列勃里雅科夫 好吧。我就去向他解释……我并不怪他，我也并不生气，只是你们得承认，他的行动未免太古怪了吧。很好哇，我就找他去。（由中门下）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要对他和气些，安安他的心……（跟在他身后下）

索尼雅 （紧伏在乳母的身上）老妈妈，老妈妈！

玛里娜 不要紧的，我的孩子。让火鸡们咕咕地斗去吧，斗够了就会安静下来的。斗够了就会安静下来的……

索尼雅 老妈妈！……

玛里娜 （抚摸着她的头发）看你抖索得像挨了冻似的。得啦，得啦，你镇静镇静，我的小孤儿。上帝是慈悲的！喝一点菩提叶或者别的什么泡的茶，就会好的……不要哭了，我的孤儿。（瞪着中间的门，生气）就看看这群火鸡呀，难道这不丢脸哪！

〔最后一声枪响。传来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的一声喊叫。索尼雅浑身打颤。

嘿！叫雷劈了你的……

谢列勃里雅科夫 （仓皇地逃上，吓得站立不稳）拉住他，拉住他，他发了疯啦！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在门限处拼命拉着沃伊尼茨基。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想把他的手枪夺下来）给我！给我，听见了没有！

沃伊尼茨基 放开我，叶列娜，放开我！（挣脱了她，奔向台上，用眼睛寻找谢列勃里雅科夫）他跑到哪儿去啦？哈，在这儿啦！（开枪）啊，砰！

〔停顿。

没打着？又没打着？！（狂怒）啊，你这该……你这该下地狱的……（把手枪随手往地下一扔，非常疲惫地跌坐在一把椅子上。谢列勃里雅科夫吓得还张大着嘴。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紧贴着墙，她觉得发晕）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把我带走吧！带我走吧，杀了我吧，可是……我在这儿再也待不下去了！

沃伊尼茨基　（绝望地）啊，我干的这叫什么事呀！我干的这叫什么事呀！

索尼雅　（低声）老妈妈！老妈妈！

——**幕　落**

第 四 幕

伊凡·彼特罗维奇的卧房，同时也布置成会计用的办公室。靠近窗子的一张大桌子上，放着账簿和文件。一张写字台，几座柜橱，一个磅秤。留给阿斯特罗夫专用的一张较小的桌子。桌子上有颜料、绘画用具和一个画稿夹。笼子里养着一只八哥。墙上钉着一张非洲地图，显然是毫无用处的。一张宽大的漆布面长沙发。左边，有门通到别的房间；右边，另一道门，通前室。这道门口，特为农民们铺了一张擦鞋泥的草垫子。

秋天的晚上，全台寂静。

帖列金和玛里娜面对面坐着，在缠毛线。

帖列金 你快着点儿，玛里娜·季摩菲耶夫娜，他们说话就许叫我们去告别的。他们已经吩咐叫套马了。

玛里娜 （赶紧缠着）剩下没多少啦。

帖列金 他们要住到哈尔科夫去。

玛里娜 还是这样好。

帖列金 他们可真吓坏了……你听见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说的吗："这儿我再也待不下去啦！我绝不肯再住下去了……咱们走，咱们立刻走……咱们先空身到哈尔科夫去。等咱们在那儿稍微熟悉一点，马上就派人来搬行李……"他们是不

带着行李走的呀。玛里娜·季靡菲耶夫娜，总得相信，他们这真是注定了跟我们过不到一块儿的呀……这是命运啊。

玛里娜　还是这样好。看看白日闹的那场笑话！还开手枪呢。多不要脸！

帖列金　是啊，真是值得叫阿伊瓦佐夫斯基[1]画画的一场热闹啊。

玛里娜　我连想都不愿意想它。

〔停顿。

咱们的生活又要回到从前那个样子了，早晨八点钟吃早点，一点钟开午饭，黄昏的时候吃晚饭。样样事情都有个规矩，像个正经人家似的。（叹息）你看我这个造孽的老婆子，可有很久没吃过鸡蛋面条汤啦！

帖列金　是啊，这些时候老没吃着这个啦……

〔沉默。

玛里娜·季靡菲耶夫娜，我今天早晨走过村子里的正街，听见那个开杂货店的朝着我喊："嘿，这个食客！"我心上就那么一酸哪！

玛里娜　不要理那些个，我的朋友，我们吃的都是上帝赐给的饭。就连索尼雅和伊凡·彼特罗维奇也是一样，没有一个人不做事闲待着来着，咱们个个都工作！索尼雅呢？

帖列金　在花园里，还有医生，他们两个人都在找伊凡·彼特罗维奇呢，怕他自寻短见。

玛里娜　他的手枪呢？

帖列金　（小声地）我给藏在地窖子里了。

玛里娜　（带着笑容）真造罪呀！

---

① 阿伊瓦佐夫斯基（1817—1900），俄罗斯画家。——译者

〔沃伊尼茨基和阿斯特罗夫由院子上。

沃伊尼茨基 躲开我。(向玛里娜和帖列金)走开，哪怕让我一个人只待一个钟头呢！这样的监视我可受不了。

帖列金 我走，凡尼亚。(用脚尖走出)

玛里娜 就看看这只火鸡啊！又咕咕咕的啦！(拾起毛线，下)

沃伊尼茨基 躲开我！

阿斯特罗夫 那我是再愿意也没有的啦，而且也是我该回去的时候啦，不过我得再跟你说一遍，你要是不把从我那儿拿去的东西还我，我是不回去的。

沃伊尼茨基 我什么东西也没有拿你的。

阿斯特罗夫 我不是跟你说笑话：不要耽误我，我该回去了。

沃伊尼茨基 我什么东西也没有拿你的。

〔他们坐下。

阿斯特罗夫 真的吗？你听着，我稍微再等一会儿，可是等我非用武力不可的时候可不要怪我。我们可会把你的手脚都捆起来，搜查你的。这我可预先告诉你。

沃伊尼茨基 你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停顿。

居然笨到这个地步！两次都没有打中他！这我一辈子也原谅不了我自己！

阿斯特罗夫 你既然这么想玩手枪，那就很可以往自己脑袋里打进一颗子弹去。

沃伊尼茨基 (耸耸肩)这可也真叫奇怪。我刚刚犯的是蓄意杀人罪，可是你们不把我抓起来！你们并不把我交到法院。你们一定是认为我神经有毛病了。(恶意地笑)这么说，我是个疯子了！而他们呢，那些把迟钝、狭隘的灵魂，和冷酷得无耻的心地，藏在一个渊博圣人的学者面具之下的人们，他们却

不疯！还有那些嫁给了老头子，然后再公然欺骗自己丈夫的女人们呢，她们也不疯吧？因为我看见了，我看见你是怎么吻她的！

阿斯特罗夫 一点也不错，我是吻了她的！而你呢，你还是那么没出息。（蔑视地把身子打了一个转儿）

沃伊尼茨基 （望着门）不，这个世界居然容我们活在上面，它也就真够疯的了！

阿斯特罗夫 这不就是疯话？

沃伊尼茨基 那你有什么办法呢？我既然是个疯子，就很有权利说疯话。

阿斯特罗夫 老一套的废话！你一点也不疯。你仅仅是古怪。一个老滑稽！我从前也认为所有古怪的人都是病态的，不是常态，可是，我现在却相信，有一点古怪才是人类的正常状态。你和别人也没有两样。

沃伊尼茨基 （两手蒙着脸）我羞愧！你真不知道我有多么羞愧啊！这比什么痛苦都难受啊。（绝望地）这把我的心都压碎啦！（趴在桌子上）怎么办，怎么办哪？

阿斯特罗夫 毫无办法。

沃伊尼茨基 给我点药吃，叫我镇定镇定吧！哎呀，我的上帝呀……我现在四十七岁了，就假定我能活到六十岁，那我还得活十三年。这够多长啊！这漫长的十三年，可叫我怎么往下过呀？没有一点东西来充实我这个生命啊！你明白吗……（狂热地握着阿斯特罗夫的手）你明白吗，我真恨不得能够改一个样子来过我的余年哪！我真恨不得能够在一个温和的清晨，一醒，就觉得自己已经过起一种新生活来了，过去的也都忘了，都化成云烟了啊！（哭）要重新开始一种新生活啊……告诉告诉我，我怎样才能做到呢？……从哪里入手

呢？……

阿斯特罗夫 （不耐烦地）算了！还谈什么新生活呢！我们两个人都把自己的生活糟蹋得无可挽救了。

沃伊尼茨基 你这样想吗？

阿斯特罗夫 很肯定。

沃伊尼茨基 随便给我点什么吃吧……（指自己的心）这儿烧得慌。

阿斯特罗夫 （生了气）够了！（口气缓和些）那些活在我们以后一两百年的人们，那些因为我们这样愚蠢地、无味地糟蹋了我们的一生而瞧不起我们的人们，也许会找到能够幸福的方法，至于我们两个人哪……我们却只剩下一个希望了：只有到坟墓里去看些个梦境吧，可是，谁知道呢，说不定还许是很如意的梦呢。（叹了一口气）说的是啊，我的亲爱的，我们这一带，从前只有两个像样的、有教育的人，那就是你和我；然而，也不过是十年的光景，我们就已经一天一天地陷到该死的平庸的生活里边来了。我们已经受到这种生活的腐臭的毒害，我们已经传染上了一般的庸俗。（急速地）可是不要打我的岔了。把从我那儿拿去的东西还给我。

沃伊尼茨基 我什么东西也没有拿你的呀。

阿斯特罗夫 你从我的手提药箱子里拿去了一瓶吗啡。

〔停顿。

你听着，如果你非要自杀不可，就到森林里去，把自己的脑子打飞了好啦，可是我的吗啡你得还给我。我不愿意招得人家说闲话、乱揣测；别人还许认为是我给你的呢……非得去给你验尸不可，已经就够讨厌的了……你还以为那是一种有趣的行业呀？

〔索尼雅上。

沃伊尼茨基 别打搅我。

阿斯特罗夫 （向索尼雅）索菲雅·亚历山德罗夫娜，你的舅舅从我的手提药箱里拿去了一瓶吗啡，不肯还给我。告诉他这……简直是糊涂。而且我没有时间耽搁了，我得回去了。

索尼雅 凡尼亚舅舅，你拿过吗啡吗？

〔停顿。

阿斯特罗夫 他拿了，我有把握这么说。

索尼雅 交出来。你为什么要吓唬我们呢？（温柔地）交出来，凡尼亚舅舅！我的不幸也许不在你以下，然而我并不轻易绝望。我听天由命，再痛苦我也要忍受到我的寿命自己完结的那一天……你也要忍受你的痛苦啊。

〔停顿。

把吗啡交出来！（吻他的手）我亲爱的舅舅，我最亲爱的舅舅啊，交出来吧！（哭）你的心肠好，你会可怜可怜我们，把吗啡交出来的。忍受着自己的痛苦，听天由命吧！

沃伊尼茨基 （从桌子的一只抽屉里拿出一瓶吗啡来，还给阿斯特罗夫）拿去！（向索尼雅）不过得赶快再干起工作来，得忙点什么事情，不那样我可就再也支持不下去了……再也支持不下去了……

索尼雅 啊！是啊，得工作。等咱们那几个人一走，我们马上就再工作起来……（错乱地翻着桌上的文件）一切都荒废了。

阿斯特罗夫 （把药瓶子放回手提药箱，扣上皮带）好啦，现在我可以走了。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上。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伊凡·彼特罗维奇，你在这儿啦？我们马上就走啦。亚历山大很想和你谈谈，去看看他吧。

索尼雅 去吧，凡尼亚舅舅。（挽起沃伊尼茨基的胳膊）走，你一

定得跟爸爸讲和。

〔索尼雅和沃伊尼茨基下。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我走了。(把手伸给阿斯特罗夫)后会有期吧!

阿斯特罗夫 就走啊?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车等着呢。

阿斯特罗夫 那么,后会有期吧。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你可是答应了我今天走的。

阿斯特罗夫 我没有忘记我的诺言,我马上就走。

〔停顿。

你害怕了吧?(拉起她的手来)难道就这么可怕吗?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是的。

阿斯特罗夫 你留下来好不好呢?明天,在护林官的房子里……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不行……这是决定的了……而且也正因为我已经坚决地下了要走的决心,我才敢这样毫无忌惮地看着你……我对你有一个请求:把我想得好一点,我很希望你能尊重我。

阿斯特罗夫 咳!(做了一个不耐烦的手势)我请你答应留下来吧……你得承认,你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一点事情可做的,你没有任何事业,你的生活也没有任何目的,你不知道把你的闲暇用在什么上头,所以,结果呢,你迟早也会不由自主地卷到热情的激荡里去。那是不可避免的。既然如此,就让它在此地,在这大自然的怀抱里,岂不更好吗,何必要在哈尔科夫或者库尔斯克呢?……无论如何,这里是更有诗意、更能令人陶醉的呀……你可以在这左近,看见些护林的房舍,看见些屠格涅夫风味的荒凉别墅……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你真奇怪……我本来不高兴你,可

是……我又会愿意想念你的。你很有趣味，也很有独创的见识。我们今后再也见不着了，所以我才能够向你承认，我前一阵甚至是有一点爱上你了。得啦，把你的手伸给我，咱们作为好朋友分手吧。不要记恨我吧。

阿斯特罗夫　（握着她的手）好，你走吧……（沉思）你看起来是坦白的、诚恳的，然而，你的身上总还有一点奇怪的东西。我们本来个个都是埋头在自己的事业里，很忙的，都专心在建设着，然而你跟你的丈夫一来，我们就把工作都抛开了，整整一夏天，除去你丈夫的痛风病和你本人，就什么都不想了。你和你丈夫生活里的那种闲散，我们也都不由得传染上了。你使得我发了狂，整整一个月的工夫，我什么也没有做，连我的病人，连农民放牲口去吃我的树秧子，我都不放在心上了……你和你的丈夫，你们两个人到了哪里，就给哪里带来了毁灭……当然，我这是在开玩笑，不过，也的确是有点奇怪的东西……我相信，如果你们留下来，在我们当中住下去，大的灾难一定是不可避免的。那我恐怕就算完结，而你也不会幸免……你也不会安然无恙。得啦，后会有期吧。Finitala comedia！（“喜剧闭幕！”——意大利语）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从桌上拿起一支铅笔，迅速地藏起来）我拿这支铅笔作个纪念吧。

阿斯特罗夫　这可多么奇怪呀……刚认识，跟着就又突然分手，永远不能再见了。人生就是如此啊……趁着现在没有人，趁着凡尼亚舅舅还没有拿花回来，让我……吻你……最后一次吧，你愿意吗？（吻她的颊）得。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我祝你一切幸运。（回头看了一眼）活该啦！一辈子也不过这一次！（突然拥抱着吻他，两个人又

都很快地分开)应该走啦。

阿斯特罗夫 赶快走吧。如果马已经套好,就走吧。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我觉得有人来了。

〔他们倾听。

阿斯特罗夫 Finita!(“闭幕啦!”)

〔谢列勃里雅科夫、沃伊尼茨基、帖列金、索尼雅和手里拿着一本书的玛丽雅·瓦西里耶夫娜,同上。

谢列勃里雅科夫 (向沃伊尼茨基)咱们把旧日的争吵都忘记了吧。仅仅在这场风波以后的几个小时里边,我就感受了、思索了那么多的东西,似乎都可以写成一大本论生活艺术的专著,留给后代的人们看看。我很愿意接受你的道歉,我也请你接受我的歉意吧。再见了!(吻了沃伊尼茨基三次①)

沃伊尼茨基 你以前从产业中得到多少收入,以后还会照旧定期寄给你。一切都会和先前一样。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吻索尼雅。

谢列勃里雅科夫 (吻玛丽雅·瓦西里耶夫娜的手)妈妈……

玛丽雅·瓦西里耶夫娜 (吻他)亚历山大,你叫人给你新拍一张照片,寄给我。你知道你在我心里有多么珍贵呀。

帖列金 再见啦,教授大人,可不要忘记我们呀。

谢列勃里雅科夫 (吻他的女儿)再见了……大家都再见了!(把手伸给阿斯特罗夫)我谢谢你跟我们来往的盛情……我尊重你的见解,你的狂想,你的热衷,但是,请允许一个老头子在他告别的话里,再加上一点意见吧:要有所作为,要有所作为!(向全体鞠了一躬)再见啦!(下,玛丽雅·瓦西里耶

---

① 按旧风俗,骨肉至亲,或是知己,在分别或重逢的时候,都互相拥抱,吻对方两颊三次——左、右、左,表示亲热。——译者

夫娜和索尼雅随下）

沃伊尼茨基　（热情地吻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的手）再见啦……原谅我吧！我们再也见不着了。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　（很感动）再见了，我的朋友。（吻吻他的头发，下）

阿斯特罗夫　（向帖列金）小蜜蜂窝，去叫人套上我的马。

帖列金　我就去，亲爱的朋友。（下）

〔只留下阿斯特罗大夫和沃伊尼茨基。

阿斯特罗夫　（把散乱在桌上的颜料排列在手提箱里）你为什么不送他们上车？

沃伊尼茨基　我不敢送，我这心里沉重极了。我得赶快找一点事情做做。工作吧，赶快来工作吧！（乱翻着桌上的文件）

〔停顿，传来马铃声。

阿斯特罗夫　走了。满意的当然是教授啊。他说什么也不肯再回来了。

玛里娜　（回来）他们走啦。（坐在一张圈椅上，又拿起毛线来织）

索尼雅　（上）都走了。（擦眼泪）但愿他们一路平安吧。（向她的舅舅）凡尼亚舅舅，咱们工作起来吧。

沃伊尼茨基　你说得对，工作起来……

索尼雅　咱们好久没有坐在这张桌子旁边了。（点起桌上的油灯）墨水瓶也空了……（拿起墨水瓶，走到柜橱那里，灌上墨水）他们的离别叫我心酸。

玛丽雅·瓦西里耶夫娜　（慢慢地走进来）全走啦！（坐下就又埋头读起她的书来）

索尼雅　（坐到桌边，翻着账簿）凡尼亚舅舅，咱们先把那些账单都写出来吧。我们遗漏得可真不少。今天还有人来催着要

呢。咱们两个人分着写，等你写好一份，我同时也就写好一份了。

沃伊尼茨基 （写）“……先生，兹发货……”

〔他们默默地写着。

玛里娜 （打着呵欠）恐怕该是去睡觉的时候了吧……

阿斯特罗夫 真静啊，连笔尖沙沙的声音和蟋蟀唧唧的声音都听得见啊。天气又晴朗，又温和……我一点都不想走了。

〔传来马铃的声音。

我的马来了……我没有别的事了，只剩下向你们大家，我的朋友们辞行，向我的桌子告别，然后，马上就走啦！（把图样都放在画稿夹子里）

玛里娜 你何必这么忙着走呢？留下来。

阿斯特罗夫 不可能。

沃伊尼茨基 （写着）“你尚欠我们两卢布七十五戈比……”

〔长工上。

长工 米哈伊尔·里沃维奇，马套好了。

阿斯特罗夫 我知道了。（把医药器具箱，小手提箱和画稿夹子递给他）拿着。留神不要把画夹子压折了。

长工 我小心就是。（下）

阿斯特罗夫 那咱们就……（刚要说告别的话）

索尼雅 咱们什么时候再见呀？

阿斯特罗夫 明年夏天以前，一定是不会的了。今年冬天是很少可能的……自然，如果发生什么事故，就请派人通知我，我立刻就会赶来的。（一一握手）谢谢你们的盛情招待……总之，谢谢一切吧。（走到奶妈面前，在她头发上吻了一下）再见了，我的亲爱的老妈妈。

玛里娜 你想能不喝点茶就走吗？

阿斯特罗夫　我不想喝，老妈妈。

玛里娜　要不来一杯伏特加吧？

阿斯特罗夫　（犹豫）那，也好吧……

〔玛里娜下。

（沉默了一会）我的马，有一匹走路瘸起来了，昨天彼特鲁什卡饮马的时候，我才看见的。

沃伊尼茨基　得叫人给它换换掌子。

阿斯特罗夫　是呀，我回头得绕到洛杰斯特文尼村，找找马蹄匠去。（走近非洲地图，仔细看）你想非洲的天气，在这个时候，不还是热得怕人吗？

沃伊尼茨基　那非常可能。

玛里娜　（端来一个托盘，上边放着一杯伏特加和一块面包）喝吧。

〔阿斯特罗夫喝酒。

祝你身体健康，我的好先生。（深深地鞠躬）吃一口东西吧！

阿斯特罗夫　不啦，就这样行了……那咱们就……再会啦。（向玛里娜）不要送我，老妈妈，不必费这个事了。

〔他走出。索尼雅手里拿着蜡烛，送他出去。

〔玛里娜又坐在她的圈椅上。

沃伊尼茨基　（写着）“二月二日，油，二十磅……二月十六日，又发去油二十磅……荞麦……”

〔停顿。传来马铃声。

玛里娜　他走了。

〔停顿。

索尼雅　（回来，把蜡烛放回桌子上）走了……

沃伊尼茨基　（嗒嗒地打着算盘，然后把总数记下来）加起来是……十五……二十五……

〔索尼雅坐下写。

玛里娜 （打着呵欠）啊！我们这几个可怜的人哪……

〔帖列金用脚尖走上，坐在门边，轻轻地弹他的吉他。

沃伊尼茨基 （向索尼雅，用手抚摸着她的头发）啊！我的孩子，我真痛苦啊！你可真不知道我有多么痛苦啊！

索尼雅 我们又能有什么办法呢，总得活下去呀！

〔停顿。

我们要继续活下去，凡尼亚舅舅，我们来日还有很长、很长一串单调的昼夜；我们要耐心地忍受行将到来的种种考验。我们要为别人一直工作到我们的老年，等到我们的岁月一旦终了，我们要毫无怨言地死去，我们要在另一个世界里说，我们受过一辈子的苦，我们流过一辈子的泪，我们一辈子过的都是漫长的辛酸岁月，那么，上帝自然会可怜我们的，到了那个时候，我的舅舅，我的亲爱的舅舅啊，我们就会看见光辉灿烂的、满是愉快和美丽的生活了，我们就会幸福了，我们就会带着一副感动的笑容，来回忆今天的这些不幸了，我们也就会终于尝到休息的滋味了。我这样相信，我的舅舅啊，我虔诚地、热情地这样相信啊……（不由自主地跪在他的面前，把脸伏在他的两手上，低沉的声音）我们终于会休息下来的！

〔帖列金轻轻地弹着吉他。

我们会休息下来的！我们会听得见天使的声音，会看得见整个洒满了金刚石的天堂，所有人类的恶心肠和所有我们所遭受的苦痛，都将让位于弥漫着整个世界的一种伟大的慈爱，那么，我们的生活，将会是安宁的、幸福的，像抚爱那么温柔的。我这样相信，我这样相信……（用手帕擦她舅舅两颊上的热泪）可怜的、可怜的凡尼亚舅舅啊。你哭了……（流

着泪）你一生都没有享受过幸福，但是，等待着吧，凡尼亚舅舅，等待着吧……我们会享受到休息的……（拥抱他）啊，休息啊！

〔传来巡夜人的打更声。

〔帖列金轻轻地弹着琴。玛丽雅·瓦西里耶夫娜在她的小册子的边眉上，记着小注。玛里娜织着毛线。

啊，休息啊！

——幕徐徐落下

三　姊　妹

四幕正剧

一九〇〇年

焦菊隐译

人　　物

普洛佐罗夫，安德烈·谢尔盖耶维奇。

娜达里雅·伊凡诺夫娜（娜达莎）　他的未婚妻；后来，他的太太。

奥尔加
玛莎　}普洛佐罗夫的妹妹。
伊里娜

库利根，费多尔·伊里奇　中学教员，玛莎的丈夫。

威尔什宁，亚历山大·伊格纳季耶维奇　中校，炮兵连长。

屠森巴赫，尼古拉·里沃维奇男爵　中尉。

索列尼，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　上尉。

契布蒂金，伊凡·罗曼诺维奇　军医。

费多季克，阿列克塞·彼特罗维奇　少尉。

洛迭，弗拉基米尔·卡尔罗维奇　少尉。

费拉彭特　地方自治会议的老年守卫。

安非萨　八十岁的老乳母。

故事发生在外省的一个城市。

第一幕

普洛佐罗夫家里。一间带圆柱子的客厅，隔着柱子可以看见一间宽大的餐厅。中午。出着太阳。户外天气宜人。餐厅里，桌上已经准备好开饭的餐具。奥尔加穿着蓝色的女子中学教员制服，走来走去地在改着学生们的练习簿，有时候站住一下。玛莎穿着黑衣服，帽子放在膝盖上，坐在那里读着一本书；伊里娜穿着白衣服，站着，在沉思。

奥尔加 父亲死了整整一年了，伊里娜，就在今天，五月五日，你的命名日。那天很冷，下着雪。我难受得简直要活不下去了。你呢，昏迷不醒地躺在那里，像一个死人似的。可是现在过了这一年，我们回想起那回事来，心里也不太难过了，你也已经穿上了白衣裳①，满脸容光焕发了。

〔挂钟打十二点。

那个时候，钟也正打着。

〔停顿。

我记得，大家送父亲下葬的时候，奏着军乐，坟地里连连放着一排一排的枪。他虽然是一位将官，一位 旅长，可是

① 欧洲风俗：挂孝穿黑色；在喜、寿、节日，或者正式的宴会里，一般是要穿白色的。——译者

下葬的时候，人很少。再加上那天下着雨。倾盆的大雨，还下着雪。

伊里娜 回忆这些个有什么用啊！

〔圆柱子后边，屠森巴赫男爵，契布蒂金和索列尼，出现在餐厅的桌子旁边。

奥尔加 今天天气暖和，可以把窗子全都打开，可是桦树到这时候还没有长叶子。爸爸被委派到这儿来当旅长之后，就带着我们离开了莫斯科。离现在已经十一年了，可是我记得还很清楚，莫斯科一到五月初，就是现在这个月份，已经什么花都开了，天气也暖和了，到处都是阳光灿烂的了。[①]十一年了！然而我每次回想起来，就仿佛是昨天才离开那儿的。啊！我今天早晨醒了的时候，一看见了一片阳光，一看见了春意，愉快的心情就激荡起来了。我当时够多么热切地想回到故乡去啊！

契布蒂金 你这些话可真古怪！

屠森巴赫 当然都是糊涂话喽！

〔玛莎，满脸沉思的神色，眼睛凝视着书本，用口哨轻轻地吹着歌子。

奥尔加 不要吹口哨，玛莎。你怎么能够这样呢！

〔停顿。

我因为每天都得到中学去，然后还要教课教到天晚，所以我的头经常是疼的，而且，我好像是已经衰老了似的，脑力也不够了。实际上，在学校里教过了这四年的书，我也的确觉得自己的精力和青春，是在一天一天地、一点一点

① 莫斯科和欧洲北部一样，冬天总是轻易见不到阳光的，一到四月，天气就晴和起来，阳光令人觉得眩目。——译者

地消失着。没有消灭、而且越来越强烈的，只剩下唯一的一个梦想了……

伊里娜　回到莫斯科。卖了这所房子，结束了这里的一切，动身到莫斯科去……

奥尔加　对了！而且要赶快去。

〔契布蒂金和屠森巴赫大笑。

伊里娜　安德烈将来一定是要当教授的，他反正早晚也不会住在这儿。只是，在可怜的玛莎，这就有点困难了。

奥尔加　玛莎可以每年到莫斯科去过一次夏天哪。

〔玛莎极轻地吹着口哨。

伊里娜　只要上帝保佑，一切都会想得出办法来的。（向窗外望）今天天气多好哇。我心里这么松快，连我自己都说不出来是为什么！今天早晨，我一想起今儿个是我的命名日，于是我小的时候、妈妈还活着的情景，就都回想起来了，突然间，我就觉得愉快极了。我心里激荡着一些多么美妙的思想，多么美妙的思想啊！

奥尔加　像你今天这样精神焕发，看上去比平常更美丽了。玛莎也很美。安德烈本来该是很好看的，可惜他长得太胖了，这对他很不相称。只有我，老了很多，也瘦得很厉害。这都是总跟学生们生气的关系。你看，我今天一待在家里，清闲一天，头也就不疼了，自己也觉着比昨天年轻了。我才二十八岁……一切也都好。自然什么都是由上帝给我们决定的，不过我想假如我早就结了婚，整天待在家里的话，恐怕还要好得多啊。

〔停顿。

我一定会爱我的丈夫。

屠森巴赫　（向索列尼）我懒得再听你这些没有意思的话了！

（走进客厅来）我忘记告诉你们了，我们炮兵连的新连长，威尔什宁，今天要来拜访你们。（坐在钢琴前边）

奥尔加 就请来吧，那我是非常高兴的。

伊里娜 他是个上年纪的人吗？

屠森巴赫 不，年纪也不能算太大。四十，至多也不过四十五。（轻轻地弹起钢琴来）据我看，是个正派人。不笨，这倒是一定的。就是话说得太多。

伊里娜 是个有趣味的人吗？

屠森巴赫 是，也还好。只是，他家里有太太、岳母和两个小女孩。他这是第二次结婚。他到处拜客，到处告诉人家，说他有一个太太，两个小女孩子。这他也会跟你们说的。他的太太简直是个疯子；梳着一条小姑娘似的长辫子，说话尽喜欢用夸张的字眼儿，只会成天高谈阔论，而且时常闹自杀，当然是成心要给她丈夫添烦恼的。要是我呀，像这样的女人，我老早就把她丢开了。可是他呢，他却忍受着，也不过诉两句苦就算了。

索列尼 （和契布蒂金走进客厅来）我一只手只能举二十五普特，两只手就能举八十甚至到九十五普特。因此我得出一个结论：两个人的力量，不仅仅是一个人的一倍，应该是两倍，甚至还要多……

契布蒂金 （一边走着一边看报纸）防止掉头发……半公升酒精，滴上二钱石脑油精……溶化了每天擦……（记在他的笔记本里）我把它记下来。（向索列尼）喂，你听着，你拿一个带小玻璃管儿的瓶塞子，把瓶子口塞住……然后再捏一撮随便什么极普通的明矾……

伊里娜 伊凡·罗曼诺维奇，亲爱的伊凡·罗曼诺维奇！

契布蒂金 什么事呀，我的小女儿，叫人看着都痛快的孩子？

伊里娜　告诉告诉我，我今天为什么这样快活呀？我就像坐在一只张满了帆的船上，头上顶着一片辽阔的、碧蓝的天空，盘旋着许多巨大的白鸟似的。这是为什么呢？告诉我，为什么？

契布蒂金　（*温柔地吻吻她的双手*）我的美丽的白鸟啊……

伊里娜　今天早晨，我醒了起来，一洗好了脸，就忽然觉得把世上的事情都看清楚了，我觉得自己懂得了应该怎样去生活了。亲爱的伊凡·罗曼诺维奇，现在我什么都懂了。所有的人，无论他是谁，都应当工作，都应当自己流汗去求生活——只有这样，他的生命，他的幸福，他的兴奋，才有意义和目的。做一个工人，天不亮就起来到大路上砸石头去；或者，做一个牧羊人，或者做一个教儿童的小学教师，或者做一个开火车头的，那可都够多么快活呀……哎呀！不必说作人了，就是只做一头牛或者做一匹无知的马，然而工作，也比做一个十二点才醒，坐在床上喝咖啡，然后再花上两个钟头穿衣裳的年轻女人强啊……啊！那可多么可怕呀！这种想去工作的欲望，在我心里急切得就如同在极热的天气里想喝一口水似的。伊凡·罗曼尼奇，以后我如果不早早起来去工作，你就跟我绝交好了。

契布蒂金　（*温柔地*）那我就跟你绝交，当然就要跟你绝交了……

奥尔加　父亲从前把我们管教得七点钟起床成了习惯。现在呢，伊里娜睡到七点钟才醒，还得躺在床上想一堆心思，至少得躺到九点。你看她的神气有多么严肃！（*笑*）

伊里娜　你拿我当小孩子待惯了，所以一看见我的脸色严肃，就觉得奇怪。可我已经二十岁了！

屠森巴赫　向往工作的心情，啊，这我可真能体会呀！我一辈

子也没有工作过。我生在彼得堡，生在一个冷酷的、游手好闲的城市，又是生长在一个不知工作为何物、不懂得任何艰难困苦的家庭里。我还记得，每逢我从士官学校回家，跟班的给我脱靴子的时候，我总是成心和他为难，可是我的母亲还在旁边看得扬扬得意，把我欣赏得心里发昏，要是看见别人对我不像她那样，她就觉得惊讶。家里连一点点费力气的事情，都提防着不叫我做。可是他们成功了吗，我怀疑！冰山上的大块积雪向着我们崩溃下来的时代到了，一场强有力的、扫清一切的暴风雨，已经降临了；它正来着，它已经逼近了，不久，它就要把我们社会里的懒惰、冷漠、厌恶工作和腐臭了的烦闷，一齐都给扫光的。我要去工作，再过二十五年或者三十年，每个人就都要非工作不可了。每一个人！

契布蒂金 我，就不。

屠森巴赫 你原本就不能算数。

索列尼 再过二十五年哪，感谢上帝，你已经不在人间了。说不定两三年以后，你就许一下子中风死了呢，也许，说不定我一发起火来，就给你脑袋里装进颗子弹去呢，我的天使。（从口袋里掏出一瓶香水来，往胸上和手上洒）

契布蒂金 （笑着）我从来什么也没有做过，这倒是真的。我自从大学毕业，这十个手指头，就没有动过一动。除了报纸，我从来什么也没有看过，连一本书也没有读过……（从口袋里又掏出一份报纸来）你看……比如说，我从报上知道有过那么一位叫作杜勃罗留波夫的。可是他写过什么书，我连一点也不知道……可又有谁知道呢……

〔地板上传出楼下有人敲叩声。

听……楼下叫我了，有人找我来了。我马上就回来……等

一会儿……（一边梳着下髯，仓卒地走出去）

伊里娜　说不定他心里又忽然想起个什么念头呢。

屠森巴赫　对了。他是带着一副得意的神气出去的，他一定是要送给你一件礼物。

伊里娜　那可真没意思极了！

奥尔加　是呀，那可讨厌。没意思的事情他可做过不只一件了。

玛莎　“海岸上，生长着一棵橡树，绿叶丛丛……树上系着一条金链子，亮铮铮……”①一条金链子……（低唱着站起来）

奥尔加　玛莎，你今天不大高兴啊。

〔玛莎仍然低唱着，戴上帽子。

你要到哪儿去？

玛莎　回家。

伊里娜　多奇怪呀……

屠森巴赫　妹妹的命名日，反倒走开了！

玛莎　有什么关系呢……我晚上再来。再见了，我的亲爱的……（吻伊里娜）我再说一次，祝你健康，并且幸福。从前爸爸在世的时候，我们每逢过命名日，家里总要来三四十位军官，那够多热闹啊！可是今天呢，人只有一个半个的，冷静得和在沙漠里一样……我走啦……我今天心里烦得慌，我难受，所以我的话你可不要上心里去。（含着眼泪在微笑）我们过些时候再谈吧，我离开你了，亲爱的，我走啦。到哪儿去呢？我一点也不知道。

伊里娜　（不满意地）咳，就看看你……

奥尔加　（眼里流着泪）我了解你，玛莎。

---

① 普希金长诗《鲁斯兰和柳德米拉》中的诗句。——译者

索列尼 如果是一个男人在高谈哲学，那多少总还有点哲学的或者诡辩论的意思；然而，如果是一个女人或者两个女人掺和进来高谈哲学，那简直就是睁着眼说梦话。

玛莎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这个可怕的人？

索列尼 没有一点意思。“他还没有来得及‘哎哟！’一声呢，熊已经扑到他的身上了。”①

〔停顿。

玛莎 （憋着气，向奥尔加）不要嚎了！

〔安非萨和托着一块蛋糕的费拉彭特上。

安非萨 这儿，我的好费拉彭特。进来吧，我想你的靴子是挺干净的。（向伊里娜）地方自治会议的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普罗托波波夫派来的……送给你这份蛋糕。

伊里娜 谢谢。说我谢谢他。（接过蛋糕来）

费拉彭特 什么？

伊里娜 （提高了声音）说我谢谢他！

奥尔加 奶妈，给他一点点心吃。去吧，费拉彭特，跟她吃点点心去吧。

费拉彭特 什么？

安非萨 咱们走吧，费拉彭特·斯皮里多诺维奇。咱们走吧，我的好……（和费拉彭特下）

玛莎 这个普罗托波波夫，我可不喜欢他，这个米哈伊尔·波塔波维奇，也许是伊凡诺维奇，我记不清了。我们不应该邀请他。

伊里娜 我没有请他。

玛莎 那你做得很对。

---

① 引自克雷洛夫寓言。——译者

〔契布蒂金上，后边跟着一个勤务兵，端着一把银茶炉；一片惊讶和不满意的喧嚣声。

奥尔加　（两手蒙着脸）一把茶炉！多么可怕呀！（走进餐厅，走到桌子旁边）

伊里娜　伊凡·罗曼诺维奇，我的亲爱的，你这叫干什么呀！

屠森巴赫　（笑着）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吧！

玛莎　伊凡·罗曼诺维奇，你真是一点也不怕难为情！

契布蒂金　我的亲爱的、亲爱的孩子们，我只有你们啦，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们是我最珍贵的啦。我快六十岁了，我不过是一个老废物，一个孤孤单单的、可怜的老头子……我没有一点好处，要有呢，也只是心里对你们这一点点的爱了。不是为了你们，我老早就不在这世上了……（向伊里娜）我的亲爱的小姑娘，我是看着你生下来的……我怀里抱过你……我爱过你死去的母亲……

伊里娜　可是为什么要这样乱破费呢？

契布蒂金　（生了气，含着泪的声音）乱破费……哼，去你们的吧！（向他的勤务兵）把茶炉放到那儿去……（嘲弄的调子）乱破费！

〔勤务兵把茶炉送进餐厅。

安非萨　（横穿过客厅）亲爱的姑娘们，来了一位军官，是个生人……他已经脱了大衣了，姑娘们，他走过来了。伊里努什卡，你可得跟他和和气气、客客气气的……（往外走着）老早就该吃早饭了……咳！哎呀！……

屠森巴赫　这恐怕就是威尔什宁。

〔威尔什宁上。

威尔什宁中校！

威尔什宁　（向玛莎和伊里娜）请让我自己介绍介绍吧：威尔

什宁。我终于又看见了你们，真是非常的、非常的高兴啊。不过，你们都长得够多大了啊！哎呀！哎呀！

伊里娜 请坐吧！我们见着你也都很高兴。

威尔什宁 （高兴地）我多么高兴啊，多么高兴啊！可说你们是姊妹三个吧？我记得——是三个小姑娘嘛。你们的模样儿我想不起来了，可是你们的父亲，普洛佐罗夫上校，有三个小女孩，我是亲眼看见过的，所以我记得还很清楚，日子过得可真快呀！啊！哎呀，日子过得可多快呀！

屠森巴赫 亚历山大·伊格纳季耶维奇是从莫斯科来的。

伊里娜 从莫斯科来的？你是从莫斯科来的？

威尔什宁 是的。你们去世的父亲从前在那里做炮兵连长，我在同一个旅里当过军官。（向玛莎）你，我现在仿佛有点想得起来了。

玛莎 我可想不起你来了。

伊里娜 奥里雅！奥里雅！（向餐厅里叫）奥里雅，来呀！

〔奥尔加从餐厅走到客厅来。

你知道，奥尔加，威尔什宁中校是从莫斯科来的。

威尔什宁 这么说，你就是奥尔加·谢尔盖耶夫娜，最大的了……你呢，是玛丽雅……你呢，伊里娜，是最小的……

奥尔加 你是从莫斯科来的吗？

威尔什宁 对了。我是在莫斯科读的书，也是在那儿开始做的事。我在那儿服务了很多年，最后，被派到这里来做炮兵连长——于是，像你们所看见的，我就到了这里了。说实话，你们的样子我是一点也记不得了，我只知道你们是三姊妹。你们的父亲，我可照旧记得很清楚，你们看，只要我一闭上眼睛，就能又看见他，就跟站在我的面前一样。从前在莫斯科，我时常到你们家里去……

奥尔加　我本来认为自己是谁的名字都记得的，可是现在怎么……

威尔什宁　我叫亚历山大·伊格纳季耶维奇。

伊里娜　亚历山大·伊格纳季耶维奇，你是从莫斯科来的……多么叫人料想不到的高兴呀！

奥尔加　我们就要回到那儿去了，你知道吗？

伊里娜　我们想秋天能到那儿。那是我们的故乡，我们都是生在那儿的……生在旧巴斯曼那雅街。

〔她们两个人都愉快地笑了起来。

玛莎　看见了一个故乡的人，真是意想不到的高兴啊！（急速地）啊，我现在想起来了。你还记得吗，奥尔加，我们家里时常提起的那个“多情的少校”？你那时候是中尉，正爱着一个人。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口口声声都叫你少校，来和你开玩笑……

威尔什宁　（笑着）是呀，是呀……多情的少校，一点也不错……

玛莎　那时候你只有两撇小胡子……啊！你可老了多少了哇！（含着眼泪）你可老了多少了哇！

威尔什宁　是呀，大家叫我多情的少校的时候，我正年轻，也正在恋爱。现在呢，可就再也不是那个样子了。

奥尔加　可是你连一根白头发还没有呢。你只是见老，可还没有真老。

威尔什宁　究竟已经是四十三了。你们离开莫斯科很久了吗？

伊里娜　十一年了。可是，你怎么哭啦，玛莎，你这个古怪的孩子？……（自己也含着泪）我也要哭了……

玛莎　没有什么。你住的是哪条街呀？

威尔什宁　旧巴斯曼那雅街。

奥尔加　我们也住在那儿……

威尔什宁　我在德国街住过一个时候。我每天从那里走到红营房。半路上，有一座样子很凄凉的小桥，桥底下的水哗哗地流。那叫一个寂寞的人听着，心里真感到万分的悲伤啊。

〔停顿。

然而，你们这里的这条河，却是多么宽阔，多么美丽呀！多么绮丽的一条河呀！

奥尔加　这是真的，不过天气太冷。这里天气太冷，又有蚊子……

威尔什宁　哪里呀！你们这里的气候又好，又适于健康，是一种真正斯拉夫国度的气候。有森林，有河……还在桦树。这种可爱的、朴实的桦树啊，所有的树里，我是最爱桦树的。住在这里可真舒服啊。只有一样，我觉着奇怪，就是火车站离着这里会有二十里远……谁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索列尼　我知道。

〔大家都转过头来看他。

因为呀，车站假如离着这儿很近的话，它就不会有这么远，它既然离着这儿远，那就是因为它不很近。

〔发窘的沉默。

屠森巴赫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是个不动声色的诙谐家。

奥尔加　我现在也想起你来了。我想起来了。

威尔什宁　我认识你的母亲。

契布蒂金　她真是一个贤慧的女人哪，愿她在天国安息吧。

伊里娜　妈妈是葬在莫斯科的。

奥尔加　葬在新处女修道院……

玛莎　你们会相信吗，我已经把她的模样儿都有点忘了。所以将来我们也会叫别人忘记的……人们会忘记我们的。

威尔什宁　是啊。人们会忘记我们的。没有一点办法啊，我们的命运就是这样。现在我们认为严肃的、有意义的、最重要的，将来有一天，也都会被人遗忘，或者都会被认为是丝毫无关重要的。

〔停顿。

有趣的是，我们现在绝对说不出将来什么会被认为是高贵的、重要的，或者，相反地，什么又会被认为是可怜的、可笑的。我们就拿哥白尼或者哥伦布的发现来说吧，最初大家不也认为它们是无用的、可笑的，而同时认为一些自作聪明者的荒谬著作，讲的却是真理吗？所以，可能是，我们这样的生活，我们现在过得这么习惯的生活，将来总有一天会显得是古怪的，不舒服的，不聪明的，不够纯洁的，也许甚至是有罪的……

屠森巴赫　那谁说得定呢？也许将来人们会发现我们的生活是伟大的，而且一提起来就肃然起敬呢？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酷刑和残杀已经没有了。也没有外敌的侵袭了，然而，照旧又有多少痛苦的事啊！

索列尼　（尖声地）嘘，嘘，嘘……就光叫男爵大谈哲学好啦，就用不着吃饭啦。

屠森巴赫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我请你让我安静一会儿……（换到另外一个座位上去）这有点叫人讨厌，说真的。

索列尼　（尖声地）嘘，嘘，嘘……

屠森巴赫　（向威尔什宁）然而我们现在所受的这些痛苦——真是够多的啦！——却也说明社会的精神水准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提高了……

威尔什宁　是呀，那自然是。

契布蒂金　男爵，你刚才说，将来有一天人们会发现我们的生

活伟大；可是无论如何，人总是渺小的呀……（站起来）就看看我有多么渺小吧。要说我的生活伟大，那很显然只是一种安慰罢了。

〔后台拉小提琴的声音。

玛莎 这是我们哥哥，安德烈在拉提琴。

伊里娜 我们的安德烈是很有学问的。他将来要当教授。爸爸当初做军人；儿子呢，却一心一意想过研究学问的生活。

玛莎 这是父亲的心愿。

奥尔加 我们今天还取笑了他一顿呢。看样子他有一点在恋爱。

伊里娜 爱上了这城里的一位姑娘。她今天准会到我们家来。

玛莎 啊！你们可真没看见她是怎样打扮的哪！也并不是丑，也并不是式样过时，简直就是恶劣。一种古古怪怪、颜色刺眼的、黄乎乎的裙子，镶着俗气的穗子，可是呢，又配上一件红上衫。两面嘴巴子擦得红了又红，红了又红！要说安德烈会爱上她，我可不能承认，安德烈多少总懂得些趣味的。我想他这只是为了开开心，为了要弄要弄我们的。我昨天听说她要嫁给普罗托波波夫，我们市自治会议的主席。再好也没有了……（走到旁边的门口，喊）安德烈，到这儿来！亲爱的，只来一小会儿！

〔安德烈上。

奥尔加 我的哥哥，安德烈·谢尔盖耶维奇。

威尔什宁 威尔什宁。

安德烈 普洛佐罗夫。（擦他流满了汗珠的脸）你是炮兵连的连长吗？

奥尔加 你想象一下，亚历山大·伊格纳季耶维奇是从莫斯科来的。

安德烈 真的？那我可得庆贺庆贺你，我的妹妹们马上就会麻

烦得你不得安生。

威尔什宁　麻烦了她们的，倒是我呀。

伊里娜　看看安德烈今天送给我一个多么漂亮的镜框！（把镜框拿给威尔什宁看）是他亲手做的。

威尔什宁　（看着镜框，不知道应该说什么才好）真的……这确是……

伊里娜　还有在钢琴上放着的那个，也是他做的！

〔安德烈挥了挥手，慢慢走开。

奥尔加　他有学问，他会拉小提琴，他又会雕刻各种各样的小东西，一句话，他哪方面都能干。安德烈，不要走！他永远是这种样子——总要想法子溜走。过来！

〔玛莎和伊里娜两个人一齐挽住他的胳膊，笑着把他扯回来。

玛莎　来呀，过来！

安德烈　放开我，我求求你们！

玛莎　看他多么没有道理！当初大家都管亚历山大·伊格纳季耶维奇叫多情的少校，看看人家，就没有生过气。

威尔什宁　一点也没有！

玛莎　我倒要管你叫多情的提琴家呢！

伊里娜　或者多情的教授！

奥尔加　他在恋爱！安德留沙在恋爱呢！

伊里娜　（拍着手）好哇！好哇！再来一遍！安德留沙在恋爱啦！

契布蒂金　（走到安德烈背后，两只胳膊突然搂住他的腰）大自然就是为了叫我们恋爱才生出我们来的呀！（哈哈大笑，他始终没有放开他的报纸）

安德烈　咳，算了吧，够了……（擦自己的脸）我整夜都没有

合眼，所以今天就像俗话所说的，我的精神不佳。我看书看到了早晨四点，才躺到床上，可是照样没有用。千万种思想在我的脑子里转，一转眼工夫已经天亮、太阳照满我的卧房了。我打算利用还住在这儿的这一夏天，翻译一本英文书。

威尔什宁　你会英文吗？

安德烈　会。我们的父亲——愿他在天国安息吧！——当初一个劲儿给我们填知识，我们好苦恼哇。那真可笑，真愚蠢，同时，我们必须承认，他死了以后，我就慢慢胖起来了，你们看，才一年工夫，我已经恢复了健康，就仿佛我的身体，从一直压在上边的一个重荷之下解脱了出来似的。感谢我的父亲，我的妹妹们和我，我们都懂得法文、德文和英文。伊里娜另外还会意大利文。然而，这可叫我们付过多大的代价啊！

玛莎　住在这个城里，懂得三国语言，是一种不必要的奢侈！我甚至要说，这正和手上长了一个六指一样没有用处，是一个累赘。我们懂得太多了！

威尔什宁　这叫什么话呢！（笑）你们懂得太多了！我认为，有知识的、受过教育的人，无论住在哪个城市，也无论那个城市有多么冷落，多么阴沉，都不是多余的！我们就拿这座城市来说吧，住在这里的十万人口，当然都是没有文化的、落后的，我们也承认这里边只有三个像你们这样的人。周围广大老百姓的愚昧，你们克服不了，那也是很自然的事。而且，在你们一生的过程中，你们还会不得不连连不断地让步，你们也会迷失在这十万居民的人群当中，生活也会把你们埋没了。但是，你们依然不会完全消灭，你们不会不发生影响。也许继你们之后，又会出现六个像你们

这样的人，再以后，又出现十二个，如此以往，总有一天，像你们这样的人终于形成了大多数。两三百年以后，世界上的生活，一定会是无限美丽、十分惊人的。人类确是需要那样的生活，那么，既然那种生活现在还没有出现，我们就应当具有先见之明，就应当期望它，梦想它，为它去做准备；因此，我们就应当比我们的父亲和祖先们看得更多，懂得更多。（笑）可是你却埋怨自己懂得太多了。

玛莎 （摘下她的帽子来）我留下来吃中饭了。

伊里娜 （叹了一口气）真的，这些话可真都应该写下来……

〔安德烈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走了。

屠森巴赫 你说，再这许多许多年，世上的生活会是美丽的、叫人惊奇的。这话很对。但是，为了从现在就参加那种生活，无论那种日子有多么遥远，一个人都应当从现在起就给它做准备，就应当去工作……

威尔什宁 （站起来）是啊。吓，看看你们这儿有多少花呀！（往四下里看）屋子又收拾得多么舒服呀！我真羡慕你们！我这一生，都是在一处一处窄小的住房里拖过来的，永远只有两把椅子，一张沙发，和一些冒烟的火炉子。我这一生里所缺少的，正是这样的花朵啊。（搓着两手）啊！不过，想这些可有什么用呢！

屠森巴赫 是啊。我们应当工作。你听我说这个话，心里一定想：看看我们这个德国人，又感情冲动起来了。但是，我跟你说真话，我是俄国人，我连一句德国话都不会说。我父亲信奉的是正教……

〔停顿。

威尔什宁 （跨着大步子在台上走着）我常常这样梦想：假如一个人能够重新开始一次生活，而这次生活又是很审慎的，

结果又会怎样呢！万一这两种生活的第一种，就是那个已经经历过的生活，是一种我们平常所说的草稿，而第二种生活又不过是第一种的一个精致些的复本，那可又怎么办呢！因此，我认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首先努力不要重蹈覆辙，至少也要为生活创造一个不同的环境；应当布置出像你们这样的房子，满是花朵和光亮……我有一个太太和两个小女孩子；可是我太太的身体很不结实，还有其他等等的情形。所以嘛，假定我的生活非重新开始不可的话，我是不结婚的了……啊，不了！

〔库利根穿着中学教员制服上。

库利根　（走到伊里娜面前）我亲爱的妹妹，让我为你的命名日道贺，让我诚心诚意地祝你健康，祝你得到像你这样年龄的姑娘所该得到的一切。再让我把这本小书送给你，作为礼物。（递给她一本书）这是我们中学近五十年来的历史。是我写的。毫无价值的一本小书，是我闲着没事的时候写的，不过你究竟还是可以读一读。先生太太们，早安！（向威尔什宁）库利根，本城的中学教员，七等文官。（向伊里娜）在那本书里，有一份人名录，凡是最近五十年从我们中学毕业的人，名字都列在里边了。Feci，quod Potui，faciant meliora potentes（“我是尽了我的能力写的，要写得更好，只有等更有能力的人了。”——拉丁语）（吻玛莎）

伊里娜　可是，这本书你已经在复活节送过我一回了。

库利根　（笑着）不可能吧！既然如此，就把它还给我吧，或者，最好送给上校吧。请收下它吧，上校。留着你赶上哪天烦闷的时候读着消遣消遣。

威尔什宁　谢谢你（正要告辞），我认识了你们，真是高兴极了……

奥尔加　你要走吗？不要走，不要走！

伊里娜　我们请你留下一同吃中饭。请一定留下来吧。

奥尔加　请一定留下吧！

威尔什宁　（鞠躬）我相信我今天是凑巧赶上了你们的一个命名日。原谅我吧，我事先不知道，所以没有向你们道贺……（和奥尔加走进餐厅）

库利根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期天，休息的日子。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休息休息，都要按照各人自己的年龄和情况来散散心。这些地毯可都应当收起来，等到冬天再用啦……不要忘记撒上波斯粉[1]或者樟脑精……罗马人身体之所以那样强壮，就是因为他们懂得如何工作，也懂得如何休息。他们有一句话，mens sana in corpore sano（“健全的精神，在于健全的身体”——拉丁语）他们的生活，是遵照着确定的方式进行的。我们中学校长说，方式是任何种生活里边最主要的东西……凡是丧失方式的，就停止存在——这在我们日常生活里边，也是一样的道理。（笑着揽住玛莎的腰）玛莎爱我。我的太太爱我。还有这些窗帘，也该和地毯一同收起来了……我今天快活，我觉得精神非常畅快。玛莎，我们下午四点就得到校长家。学校为教员们和家属们组织了一次游览会。

玛莎　我不去。

库利根　（痛心地）玛莎，我的亲爱的，那是为什么呢？

玛莎　这我以后再跟你说……（用一个生气的调子）好吧，我去，只求你不要再打扰我……（走开）

库利根　然后，咱们再到校长家里去参加晚会。他虽然身体不

① 即杀虫粉。——译者

太健康，却总要首先尽力做到是个社会上的人物。他是一个极其光辉的人物。真叫人钦佩。昨天，会议开完之后，他对我说："我累了，费多尔·伊里奇，累得很啊。"（看看墙上的挂钟，再看看自己的表）你们的钟快七分。"是的，"他说，"我累得很啊。"

〔后台传来小提琴的声音。

奥尔加 先生太太们，请吧，请入座吃中饭吧。这儿还预备了一份好吃的蛋糕！

库利根 啊！奥尔加，我的亲爱的！我亲爱的好奥尔加！昨天我一直工作到夜里十一点，累极了，然而今天我却觉得快活！（进了餐厅，向桌子走去）我的亲爱的奥尔加呀……

契布蒂金 （把报纸揣进口袋，梳自己的下髯）蛋糕？这妙极了！

玛莎 （向契布蒂金，严厉地）只是，你得记住：今天不能喝酒！你听见我的话了吗？那对于你的健康是有害的。

契布蒂金 咳，算了吧，那都是过去的事了。我已经两年没有醉过了。（不能忍耐地）而且，你说说，我的好孩子，这可又有什么关系呢？

玛莎 无论怎样，你也是不能喝酒的。看你敢喝！（用一种生气的调子，但是说得不叫她丈夫听见）啊！下地狱的，又得在那个校长家里，整整闷气一晚上！

屠森巴赫 我要是你，就不去……这很简单嘛。

契布蒂金 不要去了，我的亲爱的。

玛莎 不要去……咳！……这种可恨的、叫人不能忍受的生活呀……（走进餐厅）

契布蒂金 （向她走去）算啦，算啦！……

索列尼 （向餐厅走去）嘘，嘘，嘘……

屠森巴赫　打住吧，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这足够了！

索列尼　嘘，嘘，嘘……

库利根　（高兴地）祝你健康，上校！我是一个教员，这儿就跟我自己的家里一样。我是玛莎的丈夫……她很贤慧，非常贤慧……

威尔什宁　我要喝点这种深颜色的酒……（喝酒）祝你们健康！（向奥尔加）我在你们家里觉得多么快乐呀！

〔只有伊里娜和屠森巴赫还留在客厅里。

伊里娜　玛莎今天心情很不好。她在十八岁结婚的时候，认为她的丈夫是男人当中最聪明的。现在可就不对了。他确是一个最好的男人，然而并不是最聪明的。

奥尔加　（不耐烦地）安德烈，你到底还来不来呀！

安德烈　（在后台）我马上就来。（上，走过去坐在桌边）

屠森巴赫　你在想什么？

伊里娜　什么也没有想。我不喜欢你们这个索列尼，我怕他。他满嘴尽胡说……

屠森巴赫　他这个人很古怪。他叫我又觉得可怜，又觉得可气，不过我还是可怜他的成分多些。我想他是怕见人的……我一个人单独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他很温和，很懂事，可是一到人多的场合，他就粗鲁起来，就变成一个暴躁的人了。不要走，至少等他们吃起来再去。让我稍稍陪你一会儿。你在想什么？

〔停顿。

你二十岁，我还不到三十。我们未来还有多少好年月呀，在那一连串的长远日子里，我是永远爱你的……

伊里娜　尼古拉·里沃维奇，不要跟我谈到爱情吧。

屠森巴赫　（不去听她说话）我心里有一种热切的渴望，要生

活，要奋斗，要工作 。这个渴望，在我的心里，和对你的爱，融化在一起了，伊里娜。正因为你美丽，所以我觉得生活也是这么美丽的！你在想什么！

伊里娜 你说生活是美丽的。不错，然而，万一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呢？直到现在，我们三姊妹的生活，还没有美丽过呢；生活像莠草似地窒息着我们……你看我都流了泪了。我不该哭。（赶快擦抹眼泪，微笑）我应当去工作，去工作。我们心情忧郁，我们把生活看成是黑暗的，都是因为我们不认识工作的意义。我们是那些瞧不起工作的人们所生出来的……

〔娜达里雅·伊凡诺夫娜上；她穿着一件粉红色裙衫，系着绿带子。

娜达莎 大家已经吃起中饭来了……我来晚了……（顺便向镜子里看了自己一眼，整顿一下自己的装扮）我的头发梳得还不错，我觉得……（看见了伊里娜）亲爱的伊里娜·谢尔盖耶夫娜，我给你道贺！（使力气地、长长地吻她一下）你们这里有这么些客人，我实在觉得有点害臊……日安，男爵！

奥尔加 （正走进客厅）啊，娜达里雅·伊凡诺夫娜，你可来了！日安，我的亲爱的！

〔她们接吻。

娜达莎 给你道喜！你们这里这么些人，我可心慌得要命啊！……

奥尔加 这有什么，都是自家人。（低声，惊讶地）你怎么系了一条绿带子呀！我的亲爱的，这不大好！

娜达莎 这不吉利吗？

奥尔加 不是，仅仅是和你的衣裳不调和……而且，这看着有点古怪……

娜达莎　（含泪的声音）真的吗？可是你知道这并不是翠绿呀，并不发亮。（随着奥尔加走进餐厅）

〔餐厅里，大家都坐下去吃饭；客厅里没有一个人。

库利根　伊里娜，我祝你将来嫁个好丈夫！是该结婚的时候了。

契布蒂金　娜达里雅·伊凡诺夫娜，我祝你也嫁一个好丈夫。

库利根　娜达里雅·伊凡诺夫娜心目中已经有了一位了。

玛莎　（用叉子敲自己的盘子）啊！生活是美丽的啊！随便它发生什么情形吧，让咱们先喝上一小杯！

库利根　你这种举动可真算体面！

威尔什宁　这是一种什么酒？好极了！是拿什么泡的？

索列尼　蟑螂泡的。

伊里娜　（含泪的声音）唉呀！唉呀！多么叫人恶心哪！……

奥尔加　我们今天晚饭有烤火鸡和苹果馅儿的点心。感谢上帝，今天我整天都待在家里，晚上也在家……先生们，晚上都请过来好吗？……

威尔什宁　也准许我来吗？

伊里娜　请一定来吧。

娜达莎　在他们这里是不用客气的。

契布蒂金　大自然就是为了叫我们恋爱才生出我们来的呀。（笑）

安德烈　（生气）住嘴吧，先生们，我奇怪你们怎么也不厌烦哪！

〔费多季克和洛迭上。两个人提着一大篮子鲜花。

费多季克　你看，他们正吃着中饭呢。

洛迭　（高声地说话，有点大舌头）真的吗？可不是，正吃着中饭……

费多季克　稍微等一会儿！（拍了一张快照）得，一张！再稍微

等一会……（又拍了一张）得，两张！现在行了，走吧。

〔他们提起花篮，走进餐厅，大家热闹地欢迎他们。

洛迭 （高声地）我给你们道贺！我祝你们非常、非常幸福！今天天气可太好啦，非常、非常的好啊。我带着我的学生们出去散步了整整一早晨。我在中学教了一门体操……

费多季克 你可以随便动一动，伊里娜·谢尔盖耶夫娜，不要紧。（拍了一张照）你今天真美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陀螺来）拿这个陀螺去，你看这玩意儿……它出声儿可好听极了……

伊里娜 多么好呀！

玛莎 “海岸上，生长着一棵橡树，绿叶丛丛……树上系着一条金链子，亮铮铮……”（含着泪的声音）我为什么总是不住地背这个呢？这句诗从早晨就萦绕在我的心上……

库利根 我们桌上是十三个人哪！

洛迭 （高声地）亲爱的朋友们，你们还把这种迷信的事看得这么重要吗？

〔大家大笑。

库利根 如果桌上是十三个人，那就是说，在座的当中一定有一对情人。伊凡·罗曼诺维奇，不会碰巧就是你吧？

〔大家大笑。

契布蒂金 我呀，我已经是一个老孽障了，可是你们看，娜达里雅·伊凡诺夫娜那儿，怎么她倒整个心慌起来了？这我可真是一点也不懂。

〔大家哄堂大笑；娜达莎跑进客厅，安德烈跟了出去。

安德烈 这算不了什么，不要理那些！等一会儿……别走，我求你……

娜达莎 我脸上挂不住……我不知道我是怎么了，他们拿我开

起玩笑来了。我知道我不应该离开饭桌子，这是没礼貌的，可是我再也坐不住了……我再也坐不住了……（两手蒙住脸）

安德烈　我的亲爱的，不要上心里去，我请求你，我哀求你。我向你保证，他们这是说着玩儿的，他们的话并没有坏意思。我的亲爱的，我的甜蜜的，他们都是正派人，热心肠的人，都非常喜欢我，也喜欢你。咱们到窗子那边去吧，那儿他们看不见我们……（向四周看看）

娜达莎　交际场里我真是不习惯呀！……

安德烈　啊，青春啊，美丽而又迷人的青春啊！我的亲爱的，我的亲爱的天使，不要这样苦恼吧！相信我，相信我……真的，我觉得多么幸福啊，我的心里充满了爱和狂欢。啊！他们谁也看不见我们，谁也看不见！我为什么爱你，我从什么时候爱上你的——啊，这我一点都不知道。我的亲爱的，我的甜蜜的，我的非常纯洁的，做我的太太吧！我爱你，我爱你……我从来也没有这样爱过谁啊……（吻）

〔两个军官走进来，一看见这一对接吻的人，就停住了脚步，愕然。

——**幕　落**

第　二　幕

景同第一幕。

晚上八点钟。街上隐约传来手风琴的声音。没有点灯。娜达里雅·伊凡诺夫娜穿着睡衣，端着一支蜡烛，上；往前走，走到安德烈的门口站住。

娜达莎　你做什么啦，安德留沙？看着书吗？没什么，我不过要看一看……（再往前走，开了另一扇门，往里边探探头，又关上）……看看这儿有没有火烛……

安德烈　（上，手里拿着一本书）什么事，娜达莎？

娜达莎　我看看有没有火烛没吹灭……现在正是谢肉节[1]，听差们头都玩昏了；总要什么都得看一眼，怕出点什么岔子……昨天半夜里，我打餐厅里过，你猜我看见了什么？一支蜡烛丢在那儿点着！也查不出是谁点的。（放下蜡烛）什么时候了？

安德烈　（看看自己的表）八点一刻。

娜达莎　可见奥尔加和伊里娜还没有回来呢。这两个可怜的人哪，她们还没有回家，还在工作着呢！奥尔加在开教务会

---

① 大斋前三天到一周之间的旧教节日，可以食肉，狂欢，又称谢肉节。——译者

议，伊里娜在电报局……（叹息）今天早晨我跟你妹妹说："伊里娜，我的亲爱的，你可应当保重自己呀。"可是她不听我的话。你说是八点一刻了吗？我觉得我们的宝贝不舒服得厉害。他为什么这么冰凉呢？昨天他发烧，可是今天浑身又都是冰凉的了……我担心得很！

安德烈　不要紧的，娜达莎。孩子很结实。

娜达莎　究竟还是节制着点他的饮食的好。我不放心。我听说今天晚上九点钟，化装跳舞的人要到咱们家里来。他们最好是不要来，安德留沙。

安德烈　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办。那是请了人家来的。

娜达莎　今天早晨，小孩子一醒，就看着我，脸上忽然跟我笑起来了；可见他已经认识我了。我跟他说："早安，宝贝！""早安，我的乖乖！"他就笑出声音来了。小孩子们能懂话；他们很懂得大人的话，那么，安德留沙，我就去告诉他们，不招待那些化装跳舞的人了。

安德烈　（犹豫不决地）那得看我的妹妹们的意思。这也是她们的家呀。

娜达莎　是啊，这也是她们的家；我去跟她们说说去。她们会同意的，她们都那么好……（往外走着）我吩咐晚饭预备了些酸牛奶。医生说你应当只吃酸牛奶，不然就永远也瘦不下去。（站住）宝贝浑身都是冰凉的。我怕大概是他的屋子太冷。恐怕应该给他另外换间屋子住，至少得住到天气暖和起来。比如说，伊里娜住的那间屋子，就对这孩子非常合适，又干燥，又整天都见太阳。应当跟她去说说，请她暂时搬到奥尔加的屋子里住住……反正她也成天不在家，除了夜里回来睡睡……

〔停顿。

安德留桑奇克，你为什么一句话也不说呀？

安德烈 不为什么，我是在想……而且呢，也没有什么要说的。

娜达莎 对啦……我本想跟你说什么来着？……啊！想起来了，自治会议打发来的费拉彭特，还在那儿等着要见你呢。

安德烈 （打呵欠）叫他进来吧。

〔娜达莎下。安德烈就着她忘记带走的蜡烛，低头看书。费拉彭拉上；他穿着一件褴褛破旧的外衣，领子翻上来。头顶上包着一块头巾，直包到耳朵上。

晚安，我的老费拉彭特。有什么事呀？

费拉彭特 主席送给你一本书，另外还有一份公事……这不是……（递过书和一个信封去）

安德烈 多谢。很好。可是你为什么这么晚才来呀？已经八点多了。

费拉彭特 什么？

安德烈 （提高声音）我说，你来得太晚了，已经八点多了。

费拉彭特 一点也不错呀。天还没黑我就来了，可是他们不叫我见你。他们说，主人忙得很。那呀，就活该了！他既然忙，可有什么办法呢，反正我并不忙。（以为安德烈问了他什么话呢）什么？

安德烈 没说什么。（查看着那本书）明天是星期五，不办公，不过我还是照旧要去……省得没事可做。待在家里真烦闷啊……

〔停顿。

亲爱的老头子，我们的生活变化得多么奇怪，它又多么会骗人啊！今天，我因为烦闷，因为没事可做，才拾起这本书来——大学的旧讲义，——这连我自己都觉得好笑哇……哎！我是自治会议的秘书，就是普罗托波波夫当主

席的这个自治会议。我是会里的秘书，我最大的希望，充其量也不过是有一天能当上委员罢了！我这个每天夜里梦见自己当上了莫斯科大学教授，成了全俄罗斯引以为荣的著名学者的人，却只能当一个地方自治会议的委员啊！

费拉彭特　我一点也说不上来……我没听清楚……

安德烈　如果你真能听得清楚的话，也许我就不跟你说了。我很需要跟一个人谈谈。可是，我的太太不能了解我。我的妹妹们呢，我也不太知道为什么，又总是有点怕她们——我怕她们会嘲笑我，会叫我难为情……我不喝酒，不喜欢进酒馆，然而我要是现在正坐在帖斯多夫或者莫斯科的哪一家大饭店里，你可真不知道那会有多少快乐啊。

费拉彭特　在莫斯科呀——那天有一个包揽买卖的，在自治会议里说，——说在莫斯科有几个商人吃薄饼；好哇，好像有一个人吃了四十张，给吃死了。不知是四十还是五十，我记不大清楚了。

安德烈　在莫斯科，你即使是坐在一家大饭店的大厅里，那里的人你一个也不认识，别人也不认识你，你也并不感觉到自己是个陌生人……可是在这里呢，正相反，你谁都认识，谁也都认识你，你却依然觉得自己是个陌生又陌生的人……陌生而孤独啊。

费拉彭特　什么？

〔停顿。

那个包揽买卖的还说——不过这话想许是谣言，——说横穿着莫斯科，拉起了一条绳子。

安德烈　做什么用的呢？

费拉彭特　我一点也说不上来，是那个包揽买卖的这么说的。

安德烈　真荒谬。（看书）你到过莫斯科吗？

费拉彭特 （沉默了一下）从来没到过。上帝没有叫我去的意思。

〔停顿。

我可以走了吧？

安德烈 去吧。再见。

〔费拉彭特下。

再见吧。（看书）明天早晨再来取这些公事……去吧……

〔停顿。

他走了。

〔门铃声。

咳，好麻烦哪……（伸懒腰，慢慢地走进自己的屋子）

〔景后，乳母唱着摇篮歌，催婴儿入睡。玛莎和威尔什宁上。他们在那里谈话的时候，女仆把餐厅里的油灯和几支蜡烛点起来。

玛莎 这我一点也说不上来。

〔停顿。

这我一点也说不上来。习惯当然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我们父亲死了以后，家里没有勤务兵了，我们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才习惯。但是，撇开所有的习惯问题不谈，我觉得我心里有一句公道话要说。也许在别的地方情形不同，可是在我们这个城里，最有身分、最高尚、最有教养的，只有军人。

威尔什宁 我渴了。我倒很想喝杯茶。

玛莎 （看了挂钟一眼）他们马上就送上来。我十八岁就结了婚，那时候，我怕我的丈夫，因为他是一个教员，而我才刚刚毕业。那个时候，我觉得他是一个重要的人物，极有学问，极聪明。可是现在呢，可惜呀！全不是那样了……

威尔什宁　是的……我懂了……

玛莎　我一点也不是说我的丈夫——我对他已经习惯了；然而在一般文官当中，可有多少粗野的、不懂礼貌的、没有教养的人呀。粗野得使我痛苦，使我痛心；我一看见有人不文雅，不温和，不客气，我心里就难受。因此，我每次和我丈夫的同事，那些教员们，在一起的时候，就真觉得痛苦极了。

威尔什宁　是的……不过我倒看不出文官和军人有什么区别，跟他们来往，都一样没有趣味，至少在这个城里是这样。只要是一个知识分子，不管他是个文官还是军人，又有什么两样！你就听听他们所谈的吧，永远是被他的太太烦死啦，被他的房子烦死啦，被他的产业、他的马烦死啦……俄国人本来是比什么人都容易感染高超的思想的，然而，请问，这些人的生活，却为什么又过得这么低下呢？为什么？

玛莎　为什么呢？

威尔什宁　为什么他被他的孩子们和太太烦死？又为什么他自己也烦死他的孩子们和太太？

玛莎　你今天心情有点不大好啊。

威尔什宁　也许是……我今天没有吃饭，从早晨到现在，一点东西还没有吃呢。我的女儿不大舒服，而每当我的孩子们生病，我就满怀焦虑，一想到为什么给了她们这样一个母亲，我就内心自疚。啊，你今天要是看见了她的那种样子就好啦！简直太不像话了！我们从早晨七点钟就吵起嘴来，吵到九点，我把门一摔就走出来了。

〔停顿。

这些事我是从来不谈的。奇怪，只有跟你，我却抱怨起来了。（吻她的手）不要生我的气吧……除了你，我再也没有

人，再没有人可以……

〔停顿。

玛莎 烟囱里的声音有多大啊！我父亲临死以前，那里边也是这样呼呼的响。你听，就跟这一样。

威尔什宁 你还迷信吗？

玛莎 是。

威尔什宁 这就奇怪了。（吻她的手）你是一个美丽的、动人的女人。美丽，动人！天色虽然黑暗，可是我还看见你的眼睛在发着光亮。

玛莎 （坐到另外一张椅子上去）这里亮一些。

威尔什宁 我爱……我爱……我爱你的眼睛，你的举止，我睡觉都梦见它们……美丽的、动人的女人啊！

玛莎 （不出声地笑）你跟我这样说话的时候，我心里虽然害怕，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只想笑……不要再这样说了，我请你……（低声）不过，你还是可以说下去，我无所谓……（两手蒙住脸）我无所谓……他们来了，谈点别的话吧。

〔伊里娜和屠森巴赫由餐厅走上。

屠森巴赫 我姓一个三个字的复姓：屠森巴赫—克洛奈—阿尔特萨威尔男爵，然而我和你们一样，是一个俄国人，信奉正教。我身上所残余的德国人的气质可太少了——如果有，那也只是使你讨厌的这一点耐性和固执了。我每天晚上都送你回家。

伊里娜 我太累了！

屠森巴赫 而且我将来还要每天到电报局去接你回家，我要这样做到十年，二十年，除非你把我赶走……（看见了玛莎和威尔什宁，愉快地）啊，是你们呀！晚安！

伊里娜 哎呀，我总算是回到家了。（向玛莎）刚才，有一位太

太往萨拉托夫给她兄弟打电报，说她的儿子今天死了，可是怎么也想不起住址来了。结果，不带地址就把电报发出去了，只打到萨拉托夫。她哭着。我也无缘无故地对她说了几句难听的话。“我没有时间白耽误，”我回答她说。我真糊涂！参加化装舞会的人今天来吗？

玛莎 来。

伊里娜 （坐在一把圈椅上）稍微歇歇吧。我真累得不行了。

屠森巴赫 （脸上带着笑容）每逢你工作回来的时候，你的神气总是像个挺小的小姑娘那么可怜……

〔停顿。

伊里娜 我真累得不行了。我不喜欢电报工作，不，我绝对不喜欢它。

玛莎 你瘦了……（吹口哨）可是你更显得年轻了，模样儿像个男孩子。

屠森巴赫 那是因为她把头发剪成那样的关系。

伊里娜 我得另外找一种工作，这种工作对我不合适；刚刚缺少我所十分渴望、天天梦想的东西……这是一种没有诗意、没有思想内容的工作……

〔敲叩地板声。

这是医生敲的……（向屠森巴赫）请你敲一下吧，我的朋友……我不能去敲了……我太累了。

〔屠森巴赫敲敲地板。

他就要上来。我们得做点什么准备。昨天医生和我们的安德烈到俱乐部去了，他们又输了。听说安德烈输了两百卢布。

玛莎 （漠不关心地）那，现在又有什么办法呢？

伊里娜 半个月以前，他输过钱，去年十二月他也输过钱。我

倒希望他赶快把什么都输光了吧，也许我们就可以离开这里了。啊，上帝啊！我夜夜梦见莫斯科，把我都整个想疯了。（笑）我们六月才搬走，离现在还有……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差不多还有半年呢！

玛莎 要紧的可是不要叫娜达莎知道他输了钱啊！

伊里娜 我想这在她是无所谓的。

〔契布蒂金刚刚从床上起来——他吃过午饭就睡了一觉——梳着下髯，走进餐厅；随后坐在桌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报纸来。

玛莎 你看他来了……他付了房租吗？

伊里娜 （笑）没有。八个月了，连一个戈比也没有付。他一定是给忘了。

玛莎 （笑）看他坐在那儿那种了不起的神气！

〔大家都笑了。

〔停顿。

伊里娜 你为什么一句话也不说呀，亚历山大·伊格纳季耶维奇？

威尔什宁 我不知道。我实在渴得很。我情愿付出一半生命，来换一杯茶喝。我从早晨到现在，一点东西还没有吃呢……

契布蒂金 伊里娜·谢尔盖耶夫娜！

伊里娜 什么事？

契布蒂金 到这儿来。Venez ici.（“到这儿来。”——法语）

〔伊里娜走过去，坐在桌子旁边。

没有你我就过不下去。

〔伊里娜摆出纸牌来占卜。

威尔什宁 怎么办呢？既然人家不愿意给我们送茶来，那我们至少就讨论点什么吧。

屠森巴赫　来吧。可是讨论什么呢？

威尔什宁　讨论什么？比如说，让我们思索一下，我们死后两三百年，生活会是怎么样的啊。

屠森巴赫　怎么样吗？那呀，将来人们会坐着氢气球在天上飞，衣服会变了式样，也许还会发现第六种感觉，而且发展了它，可是生活还会照旧是这样艰难，这样充满了神秘和幸福。一千年以后，人类照旧还要叹息着说："啊！生活多么艰苦哇！"同时，却也会真正和现在一样，人们还是怕死，是拼命想活着。

威尔什宁　（*思索着*）嗯，怎么跟你说呢？我总觉得，世上的一切，都应当一点一点地改变，而且这种改变已经正在我们眼前进行着呢。再过两百年，三百年，即或是一千年——年数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就会有一种新的、幸福的生活。自然，那种生活，我们是享受不到的，然而我们今天也就是为了那种生活才活着，才工作着，才，如果你愿意这样说的话，才受着痛苦的，创造那种生活的应该是我们，而这也才是我们生存的目的，我甚至要说，这也才是我们的幸福。

〔*玛莎轻声地笑。*

屠森巴赫　你笑什么？

玛莎　我不知道。我从今天早晨起，就总是笑。

威尔什宁　我也是在你那个学校读的书，我没有上军事学院；我读过很多的书，只是我不懂得选择。很可能我所读过的都没有用处，然而，我越往下活，就越想多知道。我的头发都苍白了，我差不多是个老头了，可是我的知识还有限得很呢！多么有限啊！虽然如此，最重要的和最真实的东西，我相信我还是懂得透彻的。啊，我多么想给你们证明一下：

我们的幸福是不存在的，不应该存在的，而且将来也不会存在的啊……我们应当只去工作、工作好了。至于幸福呢，那是留给我们极远的后代子孙们的。

〔停顿。

如果我得不到幸福，至少我的后代子孙的后代子孙会得到的……

〔费多季克和洛迭出现在餐厅里；他们坐下去，轻轻地弹着吉他，在低唱。

屠森巴赫 依你看，幸福是一件连梦想都不该梦想的东西了！可是我现在感到很幸福，那又该怎么解释呢？

威尔什宁 不会的。

屠森巴赫 （拍着手笑）我看我们显然是互相都不了解的。那么，我怎样才能说服你呢？

〔玛莎轻声地笑。

（向她伸着一只手指头）笑！这有什么可笑的！（向威尔什宁）不但在两三百年以后，就是再过一百万年，生活也还会像现在一样；它不改变，它是固定的，它要遵循它自己的法则，这个法则，我们是一点也看不见的，或者，至少是我们永远也不会懂得的。就像候鸟，拿仙鹤作比吧，它们来来回回不停地飞，无论它们脑子里转着什么念头，高超的也好，渺小的也好，依然阻止不住它们继续不明目的、不知所以然地飞。它们中间无论能产生出多少哲学家，它们还是得飞，而且将来也还得飞。那些高谈哲学的人们，尽管舒舒服服地去谈吧，而它们还是得飞……

玛莎 但是这都是什么道理呢？

屠森巴赫 道理啊……现在正下着雪……又是什么道理呢？

〔停顿。

玛莎　我觉得人应当或者有信念，或者去寻求一个信念，不然他的生活就是空虚的，空虚的……活着，而不明白仙鹤为什么飞；不明白孩子为什么生下来；不明白为什么天上有星星啊……一个人必须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不然，一切就都成了一场空，就都是荒谬的了。

〔停顿。

威尔什宁　青春要是白白放过，究竟是可惜的呀……

玛莎　果戈理说过：先生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是件烦闷的事呀！

屠森巴赫　我却要这么说：先生们，和你争论是很困难的呀！所以，就算了吧……

契布蒂金　（读着报纸）巴尔扎克在别尔吉切夫结的婚。

〔伊里娜低唱着。

我把这个记下来（在他的笔记本上记）巴尔扎克在别尔吉切夫结的婚。（读报纸）

伊里娜　（一边用纸牌占着卜，一边在沉思着）巴尔扎克在别尔吉切夫结的婚。

屠森巴赫　大局已经定了！玛丽雅·谢尔盖耶夫娜，你知道吗，我已经辞职了？

玛莎　我知道。我看不出那有什么好处。我不喜欢文官。

屠森巴赫　没关系……（站起来）看看我，难道我像个军人的样子吗？不过，这并没有什么关系……我要去工作。哪怕是一辈子里只有一次呢，我也愿意晚上回到家来，疲倦不堪，往床上一躺就睡着了……（向餐厅走去）工人们睡觉一定是很香的！

费多季克　（向伊里娜）我刚才在莫斯科街的皮日阔夫店子里，给你买了这些五彩铅笔……还买了这么一把小小的铅笔刀

……

伊里娜 你总是拿我当一个小孩子看待，可我现在已经大了，你知道……（接过铅笔和铅笔刀来，非常快活）多么漂亮呀！

费多季克 我呢，你看看我自己买了一把什么样的刀子……看，这儿一把刀，这儿两把刀，这儿还有第三把刀，还有这个，是掏耳朵用的，这儿是把剪子，这个是修指甲的……

洛迭 （高声地）大夫，你多大年纪？

契布蒂金 我？三十二。

〔大家大笑。

费多季克 我另外摆个卦给你看看……（摆着卦）

〔茶炉端进来了；安非萨忙着倒茶。稍过一会儿，娜达莎上；她也在桌边张罗着。索列尼上，和大家招呼完了，就坐在桌旁。

威尔什宁 也还是起这么大的风啊！

玛莎 是呀。我讨厌极了冬天了。夏天是什么样子我都已经忘了。

伊里娜 我这个卦一定拿通了，我看出来了。莫斯科我们准会去得成了。

费多季克 不行，这卦通不了。你看见了吗，这个八盖着黑桃二呢。（笑）所以莫斯科你们是去不成了。

契布蒂金 （读报纸）中国，齐齐哈尔。天花盛行。

安非萨 （走到玛莎面前）我的小玛莎，茶预备好啦。（向威尔什宁）高贵的大人，请吧……原谅我吧 我把你的名字给忘了……

玛莎 把茶端到这儿来吧，奶妈。我不愿意到那边去。

伊里娜 奶妈！

安非萨 我来啦！我来啦！

娜达莎　（向索列尼）顶小的小孩子，也什么话都懂呢。我说："早安，宝贝，早安，我的乖乖！"你可没看见他用怎么一种神气看着我呢！也许你觉得我是他的母亲，才这样说吗？不是啊，不是，一点也不是，你相信我吧！这真不是一个平常的孩子。

索列尼　假如这是我的孩子，我就叫人把他放在锅里煎煎，把他吃了。（端着他的茶杯，走进客厅，坐在一个角落里）

娜达莎　（用两只手蒙住脸）好粗野的、没教养的人哪！

玛莎　不理会是冬天还是夏天的人，才真幸福呢。我觉得，假如我是住在莫斯科的话，什么样的天气我也就不去理会了……

威尔什宁　前几天，我读了一本日记，是一个法国部长因为巴拿马事件下了狱，在监狱里写的。他把他隔着监狱窗子所看见的飞鸟，把他当部长的时候所从来没有理会过的飞鸟，写得那么热情，那么神往。现在他已经被释放了，他当然也就不会再去理会那些飞鸟了。同样的情形：等你住在莫斯科，也就不会去理会它了。我们的幸福是不存在的，我们只能想望着幸福罢了。

屠森巴赫　（从桌上拿起一个盒子来）糖到哪儿去了？

伊里娜　索列尼给吃了。

屠森巴赫　全吃了？

安非萨　（递着茶）有一封送给你的信，先生。

威尔什宁　给我的？（接过信来）是我女儿写来的。（读）是的，当然了……请原谅我吧，玛丽雅·谢尔盖耶夫娜，我得偷偷溜走了。我不吃茶了。（站起来，心情缭乱）永远是这种烦人的事情……

玛莎　什么事啊？不是秘密吧？

威尔什宁 （很低的声音）我的太太又服毒了。我非回去不可。我要偷偷地溜走。这种事情可够多么讨厌啊！（吻玛莎的手）我的亲爱的，我的正直的，我的善良的……我要从这边走，免得叫人看见……（走下）

安非萨 他跑到哪儿去啦？我把茶给他端来了……嘿，就看看这个人哪！

玛莎 （生了气）走开！你还有完没完！你就不叫人清静一会儿……（端起茶怀走，走到桌边去）你简直烦死我了，老太婆！

安非萨 可是你为什么生起气来啦，我的亲爱的呀，瞧瞧你？

〔安德烈的声音："安非萨！"

（模仿着他的声音）安非萨！永远躲在他那个角落里……（走下）

玛莎 （在餐厅里，靠着桌子，生气地）让我坐下！（用手把排列在桌上的牌给搅乱）你的牌把整个桌子都给占了。喝你的茶去吧！

伊里娜 看你脾气可真坏，玛莎！

玛莎 我脾气坏，就别跟我说话好了。不要招惹我。

契布蒂金 （笑着）不要招惹她，不要招惹她！……

玛莎 别看你都六十岁了，可还像个小孩子似的，尽满嘴胡说八道。

娜达莎 （叹一口气）亲爱的玛莎，你怎么用这样的字眼儿说话呢？我坦白地跟你说，假如你不是这样的说话法儿，像你这么美，在上流社会里，一定会受人尊敬的。Je vous prie pardonnezmoi，Marie，mais vous avez des manières un peu grossières.（"我请求你原谅我，玛丽雅，可是你的举止有一点粗野。"——法语）

屠森巴赫　（忍住笑）请递给我……递给我点……我想那儿有点白兰地吧。

娜达莎　Il parait, que mon Bobik déjà ne dort pas（“我觉得好像我的宝贝醒了。”——法语）。他今天不舒服。我得看看他去，原谅我吧……（走下）

伊里娜　亚历山大·伊格纳季耶维奇到哪儿去啦？

玛莎　他回家了。他太太又出了点特别的事。

屠森巴赫　（手里拿着一玻璃瓶子白兰地，向索列尼走去）你总是一个人坐在那里想，想的是什么，谁也猜不出。来吧，咱们讲和吧。咱们喝一点白兰地。

〔他们喝酒。

我今天一定又得要整夜地坐在钢琴前边，弹种种无聊的曲子了……可是，那就随它去吧！

索列尼　我们为什么要讲和呀？我们又没有吵过嘴。

屠森巴赫　我每逢看见你，总是觉得我们两个人之间有点什么别扭似的。你的性情很古怪，这你总应该承认吧。

索列尼　（朗诵）“我确是古怪，然而又有谁一点也不古怪的呢？不要生气吧，阿列科！”①

屠森巴赫　这和阿列科又有什么关系呢？……

〔停顿。

索列尼　当我和某一个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觉得没什么，和大家一样，但是一到人多的场合，我就觉得忧郁，羞怯，而且……就要说出种种糊涂话来了。然而我还是比许多、许多别人有礼貌些，心地高尚些。这我能证明……

屠森巴赫　我时常生你的气，因为，每当我们在大庭广众之中，

① 普希金的诗《茨岗》中的句子。——译者

你总要攻击我，然而，我总对你有点同情，也说不上来那是为什么。随它去吧，我今天要喝个大醉。咱们喝吧！

索列尼 咱们喝吧！（他们喝酒）

〔停顿。

我从来没有一点反对你的地方，男爵。不过我的性格和莱蒙托夫一样。（很低的声音）有人甚至说……说我还有点像莱蒙托夫呢……（从口袋里掏出一瓶香水来，往手上洒）

屠森巴赫 我辞职了。我干够了！这我盘算了有五年了，现在到底可算是决定了。我要去工作了。

索列尼 （朗诵）“不要生气，阿列科……忘记了吧，忘记了你的梦吧……”

〔他们在那儿谈话的时候，安德烈手里拿着一本书，悄悄地进来，走过去，紧靠着一支蜡烛坐下。

屠森巴赫 我要去工作了。

契布蒂金 （和伊里娜走进客厅）而且饭食也完全是高加索的做法：一道葱汤，一盘烤肉，这种烤肉，在高加索叫作“切哈尔特玛”。

索列尼 叫“切列木沙”，不是肉，那是一种植物，有点像咱们这儿的葱。

契布蒂金 不对，我的亲爱的朋友。叫“切哈尔特玛”，不是葱，是一种烤羊肉。

索列尼 我告诉你，切列木沙是葱。

契布蒂金 我也告诉你，切哈尔特玛是羊肉。

索列尼 我也告诉你，切列木沙是葱。

契布蒂金 跟你争辩有什么用呢？你从来也没有到过高加索，从来也没有吃过切哈尔特玛。

索列尼 我没有吃过，是因为我受不住它的味道。切列木沙跟

大蒜一个味儿。

安德烈　（哀求地）够了！先生们！我求求你们！

屠森巴赫　参加化装舞会的人该什么时候来呀？

伊里娜　他们答应的是九点到；所以马上就要来了。

屠森巴赫　（紧抱着安德烈，唱）“啊，靠近我的磨房，靠近我的美丽的磨房……”①

安德烈　（跳着舞，唱着）“有一道流水在歌唱……”②

契布蒂金　（跳着舞）“靠近我的磨房……”③

〔大家大笑。

屠森巴赫　（吻安德烈）管它的呢！咱们喝酒哇，安德留沙，为咱们的友谊干一杯，咱们就改了称呼吧。为你和我，安德留沙，咱们都到莫斯科去，都到大学里去喝一杯吧。

索列尼　哪一个？莫斯科有两所大学呢。

安德烈　莫斯科只有一所大学。

索列尼　我告诉你，有两所。

安德烈　你要愿意，就算它有三所吧。越多越好。

索列尼　莫斯科有两所大学！

〔一片咕噜声，喧笑。

莫斯科有两所大学：一所旧的，一所新的。如果你们不愿意听我的话，如果我的话招你们生气，我可以闭上嘴。我甚至还可以躲到另外一间屋子去……（拉开一道门走出去）

---

① 这里是根据莫斯科外文出版社法文本译的。1950年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契诃夫全集》第3卷的俄文本，原文是：“啊，你这门廊，我的门廊，我的新门廊……”——编者

② 同上俄文本的原文是：“新的枫木的门廊……”——编者

③ 同上俄文本的原文是：“带花格子的门廊……”——编者

屠森巴赫 好哇！好哇！（笑）朋友们，开始吧，我来弹钢琴！这个索列尼真是可笑哇！……（坐在钢琴前，弹起一支圆舞曲）

玛莎 （自己一个人跳着圆舞）男爵喝醉了，男爵喝醉了，男爵喝醉了！

〔娜达莎上。

娜达莎 （向契布蒂金）伊凡·罗曼诺维奇！（向契布蒂金说了几句话，然后悄消地走出去。契布蒂金轻轻地拍一拍屠森巴赫的肩膀，向他耳语）

伊里娜 什么事？

契布蒂金 是我们该走的时候了。再见吧。

屠森巴赫 晚安啦。是该走的时候了。

伊里娜 怎么？……还有参加化装舞会的人要来吗？

安德烈 （狼狈）他们不来了。你明白，亲爱的，娜达莎说宝贝有点不舒服，所以嘛……总之，这件事情我一点也不清楚，在我呢，我绝对无所谓。

伊里娜 （耸肩）宝贝不舒服！

玛莎 得啦，反正这也不是头一次啦！既然人家赶我们，我们也只好走啦。（向伊里娜）这不是宝贝有病，是她……这儿（用一只手指敲敲上额）有病！真是一个渺小、庸俗的人啊！

〔安德烈从右门走进他自己的屋子，契布蒂金随着他进去；大家都在餐厅里告别。

费多季克 多么可惜！我本来打算在这儿好好过一晚上的，不过既是孩子病了，那当然就……我明天给他带点玩具来。

洛迭 （高声地）我想总要跳一整夜的，所以我今天吃过午饭就特意睡了一觉……嘿，现在这才九点钟！

玛莎 我们先出去，到街上再商量去。我们再决定怎么办吧。

〔“再见！晚安！”的声音。屠森巴赫愉快的笑声。大家都出去了。安非萨和女仆收拾桌上的东西，吹熄了蜡烛。听得见乳母在唱着。安德烈，戴着帽子，穿着外衣，和契布蒂金悄悄地走上。

契布蒂金　我连结婚的时间都没有，因为我的生活就像一道闪电似的，一闪就过去了，再者，也因为你的母亲，我爱她爱得发了狂，可是她已经结了婚了……

安德烈　一个人可不要结婚。可不要结婚，因为结婚是件苦恼的事。

契布蒂金　对呀，当然啦，可是别忘了寂寞啊。随便你的议论怎么好听，可挡不住寂寞是件可怕的事实呀，我的亲爱的……虽然这么说，实际上呢……这绝对没有一点关系！

安德烈　我们快着点走吧。

契布蒂金　何必忙呢？我们来得及。

安德烈　我怕我的太太绊住我。

契布蒂金　吓！

安德烈　我今天可不赌了，我只想坐在旁边看。我觉得不大舒服……伊凡·罗曼诺维奇，告诉告诉我，我这气喘可有什么法子治吗？

契布蒂金　问我有什么用！我不记得了，亲爱的……我不知道……

安德烈　我们打厨房那儿走吧……

〔他们下。一下门铃声，接着又是一下；说话声，笑声。

伊里娜　（走进来）什么事？

安非萨　（嘘嘘着）参加化装舞会的人都来了。

〔门铃声。

伊里娜　奶妈，亲爱的，去告诉他们，就说没有一个人在家。请

他们原谅我们吧。

〔安非萨下。伊里娜，沉思着，在屋里踏着大步子走来走去。她的心情很乱。索列尼上。

索列尼 （一怔）一个人都没有哇……都到哪儿去了，他们？

伊里娜 都回家了。

索列尼 多么奇怪。家里就你一个人吗？

伊里娜 对了。

〔停顿。

再见吧。

索列尼 刚才我那么没有涵养，太不小心了，也太不机警了，但是你不像别人，你是一个高超的女人，你纯洁，你看得出哪儿有真理。了解我的只有你。我爱你，我深深地、无限地爱你……

伊里娜 再见啦！你走吧。

索列尼 没有你，我就活不下去。（追着她）啊！我的愉快啊！（流着泪）啊，幸福啊！这一对眼睛啊，多么美丽，多么可爱，我从来没看见哪个女人生过这么好的眼睛啊……

伊里娜 （冷冷的口气）不要说了，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

索列尼 这是我头一次跟你表示我的爱情，这也叫我觉得仿佛自己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而是到了另外一个行星上似的。（用手擦了一下上额）不过这也没有关系。当然喽，爱情是勉强不来的……只是我可容不得幸福的情敌……我容不得……我指着所有的圣徒发誓，我要杀死我的情敌……啊，我所崇拜的人啊！

〔娜达莎手里端着一支蜡烛经过。

娜达莎 （打开一道门，往里探探头，又打开一道门，探探头，走到她丈夫的门前）安德烈在里边呢，让他看书去吧。原

谅我，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我不知道你在这儿，所以我穿的是睡衣……

索列尼　我无所谓。再见吧！（下）

娜达莎　你累了，我的可怜的、亲爱的小姑娘！（吻伊里娜）你顶好早一点上床去睡吧。

伊里娜　宝贝睡着了吗？

娜达莎　睡着了。不过睡得不沉。我正要跟你说呢，亲爱的，我一直打算跟你说，可是不是你不在家，就是我没有工夫……我觉得宝贝的那间屋子又冷又潮。你那一间要叫他去住，可太合适啦。我的亲爱的，你能不能给我点面子，暂时搬到奥尔加屋里去住几天呀？

伊里娜　（没有听懂）什么地方？

〔三套马车赶到门口停住，车铃声。

娜达莎　暂时请你和奥尔加住在一间屋里，叫宝贝搬到你那间去。他可真乖呀！我今天跟他说："宝贝，小宝贝是妈妈的，是妈妈的！"他就瞪着那两只可笑的小眼睛，紧看着我。

〔门铃声。

这一定是奥尔加。她回来得多晚啊！

〔女仆走到娜达莎身旁，向她耳语。

普罗托波波夫？多么古怪的人哪！普罗托波波夫来约我跟他一块儿坐马车去逛逛。（笑）男人们都这么古怪！……

〔门铃声。

有人来了。比方我要是只去转上一刻钟呢？……（向女仆）

告诉他，说我就来。

〔门铃声。

有人拉铃。这回准是奥尔加了。（下）

〔女仆跑出去；伊里娜坐在那里，出神地沉思；库利根和奥尔加上，后边跟着威尔什宁。

库利根 哈，这可真想不到！他们本来说是家里要举行一个晚会的呀。

威尔什宁 真奇怪！我回去的时候，顶多是半点钟以前，他们还盼着参加化装舞会的人来呢……

伊里娜 大家都走了。

库利根 玛莎也走了吗？她到哪儿去啦？普罗托波波夫在楼下坐在马车上等着干什么呀？他是等谁呀？

伊里娜 什么也不要问我……我太累了。

库利根 好吧，你这任性的小姑娘……

奥尔加 会刚散。我可真累坏了。我们的校长病了，我得代理她。啊，我头疼，我头疼……（坐下）安德烈昨天赌钱输了二百卢布……全城都在谈这件事。

库利根 是呀，会开得也把我给累坏了。（坐下）

威尔什宁 我的太太本来是想吓吓我的，可是她差一点儿把自己给毒死。总算是没有事了，我也放了心了，现在我可以歇一歇了……这么说，我们又得走啦？那么，也好，就让我向你们告别吧。费多尔·伊里奇，咱们一起到哪儿去走走好不好呢？我不能待在家里，绝对不可能……咱们走吧！

库利根 我太累了。我哪儿也不去了。（站起来）我太累了。我的太太回家了吗？

伊里娜 大概是。

库利根 （吻伊里娜的手）再见！明天和后天，我整天都休息。再见啦！（往外走）我真想喝杯茶。我本来打算和大伙在这儿快快活活过一个晚上的……o，fallacem hominum spem！……（“啊，骗人的希望啊！……”——拉丁语）惊叹词

的目的格！[1]……

威尔什宁　那么，我只好一个人走了。（吹着口哨下，库利根送他出去）

奥尔加　我头疼，吓，我头疼得……安德烈输了钱……全城都在谈这件事……不行了，我要去躺下去了。（走着）明天我没有课……哎呀，多么幸福哇，啊！明天我没有课，后天也没有……我的头真疼啊，吓，我的头……（下）

伊里娜　（一个人）都走开了。没有一个了。

〔外边有人拉着手风琴，奶妈在唱。

娜达莎　（穿着皮大衣，戴着皮帽子，穿过餐厅，女仆跟在她身后）我过半点钟就回来。我只去转一圈儿。（下）

伊里娜　（孤零零地剩下她一个人，非常忧郁地）快到莫斯科去吧，到莫斯科啊！到莫斯科！

——幕　落

---

① 欧洲的中学生，都是要学拉丁语的。库利根喜欢说几句拉丁话，和他在这里所补充的一句文法，都是为了刻画他是一个教书匠。——译者

第　三　幕

奥尔加和伊里娜的卧室。左右各一床，都挡在屏风背后。半夜两点以后了。后台响着火警的钟声，火已经着了很久。家里的一切，都表现着什么人都还没有睡。玛莎躺在长沙发上，和平日一样，穿着黑衣服。奥尔加和安非萨上。

安非萨　她们眼下都在下边楼梯底下坐着呢……我跟她们说："上楼去，你们总坐在那儿是什么意思呀……"——她们一个劲儿地哭。"我们不知道爸爸哪儿去啦，"她们说。"可别给烧死在火里呀！"你瞧，她们想到了些什么啦！还有呢，院子里另外还有一群呢……差不多都是一丝不挂啊。

奥尔加　（从衣橱里取出几件衣服来）拿去，把这件灰衣裳拿去……还有这件……这件短衫也拿去……再拿这条裙子去，老妈妈……哎呀，上帝呀！这种情形可多么可怕啊！基尔萨诺夫街一定是整个都烧光了……拿这件去……还有这件……（往奶妈的胳膊上又扔了一件衣服）可怜的威尔什宁一家子，真都吓坏了……差一点，他们的房子也就烧了。叫他们在这儿过夜吧……不能让他们回家……可怜的费多季克，他也是什么都没剩，全给烧光了……

安非萨　你把费拉彭特叫来好不好呀，我的奥里雅，我一个人怎么也抱不动这些呀……

奥尔加　（拉铃）没有人来。（打开门喊）有人在这儿吗？到这儿来，无论是谁！

〔隔着这道打开的门，可以看见一道窗子，被火光照得通红；又听见一辆消防车经过房子附近的声音。

真可怕呀！也真讨厌啊！

〔费拉彭特上。

来，抱着这些，送到楼下去……哥罗基林家的姑娘们，都在楼梯底下呢……把这些衣服给她们……还有，连这件也给她们……

费拉彭特　是了……当初在一八一二年，莫斯科也给烧过①……哎呀！我的上帝呀！那回可真把法国人给吓傻啦！

奥尔加　得啦，你就去吧。

费拉彭特　我就走。（下）

奥尔加　亲爱的老妈妈，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给他们吧。我们什么也不要了，都给他们，老妈妈……我太累了，简直连站都站不住了……可不能让威尔什宁一家子回去……叫两个小姑娘睡在客厅里，亚历山大·伊格纳季耶维奇睡到楼下男爵的屋子里去……费多季克也可以到男爵屋里去，或者最好还是睡在我们的餐厅里吧……医生好像成心似的，正巧在今天喝醉了，醉得厉害，他的屋子里是一个人也不能放的。威尔什宁的太太也睡在客厅里吧。

安非萨　（疲倦地）我的好奥尔加，亲爱的，可不要把我赶走哇！不要把我赶走哇！

奥尔加　你说的这是疯话，老妈妈。谁也没有赶你走呀。

安非萨　（把头伏在奥尔加的胸上）我的亲人，我的宝贝，我劳苦

① 指拿破仑进攻俄国，在莫斯科城下惨遭失败。——译者

了一辈子，我干活干了一辈子……赶明儿等我一没了力气，人家就会跟我说啦："滚吧！"可说你叫我到哪儿去呀？八十岁了！转眼就八十二了……

奥尔加 你坐下，老妈妈……你太累了，我的可怜的……（按她坐下）你歇一歇，亲爱的好奶奶……看你的脸色多苍白呀！

〔娜达莎上。

娜达莎 听人说要赶紧成立一个救济灾民的会。哎呀，这个主意可是好极啦。照道理说，是应该赶快救救这些穷人，这是有钱人的责任啊。宝贝和小索菲，他们都睡得跟没出过一点事情似的。咱们家里来了这么多的人，到处都给塞满了。这一阵子城里头正传染着流行性感冒，我真怕，可别把两个孩子给传染上啊。

奥尔加 （没有听见她的话）这间屋子里，看不见外边的火，这里真安静……

娜达莎 可不……我的头发一定都披散开啦。（走到镜子面前）都说我长胖了……可真会说！我一点也没有发胖！玛莎睡着啦，她累了，可怜的人哪……（向安非萨，冷冰冰地）我不许你在我的面前坐着！站起来！出去！

〔安非萨下。

〔停顿。

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还留着这个老婆子！

奥尔加 （吃惊）对不起，我也不明白……

娜达莎 她在这儿没一点儿用处。她是一个农民，应该住到乡下去……我们不能这样纵容他们！我喜欢凡事都有个秩序！家里不应该留一群没用的人。（抚摸奥里雅的嘴巴）你累了，我的可怜的、亲爱的。我们的校长累极了！等我的小索菲长大了上中学的时候，我可要怕你了。

奥尔加　我将来不当校长。

娜达莎　大家会选你的呀，奥里雅。那是一定的。

奥尔加　我会拒绝的。我做不了……我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喝了一点水）刚才你对安非萨可太粗暴了……原谅我，我忍受不住……我的头都晕了……

娜达莎　（心乱）饶恕我吧，奥里雅，饶恕我吧……我并没有要叫你难受的意思。

〔玛莎起来，生着气，抱着她的枕头走了出去。

奥尔加　你必须明白，我的亲爱的……也许我们所受的教育有一点奇怪，然而我确是不能忍受这个。像这一类的态度，叫我苦恼，叫我头痛……这叫我打不起精神来……

娜达莎　饶恕我吧……饶恕我吧……（吻她）

奥尔加　一点点的粗野，一半句没有礼貌的话，都能立刻叫我心情烦乱……

娜达莎　我时常说些不该说的话，这是真的，不过你也得承认，亲爱的，她确是很可以住到乡下去。

奥尔加　她跟了我们三十年了。

娜达莎　可是现在她不能再工作了哇！要不是我一点也不懂你的话，那就是你不愿意懂我的意思。她不能工作了；她只能睡睡觉，或者一动也不动地在椅子上坐着呀。

奥尔加　那就让她坐着去好了。

娜达莎　（惊讶）怎么能让她坐着去呢？她是一个佣人哪。（含着泪）我不懂你，奥里雅。我有一个看孩子的保姆，有一个喂奶的奶妈，我们还有一个女仆和一个女厨子，还用得着这个老婆子干什么呢？她有什么用处呢？

〔后台响着火警的钟声。

奥尔加　这一夜就叫我老下去十年啊。

娜达莎 我们一定得互相取得谅解，奥里雅。你在中学，我在家里；你忙着教书，我操持着家务。如果我说佣人们什么话，我可不是胡说的，我可不——是——胡——说的……从明天起，这个老贼，这个老疯子……（跺脚）这个老巫婆非滚出去不可！……不能再叫她招我不痛快！我不许！（恢复了平静）真的，如果你不搬到楼下去住，我们会不断地吵嘴的。这真可怕呀。

〔库利根上。

库利根 玛莎呢？现在可该是回家的时候了。据说火正往下灭着呢。（伸懒腰）只烧了一溜儿房子，可是刚一起火的时候，因为有风，所以叫人觉得像全城都着了似的。（坐下）我累极了。奥里雅，我的亲爱的……我时常想，如果不是玛莎，我一定会跟你结婚的。你多么好啊……我可真累坏了。（倾听）

奥尔加 什么事？

库利根 医生好像成心似的，偏巧就在今天喝醉了，他醉得厉害。（站起来）要是我没弄错，这就是他来了……你听见了吗？是他，他来了……（笑）看他走路的那个样儿呀，真是的……我要藏起来。（走过去藏在衣橱后边，站在墙角）啊！这个光棍！

奥尔加 他两年没有喝酒了，可是现在忽然一下就喝醉了……（走开，走到屋子的后部，娜达莎随着她走过去）

〔契布蒂金上；他走得很稳，一点也不东倒西歪的，在屋子里走了几步，站住，往四下看看，然后走到洗脸盆那里，洗起手来。

契布蒂金 （心情不快地）叫他们都下地狱去吧……他们都认为，我既然是个医生，就一定什么病都会治；可是啊，我实在是什么也不会，我从前懂得的，现在全忘光了，一点也不

记得了，什么都不记得了。

〔奥尔加和娜达莎走出去，他没有看见。

叫他们都下地狱去吧。上星期三，我在札西坡治了一个女人……她死了，是因为我的错处，她才死的。不错……二十五年以前，我确是懂得些医道，可是现在呀，我全都忘光了，一点也不记得了。很可能我甚至就不是一个人，只是在这里假装着有胳膊、有腿、有脑袋；很可能我完全并不存在，也许只是我在这儿幻想着自己是在走、在吃、在睡。（哭）啊，不存在可多好啊！（止住了哭泣，心情不快地）没关系！我一点儿也不在乎！……前天，在俱乐部，大家谈话的时候谈到了莎士比亚，谈到了伏尔泰……他们的著作我什么也没有读过，从来也没有读过，可是我做出了读过的神气。别人呢，也和我一样。多么庸俗啊！多么卑鄙呀！于是我就想起了星期三治死的那个女人来了……接着我就什么都想起来了，觉得我自己的灵魂里有一种虚伪的、丑恶的、可憎的东西……我就跑了出来，就喝起酒来了……

〔伊里娜、威尔什宁和屠森巴赫上；屠森巴赫穿着一身最时式的新便服。

伊里娜　我们坐在这儿吧。这儿不会有人来。

威尔什宁　要不是有这些士兵，全城恐怕早已经烧光了。这些勇敢的男儿啊！（高兴得搓手）个个都是心地高贵的！多么勇敢的小伙子，真没有见过啊！

库利根　（走到他们面前）什么时候了，先生们？

屠森巴赫　过了三点了。天快要亮了。

伊里娜　大家都还在餐厅里坐着呢。没有一个人想回去。你们的那个索列尼，也坐在那儿呢……（向契布蒂金）大夫，你最好上床睡去吧。

契布蒂金 不要紧……谢谢你！（梳他的下髯）

库利根 （笑着）伊凡·罗曼诺维奇可真醉得厉害呀！（轻轻地拍了几下他的肩膀）

好哇！古人常说：In vino veritas（“酒醉见本真”——拉丁语。）

屠森巴赫 大家都要求我组织一次救济灾民的音乐演奏会。

伊里娜 得啦！会有谁参加呢？……

屠森巴赫 只要我们想组织，这就不难。我觉得玛丽雅·谢尔盖耶夫娜的钢琴弹得好极了。

库利根 好极了，真的！

伊里娜 她有点忘了。她有三年没有弹了……也许都有四年了。

屠森巴赫 这个城里，没有一个人懂得音乐，绝对没有一个人。不过我呢，我懂得，所以我凭我的荣誉向你们保证，玛丽雅·谢尔盖耶夫娜确是弹得好极了，也许甚至可以说是有天才。

库利根 你说得对，男爵。我很爱她——玛莎。她非常好。

屠森巴赫 弹得这么好，而同时又明知道没有人能懂啊，咳！

库利根 （叹气）可不是！……不过她参加一个演奏会去弹琴，那合适吗？

〔停顿。

这我自己可一点也不知道，先生们。这也许是合适的。不可否认的，我们的校长是一个高尚的人，实在是一个很高尚的人，有很丰富的知识，而且有非常好的见解……自然，这件事和他并没有关系，然而，如果你们愿意，究竟我还是去跟他提一半句的好。

〔契布蒂金摘下那个磁挂钟来，仔细地玩赏。

威尔什宁 我在火场弄得全身都脏了；看我像什么样了？

〔停顿。

我昨天偶然听说，我们这一旅要调到很远很远的一个地方去。有人说是到波兰，又有人说是到赤塔。

屠森巴赫　我也听见这么说。好哇！到那个时候，这城里可真要整个都空了。

伊里娜　连我们也都走了。

契布蒂金　（失手把挂钟掉在地下，摔得粉碎）粉碎了！

〔停顿。每个人都是愁苦的脸色，全体心情紊乱。

库利根　（拾着碎片）打碎这么一件珍贵的东西，看看你哟，伊凡·罗曼诺维奇，伊凡·罗曼诺维奇！我要给你的操行打个零分！

伊里娜　这是妈妈留下的钟。

契布蒂金　也许……如果是妈妈的呢，那么，就是妈妈的了。也许我并没有把它打碎，只是以为把它打碎了呢？也许我们以为我们存在，可是实际上我们并不存在呢？我一点也不知道，也没有一个人知道。（走到门口）你们瞪着眼看我做什么？你们都是瞎子！娜达莎和普罗托波波夫有了一点小小的关系，可是你们什么也没有看出来……你们坐在这里，什么也看不见，可是娜达莎却和普罗托波波夫有了一点小小的关系。（唱）"好不好请你接受这个幽会的日期？……"（下）

威尔什宁　是的……（笑）真是啊，这一切都够多么奇怪呀！

〔停顿。

我一听见火警，就连忙往家里跑。我跑到跟前，看见我的房子倒是还立着，平安无恙，脱离了危险。可是，我的两个小女儿，只穿着睡衣，站在门口台阶上；她们的母亲不知哪儿去了；人们四下里慌乱着，马和狗到处乱跑；我的孩子们，满脸

是惊慌、恐怖、求救的神色，我也不知道怎么样是好了；我看见她们这样的脸色，心里十分难受。我的上帝呀，我心里说，这两个可怜的孩子，在她们未来的漫长岁月里，还得要经受多少磨难啊！我拉住她们的手，领着她们就跑，一路上脑子里都缠着这么一个思想：她们将来在这世上还得要经受多少磨难啊！

〔火警的钟声。停顿。

我到了这里，才发现她们的母亲在你们这儿了，又是哭号，又是发脾气。

〔玛莎挟着枕头进来，坐在长沙发上。

我的孩子穿着睡衣站在门口台阶上，和满街都叫火光照得通红的情景，再加上整个这种地狱似的声音，叫我觉得，这就跟多少年以前、敌人突然袭击我们那种掳掠烧杀的情形一样……然而，其实呢，现在的情形，比起过去的情形，又有多大的不同呀！等再过些时候，假定说是再过两三百年吧，人们又会带着同样的惊愕和同样的嘲笑来谈我们现在这种生活方式了。今天的一切，将来都会显得是畸形的，拙笨的，累赘的，奇怪的。啊！将来的生活会多么好哇——多么好的生活啊！（笑）原谅我吧，我又在这儿大发空论了！你们准许我接着说下去吧，亲爱的朋友们？我今天非常想要高谈阔论，我的兴致很浓。

〔停顿。

现在，整个社会都像在睡着觉似的。所以刚才我才说，将来的生活会多好啊！只请你们设想一下吧……像你们这样的人，目前这城里只有三个，但是，在未来的一代又一代里，就会多起来，他们的数目会越来越多，总会有一天，一切都会按照你们的愿望，改变样子的；后世的人们，会按照你们的

方式生活的，可是，再往后，连你们的方式也都会陈腐了——将来又会生出比你们更高明的人的……（笑）我今天的心情很不平常。我过度地渴望着要生活……（唱）"爱情驾驭着一切，无论是青年还是老年；狂热的爆发，能叫人的身心佳健……"（笑）

玛莎　隆——咚——咚！

威尔什宁　咚——咚！

玛莎　啦——嗒——嗒？

威尔什宁　啦——嗒——嗒！（笑）

〔费多季克上。

费多季克　（跳着舞）烧光了！烧光了！烧得我一丝不剩了。

〔大家笑。

伊里娜　还拿这个开玩笑呢，真古怪。真是都烧光了吗？

费多季克　（笑着）一丝不剩。什么也没给留下。我的吉他也烧了，我的照相机也烧了，还有我所有的信……就连我打算送给你的那个笔记本，连它也给烧了。

〔索列尼上。

伊里娜　不行，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请走吧。这儿你不能进来。

索列尼　为什么男爵能进来，而我就不能呢？

威尔什宁　我们都得走了，说真的。火怎么样了？

索列尼　据说灭下去了。确确实实，我觉得这很奇怪，为什么这儿男爵能进来，而我就不能呢？（掏出一瓶香水来，往自己身上洒）

威尔什宁　隆——咚——咚！

玛莎　隆——咚！

威尔什宁　（笑，向索列尼）咱们到饭厅里去呢。

索列尼 这很好哇，等我把这个记下来。"我本可以把我的寓言和它的教训再讲得长一些，可是我不讲了：我怕招恼了那些愚人。"①……（看着屠森巴赫）嘘，嘘，嘘……（随着威尔什宁和费多季克下）

伊里娜 瞧这个索列尼，他把这间屋子熏得满是烟味……（惊讶地）男爵睡着了！男爵！男爵！

屠森巴赫 （醒来）我累了，只是……到砖窑去……这我可不是说梦话，我马上就要到砖窑上去工作了，这是个事实……这差不多是决定的了。（向伊里娜，温柔地）你多么苍白，多么可爱，多么醉人啊……我觉得你这种苍白的脸色，就像一道光明，冲散了黑暗……你忧郁，你不满意这个生活……啊！那就跟我一块儿去吧，我们一块儿工作去吧！

玛莎 尼古拉·里沃维奇，出去！

屠森巴赫 （笑着）你在这儿了？我完全没有看见……（吻伊里娜的手）再见，我走了……看着你，我就回想起很久以前，你过命名日那天的情景来了。那天，你谈着工作的愉快的时候，是多么勇敢，多么快乐呀……那时候我也就隐约地看见了一种多么幸福的生活呀！可是那种生活又在哪儿了呢？（吻她的手）你眼里流泪了。上床睡去吧，天已经亮了……黎明了……我真恨不得你准许我为你牺牲我自己的性命啊！

玛莎 尼古拉·里沃维奇，走！不行，这真是……

屠森巴赫 我这就走……（下）

玛莎 （躺下去）你睡着了吗，费多尔？

库利根 嗯？

玛莎 你顶好回家去。

---

① 引自克雷洛夫的寓言。——译者

库利根　我的亲爱的玛莎，我的亲爱的好玛莎！……

伊里娜　她累了。让她歇一歇吧，费佳。

库利根　我立刻就回去……我的亲爱的好太太，我的美丽的……我爱你，我的无双的……

玛莎　（生着气）amo，amas，amat；amamus，amatis，amant.（"我爱，你爱，他爱；我们爱，你们爱，他们爱"——拉丁语）

库利根　（笑了）可别说，她真是可爱得惊人啊。我总觉得我是昨天才结婚的，可是事实上已经七年了。这确是真话！可别说，你确确实实是一个惊人的女人。我满足了，我满足了啊！

玛莎　你烦死我了，你烦死我了，你烦死我了……（站起来，又坐下去）我有一桩心事，总也摆脱不掉……简直叫我烦恼极了。就像一颗螺丝钉似的，紧拧在我的心里，我可非把它说出来不行了。我要说的是关于安德烈的事……他把这所房子抵押给银行了，他的太太把所有的钱也都给拿过去了。可是这所房子并不是他一个人的呀。这是我们四个人的！他如果是个规规矩矩的人，就应该懂得这个。

库利根　何苦呢，玛莎！你又没有什么需要……安德留沙负了一身的债，所以，就由他去好了。

玛莎　无论如何，这是叫人心里烦恼的。（又躺下去）

库利根　我们什么也不缺少。我工作，我教中学，另外还给私人补课……我是一个正派人。就像俗话常说的，朴实……Omnia mea mecum porto（朴实，虽然"我没有一点产业"——拉丁语）。

玛莎　我什么也不需要，不过我恼的是这种不公平。

〔停顿。

走，费多尔。

库利根　（吻她）你累了，稍稍休息半个钟头吧，我到那边坐会儿

去，我等着你……睡吧……（走着）我满足了，我满足了，我满足了。（下）

伊里娜 是真的，安德烈自从跟那个女人一起生活，变得浑身都庸俗了；人也憔悴了，也老下来了！还说他想当教授呢，可是，结果呢，昨天一当了自治会议的委员，他不是已经觉得了不起了吗？哼，地方自治会议的委员，普罗托波波夫当主席的自治会议……全城到处都在讥讽着这件事，都在取笑着这件事了，可是只有他一个人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没看见哪……就说现在吧，什么人都跑去救火，他一个人坐在自己的屋子里，什么也没上心里去。他成天拉小提琴。（神经紧张地）这真可怕，啊，这真可怕，可怕！（哭泣）这我可再也受不下去了，我再也不行了！……不行，不行了！……

〔奥尔加上，站在桌旁整理东西。

（大声抽泣）赶我出去吧，赶我出去吧，我再也受不下去了！

奥尔加 （吃惊）你这是什么事呀，我可怜的、亲爱的！

伊里娜 （抽泣着）都到哪儿去啦？过去的一切都跑到哪儿去啦？什么都没有了。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啊！我把一切全忘了，全忘了……我满脑子都混乱了……我连意大利文管窗子……或者天花板叫什么都忘了……我把什么都忘了，我一天比一天忘得多，可是生命一去就永远也不回头啊。莫斯科，我们是永远、永远也去不成了……我看得很清楚，我们是去不成了……

奥尔加 伊里娜，亲爱的，亲爱的……

伊里娜 （抑制着自己）啊！我够多么不幸啊……我不能工作，我也不愿意再去工作了。我够了，够了！我当过电报生，现在我在市政厅工作，我讨厌，我瞧不起他们叫我所做的那些工作……我快二十四岁了。自从我工作了这些年，我的脑子就

空了，人就瘦了，丑了，老了，可是得到了什么报偿呢？一点也没有，一点也没有啊。然而光阴一年一年地消逝着，我觉得自己是在脱离了这样美丽的真实生活；脱离得越来越远，将来还不知道要陷到多么深的深渊里去呢。我已经处在绝望之境了，而我却不明白我为什么还活着，我为什么还不自杀……

奥尔加 不要哭了，我的孩子，不要哭了……你哭得我难受。

伊里娜 我不哭了，不啦……完啦……你看，我不是不哭了吗？得啦……够了！

奥尔加 我的亲爱的，如果你愿意听我的话，就嫁给男爵吧！我是你的姐姐，也当作一个好朋友，所以才这样跟你说。

〔伊里娜极低的声音在哭泣。

你尊重他，你把他看得很高……他不漂亮，这是实情，然而他的本质是正直的，纯洁的……一个人结婚，不是为了爱情，而是为了尽到自己的责任，对不对？……无论情形怎样，我都是这种意见，所以我自己就不会为爱情去结婚。如果有人向我求婚，只要他是一个善良的男人，我就会答应他……我甚至可以嫁给一个老头子……

伊里娜 我一直都在希望我们能搬到莫斯科去，希望在那儿能找到一个我所梦想着的、我所爱的人……不幸这都是妄想啊，也无非是妄想啊……

奥尔加 （突然抱住她的妹妹）我的亲爱的、美丽的妹妹，这我很了解。当尼古拉·里沃维奇脱离了军伍生涯，穿上便服到我们家来的时候，他那个样子，丑得确实叫我都哭了……他问我："你为什么哭呀？"我可怎么能告诉他呢！但是，如果上帝的意思是要他娶你，那我还是会快活的。那是另外一回事，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娜达莎手里端着一支蜡烛，从右门上，一句话也没有说，横穿过舞台，由左门下。

玛莎 （坐起来）看她到处这么转来转去的，叫人还以为城里这把火是她给放的呢。

奥尔加 玛莎，你真不懂事。全家就是你最不懂事。我请你原谅我的话。

〔停顿。

玛莎 亲爱的好姊姊、好妹妹，我很想向你们做一次忏悔。我的心里苦极了。我要把心里的事情，只向你们坦白出来，不再对任何人去说……我要立刻就告诉你们。（很低的声音）这是我的秘密，但是应该叫你们什么都知道……我再也不能不说了……

〔停顿。

我爱，我爱……我爱这个人……你们刚刚还看见他呢……好啦，我很可以明说出来吧。我爱威尔什宁……

奥尔加 （走到她的屏风背后去）不要说下去了。无论怎么样，我都不听。

玛莎 有什么办法呢？最初我觉得他古怪……后来我觉着他可怜……再后来我就爱上他了……我爱上了他，连他的声音，他所说的话，他的不幸和他的两个小女孩子，我都……

奥尔加 （在屏风背后）你的话反正我不听。你想说什么糊涂话，尽管随便说好了，没有关系，反正我不听。

玛莎 啊，奥里雅，你真糊涂啊！我爱他——这当然是我命中注定了的。各人有各人的命运啊……而且，他也爱我……这一切真可怕，对吧？这样不好是不是？（握住伊里娜的手，把她拉到自己身边）啊！我的亲爱的……我们可又怎么活下去呢？我们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们读一本小说的时

候，觉得什么都不算新鲜，以为自己什么都懂，可是，临到我们自己恋爱的时候，这才明白，原来无论谁也什么都不懂了，而且各人都得照着各人的情形，自己去做决定了……我的亲爱的好姊姊，好妹妹呀……我已经向你们坦白了，现在我就什么也不再说了……现在我就要像果戈理的狂人那样……沉默……沉默了……

〔安德烈上，费拉彭特随上。

安德烈　（生着气）你要干什么？我真不明白。

费拉彭特　（站在半开着的门口，不耐烦地）安德烈·谢尔盖耶维奇，我早已跟你说过有十遍了。

安德烈　首先，不要叫我安德烈·谢尔盖耶维奇，要叫我尊贵的大人！

费拉彭特　尊贵的大人，消防队求你准许他们穿过你的花园，到河边去打水。不然的话，他们就得绕道儿，绕了又绕的，那可太苦啦。

安德烈　好吧。告诉他们说我答应。

〔费拉彭特下。

真把我烦死了，这些人！奥尔加呢？

〔奥尔加从屏风背后走出来。

我是来跟你要你衣橱上那把钥匙的，我把自己那把丢了。我记得你的钥匙也是这么小的。

〔奥尔加一声不响地把钥匙递给他。伊里娜走到她的屏风背后去。

〔停顿。

多么大的火啊！现在小下去了。费拉彭特这个魔鬼，他把我可真气坏了，所以我才说了句糊涂话……尊贵的大人……

〔停顿。

你怎么一句话也不说呀,奥里雅?

〔停顿。

你顶好不要再这么愚蠢胡闹,不要再这么无缘无故地生闷气吧!……你在这儿了,玛莎,伊里娜也在这儿,这好极啦。咱们就一下子把话都彻底解释解释清楚吧。你们为什么反对我,为什么,你们说说?

奥尔加 算了吧,安德留沙。咱们明天再解释吧。(激动地)多么痛苦的一夜呀!

安德烈 (心情极其紊乱地)你不要着急。我是十分冷静地问你们的:你们为什么反对我?直说吧。

〔威尔什宁的声音:"隆——咚——咚!"

玛莎 (站起来,高声地)啦——嗒——嗒!(向奥尔加)再见了,奥里雅,你镇静一些……(走到屏风背后,吻伊里娜)好好地睡吧……再见了,安德烈。走吧,她们都要累死了……明天你再来解释吧。(下)

奥尔加 这话对,安德留沙,话我们留到明天再说吧……(走到她的屏风背后)我们得睡觉了。

安德烈 等一会儿……我只说一句话,说完就走。第一,你们恨我的太太,娜达莎,这我早已经从我结婚的当天就看出来了。娜达莎是一个出色的女人,是一个规矩女人,生性爽直、高贵,——这就是我的意见!我爱我的太太,我也尊重她,你们明白吗?我尊重她,所以我要求别人也尊重她。我再说一遍,娜达莎是一个生性规矩、高贵的女人,所以,你们一切的不满意,都不过是——原谅我坦白地说吧——是你们的一些怪癖罢了……老处女绝不喜欢、也从来没有喜欢过她们的嫂子的——这是一个规律。

〔停顿。

第二，你们生气的，是因为我没有当教授，没有去专门研究学术。但是我在地方自治会议里工作啦，我是一个委员，我认为，我这个职务的神圣和伟大，一点也不下于去做学问。我是地方自治会议的一个委员，我很引为自豪，如果你们愿意知道的话……

〔停顿。

第三……我还得把这件事跟你们说说……我没有征求你们的同意，就把这所房子抵押了……我做错了，这我承认，我请求你们原谅。这一步，也是我的债务……三万五千卢布……把我逼的……我打老早就不赌了，早已经把纸牌戒了，不过我要说出来给自己作辩护的是，你们是没出嫁的姑娘，你们有抚恤金[1]……而我呢，我就可以说是……没有进项……

〔停顿。

库利根　（把门开了一道缝）玛莎不在这儿呀？（吃惊）她到哪儿去啦？这可奇怪了……（下）

安德烈　你们都不听我说话是不是？娜达莎是一个出色的、规矩的女人。（一声不响地，跨着大步子在台上走来走去，随后又站住）我结婚的时候，认为我们会幸福的，彼此都会幸福的……但是，啊！我的上帝！（哭）我的亲爱的妹妹们呀，我的亲爱的好妹妹们，不要相信我这些话吧，不要相信我这些话……（下）

库利根　（又把门开了一道缝，不安地）玛莎到哪儿去啦？玛莎不在这儿吗？真奇怪呀！（下）

〔火警的钟响。舞台上没有一个人。

---

① 旧俄的制度，军官死后，子女各发抚恤年金，到结婚时为止。——译者

伊里娜 （在屏风背后）奥里雅！是谁在敲楼板？

奥尔加 是医生，伊凡·罗曼诺维奇。他喝醉了。

〔停顿。

伊里娜 多么烦恼的一夜呀！

〔停顿。

奥尔加！（从屏风背后探出头来看）你听说了吗？炮兵旅要调走了；他们要调到很远的一个地方去。

奥尔加 这不过是传言。

伊里娜 到那个时候，我们可要孤单了……奥尔加！

奥尔加 唔？

伊里娜 我的亲爱的，我的亲爱的好奥尔加，我尊重男爵，我佩服他，他是一个出色的男人……我愿意嫁给他……我同意，只是我们得到莫斯科去！我请求你，我们去吧！世界上再没有比莫斯科更好的了！我们去吧，奥里雅！我们去吧！

——**幕 落**

第四幕

普洛佐罗夫家的破旧花园。一条长长的园径,两旁栽着枞树,路的尽头,遥遥望见一条河流。河的彼岸,是一片森林。台右,是房子的凉台;那里的桌子上,放着些酒瓶子和酒杯;看得出有人刚刚喝过香槟酒。正是中午十二点。随时有过路的人们从街上穿过花园,走到河边去;五个兵士迅速地走过去。契布蒂金坐在一张花园的安乐椅上,在等着人来叫他;他的整个心情都是平静的,一直到闭幕,都是这样;他戴着一顶军帽,手里拿着一根手杖。伊里娜和脖子上挂着一个圣·斯坦尼斯拉夫勋章、两撇胡子也剃光了的库利根,还有屠森巴赫,都站在凉台上,正和走下台阶的费多季克和洛迭告别。这两个军官都是行军的装束。

屠森巴赫 (吻着费多季克)你是一个正直的朋友,我们在一起相处得真好。(吻洛迭)再告别一次吧……再见了,我的亲爱的朋友……

伊里娜 再见了!

费多季克 再见?不,得说是永别了,我们永远也见不着了。

库利根 谁说得定呢!(擦擦眼睛,微笑)看我这儿都哭了。

伊里娜 我们总有一天会见得着的。

费多季克 十年也许是十五年以后吗?可是到了那个时候,我们

恐怕谁都不大认识谁了，见了面也只是冷冷地问候一声罢了……（要照相）不要动……最后一次，再拍一张……

洛迭 （拥抱屠森巴赫）我们再也见不着了……（吻伊里娜的手）谢谢了，谢谢你的一切！

费多季克 （烦恼地）等一等啊，我说！

屠森巴赫 如果上帝有意，我们准会再见得着的。给我们写信吧，嗯？一定要给我们写信。

洛迭 （把花园四处看了一遍）再见了，美丽的树木啊！（喊）喂！喂！

〔停顿。

再见了，回声！

库利根 谁说得定呢，也许你会在波兰结了婚……你的波兰太太会紧抱着你，跟你说考恰尼[1]。（笑）

费多季克 （看看自己的表）只有不到一个钟头了。我们连里，只有索列尼一个人坐巡逻艇；我们其余的人，都跟着大队走。今天开走三个连，明天再走三个，随后这城里可就是一片冷清寂静了。

屠森巴赫 也就要沉闷得怕人了。

洛迭 玛丽雅·谢尔盖耶夫娜呢，她到哪儿去啦？

库利根 玛莎在花园里。

费多季克 我们得跟她说声再见啊。

洛迭 再见了，我们走吧，不然我可要哭起来了。（迅速地拥抱屠森巴赫和库利根，吻伊里娜的手）我们在这里住得非常快乐……

费多季克 （向库利根）拿去作为我的纪念……这本带铅笔的笔

① 波兰语：亲爱的。——译者

记本……我们就从这里到河边去吧……

〔他们留恋地环视着四周，走远。

洛迭　（喊）喂！喂！

库利根　（喊）再见了！

〔洛迭和费多季克在背景处遇见了玛莎，向她告别；她跟着他们走去。

伊里娜　他们走了……（坐在凉台最下一级的台阶上）

契布蒂金　大家都忘记跟我说声再见了。

伊里娜　刚才你的心思跑到哪儿去了呢？

契布蒂金　我自己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想到。活该了！反正我们马上就又见着了。我明天出发。是呀……我也只能再多待这么短短的一天了。再过一年，人家就要叫我退休了，那时候，我会回到这里，在你们附近这里度我的余年……离现在只有短短的一年，我就能领养老金了……（往口袋里放进一张报纸去，另外又掏出一张来）我回到你们身边以后，我会彻头彻尾地改变我的生活……我会变成那么沉静……可爱、有礼貌……

伊里娜　是啊，你真是应当改变改变你的生活了，亲爱的朋友。真的，你真应当试试……

契布蒂金　是呀。这我也感觉出来了。（低唱）“告诉我们，那你会做什么？说说，你会扮演个废物吗？”①

库利根　你是改不过来的，伊凡·罗曼诺维奇！改不过来的！

契布蒂金　你教着我改呀，那我也许就改得过来了。

① 这是根据莫斯科外文出版社法文本译的，据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1950年出版的俄文《契诃夫全集》第3卷，是：“搭拉拉……叮叮当……我坐在短柱上……”下同。——编者

伊里娜 费多尔把胡子都剃掉了。我真不敢看!

库利根 为什么?

契布蒂金 我真恨不得把你现在这个样子说一说,可是我说不上来。

库里根 得了吧!这是一种风气,一种 modus vivendi(“生活方式”——拉丁语)。我们的校长把胡子剃掉了,我一做了学监,也就把胡子剃了。谁都觉得不顺眼,可是我一点也无所谓。我很满意。有没有胡子,我都一样满意。(坐下)

〔安德烈在背景的最远处,推着一辆摇篮车,里边睡着婴儿。

伊里娜 伊凡·罗曼诺维奇,我的亲爱的,我的好朋友,我心里不安得可怕。你昨天在大马路上,是不是?告诉告诉我,那儿发生了什么事情?

契布蒂金 发生了什么事情吗?一点也没有什么事呀。一些小事。(看他的报纸)没什么关系!

库利根 传言说是索列尼和男爵昨天在马路上碰见了,就在剧场旁边……

屠森巴赫 算了吧!真是的……(做了一个手势,走进房子)

库利根 就在剧场旁边……索列尼大概是攻击了男爵,男爵呢,叫他给逼急了,大概是向他说了几句冒犯的话……

契布蒂金 我不知道。这全是胡说的。

库利根 神学校有一个教员,在学生的一篇作文底下,批上“胡说”两个字,小学生看了半天没看懂,以为是个拉丁字呢,就把它读成了“腰子”①……(笑)那真可笑得厉害……据人说,索列尼爱上了伊里娜,所以就恨男爵……这是很自然

① 原文:“胡说”——чепуха(俄文);“腰子”——renixa(从拉丁文 reni——肾所变出来的拉丁字);这两个字的手写体很相似。——译者

的。伊里娜是一个动人的姑娘。她甚至有点像玛莎，也那样爱幻想。只是，你呢，伊里娜，你的性格比她温柔。不过，玛莎的性格也很好。我爱她——玛莎。

〔从花园的深处，后台，传来呼唤声："唔—唔！喂—喂！"

伊里娜　（战栗着）今天什么事情都叫我觉得害怕。

〔停顿。

一切东西都准备好了，我的行李吃过午饭就要运走了。明天我和男爵结婚，而且一到明天我们就搬到砖窑去；后天我就已经到了学校里了，我们要开始过一种新的生活了。上帝会来帮助我吗？我一考上了小学教员的时候，我都快乐得、感动得哭起来了……

〔停顿。

大车一会儿就来拉我的行李来了……

库利根　这当然很好，只是，究竟还是不大严肃。这都不过是些空想，再说呢，也一点都不严肃。话虽如此，我还是至诚地祝你成功。

契布蒂金　（伤感地）啊！我的美丽的、可爱的、亲爱的伊里娜……你把我远远地超过去了，不可能追得上你了。像我这样的一只老候鸟，是再也飞不动的了，我落在后边了。飞吧，我的亲爱的，远远地飞吧，幸福吧！费多尔·伊里奇，你把胡子剃错了。

〔停顿。

库利根　就不要再提这个了！（叹气）等今天军队一走，生活就要又和从前一样了。无论别人怎么说，反正玛莎是一个出色的、端正的女人，我很爱她，我感谢上帝……人们的命运是各有不同的……间接税局里有那么一个叫作科兹列夫的，从前跟我同学；上到五年级，就叫中学给开除了，因为他永

远不懂得 ut consecutivum（“结果”——拉丁语）是什么意思。现在他穷极了，又有病。我每次遇见他，总是对他说，“你好吧，ut consecutivum（‘结果’）。”他回答说：“不就是这个样子吗，ut consecutivum（‘结果’）。”……说着就咳嗽起来……我呢，正和他相反，我一直都是走运的，我幸福，我甚至得到了圣·斯坦尼斯拉夫二级勋章，而我现在又轮到教别人这个 ut consecutivum（“结果”）了。自然，我聪明，比许多人都聪明些，但是，幸福并不打这上头来。

〔房子里，钢琴弹着《一个处女的祈祷》。

伊里娜 明天晚上，我就再也听不见这曲《一个处女的祈祷》了，我再也看不见普罗托波波夫了……

〔停顿。

普罗托波波夫现在正坐在客厅里。他今天又来了……

库利根 女校长还没有来吗？

伊里娜 没有。派人找她去了。你们可真不知道，自从奥里雅不住在家里，我一个人过得多么苦啊……现在她当了校长了，住在中学里，成天到晚地忙着，而我孤单单的一个人，又没有什么事情可做，真烦闷，连住的这间屋子都觉得讨厌啊……所以，我就这样下了决心：既然我不能到莫斯科去，那也就算了。那是命里注定的，有什么办法呢？……谁都一点也违抗不了上帝的意思，那是真的。尼古拉·里沃维奇向我求婚……得啦，我考虑了一下，就决定啦……他是一个好人，他好得甚至令人惊奇……这样一来，突然间，我就觉得我的心像长了翅膀似的，快活极了，轻松极了。我又渴望着去工作，去工作了……只是，昨天，不知道发生的是什么事情，那就像一种秘密似地悬在我的头顶上。

契布蒂金 那是胡说的。

娜达莎　（向窗外）女校长来了！

库利根　女校长到了。我们进去吧。

〔他和伊里娜走进房子。

契布蒂金　（看他的报纸，低唱着）"那你会做什么？你会扮演个废物吗？……"

〔玛莎走近；背景处，安德烈推着摇篮车散步。

玛莎　看他坐得真怪稳当的……

契布蒂金　底下又怎么样呢？

玛莎　坐下去吧，不怎么样……

〔停顿。

你爱过我的母亲吗？

契布蒂金　爱得很。

玛莎　她也爱你吗？

契布蒂金　（沉默了一会）这我不记得了。

玛莎　我的那口子来了吗？我们的女厨子玛尔法，从前总是这样叫她的那位警察。我的那口子来了吗？

契布蒂金　还没有呢。

玛莎　一个人要是好容易一点一滴地、断断续续地得到一些幸福，可是接着又失掉了，就像我现在这个样子，那他会渐渐地粗野起来，恶劣起来的……（指着自己的胸口）这里边都沸腾起来了……（望着推着摇篮车的安德烈）这不是我们的哥哥安德烈……所有的希望都落空了。这就像费了千万只胳膊的力量，用了多少的劳动，花费了多少的金钱，才举起一口大钟来，可是它忽然又掉下去，摔碎了。就像这样，忽然间。安德烈就真正是这种情形啊……

安德烈　家里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安静呢？乱嘈嘈成什么样子啦！

契布蒂金　快了。（看看自己的表）我这是一个老式的表，带打钟

点的……(把表上上弦,表响)第一,第二,和第五连准一点出发。

〔停顿。

我呢,明天走。

安德烈 再也不回来了?

契布蒂金 我不知道。我也许一年以后再来。不过,那谁知道呢?……无论怎么样吧,反正一点也没有什么关系……

〔远远地,街上传来竖琴和小提琴的声音。

安德烈 这座城要空了。就要像待在一个玻璃罩子里头似的了。

〔停顿。

昨天在剧场旁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呀?个个都在谈着它,可是我一点也不知道。

契布蒂金 一点什么也没有。一些胡闹的事。索列尼攻击了男爵,男爵发了火,侮辱了他,结果就引得索列尼不得不提出决斗。(看看他的表)到时候了,我想……是十二点半,在皇家森林里,你们看,就是从这儿看得见的那座树林子,河那边儿……砰——砰!(笑)索列尼自以为是个莱蒙托夫,他还写诗呢。不开玩笑,这是他第三次决斗了。

玛莎 谁的第三次?

契布蒂金 索列尼。

玛莎 男爵呢?

契布蒂金 男爵的什么?

〔停顿。

玛莎 我的心思全乱了……我告诉你,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们这样做。他会打伤男爵,甚至杀死他的。

契布蒂金 男爵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可是世界上多一个男爵少一个男爵,又有什么关系呢!由他们去吧!没什么关系。

〔花园外边，有人喊着："唔—唔！喂——喂！"

你先等一等。这是斯克沃尔佐夫，决斗的证人喊的。他坐上小船了。

〔停顿。

安德烈　我认为，决斗的人，或者去看决斗的人，即或是以医生的资格去看，都简直是不道德。

契布蒂金　那只是你觉得罢了……我们并不存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存在，我们只是幻想着是存在的罢了……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玛莎　大家就都这样整天的谈哪，谈……（走）像这种气候，像马上就要下的这种大雨，都还不够，还得整天听这些谈话……（停住了脚步）我不进屋子去，我受不了……威尔什宁来的时候，告诉我一声……（顺着园径走下去）候鸟已经向南飞了……（抬头看）不管你们是天鹅，还是家鹅……亲爱的鸟啊……幸福的鸟啊……（走下）

安德烈　我们家里就要空了。军官们都要走了，你也要走了；妹妹就要结婚了，家里可就剩下我一个人了。

契布蒂金　还有你的太太呢？

安德烈　太太，不过是太太罢了。要说呢，她可也直爽、正派、善良，但是，所有她这些优点先不提，却有一点东西，竟使她降落到了浅薄、盲目、粗野的禽兽之列。无论如何，她不是一个人。我跟你这么说，因为你是我的朋友，是我唯一能打开心来说话的人。我爱娜达莎，这是实情，然而我有时却觉得她庸俗得可怕。一到那个时候，我就糊涂了，就绝对再也不明白我为什么会爱她到这种地步，至少为什么我曾经爱过她……

契布蒂金　（站起来）我明天就走了，亲爱的朋友，也许我们永远

也再见不着了，所以嘛，我想给你出一个主意：戴上你的帽子，拿起你的手杖，远走高飞，走，直奔前程，毫不回头。走得越远越好。

〔停顿。

不过随便你怎么做吧！都没有什么关系！……

〔索列尼和两个军官，从背景处经过；他看见了契布蒂金，又转身向他走来；那两个军官继续走过去。

索列尼 十二点半，医生！时候可到了。（向安德烈问候）

契布蒂金 马上就去。你们都真烦死人。（向安德烈）安德留沙，如果有什么人找我，就说我马上回来……（叹息）哎——呀——呀！

索列尼 “他还没有来得及‘哎哟’一声呢，熊已经扑到他身上来了。”（和医生并肩走着）你叹息什么，老头子？

契布蒂金 哼！

索列尼 身体怎么样？

契布蒂金 （生气的口气）像头牛那么结实。

索列尼 老头子心思担得不对劲儿。我也不想过分，我只要把他像只山鸡似地打倒，就完了。（从口袋掏出他那瓶香水来，往两只手上洒）我今天在手上洒了整整有一瓶子，可是它们还总是有味儿，有死人味儿。

〔停顿。

啊！对了……你记得这几句诗吗：“于是他，这个倔强的人，奔向了暴风雨，就好像他能在暴风雨里找到宁静一般……”①

契布蒂金 是呀……“他还没有来得及‘哎哟’一声呢，熊已经扑

① 莱蒙托夫的诗。——译者

到他身上来了。"（下，索列尼跟着下）

〔呼喊声："喂！唔——唔！"安德烈和费拉彭特上。

费拉彭特　这是请你签字的几件公事……

安德烈　（烦躁地）叫我清静一会吧！不要打扰我吧！我求你！（推着摇篮车走开）

费拉彭特　公事嘛，当然是得签字的喽！（走到背景处）

〔伊里娜和戴着一顶草帽的屠森巴赫上；库利根喊着"喂，玛莎，喂！"横穿过舞台去。

屠森巴赫　我想，听见军队开走反倒开心的，全城里只有他一个人了。

伊里娜　这是很自然的。

〔停顿。

我们这座城现在可要空了。

屠森巴赫　亲爱的，我去去马上就回来。

伊里娜　你要到哪儿去？

屠森巴赫　我得到城里去一趟，另外呢……我还得跟伙伴们告告别。

伊里娜　这不是真话……尼古拉，你今天为什么这样的走神儿？

〔停顿。

昨天在剧场旁边发生了什么事情？

屠森巴赫　（做了一个不耐烦的手势）一个钟点以后，等我回来，我们就又见面了。（吻她的两手）我的又美丽又温柔的伊里娜……（直看着她的脸）我已经爱了你五年了，然而我从来没有觉得是司空见惯了的，反而越来越觉得你美丽。多么美丽、多么迷人的头发呀！多么美的眼睛啊！明天我就要把你带走了，我们就要去工作了，我们就要富足起来，我的梦想也就都要实现了。你将来会是幸福的。可惜的是一样，只有

一样：你不爱我！

伊里娜　这我自己也没有办法呀！我会做你的太太，我会对你忠实、温顺，只是没有爱，这我可有什么办法呢？（哭泣）我一辈子也没有爱过人！啊！我一直那么梦想着爱情，从老早我就日夜地梦想着它了，然而，我的心就像一架贵重的钢琴，把钥匙丢了似的，所以就要永远锁着了。

〔停顿。

我看你的神色很不安宁。

屠森巴赫　我整夜没有睡觉。我一辈子也没有经验过这样叫我害怕的事情，再没有像这把丢了的钥匙这么刺我的心，这样叫我睡不着觉的了……跟我说点什么话吧……

〔停顿。

跟我说点什么话吧……

伊里娜　说什么呢？你要我跟你说什么呢？什么呢？

屠森巴赫　随便什么。

伊里娜　算啦，算啦！

〔停顿。

屠森巴赫　往往有这种情形：在生活里，一些无足轻重的小事，一些无意识的琐碎事情，竟会无缘无故地突然起了重要的作用。尽管你照旧嘲笑它们，照旧认为那都是琐碎无聊的事情，然而，你同时却也照旧那么做，觉得自己没有力量能打住。啊！咱们不谈这个了吧。我快乐。就仿佛，这些松树，这些槭树和这些桦树，是我头一次才看见似的——它们都好像怀着好奇心在观察我，期待着会发生什么事情似的在瞪着眼看我。这些树木多么美丽啊，住在它们的荫凉下边，生活又真该是多么美丽呀！

〔呼喊声："唔——唔！喂——喂！"

我得走了，时候到了……你看，这棵树，已经死了；可是它还和别的树一样在风里摇摆。所以我觉得，如果我要是死了，我还是会参加到生活中来的，无论是采取怎样的一个方式。再见了，我的亲爱的……（吻她的双手）你给我的那些证件，在我桌子上，压在日历底下呢。

伊里娜　我跟你一块儿去。

屠森巴赫　（吃惊）不行，不行！（急忙走开，走到园径里站住）伊里娜！

伊里娜　什么事？

屠森巴赫　（不知道说什么好）我今天还没有喝咖啡呢。去叫人给我预备一点吧。（急急忙忙下）

〔伊里娜站在那里，陷入沉思；随后，她走到背景处，坐在秋千上。安德烈推着摇篮车上，费拉彭特随着出现。

费拉彭特　安德烈·谢尔盖耶维奇，说到那些公事，可不是我的，那是政府的。又不是我编造出来的。

安德烈　哎呀，过去的一切都到哪儿去了呢？我从前的那种年轻、快活和聪明，我从前的那些形象完美的梦想和思想，和我从前那种照亮了现在和未来的希望，都到哪儿去了呢？为什么生活才刚刚开始，我们就变得厌倦、疲惫、没有兴趣、懒惰、漠不关心、无用、不幸……了呢？……我们这个城市，存在了有两百年了，里边住着十万居民，可是从来就没有见过一个人和其余的人有什么不同，无论在过去或者在现在，从来没有出过一个圣徒，一个学者，一个画家，或者一个稍微不平凡一点的、能够引人羡慕或者想去效法的热望的人……这些人只懂得吃、喝、睡，然后，就是死……再生出来的人，照样也是吃、喝、睡，并且，为了不至于闷呆了，他们就用最卑鄙的诽谤、伏特加、纸牌、诉讼，来叫他们

单调的生活变化一些花样；太太们欺骗丈夫，丈夫们自己撒谎，同时也装作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没听见；这种恶劣的样子，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孩子们，于是，孩子们心里那一点点神圣的火花也就慢慢熄灭，他们渐渐变成了可怜的彼此相似的死尸，和他们的父母一模一样……（向费拉彭特，带着忿怒）你要干什么？

费拉彭特 什么？有公事请你签字。

安德烈 你真麻烦我呀！

费拉彭特 （把文件递给他）国库局的守卫刚才说……听说彼得堡今年冬天冷到了二百度。

安德烈 我觉得现在是可恨的，但是当我想到未来，又多么痛快啊！我心里就觉得那么轻松，那么自在。远处降临了一道光明，我看见自由了，我看见我和我的孩子们，将要从懒惰、克瓦斯①、鹅肉加白菜、饭后的午睡、卑贱的寄生虫式的生活里解救出来了……

费拉彭特 听说有两千个人冻死了。大家都吓坏了，他说这不知是在彼得堡，还是在莫斯科，我不记得了。

安德烈 （充满了柔情）我的亲爱的妹妹们哪，我的可爱的好妹妹们哪！（含着泪）玛莎，我的妹妹！

娜达莎 （在窗口里边）外边是谁在这么大声说话？是你呀，安德留沙？你会把孩子吵醒的。IIne faut pas faire du bruit, la Sophie est dormée déj à. Vous êtes un ours. （“不要吵吵，小索菲已经睡着了。你简直是一个野人。”——法语）（生着气）你如果想说话，连孩子带车都交给别人好了。费拉彭特，从先

① 俄国农民常喝的一种饮料，是用大麦或面粉捣碎，加上热水发酵而成的。——译者

生手里把车子接过去！

费拉彭特　好，夫人。（把车接过去）

安德烈　（狼狈地）我没有大声说话。

娜达莎　（在窗子里边，抚摸着她的孩子）宝贝！淘气的宝贝！小野孩子！

安德烈　（检查一下公文）好吧，等我看一下，该签字的我就签，然后你再把它们都送到市政厅去……（浏览着文件走进房子）

〔费拉彭特把摇篮车推向花园深处。

娜达莎　（在窗子里边）宝贝，你的妈妈叫什么名字呀？我的乖乖，我的小乖乖！奥里雅姑姑呢？噢，她在那儿啦，奥里雅姑姑。跟姑姑说："早安，奥里雅姑姑！"

〔两个流浪艺人上，一个男人和一个少女，拉起小提琴，弹起竖琴；威尔什宁、奥尔加和安非萨由房子里走出来，一声不响地站在那里听了一会儿；伊里娜向他们走过来。

奥尔加　我们的花园简直成了一个公共过道了；车辆，行人，大家都从我们这里过。老奶妈，给他们几个钱！……

安非萨　（给他们钱）去吧，亲爱的人，上帝保佑你们吧！

〔艺人们鞠着躬下。

可怜的苦命人啊！有饭吃的，谁也绝不干这个呀。（向伊里娜）早安，伊里娜！（吻她）咳呀，咳呀，我的小亲女儿，我过得可真不错，真不错呀！我住在中学里，和奥里雅在一块儿——这是慈悲的上帝赐给我老年的恩惠呀！像我这么一个造罪的老婆子，什么时候过得这么舒服过呀？……那是一所大房子，我自己单住一间，单一张床。都是官家的。我每逢半夜醒来，啊！主啊！圣母啊！世界上再没有比我更幸福的了！

威尔什宁 （看看自己的表）我们得走了，奥尔加·谢尔盖耶夫娜。时候已经到了。

〔停顿。

我祝你们一切、一切顺利……玛丽雅·谢尔盖耶夫娜呢？

伊里娜 她在花园里……我去找她去。

威尔什宁 请费心吧。我忙着得走呢。

安非萨 我也去找找去。（喊）玛申卡，喔——喂！

〔和伊里娜走进花园的深处。

喔——喂！喔——喂！

威尔什宁 一切终归都得有个完结。现在我们分别的时刻也到了。（看看他的表）市政厅请了我们一顿午餐；大家一杯杯地干香槟酒，市长发表了一段演说；我尽管吃着听，可是我的心还在这儿，还在你们这儿……（把花园环视一下）我已经和你们待惯了。

奥尔加 我们还能再见吗？

威尔什宁 当然不会了。

〔停顿。

我的太太和两个女孩子，还要在这里住两个月；如果发生点什么事，或者她们有需要你们帮忙的地方……我请你……

奥尔加 是的，是的，那当然。请放心好了。

〔停顿。

到了明天，城里就要连一个兵都没有了，一切都要变成回忆了；而我们，当然，也就要开始过另外一种生活了……

〔停顿。

没有一样事情是随我们愿望的。我不愿意当校长，可是我当上了。看起来莫斯科我是去不成了……

威尔什宁 嗯……谢谢你的一切吧……如果我有什么招你不快

的地方，请原谅我吧……我好说话，话说得太多，那也请原谅我——不要记恨我吧。

奥尔加　（擦眼泪）玛莎为什么这么半天还不来呀……

威尔什宁　临分别了，我还能再跟你说些别的话吗？我们还有什么题目可以高谈阔论的呢？……（笑）生活是艰苦的啊。生活，对于我们中间的许多人，似乎都是昏暗的、绝望的；然而，我们应当认识，天边已经在发亮了，整个光明的日子，绝不会远了。（看看他的表）是时候了，我可该走了！从前，人类忙于战争，整个的生命里都填满了行军、侵袭和胜利……但是现在呢，过去的一切，都已经不合时宜了，而所留下来的一个巨大的空位置，直到目前也还没有一样东西去填补；人类正在热情地寻求着这种东西，当然，人类终会把它找到的。啊！只希望赶快能找到啊！

〔停顿。

只希望爱劳动的加上教育，受教育的加上爱劳动啊，你明白吗？（看看他的表）我可真的该走了……

奥尔加　她这不是来了。

〔玛莎上。

威尔什宁　我是来向你告别的……

〔奥尔加稍稍走远，好不妨碍他们谈话。

玛莎　（直看着他的脸）再见了……（很长的吻）

奥尔加　得了，算啦……

〔玛莎猛烈地抽泣。

威尔什宁　给我写信……不要忘记我！让我走吧！……没有时间了……奥尔加·谢尔盖耶夫娜，扶她过去，我得……走了……我已经迟到了……（非常感动，吻奥尔加的双手，然后又拥抱玛莎一次，匆忙走下）

奥尔加 打住吧，玛莎！够了，亲爱的，得了……

〔库利根上。

库利根 （很窘）不要紧，让她哭吧——让她哭……我的好玛莎，我的亲爱的玛莎！……你是我的太太，无论遇到什么情形，我都是幸福的……我不抱怨，我一句也不责备你……这儿有奥尔加可以做我的证人……我们要重新去过我们过去那样的生活，我绝不提一个字，也绝不用一点暗示……

玛莎 （压下自己的啜泣）"海岸上，生长着一棵橡树，绿叶丛丛……树上系着一条金链子，亮铮铮……"树上系着一条金链子……我疯了……海岸上……一棵橡树，绿叶丛丛……

奥尔加 你镇静一下，玛莎……你镇静一下……给她一点水喝。

玛莎 我不哭了……

库利根 她不哭了……她真好啊……

〔远处隐约一声枪响。

玛莎 海岸上，生长着一棵橡树，绿叶丛丛，树上系着一条金链子……一只猫，绿叶丛丛……一棵橡树，绿叶丛丛……我给搞错了……（喝了一点水）我的生活是一个失败……我现在什么也不再需要了……我马上就会镇静下来的……这没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总说"海岸上"呢？这几个字为什么总缠在我的心上呢？我的心都乱了。

〔伊里娜上。

奥尔加 你镇静一下，玛莎。好，这才是好孩子呢……我们到屋里去吧。

玛莎 （生气的口气）不，我不进去。（啜泣，但即刻又克制住了）我再也不进这座房子了，我再也不会进去了……

伊里娜 咱们一块儿坐坐吧，哪怕一句话不说也行。我明天就要

走了，你知道……

〔停顿。

库利根　昨天在五年级班上，我从一个孩子手里抄出这么一份胡子和下髯来……（把胡子和下髯戴上）我像一个德国教授……（笑）这些孩子们，他们可真有趣，不是吗？

玛莎　他真像你们那个德国人。

奥尔加　（笑着）是啊。

〔玛莎哭泣。

伊里娜　玛莎，看看你！

库利根　很像……

〔娜达莎上。

娜达莎　（向女仆）怎么？叫普罗托波波夫坐在那儿看着小索菲，叫安德烈·谢尔盖耶维奇用车推着宝贝散步呀。孩子们的事可真麻烦！……（向伊里娜）伊里娜，你明天就要走了，多可惜呀！再跟我们多待一个星期吧。（一看见库利根，就喊了一声；库利根笑着把假胡子摘下来）哎呀，你呀，你把我可真吓坏了！（向伊里娜）我和你住得这么惯，你以为跟你分手我就不难受吗？我要叫人把你那间屋子收拾出来，让安德烈带着他的小提琴住进去，让他在那里一个劲儿地锯去吧！——我们把小索菲放在他的屋子里。这个孩子真招人疼，真好看！真可爱呀！今天，她睁着那么可爱的一对小眼睛看着我，叫了一声："妈妈！"

库利根　一点不错，她真可爱。

娜达莎　这么说，到明天，家里可就剩下我一个人了。（叹一口气）我头一样先得叫人把这条小路两边的枞树砍掉，还有这一棵槭树……这棵树，一到晚上，难看极了……（向伊里娜）我的亲爱的，这条腰带对你可完全不相称……这种趣

味可不高。你应当配一条浅一点的颜色。然后我要叫人到处种上花，到处种上花，好叫这儿将来全是花香。（严厉地）这把叉子为什么乱丢在长凳子上？（往房子里走着，向女仆）这把叉子为什么乱丢在长凳子上，我问你？（喊）你住嘴！

库利根 她发上脾气了！

〔后台，军乐队奏着进行曲；大家都倾听。

奥尔加 他们走了。

〔契布蒂金上。

玛莎 我们那些人，走了……那么，祝他们一路平安吧！（向她的丈夫）得回家了……我的帽子和披肩呢？

库利根 我给放进屋里去了……我马上去拿去。

奥尔加 是的，现在我们得各人回各人的家了。是时候了。

契布蒂金 奥尔加·谢尔盖耶夫娜！

奥尔加 什么事？

〔停顿。

什么事？

契布蒂金 没什么事……我不知道怎么样跟你说才好。（凑近她的耳边，耳语）

奥尔加 （大惊）不可能的事！

契布蒂金 真的……多么难办的事啊……我累了，也心烦，我不愿意再多说了……（恼怒的心情）不过，这没有什么关系！

玛莎 出了什么事了！

奥尔加 （两手搂住伊里娜）今天是多么可怕的一天啊！……我不知道怎样跟你说才好，我的亲爱的……

伊里娜 到底是什么事呀？赶快说，出了什么事了？我求求你了！（哭）

契布蒂金　男爵刚刚在决斗里被杀了。

伊里娜　（无声地哭泣）我早就疑心了，我早就疑心了……

契布蒂金　（走到背景的最深处，坐在一张长凳子上）可把我累死了……（从口袋里掏出他那张报纸来）让她哭去吧……（低唱）“告诉我们，那你会做什么？说说，你会扮演个废物吗？……”反正还不是一回事！

〔三姊妹站在那里，互相紧紧地靠着。

玛莎　啊！听听这个军乐呀！他们离开我们了，其中有一个人，是永别了，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今后只有自己单独去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了……应当活下去……我们应当活下去啊……

伊里娜　（头伏在奥尔加的胸上）一定会有那么一天，到那个时候，人们会懂得这一切都是什么原因，这些痛苦都是为了什么的。到那个时候，就不会再有神秘了。可是，现在呢，我们应当活下去……我们应当工作，只有去工作！明天，我要自己一个人走，我要到学校里去教书，我要把我的整个生命都贡献给也许有这种需要的人们。现在正是秋天；冬天很快就要到了，白雪会盖上一切的，而我也会不断地工作的……

奥尔加　（拥抱着她的两个妹妹）多么愉快、活泼的音乐啊，叫人多么渴望着活下去呀！啊！我的上帝啊！时间会消逝的，我们会一去不返的，我们也会被后世遗忘的，连我们的面貌，我们的声音，都会被人遗忘的。甚至一共有多少像我们这样的人，后世也不会记得的。然而，我们现在的苦痛，一定会化为后代人们的愉快的；幸福与和平，会在大地上普遍建立起来的。后代的人们，会怀着感谢的心情来追念我们的，会给活在今天的我们祝福的。啊！我的亲爱的妹妹们，我们的生

命还没有完结呢。我们要活下去！音乐多么高兴，多么愉快呀！叫人觉得仿佛再稍稍等一会，我们就会懂得我们为什么活着，我们为什么痛苦似的……我们真恨不得能够懂得呀！啊！我们真恨不得能够懂得呀！

〔音乐的声音渐渐低远下去。库利根，高兴地微笑着，把玛莎的帽子和披肩取出来；安德烈推着宝贝坐的小车。

契布蒂金 （低唱）“告诉告诉我们，那你会做什么？说说，你会扮演个废物吗？……”（看他的报纸）反正一样，反正一样。

奥尔加 我们真恨不得能够懂得呀，我们真恨不得能够懂得呀！

——**幕 落**

樱　桃　园

四幕喜剧

一九〇三年

焦菊隐译

人　　物

郎涅夫斯卡雅，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地主。
安尼雅　她的女儿，十七岁。
瓦里雅　她的养女，二十四岁。
加耶夫，列昂尼德·安德烈耶维奇　郎涅夫斯卡雅的哥哥。
罗巴辛，叶尔莫拉伊·阿列克塞耶维奇　商人。
特罗费莫夫，彼得·谢尔盖耶维奇　大学生。
西米奥诺夫—皮希克，鲍里斯·鲍里索维奇　地主。
夏洛蒂·伊凡诺夫娜　家庭女教师。
叶比霍多夫，谢苗·潘捷列耶维奇　管家。
杜尼亚莎　女仆。
费尔斯　男仆，八十七岁。
雅沙　小厮。
流浪人。
火车站长。
邮局职员。
男女客人们，仆人们。

故事发生在郎涅夫斯卡雅的樱桃园里。

第一幕

一间相沿仍称幼儿室的屋子。有一道门，通安尼雅的卧房。黎明，太阳不久就要东升。已经是五月了，樱桃树都开了花，可是天气依然寒冷，满园子还罩着一层晨霜。窗子都关着。

杜尼亚莎端着一支蜡烛，罗巴辛手里拿着一本书，同上。

罗巴辛 谢天谢地，火车可算到了。几点钟了？

杜尼亚莎 快两点了。（吹灭蜡烛）天已经亮了。

罗巴辛 你看火车误了够多久哇？至少也有两个钟头。（打着呵欠，伸着懒腰）你看我这是怎么啦？我真糊涂透了。我是特意为了到火车站去接他们才来的，可是我一下子就睡着了，一坐在椅子上就睡着了。多讨厌！你可该把我喊醒了的呀。

杜尼亚莎 我以为你已经去了呢。（倾听）像是他们到家了。

罗巴辛（倾听）不是，他们还得领行李呀什么的呢。

〔停顿。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在外国住了五年，可不知道她变了样儿没有？她为人可真好啊！没有架子，待人心眼儿又那

么好。我记得我才十五岁的那一年，我的父亲那阵子在这个村子里开着一个小铺子，有一天，他一拳头打到我脸上，把我的鼻子打得直流血……那天我父亲喝醉了，我们也不知是为什么到这座园子里来的，我不记得了。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那时候还那么年轻，啊，还那么瘦弱，这我可记得跟昨天的事情一样清楚。她把我领到洗脸盆跟前，就在这儿，就是在这间幼儿室里。“别哭了，小庄稼佬，”她说，“等一结婚就什么都找补回来了！”

〔停顿。

“小庄稼佬！”……真的，我的父亲确是一个低贱的庄稼佬，可是我现在已经穿起白背心黄皮鞋来了；你很可以说我这个长着猪嘴的也吃起精致点心来了；我一下子就阔起来了，手里有了一堆堆的钱，可是等你走近了仔细看看，实际上照旧还是庄稼佬里的一个庄稼佬。（翻着书）就跟看这本书似的，我读了又读，可是一个字也不懂；我坐在那儿读着读着就睡着了。

杜尼亚莎 连家里这一群狗都整夜没有睡觉，它们晓得主人们要回来了。

罗巴辛 咦，杜尼亚莎，你怎么啦，你这是……

杜尼亚莎 我的手发颤，我觉得头晕。

罗巴辛 你太娇气啦，杜尼亚莎。看看你穿的衣裳，再看看你梳的头发，都像一位小姐似的。你可不该这个样子啊；你应该别忘了自己的身分。

〔叶比霍多夫拿着一束花上。他穿着一件短上衣，一双擦得铮亮的长统靴子，走起路来咯吱咯吱的响。一进门便把花束掉在地上。

叶比霍多夫 （拾起花来）花匠送来的，他说这是摆在饭厅里的。

（*把花递给杜尼亚莎*）

罗巴辛　顺便给我带一点克瓦斯来。

杜尼亚莎　好，先生。（下）

叶比霍多夫　今天早晨有霜，零下三度，可是樱桃树倒全开了花。我们这一带的这种气候，我可真不敢恭维；（*叹气*）真受不了啊。这样的气候，对于我们没有一点好处哇；这就跟我这双靴子似的，叶尔莫拉伊·阿列克塞耶维奇，请允许我告诉你，这双靴子是我前天新买的，而且我冒昧向你保证，它们已经就咯吱咯吱得叫人受不住啦，你说我该擦点什么油呢？

罗巴辛　出去，你叫我讨厌死了。

叶比霍多夫　我没有一天不碰上一点倒楣的事。可是我从来不抱怨，我已经习惯了，所以我什么都用笑脸受着。

〔*杜尼亚莎上，递给罗巴辛一杯克瓦斯。*

我得走了。（*一下子撞到一把椅子，又把椅子撞倒*）你看是不是！（*得意的神气*）我刚才说什么来着！这有多么凑巧？如果我可以冒昧说一句的话，别的事情也都跟这个一样。你就看看这个！（下）

杜尼亚莎　叶尔莫拉伊·阿列克塞耶维奇，我告诉你一句实话吧，叶比霍多夫向我求婚了。

罗巴辛　噢！

杜尼亚莎　我简直不知道怎么办好了。他是一个多么端正的人啊，可就是他每谈起话来，常常叫人听不懂是什么意思。他的话多么好听，多么感动人，你可就是猜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我倒是很喜欢他。他也爱我爱得发狂。他是一个顶不走运的人；每天都得遇上一点不幸的事情。所以大家都给他

起了个外号，叫他“二十二个不幸”①。

罗巴辛 （倾听）不信看吧，这准是他们到了！

杜尼亚莎 他们到啦！啊！我这是怎么啦？……浑身都打起哆嗦来啦。

罗巴辛 是他们到了，没错儿。咱们出去迎接他们吧！可不知道她还认识我吗？分手已经五年了。

杜尼亚莎 （感动）我要晕过去了！……啊！我要晕过去了！

〔传来两辆马车向房子赶来的声音。罗巴辛和杜尼亚莎急下。台上空无一人。邻室传来一片嘈杂声。费尔斯拄着一根手杖，匆匆忙忙地横穿过舞台。他刚从火车站接了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回来，穿着一件旧式的听差制服，戴着一顶高帽子，嘴里自己跟自己咕噜着叫人听不清楚的话。后台的声音越来越大。一个人说：“咱们打这边走吧……”郎涅夫斯卡雅，安尼雅和手里牵着一条小狗的夏洛蒂上，她们都是旅行的打扮；随上的还有：瓦里雅，披着斗篷，头上扎着一条围巾；加耶夫；西米奥诺夫—皮希克；罗巴辛；杜尼亚莎提着小包和阳伞；仆人们搬着行李。大家都横穿过房间。

安尼雅 穿过这里走吧。妈妈，你还记得这是间什么屋子吗？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高兴得流出泪来）哎呀！幼儿室呀！

瓦里雅 天够多么冷啊，我的手都给冻僵了。（向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你的那两间屋子，那间白的和那间浅紫的，还都是从前那个样子。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幼儿室啊！我的亲爱的、美丽的幼儿室啊！我顶小的时候，就睡在这儿。（哭泣）我现在觉得自己又变成小孩子了。（吻加耶夫和瓦里雅，随后又吻她哥哥一

① “二十二”表示极多的意思。——译者

次）瓦里雅一点也没有变样儿，照旧还是一个修女的神气。还有杜尼亚莎，我也一见就认识。（吻杜尼亚莎）

加耶夫　火车误了两个钟头。这你觉得怎么样！多么乱七八糟的呀！

夏洛蒂　（向西米奥诺夫－皮希克）我的小狗还吃核桃呢。

皮希克　（惊讶地）咦，你就看看这个！

〔除安尼雅和杜尼亚莎外，全体下。

杜尼亚莎　你可把我们盼坏了！（给安尼雅脱了斗篷，摘了帽子）

安尼雅　我这一路上整整四夜没有睡。把我都给冻木了。

杜尼亚莎　你走的时候，正是大斋戒期。那个时候，满地是雪，天气又冷；可是看看如今呢！啊，我的亲爱的！（大笑，连连地吻安尼雅）我可盼了你有多久啊！我的爱，我的光明！……喂，我得马上就告诉你一点事情，连一分钟也忍不住了……

安尼雅　（丝毫不感兴趣地）什么，又是？……

杜尼亚莎　我们那个管家叶比霍多夫，在复活节那个星期里，向我求了婚呢。

安尼雅　你的脑子里总是这一套……（整理自己的头发）我的头发夹子都掉光了。

〔她很疲倦，站着直摇晃。

杜尼亚莎　我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啦。他爱我，啊，多么爱我呀！

安尼雅　（望着自己的卧房，一往情深地）我的屋子，我的窗户，都像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似的，还是那样啊！我又回到家里来了！明天早晨，我一醒，就要跑到园子里去……啊，只希望我能够睡得着就好了！一种沉重的不安心情，叫我整整一路都没有睡着啊！

杜尼亚莎 彼得·谢尔盖耶维奇打前天就来了。

安尼雅 （愉快地）彼嘉吗！

杜尼亚莎 他睡在外边洗澡棚子里呢，他就住在那儿。他说他不愿意住到里边来，免得碍别人的事。（看看自己的表）本该去把他叫醒了的，可是瓦尔瓦拉·米海伊洛夫娜不让我去叫。“可不要叫醒了他呀，”她说。

〔瓦里雅上。她的腰带上挂着一大串钥匙。

瓦里雅 杜尼亚莎，快煮点咖啡去，妈妈要喝咖啡。

杜尼亚莎 我马上就去。（下）

瓦里雅 好了，谢天谢地，你可回来了。你现在又回到家里来了。（抚摸着她）我的小乖乖又回来了！我的漂亮的好孩子又回来了！

安尼雅 这几年我可受的都是什么罪啊！

瓦里雅 这我都想象得出来！

安尼雅 我是在受难周里出的门。那时候天气多么冷啊！夏洛蒂一路上不住嘴地闲聊，总变她的戏法。你到底为什么非叫夏洛蒂陪我一块儿走不可呢？

瓦里雅 可是你看看，我的小东西，你总不能一个人出门不是，才十七岁呀！

安尼雅 等我们到了巴黎，天气又那么冷！满地都是雪。我法国话说得糟极了。妈妈住在一座大房子的五层楼上。我一到了妈妈家，就看见那儿有许多法国男人，跟她在一块儿，还有女的，还有一个老神父，手里拿着一本书；屋里一点儿也不舒服，满屋子都是烟味儿。我忽然觉得替妈妈难受起来，啊，难受极了！我就抱住妈妈的头，抱得紧紧的，不肯放松。后来妈妈对我很慈爱，她哭了……

瓦里雅 （眼里含着泪）打住吧！不要往下说了！

安尼雅　她已经把她在芒东[1]的那座别墅卖了。她什么都没有了，一点东西也不剩了。我也连一个戈比都没有。我们想尽了法子，才刚刚凑够了回家的盘费。可是妈妈还是不懂得难处！我们每次下火车到站上去吃饭，她尽点些最贵的菜，还赏给每个伙计一个金卢布的小费；夏洛蒂也是这样，雅沙也自己单叫一份，简直叫人受不住！得告诉你，妈妈雇了一个男用人，名字叫雅沙。我们把他带回家来了。

瓦里雅　这个小人我已经看见了。

安尼雅　跟我说说，家里的情形都怎么样？抵押借款的利息付了吗？

瓦里雅　你想得倒好！拿什么付呢？

安尼雅　哎呀！哎呀！

瓦里雅　这片地产到八月就要拍卖了。

安尼雅　哎呀！哎呀！

罗巴辛　（从门口往里探进头来，学牛叫）哞——哞！（又走了）

瓦里雅　（含着眼泪在笑）我真恨不得给他一下子！（用拳头向门示威）

安尼雅（拥抱着瓦里雅，低声地）瓦里雅，他跟你求过婚了吗？（瓦里雅摇摇头）可是你看，他真爱你呀。你们为什么不挑明白了说呢？还等什么呢？

瓦里雅　我认为这件事情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他又很忙；脑子里装的尽是别的事……他一点都没有把我放在心上。顶好还是算了吧，我看见了他就难受！大家个个谈论我们的亲事，个个都给我道喜；可是，实际上一点也没有那么一回事，这跟一场梦一样的空呀！（改变了语调）你这个别针真好看！是

① 法国滨海阿尔卑斯省的游览名胜，在地中海海边。——译者

一只蜜蜂吧?

安尼雅 （忧郁地）是妈妈给我买的。（向自己的卧房走去，又像小孩子似的，快活地）我在巴黎，还坐着一个氢气球飞到天上去过呢！

瓦里雅 你可回来了，我的小东西，你到底可回家了，我的漂亮的孩子！

〔杜尼亚莎端着咖啡壶回来，在那里斟咖啡。

（在安尼雅的门口站住）我的亲爱的，我整天在家里东跑西跑地照料家务，我左想右想，只想有一天能把你嫁给一个阔人。那我的心上就可把一块石头放下来了，也就可以出家去……然后到基辅……到莫斯科，我就可以不停地走啊走，走遍了一处又一处的圣地……我就可以走啊走，没有尽头地走。我就可以享到极乐的天福了！

安尼雅 园子里的鸟都叫起来了。现在几点钟了？

瓦里雅 一定是过了两点了。该去睡了，我的乖孩子。（随着安尼雅走进她的卧房）极乐的天福啊！

〔雅沙拿着一条毯子，提着一个旅行皮包上。

雅沙 （假装着媚笑，横穿过舞台）我可以打这儿走过去吗？

杜尼亚莎 是雅沙啊，简直认不出是你了。你去过一趟外国，可变得厉害了！

雅沙 嗯哼，你可是谁呀？

杜尼亚莎 你离开这儿的时候，我才有这么高。（用手比划着）我叫杜尼亚莎，是费多尔·科左耶多夫的女儿。你不记得我了吗？

雅沙 嗯哼，你这个小黄瓜呀！（往四下张望了一眼，忽然把她抱住。她大叫了一声，把手里的小碟子掉了一个。雅沙连忙跑下）

瓦里雅 （出现在卧房门口，不满意地）又是什么事情？

杜尼亚莎 （忍住了泪）我打碎了一个碟子。

瓦里雅 不要紧，这是主吉利的。

安尼雅 （从她的卧房走出来）我们得去告诉妈妈，说彼得来了。

瓦里雅 我嘱咐了他们不要叫醒他。

安尼雅 （沉思地）已经六年了，爹爹死了才一个月，我的弟弟小格里沙就在河里淹死了，可爱的小弟弟，可怜只有七岁！妈妈太受不住了，她这才躲开这里，头都不回地走开了。（打了一个寒战）但愿妈妈知道我有多么了解她就好了！

〔停顿。

彼得·特洛费莫夫当过格里沙的家庭教师，妈妈看见了他会想起从前来的……

〔费尔斯穿着长上衣、白背心上。

费尔斯 （走到咖啡壶那里，一心一意地）太太要到这儿来喝咖啡。（戴上白手套）咖啡预备好了吗？（向杜尼亚莎，严厉地）喂！我说奶油呢？

杜尼亚莎 哎呀，真是的，哎呀！（急急忙忙下）

费尔斯 （忙着弄咖啡）你这个不成器的东西呀，走开！（跟自己咕噜着）她打巴黎回来了。当初老爷也上巴黎去过，是坐马车去的。（笑）

瓦里雅 你笑什么，费尔斯？

费尔斯 对不住，你说什么？（愉快地）太太可回来了；到底可叫我盼着了。现在我死也安心了。（高兴得流出泪来）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加耶夫和西米奥诺夫—皮希克，同上；皮希克穿着料子很好的俄国式外套，灯笼裤；加耶夫进来的时候，前冲着上半身，伸着胳膊，做出打台球的姿势。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你是怎么打的？让我想想……啊，对了，打红球“达布”进角兜儿；白球滚回打“达布列特”①进中兜！

加耶夫 我要用右高杆蹭红球进兜儿。从前有一个时候，我们两个人都睡在这间屋子里，可是我如今已经五十一岁了。这不是奇怪的事吗？

罗巴辛 是啊；日子过得飞快呀！

加耶夫 说谁？

罗巴辛 我说日子过得飞快呀。

加耶夫 这屋里还有一股奇南香的味道呢。

安尼雅 我要睡去了。晚安，妈妈。（*吻她的母亲*）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我的小女儿，亲爱的！（*吻她的手*）你回到家来高兴吗？我的心神简直镇静不下来。

安尼雅 晚安，舅舅。

加耶夫 （*吻她的脸和手*）上帝祝福你，我的乖孩子。你多么像你的母亲哪！（*向他的妹妹*）柳芭，你知道吗？你像她这么大的时候，就和她一模一样。

〔*安尼雅伸手给罗巴辛和皮希克，走进她的卧房，关上门。*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她是非常、非常疲倦了。

皮希克 这一段路程一定是很长的吧。

瓦里雅 （*向罗巴辛和皮希克*）好啦，先生们，已经两点多了，你们该走了吧。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笑*）你这个瓦里雅啊，真是一点也没

---

① 台球（弹子）的打法：自己的球射击对方的红球先撞台边，再折回进兜，叫作“达布”(double)或称两分；自己的球先撞台边，撞回再射击对方红球进兜，叫作“达布列特”(doublette)或称五分。——译者

有改样儿。(把她拉到身旁吻她)等我喝完咖啡,咱们大家一块儿散。

〔费尔斯给她脚下放过去一张脚凳。

谢谢你,我的好朋友。我喝咖啡喝成瘾了,无论白天夜晚,都得喝。谢谢你,可爱的老人家。(吻费尔斯)

瓦里雅 我去看看行李是不是都取回来了。(下)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坐在这儿的真是我吗?(笑)我真想伸开胳膊跳起来啊。(用手蒙上脸)这别是在做梦吧!上帝知道,我爱我的祖国,我真爱得厉害呀。我一路上只要往窗子外边一看,就得哭。(忍住了泪)可说我总得喝我的咖啡呀!谢谢你,费尔斯;谢谢你,我的可爱的老人家。我回来看见你还活着,够多么高兴哪。

费尔斯 是前天。

加耶夫 他差不多完全聋了。

罗巴辛 我必须搭四点半的火车到哈尔科夫去。真讨厌哪!我真愿意多陪你一会,看看你,跟你谈谈这个那个的……你还是从前那么好看哪!

皮希克 (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甚至比从前更漂亮了……她这次回来,穿的是巴黎最时式的衣裳……漂亮得叫我倾家荡产了!①

罗巴辛 你的哥哥列昂尼德·安德烈耶维奇,说我是个势利小人,说我是个剥削人的富农。随便他怎么说吧!我一点也不在乎。我只求你还像从前那样信任我,还像从前那样用你那副神奇动人的眼睛望着我,就够了。慈悲的上帝啊!我的

---

① 原文是"毁了我的大车和它的四个轮子……"是俄国俗语:大车是农民的全部财产,车毁了就一无所有了。——译者

父亲是你祖父和你父亲的农奴；可是你呢，你个人早年间待我那么好，叫我把什么仇恨都忘了，叫我拿你像个姐姐那么爱……甚至比姐姐还要爱呢。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我坐不住了！我可再也坐不住了！（跳起来，极度兴奋地走来走去）这么大的愉快我是经受不起的……来吧，随你们取笑我吧！我承认我是一个傻瓜！这座亲爱的老柜橱啊！（吻一座柜橱）这张亲爱的小桌子啊！

加耶夫 柳芭，咱们的老奶妈，在你出门之后死了。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坐下，喝咖啡）是呀，愿她的灵魂在天上安息吧。他们已经写信告诉我了。

加耶夫 阿那斯塔西也死了，彼得路什卡·科索伊也离开了我们，如今在城里警察局里做事了。（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糖果盒来，放进嘴里一块糖）

皮希克 我的女儿达申卡……问你好。

罗巴辛 我本来有几句叫你们听着又高兴又有趣的话，很想跟你们说说的。（看一眼自己的表）可是我就得走，没有时间多谈了……那就这么着吧，我就用三言两语把它说一说吧。你一定早已知道了，你的樱桃园就要被扣押，在八月二十二日拍卖了。可是，我的亲爱的太太，你不用着急，尽管安安稳稳睡你的觉好了；有办法……我向你建议这么一个计划。仔细听我说！你这片地产离城里才二十里；附近又刚刚修好了一条铁路；只要你肯把这座樱桃园和沿着河边的那一块地皮，划分成为若干建筑地段，分租给人家去盖别墅，那么，你每年至少有两万五千卢布的入款。

加耶夫 对不起，你谈的都是些废话。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我不大懂你的意思，叶尔莫拉伊·阿列克塞耶维奇。

罗巴辛　每亩地，你可以每年至少向租户收二十五个卢布的租金，如果你马上就把这个办法宣布出去，我敢跟你打个随便什么赌，到不了秋天，你手里就连一段地皮都不剩，统统叫人给抢着租光了。一句话，我恭喜你；那你可就有了救星了。这是块头等的好地势，旁边又是一道挺深的河。可是，你当然得把这儿先整顿整顿，稍微清除干净些……比如说吧，所有这些旧房子，就都得拆除了。连这座房子也在内，反正它也没有什么用处了；还有，也得把这座樱桃园的树木都砍掉……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把樱桃园的树木都砍掉！对不起，这你简直一点也不懂。如果说全省之内，还有一样唯一值得注意、甚至是出色的东西的话，那就得算是我们这座樱桃园了……

罗巴辛　你这座樱桃园，有什么出色的呢，也不过地势宽大就是了。而且它每隔两年才结一回樱桃，结了樱桃你又没有法子办。也没有人买。

加耶夫　连安德烈耶夫的《百科全书》里，都提到了我们这座樱桃园呢。

罗巴辛　（看看自己的表）我们要是不下个决心，不想个什么办法，一到八月二十二，这座樱桃园，连这一带的地产，可就全部都要拍卖出去了。赶快下个决心吧！我可以起誓，这是唯一的一条出路。

费尔斯　早年间，四五十年以前，人们有的把樱桃晒干，有的泡起来，有的腌起来，还有的做成果子酱；那么……

加耶夫　没有你的话，费尔斯。

费尔斯　那时候，我们总是往莫斯科或者在哈尔科夫整车整车的运干樱桃。那能赚很多的钱；那时候的干樱桃又软、又

甜，汁又多、闻着又香，早年人们懂得炮制的秘方儿。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现在这个秘方儿呢？

费尔斯 失传了，没有一个人记得了。

皮希克 （向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巴黎有什么新鲜事吗？你在巴黎过得怎么样啊？吃过田鸡吗？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还吃过鳄鱼呢。

皮希克 咦，你就看看这个！

罗巴辛 从前，乡村里只有地主和农民，可是如今呢，一转眼工夫，又出现了一种到乡下来消夏的市民了。现在无论什么镇子，就连最小的、最偏僻的地方，也都叫别墅给围起来了。我们可以推测得出来，再过二十年，跑到乡村来住的市民，一定会多到多少倍。目前这种人，不过坐在凉台上喝喝茶罢了，可是，很可能有一天，他们就每个人都得自己耕种他自己仅有的二亩地啦，到了那个时候，不就等于你这座老樱桃园又繁荣、丰收、茂盛起来了吗？……

加耶夫 （生气）简直是胡说！

〔瓦里雅和雅沙上。

瓦里雅 妈妈，这儿有你两封电报。（从一串钥匙里，选出一把，带着声响打开旧柜橱）给你。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没有读就把电报撕碎了）这是从巴黎打来的，我跟巴黎的缘分已经断了……

加耶夫 柳芭，你知道这座柜橱有多少年代了？一个星期以前，我拉出紧底下的抽屉来，一瞧，你猜我看见了什么？里边烫着一个日期。这座柜橱是整整一百年以前做的。你明白吗？嗯？我们应该给它做个百年纪念呀。这虽然是件死物件，究竟是有了历史，有了和图书馆一样的价值的了。

皮希克 （惊讶）一百年了？你就看看这个！

加耶夫　是啊，这真是一件珍贵的东西啊！……（抚摸着柜橱）非常可爱、又非常可敬的柜橱啊！这一百多年以来，你一直都在朝着正义和幸福的崇高目标前进，啊，你呀！我向你致敬！你鼓励人类去从事有益的劳动的那种无言的号召，在整个这百年里头，从来没有减弱过，却是一直在鼓舞着（哭泣）我们家族，使我们一代又一代的有了勇气，一直在支持着我们，使我们对于未来更好的生活有了信念，使我们心里怀抱着善与社会意识的理想。

〔停顿。

罗巴辛　是的……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你真是一点也没有改变，列尼亚。

加耶夫　（有一点窘）打白球下角兜，蹭红球进中兜！

罗巴辛　（看看自己的表）好啦，我得走了。

雅沙　（把药瓶子递给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恐怕现在你该吃药了吧？

皮希克　亲爱的太太，你可不应该吃药哇。药对你固然没有害处，可也没有好处。交给我吧，我的朋友。（他把一瓶子药丸全倒在掌中，吹一吹，然后把药丸放在自己嘴里，用一口克瓦斯送下了）得了！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吃惊）你疯了！

皮希克　我把药丸全吃了。

罗巴辛　馋鬼！

〔大家大笑。

费尔斯　他先前在复活节那天，到我们这儿来，吃光了半桶腌小黄瓜。（底下的话就嘟嘟囔囔听不清楚了）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他说的什么？

瓦里雅　他这样嘟嘟囔囔的已经有三年了。我们也都听惯了。

雅沙 上了年纪了。

〔夏洛蒂横穿过舞台；她很瘦，穿着一件白色裙衫，腰身很紧，腰带上挂着一柄手持眼镜。

罗巴辛 请原谅我，夏洛蒂·伊凡诺夫娜，我还没有问你好呢。(想去吻她的手)

夏洛蒂 (把手躲开)谁要是让你吻了她的手，你接着就要吻她的胳膊，再接着又要吻她的肩膀了……

罗巴辛 我今天不走运。

〔大家大笑。

夏落蒂·伊凡诺夫娜，给我们变一个戏法吧。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夏洛蒂，给我们变一回吧！

夏洛蒂 现在不行，我要去睡了。(下)

罗巴辛 我们三个礼拜以后再见了。(吻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的手)那么，祝你平安吧。我可得走了。(向加耶夫)过些日子见。(吻皮希克)再会啦。(伸手给瓦里雅，然后又伸手给费尔斯和雅沙)我真是不愿意走哇。(向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别墅的事情，只要你一拿定了主意，就请告诉我，我马上就到哪儿给你去弄个五万卢布，请你好好考虑一下吧！

瓦里雅 (怒冲冲地)你倒是走不走哇！

罗巴辛 我这就走，我这就走……(下)

加耶夫 势利小人……不过，pardon(“对不起”——法语)，瓦里雅就要嫁给他呢；他是瓦里雅未来的……

瓦里雅 不要说废话，舅舅！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这怕什么，瓦里雅？那我才替你高兴呢！他是个规矩人。

皮希克 说真的，他确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人物。我的女儿达申卡也说过……嗯，她说……说过很多的话呢。(发鼾声，但是马

上又醒了)我想起来了,亲爱的太太,你可以借给我二百四十个卢布吗?我明天必须交付低押借款的利息。

瓦里雅　(吃惊)不行!不行!我们没有钱!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我真的一个钱也没有。

皮希克　反正别处也会找得到。(笑)我从来没有走过绝路。上一回,我想,得,这回我可真完了!谁知道,你们看,打我的地皮上铺过一条铁路去,人家给了我一笔赔偿费。所以现在准得又是这样,看吧,不是明天,准是后天,总会赶上点什么运气的,达申卡也许会中上二十万卢布的奖,她买了一张彩票。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咖啡喝完了,我们都去睡吧!

费尔斯　(给加耶夫刷衣服,谆谆劝戒地)你又穿错裤子了,我可把你怎么办好哇!

瓦里雅(轻声地)嘶,安尼雅睡着了。(轻轻打开窗子)太阳已经上来了;天气也不冷。妈妈,你看,这些树木都多么好看哪!哎呀!多么清爽的空气啊!白头翁也都唱起来了!

加耶夫　(打开另一扇窗子)满园子都是白的。柳芭,你还记得吗?这一条长长的园径,一直地、一直地通下去,夹在两边树木当中,像一根长带子似的?每逢月夜,它就闪着银光,你还记得吗?你没有忘吗?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望着窗外的花园)啊,我的童年,我那纯洁而快活的童年啊!我当初就睡在这间幼儿室里,总是隔着窗子望着外边的花园。每天早晨,总是一睁眼就觉得幸福;那个时候,这座园子就跟现在一样,一点也没有改样儿。(愉快地大笑起来)满园子全是白的,全是白的!哦,我的樱桃园啊!你经过了凄迷的秋雨,经过了严寒的冬霜,现在你又年轻起来了,又充满幸福了,天使的降福并没有抛开你啊!……啊!我要是能够把沉甸甸地压在我心上的这一块

大石头除掉，那可多么好哇！痛苦的往事前尘哪，只要我能忘掉它，那可多么好哇！

加耶夫　居然要把这座园子也拍卖了还债，真叫人不能相信哪！不是吗？……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啊！看哪！我们去世的妈妈在园子里散步呢……穿着白衣裳！（愉快地大笑起来）是她！

加耶夫　在哪儿？

瓦里雅　上帝保佑你，妈妈，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其实并没有人。不过看起来很像；靠右边，就在这条长路往凉棚拐弯的地方，有一棵斜长着的小白杨树，样子像一个女人……

〔特罗费莫夫穿着一套破旧的学生制服，戴着眼镜，上。

多么美丽的园子啊！这一丛一丛的白花，上边衬着这一片碧蓝的长空！……

特罗费莫夫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她转身过来看他。

我只来问你一句好，问完立刻就走。（恳挚地吻她的手）他们要我等到早晨再来见你，可是我实在忍不住了。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诧异地望着他。

瓦里雅　（忍住泪）　这是彼嘉·特罗费莫夫……

特罗费莫夫　彼嘉·特罗费莫夫，从前格里沙的家庭教师。你看，我真的变得叫你都认不出来了吗？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拥抱他，轻声哭泣。

加耶夫　得了，得了，柳芭。

瓦里雅　（哭着）彼嘉，你看，我不是叫你等到明天再来吗？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格里沙，我的儿！格里沙，我的孩子……

瓦里雅　这有什么办法呢？亲爱的妈妈，这是上帝的意思啊！

特罗费莫夫　（柔和地，含泪的声音）好了，好了。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轻声地哭着）　我的好孩子死了，他是淹死的。为什么？我的朋友，为什么啊？（声音更轻些）安尼雅睡着了，可是我说话还这么响，还弄出这么多响声来……可是彼嘉，你是怎么了？你怎么变得这么丑了？这么老了？

特罗费莫夫　火车里有一个老太太，甚至管我叫起秃顶的绅士来了。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你从前年轻极了，是一个可爱的小学生，现在怎么头发也稀了，眼镜也戴上了。这你还能算是一个学生吗？（向门走去）

特罗费莫夫　当然了，我希望做一个不朽的人，做一个永久的学生①呢。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吻过她的哥哥，又去吻瓦里雅）好啦，睡去吧！你也见老了，列昂尼德。

皮希克　（跟着她走过去）可不是，该去睡了。哎呀，哎呀！哎呀，我这个痛风病啊！我只好就住在他们这里了……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我的天使，不要忘记了，明天早晨……二百四十个卢布呀……

加耶夫　这个人哪，他老跟我们唱这个老调子。

皮希克　二百四十个卢布……去付我的抵押借款的利息。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我没有钱，我的朋友。

皮希克　我会归还你的，亲爱的太太，这么一笔笑死人的数目。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好吧，好吧，叫列昂尼德给你好了，列

---

① 永久的学生即留级生的意思。——译者

昂尼德，给他吧。

加耶夫 行啊，我会给的！就把你的口袋张得大大的吧！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有什么办法呢！给他吧……他等着这笔钱用……他会归还的。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皮希克、特罗费莫夫和费尔斯均下。加耶夫、瓦里雅和雅沙留在场上。

加耶夫 我的妹妹那种往水里扔钱的老毛病，还是没有改。（向雅沙）走开，伙计，你浑身都是鸡窝味儿。

雅沙 （挂着笑容）你还是跟从前一模一样，列昂尼德·安德烈耶维奇！

加耶夫 说谁？（向瓦里雅）他说的什么？

瓦里雅 （向雅沙）你的母亲从村子上赶来了。她打昨天就在下房里等着你呢。她要见你……

雅沙 下她的地狱去吧！

瓦里雅 你说这种话不害臊吗？

雅沙 可是，我为什么要见她呢！她本来很可以明天来嘛。（下）

瓦里雅 妈妈还是从前那个样子，一点也没有改变。要是由着她的性儿做，她有多少都会给了人家的。

加耶夫 可不是。

〔停顿。

假如人们给一种病推荐许许多多的治法，那就证明，这种病一定是无可救药的了。我想了又想，我把脑子都挖空了，想出了一大堆的办法，这也就等于说是一个办法也没有哇。要是能够打什么人那里得到一笔遗产，够多么好呢！或者，能把安尼雅嫁给一个很有钱的人，或者到亚罗斯拉夫尔，找找婶母、那位非常非常阔的伯爵夫人去碰碰运气，可够多么好

哇！

瓦里雅　（哭着）但求上帝帮帮我们忙就好了！

加耶夫　不要嚎啦！婶母非常阔，可是她不喜欢我们。首先是因为我的妹妹嫁的是个律师，不是一位贵族。

〔安尼雅出现在卧房门口。

她嫁的既不是一个贵族堆里的男人，她的行为又不能说是无可指责的。她这个人，固然可爱、和气、迷人，我固然也很喜欢她，可是我无论怎样为她袒护，也得承认她的品行确是有点不端，这从她每个最小的举动上都可以看得出来。

瓦里雅　（非常低的声音）安尼雅在门口站着呢！

加耶夫　你说谁？

〔停顿。

真奇怪，有什么东西钻进了我的右眼了。我有一点看不大清楚了，上星期四我到地方法院去的时候……

〔安尼雅走过来。

瓦里雅　你怎么还不睡，安尼雅？

安尼雅　我睡不着，怎么也睡不着。

加耶夫　我的小宝贝！（吻安尼雅的手和脸）我的小姑娘！（眼里含着泪）你不是我的外甥女，你是我的护身天使，你是我的一切，相信我的话吧！相信吧……

安尼雅　我相信你，舅舅。谁都爱你，谁都尊敬你……不过，我的好舅舅，亲爱的，你应该少说话，你只要少说话就好了。你刚才说妈妈的，说你自己亲妹妹的，那叫什么话呀？你为什么要说那种话呢？

加耶夫　是啊！是啊！你说得对。（拉过她的手来，蒙在自己的脸上）说真的，我这可真要不得啊！主啊！主啊！救救我吧！还有刚才不多一会儿，我对着柜橱发的那一段演说……那

够多么糊涂啊！我刚一说完，马上就晓得那是太糊涂了。

瓦里雅 对了，一点也不错，我的好舅舅。你应该学着少说话，什么话也不要说，就对了。

安尼雅 你要是少说话，自己心里也就会觉着安然得多了！

加耶夫 我不说话就是了！（吻安尼雅和瓦里雅的手）我不说话就是了！不过有一件事情，我还得说两句，这是正经事。上星期四，我到地方法院去了。那儿去了很多的人，大家就东谈西谈地谈起来了，你一句我一句地谈得很热闹，从所谈的话里边，我发觉大约可以想法子用期票借一笔款子，去付银行的利息。

瓦里雅 但求老天爷帮帮我们忙就好了！

加耶夫 我这个星期二还要去，再把这件事情谈谈。（向瓦里雅）不要嚎啦！（向安尼雅）你妈妈应该去找罗巴辛谈谈，他一定不会拒绝的。等你一休息过来，也马上到亚罗斯拉夫尔去看看你的外祖母，那位伯爵夫人。我们这样同时从三方面下功夫，这个妙计就算成功了。我们一定可以把利息付上，这我是相信的。（往嘴里放了一块糖果）我指着我的名誉发誓，或者随便你们要我指什么发誓吧，反正这块地产一定不会叫它卖出去。（兴奋地）我凭着我未来不朽的幸福发誓！看！我举起我的手来了！如果我让这块产业叫人给拍卖出去，你们就管我叫废物，叫不名誉的人好了。我凭我的整个生命发誓！

安尼雅 （心情镇定下来，快活了）你真好啊！舅舅，你真聪明呀！（拥抱他）现在我可放心了。我可放心了！我真快活啊！

〔费尔斯上。

费尔斯 （申斥的口气）列昂尼德·安德烈耶维奇，你就不怕上帝吗？你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去睡呢？

加耶夫　我这就走，这就走，费尔斯，你先去吧。我自己脱一回衣裳好了。好啦，孩子们，明儿见！……明天再详细谈吧！现在咱们先去睡吧！（吻安尼雅和瓦里雅）我是一个八十年代的人物，大家都不大赞扬这个年代，然而我可以说，我这一辈子，为了自己的信念，受的苦处可真不少啊！农民们爱我，可见并不是平白无故的。我们应该熟悉农民们，我们应该晓得从哪方面……

安尼雅　你又来了，舅舅！

瓦里雅　住住嘴吧，我的好舅舅！

费尔斯　（严厉地）列昂尼德·安德烈耶维奇！

加耶夫　我走啦，我走啦。你们都睡去吧。绕两次边打进中兜！正杆打正球！（下）

〔费尔斯蹒跚地随下。

安尼雅　现在我可放心了。我不愿意到亚罗斯拉夫尔去，因为我不喜欢外婆；不过我可放了心了，这得谢谢舅舅。（坐下）

瓦里雅　该是睡觉的时候了。我可要去睡了。你不在家的时候，家里出过一件可气的事情，你知道，那几间旧下房，只有叶菲米尤什卡、包里亚、叶夫斯季格涅伊和老卡尔波几个老用人住。哪知道，他们竟招来了各种各样的流氓，一些莫名其妙的人，睡在他们一起。我都没有说过他们一句。可是后来他们竟散布流言，说我下了命令，顿顿饭只给他们干豌豆吃。这是说我吝啬，你明白吗？这还不是叶夫斯季格涅伊干的事！——很好啊，我心里说，既是这样，我就叫你等着瞧吧！我派人把叶夫斯季格涅伊叫了来……（打呵欠）他来了……好哇，叶夫斯季格涅伊，我说，你这个老糊涂，你怎么敢……（注视安尼雅）安尼奇卡！

〔停顿。

她睡着了，（挽着安尼雅的胳膊）咱们睡去吧……走吧……（搀着安尼雅走）我亲爱的小东西睡着了！来吧，来吧！（她们走下）。

〔远处，园子外边，有一个牧童吹着木笛。特罗费莫夫穿过舞台，看见安尼雅和瓦里雅，就站住了。

嘘！她睡着了！睡着了。我们走吧，我的乖孩子。

安尼雅 （半睡着的状态，声音很低地）我多么累呀！……听，那边的马铃声……舅舅……亲爱的！妈妈……我的舅舅……

瓦里雅 得啦，我的乖孩子！我们走吧。

〔走进安尼雅的卧房。

特罗费莫夫 （情绪激动地）我的阳光啊！我的春天啊！

——**幕　落**

第二幕

野外。一座古老、倾斜、久已荒废的小教堂。旁边，一口井和一些厚石头块，显然是旧日的墓石；一条破旧的长板凳；一条通到加耶夫地产的道路。一边，高耸着一些白杨树的昏黑剪影；树的后边，就是樱桃园的边界。远处，一列电线杆子；天边依稀现出一座大城镇的模糊轮廓，只有在特别晴朗的天气里，城影才能看得清楚。将近夕阳西落的时候。夏洛蒂、雅沙和杜尼亚莎都坐在长板凳上。叶比霍多夫站在他们旁边，弹着吉他；四个人各自想着心思。夏洛蒂戴着一顶旧的尖顶帽，她从肩上摘下来福枪，修理皮带上的别扣。

夏洛蒂 （出神地想着心思）我没有正式的护照，我不知道自己确实的年龄，我永远觉得自己还很年轻。我还挺小的时候，我的爹妈一直是东村赶到西村的，赶到集上去表演，而且表演得很不错。我总是表演 Salto－mortale（“空中飞人”——意大利语）和各式各样的戏法。后来爹妈死了，一个德国老太婆，就把我收去做养女，叫我去读书，好极了！等我长大了，这我才当了家庭教师。然而，我是打哪儿来的？我是谁？我心里连一点影子都没有。我的爹妈是谁？……很像是他们没有结过婚吧？……我也都不知道。（从口袋里掏出一条黄瓜来，啃一口）我是什么都不晓得啊。

〔停顿。

我真恨不得找谁把这个心思说一说呀，可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跟他谈谈的……我没有一个亲戚朋友啊。

叶比霍多夫 （弹着吉他，唱着）“这烦嚣的尘世，在我看来，算得了什么？啊，朋友也好，仇敌也好，又有什么关系？”……弹一弹曼多林，够多么舒服啊！

杜尼亚莎 这叫吉他，不叫曼多林。（照着小手镜，擦粉）

叶比霍多夫 在一个爱得发了狂的疯子看来，这却是曼多林啊。（唱）“啊，但愿你给我温暖的回报，安慰一下我这寂寞的心。”

（雅沙轻轻地伴唱）

夏洛蒂 听听这两个人唱的！多难听！吓！简直像狗叫！

杜尼亚莎 （向雅沙）到过外国，那可多么福气呀！

雅沙 是呀，当然喽；我不能不同意你的话。（打呵欠，点起一支雪茄）

叶比霍多夫 那很显然嘛。外国的一切，老早都已经圆满了。

雅沙 一点也没问题。

叶比霍多夫 我是一个有教养的人，我读过各种各样的了不起的书，可是我还是不能明白自己究竟愿意走哪一条路，也可以这么说吧，我是想活着呢，还是想把自己打死呢？可是不管怎么样吧，我口袋里永远带着一把手枪。这不是？（掏出手枪来）

夏洛蒂 我收拾好了。得回去了。（把来福枪背在肩上）你呀，叶比霍多夫，你是个很聪明的人，可是认识你也很危险。女人们一定会爱你爱得发疯的。呸！（走着）所有这些聪明人都是这样愚蠢，我就没有一个可以谈得来的……我永远是孤独的，孤独的，没有一个亲戚朋友……我是谁？我为什么活

着？我都不知道啊……（慢慢地走下）

叶比霍多夫　严格说起来，inter alia（“别的事情先不讲”——拉丁语），就单说命运吧，我这可是只跟你私下里说呀，命运对我可太残酷啦，就像暴风雨对待一只小船似的。如果说这都是我的胡思乱想，那么，为什么，比如说，今天早晨我一醒的时候，我会看见一只大得出奇的蜘蛛，趴在我的胸口上呢？……有这么大呀！（用两只手比划着大小）再比如，我只要一去喝口克瓦斯，就准得发现里边有点什么最恶心的东西，比如蟑螂啊什么的。

〔停顿。

你读过巴克尔①的书吗？

〔停顿。

阿夫多季雅·费多罗夫娜，我可以麻烦你一下吗？只说两句话！

杜尼亚莎　说吧。

叶比霍多夫　我倒是愿意和你两个人私下里谈一谈啊！（叹气）

杜尼亚莎　（有一点惊慌）好吧，不过先去把我的斗篷拿来。就在柜橱的旁边。这里有点冷。

叶比霍多夫　好……我就拿去……现在我可知道怎么处置我的手枪了。（拾起吉他来，一路轻轻地弹着下）

雅沙　这个“二十二个不幸”啊！他够多么蠢哪，这话可只能咱们两个人私下说。（打呵欠）

---

① 亨利·托马斯·巴克尔（1821—1862），英国历史学家，著有《文明史》。当时俄国的一般知识分子，认为读过《文明史》是有学问的标志。这里作者是要刻画：叶比霍多夫是一个愚蠢但尚有理想的人，正和聪明而无理想的罗巴辛成一个对比。——译者

杜尼亚莎 老天爷保佑他吧，可不要叫他自杀啊！

〔停顿。

我近来心里不安极了，老是提心吊胆的。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起，他们就把我送进阔人家当用人了，所以我如今寒苦的日子可实在过不惯了。就看看我这两只手吧，多么白，白得像小姐的手了。我也变得这么雅致，这么娇弱，又这么大家子气派，遇见什么都害怕了……这真可怕。雅沙，你要是欺骗了我，我可就不知道我的神经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雅沙 （吻她）我的小黄瓜呀！还用说吗？女孩子们当然都得守本分！我最讨厌的，就是行为不检点的女孩子了。

杜尼亚莎 我爱你爱得要命，雅沙，你有这么高深的知识，你什么都能谈得上来！

〔停顿。

雅沙 （打呵欠）是啊……我是这样看的：一个女孩子，只要一跟男人恋爱，就得说是不正经。

〔停顿。

在露天抽雪茄，够多么舒服啊！（倾听）有人来了……主人们来了……

〔杜尼亚莎狂热地搂抱了他一下。

朝着家里那边走，装做刚刚在河里洗完澡的样子。走这条小路，要不然他们会碰上你，还以为我跟你出来幽会呢。那我可受不了。

杜尼亚莎 （轻轻地咳嗽）你的雪茄把我熏得头都疼了。（下）

〔雅沙留下，照旧坐在教堂的旁边。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加耶夫和罗巴辛同上。

罗巴辛 你非得最后下一次决心不可了。时间是什么人都不等的呀。这个问题其实极简单。你是不是肯把地皮分租给别

人去盖别墅？只要你回答一个字：肯，还是不？只要一个字！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是谁在这儿抽这种怪难闻的雪茄呀？（坐下）

加耶夫　他们修了这条铁路，如今可够多么方便哪！（坐下）我们到城里去吃这顿中饭，一转眼的工夫，就已经打了个来回了……红球进中兜！我倒很想回家打它一盘去。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不忙去，有的是时候。

罗巴辛　只要一个字！（恳求地）可是回答我呀！

加耶夫　（打呵欠）说谁？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打开自己的钱袋看看）昨天我还有不少的钱呢，可是今天就差不多都光了。我那可怜的瓦里雅，为了省钱，每顿饭都喂我们牛奶汤吃，厨房里的老用人们，也是除了干豌豆就吃不着别的菜，可是我呢，我还是照旧乱糟蹋钱……（钱袋掉在地上，硬币撒出来）好哇，看我现在全给撒光了！……

雅沙　让我来给你拾吧！（捡钱）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好吧，你拾吧，雅沙！我为什么要跑到城里去吃这顿中饭呢？你们这儿的饭馆可真叫人讨厌死了，还有那种难听的音乐，那种一股胰子味儿的桌布。你为什么喝那么多的酒哇，列昂尼德？你怎么吃得那么多？为什么说那么多的话呀？你今天在饭馆里可又谈得太多了，说的又都不是地方，什么七十年代呀，什么颓废派呀的。你是对谁说呢？难道跟跑堂的谈颓废派吗？

罗巴辛　这话对。

加耶夫　（用手做了一个绝望的姿势）我是改不了的了，这还不是明摆着的事！（不能忍耐地，向雅沙）你干什么老在我面前鬼鬼祟祟的？

雅沙 （笑）我一听见你的声音，就忍不住要笑。

加耶夫 （向他妹妹）他不走，我就……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滚开，雅沙，滚开。

雅沙 （把钱包递给她）我马上就走。（简直禁不住要笑）马上就走……（下）

罗巴辛 那位富翁捷里冈诺夫想买你这份地产。据说他要亲自去拍卖。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你怎么知道的？

罗巴辛 城里有人这么说。

加耶夫 住在亚罗斯拉夫尔的那位婶母，答应了给我们送一笔钱来；不过，什么时候送来？送多少？我可就不知道了……

罗巴辛 她会送多少来呢？十万卢布呢？还是二十万呢？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咳，得啦……她如果送给我们一万、一万五的，就已经够感谢的了。

罗巴辛 请原谅我说一句老实话吧，亲爱的朋友们，我一辈子可还没有遇见过像你们两位这么琐碎、这么古里古怪、这么不务实际的人呢。我告诉过你们，说你们的地产不久可就要扣押拍卖了，我说的全是清清楚楚的俄国话呀，可是你们仿佛一句也不懂。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告诉我们该怎么办？

罗巴辛 我每天都跟你们说。我每天说的都是那一句话，你们必须把樱桃园和其余的地皮，分段租给人家去盖别墅，而且要赶快，马上就办。拍卖的日期马上就到了！要明白这个！只要你一下决心，肯叫这里盖起别墅来，那么，你所需要的款子，要借多少就能借到多少，那你们可就有救了。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请原谅我吧！什么别墅呀、租客呀的，

哎……这多俗气！

加耶夫　我完全同意你的话。

罗巴辛　你这话叫我不是哭就得叫，要不然就得晕过去。我可再也受不了啦！你真要我的命！（向加耶夫）你简直是一个软弱的娘儿们！

加耶夫　你说谁？

罗巴辛　说你！（要走）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惊慌起来）别，别，别走，我的朋友。我求求你。也许我们可以想出一个好办法来呢！

罗巴辛　这还用得着想吗？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你不要走，我求你，无论怎么样，你在这里，我心里总还能轻松一点。

〔停顿。

我时时都觉得好像要发生点什么变故似的，就好像这座房子要从头顶上塌下来似的。

加耶夫　（完全走了神）发球从角边上撞回来，打"达布"进中兜！……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这都是我们造孽造得太多了！……

罗巴辛　你们造了什么孽呢？

加耶夫　（往嘴里放了一块糖果）都说我吃糖把家当都给吃光了……（笑）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哎呀，要说我造的孽呀……我总是像个疯子似的，拿钱往水里扔。我嫁了一个男人，他什么也没有干过，只驮了一身的债，我的丈夫喝香槟酒给喝死了；他是个怕人的酒鬼。我还造了一个孽，就是我又爱了一个人，在我正要和他弄得挺亲热的时候，就受到了头一次的惩罚，好比头顶上挨了一棒子似的：就在这条河里，我的小儿

子淹死了……我于是跑到国外去，干干脆脆跑开了，永远也不想再回来了，为的是永远也不再看见这条河啊……我就像一个疯子似的，闭上眼睛跑开了。可是，他呀……忍心的、无情的，又追了我去。因为他病在芒东，我就在那儿买了一座别墅，整整三年的工夫，我无论是白天，无论是夜晚，从来都没有休息过；我叫这个病人折磨得精疲力竭。后来，就在去年，我把别墅卖了还债，就到了巴黎。谁知道他又跟去了，把我耗得个精光，然后丢了我又弄上了一个别的女人。那个时候，我真要服毒……那够多么糊涂，多么丢脸啊……后来，我忽然怀念起俄国，怀念起自己的祖国，怀念起我的女儿来了……（擦着眼泪）主啊，主啊，你发发慈悲！饶了我的罪孽吧！你已经把我惩罚得够了！（从口袋里掏出一封电报来）我今天接到这封从巴黎发来的电报……他求我饶恕他，请我回去……（把电报撕碎了）我听着好像远处有音乐吧？（倾听）

加耶夫 这就是我们这儿那个著名的犹太乐队。你还记得吗？四把提琴，一只笛子，一把大提琴。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这个乐队还在呀？哪天咱们得请他们来一次，开个小小的晚会。

罗巴辛 （倾听）我什么都没有听见哪。（低唱）“为了一笔钱，德国人会把俄国人变成法国人。”（笑）昨天晚上，我在戏园子里看了一出非常滑稽的戏；滑稽得要命！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恐怕一点也没有什么滑稽。你们这般人不应该去看戏；你们应该留下工夫来好好看看你们自己，看看你们过的都是多么死沉沉的生活，看看你们说了多少废话。

罗巴辛 对极了。应该老老实实地承认我们所过的生活，简直是

糊涂透了。

〔停顿。

我的父亲是一个无知的庄稼人，什么都不懂，他什么也没有教给我，只有喝醉了就用棍子打我。实际上呢，我的无知和粗野，也和他一样。我什么书也没有读过，我的字写出来难看得怕人，像虫子爬的，连自己都觉得丢脸。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我的朋友，你应该结婚了。

罗巴辛　是的……这是实话。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为什么不娶瓦里雅呢？她是一个很好的姑娘。

罗巴辛　当然。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她出身是一个农民家庭；整天地工作，而最重要的一点，是她爱你，你也早就喜欢她了不是？

罗巴辛　是啊！谁说不呢？我也没有说不呀！她是一个好姑娘。

〔停顿。

加耶夫　有人给我在银行里找了一个位置，六千卢布一年。你觉得怎么样？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你到银行去？还是老老实实待在家里吧！……

〔费尔斯拿着一件外衣上。

费尔斯　（向加耶夫）我请你穿上吧，主人，有点凉了。

加耶夫　（披上外衣）你多么叫人烦得慌呀！

费尔斯　怎么跟你说也没用……今天早晨，你又是一声也不关照我就出去了。（从头到脚地打量他）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你多大年纪了，费尔斯？

费尔斯　你说什么？

罗巴辛　她说你老得厉害啦！

费尔斯 我活的年头可长啦。他们给我找到老婆的时候，连你父亲都还没有出世呢。(笑)到解放农奴的时候，我已经升到听差头目了，那种自由，我没有愿意要，所以我照旧还是侍候着老主人们。

〔停顿。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大伙都快活得不得了，可是为什么快活呢？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罗巴辛 解放农奴以前倒好些。至少还可以时常打打农民 。

费尔斯 (听错了他的话)可不是！那个时候，农民顾念主人，主人也顾念农民；现在可好，颠三倒四的，全乱了，你简直什么也闹不清楚。

加耶夫 住嘴吧，费尔斯。我明天还得到城里去。他们答应介绍我去见一位将军，他也许能出一张支票，借给我一笔款子。

罗巴辛 那没有用。你连利息都不够付的，这件事情你还是死心吧。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向罗巴辛)他在那儿做梦呢，根本就没有那么一位将军。

〔特罗费莫夫、安尼雅、瓦里雅同上。

加耶夫 啊！他们也来了。

安尼雅 妈妈在这儿了。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温柔地)来吧……过来，我的亲爱的，(拥抱安尼雅和瓦里雅)你们知道我有多么爱你们两个啊！坐在我的旁边……这儿，对了。

〔大家都坐下。

罗巴辛 这位永久的学生，永远跟姑娘们混在一块儿呀！

特罗费莫夫 这你管不着。

罗巴辛 他都快五十了，可还是一个学生呢。

特罗费莫夫　别再开你这种笨玩笑了吧！

罗巴辛　你这是发的哪家子的脾气呀，混人？

特罗费莫夫　你顶好别理我！

罗巴辛　（笑）我倒要请问请问，你对我是怎么个看法呢？

特罗费莫夫　叶尔莫拉伊·阿列克塞耶维奇，我对你的看法是这样的：你是一个阔人，不久还会变成百万富翁。一个遇见什么就吞什么的、吃肉的猛兽，在生存的剧烈斗争里，是不可少的东西；所以你这个角色，在社会里也是不可少的。

〔大家都大笑。

瓦里雅　彼嘉，倒还是给我们讲一点行星的故事吧。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不，还是接着我们昨天的话谈一谈吧。

特罗费莫夫　昨天我们谈什么来着？

加耶夫　谈的是自高自大的人。

特罗费莫夫　昨天我们谈了很久，始终也没有得到什么结论，要照你的话的意思来说，这种自高自大的人，倒像是还有他奥妙的方面。从你的立场来看，也许你的话是对的，可是如果我们不成心把事情闹复杂了，只这么简简单单地分析一下的话，那么，从生理方面看，人类的构造既然是这样的脆弱，而我们大多数又既然是这样的粗野、愚昧、极端的不幸，可我们又有什么值得自高自大的呢？我们应该不要再把自己看得太高，我们只应当去工作。

加耶夫　那我们也照样得死不是。

特罗费莫夫　那谁准知道呢？而死，又应该做什么解释呢？说不定一个人有一百种官能，而他死的时候，只有我们所知道的五官随着他消灭了，其余九十五种也许照旧还活着呢。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彼嘉，你可真聪明啊！

罗巴辛 （讽刺地）啊！真是聪明非凡啊！

特罗费莫夫 人类是在不断向前迈进的过程中，逐步完成自己的力量的。我们目前所达不到的一切，总有一天会临近，会成为可以理解的。只是我们必须工作，必须用尽一切力量，来帮助那些寻求真理的人们。目前，在我们俄国，只有很少数的人在工作，据我所知道的，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是什么也不寻求，什么也不做，同时也没有工作的能力。所有这些自称为知识分子的人，对听差们都是用些不客气的称呼，对农民们都像畜生一样的看待，他们什么也不学，什么严肃的东西也不读，也绝对不做一点事情，每天只在那里空谈科学，对于艺术，懂得很少，甚至一点都不懂，他们却都装得很严肃，个个摆出一副尊严的面孔，开口总是重要的题目，成天夸夸其谈；可是同时呢，我们绝大多数的人民，百分之九十九都还像野蛮人似地活着，工人们都没有吃的，睡觉时没有枕头，三四十个人挤在一起，到处都是臭虫、臭气、潮湿和道德的堕落……这很明显，我们的一切漂亮议论，都只能骗骗自己，骗骗别人罢了。不信请问，我们时常谈起、而且谈得那么多的托儿所在什么地方了？那些图书阅览室又在什么地方了？请指给我看看。这些都不过是在小说里写写的，实际上一样也不存在。所存在的，只有污秽、庸俗和残暴啊！我怕这些严肃的面孔，我不喜欢这种面孔，我也怕这些严肃的谈话。最好还是住嘴吧。

罗巴辛 喂，你知道，我每天五点钟就起来，从早晨一直干到夜晚，成天到晚，经手的全是自己的和别人的银钱，所以我把我周围种种的人们可都看透了。只要稍稍做过一点正事的

人，就能够懂得，这世上诚实和规矩的人可实在太少了。我有的时候躺在床上睡不着，心里就想：“啊！主啊，你赐给了我们雄伟的森林、无边的田野、不可测量的天边，那么，活在这里边的我们，也应该配得上它，得是个巨人才对呀！……”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哎哟，原来你想要巨人呀！……巨人在神话里确是美丽的；要是放在实际生活里，那可就怕人了。

〔叶比霍多夫一路弹着吉他，从舞台背景处走过去。

（沉思着）叶比霍多夫走过去了。

安尼雅　（沉思地）是叶比霍多夫。

加耶夫　太阳落下去了。

特罗费莫夫　对了。

加耶夫　（低声，好像在朗诵）啊！大自然啊，不可思议的大自然啊，你永远放射着光辉，美丽而又超然！你，我们把你称作母亲，你本身包括了生和死，你既赋予生命，又主宰灭亡。

瓦里雅　（恳求地）舅舅！

安尼雅　你又来了，舅舅。

特罗费莫夫　你最好还是把红球打个“达布”进中兜吧。

加耶夫　我不说话好了！我不说话好了！

〔大家都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各人想各人的心事，一片寂静。只听见费尔斯在嘟囔着。忽然间，远处，仿佛从天边传来一种类似琴弦绷断的声音，然后忧郁而缥缈地消逝了。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这是什么？

罗巴辛　不知道，也许是哪儿矿里的一个吊桶断了。不过是很远很远的地方了。

加耶夫　也许是一种什么鸟……比如鹭鸶什么的。

特罗费莫夫 也许是一只猫头鹰……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发抖）这声音可有点怕人！

〔停顿。

费尔斯 在那一次大灾难发生以前，也整整是这个样子；猫头鹰也叫了，铜茶炉也不住地咕噜咕噜响。

加耶夫 在什么大灾难以前哪？

费尔斯 就是解放农奴以前啊。

〔停顿。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我说，朋友们，我们回去吧，天快黑了。（向安尼雅）你怎么眼里含着泪呀……你怎么啦，我的孩子？（拥抱安尼雅）

安尼雅 没什么，妈妈，不要紧。

特罗费莫夫 有人来了。

〔一个流浪人出现，戴着破旧的白色尖顶帽，穿着破外衣。他微微有一点醉意。

流浪人 借光，打这儿可以一直到火车站吗？

加耶夫 当然可以，顺道这条路走。

流浪人 非常感谢。（咳嗽）天气可真好呀。（朗诵）"弟兄们，我的受着苦难的弟兄们啊……沿着伏尔加河岸而来的，你有什么怨恨啊？……"①（向瓦里雅）Mademoiselle（"小姐"——法语），施舍给这个饿着肚子的俄国同胞三十个戈比吧……

〔瓦里雅惊吓得尖声叫起来。

罗巴辛 （严厉地）再不懂规矩的也得有点规矩不是！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失措地）这儿……给你……（在钱包里乱摸一阵）哎呀，我连一个银的都没有啦……算了，就拿

① 采自俄国诗人纳德生（1862—1887）的诗。——译者

这个金的去吧……

流浪人　非常感谢！（下）

〔笑声。

瓦里雅　（惊惑地）我得回去！我受不了！哎呀，妈妈，家里的听差们连吃的都没有了，可是你还给这个人一个金卢布。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咳，可这有什么办法呢？谁叫你妈妈是个老糊涂呢？等我回家去，把我所有的钱都交给你管好了，叶尔莫拉伊·阿列克塞耶维奇，再借给我一点钱吧！

罗巴辛　好吧。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走吧，朋友们，该是回家的时候了。你知道，瓦里雅，我们刚刚把你的亲事说妥了，我祝你幸福。

瓦里雅　（含泪的声音）你可不该拿这类事情开玩笑，妈妈！

罗巴辛　"奥赫梅里雅，进修道院去吧，去！"①

加耶夫　我的两只手都发颤了，像是有多少年都没有打台球了。

罗巴辛　"奥赫梅里雅，美丽的童贞女，你在祈祷的时候，不要忘记为我赎罪啊！"②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走吧，朋友们，快要吃晚饭了。

瓦里雅　那个人真把我吓坏了！我的心还在乱跳呢。

罗巴辛　让我再提醒你们一句，八月二十二，樱桃园可就要拍卖了，想想这个，好好地想想这个！

〔除特罗费莫夫和安尼雅外，均下。

---

① 引自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莱特》。这里罗巴辛成心支吾其辞，以表示拒绝。他把奥菲利娅的名字，错读为奥赫梅里雅，说明他时常去看通俗戏，这是他从通俗剧场里学来的，不是从书本子上读到的。按这个字是由охмелеть（醉了）变来的。——译者

② 哈姆莱特向奥菲利娅说这句话的意思，是表示他已经不爱她了。——译者

安尼雅 （笑着）幸亏那个流浪人把瓦里雅给吓走了，现在可算只剩下咱们两个了。

特罗费莫夫 瓦里雅怕我们爱上，所以成天寸步不离地跟着我们两个人。她那个狭小的心肠，怎么能够了解我们是超乎恋爱的呢。我们生活的全部意义和目的，只是要避免一切肤浅的、空幻的、妨碍我们自由和幸福的东西。前进啊！我们要百折不挠地向着远远像颗明星那么闪耀的新生活迈进！前进啊！朋友们！不要迟疑！

安尼雅 （拍手）你的话说得多么美呀！

〔停顿。

今天这儿叫人觉得多么舒服呀！

特罗费莫夫 是的，多么好的天气呀。

安尼雅 彼嘉，你看你给了我多大的影响啊？为什么我现在不像以前那样爱这座樱桃园了呢？这座园子，我从前爱得那么厉害，总觉得世上再也没有像我们这座花园这么好的地方了。

特罗费莫夫 整个俄罗斯就是我们的一座大花园。全世界都是伟大而美丽的，到处都有极好的地方。

〔停顿。

你想想看，安尼雅，你的祖父，你的曾祖父和所有你的前辈祖先，都是封建地主，都是农奴所有者，都占有过活的灵魂。那些不幸的人类灵魂，都从园子里的每一棵樱桃树，每一片叶子和每一个树干的背后向你望着，你难道没有看见吗？你难道没有听见他们的声音吗？……啊，这够多么可怕呀。你们这座园子，叫我一想起来就恐惧。当我在黄昏或者在夜间走过这座园子的时候，树木上凹凸不平的树皮，发着朦胧的光亮，樱桃树好像在痛苦的、压抑的梦中，看见了所有一两

百年以前所发生过的事情一样。那么，好了，我们至少落后了两百年，[1]我们还没有成就过一点事情；我们还没有下过决心要去实现前人的希望，我们只懂得高谈阔论，只会厌倦得打呵欠、抱怨，或者喝伏特加。应该走的道路是很清楚的，为了要在现在过一种新的生活，就得首先忏悔过去，首先要结束过去，而要忏悔过去，就只有经受痛苦，只有坚忍不拔地、毫不间断地去劳动。要好好明白这一点，安尼雅。

安尼雅　我们所住的房子，老早就已经不是我们的了；我要离开它，我跟你说这话是算数的。

特罗费莫夫　如果你手里执掌着家里的钥匙，就把它们一起丢到井里去，走开吧，要自由，要像风那样的自由！

安尼雅　（狂喜）你的话说得多么美呀！

特罗费莫夫　相信我，安尼雅，相信我吧！我虽然还不到三十岁，我虽然还年轻，还是一个学生，然而艰苦我可已经尝过不少了呀！我饥饿得像冬天，我病弱，焦虑，贫穷得像乞丐！[2]命运驱赶得我东奔西走，可是，我无论走到什么地方，无论是在哪一分钟里，无论是在白天或者是在夜晚，这心里永远充满着光辉的景象！我预感到幸福将要降临了，安尼雅，我已经看见幸福了……

---

① 莫斯科外文出版社法文本的译文和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 1950 年俄文版《契诃夫全集》第 3 卷的原文，均作："……你难道没有听见他们的声音吗？……占有活的灵魂啊！可这就把你们全给腐蚀了，无论是过去这样生活过的人，或者是他们现在的子孙，无论是你的母亲，是你，还是你的舅舅，都被腐蚀得不再察觉到自己是在借债度日，是在靠剥削别人而生活，是在依靠那些你们只让他们走到前室的人们而生活……我们至少落后了两百年……"这是被沙皇审查机关删掉的原稿。——译者

② 莫斯科外文出版社法文本译作："……每逢冬天一到，我就饥饿，病弱，焦虑，贫穷得像一个乞丐……"——译者

安尼雅 （沉思着）月亮上来了。

〔听见叶比霍多夫用吉他依然弹着那种充满悲凉的调子。月亮上升了。远处，靠近一带白杨树的地方，瓦里雅正在寻找安尼雅。她喊着：“安尼雅，你在哪儿啦？”

特罗费莫夫 是的，月亮上来了。

〔停顿。

幸福来了。这不就是？它愈来愈近了，我已经听见它的脚步声了……可是，即或我们看不见它，享受不到它，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别人总会看得见的！

〔瓦里雅的声音：“安尼雅，你在哪儿啦？”

又是这个瓦里雅！（生气）这真讨厌！

安尼雅 管她去呢。咱们到河边上去，那儿好玩。

特罗费莫夫 那咱们走吧！

〔他们下。

〔瓦里雅的声音：“安尼雅！安尼雅！”

——幕　落

第三幕

一间小客厅，由一道拱门和后边的大厅分开。枝形烛台上点着蜡烛。传来第二幕里所提到的犹太乐队在前厅奏乐的声音。晚上。人们正在大厅里跳着四方舞①。西米奥诺夫—皮希克的声音“Promenade àune paire!”（“成对地散步!”——法语）跳舞的人们一对对地走进小客厅来。第一对是皮希克和夏洛蒂·伊凡诺夫娜；第二对是特罗费莫夫和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第三对是安尼雅和邮局职员；第四对是瓦里雅和火车站站长，等等……瓦里雅无声地哭泣，一边跳着一边抹着眼泪。杜尼亚莎在最后一对里走来。大家穿过小客厅，皮希克喊：“Grand-rond，balancez!”（“转大圈，摇摆”——法语）“Les cavaliers à genoux remerciez vos dames!”（“骑士们跪下，谢谢你们的贵妇!”——法语）

费尔斯穿着燕尾服，用托盘托着塞尔脱斯矿泉水穿过。

皮希克和特罗费莫夫走进小客厅。

皮希克 我是一个血气旺盛的人，已经中过两次风了，跳舞实在是我的一件苦差事，可是常言说得好：“既然混在狗群里

① 法国十八世纪的一种轻快、活泼的交际舞，由两对舞伴对舞，又称四方舞；十九世纪盛行于欧洲各国。——译者

跑，叫不叫倒无所谓，可是无论如何总得摇摇尾巴呀。”我结实得像一匹马。我去世的父亲，那个爱开玩笑的人哪，……愿他的灵魂在天堂安息吧。——当年一提到我们的家世，总是说我们西米奥诺夫—皮希克的古代祖先，就是卡里古拉选进元老院的那匹马的后代①……（坐下）不过最不幸的是：我没有钱！狗要是饿了，它可就只想肉了。（发鼾声，马上又惊醒过来）我也正是这样。我满脑子想的只是钱……

特罗费莫夫 真是的，你的样儿真有点像马。

皮希克 得了吧，像又怎么样？马也是个不错的生灵啊……你还可以拿去卖钱呢。

〔邻室传来打台球的声音。瓦里雅出现在大厅的拱门下。

特罗费莫夫 （逗她）罗巴辛夫人！罗巴辛夫人！

瓦里雅 （生气）秃顶的绅士。

特罗费莫夫 是呀！我是一个秃顶的绅士呀，这我还觉着骄傲呢。

瓦里雅 （非常痛苦地思索着）把这班乐队请了来，可是拿什么钱给他们呀？（下）

特罗费莫夫 （向皮希克）你如果把你这一辈子到处找钱去付债款利息所花费的精力，挪来做点别的事情，我敢说，你手里的钱，早就足够把这个世界都翻转一个个儿的了。

皮希克 尼采……那位伟大的……著名的哲学家……那位具有

---

① 卡里古拉是罗马的暴君，生于公元后十二年，执政五年（37—41），非常残酷。他希望全国人民只长一个头，好由他一下把人民杀光。他又把他的一匹马封为元老院的参政。他常说：“让他们恨我吧，但是得怕我！”后被舍里阿斯所杀。——译者

巨大智慧的人物，在他哪个著作里说过，假造钞票是很对的。

特罗费莫夫　你还读过尼采的著作吗？

皮希克　这呀……这是达申卡告诉我的……像我现在落得这个地步，也只有造假钞票的一个道儿了。后来我非得付三百一十个卢布不可……我已经凑足了一百三十个（摸一摸口袋，大吃一惊）哎呀，钱不见啦！我把钱给丢了！（眼里含着泪）我的钱跑到哪儿去啦？（又快活起来）哟，在这儿了，漏到衣裳里子里头去了……吓了我一身冷汗……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和夏洛蒂上。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哼着一段"列兹金卡"①）列昂尼德怎么去了这么半天还不回来？他在城里干什么了呢？（向杜尼亚莎）杜尼亚莎，给那些乐师们弄点茶去。

特罗费莫夫　拍卖一定没有执行。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乐队今天来得偏偏不是时候，我们的舞会偏偏选在这么一个别扭的日子……咳，算了，也没有什么关系。（坐下，低唱着）

夏洛蒂　（递给皮希克一副扑克牌）这是一副牌，你心里想一张吧，随便哪一张。

皮希克　我已经想好一张了。

夏洛蒂　好，现在把这副牌洗一洗吧。好极了，把牌放在这儿吧。啊，我的尊贵的皮希克先生，Ein，zwei，drei！（"一，二，三！"——德语）……好了，现在找一找吧，那张牌就在你的口袋里……

---

① 列兹金卡舞曲是一种四分之二拍的高加索舞曲，很轻快。因格林卡的作曲和安东·鲁宾斯坦的歌剧《恶魔》而风行一时。——译者

皮希克 （从口袋掏出一张牌来）黑桃八，一点儿不错！（惊奇）咦！你就看看这个！

夏洛蒂 （把那副牌托在手心当中，向特罗费莫夫）赶快说，上边头一张是什么牌？

特罗费莫夫 嗯，就说是黑桃皇后吧。

夏洛蒂 好！（向皮希克）那么，你说呢，头一张是什么牌？

皮希克 红心爱斯。

夏洛蒂 好！（双手一拍，那副纸牌不见了）今天的天气多好啊！

〔有一个神秘的女人的声音，好像是从地板下面发出来似的，回答她："啊！是呀，小姐，今天天气好极了。"

你是我的一个理想的美人。

〔声音："你也美，我很喜欢你，小姐。"①

火车站长 （喝彩）好哇，腹语家小姐！

皮希克 （惊异）咦，你就看看这个！啊！我的迷人的夏洛蒂·伊凡诺夫娜呀，我简直整个爱上你了……

夏洛蒂 爱上了？（耸肩）你有资格爱吗？Guter Mensch，aber schlechter Musikant！（"好人，然而并不是一个好音乐家！"——德语，译意是："好人唱出的高调不见得全顺耳！"）

特罗费莫夫 （拍了皮希克的肩膀一下）你这匹不中用的老马呀！

夏洛蒂 注意呀，再变一套。（从一张椅子上取过一条毛毯来）这儿是一条很漂亮的毛毯，我要把它卖了。（摇晃它）谁想买？

---

① 这里，人声所说的不是正确的俄语，是夏洛蒂成心开玩笑的。演出的时候，这句话也要说得洋腔一些。——译者

皮希克　（惊奇）咦，你就看看这个！

夏洛蒂　Ein，zwei，drei！（“一，二，三！”——德语）（很快把毛毯一举，变出安尼雅来，她在一片鼓掌声中向大家蹲了一蹲腿，很快地行了个礼，跑到她母亲的面前，吻了她母亲一下，就跑到后边大厅里去了）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喝彩）好哇，好哇！

夏洛蒂　还有呢！Ein，zwei，drei！（“一，二，三！）（把毛毯一举，又变出瓦里雅来，她向大家鞠躬）

皮希克　（越来越惊奇）咦！你就看看这个！

夏洛蒂　完了！（把毛毯往皮希克的身上一扔，蹲蹲腿行了一个礼，就跑进大厅去了）

皮希克　（赶快追了她去）你这个小流氓啊……你们就看看这个！你们就看看这个！……（下）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还不见列昂尼德的影子。他在城里待这么久，究竟是在干什么呢？我真不明白。这个时候总应该什么事都完啦；不是地产已经卖给别人啦，就是拍卖没有执行。他为什么叫我们悬这么久的心思呢？

瓦里雅　（尽力安慰她）我敢说一定是舅舅又给买回来了。

特罗费莫夫　（嘲笑地）就那么指望着好啦。

瓦里雅　外婆把代理权委托给了舅舅，叫他用外婆的名义，把这块地产买下来，然后再把抵押借款过个户头。她这都为的是安尼雅，我相信有上帝的保佑，舅舅一定会买到手的。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你这位住在亚罗斯拉夫尔的外婆，只送来一万五千卢布，要用她的名义买下这块地产来——她不信任我们，不肯多拿出钱来。这个数目呀，就连付利息都不够。（两手蒙上脸）我的命运就要在今天决定啊，我的命运……

特罗费莫夫 （戏弄瓦里雅）罗巴辛夫人！

瓦里雅 （生气）永久的学生！叫大学给开除了两次了！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你何必生气呢，瓦里雅？他叫你罗巴辛夫人，是跟你闹着玩的，这又有什么呢？如果你愿意，本来就很可以嫁给罗巴辛嘛，他是个好人，也很有趣；可你要是不愿意呢，就不嫁给他好了，又没有人强迫你，我的亲爱的孩子。

瓦里雅 我把这件事情看得很认真，这我得承认，好妈妈。他是一个好人，我喜欢他。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那么就嫁给他好啦，还等什么呢？我真不明白！

瓦里雅 可是，妈妈，你说，这究竟不能由我赶着他去求婚不是。整整有两年了，什么人都跟我谈他，个个都谈论这件事情，可是他自己呢，不是一个字不提，就是拿这件事开玩笑。我明白得很。他正在弄钱，他的脑子里全是他的买卖，没有心思想到我。我要是稍微有一点钱的话，哪怕只有一百个卢布呢，我也早就撇开一切，远走高飞了。我也早就进了修道院了。

特罗费莫夫 啊，是啊，那可是多么大的福气啊！

瓦里雅 （向特罗费莫夫）作学生的可应当知趣点！（换了柔和的口气，眼里含着泪）彼嘉，你变得够多么丑了哇，你老得多么厉害了呀！（向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眼里没了泪）可是你听着啊，好妈妈，没有事做我可是活不下去的呀。我每一分钟都得有点事情占着心思啊！

〔雅沙上。

雅沙 （尽量想不笑出来）叶比霍多夫把一根台球杆子折断了……（下）

瓦里雅 叶比霍多夫这是在胡闹些什么?谁准许他打台球的?这些人我真不明白……（下）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彼嘉，不要再逗她了。你看，就这样，她心里已经够苦的了。

特罗费莫夫 我希望她别总这么小题大做的，别总这么好管闲事。整整这一夏天，她就没有叫安尼雅和我安生过；她怕我们乱搞起恋爱来。可这又关她什么事呢？况且我有什么把柄在她手里吗？我没有那么庸俗。我们是超乎恋爱的！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这么说，我一定是低乎恋爱的了。(非常不安）列昂尼德为什么还不回来呢？哎，我只求知道知道地产到底卖出去了没有哇！这种痛苦，叫我太受不住了，叫我简直不知道怎么想才好啊！我的心思全乱了……我简直想大声哭出来，我简直想豁出命去胡闹一下子啊……救救我吧，跟我谈谈吧，找点什么话来跟我说说吧……

特罗费莫夫 不论地产今天卖出去，还是没有卖出去，那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件事情老早就不成问题了，反正是拿不回来的了，已经没有路子可以回头的了。镇静一点吧，亲爱的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不要再自己欺骗自己了。一辈子里至少拿出一回勇气来，面对一下现实吧。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现实？你能看得出来什么是现实，什么不是现实；我可什么也看不出来，就跟眼睛瞎了似的。你无论解决什么重大的问题，都是那么勇敢，可是，告诉告诉我，我的朋友，难道那不是因为你还年轻，因为你还从来没有因为解决自己这一类的问题而受过罪吗?如果说，你能有那么大的信心朝前看，那难道不是因为你没有见过，也没有想到过，未来会有多少可怕的事吗？难道不正因为你年轻，所以你还没有看见过真实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吗?你

比我勇敢，坦白，深刻；可是也要替我想一想，也要体恤我指头肚大的这么一点点，要可怜可怜我呀！你难道不知道吗？我是生在此地的，我的父母，我的祖父，当年也都住在此地；我爱这所房子；要是丢了樱桃园，我的生命就失去了意义；如果一定非卖它不可，那么，千万连我也一齐卖了吧！……（把特罗费莫夫拉过去，吻他的上额）我的小孩子也是在这里淹死的，你明白？（哭泣）可怜可怜我吧，亲爱的、慈悲的彼嘉。

特罗费莫夫　我满心都是同情你的，你知道。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你应该换一种口气跟我说话呀。（掏出一条手帕来，掉出一封电报）我心里今天有多么苦，你连想象都想象不到啊！这样乱哄哄的，我简直受不住，我听见什么声音心里都发跳，身上都发颤。可是我也不能把自己关在屋里，我怕一个人待着的那种寂寞。不要责备我了吧！彼嘉，我爱你，就跟爱我的亲人一样。我倒是很愿意让安尼雅嫁给你，这我可以发誓。可是，我的朋友啊，你现在得读书，得毕了业呀。像你这样什么事情也不做，只由着命运把你东摆布西摆布的，这可不对呀……我这都是实话吧，你说对不对呀？还有你这胡子，长得也不够长，得想想办法……（笑）这叫我一看见就忍不住要笑。

特罗费莫夫　（把电报拾起来）我不想做一个美男子。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这是从巴黎打来的电报。我每天都要收到这么一封。昨天刚收到过，今天又是一封。那个野蛮的人，又病了，情况又不好了……他请我饶恕他，求我回去。要说真的呢，我可也真该到巴黎去陪陪他呀。你别这么板着脸看我，彼嘉，你说我可有什么法子呢，我的朋友，

我可又该怎么办呢？他病了，他寂寞，他不幸，有谁照料他呢？有谁可以拦住他别轻生呢？有谁按时候服侍他吃药呢？何必假装不承认呢？我爱他，这是明摆着的事实。我爱他，我爱他……这就像是我的脖子上挂着的一块石头，把我都坠到水底下去了，可我还是爱我这块石头。没有这块石头，我就活不了。（紧抓住特罗费莫夫的手）不要错怪我，彼嘉，不要开口，什么话也不要对我说了……

特罗费莫夫　（忍住了泪）千万饶恕我的直率吧！这个人，可是把你都骗光了。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不，不，不，你不要这么说……（掩上耳朵）

特罗费莫夫　他是个无赖，只有你自己看不出来，他是一个小人，一个一文不值的……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生气，但又抑制下去）你已经二十六七岁了，可还是一个六年级的小学生呢！

特罗费莫夫　那又算得了什么呢！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你现在也该是个大人了，像你这个年纪，也应当了解恋爱的人们的心情了。而且你自己也该去爱一个人了……也应该懂得什么叫做爱了！（气愤）是的，一点也不错，你这并不是超乎爱情，简直是背乎人情，你不过是个滑稽的傀儡，一个怪物……

特罗费莫夫　（非常吃惊地）你这叫什么话呀！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我是超乎恋爱的！”其实你并没有超乎恋爱，你也不过是费尔斯所说的一个不成器的东西罢了。到了这个年纪，连一个情妇都还没有呢！……

特罗费莫夫　（非常吃惊地）真可怕呀！你这叫什么话呀！（用两只手抱着头，急忙向大厅走去）真可怕呀！我再也受不

住了，我走了……（下，但立刻又回来）咱们两个人，从此算是断啦！（由前厅下）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追着喊他）站住，彼嘉！你多糊涂呀，我这不过是开开玩笑！彼嘉！

〔传来有人跑下楼梯、忽然跌下去的声音，安尼雅和瓦里雅惊叫了一声，马上又大笑起来。

什么事？

〔安尼雅急急忙忙跑上。

安尼雅　（大笑着）彼嘉从楼梯上摔下去了。（又跑下）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多么大的一个傻瓜呀，这个彼嘉！……

〔火车站站长，笔直地站在大厅中央，朗诵阿列克塞·托尔斯泰的一首诗《女罪人》，大家都停住脚步听着。但是，他还没有读到几行，前厅里又奏起华尔兹舞曲来，把他的朗诵打断了。大家跳舞，特罗费莫夫、安尼雅、瓦里雅和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都回到小客厅来。

得啦，彼嘉，得啦，你这个纯洁的灵魂……你原谅我吧……让我们两个跳一回吧。（她和特罗费莫夫跳舞）

〔安尼雅和瓦里雅跳。费尔斯上，把他的手杖立在旁边的门口。雅沙也从客厅那边进来，看着人们跳舞。

雅沙　怎么啦，公公？

费尔斯　我心里有点不好受。老年间，来我们这儿跳舞的，都是些将军、伯爵和海军上将。可是现在呢，请的全是什么邮政局职员啊，火车站站长啊的，而且他们还觉得来了是赏给我们面子呢。我近来觉得身子骨越来越不行了，我那位去世的老主人，就是他们的爷爷呀，当初每逢我们一生病，就给我们火漆吃，不管是什么病。我天天吃火漆，吃了有二十年了，也许还不止；说不定多亏是火漆，我才活

到现在呢。

雅沙　公公，你真把人烦死啦。（打呵欠）我希望你赶快两眼一闭就算啦。

费尔斯　哼，你这个……不成器的东西！（嘴里咕噜起来）

〔特罗费莫夫和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跳着舞，从大厅跳到小客厅里来。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merci（“谢谢”——法语）！我要坐一下啦……（坐下）我累了。

〔安尼雅上。

安尼雅　（激动地）刚刚有一个过路的人，在厨房里说，樱桃园今天卖出去了。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卖了？卖给谁的？

安尼雅　这他没有说就走了。（和特罗费莫夫跳舞，两个人跳到大厅里去）

雅沙　是一个老头子在那儿闲聊的，不是本地人。

费尔斯　列昂尼德·安德烈耶维奇还不回来。他只穿了一件薄大衣去的，是一件春季大衣，要不着了凉才怪呢。咳，真是啊，年轻的人啊！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真把我急死了。雅沙，快去跟那个人打听清楚，是卖给谁的？

雅沙　他老早走了，那个老头子。（笑）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微微有些不悦）笑什么？你有什么可痛快的？

雅沙　我是想起那个比叶霍多夫来了，他真可笑。多么愚蠢！“二十二个不幸”。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费尔斯，地产要是卖掉了，你可到什么地方去呢？

费尔斯 随你吩咐我上哪儿，我就上哪儿去。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呀，你觉得不舒服吗？去躺下睡睡去。

费尔斯 是啊……（讽刺地）可不是吗，我是该睡睡去，可是叫谁伺候你呀？事情都叫谁管，都叫谁拿主意啊？整个家里就我一个人在管呀。

雅沙 （向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请你准我求你一件事情，请你发个慈悲吧。你要是再上巴黎去，求你行行好把我带了去，这儿我可万万待不下去了。（回头望望，低声说）其实也用不着跟你说，你自己也看得出来，这儿是个没开化的地方，人们都没有道德，还先不提这儿有多么厌烦，厨房里给我们吃的伙食有多么恶心，这个费尔斯是怎么到处乱转，嘴里成天嘟囔着也不知道是什么话。把我带回去吧，发个慈悲吧！

〔皮希克上。

皮希克 美丽的夫人，可以赏光和我……跳一回华尔兹舞吗？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和他走出去。

我的美丽的太太，我还是得跟你借一百八十个卢布……（跳舞）是的，是的，一百八十个卢布……（跳着进了大厅）

雅沙 （低唱）“啊！你了解不了解我心灵上的忧闷哪……”

〔大厅里出现了一个奇怪的人物，戴着灰色高帽子，穿着棋盘格子布裤，指手划脚地跳跃着。那里，大家喊着：“好哇，夏洛蒂·伊凡诺夫娜！”

杜尼亚莎 （走进来，停住了脚步，往脸上擦粉）安尼雅小姐叫我也来跳舞，说是因为男的太多，女的太少了。可是我一跳舞，头就转起来了，心也跳起来了。费尔斯·尼古拉

耶维奇，邮政局那位先生刚才跟我说了一句话，叫我听得连气儿都喘不过来了。

〔音乐停止。

费尔斯　他跟你说什么？

杜尼亚莎　他说："你像一朵鲜花。"

雅沙　（打呵欠）哼！这些没有教养的……（下）

杜尼亚莎　像一朵鲜花！……我是多么体面的一个姑娘啊，我就爱听这些恭维的话。

费尔斯　这将来会把你毁了的。

〔叶比霍多夫上。

叶比霍多夫　我知道你看见我就不高兴，阿夫多季雅·费多罗夫娜……见了我就像看见个虫子似的。（叹气）哎！这种生活呀！

杜尼亚莎　你要干什么？

叶比霍多夫　丝毫没有问题，也许你是对的。（叹气）可是，如果，比如说，如果从某一种观点上来看的话，请原谅我的直爽，也请准许我冒昧用这么一个说法吧，你把我折磨得心情全变了。我现在的心情，是很能认命的了；我虽然每天都要碰上一点倒楣的事情，可是我老早已经习惯了，所以我什么都能拿笑脸来承受了，你答应过我，虽然我……

杜尼亚莎　这个我们以后再谈吧，我求你；现在可让我清静一会儿好不好。我这儿正一肚子心思呢。（扇她的扇子）

叶比霍多夫　每天都有点倒楣的事情临到我的头上，可是我呢，让我自己这么表白一句吧，我只是微笑，甚至用大笑来接受命运给我的新打击。

〔瓦里雅由大厅上。

瓦里雅　（向叶比霍多夫）谢苗，你怎么还没有走啊？我的话

你可真是一句也不听啊。（向杜尼亚莎）你出去，杜尼亚莎。（向叶比霍多夫）你先是乱打台球，打断了一根杆子，接着又在客厅里溜达来溜达去的，倒像是请来的一个客人似的。

叶比霍多夫　让我告诉你，你还没有资格责问我。

瓦里雅　我不是责问你，我只是跟你谈谈。你只知道东荡荡，西荡荡，一点事情也不做，我们凭什么白白请这么一位管家呢，那可只有天晓得了。

叶比霍多夫　（恼怒）我是不是不做事，是不是东荡荡西荡荡，是不是白吃饭，是不是乱打台球，这只有我的长辈，或者更懂事的人们才配裁判。

瓦里雅　你居然敢这样对我说话！（大怒）你怎么敢这样！我不懂事，是不是？那你马上给我滚！马上就滚！

叶比霍多夫　（畏缩）我请你说话文雅一点好不好。

瓦里雅　（怒不可遏）你现在就给我滚出去！马上！

〔他向门口退出，她追上去。

你这个“二十二个不幸！”给我走开！我不要再看见你！

〔叶比霍多夫下；听见他在门外的声音：“我去告你去。”

怎么你又回来了吗？（抄过费尔斯放在门边的那根手杖）来吧！来吧！我叫你瞧瞧！啊！你可来呀？看你可敢？你只要来，就给你这一下子……（她乱挥着手杖，罗巴辛恰巧在这个时候走进来）

罗巴辛　非常感谢！

瓦里雅　（还在生着气，可是嘲笑地）真对不起！

罗巴辛　没有关系。我很感谢你这种热烈的接待。

瓦里雅　不值得谢呀。（她走开几步，然后回过身来，温柔地问）我没有打着你哪儿吧？

罗巴辛　没有，没有什么关系。待会儿也不过准得起个不太小

的鼓疱就是了。

〔大厅里的人声："罗巴辛来了，叶尔莫拉伊·阿列克塞耶维奇来了！"

皮希克　可不就是他吗？（和罗巴辛接吻）你浑身都是白兰地味儿呀，亲爱的朋友。可我们这儿也并不寂寞。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上。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是你呀！叶尔莫拉伊·阿列克塞耶维奇？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列昂尼德呢？

罗巴辛　列昂尼德·安德烈耶维奇跟我一块儿回来的，这就到……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紧张）怎么样了？拍卖了吗？快说呀！

罗巴辛　（不知所措，生怕露出自己心里的快活来）四点钟拍卖就都办完了……我们误了火车，这才不得不等到九点半。（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哎哟嗬！弄得我头都有点发晕了……

〔加耶夫上；他右手提着一包买的东西，左手擦着眼泪。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怎么样了，列尼亚？怎么样啊？（不能忍耐地，流了泪）快说呀！求求你吧！

加耶夫　（没有回答，做了一个厌倦的手势，哭着向费尔斯）来，接过去……这是些糟白鱼，和凯尔契出产的青鱼。我这一天过的是什么日子呀！……我今天一整天都没吃东西……

〔台球室门开着，从里边传出台球相撞声和雅沙的说话声："七比十八！"加耶夫脸上的表情起了变化，他不再哭了。

可把我累死了。费尔斯，拿衣裳来给我换换。

〔他穿过大厅到自己卧房去，费尔斯随下。

皮希克　拍卖的结果怎么样？告诉告诉我们。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樱桃园卖了吗？

罗巴辛 卖了。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谁买的？

罗巴辛 我。

〔停顿。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心里一阵难受，要不是她扶住了身旁的一张桌子和一把圈椅，早就会倒在地上了。瓦里雅从腰带上把那串钥匙解下来，往小客厅当中的地上一扔，就走了。

是我买的。我请你们等一等，不要忙，我的头有点晕，我说不出话来……（笑）我们去到拍卖场上的时候，捷里冈诺夫早已经在那儿了。列昂尼德手里只有一万五千卢布，哪知道捷里冈诺夫头一下子就出到比押款还多三万的数目。我一看这种情形，就跟他顶起来了，我加到四万。他又叫四万五。我就叫五万五。他每回加五千，可是我每回加一万……那么，就这样，后来总算定局了。我的叫价比押款多到九万，就把地产买过来了！现在这座樱桃园是我的了！是我的了！（大笑）主啊！樱桃园居然是我的了！这不可能吧！我是喝醉了吧，我是疯了吧，也许我是在做梦吧！……（顿脚）不要嘲笑我！啊！要是我的父亲和我的祖父能从坟里爬出来，亲眼看看这回事情，那可多么好哇！要是他们能够看看他们这个叶尔莫拉伊，差不多是一字不识的、挨着巴掌长大的、就连冬天都光着脚到处跑的那个孩子，今天居然买了这么一块全世界都找不出第二份的产业，那可多么好啊！这块地产，是从前我父亲跟我祖父当奴隶的地方，是连厨房都不准他们进去的地方，现在居然叫我买到手了。我是在做梦吧？这也许是幻觉吧？不会是真的吧？……这都是你们在茫茫的云雾里空想的结果啊……（把钥匙拾

起，柔情地微笑着）她把钥匙扔在地上，想来表示她已经不再是此地的主人了……（把钥匙摇得叮当叮当响）活该，这又有什么关系？

〔传来乐师们调音的声音。

喂！音乐家们，奏吧！我很想听听你们的演奏呀！让大家都来看看我，来看看叶尔莫拉伊·罗巴辛用斧子砍这座樱桃园吧！都来看看这些树木一根一根地往下倒吧！我们要叫这片地方都盖满别墅，要叫我们的子子孙孙在这儿过起一个新生活来！……奏起来呀，音乐！

〔乐队奏乐，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瘫坐在一把椅子上，伤心地哭着。

（斥责的口气）谁叫你不听我的话的呀！我的可怜的、善良的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呀！事到如今，可已经太晚啦。（眼里含着泪）啊！啊！要是能够把现在的一切都结束了，可多么好哇！要是能够把我们这么烦乱、这么痛苦的生活赶快改变了，那可多么好啊！

皮希克　（挽着罗巴辛的胳臂，低声地）她哭了。咱们到大厅里去吧，让她一个人在这里静一静……走吧。（拉着罗巴辛的胳膊，把他拉到大厅里去）

罗巴辛　我说怎么啦？喂，音乐！力量再大着点！让一切都照着我的心愿做吧！（讽刺地）新主人来了，樱桃园的所有者来了！（无意中撞到一张小桌子上，几乎把上面的枝形烛台撞倒）没有关系，什么我都买得起。（和皮希克下）

〔大厅和小客厅里，都没有人了。只剩下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一个人，坐在那里，全身缩在圈椅的深处，伤心地抽泣着。音乐轻轻地奏着。安尼雅和特罗费莫夫急忙忙上。安尼雅走到她母亲面前，跪下，特罗费莫夫站在大厅的入口

处。

安尼雅 妈妈！……我的好妈妈，你哭了？妈妈，我的亲爱的、美丽的好妈妈，我爱你！……我祝福你！樱桃园卖出去了，它已经不是我们的了，不错，这确实是真的；但是，用不着哭啊，妈妈，你的前面还有一大段没有走完的生命呢，你自己还有纯洁而可爱的灵魂呢……跟我走吧，我的亲爱的；跟我走，咱们离开这儿……咱们另外再去种一座新的花园，种得比这一座还美丽。你会看得见它的，你会感觉到它有多么美的，而一种平静、深沉的喜悦，也会降临在你的心灵上的，就像夕阳斜照着黄昏一样。到了那个时候，你会微笑的，我的好妈妈！咱们走吧，我的亲爱的，跟我走吧！走吧！……

——幕 落

第四幕

景同第一幕。

窗上的窗帘和墙上的画框，都已经摘去。剩下的不多几件家具，都堆在一个墙角，仿佛等待着买主似的。屋子里给人一种空旷的感觉。舞台的深处，正门的旁边，堆着预备出门的衣箱和包裹，等等。左方，门开着，从那边传来瓦里雅和安尼雅说话的声音。罗巴辛站在舞台中央，好像在等什么人。雅沙托着一个托盘，上边放着几只斟满了香槟酒的高脚杯。叶比霍多夫正在前室里捆着一只小箱子。景后传来嗡嗡的人声。这是一些农民送别来了。听见加耶夫的声音说：

"谢谢了，弟兄们，谢谢了。"

雅沙 这是农民们送行来了。叶尔莫拉伊·阿列克塞耶维奇，据我看呀：这些老百姓，人倒都是实心肠的人，可惜就是蠢了一点。

〔人声渐渐沉寂下去。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和加耶夫从前室回来。她忍住了哭泣，但是脸色苍白，嘴唇发颤，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加耶夫 柳芭，你把钱口袋连底儿都翻给他们了。这可不行啊，这可不行啊！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我没有法子呀，你叫我有什么办法呢？

〔二人同下。

罗巴辛 （转身，追到门口，朝着他们的后影）我请你们过来！请来喝一下告别酒吧！我忘记打城里带点香槟酒回来了，这是在火车站上好容易才找来的一瓶。请呀！

〔停顿。

怎么，我的朋友们，你们不喝吗？（离开门口）我要是早知道，也就不买了。既然是这样，那连我自个儿也不喝了。

〔雅沙小心翼翼地把托盘放在一把椅子上。

既然都不喝，雅沙，你就喝了它吧。

雅沙 祝走的人一路平安！祝留在这儿的人事事如意！（喝酒）我敢担保，这不是真香槟酒。

罗巴辛 这一瓶，我花了八个卢布呢。

〔停顿。

雅沙 这里冷得要命，今天没有生火，反正我们就走了。（笑）

罗巴辛 你笑什么？

雅沙 心里高兴。

罗巴辛 已经是十月了，可是天气还这么暖和，太阳出得跟夏天似的，正好是盖房子的天气。（看了一眼自己的表，转身走到门口）不要忘记，离开车只有四十六分钟了。你们可就得动身上车站去啦。快着点吧。

〔特罗费莫夫穿着外衣，从外边进来。

特罗费莫夫 我想可该动身了。马车已经套好了。我把胶套鞋放到什么鬼地方去啦？我找不着啦。（向门外）安尼雅，我的套鞋不见了。到处都找不着啊！

罗巴辛 我要到哈尔科夫去，我也搭你们这一班火车。我要在哈尔科夫过冬。这一阵子，我成天跟着你们在一块儿，一

点事情都不做，混得我头都大了。我没有工作是过不下去的，这两只手一闲起来，我就不知道怎么办好了，摇摇晃晃的，好像不是我的似的。

特罗费莫夫　我们马上就走，那你就接着干你那有用的工作吧。

罗巴辛　喝一杯吧。

特罗费莫夫　不喝。

罗巴辛　这么说，你是要到莫斯科去的了。

特罗费莫夫　是的，我先把他们送到城里，明天就动身到莫斯科去。

罗巴辛　对了……我想教授们一定还没有开讲呢，他们专等着你呢。

特罗费莫夫　这没有你的事。

罗巴辛　你在大学待了多少年了？

特罗费莫夫　找点新鲜的玩笑好不好？这一套都老掉了牙了。（找他的套鞋）你听着，我想咱们以后再也见不着面了，所以让我临别给你进一点忠告吧；不要老这么指手划脚的，改改这种飞扬浮躁的毛病。我还要请你注意，什么盖别墅呀，什么希望将来有一天住别墅的市民都每人耕种一块土地呀，这一类的话呀，也一样叫作飞扬浮躁。不过，话虽这么说，我还是喜欢你；你的手指头细长、敏锐，很像艺术家的手，你的灵魂也是柔和、敏锐的……

罗巴辛　（把他抱住）再见了，我的亲爱的，我谢谢你的一切。如果你需要盘川钱用，就从我这儿拿点去，别不好意思。

特罗费莫夫　为什么呢？我用不着。

罗巴辛　可是你一个钱也没有哇。

特罗费莫夫　我有，谢谢你吧。我翻译了一篇东西，得了一笔钱。这不是，就在我这口袋里呢。（焦急不安的声音）我的

套鞋怎么到处都找不到啊。

瓦里雅 （在敞开着的门外）在这儿了。把你这个脏东西拿去吧！（往舞台上抛出一双套鞋来）

特罗费莫夫 你为什么这么生气呀，瓦里雅？唉！……可这不是我的呀！

罗巴辛 我在春天种了两千亩罂粟，结果现在净赚了四万卢布。那些罂粟开起花来的时候，嘿，真是一幅多么美丽的图画呀！我就这么赚了四万，所以，如果我想借给你一点钱，那是因为我能匀得出来。你又何必拿架子呢？我是一个庄稼人……所以才老老实实跟你提的。

特罗费莫夫 你的父亲是一个农民，我的父亲是一个药剂师，这中间找不出一点什么关系来。

〔罗巴辛掏出钱包来。

收起来，收起来……你即或给我二十万，我也不收。我是一个自由人。你们这一类人的呀，无论是穷的、富的，在你们眼里看成那么重要的、那么珍贵的东西，在我也不过像随风飘荡的柳絮那么无足轻重。我用不着你们，我瞧不起你们，我觉得自己坚强而骄傲。人类是朝着最高的真理前进的，是朝着人间还没有达到的一个最大的幸福前进的。而我呢，我就站在最前列。

罗巴辛 你能够达到那个目的吗？

特罗费莫夫 我会达到的。

〔停顿。

我自己会达到的。即或不然，我也会给别人领出一条可以遵循的道路。

〔传来远处斧子砍伐树木的声音。

罗巴辛 好了，再见吧，老朋友。是该动身的时候了。我们白

站在这儿彼此吹嘘，实际生活可是一句也不理会我们的，它照旧像水一样地往前流啊！我只有在工作得很久而还不停歇的时候，才觉得自己的精神轻快，也才觉得自己找到了活着的理由。可是，我的老朋友，你看看，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活着的人，咱们俄国可有多少哇……不过，说到究竟，这也没有关系，反正事业的进行，也不靠着他们。据说列昂尼德谋到了一个位置，要进银行做事去了，一年有六千卢布……不过我想他干不长的，他太懒惰了。

安尼雅　（出现在门口）妈妈请你在她没走以前，先不要叫人砍园子里的树木。

特罗费莫夫　说真的，你这也未免有点不近人情啊……

〔他由前室下。

罗巴辛　我就去叫他们打住，我就去……这些人够多么蠢啊！（随特罗费莫夫下）

安尼雅　把费尔斯送进医院了吗？

雅沙　我是今天早晨把上边的吩咐交代下去的。一定送走了。

安尼雅　（向横穿着大厅的叶比霍多夫）谢苗·潘捷列耶维奇，请你去看一看，他们到底把费尔斯送进了医院没有。

雅沙　（生气）我今天早晨已经告诉叶戈尔了。再这么十遍二十遍的问，又有什么用呢？

叶比霍多夫　要照我的意思看，这位上了百岁的费尔斯，简直不值得再修理了，也该是他赶快去见见祖先的时候了。我可只有羡慕他的呀。（把一只手提衣箱放在一个帽盒上，把帽盒压扁了）你们看，是不是！我早就料到准有这么一手！（下）

雅沙　（揶揄地）这个"二十二个不幸"啊！

瓦里雅　（在门外）把费尔斯送进医院了吗？

安尼雅 送去了。

瓦里雅 那他们为什么没有把写给大夫的信带去呢？

安尼雅 这得马上送去。（下）

瓦里雅 （在邻室）雅沙在哪儿啦？告诉他，他的母亲向他告别来了。

雅沙 （做了一个不耐烦的手势）就是再有耐性的人，也都受不了啊！

〔杜尼亚莎一直在忙着整理行李；现在台上只剩下雅沙一个人了，她就走到他的跟前。

杜尼亚莎 你总可以只看我一眼吧，雅沙？你就要走了……你就要离开我了。（哭着扑上去，搂住雅沙的脖子）

雅沙 这值得哭吗？（喝香槟酒）六天以后，我就又回巴黎去了。明天我们坐上快车，呼的一走，咱们就算是永别了！这简直叫人都不会相信啊。Vive la France！（“法兰西万岁！”——法语）……此地对我太不合适。我在这儿活不下去。实在是没有办法再待了。周围这种野蛮情形，我可实在看够了；再也看不下去了。（又喝香槟酒）干吗哭呢？留神着点自己的体面，那你就不会哭了。

杜尼亚莎 （照着她的小手镜，往脸上搽粉）到了巴黎给我写封信来。我爱了你一场，雅沙，多么爱你啊。我是一个多么脆弱的人啊，雅沙！

雅沙 有人来了。（低唱着，忙去整理那些手提箱）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加耶夫、安尼雅和夏洛蒂·伊凡诺夫娜同上。

加耶夫 该是走的时候了。没有几分钟了。（盯着雅沙）是谁浑身这么一股咸青鱼味？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再待十分钟，我们可就得上马车了。

（把房子四下看了一眼）再见了，亲爱的老房子，再见了，老人家！等这个冬天过去，新春一到，你可就不会存在了，人家就已经把你拆掉了。唉，这儿面墙啊，你们当初可看见过多少的沧桑啊！（狂热地吻她的女儿）我的宝贝，你的脸上怎么这样发着光彩？你的眼睛闪亮得像是一对金刚石似的，你是满意了吧，很满意，是吗？

安尼雅　非常满意。我们开始一个新生活了，妈妈！

加耶夫　（愉快地）真的，现在一切倒都觉着好得多了。樱桃园没有卖出去以前，我们心里都很烦恼，很痛苦，可等到后来，等到问题干脆一决定，再也无可挽救了，大家却都镇定下来了，又都觉得高兴起来了……你看，我现在是一个银行职员了，也可以说是一个金融家了……红球进中兜！而你呢，柳苞，无论你怎么说，也比以前的神色好看得多了，这是毫无疑问的。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是啊！我的心思平静多了，这倒很是实话。

〔加耶夫帮着她穿好了外套，戴上帽子。

现在我夜里睡觉也踏实了。雅沙，把我的东西都搬出去，到时候了。（向安尼雅）我的孩子，我们不久就会见面的。我到巴黎去，就用你亚罗斯拉夫尔的外婆送给我们买回地产的那笔钱，在那儿过日子……求上帝保佑你的外婆吧！我只怕这点钱经不了多久啊。

安尼雅　妈妈，你可早一点、早一点回来呀，记住了吗？我要好好预备功课，等我毕了业，做了事，我就可以帮助你了。我们将来在一块儿读各种各样的书，你愿意吗，妈妈？（吻她母亲的手）我们将来要在漫长的秋夜里，读上一堆一堆的书，那个时候，会有一个又新又美的世界，在我们面前

展开的……（瞑想）你可要回来呀，妈妈！……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我要回来的，我的心肝。（拥抱她的女儿）

〔罗巴辛上，夏洛蒂轻声地唱着。

加耶夫 好快活的夏洛蒂呀，她居然唱起来了。

夏洛蒂 （抱起一个包袱，像是一个襁褓中的婴儿似的）睡吧，我的小宝贝，睡呀，我的小宝贝……

〔听见婴儿的哭声：呜啊，呜啊！……

别哭啦，我的乖宝贝，睡吧，我的亲爱的宝贝。

〔呜啊……呜啊……

你可哭得把你妈妈烦死了！（把包袱抛在地上）我求你们再给我一个职业吧！我没有工作是过不下去的。

罗巴辛 夏洛蒂·伊凡诺夫娜，我们一定会给你找点工作的，你放心吧。

加耶夫 个个都离开我们了。瓦里雅也要走了！我们现在成了多余的人了。

夏洛蒂 我在城里没有地方住，所以我不得不走啦……（低哼着歌子）反正怎么也是一样啊！……

〔皮希克上。

罗巴辛 大自然的杰作来了！

皮希克 （喘息着）哎呀！让我先喘过点气儿来吧！……我可完啦！……我的高贵的朋友们！……给我一杯水喝吧！

加耶夫 我敢打赌，他又是来借钱的。谢谢吧，我可情愿失陪了。（下）

皮希克 我又多少日子没有到你们家来了，我的非常美丽的太太……（向罗巴辛）你在这儿啦？……遇着你，我真高兴呀！……你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啊……拿去吧……（把钱

递给罗巴辛）四百卢布，我还欠你八百四十……

罗巴辛　（诧异，耸肩）这简直像是做梦啊！……你从哪儿弄来的钱？

皮希克　等一会儿……我热……这是一桩顶特别的意外呀！有几个英国人，跑到我的地里来，发现我那里有一种白胶泥。（向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这儿我还带了四百来，还给你的，我的美丽的、非常非常美丽的夫人。（把钱交给她）其余的等下次吧。（喝了一杯水）就在刚才，火车上还有一个青年跟我说呢，他说，有那么一位……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劝我们都从房顶往下跳，"跳吧，"他说，"一跳就什么都了结了。"（惊诧的神色）你就看看这个！……再来点水吧！

罗巴辛　这些英国人是干什么的？

皮希克　我把出白胶泥的那块地皮，租给了他们二十四年……可是，对不起，我现在没有工夫了。我得赶快走，我还得到斯诺伊科夫家，到卡尔丹莫诺夫家……我到处欠的都是钱啊……（喝水）再见啦，我星期四再来吧……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我们正往城里搬家，明天我就要到外国去了。

皮希克　怎么！（吃惊）为什么要搬进城里去呀！我说的呢，这些家具……这些手提箱……可是呢，这也算不了什么。（忍着泪）这也算不了什么……那些个英国人啊……真是绝顶聪明的人哪……也算不了什么，快活着点吧……上帝保佑你们吧……这也算不了什么。世上没有没个了局的事情，什么都得有个完结。（吻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的手）等到有一天，你听说我也完结了的时候，就请你想念我这个……这匹老马一下吧，说上一句："从前有过那么一个叫西米奥诺夫—皮希克的……愿他的灵魂在天堂安息吧。"

……今天天气可真好哇……可真是的……（极感动地走出去，但是马上又折回来，站在门口）我的女儿达申卡，叫我带话问你好。（下）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现在可该走了。临走的时候，我有两件心事放不下：第一样是生着病的费尔斯。（看看自己的表）我们只有五分钟了……

安尼雅 费尔斯已经送进医院去了，妈妈。是雅沙今天早晨送去的。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第二样叫我焦心的，是瓦里雅。她一向是一大早就起来，成天不停地工作惯了的，现在一闲下来，她可就成了失了水的鱼了。她瘦下来了，脸色也苍白了，又总是哭哭啼啼的，这个可怜的孩子啊……

〔停顿。

叶尔莫拉伊·阿列克塞耶维奇，我老是希望着……希望能看见她嫁给你，这你是知道得很清楚的，而据情形看呢，你也确实想要结婚。（向安尼雅耳语了几句；安尼雅向夏洛蒂点头示意，她们两个人都走出去）她爱你，你也喜欢她；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你们两个人总是你躲着我、我躲着你的呢？我真不明白。

罗巴辛 跟你说老实话，连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也是真奇怪……可惜现在来不及了，不然的话，我倒愿意马上就办……一下子办了，也就算啦。不过要不是你这么说，我总觉得永远也不能向她求婚似的。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这好极啦。这也不过是一分钟的事啊。我马上就去把她叫来……

罗巴辛 这里刚好有香槟酒。（看看那几只杯子）空了，也不知道是谁都给喝光了。（雅沙咳嗽）这真像俗语所说的，一口

就吞得精光啊……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精神抖擞地）好极了！我们大家全躲开……Allez（“走开”——法语），雅沙。我去叫她去……（站在门口）瓦里雅，把事情放下，到这儿来。来呀！（下。雅沙随下）

罗巴辛　（看了一眼自己的表）嗯……

〔停顿。

〔门外传来一个强压下去的笑声和咕噜噜的耳语声；最后，瓦里雅上。

瓦里雅　（检点着行李）奇怪呀，我怎么找也找不着啦……

罗巴辛　你找什么？

瓦里雅　是我自己打的行李，可是我就想不起来放在哪儿了。

〔停顿。

罗巴辛　瓦尔瓦拉·米哈伊洛夫娜，你呢，你可上哪儿去呢？

瓦里雅　我吗？我要到拉古林家去……他们请妥了我，替他们料理家务，当个管家一类的。

罗巴辛　是在雅什涅沃吧？离这里大概有七十里的样子。

〔停顿。

这么说，这所房子里的生活，就算是结束了……

瓦里雅　（查看着行李）到底弄到哪儿去了呢？也许是我把它放在大箱子里去了？……是的，这里的生活，现在就算是结束了……不会再有了……

罗巴辛　我马上就要到哈尔科夫去……跟他们搭一班车。我有很多的事情得料理，我把叶比霍多夫留在这儿，照管着这片产业……我把他雇用下来了。

瓦里雅　噢！

罗巴辛　去年这个时候，已经下雪了，这你也许还记得。可是

现在呢，你看，天气又晴朗，到处又都是太阳。只是稍许冷了一点……已经降到零下三度了。

瓦里雅 我没有寒暑表。

〔停顿。

而且寒暑表也破了……

〔停顿。

〔门外院子里的人声："叶尔莫拉伊·阿列克塞耶维奇！"

罗巴辛 （好像老早就只盼望有人这么一叫似的）我就来！（急急忙忙下）

〔瓦里雅坐在地板上，把头伏在衣服包裹上，轻声地啜泣。门开了，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小心翼翼地走进来。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怎么？

〔停顿。

那，就走吧！

瓦里雅 （不再哭，擦了擦眼泪）是的，到时候了，妈妈。只要误不了火车，我今天总会赶到拉古林家去的。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走向门口）安尼雅！快穿好衣裳吧。

〔安尼雅上，加耶夫和夏洛蒂·伊凡诺夫娜随上。加耶夫穿着一件带风帽的厚外衣。仆人们和车夫们都进来。叶比霍多夫忙着照料行李。

现在我们可以走了。

安尼雅 （愉快地）走了！

加耶夫 朋友们，我的亲爱的、尊贵的朋友们，现在我就要跟这所房子永别了，还能再叫我闭口沉默吗？还能再叫我把此刻涨满了我的心灵的情绪，忍住不向你们说一说吗？……

安尼雅 （恳求地）舅舅！

瓦里雅 亲爱的舅舅，算了吧！

加耶夫　（凄凉的声音）打"达布"进中兜……我不说话就是了。

〔特罗费莫夫上，罗巴辛随后上。

特罗费莫夫　喂，朋友们，得动身了。

罗巴辛　叶比霍多夫，我的大衣。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我得在这儿再坐一分钟。这座房子里的墙和天花板，我觉得都好像从来没有注意过似的，现在我却这么依依不舍地、如饥似渴地要多看看它们啊……

加耶夫　我记得，有一回，我才六岁，正赶上复活节的星期日，我坐在这个窗台上，望着父亲出门，到礼拜堂去……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东西都搬出去了吗？

罗巴辛　我想是的。（穿着大衣，向叶比霍多夫）要多加小心，叶比霍多夫，什么事情都得有个条理。

叶比霍多夫　（沙哑的声音）都交给我好啦，叶尔莫拉伊·阿列克塞耶维奇，放心吧。

罗巴辛　你的嗓子怎么啦？

叶比霍多夫　我刚喝了点儿水，这一定是吞下什么东西去了。

雅沙　（鄙视地）多下流！……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我们走啦，这座房子里可连一个人影都不留了。

罗巴辛　是呀，非得到明年春天……

〔瓦里雅从衣服包裹里突然抽出一把伞，举起来好像要打人似的；罗巴辛做出一个自卫的手势。

瓦里雅　看你这是做什么？我连想都没有那么想过。

特罗费莫夫　朋友们，上马车吧……该是动身的时候了，火车马上就要到站了。

瓦里雅　彼嘉，你的套鞋在这儿，就在那个手提箱旁边。（忍着

眼泪）多么旧、多么脏啊！……

特罗费莫夫（穿上套鞋） 咱们走吧，动身啦！……

加耶夫 （心里感触很深，但是又怕哭出来）火车……火车站……打红球“达布”进中兜；白球绕回来“达布列特”进角兜……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走吧！

罗巴辛 人都齐了吗？那边没有留下人吧？（锁上左边的房门）这间屋子里堆了许多东西，得把它锁起来。走吧！……

安尼雅 永别了，我的房子！永别了，我的旧生活！

特罗费莫夫 万岁，新生活！（和安尼雅下）

〔瓦里雅把房子四下看了一眼，慢慢地下去。雅沙和牵着一只小狗的夏洛蒂退下。

罗巴辛 那么，明年春天再见吧。出去吧，诸位……再见啦！……（下）

〔只有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和加耶夫还没有走。他们好像老早就等着这个机会似的，同时扑到对方的怀里，抱着对方的脖子，抑制着哭声，轻轻地啜泣，生怕被人听见。

加耶夫 （在绝望中）我的妹妹啊！我的妹妹呀！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啊，我的亲爱的、甜蜜的、美丽的樱桃园啊！……我的生活，我的青春，我的幸福啊！永别了，永别了！……

安尼雅 （在外边兴高采烈地呼唤着）妈妈！……

〔特罗费莫夫的声音：（愉快地，活泼地）“呜——喂！”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再把这几面墙、这几扇窗子最后看一眼吧……我那去世的母亲，从前总是喜欢在这间屋子里走来走去的……

加耶夫 我的妹妹，我的妹妹呀！

〔安尼雅的声音："妈妈！……"

〔特罗费莫夫的声音："呜——喂！……"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我们来了……

〔他们都下去了，舞台上空无一人。只听见外边一道道的门在陆续下锁的声音，接着，马车赶着走远的声音。一片寂静。在这种寂静中，响起斧子砍到树上的沉闷的声音，凄凉、悲怆。

〔传来脚步声。费尔斯出现在右边门口。他依然穿着那件燕尾服，白背心，可是脚下拖着拖鞋。他病了。

费尔斯 （走到左边门口，转一转门扭）锁了，他们都走了……（坐在长沙发上）他们都把我忘了……这没有关系……我就坐在这儿等好了。列昂尼德·安德烈耶维奇，一定又忘了穿皮大衣，准是穿他那件薄外套走的……（叹了一口气，挂念地）这都是我没有照顾到啊！……年轻的嫩小子啊！（又咕噜了一些叫人听不清楚的话）生命过去得真快啊，就好像我从来还没有活过一天儿似的……（躺下）我要躺下……你怎么身上一点力量都没有啦！什么都完了，都完了……哎，你呀，你……这个不成器的东西啊！……（一动也不动地躺在那里）

〔远处，仿佛从天边传来了一种琴弦绷断似的声音，忧郁而缥缈地消逝了。又是一片寂静。打破这个静寂的，只有园子的远处，斧子在砍伐树木的声音。

——幕 落

附　录

契诃夫生平及创作年表

古　凡编

1860 年

1 月 29 日，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出生在俄国罗斯托夫省塔干罗格市一个小商人家庭。

1867 年

契诃夫进希腊教堂附设学校读书。

1869 年

进塔干罗格中学读书。一边读书，一边在父亲的杂货店帮忙。

1875 年

父亲的杂货店破产，全家迁居莫斯科。契诃夫继续留下读书。为了维持生活和学习，他一面读书，一面打工（替人补习功课）。

1877 年—1878 年

写成剧本《没有父亲》和《强中自有强中手》。平时经常到市图书馆借书，并大量阅读当代文艺刊物。

1879 年

中学毕业，同年考进莫斯科大学医学系。

1880 年

第一次在报刊上发表作品。在《蜻蜓》第10期上刊出他的《在中长篇小说中最常见的是什么?》等两篇短文。

1881 年

《闹钟》、《观察家》刊出他的《气质(最新的科学结论)》等多篇小说，署名为安托沙·契洪特。

1882 年

用各种不同的署名在《莫斯科》、《旅伴》、《闲谈》、《花絮》等杂志上发表多种作品。

1883 年

被《花絮》聘为“莫斯科生活花絮”的专栏作家。同年在各个杂志上发表的重要作品有《一个文官的死》、《胜利者的胜利》、《胖子和瘦子》、《嫁妆》、《错误》、《傻瓜》等。

1884 年

莫斯科大学毕业，获药剂师称号。开始从事医务工作，同时继续写作。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梅尔波梅尼的故事》。同时发表《马车夫》、《变色龙》、《勋章》、《假面具》、《外科医生》、《牡蛎》等重要作品。

1885 年

在《闹钟》杂志纪念会上发表《小说家们的祝词》。在《彼得堡报》上发表短篇《厚颜无耻的人》。同年发表的还有《小人物》、《在澡堂里》、《凶犯》、《厨娘出嫁》、《普里希别耶夫军士》、《哀伤》等。

1886 年

出版家苏沃林邀请契诃夫为《新时报》撰稿。与老作家格里高洛维奇通信。第二本短篇小说集《五颜六色的故事》出版。同年发表重要作品《苦恼》、《风波》、《丈夫》、《巫婆》、《安纽

黛》、《歌女》、《阿加菲娅》、《磨坊外》、《万卡》等。

1887 年

第三本短篇小说集《黄昏》出版。写成剧本《伊凡诺夫》。写信给柯罗连科："我能够跟您相识，觉得非常高兴。"本年发表的作品还有《薇罗奇卡》、《结婚》、《逃亡者》、《冷血》、《吻》等。

1888 年

创作并发表中篇小说《草原》。短篇小说集《黄昏》获普希金文学奖五百卢布。著名画家列维坦把自己的油画《榭树和白桦》赠给契诃夫。同年发表的重要作品有《渴睡》、《神经错乱》、《美人儿》、《灯火》等。

1889 年

《伊凡诺夫》在彼得堡亚历山大剧院上演获得成功。发表中篇《没有意思的故事》,受好评。正式加入俄罗斯戏剧家协会。同年发表《公爵夫人》、《贼》、《林妖》等。

1890 年

到萨哈林(库页岛)旅行,在那里访问、调查流放犯监狱,写了近万张调查卡。4 月启程,8 月返回莫斯科。他曾写道:"经过萨哈林跋涉之后,我在莫斯科的生活,目前在我看来是非常沉闷和庸俗的。我简直到了要咬人的地步了。"同年发表《贼》、《古塞夫》和剧本《婚礼》等作品。

1891 年

欧洲之行。先后到了维也纳、威尼斯、佛罗伦萨、罗马和巴黎。中篇小说《决斗》在《新时报》上连载。着手写《萨哈林旅行记》。本年发表了短篇《娘儿们》、剧本《纪念日》等。

1892 年

为救灾事先后到尼日戈罗德和伏龙涅日省筹款。由于本地

区出现霍乱，契诃夫在梅里霍沃自己家里开医疗所，至三个月后霍乱被扑灭为止。《第六病室》在《俄罗斯思想》上刊出。同年发表《妻子》、《邻居》、《跳来跳去的女人》、《在流放中》等。

1893 年

拜访著名画家列宾，在列宾工作室看画家作画。《萨哈林旅行记》在《俄罗斯思想》上连载。同年发表《大小佛罗嘉》和《匿名者的故事》等。

1894 年

在 3 月 27 日致友人的信中写道："托尔斯泰的教义再不能感动我了……以前他的哲学强烈地感动过我，有六、七年的时间占据了我的心。"本年发表《黑修士》、《女人王国》、《文学教师》、《在庄园里》等。

1895 年

到雅斯纳亚·波良纳拜访列夫·托尔斯泰。完成剧本《海鸥》后，拜访著名导演丹钦科，与他讨论了《海鸥》。本年发表《三年》、《脖子上的安娜》、《太太》、《凶犯》等。

1896 年

2 月初在彼得堡会见柯罗连科。2 月中会见列夫·托尔斯泰。8 月他为塔列日建立的农民学校落成，各乡农民给他送来面包表示敬意。10 月 7 日，《海鸥》首次在亚历山大剧院上演，观众反应冷淡。10 月 21 日和 24 日再次上演则取得重大成功。本年发表中篇《我的一生》、短篇《带阁楼的房子》。

1897 年

3 月契诃夫咯血，进莫斯科大医院治疗。托尔斯泰到医院探望契诃夫。5 月出版《契诃夫戏剧集》，其中包括《天鹅之歌》、《伊凡诺夫》、《蠢货》、《求婚》和《海鸥》。本年发表作品《农民》、《在亲人家里》、《火车上》及剧本《凡尼亚舅舅》等。

1898 年

著名短篇《套中人》在《俄罗斯思想》上发表。契诃夫父亲巴甫尔·叶果洛夫去世。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出《海鸥》。与高尔基开始通信。本年发表《醋栗》、《关于爱情》、《约内奇》、《出诊》等作品。

1899 年

1 月在《家庭》杂志上发表短篇小说《宝贝儿》。托尔斯泰亲自为家人朗读《宝贝儿》。3 月在雅尔达会见高尔基。4 月契诃夫拜访女演员克尼碧尔。列夫·托尔斯泰来访。《凡尼亚舅舅》首演成功。本年发表作品《新别墅》、《出差》、《带小狗的太太》、《圣诞节》等。

1900 年

契诃夫与列夫·托尔斯泰、柯罗连科当选为科学院名誉院士。短篇小说《在峡谷里》在《生活》杂志上发表，高尔基随即在《尼日尼小报》上撰文赞扬这个小说。由马尔克斯出版的《契诃夫文集》第一卷问世。由于在乡下办学有功，获三级斯坦尼斯拉夫勋章。《契诃夫文集》第二卷出版。完成剧本《三姊妹》。

1901 年

《三姊妹》在莫斯科艺术剧院首演成功。《契诃夫文集》第四卷出版。契诃夫与克尼碧尔结婚。婚礼后第二天去乌法省疗养。途中与妻子一起到诺夫戈罗德探望当时被软禁的高尔基。高尔基建议契诃夫参加《知识》出版社。11 月 12 日契诃夫和高尔基一起去加斯普列与列夫·托尔斯泰会面。

1902 年

《三姊妹》荣获格里鲍耶多夫奖金。契诃夫与柯罗连科为高尔基进入科学院被阻一事发表声明，共同退出科学院。构思新剧本《樱桃园》，开始写短篇小说《未婚妻》。

1903年

高尔基夫妇拜访契诃夫。契诃夫被选为俄国文学爱好者协会临时主席。10月给高尔基写信说："从八月起，我的身体就逐渐衰弱下去。工作起来精神不振，很不愉快。"《大众》杂志12月号发表短篇《未婚妻》。

1904年

《樱桃园》在莫斯科艺术剧院首演，庆祝契诃夫文学活动25周年。2月12日，契诃夫、高尔基、安德烈耶夫、布宁、魏列萨耶夫、绥拉菲莫维奇、克尼碧尔等在捷列肖夫家里举行"星期三"聚会。6月3日，契诃夫同妻子一起去德国的巴登维勒。6月29日夜，契诃夫心脏开始衰竭，7月2日凌晨3点在巴登维勒逝世，享年45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契诃夫精选集
作者＝李辉凡编选
页数＝７３０
ＳＳ号＝１０８５０５８５
出版日期＝１９９７年０３月第１版
出版社＝山东文艺出版社